

蘇子由全集下

上海

蘇子由樂城集

卷三十五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六首

乞責降成都提刑郭概狀（十四日）

右臣竊見朝廷近日察知蜀中賣鹽、榷茶及市易比較收息爲遠人所苦，委成都提點刑獄郭概體量事實，臣觀此三事利害易見，甚於黑白，凡有耳目莫不聞知，而郭概觀望阿附，公行欺罔，其所奏報並不指言實弊。見今西川數州賣印州蒲江井官鹽，每斤一百二十文，爲近年鹹泉減耗，多夾雜沙土，而梓夔路客鹽及民間小井白鹽，販入逐州，其價止七八十，以此官中須至抑配，深爲民害，概不念民間朝夕食此貴鹽，出錢不易，卻言限內難以報應，只此一事已見情弊。

至於榷茶之法，以賤價大秤，侵損園戶，以重輦峻限，虐害遞鋪，以折博與販，攬授平民，其餘百端，非理難以遍舉。臣近已一一奏聞，乞委所差官體量詣實，概畏憚茶官陸師閔事勢，不敢依限體量，此又足以見其意在拖延，觀望附會。

至於市易比較收息，始因提舉官韓玠以靈泉小縣收息增羨，遂督責諸縣，以靈泉爲比，務令多得息錢。概以韓玠叔祖，見任右僕射，意欲趨附，不敢體量實狀，妄言韓玠不曾以戶口比較息錢，又代韓玠巧說詞理，言諸路推行市易之法，不獨成都不可獨治一路，及事已在三赦前，概以監司被命，相度逐事利害，朝廷元不令概定奪韓玠罪名，概之職分但當具的確事實奏聞，至於韓玠或行遣，或釋放，或原赦，或不原赦，自是臨時聖旨指揮，非概人臣所當預定。今既不依朝旨相度，卻於職分之外，擅引三赦，意謂朝廷不合相度赦前之事，附下罔下。

肆行冒愆，情理難恕！况概資品鄙陋，嘗通判鳳翔，坐失入死罪去官，係監當資政，因終權倖，致位監司，而附會欺誣，略無顧憚。其韓縝係韓玠有服之親，頗有妨礙，臣未委縝如何進呈，作何行遣。臣乞降聖旨先行罷黜，郭概所有賣鹽權茶市易等事，乞別委體量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差役五事狀（十五日）

臣近奏言：「二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劄子，同奉聖旨，罷免役錢行差役事，大綱已得允當；其間小節疎略差誤，乞令諸處審議，候的確可行，然後行下。」近日已蒙聖旨，差韓縝等四人置局看詳。臣前所謂疎略差誤，其事有五，謹具條件如左：

一、衙前之害自熙寧以前，破敗人家，甚如兵火，天下同苦之久矣！先帝知之，故立免役法，勾收坊場，官自出賣，以免役錢雇役名，人以坊場錢爲重難酬獎，及以召募官員軍員押綱，自是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而近歲所以民日貧困，天下共苦免役法者，乃是莊農之家，歲出役錢不易，及出賣坊場，許人添價爭割，致送納不前之弊也。向使先帝只行官自出賣坊場一事，自可了卻衙前色役有餘，其餘役人且依舊法，則天下之利較然無疑。獨有一弊，所雇衙前，或是浮浪，不如鄉差稅戶，可以委信，然行之十餘年，浮浪之害無大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搔擾之患。今來略計天下坊場錢，一歲所得共四百二十餘萬貫，若立定酌中價例，不許添價割買，亦不過三分減一，尙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共不過一百五十餘萬貫，雖諸路多少不齊，或是或否，而折長補短，移用可足。由此言之，將坊場錢了衙前一役，灼然有餘，何用更差鄉戶？今年二月六日所降指揮，但云：諸公使庫設廚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綱運，並召得替官員，或差使臣軍大將將校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聞有破產之人，以此欲差鄉戶。至於坊場，元無明

文處置，不知官自出賣，卽如川蜀京東淮浙等路，舊來坊場優厚，人人願爲長名，元不差鄉戶去處，今來卻須創差民情，必是大段驚擾。若依舊法，用坊場酬獎衛前，卽未委招募官員軍員將校等押綱，用何錢支遣？若無錢支遣，卽諸般重難還，是鄉戶衙前官認爲害不小。

一、坊郭人戶，熙寧以前常有科配之勞，自新法以來，始與鄉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所出役錢太重，未爲經久之法。今若全不令出，卽此農民反爲僥倖。若依熙寧以前科配，則取之無藝，人未必安。今來二月六日指揮，並不言及坊郭一項，欲乞指揮并官戶寺觀單丁女戶，並據見今所出役錢，裁減酌中數目，與前項糞坊場錢，除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綱運外，常切椿留准備下項支遣。所有月掠房錢十五千歲收斛，計百石以上出錢，指揮恐難施行。

一、新法以來，減定諸色役人，皆是的確合用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卽熙寧以前，舊法人數，顯是冗長，虛煩民力。今來二月六日指揮，卻令依舊人數定差，未爲允當。欲乞只依見今役人數目差撥，若自前元差鄉戶充役，後來卻用剩員抵替，如場子壇子之類，其剩員所費請受合還運司者，卽乞於前項坊場坊郭等錢內支還。

一、熙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等役人，常苦接送之勞，遠者至四五百里，極爲疲弊。自新法以來，官吏皆請雇錢役人，旣以爲便官吏，亦不闕事。今民力凋殘，比之熙寧以前，尤當惻恤。若不免接送，必有逃竄流離之憂。欲乞依新法，官吏並請雇錢，仍於前項坊場坊郭等錢內支。

一、州縣胥吏，並募情願充役，不請雇錢，如不情願，卽量支雇錢，仍罷重法，亦以前項坊場坊郭等錢支。如支用不足，卽差鄉戶仍許指射替人官爲差雇代役，其鄉戶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數目。有件乞降付看詳役法所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黜降韓續狀

右臣近三上章，乞罷免右僕射韓續，至今未蒙施行。竊謂續姦邪無狀，略與蔡確等，而確猶頗有吏幹，粗知經史；續爲樞密，與宋用臣、張誠一等共建修城養馬之議，迷國誤朝，罪與確均，而不學無術，去確遠甚。又河東定地界一事，獨擅其責，臣聞續定地界時，多與邊人燕復者商議，復勸成其事，舉祖宗七百里之地，以資寇讎，復有力焉。復本河東兩界首人，親戚多在北虜，其心不可知，而續與狎暱，至不持一錢，託令買馬，及至事發，乃云方欲還錢。如此而可，則凡天下犯賊之人，無事恣意受贓，有事則云方欲還主，便不書罪，則是天下更無賊吏矣。復之心，徒衆所疑畏，續爲大臣，曾不爲國深慮，私相往還，至受賂遺，正使續先將金錢令人買馬，亦須託良善士人，不當及復，而况不持一錢，將何證明知是欲還而未及欺謾苟免，略不知愧！

訪聞河東當日割地與虜，邊民數千家墳墓田業，皆入異域，驅迫內徙，哭聲振天，至今父老，痛入骨髓。而沿邊險要，舉以資敵，此乃萬世之深患。續以一死爲謝，猶未塞責。今蔡確已罷相，而續尚未動，臣愚竊意陛下欲令續自引避，如確之去，臣竊以爲過矣。續之罪惡，與確未可同日而語，當正其罪，以告四方。乞下臣前後章疏，令三省兩制雜議，有不如臣言，甘伏誅上之罪。若臣言不妄，亦乞稍正典刑，以謝天下。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貼黃：乞下河東提轉安撫使密切體量燕復，久遠可以保任，不至作過，已否令結罪保明聞奏。如不敢保明，卽乞指揮今後更不與沿邊兵馬去處差遣，先帝初使呂大忠商量地界，大忠果悍有謀，堅執不與虜使自知別無的確證驗，已似懾服，而續闇懦，遂壞此事。乞取問大忠及當時知次第人，卽見詣實。

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

右臣聞朝廷進退大臣，與小臣異。小臣無罪則用，有罪則逐；至於大臣，不然。雖罪名未著，而意有不善，輒不可留。何者？朝廷大政出於其口，而行於其手，小有齟齬，貽患四方，勢之必然。法不可緩，臣竊見知樞密院章惇，始與三省同議，司馬光論差役事，明知光所言事節有疎略差誤，而不推公心，卽加詳議待修完成法，然後施行，而乃雷同衆人，連書劄子，一切依奏，及其旣已行下，然後論列可否，至紛爭殿上，無復君臣之禮。然使惇因此究窮利害，立成條約，使州縣推行，更無疑阻，則惇之情狀，猶或可恕。今乃不候修完，便乞再行指揮，使諸路一依前件劄子施行，卽令被差人戶具利害實封聞奏。臣不知陛下謂惇此舉其意安在？惇不過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與司馬光爲敵，但得光言不効，則朝廷利害，更不復煩用心。如此，而陛下真之樞府，臣竊惑矣！尙賴陛下明聖，覺其深意，中止不行。若其不然，必害良法。且差役之利，天下所願，賢愚共知，行未逾月，四方鼓鑿，惇猶巧加智數，力欲破臣竊恐朝廷緩急有邊防之事，職守之機，人命所存，社稷所係，使惇用心一一如此，豈不深誤國計？故臣乞陛下早賜裁斷，特行罷免，無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國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擢任劉敞狀

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知冀州劉敞，多聞直諫，文有師法，才力通敏，所至稱洽，流落外官，衆所嗟歎。訪聞頃者將漕京東，安堵不擾，偶以前官財用窮乏，嘗稱貸朝廷，敞繼其後，未能卽還，奏乞展限，適會吳居厚以聚斂進擢，敞遂以不才黜退，安於榮辱，不自辯明。雖蒙聖恩，召還近郡，而臣等竊謂敞才術有餘，用之未盡。陛下方網羅遺滯，以助大化，如敞之賢，不可多得。伏乞擢置侍從，觀其所長。臣等職在獻納，知賢不薦，實負愧責。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責降蔡京狀

右：臣近奏言知開封府蔡京施行差役事，故意役民，以敗成法；及曲法庇蓋段繼隆贓汙公事，乞先罷京差遣，及催督大理寺結絕斷遣，至今多日，並不蒙施行。京文學政事一無所長，人品至微，士論不與。若不因緣蔡下，與王安石親戚，無緣兄弟並竊美官。今下已自迫於公議求退，而京獨昂然久據要地，衆所不平。臣竊見左正言朱光庭言：「御史中丞黃履言事不稱職，乞罷履侍讀。」履即時罷免，曾不旋踵。臣竊惟臣與朱光庭並係諫官，論奏羣臣得失，皆是本職，而蔡京罪犯明著，在於黃履。陛下明聖，以至公御下，而諫官之言皆擊其罪，或行或否，衆所不喻，皆謂韓縝初除僕射日，黃履言縝過惡，不任宰相，而蔡京不曾替縝，是致行遣。有此同異，伏惟朝廷本設諫官，以幾察姦惡，爲人主耳目之用。今臣等所言之人，韓縝欲行即行，欲止即止，則是諫官之職，乃所以爲縝公報私怨，非復陛下耳目之官也。伏乞陛下檢臣累奏，早賜降黜韓縝，仍先罷免蔡京差遣，及催大理寺結絕段繼隆公事，無使諫官失職，宰相恣橫，爲吏民所共非笑。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貼黃：訪聞近日諸路監司州郡，多以二月六日所降差役指揮，有不便事節，未敢便行，各具利害奏聞，顯見事理明白，人情不遠。苟無被邪壞法之意，誰不論列？獨蔡京以侍從之臣，居首善之地，更無一言，只於數日之內，催迫了當，用意不誠，深可疾。現京治段繼隆事不公外，又曲庇僧錄司公事，竊聞臺諫官並已曾劾奏，似此專務私徇，豈可復任京尹？

乞廢官水磨狀

右：臣竊見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泔水淺澀，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外水磨下流，汗漫無歸，侵損民田二百里，幾敗漢高祖墳，賴陛下仁聖閔惻，見發德音，令執政議救其苦。尋蒙指揮畿縣於黃河春夫外，更調夫四萬人，開自明河以疏洩水患，計一月畢功。然以水磨供給京城內外食茶等，其水只得五日閉斷，以此功役重大，

民間每夫日雇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渾濁。易得填淤。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免此費。訪聞水磨所入。一歲不過四十萬貫。朝廷頃來改更做法。凡與民爭利者。一切革去。水磨之事。本亦係廢罷。而戶部侍郎李定。以邪諂進用。不知朝廷大體。假以四十萬貫課利。感誤朝聽。依舊存留。且水磨興置未久。自前未有此錢。國計何嘗有闕。而小人淺陋。妄有靳惜。傷民辱國。不以爲愧。况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爲怪。甚非陛下勤卹民物之意。而又減耗汴水。行船不便。臣乞廢罷官磨。令民間任便磨茶。其利甚溥。伏乞指揮疾速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乞葬埋城外白骨狀

右臣訪聞京城四門外所在。白骨如麻。多是昔日棗城關濠死損人夫。東門外又爲茶磨棄水所浸。雖其間已埋瘞者。土薄水深。亦皆發露。復藉臭腐。不忍聞見。陛下躬行仁政。罷去苛法。民心稍安。而京畿及諸路久旱。近日雖稍得雨。終未露洽。未必非積骸暴露。冤氣致此。况方春長養。正是月令掩骼埋斃之時。臣欲乞選差一二廉幹內臣。計會兩赤縣官吏。相度於閑隙地上。以塙作數大墳。如法藏掩。其合破費用。仍特支賜內藏庫錢。誠使仁澤施及枯朽。或能感召和氣。卒致豐歲。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乞賑救淮南飢民狀

右臣訪聞淮南久旱。雨全未足。二麥並已枯死。浙中米價雖賤。而運河無水。商旅不至。米斗直一百七十以來。民間闕食。甚覺不易。而所在官吏。並未見賑濟。及奏請別作處置。臣竊見頃立義倉。至今已將十年。所聚糧斛。數目甚多。每遇災傷。未嘗支散一粒。民情深所不悅。臣欲乞指揮淮南官司。先將所管義倉米數。隨處支與闕食。

人戶兼將常平米減價出賣；及取問監司州縣，因何並不曾申請擘劃？兼乞體訪諸路，如有似此闕食去處，一例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廢忻州馬城鹽池狀

右臣放聞河東除晉絳慈隰州舊買解鹽外；其餘州縣，盡只賣永利東西兩監鹽，民間未嘗闕鹽食用。自元豐三年後來，前宰相蔡確兄礪等，始議創添忻州馬城池鹽，其鹽夾硝味苦，人不願買，故自四五年來，作分數抑賣與鋪戶，多有訴免。去年轉運司以此申乞住收馬城池鹽，而虞部李閔畏避蔡礪權勢，曲主問難，自去年六月以來，行遣未了，卻符下提舉司相度，意在觀望，不肯依實定奪。臣欲乞下河東轉運司結罪保明，只將永利東西兩監鹽供賣本路諸州，有無闕事，如委無妨闕，即乞依所請住收馬城池鹽，依舊只賣永利東西兩監鹽，仍乞取問蔡礪等建議害民，及虞部官吏，希合權要，故作拖延情罪，依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訪聞忻州曾申本路轉運司，乞枷錮鋪戶，前來賣鹽，以此顯見人情不願。

再乞放積欠狀

竊見三省同進呈臣前奏：「乞將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故事。」奉聖旨：「令戶部勸會，應係諸色欠負科名數目，仍契勸欠戶，見今各有無抵當物，力開具保明聞奏。」臣竊謂朝廷將施舍已費，救民於溝壑之中，其施行節次，當如救焚，不可少緩。前件指揮令戶部開具欠戶，見今抵當物力，此事不在戶部，惟州縣可見。若令戶部取之州縣，文字往來，動經歲月，反覆問難，何時了絕？救民之急，不當如此。此乃有司出納之常度，而非朝廷救災之體。如陛下將布德施仁，以收民心，

答天意，但使惠澤滂流，雖民間小有僥倖，何損於德？况此積欠，經涉久遠，凶歲疲民，空煩鞭箠，必無所得，縱獲毫末，無補國計。乞特降朝旨，直下諸路監司與州縣，一面依下項除放，結罪保明聞奏，所貴小民早被聖恩，不至失所，別致生事，謹具條件如後：

一、官本債負，在京乞委提點司與府縣，及市易官外道，季轉運司與州縣，同取索逐戶元請官本若干，經今多少年月，合出息錢若干，逐戶從請出官錢，後來已納到官本若干，息錢若干，通計本息，已納及元請官本之數，即便與放免。如通計本息未及官本，而家業蕩盡者，亦與除放。如尙有些小家業，而見今孤貧不濟者，卽權住催理官吏，結罪保明奏聞，聽候敕裁。

一、拖欠坊場錢（所委官司前項）乞取索逐戶元認淨利錢若干，自開沽以來，違欠月份，合納罰錢若干，將本戶已納到淨利及罪錢通計若干，如已通及元認淨利之數，卽與放免。如通計未及元認淨利之數，而家業蕩盡者，亦與除放。如尙有些小家業，而見今孤貧不濟者，卽權住催理官吏，結罪保明奏聞，聽候敕裁。

一、出限拖欠役錢，今來朝廷已行差役之法，卽免役錢，別無支用，雖使差役未了，間時暫留舊雇人執役，自有從來寬剩役錢支遣，其拖欠役錢，乞與一切放免。

右臣前奏係二月十五日及今已四十日，而行遣迂緩，未知何時恩澤可以及下，伏乞陛下深念欠負人戶，枷錮已久，衣食不繼，父子離散，其愁苦無聊，甚可哀閔！斷自聖心，依臣所乞，特與除放，無使有司爭執細故，遷延歲月，所得無幾，而民間窮困，小則病瘁怨苦，感動陰陽，大則計較死生，起爲盜賊，所失轉大，雖悔無及。臣不勝區區爲國深慮，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罷蔡京知真定府狀

右：臣近奏論蔡京施行役事，督迫諸縣，於數日了當，不依朝旨申請妨礙事件，挾邪壞法，用意切害；及治段繼隆、僧錄司等公事，私徇不公，乞先罷京知開封府，訪聞臺諫亦並有劾奏，京因此奏乞外任，而宰相曲加庇蓋，臣等所言皆不施行，獨行京陳乞文字，除京知真定府，竊緣真定天下重鎮，舊來多擇久歷邊任、曉練軍政之人，然後除授，今京責任至淺，才力無聞，見有私徇公事，未經結絕，臺諫交章，至今未已，而宰相特加獎助，授以名藩，意欲以此凌壓言事之官，使之不敢復言。臣竊見前者臺官論李復不孝事迹，復因此乞外官，宰相除復直龍圖閣，知潤州，又論王說黨附吳居厚，說亦因此乞外官，宰相除說知密州直龍圖要職也，潤密名郡也，復說皆因人言，乃獲美命，蓋宰相上欺朝廷，下困臺諫，習用此術，久已成例，不可不察。臣等若言京不當，自當顯被黜責，若所言稍當，則宰相豈得公然恣橫，略無顧憚，伏乞聖明，稍加詳察，追罷京新命，使以本官聽候大理寺斷遣，以弭中外疑惑。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罷安燾知樞密院狀

右：臣近奏論諸執政才力長短，以謂張瑛、李清臣、安燾，皆斗筭之人，持祿固位，安能爲有？安能爲無？陛下新臨天下，人才衰少，此數人者，未可一朝盡去，故且存而勿論。若陛下必欲鎮撫夷夏，彈壓將帥，如彼三人皆不足用，臣竊見近日李清臣自尙書右丞爲左丞，雖號稍遷，而職位相近，未至超擢，臣是以不敢復言。今者安燾自用，知樞密院，爲知院，度越四人，直出其上，中外驚怪，不知陛下何以取之，而遽至此。臣觀燾之爲人，才氣凡近，學術空虛，不迨中人，僅免過失，先帝特以壽萬里涉海，故酬其勞，置之侍從，燾謹默自守，遂至樞府，既忝重任，略無建明，與張誠一同事，則隨誠一與章惇同事，則隨惇高下，俯仰惟強有力者是從，奈何舉天下兵革之重，全以付之。若陛下憐壽未忍罷去，臣願令且守舊職，與范純仁共事，如此則樞密院與三省俱無長官，亦無關於事。至於於

等用人，非衆人共稱其賢，於義不可。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再論安燾狀

右：臣納前月二十八日，奏論安燾除知樞密院，告不令給事中書讀，直下吏部施行事。人微言輕，未能仰回聖意。竊惟封駁故事，本唐朝舊法。祖宗奉行，未嘗敢廢。事有不由門下，不名制敕。蓋此法之設，本以關防欺弊。君臣所當共守。今安燾差除，未允公議。有司舉職，實不爲過。而陛下卽令廢法，以便一時。右語所謂若有短垣而自踰之，臣等切恐百司法度，自此隳廢。君臣之間，無所據執。何以經久。近日朝廷除呂公著門下侍郎，止因中書吏人行遣差誤，不經門下，而給事中范純仁以失職爲言，朝廷爲之行遣，以申明舊法。及今未幾，乃以一安燾之故，特開此例。况燾與純仁並命二告，皆不經書讀。竊料純仁必不肯不顧前言，詭俛而受。純仁旣不受命，則燾必不敢不辭。燾旣力辭，而給事中又封駁不已，臣等必恐此命無由復行。伏乞陛下克己爲法，檢臣等前奏，且令燾依舊供職。陛下必謂先朝舊臣，無大過惡，不可輕棄。則同知樞密院任用不輕。陛下必謂已行之命，不可中止。則命之未行，臣等無由預議。若旣行之後，又不得言，則朝廷設置臺諫，竟將安用。陛下明聖，其必不然。臣等區區，所惜者祖宗法度，非敢必行己意，以廢格明詔。惟陛下裁擇，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發運司以糶糴米代諸路上供狀

右：臣竊見近歲有司分掌利柄，更相侵漁，以自爲功。究其本末，其實皆朝廷財用，而以此取彼。此雖有得，彼必有失。其終均出於民，是以民日益病，無所告訴。頃者發運司以錢一百萬貫爲糶糴之本，每歲於淮南側近，趁賤糶米，而諸路轉運司上供米至發運司者，歲分三限：第一限自十二月至二月，第二限自三月至五月，第三限

自六月至八月，違限不至，則發運司以所糴米代之，而取直於轉運司，幾倍本路實價。轉運司米雖至，而出限一日，輒不得充數。江湖諸路，自來皆係出米地，分而難得見錢，舊日官歲糴米，錢散於民，故農不大傷，無錢荒之弊。今發運司以所糴米代供，而貴錢於諸路，諸路米無所售，而斂錢以償發運司，則錢日益荒，而農民最病。此東南之大患也。訪聞發運司所收厚利，別無所用，不過以爲羨餘進奉，以固結恩寵。方今陛下恭儉節用，食租衣稅，專以利民，何取於此？臣乞指揮發運司，今後諸道轉運司出限不到米，依舊以發運司所糴米代發上京，而不得於諸道貴取米價，候諸道般到米，依數撥還，據違限欠數取勘轉運司官吏，要使上供不闕，而無所取利。諸道得以及時收糴，錢有所洩，而農不甚病，此利甚廣。如朝廷以臣言爲可用，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責降韓續第七狀

右：臣聞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進退之間耳。冰炭不可以一器，臭鸞不可以共栖，共蘇臯蘇不可以同朝，顏回盜跖不可以並處。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夫君子推誠而不疑，故易欺；孤立而不黨，故易危；正言而不諱，故易間；潔廉而不懷，故易去；小人則不然，竊用威福，以布私恩，交通左右，以結主知，頑鈍無恥，集詬無節，故其合也易，而其去之也難。誠使君子小人同處，則小人必勝，君子必去，如薰之香，一日而亡；如蕕之臭，十年而存；此理之必然者也。陛下用司馬光爲相，雖應務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雅望，賢愚同敬。至於韓續，如屠沽之行，害於而家，以穿窬之才，凶於而國，皆有實狀，可以覆按。行路之人，指目非笑，紛紜之論，不可具載。此何等人也？而陛下使與光同列，以臣度之，不過一年。續之邪計必行，邪黨必勝，光不獲罪而去，則必引疾而避矣。如人服藥，用茯苓爲喙，合而并食之，陛下以爲茯苓長年之功，能勝爲喙殺人之毒乎？臣前後六上章論續過惡，乞正典刑，至今留中不下，陛下必謂續先朝舊臣，不可不用，則宜早罷光政事，使續自引其類，布列於朝，臣等亦當相率而避。

之，毋使邪正雜處，而君子終被其禍。自古四夷內侮，必於新故更代之際，主少國疑之時，故孝惠高后之世，匈奴桀驁，唐太宗初卽位，突厥奄至渭北，今二虜蓄謀，安危未分，折衝禦侮，專在輔弼，去歲虜使入朝，見纘在位，使副相顧，反脣微笑，此何意也？虜誠見纘無狀，舉祖宗七百里之地，無故與之，今其爲政，我之利也，故喜而竊笑耳。啓茲辱國，必始於是，北虜地界之謀，出於耶律用正，今以爲相虜，以闢國七百里而相用正，理固當爾，而朝廷以威國七百里而相纘，臣愚所未論也。臣聞之河東父老云：韓琦爲太原，欲置范家東堡，范家西堡及赤口，膠三指揮，弓箭手恐虜以爲言，乃召弓箭手節級高政，使幹其事，政率其徒於廝邏臺之南北，候伺虜人之樵採者，輒毆傷之。虜以爲言，則曰：此漢界也，移文爭之，往反十數，卒得其要約，自廝邏臺以南爲漢界，而三指揮弓箭手，大獲其用。及韓鎮定，地界皆割與之，主戶約一千五百餘戶，客戶三四倍之，驅迫內徙，墳墓廬舍，及所種田苗，皆委之，而南老幼慟哭，所不忍聞，遂以天池嶺爲界。天池北距廝邏臺尙二十五六里，異時虜欲祈福，修天池廟，必牒安撫司而後敢入，以明廟之屬漢也。今亦爲虜有，高政者，土豪也，有威名於北方，蕃漢目之爲高大王，而天池廟神亦曰高大王，廟方割屬虜時，政拊膺大慟，謂其徒曰：我兄嫂今日陷蕃，百姓數千人皆大哭，纘爲侍從，仗節出使，而賣國黨寇，曾不如一弓手節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政數年前爲大皇平巡檢，年七十餘，每見人論纘與燕復之姦，卽欲食其肉，復火山軍三界首唐隆鎮一商人也，入粟得司戶參軍，韓絳爲宣撫，始奏換武，邊人疑其細卒，而纘與之交私狎昵，無所不至，至呼爲燕二，亦謂之二，哥割地之謀，皆出於佞，虜使梁永，蕭禧，木以橫山下大川爲界，至七蕃嶺下，乃斗入漢地，圍裹此嶺，凡二十八里，意欲自此直至分水嶺，嶺爲界，邊民大怒，有焦家弓箭手三百餘人，毆擊北使，奪下梁永等拄斧交倚，虜不敢復南，仍自七蕃嶺北轉而西，以大川爲界，燕復至鴈門寨，亦爲弓箭手所毆，匍匐入寨，閉門僅免，由此觀之，邊民皆忠憤不服，而北虜亦自知理曲無詞，使纘稍有臣子忠孝，不負本朝之心，則七百里之地，必不至陷於寇讎之境也。火山甯化之間，山林饒富，財用之藪也，自荷葉平，蘆才，山雲

山一帶，直走瓦瑤塢，南北百餘里，東西五十里，材木蕪蕪，足以供一路；糜廬雜莩，足以飽數州；今皆失之。雪山有廟，河東一路，牲幣所走，今亦爲夷鬼矣。人神共怨，皆續之罪。中國從來控扼卓犖形勢之地，如五蕃嶺、六蕃嶺、七蕃嶺、黃崑山之類，今皆爲虜巢，下視析代，入馬可數，異時用精兵數十萬人，未易復取，而用兵之策，誰敢復議？以此知續費國之罪，百世不磨。若祖宗有靈，必不赦續。陛下近者降黜異居厚，王子京、塞、周輔之流，皆以立法害民耳。黜其人，改其法，不數日而民復業矣。如續之罪，智者不能復謀，仁者不能復安疆場之患，有不可測者，而陛下獨赦之，臣不勝爲國疾疫憂深思遠之至。伏乞檢臣前後章疏，下三省兩制雜議，正續之罪，以告四方。有不如臣言，甘伏誅上之罪，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卷三十六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四首

乞給還京西水櫃所占民田狀（十八日）

右臣訪聞頃年宋用臣引洛水爲清泚水，源淺小，行運不足，遂於中牟管城以西，強占民田，濬蓄雨水，以備清泚乏水之用。方用臣貴盛，州縣皆不敢爭，但中牟一縣占田八百五十餘頃，伏惟陛下，卹養小民，過於赤子，無名侵奪，聖意不然。臣欲乞指揮泚口，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數，目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櫃委實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卽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三省事多留滯狀（二十四日）

臣竊見先帝改定官制，因唐之舊，布列三省，使出入相鈎較，文理密察，得古之遺法。然患有司推行不能盡如聖意，參考之益未見，而迂滯之害先著。見今三省文書節次留礙，比官制未行以前，餘覺其弊。臣嘗訪問衆人，

得其一二，意欲因見行之法，略加疏理，務令清通簡便，苟迂滯之病既除，事不至雜冗難治，官吏日有餘力，則參考之功可得而見也。謹具條件如後：

一、凡事皆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所以爲重慎也。臣謂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依此施行則可；至於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一切依此，則迂緩之弊所從出也。假如百官給假，有司請給器用之類，此所謂日生小事也；臣僚陳請興革，廢置朝廷未究本末，欲行勘當之類，此所謂事之方議者也。昔官制未行，如此等事，皆執政批狀，直付有司，故徑而易行；自行官制，遂罷批狀，每有一事，輒經三省，騰寫之勞，既已過倍，勘當既上，小有差誤，重復施行，又經三省，循環往復，無由了絕。至於疆場幾事，河防要切，一切如此，求事之速辦，不可得也。故臣乞復批狀之法，以便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惟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然後經歷三省，則事之去者過半矣。

一、三省文書法，許史人互相點檢差誤，毫末之失，皆理爲賞罰，故被罰者畏避諛訶，巧作遷延，以求細密；被賞者希望勞績，推毛求疵，務爲稽緩。因此文書無由速了，臣欲乞今後不以差誤爲賞罰，惟有所欺弊，及雖係差誤，而害事者，方行賞罰。

一、文書至尚書省，自省付諸部，自部付諸司，其開折呈覆用印，皆有日限，逐處且以五日爲率，凡十五日。其勘當於外，日數極多，幸而一出得完具者，自諸司申部，自部申省，其限日如前，則已一月有餘日矣。不幸復有問難，又復一月，自此蓋有不可知者。費日雖久，而遺限如法，雖欲加罪，終不可得。故臣欲乞以事之緩急，減定日限，亦救弊之一端也。

一、古者因事設官，事不可已，然後置官。今官倣唐制，事本不須如此，而爲官生事者，往往而有。如應支錢物，尚書度支行遣，得旨許支，合下所管庫務支給者，必先由太府寺本寺備錄帖，所管庫務，又經比部，句過，然後

送庫務支給。臣謂太府寺未嘗可否一事，在有經歷，宜令度支經送比部句過。又如諸路召募押綱，合得酬獎，諸庫務已給朱抄，先經太府寺印紙保明指定，合得酬獎，申尙書金部，金部再行勸驗，詣寶關司勸句覆。然後關吏部施行。臣謂太府金部兩處勸驗保明，頗有煩重，宜裁減一處。又如在京職事官舍破白直，并宣借剩員，或替換宣借，昔未行官制以前，皆係所屬直下步軍司差撥，自行官制並經由尙書兵部，兵部但指揮步軍司依條施行。臣謂兵部別無可否，亦不煩更令經歷，如此等事數，必不少，非臣所能盡知。乞下六曹及二十四司，各具有無似此重複之事，若能一切裁損，必大有所益。

右三省事務衆多，條約繁夥，非臣一人所能究悉。臣前件所陳四事，特其一二而已。欲乞陛下降付三省，推類講求，立法施行，或選擇臣僚，精通明敏者一二人，俾專治其事務，令約而不遺，多而不亂。今三省胥吏比舊人數極多，皆由法不省便，枉費人力，若將來法制一清，此曹亦漸可減，事清吏少，此最爲治之要也。惟陛下留神省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言科場事狀（四月初三日）

右：臣伏見尙書禮部會議科場，欲復詩賦，議上未決；而左僕射司馬光上言：「乞以九經取士；及令朝官以上，保任舉人爲經明行修之科。」至今多日，二議並未施行。臣竊惟來年秋賦，自今以往，歲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學者知朝廷有此異議，無所適從，不免惶惑，慙亂處緣，詩賦雖號小技，而此文聲律，用功不淺；至於兼治他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臣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科場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招畿縣保甲充軍狀（九日）

右臣近奏乞招河北保甲充禁軍，聞已有朝旨，令逐州軍長吏等優給例物，寄招在京禁軍去訖。臣竊謂京畿諸縣保甲事體，與河北無異，而所在闕額禁軍尚多，欲乞指揮京畿諸縣一依河北已得指揮招募施行。臣又聞河北河東舊有義勇，自來每年冬教，以爲邊備，民所習慣，不以爲怪。畿內百姓非邊民之比，今來保甲雖罷，按閱而未免冬教，民情未安，亦乞特與放罷。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令戶部役法所會議狀（十三日）

右臣伏見閏二月十五日聖旨節文：「詳定役法所奏諸路衙前，先以坊場河渡錢，依見今合用人，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臣竊聽中外之議，以謂此法頗爲穩便。蓋見今諸路每年所入坊場河渡錢，共計四百二十餘萬貫，而每歲所費衙前支酬及募押綱錢，共計一百五十餘萬貫，所費止用所入三分之一，橫使坊場河渡價錢別行裁減，不過比見今三分減一，則是所費亦不過所入之半，而免卻民間衙前最重之役，其爲利民，不言可見。續准閏二月二十七日聖旨節文：「詳定役法所狀，再詳雇募二字，切慮諸路承用疑惑，將謂依舊用錢雇募充役，欲乞改雇字爲招字。衆謂此法既不以錢雇人，空行招募，必是招募不行，要須一例差撥，未委每年所得坊場河渡錢四百二十餘萬貫，除支酬衙前重難及雇募押綱錢外，其餘欲將何處支用？又熙寧以前，諸路衙前多有長名人數，只如西川全係長名，故衙前一役不及鄉戶。淮南兩浙長名大半以上，其餘路分長名亦不減半。今坊場既已拘收入官，必無人願充長名，則應係衙前，並是鄉戶，雖號爲招募，而上戶利於免役，方肯投名，與差無異。上等人戶，既充免役，衙前則以次人戶須充，以次色役，如此則下戶充役多，如熙寧以前，方今人戶久爲苗

役所困，物力比熙寧以前，貧富相遠，而差役之法，比舊特重。此衆議所以未服也。然臣竊聞西邊熙寧等州，及安疆米脂等寨，每年費用，約計三百六七十萬貫。此錢大半出於苗役寬剩。今苗役既罷，故議者欲指坊場河渡錢，以供其費。致使衙前須至並差鄉戶。臣謂朝廷養民備邊，雖有內外之別，而其實一家之事耳。若備邊之費，實未有准擬，則坊場等錢，存以待之，亦不得已之計也。今邊防之計詳定，役法所必未能周知其詳，而暗指坊場等錢，以備其費，則其養民之計，亦已疎矣。臣欲乞朝廷密切指揮戶部與詳定役法官會議，先計上件新置城寨歲費幾何。若干係西川茶錢。若干係經制司錢。若干係關額禁軍錢。若干係內藏庫錢。似此諸般科名外，尙有不足數目若干。若此數目不至絕多，臣乞計其所闕三年之數，於元豐庫及崇政殿庫錢內撥出。訪聞此庫錢物山積，本先帝所蓄，以備邊事。今於此支用，正合先帝本意。臣訪聞蘭州等處，道里嶮遠，決爲難守。朝廷見議棄捐，以安中國。三年之後，邊境已定，卽非久遠不絕之費。所用錢數雖多，亦有限量。其坊場河渡等錢，旣別不支用，卽乞依閏二月十五日聖旨，指揮雇募衙前施行。若朝廷重惜二庫錢物，未欲專行支給，卽乞將坊場河渡等錢，除雇募衙前等外，量將剩數，添助邊費。所貴養民備邊，兩不失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朝廷方議息民，不宜爲邊費奪坊場錢。專差衙前以困民力。臣竊見諸路州縣，累年積下青苗息錢，及免役寬剩錢數目不少，亦可以助西邊新置城寨三二年之費。所貴留得坊場錢，雇募衙前，令民間無重役之患，則朝廷恩德及民深矣。

乞禁軍日一教狀（二十二日）

右：臣竊見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劍槩擊刺，弓弩斗刁，比舊皆倍。然自比歲試之於邊，亦未見勝敵之效。若士卒服習，止軍中一事耳。至於百戰百勝，則自有道，不可不察也。臣訪聞凡將下兵，皆蚤晚兩教。

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士卒極以爲苦。頃歲西鄙用兵，士自內郡往，卽戰地，皆奮踴而去，以免教爲喜。先朝留意軍事，每歲遣官按閱，錫賚豐厚，遷補峻速，士心猶且如此。臣觀今日所以厚之者，不如先朝，而所以勞之者，如舊，臣竊以爲疑也。

古之名將如李牧、王翦，將用人之死力，必推牛醜酒，聽其佚樂，養而不試，士皆投石超距，踴躍奮奮，而後用之，故所向無敵。今平居無事，朝夕虛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服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力？臣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餘日止一教，使得以其餘力爲生異，日驅以征伐，其樂致死以報朝廷，宜愈於前日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差官與黃廉同體量蜀茶狀（二十五日）

右臣近曾奏言，益利等路茶事，司以買賣茶，虛害四路生靈。朝廷已差黃廉體量利害，乞先詔茶官陸師閱職任，使四路官吏先受後患，言以實害盡告黃廉。今聞朝廷欲差黃廉就領茶事，臣竊以爲黃廉若以專使按權茶之弊，則身無利害，茶事巨細勢必具陳。若身自領茶事，有課利增損邊計盈虛之責，則茶之爲害勢必不肯盡言。兼朝廷本爲遠民無告，特遣此使，使事未達，而就除外官，小民無知，必謂朝廷安於虐民，重於改法。此事體大，宜速有以救之。朝廷必謂陸師閱盡害四路，爲日已久，不欲別差替人，淹延歲月。因黃廉在彼，卽行替罷事，雖稍便，理有未盡。臣欲乞選差清強官一人，與黃廉同共體量，候了日赴闕面奏利害。所貴不敢隱蔽茶弊，四路之人終被德澤。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以發運司米救淮南飢民狀（二十八日）

右臣伏見淮南旱災，民食踴貴，朝廷特令截留上供米三十萬石，以濟其急，卹民之深，異時所未嘗有。然臣訪聞本路自正月以來，以義倉常平糶斛，逐旋賑濟，約至夏中麥熟，稍得給足。不意今來旱勢益甚，夏麥無望，而秋收之期，遠在百日之外，雖有前件截留上供米，分在一路，恐不能遍及飢民。訪聞發運司逐年將糶糴本錢一百萬貫，趁賤糶米，以代諸路違限上供米數外，或遇米貴，亦出賣收息。臣欲乞指揮發運司約定今年合留代上供外，其餘權令只依元買價，盡數支撥於諸郡出賣，不得收息。仍先具若干留代上供，若干可以出賣，及元買價例申奏，所買米數稍多，救接饑饉，可以支持至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借常平錢買上供及諸州軍糧狀（初八日）

右臣聞自古經制國用之術，以爲穀帛民之所生也，故斂而藏之於官，錢幣國之所爲也，故發而散之於民。其意常以所有易其所無，有無相交，而國用足焉。故自熙寧以前，民間兩稅，皆用米麥布帛，雖有公納諸色雜錢，然皆以穀帛折納，蓋未嘗納錢也。錢之入官者，惟有茶鹽酒稅雜利而已。然方是時，東南諸郡猶苦乏錢，錢重物輕，有錢荒之患。自熙寧以來，民間出錢免役，又出常平息錢，官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民間官錢搜索殆盡，市井所用多私鑄小錢，有無不交。田夫蠶婦力作而無所售，常平役錢山積而無救饑饉，蓋自十餘年間積成此弊，於今極矣。朝廷近日雖已減損常平，罷放免役，使民休息，然而錢積於官，無宣洩之道，民無見錢，百物益賤，譬如鐵入，雖已得食，而無所取飲，久渴不治，亦能致死。臣竊見國朝建立京邑，因周之舊，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爲嶮阻。祖宗以來，漕運東南，廣蓄軍食，內實根本，外威夷狄，方其盛時，足支十餘年。近者歲運損耗，糶賣不節，太倉無五年之畜，國計寡弱，有識之士爲之寒心。至於諸路軍糧，大抵無備。熙寧之間，東南大旱，民間闕食，官欲賑濟，無所從得，不免誅求富民，斂斛石之粟，以濟億萬之衆，勞而無益，徒以爲笑。然今諸路轉運司久以商賈不行，農民罷

病故酒稅不登，收買軍器雜物，封樁闕額衣糧等事，故經費不足。朝廷雖欲內實京師，外實諸郡，有司匱乏，勢無所出。臣欲乞指揮東南諸路轉運司，各借本路常平見錢，遇年豐穀帛價賤，預買三年上供米，及本路州軍諸軍三年衣糧，限以三年，節次收糴，重立禁約，不得別作支用，仍於五年內收簇錢物，撥還常平倉司，每歲終具元借錢及所糴物及所還數，提刑司保明申戶部點檢，有無違法聞奏，應干借錢糴買事，有不如法，並許提刑司覺察聞奏。但令泉幣通行，足以鼓舞四民，流轉百貨，倉廩充實，足以贍養諸軍，備禦水旱，則上下皆足，公私蒙利矣。如許臣所請，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所借常平司錢，非是直取以供國用，當指揮轉運司勒令如期撥還，務令常平司錢久遠不匱，轉運司緩急有所借使，實長久之利也。

言蔡京知開封府不公事第五狀（十一日）

臣前四上章，言蔡京知開封府推行役法，明知舊法人數冗長，近降聖旨，許州縣相度，有無妨礙，至於揭簿定差，亦無日限。而京違此指揮，差人監勒開祥兩縣，一依舊法人數於數日之內，差撥了當，意欲擾民，以組成法。兼京曲法庇蓋段繼隆贓汗公事，乞先罷京差遣，催督大理寺結絕斷遣，不蒙朝廷施行，尋因京陳乞外任，特除知真定府。臣復上言：「真定大藩，不當付新進有罪未決之人。」朝廷並不省錄，今臣竊見成都路轉運判官蔡滕施行役法，不曾相度有無妨礙，督迫州縣差撥衙前定詳，役法官韓維等言其害人，即日降知廣濟軍。臣竊詳蔡京蔡滕均是奉行役法，用意刻薄，欲以搔擾百姓，敗壞良法，而京官在侍從，朝有黨人，擢為藩帥，滕以官卑無黨，黜為知軍，同罪異罰，公議不厭。臣又見大理寺勒得李雍經開封府論段處約將父知濟州段繼隆進奉空名狀，召人承買，要錢三千貫，奏邢州張家假作外甥事。臣看詳李雍所告，段繼隆罪名不輕，若不得實，即李雍無緣

不坐誣告之罪，此乃官私行遣之常。蔡京無緣不知，今既以段繼隆爲無罪，又卻判放李雍，自相違背，有同兒戲。則其受情反覆，不待勸刻而明。今大理寺乃敢公然用情，姿京妄亂分析，更不勸出情弊。臣今訪聞得案內本寺容縱京等不依公盡理，根勘事節，謹具畫一如後：

一、李雍初下狀論段處約等，京爲處約是尙書都省主事，有官合申省勾追，即判申字。既而又言處約恐未是主事，抹卻申字，判勾餘人，勒段處約分析詣實。由此一節，顯是情弊。段處約若係主事，即合申勾，若不係主事，即合直勾，豈有抹卻申字，便不勾追之理？顯見段家關節未到，京即依公申勾處約，關節既到，更免勾追。一、李雍論處約賣奏薦恩澤，已有錢數實狀，及買賣主名，自合將下狀及被論人并一行證左，送所司根勘。今但勾到證左，信令虛妄供狀稱，不是召人承買，手分王士安乞遂所司，京執不肯，只以所供虛妄狀詞爲憑，顯是情弊！

一、京既不肯根勘詣實，卻更分外爲處約巧作方便，會間進奏官奏了何人要符合處約分析。臣未嘗見官司根勘罪人，不令兩詞自相對辨，卻爲罪人外求證左，便爲了當。

一、京既憑衆人虛詞，執李雍元狀爲誣告，已判一勸字，即是欲勸李雍誣告之罪。後來又卻抹卻勸字，判一放字，顯是心知李雍不是誣告，不敢勸問。今大理寺卻縱令京等妄稱李雍係自首，故判放字。臣看詳李雍只是自首同情賣官之罪，即不會自首誣告段處約之罪，何緣以自首判放信意虛妄，如欺小兒，大理寺官吏無緣不覺，顯是用情庇蓋。

右乞朝廷詳酌上件四事，即京之受倖曲庇，段處約等上書詐不實，徒二年，私罪及賣官，三千餘貫，未入己贓罪，縱無情弊，其昏繆不職，已當責降。况有上件四事情狀甚明，兼有前來差役不當，與蔡滕同罪，積此姦弊，合行重責。其大理寺官吏，輒敢觀望權要，用情故出，蔡京情罪，亦乞重行責降。如朝廷未以臣言爲信，乞送御史臺

重行根勘，卽見實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差官同黃廉體量茶法狀（二十一日）

右：臣近奏乞選差清強官與黃廉同體量蜀中茶法，尋蒙朝廷差杜紘前去；既而詳定編勅所奏留杜紘；紘既不行，而蜀中茶法至今未見差人同黃廉體量。伏乞檢臣前奏，別選差一人。所貴黃廉不敢以課利增虧，自作身計，盡具茶法利害聞奏。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言役法劄子

臣聞世無不弊之法，雖三代聖人之政，不免有害；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臣竊見朝廷近罷免役，行差役，小民初免出錢，鼓舞相慶；士大夫因民之喜，以爲差役一行，可坐而無事矣。臣之愚意，以爲免役之害難去，而差役之弊，亦不可不知也。是以推言其故，而陛下察之。國朝因隋唐之舊，州縣百役，並差鄉戶人致其力，以供上使，歲月番休，勞佚相代，吏若循理，不以非法加民，則被役之人，本無大苦；然役人既是稅戶，家有田產，誅求不得，吏少廉慎，凡有所須，不免侵取，故祖宗之世，天下役人，除正役勞費之外，自上自衙前，有公使廚宅庫之苦，中至散從官手力，有打草共柴之勞，下至耆長壯丁，有歲時饋遺之費，習以成俗，恬不爲怪，民被差役，如遭寇虜。神宗皇帝照知此害，始議立免役之法，前弊雖解，而所取役錢，多收寬剩，民間難得見錢，日益貧瘁。今朝廷既已復行差役，除見議衙前差募，未有成法外，其餘耆戶長弓手散從等役，一切定差，貪官暴吏，私竊以此相賀。何者？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旣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今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况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妄意朝廷旣行差役，凡百侵擾，當復如舊。訪聞見今諸路，此弊已行。

臣恐稍經歲月，舊俗滋長，役人困苦，必有反思，免役之便者，其於聖政，爲損不細！頃者，朝廷初革衆弊，士懷異議，多被遷逐，睥睨新政，幸其不成者，非一人也。若此弊不除，使民有怨言，彼立異之人，他日必指以爲事。臣欲乞明降詔書，丁寧戒勅監司長吏，使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勝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至因事發露者，重其坐。庶幾民被差役之利，而無差役之害，然後天下蒙賜深矣！取進止！

論明堂神位狀

右臣聞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祭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疎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亦其勢然也。

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圓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圓丘，別行他禮，或大雩于南郊，或大饗于明堂，或恭謝于大慶，皆用圓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爲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爲得禮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爲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道今，以天子每歲親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疎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卽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取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

夫禮洽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祀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誅竄呂惠卿狀

右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妒賢疾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終必為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辨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無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安山野之人，強狠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摘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亦惶遽自失，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為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榮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為館殿，攝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僞辨，以破琦說，仍為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剝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于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軍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汙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資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賊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為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費資糧，棄捐戈甲，以鉅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

人怨叛，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爲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爲過也。若其私行嶮蕪，非人所爲，雖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讎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旣以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促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卽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買田產，使舅鄭廉請奪民田，使僧文達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鞠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奸，發其私書，其一日：『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復發其一日：『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腑，託妻子，平居相結，唯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摘，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大免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取。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麀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而推其忍，則可以弑君。藥布，唯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唯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爲名臣。何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于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專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皆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馭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唯恐不及，而置惠卿于其間，譬如

黨藉並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辛定之徒，微細畢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蠍，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竊竊慮，以爲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汗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魘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卷三十七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五首

乞責降呂和卿狀（二十八日）

右臣竊見唐命尙書郎常選用文行政事之臣，以分總庶務。神宗皇帝始復唐室舊制，其於用人，最號重慎。令陛下臨御，一新庶政，朝多清流，貪殘之人，不當復寘省闕。謹按金部員外郎呂和卿，本惠卿之弟，而章惇所薦，和卿始以奏補入仕，賦性愚騷，方其歷任，未成考第，而惇稱其所至有聲，當時士人，無不竊笑。其後與惠卿共建手實簿法，惠卿方任執政，使和卿上言，而惠卿力行之，其法以根括民產，不遺毫髮爲本，以獎用儉險，許令告訐爲要，估計家財，下至椽瓦，抄割畜產，不遺雞豚。天下騷然，如被兵火，紙筆踴貴，鞭笞恣行，然其爲衝迂疏卒，不能得民腰領。先帝知其不可，遽寢不行。近日蹇周輔以賣鹽得罪，吳居厚以權鐵蒙責，呂嘉問以市易被逐，宋用臣以導洛遠徙，至於蹇序辰、郝亶之流，一罍其間，皆不逃譴。而和卿首爲簿法，害民之多，過於鹽鐵等事，獨安然不問。竊據郎曹，質之公議，實失邦憲。兼和卿頃任考功，日其兄溫卿任秦鳳提刑，明知添支米麥，不許割移他處，和卿私利西邊軍食價高，割就溫卿本任，作弟姪名字請領，虧損邊計，以益其私。蓋其兄弟貪冒無恥，從來如此。雖

事在赦前，而竊據清要，公議不允，伏乞朝廷重行黜責，使清濁稍分，以警在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兄子邁罷德興尉狀（六月三日）

右臣五月十九日奏論資政殿大學士呂惠卿姦險蠹國，殘虐害民，乞行竄逐；二十九日奏論金部員外郎呂和卿貪猥不才，塵玷省闈，乞行降黜。緣知饒州呂溫卿，係惠卿親弟，而和卿親兄，臣有兄子邁，見任饒州德興縣尉，竊慮溫卿挾恨，別有摺拾勸會，邁今任將及兩考，欲乞朝廷體察，特許令候兩考滿日，放罷赴吏部別受差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罪呂惠卿狀（八日）

右臣聞以堯爲君而舜爲之繼，四凶之惡，不得而容；以武王爲父而成王爲子，管蔡之罪，不得而赦。何者？凶德貫盈，邪黨蕃熾，用之足以營惑當世，存之足以遺患將來，是以聖人下爲百姓遠慮，後爲子孫深憂，遂而去之。靡有疑志。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陰不言，太皇太后陛下，委任羣臣，政出房闈，而存養元惡，隱忽不誅，人知後患，懼者甚衆。臣近曾奏論呂惠卿賦性凶邪，罪惡山積，自熙寧以來，所爲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簿法，皆出於惠卿之手；至於輕用甲兵，興造大獄，凡害民蠹國之事，皆惠卿發其端。故近歲姦邪，惠卿稱首，臣於前奏論之稍悉，然至今多日，未見施行。竊惟朝廷近日掃除羣慝，如吳居厚、蹇周輔、呂嘉問、米用臣等，皆以一事誤朝，卽如流竄，今惠卿兼有衆惡，自知罪大，託疾求閑，而朝廷因亦不問。臣恐國之政刑從此大廢，今中外士大夫，見惠卿獨得不誅，皆謂言事之官，有畏強凌弱之心，執政大臣，有吐剛茹柔之意，朝廷用法不平，掇拾蜂蟻，脫遺鯨鯢，貽患後人，取笑千古。因此羣惡小醜，已得罪者，亦皆不伏。伏惟二聖臨御，至公如天地，至明如日月，其於用法，不應如此。臣

愚竊料聖意，必謂方今弊事略除，羣枉消退，惠卿既領宮觀，不足復誅，故稍加闊略，以安反側。臣退復思慮，終謂不然。惠卿姦人之雄，用意不淺，無病而去，有伺隙之心。使之一旦復攝尺寸之柄，必致天下之患。若不以時放棄，深折姦謀，臣恐朝廷未得安枕而臥也。伏乞檢臣前奏，付外施行。竅元惡已除，然後洗滌瑕玃，以安中外，不爲晚也。臣不勝憂國愛君之切，不顧死亡，以犯凶人。陛下裁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蘭州等地狀

右：臣竊見先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廊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曰：蘭州五寨所在險遠，饋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羌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久遠，不得不棄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舉而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爲金湯之固。蘭州下臨黃河，當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略置堡鄣，可以招募弓箭手爲耕戰之備，自開拓以來，平治徑路，皆通行大兵，若舉而棄之，熙河必有畫閉之警，所謂借寇兵資盜糧，其勢必爲後患。此二議者，臣聞之久矣，然以夏戎背畔，雖屢有信使，而未修臣職，未請侵地，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請地，必在茲舉。雖願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憂國不能嘿已，輒當覈實其事，以爲前件棄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算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棄守之議可一言而決也。何謂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闇不言，恭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覽政簾幃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舉動則不足，利在綏撫，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爭，甲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况陝西河東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未復，一聞兵事，無不狼顧，若使外患不解，內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

直西戎近歲，於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誅其罪人，存立孤弱，則雖犬羊之羣，猶將伏以聽命。今乃割其土地，作爲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爲利而不知其義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見。蓋古之論兵者，以直爲壯，以曲爲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糧奔命，唯恐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爲怨。兵民競勸，邊守卒固，而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人憤怒，天下咨嗟，土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不直之謗，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算之多寡？棄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以効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願求助北虜，並出爲寇，屯戍日益，飛輓不繼，賊兵乘勝，師喪國威，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倉庾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懷惠，不復作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爭，特出虜略，勝負相半，耕者不安，餽運難繼，耗蠹中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熙河之夷路，我師不利，復以秦鳳爲境，修完廢壘，復置烽候，人力既勞，費亦不小。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仇怨不解，屯兵饋糧，無有休日。熙河因此物價翔貴，見今守而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戰若不止，戍兵必倍糧草，衣賜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也。棄之雖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城，秦鳳之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慮，與平日無異也。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况守未必幸，而棄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惡，歸其侵躋，復其歲賜，通其和市，雖豺狼野心，能不愧恥，縱使酋豪內

懷不順，而國恩深厚，無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間，其勢必未能舉動。萬一不然，而使中國之士，知朝廷棄已得之地，舍垢爲民，西戎背恩，彼曲我直，人懷此心，勇氣自倍，以攻則取，以守則固，天地且猶順之，而况於人乎？故臣願朝廷決計棄此，然後慎擇名將，以守熙河。厚養屬國，多置弓箭手於熙蘭，往還要路，爲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寇之道。於秦鳳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爲熙河緩急之備。明敕將佐，繕完守備，常若寇至，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也。臣自聞西使復來，謹采衆議，以三事參較利害，反覆詳究，理無可疑，是以輒獻狂言，惟陛下裁擇，幸甚！

論青苗狀（十四日）

右臣伏以青苗之害民，朝廷之所悉也。罷而不盡，廢而復講，使天下之人，疑朝廷眷眷於求利，此臣之所深惜也。向者，朝廷申明青苗之法，使請者必以情願，而官無定額，議者以爲善矣。然以臣觀之，無知之民，急於得錢，而忘後患，則雖情願之法，有不能止也。侵漁之吏，利在給納，而惡無事，則雖無定額，有不能禁也。故自今年春，諸縣所散青苗，處處不同。凡縣令曉事，吏民畏伏者，例不復散；其闕於事情，爲吏民所制者，所散如舊。蓋立法不善，故使吏得依法爲姦，監司雖知其不便，欲禁而不可得，天下旣已病之矣。今朝廷復修夏料納錢減卒出息之法，此雖號減息，而使天下曉然知今日朝廷意仍在利，雖有良縣令，臣恐其不能復如前日自必於不散矣。

且自熙寧以來，吏行青苗，皆請重祿，而行重法，受賂百錢，法至刺配，然每至給納之際，猶通行問遺，不能盡禁。今吏祿已除，重法亦罷，而青苗給納不止，臣恐民間所請錢物，得至其家者，無幾矣！伏乞追寢近降青苗指揮，別下詔旨，天下青苗，自今後不復支散，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三論差役事狀（十七日）

右：臣五月二十六日上殿劄子，乞明降詔書，戒勅監司長吏，使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京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勝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至今多日，未蒙施行，伏念臣前作此奏，爲聞近日諸縣曹吏，有因差役致富，小民被差充役，初參上下費錢，有至一二十千者，州縣官吏，亦有以舊雇役人慣熟，多方陵虐，所差之人，必令出錢，作情願雇募，又有以新差役人拙野，退換別差，必得慣熟如意，而後止者，天下官吏，不能皆良，如此等事，所在不一，雖非目見，可以意料，民被其害，如遭湯火，竊意此奏朝上，聖心惻怛，不待終日而行，不意遷延至今，不以爲急，臣愚竊恐朝廷始復差役，議者妄謂差法一行，更無患害，聞臣此奏，未免不信，臣謂改雇爲差，實得當今救弊之要，然使聞害不除，見善不從，則差役害人，未必減於免役。伏乞聖慈，檢臣前奏，早降詔書，具言所聞差役官吏情弊，仍備錄前後禁約，曉諭中外，使知朝廷深意，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訪聞近日頗有上書言差役不便，蒙降付看詳役法所者。臣推原其意，皆由州縣施行差法，別有搔擾，以致人言，若不早爲禁約，深爲不便。伏乞指揮於役法所檢取民間前後言差役不便文字，略賜省覽，卽見詣實。

論呂惠卿第二狀（二十日東西省同上）

右：臣等伏見近降朝旨，以臣僚上言呂惠卿罪惡，責授惠卿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竊以執鯨鯢於漏網，稍正邦刑，蓄虎豹於近郊，終貽後患。謹按惠卿在熙寧中，恣爲不義，創立弊法，上以誣誤朝廷，下以賊害海內，詐窮力詘，黜居藩郡，猶復妄晞功賞，輕用甲兵，結怨西戎，貽憂先帝，罪狀顯白，已不容誅。至於私行嶮誑，人所

不爲始與安石結刎頸之義，終與王氏爲尋戈之讎。忠信蔑然，詭變難測。今雖自知罪大，不容於世，然猶詐稱疾病，潛伺間隙，譬如蠅蚋蝥蟻，雖暫爾弭伏，而以凶性終在，遇便即發。若不深爲圍檻，投畀無人之境，臣等恐其防閑稍緩，竊出害人。不然，臣等豈不知降四官，落一職，爲分司官，在於常人，不爲輕典乎？蓋以堯之四凶，魯之少正卯，既非常人，不當復用常法治也。

况復皇帝陛下即位之初，明於赦書，戒勅邊吏，不得侵撓外界，務要靜守疆場。是時惠卿在河東帥，被遇先帝，恩德最深，自聞鐵制，略無哀感。日夜點集兵馬，爲入界討蕩之計，及其遷延未發，恐爲虜所覺，知遂令兵馬司借赦書，不得侵擾之文，曉諭將佐，以款賊計，仍於四月十五日具奏上件事。由於二十一日出界，夫登極赦書，國之大信，所以綏靖中國，懷來四夷，人臣奉行，敢有輕議。今惠卿公然違戾，兵出師伐國，而又借用其文，設詐欺敵，侮玩朝廷，殊無忌憚，推其心，則出於無君，論其罪，則入於大不敬。積其前後所犯，皆在不赦。朝廷縱欲貸而不誅，只乞檢臣等前奏，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臣等與惠卿初無讎怨，但以爲國去凶，義不可已。惟陛下特賜裁斷，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蘭州等地狀（七月七日）

右臣近於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使入界，恐必有講和請地之議，乞因此時舉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棄而與之，安邊息民，爲社稷之計。」見今西使已到，竊聞執政大臣棄守之論，尙未堅決。臣竊見皇帝陛下登極以來，夏國雖屢遣使，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是以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與，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遣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與，不復爲患，不許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有此時，不可失也。

臣又聞昔日取蘭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聖意，先帝始議取靈武，內臣李憲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蘭州；先帝始議取橫山，帥臣沈括、種諤之徒，不能遵奉聖略，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將吏不職，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則不然。其後元豐六年，夏國遣使請罪，先帝嘉其恭順，爲勅邊吏禁止侵掠，既又遣使謝恩，請復疆土，先帝仍爲指揮保安軍與宥州議立疆界，因循未定，而先帝捨棄萬國，遂以至今。議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利也。

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與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算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才養士，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究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爲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雖有十濞，亦何能爲？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晁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棄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謀，與景帝類，臣乞宣諭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爲利害？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慈，以此反覆深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得其便，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京畿保甲冬教等事狀（七月九日）

右臣竊見仁宗朝河北河東初置義勇，至英宗朝推行其法，漸及陝西，皆以地接胡羌，有守禦之備，每歲冬教一月，民雖以爲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得已及熙寧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三路之民，日夜教習，二聖臨御，知其不便，率皆罷去，民得歸耒耜，盜賊因此衰息，歌舞聖德，無有窮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被邊之故，民習爲常，不敢辭愆，至於京畿諸縣，累聖以來，爲輦轂所在，素加優厚，今乃與三路邊郡爲比，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聖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寬卹，特與蠲免，兼訪聞京畿三路見今皆修蓋東教場屋宇，州縣頗以爲勞，臣昔守官河北，竊見義勇冬教，並不置教場屋宇，每遇教日，皆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別無闕事，朝廷若允臣所奏，免畿內冬教，則其教場屋宇，已自不修，如三路冬教，乞下逐路監司相度，只如目前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有無不便，如別無不便，亦乞罷修，以寬民力，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西邊警備狀（七月十九日）

右臣近奉乞因夏國遣使入貢，歸其侵地，竊聞朝廷已降詔開許，伏惟包荒之德，與天地同量，使西邊之人，自此得免餽餉之勞，脫戰鬪之禍，天下不勝幸甚！然臣聞兵法受降如受敵，夷狄獸心，見利忘義，雖以恩信深加結納，而備豫不虞，不可暫弛。况朝廷數年以來，舉兵攻討，深入其地，奪其疆土，今雖接以恩禮，其怨毒之意，必未遽忘，若因給賜城寨，立界至之際，乘我無備，輒肆猖狂，則取笑四夷，悔不可及。謂宜明加約束，所賜城寨，須候逐路帥臣，處置般運器甲，抽那兵馬，凡百了當，立定期日，然後得令人交割，若未了之間，不得令一人一騎，先期窺覘，仍指揮公邊將吏，常加嚴備。因夏國新復侵地，謹守誓約之際，招填土馬，充實倉廩，綏懷熟戶，常若寇至，不得爲其通和，稍有弛廢，如此數年，朝廷常務懷柔，以革其欲報之心，邊臣常作隄防，以折其內侮之志，臣謂數年之外，必無後患。縱使背畔，而邊計已完，士氣已復，度其事勢，亦不足深憂。况背恩犯順，彼曲我直，雖復羌人，亦當知

非，足便吾民坐而賈勇。制勝之道，始自今日。惟願陛下深詔大臣，安不忘危，常以戒勅邊吏爲心，則社稷之福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青苗狀（二十四日）

右臣近奏乞罷支青苗錢，兼訪聞臺諫官，皆有文字論列，至今並不蒙降出施行。臣伏見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用事，首建青苗之法，其實放債取利，而妄引屬官泉府之言，以文飾其事，天下公議，共以爲非。是時韓琦富弼司馬光范鎮等，皆昌言其失，恨不能救。今二聖在上，照知民間疾苦，解去筭法，既已略盡，兼近日青降戶惠卿數其罪惡，亦以創行青苗爲首。然天下俵散青苗，其實至今未止，民間疑怪，以爲朝廷仍有好利之意。臣博采衆論，云：「近日有臣僚獻議，以國用不足爲言，由此聖意遲遲未決。」一臣雖至愚，竊爲陛下深惜此計！何者？自古爲國，率皆祿養官吏，廩給士伍，崇奉郊廟，鎮撫四夷，然而食租衣稅，未嘗有闕。今陛下力行恭儉，前代帝王所有浮費，一切不爲，今日之計，但當戒勅天下守令，使之安集，小民若能稍免水旱之災，復無流亡之患，則安靖之功，數年自見，穀帛豐羨，將不可勝用，何至復行青苗，以與民爭利也哉？伏惟陛下聖性仁厚，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爲，若非左右講此危語，動搖聖聽，則何至爲之廢格羣言，以成邪說？然臣竊恐中外不知本末，但見臺諫之言，皆由中不出，妄意陛下甘於求利，不卹細民，遠近傳聞，所損不細。臣欲乞陛下盡將臣僚前後所上章疏，付三省詳議施行，以弭斯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放市易欠錢狀（二十七日）

右臣頃曾上言，乞將市易欠錢人戶，通計所納息罰錢數，如已納及元請官本數目，卽與除放。蒙聖恩依此

施行，德澤滂霈，所及甚廣；然臣訪聞京師欠戶貧下之家，從初多作詭名請新還舊，以此無緣通計息罰，故除放之恩，多止上戶。臣近日再行體問，據通直郎監在京市易務宋肇爲臣言：「若截自欠二百貫以下人戶，一例除放。」則所放人戶至多，事亦均一，仍具本務一宗節目及利害文字，請臣論奏。臣詳究其說，竊以爲當行之事有五：

市易本錢，前後諸處撥到，共計一千二百二十六萬餘貫，中間撥還內藏庫等處，共計五百三十萬餘貫，朝廷支使過，共計三百八十四萬餘貫，卽今諸場務，見在共計三百五十三萬餘貫，將此三項已支，見在計算，已是還足本錢，則今來人戶所欠，皆出於利息。若將見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所放錢數不多，此事之當行者一也。見今欠人，共計二萬七千一百五十五戶，共欠錢二百三十七萬餘貫，其間大姓二十五戶，共欠錢一百五十四萬餘貫；小姓二萬七千九十三戶，共欠錢八十三萬餘貫；若將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共放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三戶，放錢四十六萬六千二百餘貫，所放人戶九分以上，而所放錢正及二分，此事之當行者二也。

元豐年中，朝廷催理欠負，極爲峻急，然一歲所納，不過三萬貫，頃來朝廷優假細民，所催微細，自今年正月至今，止及六七千貫，今且以三萬貫爲率，猶須七十餘年，乃可納足。如此則小姓之家，死喪流亡，不可復知，而國家每歲得失六千貫（臣所乞放二百貫以下欠戶錢數，於見欠錢數中止十分之二，卽是每歲催及三萬貫數中，不過催得六千貫而已）。如九年一毛，不爲損益，而二萬餘家困苦爲害至大，此事之當行者三也。

市易催索錢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書，凡用三十餘人，每人各置貼寫，不下五人，共約一千餘人，以此一千餘人，日夜騷擾欠戶二萬七千餘家，都城之中，養此蠹賊，恬而不怪，此事之當行者四也。

市易之法，欠戶拖延日久，或未見歸著，及無家業之人，皆差人監逐，遇夜寄禁，既有此法，則一例公行寄禁，然吏卒頑狡，得錢卽放，無錢卽禁，榜笞捽縛，何所不至，若不別作擘劃，則日被此苦者，不知其數，此事之當行者五也。伏乞聖慈，以此五事較其利害，斷自聖意，特與除放，或因將來明堂赦書行下，或更傳行諸路，則細民荷戴恩德，淪入骨髓，社稷之利，不可勝計。然臣竊見太府寺令，歲終較課，以本理息及一分以上，具官員等第，保明聞奏，自來市易官，因此酬獎轉官及請賞，皆所得無算。今來既見市易已支見在實數，僅能還足本錢，則以本理息，皆是欺罔，從前官吏轉官請賞，皆當追奪官爵，及所賞錢物，亦乞朝廷根究前後緣市易轉官請賞之人，依理施行，內有呂嘉問，係創行市易，害民最深，雖已經責降，尚竊有土，未允公議，更乞重行竄謫，以謝天下。所有宋肇劄子三道，臣輒備錄進呈，如左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所言放欠事，上係二聖德澤，唯當直出中旨，不宜更顯言者姓名；或須至令三省相度施行，卽乞指揮執政，勿令宣布。

言淮南水潦狀（二十九日）

右：臣竊見淮南春夏大旱，民間乏食，流徙道路，朝廷哀愍饑饉，發常平義倉，及截留上供米，以濟其急，淮南之民，上賴聖澤，不至飢殍，然自六月大雨，淮水汎溢，泗宿毫三州大水，夏田饒已不收，秋田亦復蕩盡，前望來年夏麥，日月尙遠，勢不相接，深可憂慮，訪聞見今官賣米，猶有未盡，然必不能支持久遠。臣欲乞朝廷及今未至闕絕之際，速行取問本路提轉發運司，令具諸州災傷輕重大第，見今逐州各有多少糧食，可以振濟得多少月日，如將來乏絕，合如何擘劃施行，立限供報，所貴朝廷得以預先處置，小民不至失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罷杜紘右司郎中狀（八月一日）

右：臣伏見近除刑部郎中杜紘爲右司郎中，命下之日，中外疑惑。蓋以朝廷用人，必分流品清濁，尙書左右司郎官總督十二司之事，至其遷擢高者，多爲左右史；下者猶爲直閣修撰，領三路都漕發運使，不一二年，卽爲侍從，自非清望正人，不與此選。謹按杜紘人品凡近，不知經術，止以誦習法律進身，自熙寧元豐以來，爲刑部官，詔事宰相王安石、王珪、蔡確以下，脂韋便佞，無不得其歡心。雖杜純親弟，而純以直進，紘以諂聞，兄弟異心，衆所共悉。初修熙寧編敕，紘與其議，害民之法，皆經其手，今復爲詳定官，奮筆改更，非笑前書，略無愧取，翻覆隨時，一至此。兼與楊汲、崔台符共事歲月甚久，大理寺所勘探報過公事，事干官員，皆刑部下法。朝廷近以所斷多有枉濫，差官理雪，凡所平反，十至七八。汲、台符旣以官長被罪，如紘等輩，皆其屬官，朝廷雖闊略不問，至於非次擢用，豈宜遽以及紘竊恐賞罰失當，使天下不服，而汲、台符亦得以爲詞，爲損不細。或言紘近日押伴西人，朝廷授以指蹤，何紘與西人商量事得了，當右司之命，蓋以爲賞。臣以爲此有司常事，不足以爲功，况爲官擇人，當以流品爲急，若以右司爲賞，恐非孔子不以名器假人之義。伏乞追同前命，以厭公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差除監司不當狀（八月二日）

右：臣伏以天下之治，寄於守令；守令之衆，朝廷不能盡知，其要寄於監司。方今民力凋殘，疲瘵未復，見議差役，措置未定，正宜使監司得人，以督察州縣。朝廷近日沙汰殘刻之吏，多係提轉等官，民間承望此風，思見循吏。然臣竊觀近日所命，頗未得人。博采公言，略見一二，如李之紀、楚潛、王公儀，皆碌碌凡材，無善可名，不知何以獲用。至於餘人，又加以過惡，如孫路、奴事、李憲、貪冒無恥；程高、諂附賈青、借名買珠、鍾浚、天資邪峻，累作過犯。張公庠爲事刻薄，不近人情；張璠久領市易，與牙儉雜進，而皆擢自稠人之中，付以一道之政。陛下誠欲尊重朝廷，愛惜民物，則如此輩人，皆未可輕用也。或言朝廷近令侍從以上，博舉監司名姓，旣聞，率皆注籍，每有員闕，執

政不復慎選，一切揭簿定差，是以賢愚並進，人物雜亂，竊惟中外待從，其徒實煩，被詔舉官，初無旌別，承舉即用，近於濫疏，而欲待其不職，乃坐舉者。天下之廣，監司得失，朝廷未必一一詳知，民獨何辜，枉被塗炭，自古用人，實無此比！臣欲乞應自前所用監司，令執政更加審議，其尤不可者，當與改差。今後差除，須名述著聞，公議共許，然後擢用，庶幾監司稍得良吏，不至害民，此最當今之急務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卷三十八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七首

三乞罷青苗狀（初四日與東省同上）

右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伏以王安石呂惠卿創行此法以來，天下之士，惟王呂黨人，欲以青苗進身者，則以其法爲是；其他士大夫，上自韓琦富弼，中至司馬光呂誨范鎮，下至臣等輩人，未有一人以爲使者。方安石惠卿用事，忠言壅塞，不得施用，小民無告，飲泣受害。今者二聖臨御，盡革衆弊，天下欣欣日望青苗之去，而近日刪立舊法，益更滋彰，中外狐疑，不曉聖意。竊聞近日左右臣僚，有以國用不足，欲將青苗補其闕之者，聖心未察，是以爲之遲遲。臣等雖愚，以爲自古爲國，止於食租衣稅，縱有不足，不過輔以茶鹽日稅之征，未聞復用青苗放債，取利與民爭錐刀之末，以富國強兵者也。

藝祖太宗之世，四方未平，中國至狹，歲歲用兵，其費不貲，及真宗東封西祀，遊幸毫宋，造立宮室，仁宗結好契丹，平定西戎，剪滅南寇，此皆非常大費，而常賦之外，無大增加，未聞必待青苗以濟國用。今二聖恭儉安靜，無爲四海之富，與祖宗無異，何憂何慮，而欲以青苗富國乎？臣等以爲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未嘗接見多士，太皇太后陛下，覽政帷幄，未能博聽羣議，聽納之道，於斯實難。竊謂臣下每有獻言，宜一切折以公議，彼既欲散青苗，而臣等以爲不可，陛下受其所言，而臣等封事，遂留中不出，臣等不知陛下何以斷其是非，而信之如此之篤乎？陛下

下必欲決此深疑，即當盡出臺諫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議得失，不當隱忍不辯是非，而陰用其言也。如衆議必以罷之爲是，即乞早賜裁斷，以慰民心，必以罷之爲非，亦乞顯行黜譴，以懲臣等狂妄，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言杜紘狀（初七日）

右臣近奏言杜紘除右司郎中不當，不蒙採納。伏以紘文法俗吏，才不過人，昔以誦習條貫，偶爲法官，天資邪佞，能諂事宰相，遂復致身刑部。朝廷必欲量才授官，已爲過分，今一旦擢爲右司，中外驚嘆，若止以人才猥下，事無實狀，臣亦未敢干瀆朝廷。紘昔在熙寧年中，手編害人之法，今復爲詳定，親改其書，俯仰隨時，略不知愧。頃與楊汲崔台符同在刑部，所斷刑獄，冤枉過半，汲台符以此得罪而紘以此擢用，同罪異罰，十日所指，至公之朝，不宜有此。臣以爲事干朝廷大體，職在言責，不敢不言，今蒙置而不用，竊料紘必有以自結大臣，致誤此舉，不然陛下何取於紘，而擢任至此哉？臣竊聞廟堂之論，以謂二十年來，失於養才，臨事而來，每有無人之嘆，如左右司吏戶禮郎官，左右史臺諫官，皆用人之津梁，侍從近臣之所從出，若已踐此途，而不致之清要，則養才之地，竟當安在？若非其人，而遂用之，數年之後，使杜紘爲侍從，則是更得一崔台符，豈不爲天下笑哉！伏乞稍取衆議，追寢前命，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言張璪劄子（八日上殿）

臣六月中與王觀上殿言：「張璪非次進用文及韓宗師，欲以深結文彥博韓維爲自安之計。璪天資邪佞，列位丞弼，朝夕出入左右，易以爲姦，宜斷自聖心，以時除去。」蒙聖明洞鑒德音宣諭，但以璪久經任使，欲因其求退，去之以禮，比經兩月，璪覺聖意稍緩，遂端然據位，不復自請。臣竊惟璪性極巧佞，遇事圓轉，難得心腹。昔王

安石呂惠卿首加擢用，被以卵翼之恩，收其鷹犬之効，與章惇等並結爲死黨，熙寧弊法，皆璩等所共成；就今二聖在上，因民所欲，降黜羣邪，變革衆弊，清淨之風，日月滋長，獨璩仍在重位，與聞大政，不唯正人所共側目，而璩之私意，亦自不安。但以同列無傾邪之助，臺諫有彈擊之請，是以見今且自斂戢，未敢爲非，度其中心，未嘗一日無窺伺之邪謀，忘王呂之故黨也。譬如蛇蠍，遇寒而蟄，盜賊逢晝而止，及春陽發動，莫夜陰闇，故態復作，誰敢保任？陛下不可見其進退恭順，言詞柔利，而遂以爲可用也。如璩深心厚貌，何所不至？但使陛下君臣防閑少懈，璩略能援引一二邪人，寘之要地，則變故之出，殆不可知矣！

況今新舊之政，更張未定，邪正之黨，相持未決，正是姦臣用智，伺使竊發之時。天下有識，見璩任事，誰不危懼？如江河決溢，初復故道，惟日夜牢固隄防，乃免於患，若少有蛇鼠穿漏，或能復奪河身。況璩方爲執政，乘釁而動，其害必深！臣聞璩意欲候過明堂大禮，求出補外，惟陛下爲社稷計，順中外人心，早從其請，天下幸甚！取進止！

請罷右職縣尉劄子（八日上殿）

臣伏見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自近歲民貧多盜，言事者不知救之於本，遂請重法地分，縣尉並用武夫，自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爲之衰少，而武夫貪暴，不畏條法，侵魚弓手，先失爪牙之心，搔擾鄉村，復爲人民之患。臣竊惟捕盜之術，要在先得弓手之情，次獲鄉村之助，耳目既廣，網羅先具，稍知方略，易以成功。舊用選人，雖未能一一如此，而頗知畏法，則必愛人，使之出入民間，於勢爲便，不必親習騎射，躬自格鬪，然後能獲賊也。今改用武夫，未必皆敢入賊，而不習法律，先已擾民，訪聞河北、京東、淮南等路，凡用武夫，縣分民甚患之，欲乞復令吏部依舊只差選人，所貴吏民相安，不至驚擾，取進止！

論張頴劄子（八日上殿）

臣竊見知廣州張頡自直龍圖閣擢爲戶部侍郎，除目一下，中外驚疑！謹按頡猜險邪佞，狡懷闡刻，具此入德，了無一長，臣非敢風聞臆度，謹具實狀如左。

一、頡爲廣南運使，日朝旨那移兵馬，就食全永。經略使趙高爲見順州戎兵年滿合替，遂差兵戍順州，却令順州替兵就食全永。頡素知出納之吝，恐往來戎兵糜費錢糧，一日之間，四次移牒，故作行遣，申奏趙高不肯移兵，又奏高闡添昭州雇夫錢六萬貫，又奏高違法差衙前。朝旨令高分析，乃是頡判狀令差高曾具元判狀繳奏，其餘所奏更無一事稍實，因此挾恨遷怒，詬詈桂州官吏，作綠衫下包个奴婢名，呼趙高仍罵作賊。提舉官劉誼曾具事由聞奏，有旨罷轉運使。

一、頡爲轉運使，日有安南般糧夫數千人逃還，已經曲赦放罪，每人只有欠官米錢七百；後來頡欲差人往全州般糧，遂召陽湖縣令魏九言、臨桂縣令李譯、勸令差兩縣逃亡夫往全州般糧，仍令九言取本縣百姓莫飯奴等七人狀云：「所欠官錢七百，情願往全州般糧填還。」其七人中，又有三人不係逃亡，只取到四人情願狀，便差數千人。況欠錢止於七百，而全州水路二十餘程，豈有情願之理？因此竊殺人不，致入戶經提舉司過狀，亦是劉誼具事由聞奏，方始住差。

一、頡爲桂州經略使，日有安化州首領以本族饑饉依久，例借糧於宜州。頡指揮宜州，不借一粒，致夷人作過於省界，偷牛因此夷漢互讎殺，頡更無方略，直令宜州興兵討之，致本州兵官陷沒，頡遂發數千人，令供備庫副使費萬往討之。全軍皆沒，頡又遣路分都監王奇知宜州，仍以數千人入討，全軍復沒，事聞朝廷，先帝爲之旰食，遣謝麟將數萬人，費百餘萬貫，竟以招降而定。頡旣措置乖方，致陷兩將兵馬，而費萬王奇之死，又不以實奏，因轉運使馬殿等論列，朝旨差賓州推官朱恂取勘，因此落職，奪官知均州。

右臣所論三事，皆有文案可以覆驗。據頡處事乖刺，致寇覆軍，與沈起、劉彝同罪，理合誅竄，所以累次常獲。

寬宥者，蓋其家素富，本以行賂得進，鄉近辰錦，多蓄奇砂，嘗以獻遺前宰相王珪，珪每出示親客，云此砂張頤所獻，以此曲爲蓋芘，今來縱未黜廢，豈可特膺非次擢用？兼臣訪聞三省執政本不知其人，失於採聽，爲薦者所誤，若置之戶部，必害民物，伏乞追寢前命，以厭公議，取進止！

再言張頤狀（十一日）

右臣近言：「張頤除戶部侍郎，不允公議，具陳頤在廣南用心陰險，措置乖刺，三事乞追還告命。」未施行間，臣又訪聞頤昔知荆南，所爲貪虐，提舉官張琬按發七事，內一事頤下行買爲頭，行人蔣三供納爲頭，頤凡三四次退換蔣三揣頤意，欲要附子，遂買附子作爲頭供納，頤方肯納下，緣爲頭附子色頤不同價例，亦別此一事係贓罪，又一事勸部下玉泉寺僧修治諸官圍亭費用，常住人牛錢物不少，以修唐僧齋己草堂爲名，令頤鄉僧居止其中，此一事係私罪。琬奏既上，前宰相王珪等爲與頤私有情分，遂移頤差遣，而以越職勸琬，特行衝替，頤當時若無上件贓私，忝爲士人，理須訴雪，頤曾不敢以一字自明，受移而去，則其罪狀顯然無疑。臣博采衆言，近日差除，例皆不當，至於張頤尤失人望，虧損朝政，深可歎惜，是以不避再煩聖聽，伏乞將臣此奏與前來劄子同下三省詳議，罷頤前命，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論戶部乞收諸路帳狀

准尙書戶部牒：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敕節文：

「府界諸路州軍錢穀文帳，舊中三司，昨撥歸逐路轉運提刑司點磨，歲終刑部尙書點取勾訖帳勸覆；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歸戶部點磨。」

一、府界諸路州軍常平等錢穀文帳，舊申司農寺，昨撥歸逐路提舉司點磨，戶部右曹歲取提舉司勾訖帳赴部點磨。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歸戶部點磨者。

右臣竊聞熙寧以前，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於三司。至熙寧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曾布刪定法式，布因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職事非一，不得真意點磨文帳，近歲因循不復省閱，乞於三司選吏二百人，類置一司，委以驅磨。」是時朝廷因布之言，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已足者皆不發封，一有不足，即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朝廷以布言爲信，帳司之興，蓋始於此。張設官吏，費用錢物，至元豐三年，首尾七八年間，帳司所管吏僅六百人，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失陷錢，止一萬餘貫。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申省帳，皆申轉運司內錢帛、糧草、酒麴、商稅、房園、夏秋稅管額、納畢鹽帳、水脚、鑄錢物料、稻糯帳，本司別造計帳申省。其驛料作院欠負修造、竹木雜物、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施利、橋船物料、車驢草料等帳，勘勾訖架閣。蓋謂錢帛等帳，三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虛實，故帳雖歸轉運司，而又令別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帳，非三司國計虛藏所系，故止令磨勘架閣。又諸路轉運司與本部州軍地理不遠，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帳數目不多，易以詳悉。自是外內簡便，頗稱允當。今戶部所請收天下諸帳，臣未委爲收錢帛等帳耶？爲并收驛料等帳耶？若盡收諸帳爲依熙寧以前不置帳司，不添吏人耶？爲依熙寧以來復置帳司，復添吏人耶？若依熙寧以前，則三二十年不發封之弊，行當復見。若依熙寧以來，則用吏六百人，磨出失陷錢一萬餘貫，而費錢三十九萬貫之弊，亦將復見。臣乞朝廷下戶部，令予細分析聞奏。然臣竊詳司馬光元奏，自改官制以來，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帳籍不盡申戶部，戶部不能盡天下錢穀之數。欲乞令戶部尙書兼領左右曹，其舊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推其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納卷舒之柄，一歸戶部，而戶部周知其數而已。今戶部既

已專領財用，而元豐帳法，轉運司常以計帳申省，不爲不知其數也；雖更盡收諸帳，亦徒益紛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切如舊，甚便！乞下三省公議，然後下戶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言張頡第三狀（十二日）

右：臣近四上章言，用人不當，並不蒙施行，伏惟二聖垂拱帷幄之中，以進退天下士，付之宰相。若用非其人，知而不改，何以服天下之口？竊聞廟堂之議，止謂世方乏才，所用之人，皆不得已。臣觀朝廷取士之廣，賢俊如林，患在不知，豈可遂無一人賢於張頡？況臣前所言頡四事，迹狀明白，皆可覆驗。贓汙私邪，欺君陵下，旣非有德臨事，乖刺覆軍殺將，不可謂才而宰相不聽公議，必行私意，其理安在？伏乞指將臣所言，按實施行，若非虛妄，卽乞罷頡差遣。若臣言不當，亦乞明加責降。今但隱忍不一別白是非，恐朝廷紀綱自此日壞。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言責降官不當帶觀察團練狀（十四日）

右：臣伏以朝廷典章，百世所守，因事變法，爲患常多。祖宗之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官局，其奉朝請，必改他官，或爲東宮三師，或爲諸衛將軍，太平興國中，以趙普之勳，自河陽還朝，止爲太子少保，以向拱、張永德之舊，並爲環衛，至今諸道鈐轄總管，以防國老歸者，亦以諸衛處之。蓋其遺法也。至明道中，錢惟演以章獻皇后親嫌，罷樞密使，始以保大節度爲景靈宮使，治平中，李端愿以長宮主事，亦以武康節度爲醴泉觀使，恩倖一啓，自是戚里以節察居京邑，不治事者，肩相磨也。然猶未見以罪降黜，而以觀察團練享厚祿，居謫籍者。近日朱憲以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宮，王中正以嘉州團練使提舉太極觀，二人貪墨驕橫，敗軍失律，罪惡山積，雖死有餘責。聖恩寬貸，皆置之善地，而又首亂國憲，假以使名，臣恐後世推壞法之始，歸咎今日。謂宜考修制度，追還誤恩，以存舊

典；且使罪人知有懲艾，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言張頡第四狀

右：臣近以除張頡戶部侍郎不當，凡三次上言，一次蒙降付三省進呈不行，兩次皆留中不出。臣本言張頡事，皆罪狀明白，非風聞臆度之言，訪聞執政，止謂世方乏人。頡雖無德，以才見取，方今多士盈廷，非無一人可勝張頡，而頡前後敗官喪師，所至狼狽，不唯無德，亦復非才。況二聖臨御，專任執政，進退百官，一出其口。若差除不當，而諫臣之言公然不用，則今後誰肯復言？雖復有大於此者，臣恐陛下無由復知矣。臣所上章，初蒙降出施行，獨三省沮抑，不從中外之議，止於歸罪執政，今不復降出，議者或謂見惡不去，非出聖意，必有左右近習陰爲之助。臣雖知日月之明，萬無此事，而疏遠不亮，未免疑謗，所損不小。伏乞出臣前狀，付外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傅堯俞等奏狀謂司馬光爲司馬相公狀（三十日）

右：臣今年二月，會上言朝廷初行差役之法，其間衙前一役，最爲重難，民間所苦，宜以賣坊場錢，及坊郭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所出役錢，量行裁減，雇募衙前，以免民間重役之害。後來蒙朝廷差臣兄軾詳定役法，軾議論與臣無異，致與本局商量不合。陳乞罷免，尋蒙朝廷依軾所乞，臣以兄弟之嫌，未敢再有論列。今竊聞監察御史陳次升奏，以役法大要未定，人情勞歎，乞敕詳定役法所，疾速議定，合差雇色額，及官戶寺觀單丁女戶等數出役錢，則例，先次施行。其州縣事體不同，難以直行處分者，候諸處申到，相度裁定。蒙聖旨批送詳定役法所。臣看詳次升所言役人合差雇色額，及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合出役錢，則例，實係役法要節，當今所宜先定其詳定役法所，並不公心定奪，奏稱「准元祐元年二月七日敕：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

年以前舊法定差。及七月三日朝旨，司馬相公申明指揮招差役人。大要已定，終不明言何役合差，何役合雇。至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合出役錢，只言七月三日朝旨未得施行，亦不明言合如何立爲則例。據此奏陳，但務求合取容，雖言事官所陳，更不諱論曲直。況司馬光雖爲宰相，而君前臣名，禮有定分。今詳定役法，所乃於奏狀中謂光爲司馬相公，苟申私敬，不顧上下之禮，曲意推奉。一至於此，而朝廷望其能別白是非，立爲成法，亦已難矣！臣恐此風一扇，臣主之分，自此陵夷，不唯朝廷之害，亦非所以安光之道也。謹按詳定役法，官皆待從儒臣，不容不知朝廷儀式，伏乞取問奏狀中不名宰相，出何典法，及勒令早定役人，合差合雇色額，及坊郭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合出役錢則例，申奏行下，令民間早知定法，不至皇惑。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言張頤第五狀（二十三日）

臣近奏言張頤陰險不才，除戶部侍郎，大夫人望，不蒙施行。臣退伏思念，方今二聖勵精求賢，黜去羣小，無所吝惜，如臣所言頤罪狀，一一有實可驗，而每狀輒蒙留中，深駭物論，推原其故，蓋由執政過聽用頤，致臣有論列，因謂頤雖無德而才有可取，以此疑誤聖聽，不然陛下虛心納諫，一言可采，未嘗不從，何以至此。伏念臣平生與頤素不相識，但以公議不與，恐誤國事，是以懷不能已，謹復采衆論，得頤前後臨事乖方，及朝廷曾以其褊躁猜忌罷頤差遣五事條件如左：

一、熙寧年中，頤初除江淮發運，奏乞復轉般鹽倉，朝廷下二司相度，以不便而罷；及頤到任二年，真揚等州運河乾澀，不通漕運，並不計置不濟，朝廷特令借上供錢米，先開淘大段淺澀去處，頤却奏稱河道雖淺，然河各有淤泥，可以併用兵士牽拽得行，如撩得淤泥一尺以上，接續得雨添注，更不消開淘，若至時雨澤未應，卽開修未晚。後來綱運不通，頤別無措置，曾有團渦巡檢侍禁范彥臣，以陳公塘見有積水，乞引入運河，頤

亦未曾施行，遂致諸路各稱闕鹽，共計二百萬餘石，虧損年額不少。後來却係朝廷差官取陳公塘水灌既運河，通放鹽綱。當時據知泰州蘇稅狀稱：「已出及重綱四分之一，不數日間，必可盡出。」頡爲發運使，公然不開河道，積壓鹽貨，意欲附會先乞復轉般倉文字，更不顧國家大計，其挾情害公，類皆如此。若只是暗謬致誤國事，則今者執政謂頡有才，臣深不曉其意。

侯叔獻昔開淮南運河，害虐兵夫死者如積，新舊兩河相並而行，人知無益。頡爲發運使，略無一言。復因過京師，知樞密使吳充與宰相王安石異議，遂與充私言之。頡不意充卽奏其事，及朝廷公行理會，召頡至中書聚廳問之。頡却稱來時未曾開河，亦不曾與充言。此前後所害異同，朝廷遂差官取勘。頡猶抵諱不承，據頡情狀，其實畏憚安石叔獻，不敢正言，但揣知吳充與安石不協，故以此言取悅於充而已。其反覆賣弄，正是小人真態，若執政以此爲才，又臣所未曉也。

安化州夷人從來三年一度進奉舊例，雖不遣其人入貢，而與之驛券等物，其數稍豐。及頡爲桂州經略使，日轉運司應副錢物，差緩至四年乃足，而宜州及經略使司展其進奉年限，俾之四年，乃得入貢，斬惜錢物，所得無幾。而夷人因此作過，破軍殺將，凡費百餘萬貫，竟以招安而定。頡初見夷人拒命，遣兵官費萬領兵出討，萬至軍前，申乞犒設，時方大暑，頡令於桂州造餅，般往宜州。比至，皆臭不可食，軍情因此怨怒。南方至今傳以爲笑。及費萬兵敗，爲夷人所共嚙食，妻男失所，都鈐轄和斌申經略司乞厚加賙卹，頡指揮破經略司錢買紙酒，奠訖奏聞。先帝知其暗謬，不可用，遂以乖方取勘。臣詳頡始爲朝廷吝惜，毀小錢物，終致邊患，首尾費百餘萬貫，至於千里送餅犒軍，以紙贈優卹死事，如此等事，似非理財富國之手，而執政任以戶部侍郎，冀其有益於國，此又臣所未曉也。

元豐三年七月三日，中書劄子節文：「臣僚上言，伏見近除張頡直龍圖閣知熙州。按頡天資褻躁，動多惰

忌，頃在廣南，忿爭互論，州縣官吏爲之不安，乞速賜追寢新命。一奉聖旨：「張頴依罰令知滄州。」蓋頴之嶮躁，著自先朝，非獨今日，則臣之所言，似未爲過也。

一、元豐四年，內臣碁元亨差往廣西起發韶惠州錢，頴以轉運使權廣州，送沉香七兩，朱砂半觔，桂花竹紙等與元亨，兼違條以妓樂與元亨燕會，見今案款具在。臣前言頴素以奇砂交結貴官，及外議疑頴有左右近習之助，致臣章不蒙降出，誠不爲過也。

右臣今所言五事，及前狀所言，共計九事，皆一一有實，蓋頴從來蒞官，所至不了，決無可用之理。臣訪聞一二大臣，特保薦頴可用無疑，伏乞陛下出臣前後封事，令保薦之人看詳，以此等人，委是可用與否？仍乞降付三省，依公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申三省論張頴狀（二十六日）

右轍累會上言，除張頴戶部侍郎不當。竊聞第一狀曾蒙朝廷降付三省進呈不行。轍尋博采衆論，得頴歷任處置乖方，傷財敗事，迹狀非一，遂兩具論奏，皆留中不出。伏惟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求賢惟恐不及，去奸惟恐不速。如頴之陰險暗謬，少見其比。二聖之明，不容聞而不去。竊料聖意必以重違大臣之議，是以遷延至此。至於執政諸公，上承二聖拱默仰成之託，百官進退開口而定，豈不欲進賢退奸，率由公議，以無負付囑之重？頴之無狀，惟患不聞，若果聞之，勢無必用之理。轍所上第一狀，已經合覽。後來二狀，謹繕寫繳，連申上，伏乞考其事實，裁酌施行，少慰公議。謹狀。

再論京西水櫃狀

右：臣三月奏：「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畝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櫃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即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尋蒙朝旨：「令都水監差官相度，到中牟管城等縣，水櫃元舊浸壓頃畝，及見今積水所占，及退出數目，應退出地，皆撥還本主，應水占地，皆以官地對還，如無田可還，即給還元估價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無所靳惜，所存甚遠。然臣訪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官地可以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櫃，爲雨水浸淫，占壓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水櫃以來，元未曾以此水灌注清汴，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櫃，以便失業者之民。」臣愚以爲信如象求之言，則水櫃誠可廢罷。欲乞朝廷體念二縣，近在畿甸，民貧無告，特差無于礙水部官，重行體量。若信如象求所請，特賜施行，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復選人選限狀

右：臣竊聞監察御史上官均上言極論官冗之弊，已蒙朝旨降付給舍左右司看詳施行。臣伏見祖宗舊法，凡蔭補子弟，皆限二十五歲，然後出官，及進士諸科釋褐，合守選人并州縣選人，除司理司法縣尉外，得替日皆合守選，逢恩放選，乃得注官。所從來久遠，仕者習以爲常，雖經涉歲月，不以爲怪。及先朝患天下官吏不習法令，欲誘之讀法，乃令蔭補子弟，不復限二十五歲出官，應係選人，皆不復守選，並許令試法通者注官。自是天下官吏，皆爭誦律令，於事不爲無益。然人既習法，則試無不中，故蔭補者例減五年，而選人無復選限。遂令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訪聞見今已使元祐四年夏秋季闕官冗之患，亦云極矣。臣愚以爲方人未習法，誘以免選，於理亦宜；及其既習，雖無免選，不患不習。且爲吏而貴之讀法，本事之當然，不爲過也。謂宜追復祖宗守選之舊，而選滿之日，兼行先朝試法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欲乞以臣所言，付給舍左右司一處看詳立法。謹錄奏聞，伏候敕

旨！

論諸路役法候齊足施行狀

右：臣訪聞諸路所定役法，限日已滿，近日夔州等到文字，相繼申到，旋以逐一進呈施行。臣竊惟諸路役法，所係民間利害，至深至廣，雖逐路事體各別，條目必有不同，而朝廷變法，從便措置，大意所謂海行條貫者，不得不同也。臣竊恐詳定役法，所急於行法，每遇逐路申到文字，不候類聚，參酌見得諸路體，而即便逐旋施行，因此致諸路役法，大體參差不齊，使天下之民，不得均被聖澤。欲乞指揮本所，候諸路所申文字，稍稍齊集，見得諸處役法，不至大段相遠，然後行下。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申三省請罷青苗狀

右：職等伏見熙寧之初，始行青苗，士無賢愚，皆知其不便。是時建議之臣，盡力主張者，不過一二人，而賢士大夫，極言其失者，非異人也。蓋今之執政，嘗論之矣。忠言讜論，播於天下，至今傳誦，以爲口實。小民呻吟，欲聞更張，亦已久矣！伏自二聖臨御，革去弊政，而青苗之議，獨無所變。始者，但令取民情願，不立定額。州縣或散或否，事體不一，天下固已疑之矣。中間脩完本法，使夏料納者，減半出息，中外喧言，朝廷欲依舊放債取利，此聲流傳，極損聖政。職等備位諫官，不敢默已，遂與臺官前後上言，僅數十章，皆不蒙施行。傳聞大臣奏對，有以國計不足，疑誤聖聽者，遂致此議久而不決。職等雖愚，竊所未諭也。

蓋聞古者，聖人在上，食租衣稅而已。凡所以奉祀郊廟，祿養官吏，蓄兵備邊，未嘗有闕也。後世鄙陋，乃始益以茶鹽酒稅之征，然亦未聞放債取利。若此之衰也。今茲二聖在上，恭儉無爲，度越前世，選用執政，將致太平，職

等與天下士民，卿冀朝廷能寬酒稅之權，損茶鹽之入，以復三代之故；不意今者乃欲以青苗富國，失天下之望也。王安石呂惠卿，既以此負國，使朝廷被此聲於天下，今者又復以此誤二聖，此轍等區區所深痛也！近日朝廷責降呂惠卿，告命之出，首以青苗爲罪，天下傳誦，人人稱慶。奈何詔墨未乾，復蹈其故轍乎？

且青苗之法，其所以害人者，非特抑配之罪也。雖使州縣奉承詔令，斷除抑配，其爲害人，固亦不少。何者？小民無知，不顧後患，聞官中支散青苗，競欲請領，錢一入手，費用橫生，酒食浮費，取快一時；及至納官，賤費米粟，浸及田宅，以至破家，一害也；子弟縱恣，欺謾父兄，鄰里無賴，妄託名目，歲終催督，患及本戶，二害也；逋欠未納，請新蓋舊，州縣欲以充責，縱而不問，三害也；常平吏人，舊行重法，給納之賂，初不能止，今重法既罷，賄賂公行，民間所請得者無幾，四害也；四事爲害，雖復除抑配之弊，亦無如之何；而况抑配未必除乎？轍等職在言責，目覩弊事，默而不言，則上負朝廷，下負民物，若未得請，決無中止之義。伏乞盡取前後章疏，看詳施行，以允公議。謹狀。

卷三十九 中書舍人論時事三首

論梁惟簡除遙郡刺史不當狀（原刻脫漏三百二十五字）

……功效，而二度冒居此寵，皆非祖宗舊法。臣竊見太皇太后陛下自臨御以來，肅清中禁，抑損外戚，私謁不行，濫恩盡去，謹守法度，古所未有，豈肯於近習之臣，獨開僥倖之路，必由條例委曲，聖意未暇，一一盡詳，而大臣不能守法，失於開陳，致此過當。不然，豈陛下能以法度繩治外家親戚，而獨不能以治內臣哉？若惟簡別有出衆功勞，即乞宣示其狀，令有司覈實，以伏中外之言。臣頃以不才，濫處言責，每因進對，輒蒙天獎，嘗欲捐軀以報知遇，不敢循默，上負恩德，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不譏葉康直知秦州告狀

道者。今月初六日，吏房送到權陝西轉運副使朝奉大夫葉康直可依前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權知秦州詞頭一

右臣與許康直素不相識，亦不知其人賢愚，但見前月二十四日有上件除命，是時權中書舍人曾肇當撰告詞，肇卽具奏言：「昨者兵興，康直調發芻糧，一路騷然，先帝以其措置無狀，又隨軍入界，亡失爲多，嘗命械繫，意欲誅之，以此不敢撰詞。」又諫議大夫鮮于侁亦言：「康直令兒男掘取窖藏，斛斗貨費，及建言欲由涇原路入界，和雇車乘人夫，爲知永興軍呂大防所奏，有違詔敕。先帝以其處置乖方，欲深置於法。康直素奴事李憲，密加營救，遂得無事，今令帶職充一路帥臣，未允公議。」臣今既明知曾肇、鮮于侁有上件文字，指陳康直罪惡，由此難以撰詞，欲乞朝廷張寶瑩所言康直事狀，見得有無。若無此事，卽乞正肇、侁不實之罪，然後命臣撰詞，臣敢不承命，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申本省論處置川茶未當狀

朝廷若罷益利路權茶之法，只權陝西沿邊諸郡，不許客旅私販，仍將沿邊每歲合用益利諸場茶色及觔重，配在諸場，令及時立限和買。（隨每歲茶價高下，比民間價例微高下，如尋常和糴米粟之比可也。）買茶之限，令茶場司立定州縣，不得低估茶價，令人戶不肯申官，以致出限，如有事故，須至展限者，具事由申本司量展五日，仍不得過再展。每茶戶入場中賣，須即時揀選和買，不得輒有留滯，或更依客旅體例，秋冬先放茶價，令茶戶結保請領及時送納，以上並不得輒行抑勒。（官買數足，方許私下交易，除沿邊所權地分外，一任客人興販。如此輩盡比之頃年，全權益利及陝西諸州，其利有五：益利茶戶不被官場以賤價大秤抑勒收買，一也；昔茶未有權民間採茶，凡有四色：牙茶、早茶、晚茶、秋茶是也。採茶既廣，茶利自倍，自權茶以來，官中只要早茶，其餘三色茶，

遂棄不採；民失茶利過半。今既通商，則四色茶俱復採，二也。官所運茶，止於邊郡，所須比權茶之日，所運減半，則茶遞役兵，及州郡雇脚，皆得輕減，三也。陝西茶商既行，岐雍之間，民皆食賤茶，四也。益利諸州百貨通行，酒稅課法如舊，而不權之地，犬牙相錯，權與不權，茶戶利害相遠。例皆王民，而咫尺之間，不宜頓有此異，一也。權與不權，地分不遠，小人易以起動茶戶，借如名山之西南出茶之地，尚有雅州、廬山、榮經等處，若放令此茶北出，道過名山，彼此相雜，不可辨認，若放令此茶由水路入嘉眉，則名山之茶，亦當從此走失，寬則權法自廢，急則民遭誣罔，橫被徒配，二也。官中所買，只用早茶，則牙茶、晚茶、秋茶，亦爲棄物，民失厚利，與頃歲無異，三也。沿邊諸州蕃部，所製茶色各別，今只將名山、梁洋三色茶與之，彼既未諳茶性，必有不售，四也。若比之今來或人之說，兼權陝西，裏外諸州，據合用茶數於益利諸場和買，官自殷賣和買之，於成、郿、路、客、人、販、茶、不、得、過、劍、門、利、州、路、客、人、販、茶、不、得、過、陝、西、其、害、有、三：一、盡奪茶利，商賈不行，百貨不通，酒稅課利自減，一也。運茶既多，遞鋪役兵，及州郡雇脚勞費，與頃年無異，二也。岐雍之民，仍食貴茶，三也。由此觀之，朝廷若但和買邊郡合用茶數，只於邊郡立權法，其餘率皆通商，此法一行，則上件三說之弊自除。至於供給蕃部收買戰馬之利，則與三說無異，以此較之，利害可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戶部侍郎論時事十首

因旱乞許羣臣面對言事劄子

臣伏見二年以來，民氣未和，天意未順，災沴薦至，非水即旱，淮南饑饉，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絕，京東困弊，盜賊羣起，二聖遇災憂懼，頃發倉廩以救其乏絕，獨此三路，路所散已僅三百萬斛矣。異時賑恤，未見此比。

然而民力已困，國用已竭，而旱勢未止，夏麥失望，秋稼未立，數月之後，公私無繼，羣盜蜂起，勢有必至。臣未知朝廷何以待此？臣竊見太皇太后陛下，清身奉法，與物無私，皇帝陛下，恭默靖慎，動由禮義，皇天后土，照知此心，而和氣不應，深所未喻。陛下嘗究其說否？臣聞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和暢，雨澤乃至。君廣聽以納下，臣盡言以奉上，上下交泰，元氣乃和。今二聖居幃箔之中，所與朝夕謀議者，上止執政大臣，下止諫官御史，不過數十人耳。其餘侍從近臣，雖六官之長，皆不得進見，而况其遠者乎？臣以謂羣臣識慮深淺不同，其心好惡亦異，故須兼聽廣覽，然後能盡物情，而得事實。今陛下聽既不廣，則所行之事，不得不偏聽狹事。偏則陰陽亢隔，和氣不効，必然之理也。臣觀祖宗故事，百官有司，皆得以職事進對，從容訪問，以盡其情。今二聖臨御四方，履人主之位，而謙恭退託，疎遠羣臣，不行人主之事，遂使百官不敢以職事求見。臣謂宜因此時，明降詔書，許百官面奉公事，上以盡羣情之異同，下以閱人才之賢否。人心不壅，天道必從，則久旱之災，庶幾可息。臣蒙國厚恩，比聞詔書，引咎自責，避正殿，損常膳，分命臣僚，並走羣望，私心踧踖，不敢違寧，輒推天意，人事影響之應，庶幾有補萬一。惟陛下恕其愚僭，略賜采擇，取進止！

乞推恩故知陳州鮮于侁子孫狀

右臣等伏見故朝議大夫集賢殿修撰知陳州鮮于侁，學有原本，博通諸經，政事精詳，和而有斷。熙寧之初，為利州路轉運判官，時朝廷方行免役，本路人貧地狹，侁推行以理，取於民有度，能使一路獨無甚擾。近者京東經吳居厚刻剝之餘，人情不安，朝廷特起侁於疾病之中，副以安集，侁勞徠幾歲，民亦以寧。旋蒙聖恩，知其可用，擢為右諫議大夫。侁感激知遇，前後言事多蒙聽納，不幸疾作，不敢廢弛職事，力求外補。復蒙聖恩，寵以要職，俾守近藩，仍指揮一年後取旨。侁到任未幾，遂至物故。臣等竊閱侁平生守道，歷任諸監司，有補國事，晚節被遇，擢

寔侍從，適以病去，無絲毫之過，而身後獨不得與侍從亡歿恩例。子孫見有白身，欲乞聖恩，特賜閔察，使得依諫議大夫恩例，以慰忠賢之心。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外任劄子

臣竊聞右司諫賈易言文彥博呂陶黨助臣及臣兄軾。雖陛下察知臣兄弟孤忠，無比周之實，罷易言職，而臣自循省，蓋由行不素著，未能取信於人，致令煩言上瀆，天聽慚懼，傾越若無所容。臣軾已具劄子，乞除一郡，臣亦乞與兄同就外任，庶全臣子違退廉恥之分。况臣兄弟久以空疎，並塵近侍，忝冒之罪，臣猶自知，况於他人，何由厭伏。伏乞聖慈，察臣誠懇，非由矯飾，特賜開許，以安孤危，取進止。

乞驗實賈易謝上表所言劄子

臣伏見知懷州賈易到任謝表二道，皆自謂以忠直獲罪，而指言羣臣讒邪罔極，朋黨滔天，上下不交，忠良喪沮。至引周易履霜堅冰不早辨之言以為戒，欲使朝廷原心定罪，便行誅戮。其間有云蘇轍持密命以告人，志在朋邪而害正。臣非諫臺，凡易所言，不敢條析論奏。惟有言臣一節，理當辨明。易雖頃為諫官，今出守郡，於條不當復以風聞言事。其言臣以密命告人，伏乞朝廷取問實狀，如言有實，臣甘埃朝典，取進止。

論陰雪劄子

臣伏見自去冬至今，陰雪繼作，罷民凍餒，困斃道路，聖心憂勞，何所不至。蓋嘗命有司發內庫之錢，出司農之粟，竭大府之資，以濟其急矣。猶以為未也，則釋犴獄，罷夫役，凡可以惠民之事，無不為矣。而天意不順，雨雪如

故。臣竊惑之！臣嘗觀先儒論五行之說，以爲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故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則天應之以燠煖，秦之末世，峻刑暴斂，海內重足而立，則天應之以寒慄，是以周亡無寒歲，秦滅無煖年。信如此言，則朝廷之政，今豈失於急歟？竊惟二聖臨御以來，革敝去煩，施惠已責，凡所措置，雖未盡得，而民獲其所欲者多矣！苟以爲急，雖三尺童子不信也。然則陰雪之應，其咎安在？臣聞商高宗雉維於鼎，其至祖已告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夫所謂正厥事者，無常事也。惟因其非而正之耳。故臣竊推之古事，以爲天大雷電以風，而成王應之以逆周公，衛國大旱，而文公應之以伐邢。夫親任三公，非所以止風，而興師伐人，非所以致雨，彼旣爲之，不疑，而天亦報之如響者，誠得其時當其事耳。

臣竊惟近者天地之變，常半歲苦旱，半歲苦陰，陰陽之氣，一有過差，浸淫爛漫，而不能反；今雨雪旣甚，久而不止，則春夏之際，又將復旱，此其類似有以致之者。古之爲政，德刑並用，寬猛相濟，使天下懷其惠，而畏其威，民氣充塞，而天地從之，故陽不過而陰不忒。自頃以來，朝廷之政，專以容悅爲先務，上下觀望，化而爲一，監司之臣，以不報有罪爲賢，郡縣之官，以寬弛租賦，縱釋酒稅爲優，至於省臺寺監，亦未聞有正身治事，以辦集聞者也。何者？朝廷方兼容是非，以不事事爲安靜，以不別白黑爲寬大，是以至此極也。

臣竊惟朝廷之意，其始蓋欲以寬治民耳，而不知姦臣猾吏，乘其間以侵虛細民，其弊不可勝數，名雖近寬，而其實則虐也。陛下誠欲消復此變，宜訓敕大臣，使之守法度，立綱紀，信賞必罰，使羣下凜然，知有所畏，苟朝廷無偏甚不舉之政，則陰陽過差，浸淫爛漫，往而不反之氣，宜可得而止也。不然，雖空府庫，竭倉廩，以賑貧窮，破囹圄，焚鞭扑，以縱罪戾，臣恐天地之意，未易回也。臣待罪地官，以薄書米鹽爲職，出位而言，罪在不赦，陛下頃自疎外，擢臣而用之，二年之間，致位於此，豈欲責臣齷齪以吏事自效而已哉？是以冒萬死獻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轉對狀

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臣待罪地官，以財賦爲職，朝夕從事，於今年耳目所接，或干利病，敢緣嶺人守官之義，庶幾百工執藝以諫，謹條具本職三事，昧死上獻。

一、臣伏見本部一月出入見錢之數，率皆五十餘萬貫，整竭所得，僅給經費而已。稍加他用，輒干求朝廷，方能辦事。有司惴惴，常有闕事之懼。臣聞古之爲國，皆食租衣稅而足。降及近世，始有鹽鐵酒稅之利。凡郊廟朝廷，祿士養兵，捍邊睦鄰，百色取具於此。蓋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足以養人。自三代漢唐，至於祖宗之盛，未有舍此而外求者也。今四海萬里，耕稼相屬，而以不足爲憂，臣實怪之。孟子有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臣愚無知意者，朝廷之政，豈有所未立故耶？臣觀諸道監司，自近歲以來，觀望上下，無復厲精之實，妄意朝廷，以不親細務爲高，以不察姦吏爲賢。於是巡歷所至，或不入場務，不按有罪。郡縣靡然承風，懦者頹弛，權歸於吏。貪者縱恣，毒加於民。四方嗷嗷，幾於無告。其他害理而傷化者，非臣之職。臣不敢議也。若夫兩稅征商，權酷無故虧欠者，比比皆是。此臣之職也。欲乞陛下特降指揮，令本部左曹具諸路去歲三事增虧之數，其非因水旱災傷，特以寬弛不職而致虧欠者，擇其最甚黜竄，轉運使副判官，罰一以勸百，至意所向，下之所趨也。如此施行，庶幾財賦漸可治矣。

一、臣聞漢以九卿治事，唐以六曹爲政，漢非無尙書，而唐非無卿寺也。蓋事不在耳。先帝法唐之故，專任六曹，故雖兼置寺監，而職業無幾。量事設官，其間蓋有僅存者矣。頃元祐之初，患尙書省官多事少，始議併省。郎曹所損纔一二耳，而寺監之官，如鴻臚將作，舊不設卿丞者，紛紛列置，更多於舊。中外之議，以此疑惑。以爲朝廷爲人設官，非爲官擇人。此言一出，爲損非細。其於體，非臣所當議也。而至於京師廩給之厚，出於本部，故臣願明詔有司，減去寺監不急之官，以寬不貲之費而已。

一、臣聞財賦之源，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

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衝，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異，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捨由己，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而戶部亦備矣。兩司皆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邱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算。故臣願陛下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與外江綱船之類，一經擘劃，例皆封樁。夫闕額禁軍，尋常以例物招置，而出軍之費，罷此給彼，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脚，雖損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綱船，雖不打造，而雇船運糧，其費特甚，重複刻剝，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况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上供有期，戶部亦有賴矣。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請戶部復三司諸案劄子

臣以愚拙，待罪戶部右曹，俛仰幾歲，訖無所補。竊嘗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制既殊，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前件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然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之事猶爲諸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大半，權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

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論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於算矣。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鄆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凡郡之諸掃掃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掃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掃所有不相爲用，而轉運司始不勝其弊矣。近歲嘗詔罷外監丞，識者遽之，既而復故，物論所惜。此工部都水監爲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曹案所掌，今內爲軍器監，而止隸工部。外爲都作院，而止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頃歲爲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爲物稍經歲月，必須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管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使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爲戶部之害二也。

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爲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修造歲有料例，遂令般運堆積，以分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爲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爲戶部之害三也。

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徧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而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之轉

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凡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凡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於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貴之戶部，而工部工拙可得而考矣。事在本職，在臣不得不言。如果可采，伏乞付外施行，取進止！

論西事狀

右臣伏見西夏頃自秉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與人多二族，分據東西廂，兵馬勢力相敵，疑阻日深，入寇之謀，自此衰息。朝廷略加招納，隨卽伏從，使介相尋，臣禮甚至。只自今年春未夏初以來，始有桀心，出兵數萬，掩襲涇原，殺虜弓箭手數千人，復歸巢穴。朝廷方事安衆，難於用武，接以君臣之禮，加以册命之恩，特遣使人厚賜金幣，戎狄獸心，敢爲侮慢，輒以地界爲詞，不復入謝。至於坤成，賀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聞者無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忝補侍從，主憂臣辱，義不辭勞。臣擢自小官，列於禁近，議論幾事，既其本職，感激思報，宜異常人。是以冒昧獻言，不避罪戾，庶幾聖意，由此感悟，雖被譴逐，臣不恨也。

臣竊惟當今之務，以爲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算，誠使四者畢陳於前，羌戎小醜，勢亦無能爲也。董氈本與西夏世爲仇讎，元昊之亂，仁宗賴其牽制，梁氏之篡，神宗藉其征討。世効忠力，非諸番之比。乃者董氈老病，其相阿里骨擅其國事，與其妻契丹公主殺其二妻，心牟氏，其大將鬼章及溫溪心等，皆心懷不服。阿里骨欺罔朝廷，自稱董氈嗣子，朝廷不察情僞，不原逆順，卽以鉅餼付之，謀之不臧，患自此起。阿里骨既知失衆，虛用威刑，衆心日離，而鬼章自謂與阿里骨比肩一體，願居其下，心常不悅。夏人乘此間隙，折節下之，先與阿里骨解仇結權，令轉說鬼章舉兵入寇，復誘脅人多保忠，令於涇原竊發，黨與旣立。

羽翼既成，是以敢肆狂言，以動朝聽。向若阿里骨以董氈之死來告立嗣，朝廷因其所請，遍問鬼章溫溪心等，以誰實當立？若衆以阿里骨爲可立，則既立之後，衆必無詞。若以爲不可，則分董氈之舊科以三，使額授此三人。阿里骨無僥倖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爲援，安能動搖？加以數年以來，朝廷本厭兵事，羌中測知此意，亦以自安。頃者，忽命熙河點集人馬，大城西關，仍云來年當築龔谷，聲實既暴，虜心不寧，舉兵自強，繫亦由此。此所謂致寇之端由也。

先帝昔因梁氏篡逆之禍，舉兵誅討，侵攘地界，爲怨至深。羌虜之性，重於復讎，計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喪亂相繼，兵力凋殘，陛下臨御之初，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以休息其民，雖有恭順之言，蓋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順，固猶有詞。今朝廷因其承襲之後，賜之冊命，捐金錢二十餘萬緡，以爲之禮，彼既與我有君臣之分，然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舉，於義甚長，而羌虜無謀，遂肆桀傲，內則其國中士民，自知其不直，必不爲用；外則中國兵將，皆有鬪志，易以立功，曲直之綏，於此始定。雖棄捐金幣，以封殖寇讎，小人謂之失策，而分別曲直，以激勵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得失也。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凶狂，輕用其衆，頃爲邊患，皆歷歲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斃。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內自多難，而欲外侮中原，料其奸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澤之深，遠近所悉，既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闕會諸城，廓延五寨，好請不獲，勢有必從，以爲狂言一聞，求無不得。今朝廷既已漸爲邊備，益兵練將，則羌虜之心已乖，本計不過秋冬寒涼之後，小小跳梁，以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執意不搖，守邊無失，則款塞請盟，本無愧恥。若朝廷用心不一，惟務求和，則求請百端，漸不可忍，此所謂虜情之所在也。凡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謀，必有二說：其一以爲慢詞，既達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滋彰；其二以爲雖不得地，實亦無損，猖狂力屈，稍復求和。中國厭兵，勢無不許，方其不遜，則張皇事勢，夸示諸戎，及其柔伏，則略爲恭順，使中國龜勉而聽。今朝廷遣兵積粟，地界之

請固已不從；然而號令未明，逆順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奸心；又恐將來奸窮力屈，略修臣禮，便與講和，要約不堅，必難持久。昔趙欲與秦爲購，其謀臣虞卿以爲從秦爲購，不若從齊爲購。於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至。區區之趙，尙知出此，而况堂堂中國，畏避畜縮，踰於無事，不一分別曲直，而反聽命於羌人哉？臣願陛下明降詔書，榜沿邊諸郡，其大意略曰：「夏國頃自亮祚喪亡，先帝舉兵弔伐，既絕歲賜，復禁和市，羌中窮困，一絹之值，至十餘千；又命沿邊諸將吏，迭行攻討，橫山一帶，皆棄不敢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少窮餓，不能自存。朕統御四海，均覆無外，閱此一方，窮而無告，遂勅諸道帥臣，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復耕墾，既通和市，復許入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貲，販易而歸，獲利無算。傳聞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朕猶念孤童幼弱，部族攜貳，若非本朝賜之策命，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首豪，保有疆土？是時朝士大夫，咸謂夷狄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行，言猶未已；朕有存亡繼絕之志，欲修祖宗爵命諸侯之典，以爲甯人負我，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金錢幣帛，相屬於道，邊人父老，觀者太息，以爲仁義之厚。古所未有，而狼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遣謝使，不賀坤成，朕以君道撫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地所疾，將相咸怒，朕惟狂謀逆節，止其一二，姦臣國人，何辜當被殺戮？是以殫兵安衆，未議攻討，然而逆順之理，不可不明，其令沿邊諸將，飭勵兵馬，廣爲儲峙，敢有犯塞，卽殺無赦；彼旣背逆天理，不有人禍，必有鬼誅，姑修吾疆，以待其變。」

臣料此命一出，羌人愧畏，雖未卽款伏，而姦計沮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致死，勇氣一發，邊聲自倍。此必然之勢也。今朝廷日夕備邊，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隱忍，不降此命，使虜衆一旦犯境，終亦不免交鋒。若聽臣此言，要之亦不出兵，坐而待敵，初無有異，而使士氣感忿，以思戰，虜情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其至必速。此所謂制敵之長算也。臣竊聞朝廷近已添屯兵將，增廣邊儲，議絕和市，使熙河帥臣，招來阿里骨、鬼章、溫溪心、人多保忠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陛下若能饒之以金錢，而寬其繩墨，使將帥得盡其

心間謀得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虜漸可制矣。然有一事，似非臣所得言者，但以蒙國厚恩，不敢不盡。昔熙寧元豐之間，所行政令，雖未必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濟之以威，是以令無不從，而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削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謂善矣。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外觀望，靡然有縱弛怠惰之風。平居無事，姑以媿安可耳。今虜方不順，勝負之變，蓋未可知。緩急之際，威令無素，何以使衆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前所言，去歲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節制，致令鬼章懷憤入寇，夏人乘釁違命，此則當時宰相樞密使，諛苟簡無謀之罪也。近者涇原賊騎，至者數萬，殺掠數千，斥候不明，儲禦不及，熙河賊退，經今累月，而殺傷焚蕩之奏，至今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畏朝廷之罪也。陛下恬不爲怪，略無責問，政之不修，孰大於此。中外相視，以爲疑怪朝廷，方將使人蹈白刃，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

昔公孫弘爲相，諸侯有逆謀，請歸侯印以塞責。諸葛亮爲相，任馬謖不當，請自貶三等，以右將軍領事。蓋大臣體國，不惜身自降黜，爲衆行法。今陛下何不取去歲冊命阿里骨與議大臣，不論去位在位，皆奪一官。至於兩路將帥，雖寄任不改，而法不可廢，皆使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方，庶幾知所畏憚。政修於朝廷之上，而敵人恐懼於千里之外，勢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未能正其臣，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葛懷敏之敗，請以任將非人，因兩府遜讓，損其勳爵，而復其位，以激勸諸將，感慰邊兵。時雖不用，而范仲淹之言，至今惜之。臣雖不敏，究觀往事，以爲可施於今，不敢默也。小臣狂僭，鉞斧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論開孫村河劄子

臣爲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常恐天災

流行，水旱作殄，西羌旅距，邊鄙繹騷，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况於臣之驚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陝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為深憂。羌人困窮，旋聞款塞，惟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稍樁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弊之餘，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啓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

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尙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權罷大役，而兵工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邨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堤坊，其為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為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為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堙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思冀已北，漲水為害，公私堪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北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榮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

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况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然議者能復瀆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

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濱河數十里，爲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從厚累尺，粟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淫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遠爲堤坊，不與之爭，正得漢賈遜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稍芟其數，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稅完復，爲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爲東流之慮哉？此愚冀以北，漲水爲害之說，不足聽二也。

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已無幾矣，其爲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尙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虜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爲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入虜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爲矣。

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板築之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者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放凍，來歲春暖，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恥於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纒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當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再論回河劄子

臣頃聞朝廷議罷回河，來年當用役兵開河分水。臣以爲天下財賦匱竭，河朔災傷之後，民力未復，未堪此

役，輒奏言不便，既而采察衆議，聞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到闕，倡言於朝曰：「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下，水勢奔快，上流堤坊無復決怒之患，而下流湍駛，行於地中，日益深淺，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請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之間，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本任，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三人利在回河，雖言其便，而亦知其難成，故於議狀之末，復言若將來河勢變移，乞免修河官吏責罰，鄆下洵洵傳笑以爲口實。蓋回河之非，斷可知矣！然近日復聞內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復故道，終爲河朔之患，外廷疎遠，不知此說信否？然衆心憂懼，深恐羣臣由此觀望，不敢正言得失，臣職在財賦，受責至深，不敢畏避誅戮，願畢陳其說。方今回河之策，中外講之熟矣，雖大臣固執，亦心知其非，無以藉口矣。獨有邊防一說，事係安危，可以竦動上下，伸其曲說，陛下深居九重，羣言不得盡達，是以遲遲不決耳。

昔真宗皇帝親征瀆淵，拒破契丹，困其敗亡，與結歡好，自是以來，河朔不見兵革，幾百年矣。陛下試思之，此豈獨黃河之功哉？昔石晉之敗，黃河非不在東，而祥符以來，非獨河南無虜憂，河北亦自無兵患。由此觀之，交接夷狄，顧德政何如耳。未聞逆天地之性，引趨下之河，升積高之地，興莫大之役，冀不可成之功，以爲設險之計者也。昔李垂孫民等號知河事，嘗建言乞導河西行，復禹舊迹，以爲河水自西北流，東赴海口，河北諸州盡在河南，平日契丹之憂，遂可無慮。今者天祚中國，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黃，自今以往，北岸決溢，漸及虜境，雖使異日河復北徙，則虜地日感，吾土日紓，其爲憂患，正在契丹耳。而大臣過計，以爲中國之懼，遂欲罄竭民力，導河東流，其爲契丹謀則多，爲朝廷慮則疎矣。議者或謂：「一河入虜境，彼或造舟爲梁，長驅南牧，非國之利。」臣聞契丹長技在鞍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擊橋，當先兩岸進築馬頭，及伐木爲船，其功不細，契丹物力寡弱，勢必不能就使能之。今兩界修築城柵，比舊小增，輒移文詰問，必毀而後已，豈有坐視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設虜中遂成橋，黃河上流盡在吾地，若公河州郡多作戰艦，養兵聚糧，順流而下，則長艘巨纜，可以一炬而

盡形格勢禁，彼將自止矣。臣竊怪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陳此說，意其謀已出口，重於改過，而假此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耳。不然，豈肯於天下困弊，河朔災傷之後，興數十萬夫，費數千萬物料，而爲萬無一成之功哉？夫役旣興，勢不中止，預約功料，有少無多，官不獨辦，必行科配，官出其一，民出數倍，公私費耗，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苟民力窮竭，事變之出，不可復知，飢饉相逼，必爲盜賊。昔秦築長城，以備胡，城旣成而民叛，今欲同大河以設險，臣恐河不可同，而民勞變生，其計又出秦下，異日雖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數年以來，休養民力，如恐傷之，今河以安流，契丹無變，而強生瘡痍以擾之，非計之得也。故臣願陛下斷之於心，罷此夫役，留神察之，自河決小吳於今九年，不爲不久矣。然虜恭順與事祖宗無異，陛下誠重違大臣，姑復以三年觀之，事久情見，大臣之言，與天下公議，可以坐而察也。臣不勝區區憂國之誠，干犯斧鉞，死無所避，取進止。

卷四十 戶部侍郎論時事四首

三論回河劄子

臣近者聞有內批降付三省，言黃河若不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初聞此旨，中外無不驚愕，以爲黃河西行，已成河道，大臣橫議，欲壅令復東，異同之論，方相持未決，而此旨復降，臣下觀望，誰敢正言，方衆心憂疑之際，旋聞復有聖旨，收入前降批語，羣得釋然，咸知陛下虛己無心，欲來公議，深得古先聖王改過不吝之美。正人端士，始有樂告善道之意。然臣竊聞近又降敕，以北京封樁，京東新法鹽錢三十五萬貫，指揮河北收買開河梢草，繼又商量調發來歲開河役兵，二事旣出，中外復疑。何者？朝廷近遣范百鍊等，按行河事利害，若開河之議，可行無疑，則安用遣使若猶遣使，則開河之議，尙在可疑。今使未出門，而一面收買梢草，調發役兵，則是明示必開之形，欲令使者默喻欲開之旨，臣雖愚暗，竊恐非陛下虛己無心，欲來公議之意也。伏乞速降指揮，收回買梢發兵二

事使范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得以盡心體量，不至阿附大臣，以誤國計。今中外財賦匱竭，見錢最爲難得。新法鹽錢，雖不屬戶部，要是百姓膏血，不可輕用。况河北災傷之餘，明年大役決不可興。雖如今歲止用役兵，如臣前奏所言，役苦財傷爲害已甚。將來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爲便，猶當計校利害，寬展歲月，調兵買楸，皆非今歲所急。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爲不便，則聚兵積楸，稍草輕脆，稍經歲月，化爲糞壤，皆非計也。况所用楸草，動計千萬，一時收買，價必踊貴。若止令和買，則所費不訾，必非止三十五萬貫可了。若令配買，則河北災傷之餘，民間大有陪備，或生意外之患，不可不慮也。臣受聖恩，至深至厚，位下力微，竊不自量，再三與國論，罪當萬死，不敢逃避。取進止！

乞裁損浮費劄子

臣等竊見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銀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今在藏庫見錢費用已盡。去年借朝廷封樁未鹽錢一百萬貫，以助月給，舉此一事，則其餘可以類推矣。臣等聞古者制國之用，必量入爲出，使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故三十年之間，而九年之畜可得而備也。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胥吏之衆，率皆廣增，而兩稅征商榷酒山澤之利，比舊無以大相過也。

昔祖宗之世，所入旣廣，所出旣微，則用度饒衍，理當然爾。今時異事變，而奉行舊例，有加無損。今日天下已困弊矣，若更數年，加之以錢糧，因之以師旅，其爲憂患，必有不可勝言者。臣等備位地官，與聞朝廷大計，而暗默不言，異日雖被誅戮，何補於事？故臣等願及今日，明勅本部，取見今朝廷政事，應于費用錢物者，隨事看詳，量加裁損，使多不至於傷財，少不至於害事。二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行之，使天下曉然，皆知事之當然，而非朝廷有所靳惜，則誰不信伏？

昔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爲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爲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爲六歲一人；宗室自祖免以上漸殺恩禮，天下晏然，莫以爲言，此則今日之成法也。臣等伏乞檢會寶元慶歷嘉祐故事，於本部置司，選擇近臣，共議其事，嚴正近限，責以實效，法度一成，數歲之後，費用有節，府庫漸充，傳之無窮，久而不弊，則其於聖德實非小補也。臣等愚拙，不能修明職業，以廣財賦，冒昧獻言，罪當萬死，取進止！

貼黃：勸會頃降朝旨，令本部裁減浮費，前後所減三十餘事，率皆浮費之小者；然所減已約及二十餘萬貫，不爲無補。今若事無大小，並量行參酌裁損，則其爲利必大，伏乞聖慈，早賜施行！

論侯偁少欠酒課以抵當子利充填劄子

臣竊見今月二十二日敕滑州韋城縣百姓侯偁少欠酒務課利等錢，特許將子利並充欠數，已拘收抵當契書，依舊在官，仍許納錢收贖，所欠課利等錢與均作七年送納，仍免差人監催，餘人不得援例。臣竊以民間欠負，合催合放，皆有條法，上下共守，凡有寬貸，皆先經戶部勘當，於法無礙，然後施行，未有如侯偁之比。直自朝廷批下聖旨，更不問條法可否，一面行下，仍令衆人不得援例者，本部官吏皆竊疑怪，不敢奉行。深恐此令一行，應干欠負之家，皆懷不平之意，已具狀申尚書省，乞朝廷裁酌施行去訖。臣今竊聞侯偁係皇太妃親戚，二聖篤於恩愛，特爲降此指揮，疎賤之臣，不當更有論奏；然臣職在右曹，專掌坊場法度，祖宗條約，當與天下共之，不宜以宮禁之私，輒有撓敗。臣恐此門一啓，宮中遞相扳援，其漸可畏；臣若失職不舉，其罪大矣！竊惟皇太妃供養二宮，動循禮法，外廷雖疎，未聞有過差之事，今侯偁所欠，不過萬數千緡耳，若以私親之故，出捐金帛，以濟其急，下足以存骨肉之恩，上足以全祖宗之法，天下傳誦，無復間言。公法旣完，國勢增重，其於太妃盛德，亦非小補也。臣不勝區區守法愛君之心，欲乞追還前命，使天下明知朝廷不以私受害公義，干冒鈇鉞，俯伏待罪，取進止！

貼黃：契勘人戶，承買場務，如有拖欠官錢，已拘收抵當在官，其所收子利，自合納官，兼拘收抵當，亦合依條出賣。今所降聖旨，有此違礙。

再論裁損浮費劄子

臣等近奉敕裁減冗費，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室機器，凡無益過多之用，皆得量事裁減；唯獨宮掖浮費，名件不少，有司不得盡見，未敢輒議。竊見近降詔書，以方將裁損入流，以清取士之路，遂命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澤，並四分減一，欲以身先天下。詔書既出，中外臣庶皆知聖明以私徇公，至有感激流涕者。臣等仰測聖意，克己爲人，無所不可，其欲裁損宮掖浮費，與裁損私門恩澤，何異？然而至今未見施行者，蓋有司失於建明，則臣等之罪也。

謹按：寶元二年，嘗命近臣詳定裁損冗費。時諫官韓琦建言，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減省，其無名者，一切罷去。時有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即許會問入內內侍省等處施行。」及慶歷元年，又詔入內內侍省等處，取先帝時帳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之數，以聞。是時所損浮費數目極多，爲益不細。臣等欲乞陛下推廣前日減省恩澤已行之心，仰法寶元慶歷祖宗已試之效，使天下明知陛下節用裕民，自宮禁始，則凡有裁損，誰不心服？臣等不勝區區，干犯鈇鉞，取進止！

翰林學士論時事八首

論黃河必非東決劄子（元祐四年八月初十日上）

臣去歲領戶部右曹，以財賦不足，而開河之議不決，河北費用不貲，會三上章論河流西行，已成河道，而孫村以東，故道高仰，勢決難行。是時大臣之議，多謂故道可開，西流可塞，朝廷因遣范百祿、趙君錫親行相度，以人情論之，符合大臣，則易爲言，違背大臣，則難爲說。而百祿等既還，皆謂故道不可開，而西流不可塞。何者？地形高下可指，而知水性避高趨下，可以一言而決。故百祿等不敢蒙昧朝廷，希合權要，效其成說，而致之陛下。陛下亦知其言明白，信而行之，中外公議，皆以爲當。今自夏秋之交，暴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崖由孫村東行，以理言之，蓋河上每歲常事耳，而都水監勾當公事李偉，與河掃使臣，因此張皇申報，以分水爲名，欲因發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亦以僥倖，欲成回河之役。臣竊以爲此輩類多小人，不知遠慮。河若安流，則無以興起功役，功役不起，則此輩差遣請受，不可僥求；惟有河事一興，則求無不可，而况大臣以其符合己說，樂聞其事乎？臣竊聞見今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而見今申報漲水出崖，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入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爲之遣都水使者，興兵功，開河道，進鋸牙，欲約之使東。今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過之東行，實兒同戲。昔鯀理洪水，汨陳五行，逆天地高下之性，九載而功不成，鯀以殛死。今一河雖小，而河朔百萬生靈，安危所係，奈何不計利害，而輕動之哉？臣願陛下急命有司，且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舒北京朝夕之憂。其故道堤坊壞缺之處，略加修完，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不得興功，仍不許奏辟官吏，調發夫役，使河勢稍定，然後議之。不過一月之後，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而羣小妄說，不攻自破矣。若不待水勢稍定，倉猝之間，卽行應副，大役一起，小人既得差遣請受，因緣生事，勢難禁止，則河北之患有不可知者矣。臣兄軾前在經筵，因論黃河等事，爲衆人所疾，迹不自安，遂求引避。臣今出位而言，正與兄軾無異，然不忍朝廷莫大之害，而舉朝臣僚，懲創前事，無有一人爲陛下言者，是以不能自己，狂愚率易，伏俟誅譴，取進止。

貼黃：訪聞孫村出崖漲水，今已斷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朝廷，臣乞特降聖旨，差不干礙官司，體量聞奏。

乞罷修河司劄子（元祐五年二月十三日上）

臣於去年嘗再具劄子論黃河漲水，於孫村出崖東流，本非東決。而吳安持、李偉等附會大臣，欺罔朝聽，欲因此塞斷北流，東復故道，差官調夫於今年春首興起大役，臣竊疾之！是以不避煩瀆，越職獻言，以爲河北生靈連歲災傷，不宜輕有舉動，乞陛下斷之於心，力止其事。是時大臣固執前議，天聽高遠，言不能回，臣尋被命出使契丹，道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河事，皆以目相視，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虜中，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言近有朝旨罷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騶呼鼓舞，以爲二聖明見千里之外，雖或巧爲障蔽，而天日所照，卒無能爲。惟減水河役，遷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議，意大臣業已爲此，勢難遽回，旣爲聖鑒所臨，要當迤邐盡罷。今月六日，果蒙聖旨，以旱災爲名，權罷修黃河，候今秋取旨。大臣覆奏盡罷黃河東北流及諸河功役，民方憂旱，皇皇之際，聞命踴躍，實荷聖恩。然臣竊詳聖旨，不謂減水河必不可開，而託名旱災，曲全大臣，不欲明指其過，而大臣復請遍罷諸河，以蓋獨罷減水之迹，上下相蒙，體實未便。何者？北流堤坊積歲不治，近來南宮宗城等處決溢，皆由堤坊怯薄，夏秋水漲，勢不能支。都水官吏竊幸其事，以爲回河減水之說，旣不依常理興功駐築，甚者又大計閉塞決口，功料以形比孫村回河之費，意謂彼此費用相若，則孫村之役，不爲過當。由此北流之患，漫不禁止。臣昨過瀛、深、洛等州界，吏民皆言：「今年若不治堤，數州之民受害尤甚；至於東流故道，地勢積高，必不可復，所開減水河，雖不開掘，每歲漲水，必由此行，歲歲淤高，往事可驗。縱復開掘深廣，河淤一上，勢不復存，於此施功，顯是枉費國力，而捨彼爲此，欺罔可知。」然臣之所憂，非特在此，何者？河流之不可復東，若使上下誠有不知，誤興大役，雖傷財害民，爲患不小，而事有過錯，於君臣之間，逆順之際，未爲大不便也。今者大臣之

議，違衆悖理，決不可爲；而協力主張，膠固爲一，去歲所罷，今歲復行，順之者任用，違之者斥去，雖被聖旨，猶復遷就，以便其私。陛下之言，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由此觀之，則是大臣所欲，雖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爲，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曲回避，巧爲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不便者，此事是也。

董仲舒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今陛下既得其所聞，知然未能尊而行之，臣恐羣臣願望，有不爲陛下用者矣。故臣願陛下有所不知，知之必行；有所不行，行之必盡。黃河既不可復回，則先罷修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修貼北流堤岸，罷吳安持、李偉、都水監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虛誑欺朝廷，弊事庶幾漸去矣。臣待罪翰苑，身無言責，冒昧納忠，譏訶貴近，罪合萬死，然念頃自初任知縣，蒙二聖非次拔擢，首尾五年，叨在禁近，恩德深重，羣臣少比，臣而不言，天下無敢言者矣。斧鉞之誅，所不敢避，取進止！

貼黃：訪聞修河司承受內臣鄭居簡，近爲黃河故道，不可復行，不敢虛古本職，請受乞先罷任，已蒙朝廷允許。以此觀之，顯是修河司不消復存，其吳安持、李偉，尙尙有責祿怙權，未卽引去，伏乞早賜罷免，所有修河司見管職事，卽乞依去年正月二十八日已降指揮，令河北轉運司結絕。

訪聞修河司妄舉大役，略無所益，而費用錢糧物料，萬數不少。河北災傷之後，極不易應副；縱是封樁錢物，亦出自民力，深可痛惜！臣欲乞委河北提轉，不干礙官，具前後所費用過數目，結罪保明聞奏。所貴朝廷上下，具知盡害之實，今後慎於興作。

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五道

一論北朝所見於朝廷不便事

臣等近奉使出疆，見北界兩事，於中朝極爲不便，謹具條列如後：

一、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界無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傳語，臣鞞云：「令兄內翰（謂臣兄軾）眉山集已到此多時，內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傳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鄭顥押宴，爲臣鞞言：「先臣洵所爲文字中，事迹頗能盡其委曲。」及至帳前，陪侍王師儒謂臣鞞：「聞常服伏苓，欲乞其方。」蓋臣鞞嘗作服伏苓賦，必此賦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傳在彼，其間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論，言朝廷得失，軍國利害，蓋不爲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視，印行戲藪之語，無所不至。若使盡得流傳北界，上則洩漏機密，下則取笑夷狄，皆極不便。訪聞此等文字，販入虜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雖重爲賞罰，亦不能禁。惟是禁民不得擅開板印行文字，令民間每欲開板，先具本申所屬州爲選有文學官二員，據文字多少，立限看詳定奪，不犯上件事節，方得開行，仍重立擅開及看詳不實之禁。其今日前已開本，仍委官定奪，有涉上件事節，並令破板毀棄（如一集中有犯，只毀所犯之文，不必毀全集，看詳不實，亦準前法）如此庶幾此弊可息也。

一、臣等竊見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易，並使本朝銅錢，沿邊禁錢條法，雖極深重，而利之所在，勢無由止。本朝每歲鑄錢，以百萬計，而所在常患錢少，蓋散入四夷，勢富爾也。謹按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土皆產鐵，見今陝西鑄折二鐵錢，萬數極多，與銅錢並行，而民間輕賤鐵錢，鐵錢十五僅能比銅錢十，而官用鐵錢，與銅錢等緣此解鹽鈔法，久遠必敗。河東雖有小鐵錢，然數目極少，河北一路，則未嘗鼓鑄。臣等嘗聞議者謂可於三路並鑄鐵錢，而行使之地，止於極邊，諸州極邊，見在銅錢，並以鐵錢兌換，船入近襄州軍如此，則雖不禁錢

出外界，而其弊自止矣。伏乞下戶部，令遍問三路提轉安撫司，詳講利害，如無窒礙，乞早賜施行。惟河東路極邊數郡，訪聞每歲秋成，必假銅錢於北界人戶收糴，乞令相度，若以紬絹優與折博，有無不可，此計若行，爲利不小。

二論北朝政事大略

臣等近奉敕差充北朝皇帝生辰國信使，尋已具語錄進呈訖。然於北朝所見事體，亦有語錄不能盡者。恐朝廷不可不知，謹具三事條列如左：

一、北朝皇帝年顏見今六十以來，然舉止輕健，飲酒不衰，在位既久，頗知利害。與朝廷和好年深，蕃漢人戶休養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鬪。加以其孫燕王幼弱，頃年契丹大臣誅殺其父，常有求報之心，故欲依倚漢人，託附本朝，爲自固之計。雖北界小民，亦能道此。臣等過界後，見其臣僚年高曉事，如接伴耶律恭、燕京三司使王經、副留守邢希古、中京度支使、遼顯之流，皆言及和好，咨嗟嘆息，以爲自古所未有。又稱道北朝皇帝，所以館待南使之意極厚，有接伴臣等，都管一人未到帳下，除翰林副使送伴副使王可離帳下不數日，除三司副使，皆言緣接伴南使之勞，以此觀之，北朝皇帝若且無恙，北邊可保無事。惟其孫燕王骨氣凡弱，瞻視不正，不逮其祖，雖心似向漢，未知得志之後，能彈壓蕃漢，保其祿位否耳。

一、北朝之政寬，契丹虛燕人，蓋已舊矣。然臣等訪聞山前諸州，祇候公人止，是小民爭鬪殺傷之獄，則有此弊。至於燕人強家富族，似不至如此。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於燕地，收放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稅土兼賦役頗輕，漢人亦易於供應，惟是每有急速調發之政，卽遣天使帶銀牌於漢戶，須索縣吏，動輒鞭撻，富家多被強取，玉帛子女，不敢愛惜，燕人最以爲苦。兼法令不明，受賊習獄，習以爲常。此蓋夷狄之常俗。

若其朝廷郡縣，蓋亦粗有法度，上下維持，未有離析之勢也。

一、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講其書，每夏季，徽會諸京僧徒，及其羣臣，執經親講，所在修蓋寺院，度僧甚衆。因此僧徒縱恣，放債營利，侵奪小民，民甚苦之。然契丹之人，緣此誦經念佛，殺心稍懷，此蓋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

右謹錄奏聞，乞賜省閱，亦足以見隣國向背得失情狀。取進止！

三乞罷人從內親從官

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每番人從內，各有親從官二人，充牽攏官。訪聞自前牽攏官，並只是宣武長行，不差親從官，止於近歲始行差充。緣親從官多係市井小人，既差入國，自謂得以伺察上下，入界之後，恣情妄作，卻轄以下，望風畏避，不敢誰何。雖於使副亦多蹇傲。夷狄窺見於體不便，昨來左番有幸寶一名，見作過犯，已送維州枷勒施行。緣選差使副，夷任不輕，謂不須芳令小人更加伺察。况已有譯語殿侍別具語錄，足以關防，欲乞今後遣使其牽攏官，依舊只差宣武長行，更不差親從官。取進止。

四乞隨行差常用大車

臣等近奉使北朝，每番於車營務差到車六兩，般載官司，合用諸物，其車多是低小脆惡，續行一兩程，即致損壞；松路不輟修完，僅能得到雄州，極爲不便。蓋爲國信，內有鞍轡等匣，舊例不得使常用大車，須得別準備此車，專充入國。既居常不使，風雨暴露，積久損爛，臨時差撥，但取數足，致有此弊。竊見每歲接送伴北使，只使常用大車，頗極牢壯。今若令入國，亦只選差常用大車四乘，令勾當使臣等自辦篋竹於車箱前後夾縛，安置諸匣，別

無不便。免使公路修車，煩擾州縣，極爲穩便。取進！

五乞立差馬及臨日限

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一行所用馬及蒙駝，並於太僕寺及臨坊差撥，檢會條貫，俱未有差撥日限。由此坊監公人例於使副臨起發日，然後差撥蓋逐坊監多有病患駝馬，本虞避見倒死，退換料較，利在臨時差撥，以此入界之後，經涉苦寒，嶮遠，多致倒死，有誤使事。欲乞今後所差入國駝馬，並於起發半月以前差定，仍卽時關報使副，令看驗揀擇取進！

爲旱乞罷五月朔朝會劄子（元祐五年四月）

臣伏見去冬無雪，今歲春夏時雨絕少，二麥不收，秋種未入，旱勢闊遠，歲事可慮。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聖心焦勞，請禱備至，發倉粟留上供米，以救饑饉，苟可利民，無所愛惜。而天意未回，旱氣日甚，臣竊憂之。竊惟古之明君，遇災恐懼，內旣竭其誠心，畜用勤分，以濟民厄，外必避殿減膳，廣求直言，以答天意。今二聖旣勤其內，而外事未修。五月之旦，將御文德朝，羣臣恐九重之祕，憂懼之實，民莫得知，徒見陛下晏然坐朝，臨御大衆，民愚無知，或謂陛下不畏天災，不卹民瘼，人心一疑，天意弗順，以此故旱，所損大矣。臣愚伏願陛下舉行祖宗故事，明詔有司，罷朔會，避正殿，損常膳，令百官吏民皆得上封事，指陳時政闕失。如此施行，雖未得雨，而人知陛下寅畏天戒，不吝改過，羣情悅伏，神亦將助，以此救旱，非小補也。

近日執政大臣，雖會奏乞解罷職任，以答天變，而所請未力，無益於事。今若陛下旣自引咎，則大臣勢難獨止，雖未可遽從，若且例降一官，俟得雨而復，君臣協心，災庶可止。臣備位禁林，心有所見，不敢緘默，或加采納，乞

不出臣此章，只作聖意行下，於體尤便。取進止！

卷四十一 御史中丞論時事一十二首

乞舉御史劄子

臣以空疎，備位執法，當得僚佐，以助不逮。竊見兩院御史止三人，而兩人辭免未入，不獨言者寡少，於朝廷得失有所不盡，而六察所治，事務至煩，力有不及，則百司怠廢。頃者員缺不補，動經歲月，衆論莫不疑怪。臣竊見唐制臺官，皆大夫中丞自辟，有不由此除授，勅命雖行，皆拒而不納。至本朝雖稍損其舊，然亦必令本臺與兩制分舉，而人才自擇其可者用之，初無執政用人之法也。然人才之難，非獨今日，故自唐太宗以來，兼設監察裏行，以待資淺之士，而祖宗舊制，亦許用京朝官知縣以上，立法稍寬，易於應格。近日舉法，須得實歷通判一考，人物衰少，莫甚於今，而獨於言事官，重爲艱阻，實未允當。臣頃在內外制，見每有詔下，同列相視，患無合格可舉之人，所舉既上，又多不用，卻於前任臺官中，推擇任使。雖云舊人，不免出自執政所可，殊失祖宗博舉之意。臣今欲乞並詔本臺及兩制，依放舊制，舉升朝官，初任通判以上，或第二任知縣（通判以上及知縣人所舉各半）從聖意選擇補足見闕，仍依舊置監察裏行，所貴祖宗選任臺官舊法，不至廢壞，而綱紀之地，易於得人，亦免遺曠。取進止！

薦呂陶吳安詩劄子

臣今月二十四日，面奏司馬康久病，諫官闕人，乞早賜選擇除授。尋奉聖旨：「只爲難得人。」官臣退而思之，知人之難，莫如已試之驗。竊見前左司諫呂陶，右司諫吳安詩，昔任言責，知無不言，雖各曾罷去，並不緣過惡。同

時臺諫已斥復用者。迄今已遍；惟陶以言韓維不公，韓氏黨與強盛，爲衆所疾，安詩以言王黼選用不當，讜蓮姻權勢，無由復進。質之公議，皆謂不平。若蒙聖恩，還付舊職，俾得盡心圖報，必有可觀。方今臺諫並闕，臣雖備位執法，才短無助，深恐言職曠弛，無補聖明。謹采衆論，冒昧塵獻，乞更加採察，特賜錄用，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罷熙河修質孤勝如等寨劄子

臣伏見西夏輕狡，屢臣屢叛，爲患莫測。昨與延安商量地界，遷延不決，始歸本國，招之不至，邊人之議，始謂地界自此不可復議，而坤成賀使亦當不至矣。今者天誘其衷，使者旣已及境，而地界復議如故，方兵未遠，告絕招懷之計，猶可復施，此實中國之利也。然臣恐朝廷忽而不慮，不於今日窮研端由，窒其釁隙，必俟邊患旣起，而後圖之，則無及矣。臣聞熙河近日創修質孤勝如二堡，侵奪夏人御莊良田，又於蘭州以北，過河二十里，議築堡寨，以廣斥候。夏人因此猜貳，不受約束，其怨毒邊吏，不信朝廷，不言可見矣。徒以馬歲至厚，和市至優，是以勅修臣節，其實非德我也。使之稍有便利，豈肯帖然不作過哉？何者？中國旣失大信，則夷狄不可復實故也。臣竊聞朝廷之於西夏，棄捐金帛，割裂疆土，一無所受者，累年于茲矣。而熙河帥臣與其將吏，不原朝廷之心，徵求尺寸之利，妄覲功賞，以害國事，深可疾也。

頃年熙河築西關城，聲言次築龕谷，鬼章疑懼，遂舉大兵攻擾，一路瘡痍，至今未復。今旣城質孤勝如，其勢必及龕谷，夏人驚疑，正與鬼章事同。由此言之，則曲在熙河，非夏人之罪也。夫蘭州之爲患，所從來遠矣。昔先帝分遣諸將入界，幸憲當取靈武，畏怯不敢深入，遂以此州塞責。自是以來，築城聚兵，完械積粟，勞費天下，動以千萬，爲計議者，患之久矣。好事之臣，因此講求遠利，以爲金城本漢屯田舊地，田極膏腴，水可灌溉，不患無食，患在不耕，不患不耕，患無堡障。凡西關龕谷質孤勝如，與過河築城，皆所以爲堡障也。從來熙河遣兵侵耕此地，皆爲

夏人所殺；况於築堡致寇無疑。而朝廷恬不爲怪，坐視邊釁之啓，深可惜也！

夫蘭州不耕，信爲遺利矣。若使夏人背叛，則其爲患比之不耕蘭州，何翅百倍。故臣以爲朝廷當權利害之輕重，有所取捨。况蘭州頃自邊患稍息，物價漸平，比之用兵之時，何止三分之一。若能忍此勞費，磨以歲月，徐觀間隙，竊夏人微弱，決不敢爭，乃議修築，如此施行，似爲得策。臣不知邊臣何苦而爲此忽忽也。

昔唐明皇欲取吐蕃石堡城，隴右節度使王忠嗣名將也，以爲頓兵堅城，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贖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忠嗣由此得罪。其後帝使哥舒翰攻拔之，雖開屯田，獲軍實，不爲無補。而士卒死亡略盡，皆如忠嗣之言。唐史以爲深戒。此則今日之龜鑒也。若朝廷不用臣言，臣料夏人久必復叛，用兵之後，不免招來，其爲勞取必甚。今日敵人強梁，則畏之，敵人柔伏，則陵之，恐非大國之體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貼黃：臣聞朝廷欲遣孫路以點檢弓箭手爲名，因而量熙河界至。臣觀孫路昔在熙河，隨李憲等造作邊事。由此蒙朝廷擢用，深恐路狃習前事，不以夏人逆順利害爲心，而妄圖蘭州小利，以失國家大計。伏乞明賜戒敕，若因界至生事，別致夏人失利，勞民盡國，罪在不赦。

薦林豫劄子

臣竊見天下久安，士久不試，才者無以自見，緩急之際，朝廷不知所用。昔漢丞相王嘉愛世乏人，嘗上書言前蘇令起爲盜，欲遣大夫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集蓋厓令尹逢拜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臣以不才竊位，以爲侍從近臣，誠及今聞暇，各舉所知，朝廷得以稍加優異，則緩急宜有所補。臣竊見右通直郎林豫，吏幹強敏，長於應變，所至可紀。初任

泉州惠安尉以選捕獲尤溪強劫賊二十四人，蒙恩轉三官；次任簽書亳州判官，復以選捕楚州漣水羣盜，又獲三十八人，累減六年磨勘，仍不依名次指射差遣，觀其措置方略，頗得古人用兵之意。若蒙朝廷拔擢，更加試用，宜有可觀。今世智策之士不可多得，若令吏部隨例注授，碌碌於外，異日欲有使令，不若素養之爲善也。臣不勝區區採擇衆善，以補萬一取進止。

乞分別邪正劄子

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壞真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不至忿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京晉桓溫之亂，諸桓建業，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桓分蒞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真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况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舍養小人之爲，自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至，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內臣僚，例蒙擢組，庶幾何正臣，昔身爲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朝廷斂怨，此二者皆謂之故臣，以爲小人，雖才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

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爲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爲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嘗論溫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他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頤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便流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爲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爲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毋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一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爲，安意爲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斯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取進止！

論執政生事劄子

臣聞宰相之任，所以鎮安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職，賞罰各當其實，人主垂拱無爲，以享承平之福，此真宰相職也。臣竊見近者執政進擬鄧溫伯爲翰林學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書舍人不肯撰詞，給事中封還詔書，御史全臺兩省諫議，皆力言其不可，議論洶洶，經月不定，而執政之意，確然不同。溫伯旣仍舊就職，而言者並獲美遷，實之公議，皆不曉其故。若謂執政誠是耶？則給舍臺諫，並係所選，豈其皆非？若以論者誠非耶？則不加黜責，並獲優寵，進退無據，是以公議皆謂朝廷自知其非，但重於改作而已。今者謗議未息，又復進擬禮部侍郎陸佃，兵部侍郎趙彥若，權本部尚書中書舍人二人復相次封還陸佃之命。臣竊惟此二事，本非朝廷急切之務，勢須必行者也。上旣不出於人主，下又不起於有司，皆由執政出意用人，致此紛爭。內則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厭於煩言，焦勞彌月；下則侍從要司，失其舊職，綱紀廢壞，至於賞罰顛倒，頃所未聞。臣不知爲政如此，得爲鎮安中外，安靖朝廷者乎？頃者諸曹侍郎闕人，朝廷始擢用諸卿監爲權侍郎，蓋以不權侍郎，則本曹公事闕官發

遣如禮兵諸部事至簡少，雖無侍郎，但書郎官亦自可了。况侍郎既具，而復權尚書，此何說也？若謂侍郎久次，當遷尚書，臣不知尚書久次，當遂遷執政乎？此則爲人擇官，而非爲官擇人之意也。臣待罪執法，竊慮聖意未經究察，但見執政歷祇有司，而自伸其意，使羣臣無由自明，今後更有如此等事，無敢守法，爲陛下明白是非者，是以區區獻言，不覺煩瀆，罪當萬死，取進止！

論言事不當乞明行黜降劄子

臣聞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故祖宗朝，凡任臺諫，言而見聽，則居職；言而不用，則黜罷，理之必至。前後悉然。惟有去年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今年復論鄧溫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效，而言者亦並進職。雖人臣迫於朝命，黽俛就位，而中外觀望，不知曲直所在，爲損不細。誠使朝廷偶有過舉，聞言而改，適足以增闕納之光。其或言者論事不當，據法罷免，亦足以示進退之公。今者不辨是非，一加進擢，朝廷則負諱過，便私之歟；臣下則被苟簡懷祿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冊，不爲美事。臣今待罪執法，才力疲瘁，何能發明？然在職思憂，不敢不勉。若所言中理，羣陛下力賜主張，行之無吝，一有不當，亦乞明加流竄，以懲妄言。惟乞勿爲隱忍包含之計，使臣主俱受其謗，不勝幸甚。取進止！

再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近以「熙河帥臣范育與其將吏種誼、種朴等妄興邊事，東侵夏國，西挑青唐，二難並起，釁故莫測，乞行責降。」至今未蒙施行，臣已別具論奏。臣竊復思念熙河邊釁，本由誼、朴狂妄，覲幸功賞，今育雖已去，而誼、朴猶在，新除帥臣葉康直又復人才凡下，以臣言之，必不免觀望。朝廷爲誼、朴所使，若不並行移降，則熙河之患，猝未

可知。加以朝廷論議，亦自不一，臣請詳陳本末，而陛下察之。

昔先帝始開熙河，本無蘭州，初不爲患；及李憲違命，創築此城，因言若無蘭州，熙河決不可守，自取蘭州，又已十餘年，今日欲築質孤勝如，以侵夏國良田，遂言若無質孤勝如，蘭州亦不可守，展轉生事，類皆浮言。蓋以邊防無事，將吏安閑，若不妄說事端，無以邀求爵賞，此則邊人之常態，而自古之通患也。今若試加詰問，理則自窮。何者？二寨廣狹幾何？所屯兵甲多少？夏人若以重兵掩襲，其勢必難保全。既克二城，乘勝以擊蘭州，則蘭州之危，何異昔日？今朝廷不究其實，而輕用其言，以惑大信。夏國若因此不順，外修朝貢，以收賜予之利，內實作過，以收國獲大功，臣恐二寨所得地利，殊未足以償。此臣所謂質孤勝如決不可城者，由此故也。昔先帝綏御西蕃，董氈老而無子，趙醇忠其族子也。先帝嘗遣苗履多持金幣，以醇忠見之。是時聖意蓋有在矣。事既不遂，而董氈昏病，遂爲阿里骨所殺。阿里骨本董氈之家奴，先亂其家，次取其國。董氈之臣如鬼章、溫溪心等，皆有不服之志，此實一時之機會也。是時朝廷若因機投隙，遣將出兵，擁納醇忠，則不世之功，庶幾可立。而一時大臣不知出此，遽以旄鉞寵募奪之臣，使得假中國爵命之重，以役屬蕃部，臣主之勢，由此而堅。然自是以來，頗亦外修臣節，未顯背畔之迹，而育等欲於此時復舉前策，蓋已疎矣。昔曹公既克張魯，劉曄言於公曰：「公既舉漢中，蜀人羣風破膽，劉備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誠因其傾而壓之，蜀可傳檄而定。若小綏之，蜀人既定，據嶮守要，不可犯矣。」公不從，居七日，聞蜀中震動，公以問曄，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夫機會一失，七日之間，遂不可爲，今乃於數年之後，追行前計，亦足以見其暗於事機，而不達兵勢矣。臣聞神諤昔在先朝，以輕脫詐誕，多敗少成，常爲先帝所薄，今諳朴爲人，與諤無異，諳於頃歲，偶以勁兵掩獲鬼章，以此自負，而西蕃懲於無備，久作隄防，亦無可乘之勢。况育自到任，屢陳此計，咫尺蕃界，誰則不知？臣謂兵果出境，必有不可知之憂矣。兼聞近日擅招青唐蕃部，數以千計，納之則本無朝旨，未有住坐之處，却之則於彼爲畔，必被屠戮之苦。據此專擅，罪名不輕，臣不曉朝廷曲

加保庇，其意安在？若不並行責降，臣恐朝廷之憂，未有艾也！借使阿里骨因此怨叛，結連夏人，同病相卹，更出盜邊，羽書交馳，勝負未決，當此之時，大臣相顧，不敢任責，而使聖君聖母憂勞於帷幄之中，雖食主議者之肉，復何益乎？臣所謂阿里骨決不可取者，由此故也。

凡此二事，皆國家安危，邊民性命所係，禍機之發，聞不旋踵。故臣願陛下蚤發英斷，黜此三人，外則使異域知此狂謀，本非聖意，易以招懷；內則使邊臣知賞罰尚存，不敢妄作。此當今所宜速行者也。然臣尚謂熙河遭此破壞，彼此相疑，卻欲招納，令就平帖，非得良帥，未易安也。臣觀葉康直之爲人，深恐未足倚仗，何者？康直頃緣權貴所薦，節制秦鳳，秦鳳邊面至狹，號爲無事，而康直於前年冬，無故展修甘谷城，致令夏國大兵壓境，兵役已集，康直恐懼，不敢興功，妄以地凍請於朝廷，役既不成，虜兵乃去，既無將帥靖重之略，而當熙河搖動之秋，臣恐陛下西顧之憂，未可弭也。要須徙置他路，更命熟事老將，以領熙河，仍特賜戒敕，使知朝廷懷柔遠人，不求小利之意。如此，而邊患庶幾少息矣。取進止！

貼黃：葉康直頃歲差知秦州，中書舍人曾肇，諫議大夫鮮于侁，皆言康直昨因兵興調發芻糧，一路騷然；及合兒男掘取窖藏，斛斛貨賣，及建言欲由涇原路入界，和雇車乘人夫，爲知永興軍呂大防所奏，有違詔敕，先帝欲深寘於法，康直素事李憲，憲營救得免。按其爲人如此，今熙河方反側未安，而付之此人，中外知其不可也。

種朴昔因承襲覆師之後，父譎權領延安之日，與其親戚徐勳，矯爲譎奏，妄自保明勞效，仍邀取諸將賂遺，并奏其功。先帝覺其姦詐，欲加極典，既而釋之，並特降官落職，停替譎。因此憂悲發病至死，狂妄如此，若不加貶責，臣恐熙河終未寧靖也。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今月二十二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觀聖意類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俱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諛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爲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皋陶則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則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爲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奠居于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國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特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坳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

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述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

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欣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踰躅，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尙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甚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卒，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黃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晞覲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帝之以審，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概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廖立率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尙不爲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旣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取進止！

再論舉臺官劄子

右臣等近准尙書省劄子：勸會御史中丞蘇轍、侍御史孫升，同舉到監察御史貳員，內壹員不曾實歷通判，

不應條；壹員與執政官礙親，七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轍孫升同別舉官，二員聞奏者。」檢會元祐三年六月九日尙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舉官。」准此，臣等竊見後來所用諫官，如吳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三人，並非實歷通判之人，緣上件所降朝旨，係諫官御史並用，實歷通判一年，卽無分別。今來人才難得之際，若臺官獨拘苛法，必至闕官。况自立法以來，前後本臺及兩制官，並不會舉到實歷通判可用一人，以塞明詔，足見此法難以久行。伏乞特依近用諫官體例，於臣等前來所舉人中，選擇除用，免致言事之官久闕不補，於體不便。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三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近論奏范育以措置邊事乖方，召還爲戶部侍郎，賞罰倒置，乞行責降，仍乞罷種諫種朴本路差遣，更擇熙河帥臣使之懷柔異類，誠修邊備，雖蒙聖旨罷育戶部，而使還領熙河，其於邊事一皆如故。臣方以爲憂，旋聞賈孤勝如二寨，近日已爲夏人出兵平蕩。臣本儒生，不習軍旅，妄以人情揆度，以爲熙河劍於見非守把之地，修築城寨，理旣不直，必生邊患，言未絕口，而夏國之兵旣已破城而歸矣。臣謹案二寨雖昔嘗興置，至元豐五年並已廢罷，與囉兀、永樂等城無異。今欲復行修築，生事致寇，理在不疑。而熙河諸將意欲侵奪良田，收耕穫之利，以守蘭州而不顧夏國爭占之害，計其所得，不補所亡，不待臣言，事已可驗。然臣竊謂夏國所遣坤成使臣，適至京師，而國中遂敢舉兵攻城，略無所忌者，意謂築城之役，曲在熙河，雖朝廷之重，亦必不敢無名苛留其使故也。邊計一失，遂爲夷狄所侮，可勝歎哉！如臣愚見，謂宜速擇良帥，俾往綏靖一路，至如聚糧添屯之類，亦必隨事應副，以備不虞。今育與誼朴猶在本路，觀其輕敵無謀，貪功希賞，必更妄起事端，以蓋前失，關陝之憂，未可知也。况育等欲納趙醇忠，謀已宣露，爲阿里骨所怨，二難交至，可無慮乎？昔李德裕議討劉楨，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

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計，事定之日，按行賞罰，則朝廷綱紀庶幾尚在。取進止！

貼黃：臣竊見朝廷久不明辨是非，必行賞罰，故羣臣輕易造事。去年議回黃河，所費兵夫物料不可勝計，功卒不成，而議者仍舊在職，略無責問。臣下習見朝廷刑政如此，故敢輕造邊釁。臣乞陛下以河事爲戒，與大臣熟議，必令任責不辭，然後舉事。

三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聞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况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厚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二聖勿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志，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蕃，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消。昔田蚡爲相，所爲貪鄙，則竇嬰灌夫睥睨宮禁，僥倖有功；諳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鄉民物粗安，若朝廷大臣正己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憂，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汭，五行之理，及陛下再遣官吏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尙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徠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覩，爭已先

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隙，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己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者也。

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鬻雇，老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雇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雇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役爲便，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雇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道出河北，官吏皆爲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殫民力以供官，此弊四鄰爲損非細。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墓，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入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惟是中等，則反爲害。臣請且借畿內爲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大率歲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縣手力，最爲輕役，農民仕宦，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所供職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爲害，而熙寧爲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雇役人不及三年，龐州役而不及縣役，寬剩役錢，只得通融隴路隴州，而不得通融隴縣，人戶願出錢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爲雇，如此之類，除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况於心懷異同，志在反復，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執政，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遠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所有衙前差役二

事，臣方根究詳悉，續具聞奏。臣不勝區區冒昧聖聽，伏冀誅譴！取進止！

卷四十二 御史中丞論時事十首

四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論范育種誼等不可留在熙河，章三上矣，而朝廷不從。臣亦言之不已，不審陛下亦嘗察其故否？臣初論育措置邊事失當，不合遷戶部侍郎，朝廷既追寢成命，臣亦粗可以塞言責矣。育知熙州，誼知蘭州，皆非今日之命，臣雖不言於臣執事，非有害也。而臣再三于聖聽誠有說也。

方今太皇太后陛下聽政於帷幄之中，皇帝陛下育德於恭默之後，欲以仁覆天下，則有餘，欲以武服四夷，則不足，利在安靖，不利作爲。而大臣欲聽育等狂謀，以興邊事，使夏人由此失和，兵難不解，當此之時，欲相率持羽檄，決計於簾前，此臣所以寒心者一也。元祐以來，朝廷懷柔夏人，如恐不及，地界之議，將成而絕者屢矣。頃者朝命許以二十里爲界，彼既忻然聽從，而熙河幸其聽從之間，於四十里之外，修築已廢舊寨，奪其必爭膏腴之地，板築未移，戎馬卽至，而二城不守矣。今若不問枉直所在，興忿恚之師，爲必取之計，則關陝兵禍漸不可知。若自知不直，雖不復爭，而留育等守之一則夏國懷疑，終不信向；二則育等狃慣，恥功不遂，妄造事端，以蓋前失，患終不弭。况復育等既結阿里骨之怨，二隙交構，勢尤可虞。此臣所以寒心者二也。非此二事，憂患迫切，育等瑣瑣，臣肯屢以爲言哉？然臣所言於育等三人，亦止是各移降差遣，及育作待制差緩數年而已。於其私計無多損也。臣愚以謂方論國事，宜且先公後私，以全大計，不勝區區孤忠憂國，再三瀆天聽，甘埃斧鉞，取進止！

論吏額不便二事劄子

臣頃於門下中書後省詳定吏額文字，已具進呈，後來都省吏額房別加改定施行，其間二事，最爲不便，人情不悅，是致六曹寺監吏人前後經御史臺論訴者不一，本臺亦曾爲申請，終未見果決行下。臣既昔手綜其事，今又目覩所訴，理難默已，謹具條列如後：

一、自官制以來，六曹寺監吏額累經增添，人溢於事，實爲深弊。臣既詳定，既依先降指揮，取逐司已行兩月生事，分定七等，因其分釐，以立人數。然是時逐司之吏，僅三千人，皆懼見沙汰，不肯供具。臣遂稟白三省執政，言「事干衆人，既懷恐懼，文字必難取索，雖或以朝廷威勢，逼令盡供，及至裁損，必致紛競，於體不便；不若且據事實，立成定額，俟將來吏人年滿轉出，或死亡事故，更不補填，及額而止，如此施行，不過十年，自當消盡，雖稍似稽緩，然見在吏人知非身患，必自安心，極爲穩便。」當時執政率皆許諾，遂於元祐二年十一月內具狀申尚書省，其略曰：「今來參定吏額，本欲稱事立額，量力制祿，唯務人人效實，事務相稱，即非苟要裁損人額，及減廩祿，縱人額實有可損，亦俟他日見闕不補，即非便於法行之日，徑有減罷。若非朝廷特降指揮，曉諭本意，終恐人情不以爲信，致供報不實，虛陷罪名。尋准當月九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所申。」臣等遂備坐出榜，曉示逐司，自此數月之間，文字齊足，方得裁損成書。卻被吏額房違廢上件聖旨指揮，將所減人數，便行裁撥，失此信令，人情洶洶；又緣此任承壽等得騁其私意，近下人吏，惡爲上名所壓者，卽爲撥上名於他司；（侍郎左選下爲名樂毅在吏額房故爲撥上名，孔仲卿等於考功之類是也。）閑慢司分欲遷入要局者，卽自寺監撥入省曹；（於大理寺撥任承壽親信中立等十人入考功之類是也。）任情紛亂，弊倖百出，由此舊人多被排斥，以致失所。凡所訴說前狀，已具開陳，下則衆口怨謗，感傷和氣，上則朝廷失此大信，今後雖有號令，誰復聽從？臣今欲乞只依前件聖旨，將所損人額，直候他日見闕不補，見在入數，且依舊安存。况尚書左選，撥到兵部手分，近已准都省指揮，發遣歸元來去處，伏乞檢會此例，一體施

行。

一、六曹寺監吏人，多係官制以前，諸司名額，其請受多少，及遷轉出職，遲速高下，各各不同；及官制後來分隸，逐司一司之中，兼有舊日諸司之吏。臣詳定之日，與衆官商量，以謂若將舊日諸司之吏，納入今日，逐司名額，則其請受遷轉出職，參差不齊，理難均一。蓋將逐司數種體例，併爲一法，其勢非薄即厚，非下即高，若不虧官，必至虧私，虧官則默而不言，虧私則不免爭訴，俱爲不便。况今舊司吏人，並權新額，請受許從，多給遷補出職，皆依舊司，並有見行條貫。若且依此法，可以不勞而定。及吏額房創意改更，務欲一例從新，以顯勞效，遂除見理舊司遷轉，已補最上一等名目，見理年選，更無遷轉職名之人，即聽依舊條出職。若就遷試補，填闕者，令候降到，新法施行，所有依舊司遷補出職，指揮更不行用。切緣舊諸司吏人，根源各別，立法不同，不可概以一法。新法雖工，止於一法而已，以待新法吏人，則可以待舊法吏人，則不幸者必衆，求其無訟，不可得矣。見今刑部田舜賢等，經臺理訴，勢必難抑，欲乞止依後省所用舊條，庶幾便可止絕。

右臣聞孔子論爲政之本，欲去兵，去食，而存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初議吏額，羣吏疑懼，陛下與二三大臣，既令臣等明出榜示，告以將來雖有所損，直候見闕不補，聖旨明白，人謂信然，競出所掌文案，輸之有司，臣等賴之以立條例，曾未逾歲，書入他司，凡有所損，即行裁撥，棄置大信，略無顧惜，此正先聖之所禁也。兼前件二事，如後省所定，皆人情所便，極爲易行；如吏額房所定，皆人情所不便，極爲難守。今棄易即難，以招詞訴，又政事之大失也。伏乞聖慈，速命有司，改從其易，以安羣吏之志，取進止。

乞差官權戶部劄子

臣伏以戶部財賦出入之地，天下之劇曹，而民之司命也。一日不治，百日將亂，今權尙書梁燾方免辭不出，

而兩侍郎皆新除未到，獨一韓宗道以刑部兼權，則是平日四人職事，併在一人。况刑部事繁，宗道之入戶部，止及半日而已；本部官吏，自來日出視事，幾至日沒而罷。今既無所統領，郎官多相隨早出，及議論不一，凡事無所取決，以致文移壅滯，囚禁稽留。臣愚以謂方正官未到之間，當更差一二人，時暫權攝。今學士給舍共有六人，職事稀簡，宜擇詳熟吏事者，但權其職，庶幾財賦重事，不至曠廢。取進止！

三論舉臺官劄子

臣近准勅與孫升同舉監察御史二人，尋准尚書省劄子：「以一員不會實歷通判，令別舉官聞奏。」臣檢會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敘實歷一年以上人舉官。」准此。臣竊觀上條，本為朝廷除授而設，後來朝廷升除諫官，如吳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三人，皆未曾實歷，遂再奏乞比附施行。尋又蒙尚書省劄子：「令依條別舉。」臣退復思念，豈以除諫官皆出聖意，故得不依條法舉臺官出於有司，故不得援例耶？竊惟前件三人，惟司馬康故相光之子，光被眷任最深，康亦素有清譽，或為二聖所知；至於吳安詩、劉唐老，此二人者，何緣得被聖眷？若非大臣進擬，或密有薦導，陛下何緣知之？竊謂本臺所舉，亦合依例施行。况朝廷前後所用百官，亦多不應格，豈固違法？蓋不得已也。若獨於臺官固執近法，中外必以為疑，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堂除太寬劄子

臣頃權吏部尚書，竊見京朝官以上，皆使一年以上闕；大小使臣及選人，皆使二年以上闕；雖闕少員多，事不得已；而待闕之人，已不免咨怨。近者復見堂除人，亦有待闕及一年以上者，人情驚駭，昔所未見。蓋祖宗朝，堂

除舊例，皆見闕然後差除，因事然後超擢，所除既有限量，故用闕不至久遠。近歲監司以上，員數至多而猥更，擢人以至衍溢，所擢未必勝舊，徒使監司闕額，不足以應副來者而已。至於知州以下，舊人未減，新人日增，蓋由干謁成風，除授無法，雖稱以才擢用，其實未免緣故。至於待闕久近，所任閑劇，衆口譏評，皆爲之說。只如開封司錄，舊用歷知州人，頃自郭駿之後，未及三年，而迭用陳該、張淳、陳元直三人，率皆資望輕淺，政績未聞，已見新故相代，輕用堂除，於此可見。及諸丞寺，例亦如此。臣欲乞今後謹守祖宗故事，凡堂除皆竦有闕方差，且將見今堂除人輪環充補，其新擢用者，皆須功譽顯著，然後得差。蓋用入之法，要須員闕相當，未聞無闕添人，謂之擢才濟用者也。如此數歲，若見闕稍多，然後量闕選才，理無不可。庶使堂除官吏，不復待闕，與四選稍異，亦旌勸之義也。取進止！

論前後處置夏國乖方劄子

臣前後四次論熙河處置邊事乖方，乞移苑育種誼差遣，至今未蒙施行。然臣前所論止言見今措置之非，未及已往根本之失。若默而不言，竊恐聖明尙有未矚，再三煩瀆，罪合萬死！臣竊觀朝廷前後指揮，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及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徵求，苟欲自利，以此凡所與奪，多失其宜。何者？元祐三年，朝廷遣使往賜策命，而夏人公然桀傲，不遣謝使，再遣兵馬蹂踐涇原。朝廷方務遵養，不復誅討。於四年始復遣使，奏乞以所賜四寨易寨門蘭州。朝廷雖不聽其所乞，然卽爲改易前詔，不候分畫地界，先以歲賜予之，仍令移衍以三省密院意旨，開喻來使，及言所納永樂陷沒人口，旣經隔歲月，或與元數不同，並許據數交割，及所立界至，雖有自來，遠近體例，或山斜不等，不許邊臣固執爭占。凡此三事，皆夏人奏請之所不及，而朝廷迎以與之者也。及麟延路乞依夏人所請，用綏州舊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之間，量築堡鋪，十里之外，並爲荒閑，近

黃河者，仍以河爲界，朝廷一一聽之，臣竊見先朝分畫綏州之日，界至遠近，實令帥臣相度保明，往反審實，乃從其說。今所畫界，首起鄜延，經洪環慶涇原熙河四路，朝廷更不委逐路審覆，卽以延安一路所見便利，指喻夏人，號令一布，無由復反。至今夏人執以爲據。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者也。至於熙蘭所請，欲以蘭州黃河之北二十里爲界，臣竊謂過河守把，勢已艱難，侵占蕃地，理尤不可。仰料朝旨，必不敢依。唯所言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弓箭手耕種地，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三四十里，不可以二十里爲界。邊臣雖爲此說，然議者或謂蘭州每遣弓箭手耕種此地，輒爲夏人所殺，若言已有耕者，則弓箭手必有名籍，所得租課，歲入幾何？二說相違，理難遙度，要須以此先與夏人商議，各從逐路之便，不可以二十里一槩許之。朝廷旣失先事籌量，及號令已行，乃欲追悔，先後皆失，遂生厲階。而熙河帥臣與其將佐，乃敢不候朝旨，於元請之外，修勝如質孤二寨，二寨旣於元豐五年廢罷，具載九域圖志。見今無使臣兵馬往坐，而妄謂夏人舊係守把，朝廷從而助之，以九域圖志爲差說，以吏部見差，管句二寨弓箭手道路巡檢使臣爲守把，臣謂苟以此誑惑中朝士人可耳。若欲以此塞夏人之口，而伏其心，恐未可也。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徵求，苟欲自利者也。

然臣竊妄料朝廷之意，勝如質孤二寨必難議，再修定西通西通渭三寨，二十里以上界至，亦無以取必於夏國。蓋朝廷歲賜大利，旣於無事之時，空以與人，及此緩急，無以爲重，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然則地界之事，要必相持不決，遇有朝貢使介復來，秋冬之交，賊馬肥健，時出寇略，受侮夷狄，何時已耶？如臣愚見，欲乞檢會前奏，移降育誼，置之他路，別擇名將，謹守大信，且修邊備，本路疆界之議，實非見今守把者可推以與之，以信前約。其他則令推公心，具長久計條例聞奏，然後朝廷擇而行之，則熙河尙可得而安也。

今臣觀朝廷初無定議，方熙河邊釁之作也，急召帥臣，寘之戶部，及臣言賞罰失當，則急復遣育還帥熙河；

至如種朴本與育誼共造邊隙，今乃移朴涇原，獨留育誼。若以育爲是，則今遣之爲非矣；若以朴爲當，則獨留育誼爲失矣。政令如此，終安適從？徒遣孫路、穆衍之流，往彼相度，朝廷大計，豈可取決衍等之口萬一敗事，雖戮衍等，何補於國？臣前上言唐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計，事定之後，案行賞罰。今臣言已竭，勢不能回，不審陛下嘗以臣前說要之否？邊事至重，安危未可知，唯陛下留神而已。臣以孤忠，誤蒙拔擢，不敢不盡所懷，以孤任使，然觸犯者衆，死有餘責，取進止！

論所言不行劄子

臣七月二十四日，今月八日，兩次面奏熙河、范育、種誼等違背大信，貪功生事，以速邊患，乞移涇原、路、句當選帥，臣俾之鎮守。臣方奏對，聞蒙、太皇太后再三宣諭，以臣言爲是。然至今多日，但見種朴一人移涇原、路、句當公事，至於育、誼，並未見移動。臣竊伏思念，人臣言事，不患聖意不同，患在聖意已回，而大臣固執，事輒中止。何者？聖意不同，惟當再三開陳，期於必悟；若聖意已回，而大臣不可，事不得行，則是君權已移，上下倒置，雖欲納忠，何益於事？此臣所以晝夜憂懼，欲言而復止者也。

昔齊桓公游於郭，問郭公之所以亡。其父老對曰：「以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此賢君也；而何故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今陛下以臣言爲是而不用，以大臣爲非而必聽，臣竊惑之！且陛下雖處帷幄之中，實攬人主之事，今依違退託，專聽大臣，事有未安，誰受其弊？故臣以爲居其位而不任其事，任其事而不斷其是非者，古今未嘗有也。臣以非才，誤蒙擢用，盡忠獻言，上悟大臣，下悟邊吏，其所以再三論列，不爲身計者，誠以爲外可以利民，而內可以報國故也。今所言不從，空結怨怒，無補於國，臣

雖狂愚何苦而爲此哉？臣恐忠臣自此結舌，不敢復以至言聞於陛下矣。

去年之冬，陛下知同河之失，深詔大臣，罷東流之役。天語惻怛，中外具聞；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雖罷同河之名，仍存減水之實。鋸牙馬頭，率皆如故，意幸漲水之至，河或可回。然今日觀之，終復何益？是以衆議皆謂陛下聖明察物，照見千里之外，而號令不行，未見成效。是時臣奉使契丹，還奏其事，此章具在，可覆視也。今熙河邊事大略類此，若使聖意又爲大臣所沮，則君權愈奪，臣勢愈張，養之不已，後將益甚。及其事極難忍，而後制之，則傷君臣之恩，失朝廷之體，不若今制其漸，使事無所失，而臣亦獲安之爲善也。臣不勝區區爲國遠慮，觸冒忌諱，甘埃斧鉞，取進止！

論渠陽蠻事劄子

臣竊見朝廷近差唐義問處置渠陽寨夷人事，議者以爲義問文吏，無他才能，不習邊事；去年受命廢渠陽軍，爲夷人所圍，窮困危蹙，計無所出。時知沅州胡田在圍中，爲設詭計，詐欺諸夷，言義問當爲奏復軍額，及乞爲首長改官，夷人信之，聚廳事前，監令發奏。義問假此，僅得脫歸，尋還急遞，追還前奏，言旣不驗，諸夷具知其詐。後來每每作過，義問指揮恣邊，不得甲報，今來朝廷復以邊事專委義問，深慮無益有損。是時臣以未知義問爲人，旣見朝廷再加選用，疑亦可使。今訪聞邊奏，沓至，義問所遣東南第七將王安入界陣亡，其所陷沒將校非一，臣方知衆議果信不妄。兼訪聞得見今作過楊晟臺等手下兵丁，雖止五六千人，然種族蟠踞溪洞，衆極不少，最臺桀黠，屢經背叛，憤得姦便，加以山溪重複，道路嶮絕，漢兵雖有精甲利械，勢無所施。若抬置得所，本無能爲，或經畫垂方，實亦未易撲滅。義問前來舉動，已爲夷虜所輕，今復經敗衄，實難倚仗。蓋古今命將，必因已試之效，內爲兵民所信，外爲蠻夷所畏，威名已著，故功效可期。今警急屢聞，死傷已甚，謂宜別加選任，以遏寇攘。臣竊見知潭

州謝麟，屢經蠻事，頗有勤績。溪洞之間，伏其智勇，衆議皆謂欲制羣蠻，未見有如麟者。伏乞指揮密院，檢會麟前後履歷功狀，如衆言不虛，乞賜委用。庶幾蠻寇可速平定。臣區區憂國，輒採公議，以補萬一。取進止。

貼黃：湖北渠陽與湖南蒔竹，本羈縻徽誠州也。訪聞昔雖置爲州縣，然與沅州等處事體不同。蓋沅州等處，昔皆用兵，誅鋤首領，或徙置內地，蕩平巢穴，故所置州縣久遠得安。今渠陽蒔竹雖名州縣，而夷人住坐，一皆如故。城池之外，卽非吾土。道路所由，並係夷界。平時軍食吏廩，空竭兩路。今欲舉而棄之，實中國之利也。然其兵民屯聚，商賈出入，金錢鹽幣，貿易不絕。夷人由此致富，一朝廢罷，此利都失。此其所以盡死爭占，而不可已者也。自來廢罷堡寨，全護兵民，捍禦追襲，其事非易。况今夷人阻截道路，兵未得進，若不得良將處置，實恐爲患不淺。又其種族，遍據諸洞，跨涉湖南、北、廣、西三路。凡有措置，當使三路同之。只如渠陽蒔竹唇齒相依，若渠陽先廢，羣夷併力以攻蒔竹，勢難獨存。今朝廷獨使湖北處置，疑其事有未盡。今若別遣官經制，宜令通管三路邊事，所貴諸處利害，不至牴牾。

乞令兩制共議納后禮劄子

臣伏見今月五日詔書節文，以皇帝尙虛中壺，令太常禮官參考古今典故，著爲成式。臣謹按通禮，納皇后最爲嘉禮之重。自天聖以來，逮今六十餘年，在朝臣僚及太常官吏，無復親經其事者。茲禮至大，宜加重慎。竊見近歲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寶冊冠服儀衛等事，皆令翰林學士兩省給舍與禮官同議。今來皇帝昏禮，所以承宗廟，奉兩宮，子四海，其事甚重。伏乞仍令翰林學士以下，共加詳議，蓋慎始所以敬終，而正家所以齊天下，不可忽也。取進止。

再論渠陽邊事劄子

臣前月二十四日面進劄子，以唐義問處置渠陽蠻事，前後乖方，致東南第七將王安入界陣亡，恐邊患滋長，乞速選差，諳知用兵之人，往代其任。又聞義問兵敗之後，乞奏棄捐城寨，與夷人講和，其於暗弱謬妄，取笑夷虜如此，然其事已著，伏計朝廷必不復用。然外人竊見召還彭孫，妄意朝廷欲付湖北邊事，兼孫亦以此自任，羣議洵皆所不曉。謹按孫劫竊之餘，賊性不改，前後委任，欺罔貪盜，靡所不爲。今若付以兵柄，深恐塗炭湖北，非州縣所能禁止。蓋蠻人背叛不過，侵撓邊城，若使彭孫作過腹心，郡縣並遭其毒，前者誤用義問，止於敗事，今者若用彭孫，凶嶮多端，事有不可知者。以臣愚見，雖知朝廷必不肯輕用此人，然衆所共憂，不敢默已。若待既用而後獻言，實恐於事有損。伏乞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竊以邊臣處事乖方，軍民性命所系，差之頃刻，所害不小。今義問謬妄有迹，敗衄已見，而朝廷重難易置，久而不決，邊民何辜，坐受塗炭。若非聖慈憫惻，早與指揮，臣恐湖北之憂，未可涯也。

卷四十三 御史中丞論時事八首

論衙前及諸役人不便劄子

臣近奏乞修完弊政，以塞異同之議。其一謂諸州衙前，臣請先論今昔差雇衙前利害之實，蓋定差鄉戶，人家業欺詐逃亡之弊，比之雇募浮浪，其勢必少。此則差衙前之利也。然而每差鄉戶，必有避免糾決，比至差定，州縣曹例，乞取不貲，及被差使，先入重難，若使雇募憤熟之人，費用一分，則鄉差生疎之人，非二三分不了。由此破蕩家產，嘉祐以前衙前之苦，民極畏之。此則差衙前之害也。若雇募情願，自非憤熟，必不肯投州縣吏人，知其熟事，乞取自少，及至勾當，動知空便，費亦有常。雖經重難，自無破產之患。此則雇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人，家業單薄，侵盜之弊，必甚於鄉差。熙寧以來，多患於此。此則雇衙前之弊也。然則差衙前之弊害在私家，而雇衙前之

弊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則私家之害，無法可救；若雇法必用，則官府之弊，有法可止。何者？嘉祐以前，長名衙前除差三大戶外，許免其餘色役；今若許雇募衙前，依昔日長名免役之法，則上等入戶，誰不願投？諸州衙前例得實戶，則所謂官府之害，坐而自除。臣竊謂雖三代聖人，其法不能無弊，是以易貢爲助，易助爲徹，要以因時施宜，無害於民而已。今差法行於祖宗，雇法行於先帝，取其便於民者而用之，此三代變法之比也。謹具條列如後：

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勅：「諸路衙前規繩，令孫州當職官員體究利害，委是難以招募處，即以舊支雇食錢，參酌量添入合銷重難分數，勾集衆參，定優重之實，申轉運司，審察施行訖，保明申戶部點檢。」

元祐三年六月三日勅：「應投明衙前，並依舊與免本戶色役。」

元祐三年六月三日勅：「諸處鄉戶衙前，役滿未有人抵替者，並且依見行招募法，雇支工食酬錢；如願募招者，聽仍依條與免本戶身役，不願招募者，速招人抵替。」（十月一日勅：除去「役滿」二字）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勅：「諸路監司勸會衙前，有招募未足去處，躬親與當職官員，同共體究利害。如委有妨害事節，及優重未均，或合以舊支雇食錢，添入重難分數，並依五月二十八日勅，命指揮勾集衙衆參定，一面施行訖，修入衙規，仍分明曉諭，限半年招募人投名替放。鄉差人戶了當，如限滿尙有不足去處，即具的實，由申戶部看詳施行。」

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衙前，投明不足去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募到人，其雇食支酬錢，即全行支給，卻罷差充其招募長名之人，並與免本戶役錢二十貫文。如所納數少，不係出納役錢之人，即許計會六色合納役錢之人，依數免放。」

臣看詳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以前所定衙前條貫，頗已完備，亦近人情，只緣諸州招募未足，見在鄉差衙前，不得替罷，議者特以爲言，即議改更卻行差法。臣嘗略聞建議大意，止謂雇人不足，良由人戶欲要高價，不

肯投募，以俟添錢；故令揀募者，並得雇食支酬等錢，而被差者一錢不得，爲此誘脅之術，欲使招雇得行；然不知州縣官吏，利在差人。向者法不得差，故勉行雇法；今既立差法，差人既足，雖有雇法，其勢必不行矣。臣以爲將錢雇人，正如出錢買物，錢物相當，理無不得；縱使一人欲要善價，餘人安肯坐而待之哉？彼誘脅之術，蓋商賈小數，不足爲朝廷大法也。今者已行此法，其事可驗，大抵欲雇之心，無由復得；而已差之勢，遂不可回。加以賣坊場錢，自此有入無出，差人既依嘉祐，而支酬不復其故，萬口怨咨，皆言朝廷直取此錢，欲作他用，本求利民之舉，更得剝下之謗，此最立法之病也。而况長名衙前，若免戶役之費，動累百千，今每歲止免二十千，彼亦何賴於此乎？况非見納役錢人戶，又須取之他人，收索之間，必不得，訴訟之端，由此必甚。凡此皆非所以便民也。臣今欲乞應招募衙前，並依上件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以前條貫，其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更不施行。其招雇未足，州郡所差鄉戶，且令依舊招募，候招募到，從下戶先入役者替放，與折當合入役次，仍令諸州軍所定衙規，比元豐年雇食支酬錢數，別無增添者，監司不得曲加問難。蓋元豐以前屢經裁損，縱有費小優潤，數亦不多，所費民間易爲應募，仍限指揮到日，限半年依前指揮，保明申戶部。

貼黃：戶部近乞衙前依舊鄉差比雇役衙前，支五分雇食支酬錢。臣謂官自有坊場錢，可以支雇，必不以減半爲利，而民間不免差役之害，不若以錢雇人，仍免戶役，可得實戶之爲利也。

元祐四年五月十一日勅：「諸路收到助役錢，只許支充應係補助役人費用，不得別將支用。候歲終除支外，尚有寬剩錢數，令封椿戶房置簿，候諸路逐年申到數目揭帖，仍令戶部指揮諸路提刑司，依封椿錢物法條式施行，歲終具帳，限次年春季申戶部，繳申尙書省。」

元祐四年六月九日勅：「坊場錢並依上件，助役錢已得指揮，令封椿戶房，一就置簿揭貼。」
臣看詳諸路坊場嘉祐以前，並以支酬長名衙前熙寧以後，並出賣得錢爲雇役衙前雇食支酬之費，未

有以供他用者也。至於人戶所出役錢，本以補助戶少役多縣分，雇募役人，亦非國家經費所入之數；今自二聖臨御，改更宿弊，大抵皆是捐利以予民，而獨於衙前坊場及人戶助役支用之餘，收拾封樁，以充朝廷緩急之用，民愚無知，但見損下益上，非己之利，必致怨謗；况所雇衙前錢數一定，無復減損，而坊場敗折所入淨利有減，無增，人戶色役煩煩，日益不易，若亟收羨數，不以及民，必失民望。臣觀此法，止是官吏以聚斂爲功，欲因增羨，覬幸酬賞而已；非二聖仁民愛物之意也。臣今欲乞一皆仍舊，只以准備補助役人，若欲歲知其數，宜令提刑司申上戶部右曹置籍揭貼，勿申都省，充封樁錢數，以解天下之惑，且使衙前役人兩得足用。

其二，謂諸州縣役人，臣前已具論差雇役人利害，以謂差役之利，利在上，下等人戶而雇役之利，利在中；既利害相半，則兼行差雇，爲利實多。然則祖宗舊法，與先帝近制，要爲皆有所去取，唯當問人情之所便，更不當以新舊彼我爲意，有所偏系也。臣觀前後役法，皆由臣僚意有所執，或自前曾經議論，欲遂成其說，或見今觀望，上下有所希合，致令所立之法，不得通濟，謹具條列如後：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官戶等助役錢，逐州除依條支用外，以實數十分量留一分准備，其餘錢勘會管下諸縣合役空閑戶，不及三番處，將州手分散從官承符人，招募抵替鄉差人戶。」

元祐三年五月十五日勅：「役錢除令招募役人支使外，有寬剩錢數，許一路通那支用。」

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其餘應係合差州役人年滿，本州於替期前行，下合千縣分差充，本縣先於本等內揭簿定差，如無空閑及三年戶，卽於次等差及無空閑及三年戶，本縣方具目，今未有可充役人戶，保明申州支錢雇募。」

臣看詳三番之法，似疎而易行，三年之法，似密而難用。何者？人戶物力厚薄，等第高下，丁口進減，及充役年限久近，率皆不齊，而槩言三番，此所謂似疎也。然而逐等合役人數若干，可役人戶若干，揭簿可指自非造

簿，別無增減，逐縣先供番數在州，遇州役有闕，當差當雇，不待下縣，州自可見，人戶晏然不知，而胥吏無以寒熱，此所謂易行也。州役有闕，每須下縣覈實，無空閑三年人戶，然後得雇，此所謂似密也。然每有一闕，縣吏得以起動人戶，雖空閑未及三年，非賄不免，雖已及三年，得賂或止，加以三番之法，本約六年以來，今無故輒減其半，民情不悅，此所謂難行也。臣今欲乞復行三番舊法，仍約定每番止於二年，及令人戶逐等各計番數（不用本等不足，即差次等之法，蓋所以優狹鄉也。）使寬鄉雖閑得六年以上，而法不禁狹鄉雖閑止三年以下，而民不怨，則善矣。又臣以爲助役錢本出於民，除留准備一分外，當盡用雇役，以助民力，蓋取之於民，而還以爲民，民情乃悅。今此法許以雇州役，而不及縣役，若役錢不足則已，若役錢有餘，而止雇州役，非通法也。

臣竊見梓州路轉運副使呂陶奏：「朝廷立法，既令空閑戶不及三番處，並雇州役，則是欲減合差之役，令人戶空閑，須及三番。今除已雇州役外，尚有空閑不及一番兩番三番處，即差役年辰愈近，民力愈不易理，合將助役錢爲雇縣役，令人戶空閑，及得三番，則法意均一，民力寬紓。本路年收助役錢四萬四千四十貫有零，除當留一分，及雇募州役外，尚餘寬剩錢三萬一千一百一十貫有零，今若更將一萬二千五百五十貫有零，雇上件不及三番以下縣役，尚有寬剩一萬八千五百六十貫有零，委是不致妨闕。」

又知陝州呂大忠奏：「陝州所統七縣，除夏縣外，大概戶少役多，且以平陸一縣言之，每揭簿定差，本等不足，須及次等；又不足，則迤邐僱那，遂至下等。縣役既無指定空閑年月之文，役滿遇闕，便即再差，則上戶無有休息，若稍寬上戶，則下戶反應重役。臣自到任以來，訪聞役法未便，士莫不竊議於其家，農莫不竊議於其野，人人共知，而州縣觀望，惟務遷就，庶幾推行，而終有窒礙，乞下有司早議成法。」

臣詳觀大忠之言，雖不陳措置之方，大約與呂陶之意不異。訪聞諸路事體，大略亦與二人所言不殊。臣欲乞諸路役錢，除通那支雇，不及三番處州役外，仍許通那支雇，不及一番以上縣役，令人戶皆及三番而止。

其錢少路分，則隨錢所及而止。臣嘗謂畿內天下根本，其民與外道均出助役錢，止以雇法止於州役，遂使畿內人戶出錢而不得雇役，反不及諸路之優。今若通雇縣役，則畿內之民與諸道均被其賜，此又均之一端也。

貼黃：「戶部見立法諸州助役錢留一分準備外，盡數支雇州役，此法比舊雖已甚寬，然臣謂不限不及三番，然後許雇，卽寬鄉愈寬，而狹鄉自狹，未若限以不及三番，遍雇州縣役之爲均也。」

元祐差役勅：「人戶差役，除耆長戶長壯丁須正身充役，其餘公人如願雇人充代者，並許任便選擇，經官陳狀，委保替名，祇應其雇直錢物，聽私下商量。」

臣看詳元豐以前官雇役人，皆有定下錢數，不至過多；今旣行差役法，仍許所差之人，不願身充，亦得雇募，蓋所以從民之便也。然私下雇人爲弊不一，或官吏苛虐，必使雇募某人，或所雇頑狡，百端取其雇直，官中所使，要以皆非稅戶正身，而橫使民間分外糜費。雖條約頗嚴，然州縣施行，豈得如法？其弊終在見今州役，如承符等皆官自雇人，至於縣役，必使民間自雇，議者之意，但欲苟存差役之虛名，而不顧民間之實病，非通法也。臣欲乞應州縣諸役所差人，如欲雇人，並許依元豐以前官雇錢數，納錢入官，官爲雇人，一如舊法，據前後臣庶上言，乞行此法者，非一乞令戶部檢會，足見人情共願，非一人私說也。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諸縣空閑戶不及三番處，將州手分招募抵替鄉差人戶。」

元祐三年五月十六日勅：「州手分不以諸州空閑戶及與不及三番處，並招募替放鄉差人戶。」

元祐四年七月二十七日都省批狀：據戶部狀，契勘朝旨州手分係差到人，並許文錢招募抵替外，有係投名舊人願住，卽不該支給雇錢，檢會前後累據京東京西淮南路轉運并京東京西河北利州河東路提刑司，及環復密濟黃滑唐陳鄧鄭秦瀛定州河陽潁昌府各申陳，據舊吏人詞訟，不諱雇錢事理不均，勘會諸州

吏人除江南東西兩浙福建廣南東西路已有投名人數足外，餘路逐州軍有投名不足抽差人數。蓋鄉村人戶素多不閑書算，不諳公家行遣次第，於應役之際，惟憚差充人吏，其承符散從官之類，只是身自出力，可以自充，是致無投募手分處，惟手分最爲重役。本部今相度諸州吏人除自來已有人投名數足處外，應有抽差人數，見行雇募處，並以見支雇錢，裁減均那不限新舊人，並行支給。如委的數少，向去招募不行，即從本州當職官員參酌案分繁簡，相度量添，即不得過舊日募法雇直之數。仍開具立定所支錢數、案分等第，則例保明申提刑司審察，詣實指揮施行。若助役錢有闕剩，即從本司通一路移那，應副支使，候施行訖，依此開拆保明申戶部點檢。狀後批勘會昨戶部申請，乞以招募投名人分數支給食錢，尙慮不均，別有弊倖，今來却乞不限新舊人，一概並行支給，比前申請，尤更僥倖。七月七日，根送戶部，子細看詳，合如何立法，得爲允當，及可以情願使人投募，具狀申尙書省者。本部勘會諸州軍吏人，見今有招募數足，又有招募不足去處，及舊人投名不支雇錢，投名替鄉差人，即支錢逐處申陳不一，即未審諸路逐州軍的實利害，因依今欲乞下諸路轉運提刑司契勘，委自逐司子細體究，詳具逐州確實利害，因依仍相度合如何措置施行，具詣實保明事狀，連書申部候到類聚參較，別行立法，申都省候指揮。狀後批七月二十七日送戶部依所申。

臣看詳四方風俗不同，吳蜀等處家習書算，故小民願充州縣手分，不待召募，人爭爲之；至於三路等處，民間不諳書算，嘉祐以前，皆係鄉差人戶所憚，以爲重於衙前。自熙寧以後，並係雇募，雖不免取受，然非雇不行。今朝廷役法兼行差雇，苟有錢可雇，其義當先雇役之重者，今三路等處實以州手分爲重，則雇役之所當先也。然近法雇州手分止於替鄉差，其非替鄉差者，皆不得雇。夫所謂非替鄉差者，皆舊人職名已高，或本是稅戶，苟欲免役者也。若使所職輕重一般，而有祿無祿頓異，人情不安，必有辭罷者矣。縱不辭罷，將來老疾事故，無願投者，必不免雇。故不若早立一法，均行雇募之爲善也。

且民間諳習書算行遣之人，除投充手分之外，其實亦無他業，不爲手分，亦將何爲？今但比元豐舊法量支役錢，理無不至。詳觀前件，戶部所陳詞理已盡，朝廷抑而不用，實爲未便。自令諸路相度以來，略無報應，足見於戶部所請之外，別無可掣劃矣。臣欲乞指揮三路等處州手分，除招募已及九分外，餘並比元豐舊支雇錢分案，分輕重量加裁損，立定錢數，召募施行，餘依戶部前來所請。

貼黃：朝廷向申明投名州手分，非替鄉差，不支雇錢，因令州役承符人等，非替鄉差，亦不得支。今州手分既不分新舊例支錢，則承符人等亦當如此。

右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政，如青苗、市易、保甲等事，一皆剗削，而天下卒無一人以爲非者。至於改募役爲差役，建議之始，異論已多，逮今五年，終云未便。蓋事之當否，衆口必公，雖古聖人孰敢違衆？故臣願朝廷採此衆志，立成定法。臣昔於元祐三年，任戶部侍郎，竊見朝廷始議兼行差雇二法，使天下以六色助役錢，雇募州役，是時特出朝旨，不問有司，斷然必行，已而衆皆稱便。何者？非常之原，凡人不曉，或暗昧不矚至理，或偏係不肯公言，嫉其同心，事何由濟？故臣今所言，欲乞出自聖斷，與大臣熟議，如有可採，依三年例斷而行之。所貴天下之民，速蒙利澤，不然，使中外雜議，動經歲月，大法無由得成，而民被二害，未有已也。臣不勝區區不知言之煩瀆，死罪死罪，取進止！

乞再舉臺官狀

右：臣等近准勅舉岑象求、趙玘充臺官，已蒙聖恩除象求殿中侍御史，竊見本臺兩院官共六員，分領六察，皆得言事。元祐之初，朝廷急於求治，臺中闕員，略無一二，四方觀望，皆知陛下勤於聽納，爭效悃幅，以補萬一。今日監察御史，併闕四員，雖聖明開納之意，無損於前，而員闕不補，中外疑惑。今六曹寺監，雖復闕地，每遇有闕，猶

未嘗不補；況於人主耳目所係至重，自非諱聞直言，及有所壅蔽，而聽其久闕，實非治世之事也。况六察所治，事務不少，若稍有弛廢，則冤抑者必衆，亦非先帝設官之本意也。伏乞特出聖旨，下本臺及兩制，分舉八員，陛下擇取四人用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招求忠言，與昔無異。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改舉臺官法劄子

臣伏見唐制，御史屬官，皆大夫中丞自舉；及本朝舊法，亦皆丞雜及兩制舉人，蓋以人主耳目之官，不欲令執政用其私人，以防壅蔽。近自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指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自是以來，雖時復令本臺及兩制舉官，而終無一人應格可用。何者？士自選人改官，經兩任知縣，一年通判，若稍有才名，多爲朝廷擢用；其餘碌碌無取，難以復堪臺官，雖或間有沉淪，未見知賞，然蓋亦已少矣。今法限取此人，已傷苛細；而又緣此祖宗舉臺官舊法，久廢不用，而執政以意選用舊人之例，遂以成風。近日雖聖意開悟，復令臣等舉官，然弊法尙存，方人物衰少之時，實患難以應法。伏乞檢臣前奏，稍改近制，令臺官得舉升朝第二任知縣及通判以上各半；若謂知縣資淺，乞依尙書侍郎例，許權監察御史所貴，稍存祖宗故事，不至執政自用臺官，雖方今君臣相信，法度可略，而朝廷紀綱，不可不經久遠。臣職在臺長，臺中典章，義當固守，取進止！

論用臺諫劄子

臣聞書稱堯舜之德曰：「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居高宅深，其勢易與臣下隔絕，若不務廣耳目，則不聞外事，無以預知禍福之原。臣不敢復論前代，請陳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臺諫，更迭進見；

內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稟；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爲上耳目者，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今自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重慎，羣臣得對於前者，惟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事，其是非可否，既決於執政，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一二人。孔子有言：「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陛下行取此五人，言行之實，而諦觀之，則其邪正向背，概可見也。昔漢成之世，王鳳用事，羣臣莫敢盡言，惟劉向、王章力言其惡，無所顧辟，皆爲鳳所不喜，言卒不用，或繼以死。而鳳推薦其門人如杜欽、谷永之流，使上封論事，欽等所言皆掩蔽風短，專攻帝失，由此直言不聞，漢以不競。今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惟有臺諫數人，若又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人而用之，臣恐天下安危大計，無由得達於前，而朝廷之勢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無忽臣言，則社稷之福也。取進止。

乞罷修河司劄子

臣伏見大河北流，經今十年，已成河道，每年夏秋汎溢，孫村地形低下，漲水東出，因此張問等輩，欺罔朝廷，建爲回河之議。自此北京生靈懷魚鼈之憂，日夜爲遷徙之計。監司守臣及勅遣使者，皆言其不便，朝廷亦知其難矣。而去歲八月，宣德郎李偉，輒敢獻言，欲閉塞北流，回復大河，力排衆議，僥恃萬一私覲功賞，朝廷爲之置修河司，調發民夫，剗刷役兵，差文武官吏，收買梢芟，百廢並舉。河北京東西路公私爲之騷動，萬口一詞，知其無成。上賴陛下聖明，照知利害，然猶未能盡罷其役，始令且開減水河次，因旱災，令權罷修河，放散夫役。然修河司依前不罷，李偉仍提舉東流故道，後因給事中范祖禹封還效命，尋奉四月五日聖旨：「李偉差遣，後過漲水檢舉取旨。」臣訪聞是時，大臣面許陛下，姦求得一人可代偉者，即令偉罷去。夫偉以欺君動衆，害及數路，據法當即

日誅竄，以謝天下；今乃遷延至此，况有前件聖旨，必非虛言，理當檢舉施行，以信大臣前說。今漲水已退，偉終不罷，據今月三日聖旨：「止是依吳安持等所請，候霜降水落，從北丞司相度，將梁村口至孫村河身內妨礙處，取豁壁掠，候冰凍消釋，相地形順，便隨宜開導，務令深闊，醜爲二渠。」臣詳觀安持等說，蓋猶挾姦意，觀望朝廷，欲徐爲興動大役之計，以固權利，不然但掠行開撥口地，則北外丞司自可辦事，自不須復存修河司。及留李偉，使時進姦謀，以敗大計也。以臣觀之，修河司若不罷，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伏乞指揮大臣，速罷修河司，及檢舉前勅，流竄李偉，以正國法，取進止。

貼黃：臣觀大河北流，北京在其東，軍民倉庫所在，河朔之都會也。昔人遠爲漲溢之備，於其西岸開三河門，使漲水西流於空閑之地，至館陶，合入河身，故北京苦無大患。今自李偉等閉塞三河門，築截河馬頭，指水鋸牙，激水東向，仍於東岸第三第四第七鋪開撥河道，恣令漲水灌注北京之上，今歲八月漲水東流，幾與北京簽橫堤平，南望瀾汎五十餘里，是時北京中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致疎虞。今偉等申請，皆沒此目前實害，而探言北流深瀾汎浸之害，以爲不可不存東流，以分減水勢。據今年深瀾等州堤坊新復，未甚高厚，然皆不至決溢；若將來歲歲增築，使與從前河堤相若，加以海口深快，漲水不得停留，縱有小溢，必不至深害，雖無東流，未爲患也。故臣以爲偉等皆妄言，苟欲自便耳。若不斥去，則邪說無窮，正論無由得伸，最河坊之巨蠹也。

再乞責降李偉劄子

臣近奏乞罷修河司，并責降李偉，尋准九月二十六日聖旨：「李偉權發遣北外監承提舉東流。」又准十月二日聖旨：「罷都提舉修河司。」臣以爲修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與不行臣言無異。謹按李偉屢以姦言動

搖朝廷，興起大役；於去年八月中，獨銜奏稱：「大河見今已爲二股分行，然須當於第四鋪地分，更行開廣河槽，只得兵夫二萬，於九月興功，至十月寒凍時畢功，因而引導河勢。」豈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爲回奪大河之計。凡偉所言，大率狂妄不疑如此；由此朝廷信以爲實，爲之發兵調夫，差官吏，聚梢芟，騷擾河北京東西三路吏民，爲之不聊生者半年。朝廷中覺其妄，遽罷其役，是時中外公議，皆望朝廷立行誅竄，明其欺罔，以謝天下；而因循不決，任偉如故。旣而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制書，乞罷偉，差遣朝廷猶復隱忍；於四月五日降聖旨：「李偉差遣，候過漲水取旨。」今漲水已過，中外又謂陛下必責降偉，以信前命，而反擢授監丞，仍提舉東流，會未數日，復罷修河司。蓋朝廷之所以罷修河司者，謂回河不可復行故也；回河旣不可復行，則偉罔上課國之罪審矣。今乃以初任知縣，權發遣都水監丞，則是有罪人之更得違法進擢，此公議所以不伏也。且修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姦言時至，河事變更不定，河朔生靈無時得安，此又公議之所深憂也。且朝廷號令，貴在必信，四月五日聖旨指揮，著在有司，今棄而不用，使天下皆得竊議，以謂朝廷虛設此言，如使給事中奉行制命，及制命已行，則棄爲虛語，曾不顧卹大臣，何惜一偉而輕犯此謗哉？臣不勝區區，伏乞檢會前奏，速賜流竄，偉若不黜，公議終不止也。取進止！

貼黃：去年八月，偉始奏乞回河，朝廷用其言，差官吏兵夫，收買梢芟，開掘河槽，修築馬頭鋸牙，功役至大；于今觀之，皆是虛費。臣乞差不干礙官司，一一磨算費用之實，若只據此偉之流竄，自有餘責；而况欺君誤國，臣子之大惡耶？

三論渠陽邊事劄子

臣近再論唐義問處置渠陽邊事乖方，致渠陽邊寇賊殺將吏，乞早黜義問，以正邦憲；更選練事老將，付以

疆場經今多日，不蒙施行。訪聞執政止以臨敵易將，兵家所忌爲說，雖知義問處置頗錯，至覆軍殺將，猶復隱忍，不卽遣代。比雖遣衡規往視，然規凡人，未曾經練戎事，何益於算？徒引歲月，坐眎邊人，肝腦塗地，臣甚惑之。謹按義問所爲，蓋全不曉事，留在邊上一日，卽有一日之害。昔趙任廉頗，以趙括代之，則敗；秦任王翦，以白起代之，則勝。蓋臨敵易將，顧代者何人耳。今執政乃以虛文籍口，終欲庇之，遠人何辜？日被塗炭，若非陛下哀矜四方，亟命賢將往代，則臣恐陷害生靈，未有已也。

兼臣訪聞渠陽諸夷，蟠踞山洞，道路險絕，中國之兵，入踐其地，雖跬步不得其便。昔郭逵知邵州，困於楊光僭，李浩從章惇自沅州入，過界卽敗。逵浩皆西北戰將，然並有敗無成者，地形不便也。今聞朝廷已指揮諸道發兵，數目不少，然將非其人，臣恐旣不知戰，又不知守，老兵費財，漸致腹心之患，深可慮也。今朝廷欲棄渠陽，然其中屯戍兵民，不下數千，義無棄之虜中，俾爲魚肉，要須略行討定，使知畏憚，肯出渠陽兵民，然後爲可。臣訪聞湖南北士大夫，皆言羣蠻難以力爭，可以智伏，欲遣間諜招誘，必用土人，欲行窺伺攻討，必用土兵，捨此而欲以中國強兵敵之，雖多無益。然此可使智者臨事制置，難以遙度也。臣前者嘗以衆人言謝麟屢經蠻事，頗有勞效，乞行委任，朝廷置而不用者，蓋必有賢於麟者，惟乞速遣，以紓邊鄙之患。至於義問，決無可望。幸陛下無疑也。臣聞渠陽諸夷，與宣州羣蠻相接，宜蠻部族衆多，若與渠陽諸夷合謀作過，勢益昌熾，猝難剪滅，亦乞指揮廣西預行招撫，雖不得其用，但勿與協力，亦不爲無益矣。取進止。

乞定差管軍臣僚劄子

臣伏見管軍臣僚見闕三人，頃者竊聞大臣議除張利一、張守約、陸下以謂二人皆資任淺下，用之則爲躐等；又利一張耆之子，而得一誠一之兄，故不可用，特出聖意，欲用王文郁、姚兪、大臣旣退，輒寢文郁、兪，而進擬利

一守約。右丞許將，既隨衆簽書進擬，而復論奏其不便，因此進擬文字，爲聖旨所卻。經今一月有餘，廢不復議。臣竊以祖宗故事，凡有管軍，皆以資任先後相壓，未嘗輕有移易，自非戰守功效尤異，豈可超授？今利一守約，資淺才下，別無出衆勞效，而利一家世，又如聖旨所論，大臣力行已意，力欲進擬，其爲不便，不言可見。許將既知其失，自合與衆入公議，止其進擬，今乃外同簽書，內行論奏，反覆之狀，殊非大臣之體。由此互相疑阻，遂使差除之政，廢不時舉。以臣愚見，實恐自此專擅之迹，與窺伺之風，交行於上，浸淫不止，皆非朝廷之福也。况自祖宗以來，以管軍入人總領，中外師旅，內以彈壓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職任至重，豈以大臣商量未得如意，闕而不補？臣欲乞指揮，以本朝故事參近日聖旨，苟非邊功尤著，衆所推服，罪惡顯曰世所共棄，且當循守資格，速加除授，以允公議。取進止。

貼黃訪聞張利一任定州總管日，曾入教場巡教，以不得軍情，諸君並不唱喏，因此移真定總管。據此事狀，實亦難令管軍。

卷四十四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一十二首

乞裁損待高麗事件劄子

臣伏見高麗北接契丹，南限滄海，與中國壤地隔絕，利害本不相及。本朝初許入貢，祖宗知其無益，絕而不通。熙寧中，羅拯始募海南，誘令朝覲，其意欲以招致遠夷，爲太平粉飾，及倚角契丹，爲用兵援助而已。然自其始通，及今屢至，其實何益於事？徒使淮浙千里，勞於供億，京師百司，疲於應奉，而高麗之人，所至游觀，伺察虛實，圖寫形勝，陰爲契丹耳目。或言契丹常遣親信，隱於高麗三節之中，高麗密分賜子，歸爲契丹，幾半之奉，朝廷勞費不訾，而所獲如此，深可惜也。今其復至，既朝廷未欲遽絕，謂當痛加裁損，使無大饒益，則其至必疎，而我得其便。

矣。

竊見近日已降朝旨，自明州以來，州郡待遇，禮節率皆減舊；而京師諸事，未加裁定，臣愚以謂朝廷交接四夷，莫如遼夏之重，而自前所以遇高麗者，其北二虜多或過之，非獨於本朝事有不便，儻使二國知之，亦爲未允。今略取都亭及西驛所以待西北人使約束，與同文館待高麗例，輕重相比，乞行裁酌，謹具條例如後：

北使條約

一、人使送到買物劄子，如內有不係賣與物色，更不關報國信使下行，并官庫供納，仰館伴使副婉順說與（後條其不係賣與物色各件，逐一細開）。

西使條約

一、西人詣闕賀正旦、聖節，到許住二十日，非泛一十五日。（如係商量事，候朝旨進發。）
一、西人到關隨行蕃落，將不許出驛，或有買賣於本驛承受，使臣處出頭，官爲收買。（後條不許收買物，亦細開各件。）
一、西人到京買物，官定物價，比時估低小，量添分數，供賣所收，加擡納官。

高麗使條約

諸人從出外買到物，並檢察有違礙者，即婉順留納（以雜支錢給還價直）；係時政論議，及言邊機等文字，即問元買處關開封府諸進奉人到闕司錄司，及曉示行人，許將物入館，至設廳兩廊，與進奉人交易，仍

關監門不得阻節。

諸親事官隨人從出外遊看買賣，輒呼樂藝人飲酒作過及買違禁物者，杖八十；情重者，奏裁。（差到先賣知委狀。）

諸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遊看買賣，仍各差親事官壹人，隨願乘馬者，於諸司人馬內各借一匹，并牧馬兵士壹人，至申時還，仍責隨人所往處狀。

諸進奉人乞贖藏經者，申尙書祠部，餘相度應副，卽不許買禁物禁書及諸毒藥。

諸進奉使乞差伎藝人教習三節，並關管勾同文館所。

公使錢伍拾貫關左藏庫供限壹日到，每三日或五日買時物花果之類，送進奉使副，并上中下節闕卽再關取。

右臣竊謂遼夏高麗均爲夷狄，朝廷所以交接之儀，防閑之法，理當無異。况高麗之於契丹，大小相絕，有君臣之別，今館餼之數，出入之節，或皆如一，或更過厚，其於事體實爲不便。臣欲乞凡館待送遺，並量加裁抑，其人從出入，卽依西北人使舊例，其留住月日，非汴水未通，仍立定日限，如此施行，亦自不爲薄也。取進止。

貼黃高麗人使見今必已至浙路，所定裁損條約，乞不下省部，只自朝廷指揮，免有稽緩失事。

論張頡不可用劄子

臣伏見朝廷以置渠陽軍爲不便，議欲棄之者久矣。然自去年以來，欲棄而不得，羣蠻猖獗南邊，至今爲梗者，何也？任非其人而棄之無術故也。唐義問文俗吏耳，無他才略，昔被朝命，直入羣蠻之中，欲棄此城，旣爲蠻衆所圍，用胡田之計，詐欺羣蠻，苟脫性命，旣歸，不敢以其實聞，凡有寇盜，皆指揮邊城，不得申報，朝廷不察其實，而

任之不替，則既一失之矣。及今夏以來，蠻寇大作，以至覆軍殺將，臣屢以爲言，而朝廷屬任義問之意不衰。訪聞大臣但以臨敵不可易將爲詞，終欲庇義問，不卹邊人肝腦塗地之苦。及今已將半年，則既再失之矣。今者朝廷除張頡知荆南，頡自瀛徙荆，誠不爲超遷。然近降朝旨，令單馬赴任，外人始知朝廷欲以頡代義問。蓋義問之所以敗者，聞而自用，狼而失衆，今頡猜嶮闇憤，又甚於義問，而朝廷復加委任，則又三失之矣。臣竊悲湖北之人外還羣蠻騷擾，不安其居，內蒙用人三失，未知息肩之所，是以不避煩瀆，冒進瞽言。

昔元祐二年，朝廷除頡戶部侍郎，臣時爲諫官，前後具頡罪惡八事，乞行罷免，時雖不從，然用頡未逾年，知其不可卒黜之外任，及今未幾，而遂付以邊事，邊事重害，又與戶部不同，蓋臨敵統衆，兵民性命所係，不可不慎。竊聞大臣謂頡本貫鼎州，意其習知蠻事，是以遣之；然不知人才各有短長，未必生於其鄉，必善其事。臣但恐頡在情恣行，出於天性，老而不改，必致敗事。頡昔爲桂州經略使，始因靳吝小費，終以措置乖方（事具臣昔言頡八事），遂致宜州夷人背叛，賊殺本州兵官，頡尋遣費萬王奇二將繼往攻討，率皆陷沒，先帝震怒，差官取勘，遂落職奪官，降知均州。又元豐三年，除頡知熙州，是時臣僚上言，頡天資褊躁，動多猜忌，頃在廣南，忿爭互論，州郡官吏爲之不安，乞賜追寢新命，尋奉聖旨，令依舊知滄州。然則頡之不可付以邊事，著自先朝，非獨今日臣言之矣。所有臣昔具頡八事，皆非虛言，並有案據，謹別具開錄奏聞，乞令大臣看詳，罷頡新命，或但無令預聞邊事，別具諳練用兵之人，實之成效，取進止。

貼黃：張頡責任已深，除知荆南，不爲過當。臣今所言，但以頡爲性猜嶮，所至不得衆情，不可令管邊事耳。

再乞禁止高麗下節出入劄子

臣近奏乞裁損同文館待高麗條例，除近降聖旨，略施行外，有一項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遊看買賣，

止減爲十人。竊疑夷狄之人，懷挾姦詐，情不可知，許令遊覽都城，大則察探虛實，圖寫宮闕、倉庫、管房、衛道所在，曲折事極不便。小則收買違禁物貨，機密文書，及作違非，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害事。聽之出入，無一而可。舊法雖令親事官監視，然小人貪利，微加贈遺，何所不從？其實無益。若是朝廷全然不卹前事，則雖日令二十人出入可也；若以爲可慮，則止許十人，實亦不便。伏乞再降聖旨，全令禁絕，取進止！

催行役法劄子

臣昨於九月初論役法未便事，經今已是兩月，未見施行。臣竊見二聖臨御以來，凡所更改法度，皆已略定；惟是役法，首尾五年，民間終未得安，便若不及今完治，實恐久遠，姦人指以爲詞，疵病聖政。古人有言：「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惟陛下哀憐小民，遠指揮大臣，早定良法，取進止！

再催行役法劄子

臣伏見二聖臨御以來，號令之不便於民者，莫如役法之甚。蓋編戶之民，自五等以上，人被其害，士大夫自有知識以上，人知其非。臣昨日蒙聖恩，擢任執法，卽嘗首言其事，以爲他日小人疾害聖政，欲立異同之論者，必指此以藉口；不若今日博采公議，自救其失。故於九月八日備論五事，乞賜施行；又於十月二十六日乞檢會前奏，早賜指揮；前後共經三月有餘，終未見可否。伏惟天下利害，其切於小民，害於聖政，未有甚於此者；而大臣因循，重於改作，遲遲至此，甚非陛下勤卹民物，及深思遠慮之意。伏乞更加申敕，速令詳議，立成定法，以時行下，取進止！

論邊防軍政斷案宜令三省密院同進呈劄子

臣竊見大理寺審刑院舊制，文臣吏民斷罪公案，並歸中書；武臣軍員軍人，並歸密院；而中書密院，又各分房，逐房斷例，輕重各不相知；所斷既下，中外但知奉行，無敢擬議。及元豐五年，先帝改定官制，知此積弊，遂指揮凡斷獄公案，並自大理寺刑部尚書省上中書取旨，自是斷獄輕重，比例始得歸一天下稱明焉。自元豐七年十月八日奉聖旨：「應緣保甲事，元係樞密院指揮取勘，及保甲司乞特斷公案，令大理寺定斷，刑部勘當申院。」元祐四年六月十八日，又奉聖旨：「禁軍公案內流罪以下，情法不相當而無例擬斷，合降特旨者，令刑部申樞密院取旨。」今年七月十三日，又奉聖旨：「應係樞密院降指揮下所屬體量根究取勘者，候奏案到，令樞密院取旨。」十月四日，又奉聖旨：「應官員犯罪公案，事干邊防軍政，並令刑部定斷，申密院取旨。」二十九日，又奉聖旨：「應官員犯罪公案，事干邊防軍政，文臣令刑部定斷，申尚書省；武臣申樞密院。」臣竊詳前件五項條貫，不唯斷獄不歸一處，其間必有罪同斷異，令四方疑惑失先帝元豐五年改法本意，兼事干邊防軍政，文臣歸尚書省，則雖樞密院本職，必有所不知；武臣歸樞密院，則自節度使充經略，安撫有所廢黜，雖三省亦有不得知者，事之不便，莫大於此！臣今欲乞依先帝改法之舊，應斷罪公案，並歸三省，其事干邊防軍政者，令樞密院同進呈取旨而已。如此，則斷獄輕重，事體歸一，而兵政大臣各得其職，方得穩便取進止！

乞優卹滕元發家劄子（元祐五年十月）

臣伏見故龍圖閣學士前知太原滕元發，昔事先朝，早蒙知遇，方羣臣爭以財利求進之秋，元發獨能守正，時獻謙言，先帝取其大節，雖任用進退不一，而卒蒙保全。近者朝廷知其可用，復還舊職，擢真河東，元發亦能裁損極邊冗戎，爲國惜費，頗有成效。今不幸身亡，子弱家貧，已蒙聖恩，特加賻贈，欲乞檢會近例，差破人船津送喪，柩骨肉直歸蘇州，俟有葬日，仍令本州量事應副。元發有弟申，從來無行，今元發既死，或恐從此凌暴諸孤，不得

安居。緣元發出自孤貧，兄弟別無合分財產，欲乞特降指揮，在京及公路至蘇州以來，官司不許申干，預元發家事及奏薦恩澤，仍常切覺察，取進止。

薦王鞏劄子

臣伏以方今人才衰少，求備實難，凡有所長，皆當不廢。臣伏見右承議郎王鞏，生於富貴，志節甚堅，好學力文，練達世務。昔熙寧之初，宰臣王安石用事，屢欲用鞏，鞏自知守正不合，拒而不從。每上書言事，多切時病，吳充、馮京器其爲人，嘗與議及國事。及王珪、蔡確執政，李定、舒亶爲御史，將傾充與京，故起大獄，廣加羅織，欲以次及二人。鞏由此得罪，南行萬里，三年而歸，剛氣不衰，言事如故。時二聖臨御，司馬光當國，鞏復預光議論，光極喜之。言之朝廷，擢任宗正寺丞，方復欲進用，而鞏猶介疾惡，爲衆所忌，適會光物故，衆人摭其微過，因而排之，遂至今日。臣竊悲光平日所薦，今皆布列朝廷，而鞏獨連蹇不遇，罷官者再。凡鞏之所長，皆士人之所難能，而其所短，多暗昧不明，或少年之所不免。前知揚州，諱景溫與鞏共事，嘗上章明辯其寃，則愛憎之言，未可偏信。臣備位風憲，區區之意，每欲爲陛下掇拾遺材，以備任使，與鞏遊從最舊，知其所長，伏乞陛下洗濯瑕疵，稍加錄用，必能上感恩造，臨事捐軀，以報萬一，取進止。

論禁宮酒劄子

臣竊見有司，近以在京酒戶，虧失元額，改定宗室外戚之家，賣酒禁約，大率從重。謹案嘉祐舊法，親事官等賣酒四瓶以上，並從違制，斷遣刺配五百里外本城，其餘以次定罪。皇親臨時取旨，仍許人告提兩瓶以上，賞錢十貫止。及熙寧法，每賣一斗，杖八十，一斗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許人告捕一斗，賞錢十貫，至百貫止。及元祐四年

所定刑賞與熙寧同，而有告無捕。及今年十一月六日，十二月十八日，敕刑從嘉祐，而賞從熙寧，既兼川兩重，及並行告捕，仍許入沽販之家，而取旨之法，兼及本位尊長，是以此法一行，人情驚擾。臣竊惟有所司所以立此法者，止爲酒戶虧額而已；酒戶虧額，但戶部財利一事耳。今既兼取前後重法，施於沽販小人足矣。臣訪聞宗室之間，頗有疎遠外住之人，以窘乏之故，或賣酒自給；今既許人入其家捕捉，小人無知，以捕酒爲名，恣行凌辱，何所不至？兼逐位尊長，爵齒並崇，多連宗字，而卑幼犯酒，不免取旨；若取旨而不行，則雖取何益？若遂有行遣，竊恐聖意必不欲如此。故臣愚見以爲當去尊長取旨之法，仍不許捕捉之人入皇親宅院，如此施行，頗爲酌中，伏乞特降指揮，速行改定，取進止！

貼黃：臣所言事于宗室，欲乞聖意裁定，如可施行，更不出臣此章，只作聖旨批降三省。

論冬溫無冰劄子

臣伏見前年冬溫不雪，聖心焦勞，請禱備至，而天意不順，宿麥不蕃，去冬此災復甚，而加以無冰，二年之間，天氣如一，若非政事過差，上干陰陽，理不至此。謹案常燠之罰，載於周書，而無冰之災，書於春秋。聖人之言，必不徒設。臣謹推原經意，而驗以時事，惟陛下擇之。蓋洪範庶證，哲則時燠，豫則常燠，謀則時寒，急則常寒，哲之爲言明也；豫之爲言舒也。故漢儒釋之曰：「上德不明，暗昧蔽惑，不能知善惡，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禮，失在舒緩，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既弛緩，故其罰常燠；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亡無寒歲，而秦滅無燠年。」今連年冬溫無冰，可謂常燠矣；刑政弛廢，善惡不分，可謂舒緩矣。臣非敢妄詆時政，以惑聖聽，請爲陛下具數其實。然事在歲月之前者，臣不能盡言；請言其近者，凡有罪不誅者七，無功受賞者四。

陸佃爲禮部侍郎，所部有訟，而其兄子宇乃與訟者，酒食交通，獄既具，而有司當宇無罪，此有罪而不誅者。

一也。石麟之爲開封府推官，與訴訟者私相往來，傳達言語，獄上而罷，更爲郎官，此有罪而不誅者二也。李偉建言乞回奪大河，朝廷信之，爲起大役，費用不貲，今黃河北流如故，漲水旣退，東流淤填，遂成道路，臣乞正偉欺罔誤國之罪，不蒙采納，任偉如故，此有罪而不誅者三也。開封府推官王詔，故入徒罪，雖該德音，法當衝替，而詔仍得守郡，至今經營差遣，遷延不去，此有罪而不誅者四也。知祥符張亞之爲官戶理索積年租課，至勸決不當，償債之人，估賣欠人田產，及欠人見被枷錮，而田主毆擊至死，身死之後，監督其家，不爲少止，本臺按發其罪，而朝廷除亞之真州，欲令以去官免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五也。孫述知長垣縣，決殺訴災無罪之人，臺官有言，然後罷任，雖行推勘，而縱其抵欺，指望恩赦，此有罪而不誅者六也。秀州倚郭嘉興縣人，訴災，州縣昏虐，不時受理，臨以鞭扑，使民相驚，自相蹈籍，死者四十餘人，雖加按治，而知州章衡反得美職，擢守大郡，此有罪而不誅者七也。

近日差除戶部尚書以下十餘人，其間人材，竊允公議者，不過二三人，其他多老病之餘，及執政所厚善耳。臣與僚佐共議，以爲不可勝言，是以置而不論，獨取其尤不可者，杜常、王子韶二人論之，然皆不蒙施行。夫杜常在熙寧間，諂事呂惠卿兄弟，注解惠卿所撰手實文字，分配五常比之經典，及其所至謬妄，取笑四方，其在都司希合時，任丞書等旨意，施之政事，前後屢爲臺官所劾，兼其人物凡猥，學術荒謬，而寘之太常禮樂之地，命下之日，士人無不掩口竊笑，此無功受賞者一也。王子韶昔在三司條例司，諂事王安石，創立青苗助役之法，臣時與之共事，實所親見，及呂公著爲御史中丞，舉爲臺官，公著以言新政罷去，而子韶隱忍不言，先帝覺其姦妄，親批聖語，指其罪狀，自是以來，士人不復比數，但以善事權要子弟，故前後多得美官，今又擢之祕書，指日循例，當得侍從，公議所惜，實在於此，此無功而受賞者二也。張淳資才凡下，從第二任知縣，擢爲開封司錄，曾未數月，厭其繁劇，求爲寺監丞，卽得將作，又不數月，令權開封推官，意求因權卽真，迨遷遷上，此無功而受賞者三也。丁忱罷少府簿，經年不得差遣，一爲韓維女婿，卽時擢爲將作監丞，此無功而受賞者四也。其因緣親舊，馳驚請謁，特

從常調與之堂除，以至徐目猥多，待闕久遠，孤寒失望，中外嗟怨者，尚不可勝數。凡上件事，皆刑政不修，紀綱敗壞之實也。大率近歲所爲，類多如此，譬如天時，有春夏而無秋冬，萬物雖得生育，而不堅成，天之應人，頗以類至。宜指揮大臣，令已行者，卽加改正，未行者，無踵前失，勉強修飭，以答天變。

臣伏見去年歲在庚午，世俗所傳，本非善歲，徒以二聖至仁，無私德及上下，故此凶歲，化爲有年，然事有過差，猶不免常燠無冰之異，由此觀之，天地雖遠，得失之應，無一可欺。若更能恐懼修省，戒飭在位，相勉爲善，則太平之功，庶幾可致也。臣備位執法，實欲使陛下比隆堯舜，無缺可指，無災可救，是以區區獻言，不覺頗多，死罪取進止！

論雇河夫不便劄子

臣竊聞祖宗舊制，河上夫役，止有差法，元無雇法。始自曹村之役，夫功至重，遠及京東西淮南等路，道路既遠，不可使民間一一親行，故許民納錢以充雇直，事出非常，卽非久法。今自元祐三年朝廷始變差夫舊制，爲雇夫新條，因曹村非常之例，爲諸路永久之法，旣已失之矣，而都水使者吳安持等，因緣朝旨，造成弊政，令五百里以上，不滿七百里，每夫日納錢二百五十文；省七百里至一千里以上，每夫日納錢三百文；省團頭倍之；甲頭火長之類，增三分之一，仍限一月過限倍納，是歲京東一路，差夫一萬六千餘人，爲錢二十五萬六千餘貫。由此民間見錢幾至一空，差人般運，累歲不絕，推之他路，概可見矣。近因京東轉運使范鏐得替回，論其不便，安持等方略變法，罷團頭火長，倍出夫錢，工部知罰錢之苦，又乞立限至六月以前，雖苛虐比舊稍減，然訪之公議，終不爲穩便。何者？朝廷本欲寬省民力，故許出錢雇夫，若其錢足以充差，則朝廷將復何求？今河上雇夫日破二百而已。（昨來京城雇夫，每人日支一百二十文，省在河上日支二百，以爲過厚。）雖欲稍增數目，爲移用陪備等費，亦

不當過有夏斂，以傷民財也。故衆議皆謂七百里以下，與七百里以上人戶，若係差夫，則一人效一人之力耳；今乃利其遠近，有費用多寡之殊，遂令遠者多出五十，以爲寬剩，此豈朝廷卹民之意哉？

兼一夫出二百五十，亦已自過多，如臣愚見，若於每夫日支二百文外，量出三十，以備雜費，則據上件，京東所差夫數，止約合出一十一萬貫，省比本監所定五分之二耳。昔王安石爲免役之法，只緣多取寬剩，致令民間空匱，怨謔並作；二聖臨御，爲之改法，今創痍猶未復也。安持本安石之黨，昔日主行市易，多出官本，散與無根之人，虛罄息錢，以冒不次之賞，雖略行追奪，而尋復任使，蓋從來習爲聚斂之政，至今不改，是以雇夫之法，名爲愛民，而陰實剝下。臣欲乞聖慈，特降指揮，應民間出雇夫錢，不論遠近，一例只出二百三十文，省所貴易爲出備，不至艱苦。兼臣聞自來諸路計口率錢，百姓如遭兵火，若用之河防之上，一無枉費，於理尚可也；今取之良民之家，而付之河埽，使臣壕寨之手，費一稱十，出沒不可復知，民獨何負而爲此哉？且今河埽梢樁之類，納時數目不足，及私行盜竊，比之他司官物，最不齊整，及其覺知欠少，或託以火燭，或因河流向，著一經卷，掃大破數目，雖有官司，無由稽考，今以免夫錢付之類，亦如此矣。

兼訪聞河上人夫，亦自難得，名爲和雇，實多抑配。臣今仍乞令河北轉運提刑司，同共相度，如何處置關防所支雇夫錢，以免欺盜之弊。及乞體量所雇人夫，有無抑配，結罪保明聞奏，然後朝廷裁酌，從長施行。取進止！

貼黃：今歲修河夫人數不少，且以遠近各半約之，仍據見行法遠者，每人一日多出五十文，省則其錢數亦必甚多，若蒙聖恩，便令裁減，則民間受賜不少。乞指揮速賜施行！

論西邊商量地界劄子

臣聞善爲國者，貴義而不尚功，敦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爲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

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動，而可以獲城，何故弗爲？」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疎於事情而怠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強晉國，則信義之效，見於久遠如此。

臣竊觀朝廷之所以御西夏者可謂異矣。方元祐三年，夏人既受冊命，不肯入謝，再以大兵蹂踐涇原，大臣畏之，明年遣使請以所許四寨易蘭州塞門，朝廷雖不許，而大臣務行姑息，不俟其請，而以歲賜等事許之。一歲所賜凡二十萬，夏人仰之以爲命，雖以一歲之人易蘭州塞門可也，而奈何與之？蓋自失歲賜以來，朝廷蕩然，無復可以要結夏人者，然此既往之事，臣不復追咎矣。頃者夏人既得歲賜，始議地界，朝旨許以見今州城堡寨，依綏德城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外置堡鋪，其餘十里爲兩不耕地，約束既定，大臣中悔，又欲堡寨相照，取直讀猶未定，而熙河將佐苑育種誼欲於見合城堡之外，更占寶孤勝如二堡，大臣僥倖拓土之功，不以育等爲非，從而助之，尋爲夏人所破，所殺兵民皆不敢以實聞，繼修到門，再被焚毀，其事至今未定。然夏人迫於內息，不敢堅抗，朝命許以照直爲界，其言猶未絕口，而大臣又悔，欲於堡鋪之外，對留十里，通前共計三十里，此命既出，有識之士以爲失信太甚，非中原之體，若使邊臣稍知義理，必不忍自出反覆之言，以彰不信。幸而夏人終以內患未解，不欲違拒，輒俛見從，十里之地，得之不足爲強，失之不足爲弱，雖小人以爲得計，而君子謂之失策。何者？要約未定，今歲已添屯重兵，前後十將有餘，十將之衆凡五萬人，使五萬人西食貴粟，其顯已不貲，而夏人順否又未

可必雖復暫順，要之久遠，不信朝廷，爲患何所不至？然此亦既往之事，臣復何言哉！臣之所憂，但恐大臣狃於小利，睥睨夏國，便利田地，貪求不已，訪聞近遣穆衍與邊臣計議，既欲取質，孤勝如一帶良田，凡數十里，又欲取秦鳳路隴諾城，與熙河路定西城，照直地僅一百里，規畫極大，聞者驚愕！若此謀復作，夏人不堪其忿，竊出作過，我曲彼直，何以禦之？且先朝用兵，所得四寨，朝廷猶務息民，棄而不惜，况於其餘，何足計較？在兵法有之曰：「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又曰：「利人土地，貨賣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今之所爲，正犯此禁。臣竊怪大臣皆一時儒者，而背棄所學，貪求苟得，爲國生事，一至於此，外人皆言前後計畫，皆出種誼，誼本小人，安知大慮，而舉朝廷以從之乎？要之不出數年，此患必見，患至而後言，言雖易信，而已無及矣。伏乞陛下以社稷生民爲念，斷之於心，止其妄作，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黃添屯數目，臣見陝西轉運使李南公言：（此貼黃在添屯十將處）「自元祐以來，朝廷不起邊事，凡自前邊臣欺罔，殺略熟戶，計級受賞，虜掠財物，私自潤入，乃邊民幸於擾攘，買賤賣貴，如此等事，皆不得爲，故上下鼓唱，願有邊釁，凡此皆姦人自作身計，非國之利也。」今勝如質孤等處，良田寶西邊第一等膏腴，豈我獨知以爲利，而夏人不知耶？彼知愛之，則不免於爭，爭一起，則兵革不息，此正墮邊臣之姦計，而大臣不察過矣。臣訪聞夏國柄臣梁乙逋者，內有篡國之心，然其爲人狡而多算，寬而得衆，方欲內安首豪，外結朝廷，竅內外無患，然後徐篡取之，所以朝廷近日商量地界，雖前後要求反覆，而乙逋一一聽從，蓋見議地界止於二三十里之間，於彼國不深繫利害故也。今朝廷若見其易與，因而別有大段求索，使彼不能堪忍，或至忿爭，兵難一交，必非朝廷所願，至此而後反欲求和，則所喪多矣。

論黃河東流劄子

臣聞大河行流，自來東西移徙，皆有常理；蓋河水重濁，所至輒淤，淤填既高，必就下而決，以往事驗之，皆東行至太山之麓，則決而西；西行至西山之麓，則決而東；向者天禧之中，河至太山，決而西行，於今僅八十年矣；自是以來，避高就下，至今屢決，始決天臺，次決龍門，次決王楚，次決橫隴，次決商胡，及元豐之中，決於大吳，每其始決，朝廷多議閉塞，令復行故道，故道既高，復行不久，輒又衝決，要之水性潤下，導之下流，河乃得安，是以大吳之決，雖先帝天錫智勇，喜立事功，而導之使行，不敢復塞，茲實至當之舉也。

惟是時民力凋弊，堤防未完，北流汗漫，失於故障，由是元祐之初，大臣過聽，始開孫村之議，欲導河使東，以復故道，此議一起，都水官吏，僥倖回河之功，河上使臣壕寨，利在差遣，請受相與唱和，爭請回河，自是公私困竭，河北京東西之民，爲之不聊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仁民愛物，恭儉節用，如恐傷之，今河本無事，而生事之人，公然欺罔，坐使公私俱弊，臣實深痛之！謹采河朔民言，效之左右，惟陛下裁察！

夫河自天禧西行，及其決於大吳，其去西山不遠，惟有此地，未經淤填，比之他處，地形最下，故河水自擇其處，決而北流，直至瀛莫之郊，地勢北高，河遂東折入海，其爲順便，殆天意也。惟北京之南，孫村在其東岸，東接故道，其間數十里，地頗污下，每歲夏秋，漲水多自此溢出，昔之治河者，以爲北京宮闕所在，兵民夥煩，而孫村近在城南之外，若使漲水從此流入故道，則都城生聚，皆有魚鼈之憂，故於河之東岸，孫村之南，開甯豐口，以洩漲水，流入故道，於河之西岸，開關村等三河門，亦以洩漲水，行無人之地，迤邐流至館陶，復令入大河。昨來朝廷，如一依昔人措置，則北京每歲秋夏漲水，自可無虞，城南堤防所費，並可省罷。自北京以北，至瀛莫以南，地迫西山，漸有岡阜，河水至此，自不能爲害，惟有深州，當河流之衝，所宜經畫。今若徙武強縣，開近東舊河道，（具見畫圖）引河稍東，則深州之危，必自紓解，然後完治山公一帶北堤，極令高厚，則河流赴海，可無大患矣。今自建孫村回河之議，先閉塞關村等三河門，又於梁村築東西馬頭及鋸牙，侵入河身幾半，迫脅大河，強

之使東，既河身噎塞，則上流陽武靈平等處，去秋並告危急，漲水至北京之南，東西兩岸，無所分減，又爲馬頭鑿牙所迫，併入孫村，直上北京，簽橫堤面，北京告急，嘗稱：「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定疎虞，其得平安，蓋出天幸。」由此橫堤順水堤，皆作木岸，所費不貲，然終亦不可全恃。兼梁村東馬頭下崖，至水面高七尺，水深二丈以上。若欲開掘馬頭以東，回奪河身，須及三丈，乃可訪聞入地一丈，泥水不可復開，雖復傾國應副，力亦不及。若欲略行開掘，令漲水衝刷成河，則二年以來，已試不效。况故道一帶，堤內直高一丈上下，而堤外直高二丈有餘，架水行空，最爲危事。

謹按自來河決，必先因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後乃決；然則大吳之決，已緣故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於此，理必不可。且見今北流深處，水行地中，實得水性，捨此不用，而欲引入故道，使水行空中，雖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議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今雖變回河之名爲分水之議，據都水奏請本謂：「回河與減水事體不同，所有已修進馬頭三百餘步，乞從修河司隨宜措置，馬頭既在大河之中，橫欄水勢，汎漲之時，理須斟酌，可存可折，一面施行。」朝廷雖許其所請，然本司收買馬頭物料，至今不絕，又與本路監司同奏，乞隨宜開導口地一帶，河槽務令深闊，併修葺緊急堤岸，醜爲二渠，臣觀其指意，雖名爲減水，其實暗作回河之計也。且自置修河司以來，使過朝廷，應副見錢四十九萬餘貫，其他公私所費，猶不在此數。今歲春夫共得一十萬人，而北流止得三萬，東流獨占七萬，蓋自來河北，只管一河東西兩岸而已。今爲分水之故，添爲兩河，東西兩岸，內北流橫添四十五埽，使臣三十四員，河清兵士三千六百餘人，物料七百一十六萬三千餘束，其爲耗盡，何可勝言？蓋都水官吏，專欲成就決不可行之故道，而疵病已行之北流，其欲成就故道，則孫村開河馬頭等役，當罷而不罷，其欲疵病北流，則深州武強等處，當講而不講。（建議分水之人，利在深州危急，以顯北流可廢，而東流當開，其爲不忠，莫甚於此。）北京靈平陽武諸處危急，實由分水所致，則諱而不言，深瀆恩莫去歲無害，實由北流堤防稍立之功，則

指爲分水之效；其爲罔上，衆所憤歎。臣職在風憲，疾之久矣！近因訪問，習知河事之人，頗得其實；采畫成圖，隨事籤貼，指掌可見。今隨劄子上進。臣雖未嘗閱視形勢，然而朝廷大臣，亦未嘗按行其地，不可便以都水官吏爲信也。欲乞聖慈，特選骨鯁臣僚，及左右親信，往河北計會，逐處安撫轉運，提刑州縣及北外監丞司官，同共踏行，詳具圖錄，開述利害，保明聞奏。如臣所言不妄，卽乞罷分水指揮，廢東流一行官吏，役兵折去馬頭鋸牙，依上件所陳施行。今年春，夫仍並撥付北流，開河築堤役使，所貴河朔及鄰路兵民，早獲休息，國家財賦，不至枉費，有豐足之漸，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黃：今河上夫役，不過二月半下手，如蒙聖意，允臣所請，伏乞火急差官前去定奪，所貴未役之前，早見可否，不誤興役。

卷四十五 中書舍人撰兩府請賀謝表狀十首

請太皇太后受冊表

臣輶等言：臣等近奉表，請太皇太后以時備禮，膺受冊寶，伏奉批答不許者。臣等聞謙雖盛德，過則失中，禮有必然，義非所避。方旱災未解，則克己安衆，人主之令然；及神人既和，則備物正名，有國之常法。若乃務於損而不復，有其實而弗居，使禮典不修，則臣子何賴？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躬任姒之至德，蹈舜禹之休功，無爲而遐邇自安，不言而忠邪自辯，四海蒙福，三年于今。乃者，雨不應時，民斯艱食，然而撥廩已貴，之惠，饑饉所以再生，側身修行之誠，鬼神所以助順。今蠶麥既阜，黍稷可期，人獲安居，朝亦無事，而禮廢不舉，衆將謂何？

夫以擁佑神孫，緝熙大業，名號之施，本由其實；文物之盛，復洽其名；夫何嫌疑，固執謙畏，而况遏密之期已

極受戴之願方深，抑損逾涯，進退無據。臣等重念君父之道，不獨爲身，其於臣子之謀，當使無過。今時日協吉，冊寶告成，却而不施，自爲則至，而使皇帝陛下不得盡人子之義，百官有司不得舉人臣之職。此臣等區區竊所未喻也。伏願太皇太后陛下，勉循斯請，以安衆心，仰以奉祖宗之禘儀，俛以爲國家之榮觀。臣等無任懇款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賀擒鬼章表

臣鞏等言：伏觀熙河蘭會經略司奏：「今月十九日，洮東安撫種誼等領兵攻破洮州城，生擒西蕃首領鬼章者。」天網雖寬，久而必獲，神理助順，叛者自亡。曾是偏師之出，疆堦聞元惡之授首，諸戎震疊，西鄙肅清。臣鞏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天覆四方，坤載萬物，好生之德，發於自然。柔遠之功，覃於無外。昆蟲草木，咸知此心；天地鬼神，陰相其業。顧西蕃之遺種，孤累聖之鴻私。頃在熙寧之間，誘陷思立之衆，置而不問，猶覲知恩，爵秩兼隆，賜予不絕。而乃潛結西夏，攻圍南川，焚蕩傷夷，動以萬計。發掘驅虜，不可數知。藜藿臨洮，傲睨天討。當宁太息，念疆場之無辜，諸將激昂，知背誕之不赦。兵刃既接，凶黨奔亡。臨衝未施，壁壘自破。老羌奪氣，白首就擒，卽聽檻車之行，以正葦街之戮。

乃者拓跋小醜，憑恃解仇之謀，猖狂大言，陰蓄窺邊之計。唇亡則齒知難久，臂解則肩不自持。料其破膽之餘，款塞無日。信矣得天之助，本於愛物之誠。臣等鎮撫無功，罷勉備位，幸依干羽之化，庶覲兵革之藏。欣戴之心，倍萬倫等。臣鞏等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謝入伏早出狀二首

伏以火老而煩，金微斯伏，忽被早歸之詔，仰慙內恕之恩，退食委蛇，撫躬戰汗。臣等叨塵近輔，與聞政幾，庇廣廈之清陰，飽素飧而終日，方慙懼於無補，何勞苦之足云。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推己及人，使臣以禮，深念早衰之質，許以中昊之休。願惟民事之至艱，蓋有日入而後息。臣等敢不上懷主眷，俯念人勞，廣清淨之餘風，致安佚於無外。

伏以候極南訛，日臨庚伏，方齋居之暇豫，閱政務之勤勞，亟命遄歸，得從燕息。臣等猥以一介，獲覽萬微，殫日力而不遑，知寸陰之可惜，惕然祇畏，敢有怠荒。伏惟皇帝陛下，雞鳴求衣，日旰忘食，致海內無警急之奏，而朝廷有清淨之風，膺化國之舒長，念暑雨之咨怨，曾匪賢勞之久，遽蒙夙退之安。臣等敢不上體眷懷，益勵愚拙，更寒暑而不易，期歲月之有成。

謝坤成齋筵狀二首

清光可企，初奉萬年之觴，妙供已成，共薦三乘之福。遽傳溫詔，式燕羣工。舉磬管以示和，陳肴核而飽德，與衆同樂，既均夷夏之歡，俾壽而康，當遂臣鄰之願。

又

寅奉東朝，方慶誕彌之節，均慈列辟，俾同既醉之歡。飲以和羹，作之備樂。舉太平之舊事，竦衆目以榮觀。呦呦鹿鳴，士有盡心之願，振振鷺下，衆知胥樂之誠。

謝講徹論語賜燕狀二首

志在多聞，親講前王之訓，功惟日就，遠見一經之終，深念勤勞，式均燕喜。蓬豆有楚，鐘鼓畢陳，勉興好我之心，既優以禮，將聞善道之告，不絕於時。

宸心莫測，方篤志於詩書，坤德無爲，但勤求於備彥，曾未閱歲，已聞終經。式均燕豆之私，以榮講席之報，始於好學，竚觀聖政之新，終克肯堂，益助慈心之喜。

賀雪御筵謝狀二首

伏以微陽將復，溫氣尙浮，誠意感天，不日而應；同雲覆地，雨雪載均；信哉牟麥之祥，復稱癘疫之藥。時方嗣歲，已知天造之同，功在庶農，益驗坤元之德。臣等弼諧雖幸，變理何功，安在豐年，日有素餐之愧；錫之備禮，重叨曲燕之私，醉飽而歸，震惶無措！

伏以近自頻年，每愆時雪，聖心勤念，雖淵默以無言；天意密符，變凝陰而有作。飛花先自於官闕，布潤俄遍於寰瀛。九軌澄清，已消塵壘之濁；三農踊躍，載歌牟麥之豐。臣等幸此有年，共安無事，錫之醴酒，益知和氣之充；飫以肴丞，願均足食之惠。醉飽盛德，歌舞休功。

編神宗御集奏請表狀二首

乞御製集敍狀

臣等頃被旨編次神宗皇帝御製文集，檢尋遺放，綿歷歲時，於兵政二府，得處置之詳；於臣寮諸家，得訓敕之要；相從以類，首以詩頌雜文，備載無遺，終以邊防秘計。今者編錄，僉定，卷秩已分，臣等恭惟神宗皇帝天縱彌文，神授英略，詞章淵妙，不學而能，籌策縱橫，絕人遠甚；而復厲精庶政，親決萬機，故其遊幸無益之文，見存無幾。

至於經綸成務之作，著錄尤多。足以上繼典誥垂世之書，豈止追述漢唐能文之主臣等，雖觀章句，莫測淵源，竊見祖宗御製集，聖製序文，已有故事。蓋天日之象，非常人所能形容，而堯舜之言，非來聖莫適題品。臣等欲乞皇帝陛下，依前朝典故，親撰神宗皇帝御製集序，頒付本所，以發揮聖作，昭示來世。

進御集表

臣職言竊惟神宗皇帝，天縱聖德，文章備偉，策略宏遠，出於天性，不由學致。自初卽位，經營百度，有綱紀海內，鞭撻四夷之志。老臣宿將，拱手相視，以聽可否。至於發姦摘伏，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皆發於文詞。臣頃被聖旨編次遺文，始於禁中，次及三省密院，下至文武諸臣之家，凡尺牘寸紙，無所遺軼；或文采煥發，足以形容淵衷，或事實明著，足以考察時政，謹已撰次成書。然臣之愚陋，不足以測知深淺，臣職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居堯舜之位，躬曾閔之孝（太皇太后表改此二句云：「以文母之慈，修聖子之業。」）補述前志，見於爲政網羅遺事，盡副史官，猶恐平生文字，久而散亡，或致磨滅，特置官局，經涉歲時。

臣伏觀歷代帝王，如漢武、魏文、唐德、文宣三宗，皆工於詩騷雜文，與一時文士比長絜大；至於經綸當世，講論利害，以文墨盡天下事，則皆不足以仰望先帝之萬一。惟漢光武起布衣，治經術，提三尺劍，以平僭亂，得治民馭兵之要，每以手迹十行，細札號令海內。竇融在河西，詔書至，探融等情偽，河西皆驚以爲不可欺，即時款附。第五倫爲京兆掾，每讀詔書曰：「此聖主也，願爲盡死力。」魏太祖芟夷羣醜，其用兵雖法孫吳，然因事變化，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爲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惟此二君近之。

然先帝之文，其高處自當與典謨訓誥爲比，非近世所能鬚鬣。凡著錄九百三十五篇，爲九十卷，目錄五卷，內四十卷，皆賜二府及邊臣手札，言攻守秘計，先被旨錄爲別集，不許頒行，仍御製集序一篇，以紀盛德，發明大

訓。

臣竊見祖宗御集，皆於西清建重屋，號龍圖天章寶文閣，以藏其書；爲不朽計，又刻板模印，遍賜貴近。臣今已繕寫，分爲五牋，隨表上進，欲乞降付三省，依故事施行，所有御集，卽付本所修寫鑲版。臣無任戰汗慙懼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辭免恩命表狀劄子一十六首

辭起居郎狀

右：臣今月十九日，准閣門告報，已有告命，除臣起居郎者。伏念臣頃自疎外，擢居諫垣，衰廢之餘，才力耗竭；龜俛歲月，無所建明；近因朝廷除張頴爲戶部侍郎，杜紘爲右司郎中，公議紛然，謂非其人。臣繼上封章，極言其事。杜紘雖才性鄙佞，點辱華要，而罪惡未著，臣亦不敢力言；至如張頴，爲性嶮躁，臨事乖方，歷任以來，罪狀山積，臣以爲事旣明白，是以前後五次上言，不知頴久事權，要植根深固，一爲左右之所保任，遂致聖意確然不移。臣屢獻狂言，誠不量力，雖聖意寬貸，未賜譴訶，豈敢冒昧寵榮，復塵要近言，不稱職，臣猶自知當黜，反遷衆必指笑。伏乞特回誤恩，除臣一外任差遣，俾臣得免清議，不勝幸甚！所有前件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第二狀

右：臣准今月二十三日，尙書省劄子，以臣奏乞免起居郎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君父之命，所當敬從，臣實何人，敢有固執？特以臣前言張頴除戶部侍郎不當，前後五狀，不蒙施行。頴之罪名，著在案牘，傳於公議，而大臣主之愈力，朝廷用之無疑，則是臣謗毀忠賢，眩惑天聽，狂妄之誅，所不當赦。臣今不敢復論其事，但以言爲職。

言既不用，理當廢黜；銜愧冒寵，義實不安。伏乞檢臣前奏，除臣一外任差遣，以全臣進退之分。所有起居郎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救旨。

免修條支賜劄子

臣准門下中書後省關准吏部牒：以臣詳定參校六曹寺監吏人額祿文字，并修條特支銀絹各五十疋兩。竊緣編修條貫及裁定吏額，皆上稟朝廷論議，下賴官吏勤力。臣居其間，別無勞効，冒昧恩賞，情所不安。况范百祿等已有文字辭免乞贈檢會一處施行，特寢誤恩，以安愚分。取進止。

第二狀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臣辭免，詳定吏額并修條特支銀絹者。聖恩深厚，不廢微勞，豈合固辭。上煩天聽，然念臣頃自遭遇，曾未數年，致位近侍，其間因緣職事，催督官吏修定舊條，在於微臣絕無分毫之効，若皆一一僥倖恩賞，實愧心顏。伏乞聖慈察臣誠心，非有矯飾，追寢成命，以安愚衷。取進止。

辭召試中書舍人狀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召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頃自外官擢任言責，雖繼陳狂瞽，而報効蔑然。遽蒙聖恩，執筆柱下，復緣乏使，權掌命書，資淺才微，寵恩沓至，自知非稱。而况人言方欲上書自陳，以辭要劇，忽聞召命，震越非常。况今多士盈廷，詞臣間出，或久次不用，或沉伏未聞，豈患無人，以備任使。願臣才力短拙，重以衰殘，曾未逾年，致身華近，必貽公議，難以自安。伏乞追回誤恩，少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救旨。

第二狀

右臣今月某日，准閣門告報，蒙聖恩除臣試中書舍人者。頃蒙特旨，召試中堂，辭避不從，黽俛而就，遂忝成命，意終不安。雖知區區寸誠，不能仰回天聽，而匹夫之志，終欲必行。蓋人臣事君，本求知遇，有命不受，近於不情。然臣以義而言，有三不可伏念。臣少從父學，稍知爲文，憂患以來，筆硯都廢。今雖勉強，心志已衰，此一不可也。臣昨自縣道，召充諫官，旋叨左史，仍兼詞命，駢繁寵數，併在一年。臣猶知非，况復公議，此二不可也。內外兩制，素號要途，兄軾頃已擢在禁林，臣今安敢復據西掖，非獨畏避譏評，實亦恐懼盈滿，此三不可也。臣既無一堪，而有三不可，冒昧寵祿，將安用之？伏乞聖慈鑒臣愚誠，特寢前命，俾臣得安閑地，少弭人言，則臣圖報恩私，尙有他日。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辭戶部侍郎劄子

臣准尙書省劄子：已降詔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戶部侍郎，奉聖旨管勾右曹者。待罪西掖，雖已暮年，齷齪文墨之間，愧負寵祿之厚，豈期過聽，特有甄升。竊以戶部右曹，兼領昔日金倉司農之政，侍郎職事，專治天下差繇市易之餘，奏請紛然，法度未定，方欲酌今昔之中制，采吏民之公言，宜得強明練達之人，立成久遠通融之法。如臣暗陋，何以克當？願回誤恩，別選能吏，俾臣愚獲安於微分，而國事不失爲得人。公私兩宜，衆議爲允，懇迫之至，冒昧以聞，取進止。

辭吏部侍郎劄子

臣准尙書省劄子：已降誥命，除臣試尙書吏部侍郎。奉聖旨令管句右選者。臣待罪民部，一期且半，才微事劇，智力俱殫，方欲叩叩聖明，稍求閑地，而猥蒙進擢，俾佐天官。地望愈華，職業尤夥，見今選集之士五六千人，一失銓量，人言可畏。伏望聖慈，矜臣不逮，察臣無他，除臣一閑慢差遣，上以明朝廷用人之公，下以全愚臣知止之分。干冒天威，進退失措，取進止！

辭翰林學士劄子

臣今月十四日，准閣門告報，已降誥命，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臣頃在民曹，頗經歲月，不能均調，有無，仰助邦計，日虞曠弛，以速刑誅。朝廷曲賜保全，已爲至幸。復加進擢，必致煩言。近被除書，參掌吏選，雖云寵命，猶屬諸曹。臣自量空疎，尋已辭避，而况玉堂之清秘，號爲詞臣之極選。臣兄軾，舊以文學見稱流輩，猶復畏避，不敢久居。得請江湖，如釋重負。在臣微陋，實爲叨竊。兄出弟處，或謂朝廷私臣一家。地近職嚴，姑願朝廷歷選多士，雖或未欲置臣於外，猶願特許假臣以閑。苟未滿盈，庶可驅策。悃誠迫切，進退兢危。伏望聖慈，卽賜俞允，取進止！

辭御史中丞劄子

臣待罪禁林，行將一歲，兼權吏部，復又累月。常恐才小責重，有一曠敗，孤負聖恩。今月三日，得閣門報准告：除臣御史中丞，充龍圖閣學士。聞命震恐，罔知所措。蓋有二聖臨御，所用執法，於今六人，或由此進用，或因事罷去。凡任人之得失，實係朝廷之重輕。官吏視之，以啓勤怠之心。邪正因之，以知消長之候。是以前代所選，至慎至難。如臣鄙凡，何以堪此。况復職冠河圖之祕，亦非近事之比。雖朝廷過聽，欲以寵借小臣，而臣自度量，願顧少安。愚分重念，臣頃者爲邑江外，被召還朝，曾未五年，遍歷華近，無尺寸之功德，荷山岳之恩，私區區之誠，每虞傾覆。

若復冒居要任，誠異本心；况臣非獨自爲身謀，亦爲朝廷惜此過舉。伏乞追寢成命，退就閑官，上全知人之明，下安守節之義。惶恐迫切，不知所裁。取進止。

辭尚書右丞劄子

臣今月五日，准閣門告報：蒙恩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臣備位南臺，言事無補，上負朝廷開納之意，下辜朋友責望之誠；徒以厚恩未酬，欲去不忍，豈謂非常之命，猥加無補之臣。矧復二轄之官，萬幾所在，苟用人之一失，實取輕於四方；如臣奮自諸生，誤叨近侍，崎嶇縣道，曾未數年，出入周行，莫聞顯効；資地淺薄，積薪有後來之譏；德業空虛，在梁有不稱之誚。伏乞追寢成命，少安愚衷，上以全二聖知人之明，下以成孤臣審己之分。臣無任祈天待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第二狀

臣蒙恩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今日雖已具劄子辭免，然意有未盡。君父之前，不敢復隱，謹具披露。惟陛下察之！伏念臣幼無他師，學於先臣洵，而臣兄軾與臣皆學，藝業先成，每相訓誨，其後不幸早孤，友愛備至，逮此成立，皆兄之力也。頃者兄弟同列侍從，臣已自愧於心，今茲超遷丞轄中臺，與聞政事，而臣兄軾適自外召還，爲吏部尚書，願出臣下，復以臣故，移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實不違安。况軾之爲人，文學政事，過臣遠甚，此自陛下所悉，臣不敢違慕古人，內舉親戚，無所迴避；只乞寢臣新命，若得與兄軾同爲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如此，則公議既允，私意獲安，其於愚臣，實爲至幸。取進止。

第三狀

臣今月某日，伏蒙聖恩，賜臣詔書一道，不允臣辭免恩命者。命降自天，輒形懇避，恩不加譴，猶辱訓詞，輒緣覆燾之私，復伸愚陋之懇。蓋陳力事上，常自止於不能，而量才用人，亦常矜其已竭。况臣位居執法，職在繩愆，苟有官非其人，爵踰於德，法所當治，臣敢弗言。今者擢寘近班，實爲虛授，若遂黽俛居位，臣既自己知非，苟復傳播於人，衆必指爲無恥。在他人猶爲不可，况本職之所當言，幸別選於長才，冀稍安於私意，再殫誠悃，非敢飾詞，所有誥命不敢祇受。臣無任震越待罪之至，取進止！

第四狀

臣今月某日，蒙恩差到某官齋降詔書一道，以臣再辭恩命，不允所請者。特遣使車，宣布君命，里巷改觀，親黨增光，雖聖聰之未回，抑愚言之可聽。與其順旨而使聖朝不獲所任，曷若違命而使柄臣舉惟其人。用此力辭，期於得請。

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衛多君子，季札知其未亂。若公卿類皆骨鯁，則精神足以折衝。今雖忠賢在朝，股肱協力，不宜雜用小器，以示乏人。臣能知難，國之福也。苟不度德，民何觀焉。尚冀察臣危誠，追寢前命，俾得粗陳薄技，以効一官。旣獲謀身之宜，非無報國之所。進退兩得，家國俱安。其於微臣，豈非厚賜。無任恐懼懇禱之至，取進止！

免尙書右丞表二首

臣職言伏奉誥命，蒙恩除臣中大夫，守尙書右丞者。首居言責，無補聖時；方有黜幽之虞，遽聞躡等之命，辭而不獲，情實難安。臣職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寒賤，兄弟慙直，早坐狂言，流落江湖而不返。晚逢異運，

聯翩禁近以偷安；恃聖神之誤知，蹈嶮夷而莫顧；前後歷居於臺諫，彈擊多召於怨尤；每圖自安之宜，惟有早退之便。徒以受恩未報，中夕以興，進退皆艱，徬徨自失，敢有望於殊寵，以自速於煩言？矧茲丞轄之嚴，號居弼諧之貳，觀用人之當否，知爲國之重輕，如臣迂闊而寡謀，孤直而多怨，進用茲始，已或紛然；眷遇儻隆，安能自保？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眷求一德，以允僉言；慎名器之假人，念衣裳之在笥，亟收前命，以保危蹤。苟無頽越之憂，盡出生成之造。臣無任祈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第二表

臣鞫言：伏奉誥命，蒙思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臺轄之重，國論所存，顧惟尺寸之材，向與棟梁之選。比陳誠懇，尙闕俞音。臣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寒儒，僅守父兄之樸學，文史末技，不通邦國之大猷；頃自元祐之初，偶緣乏使，召自南遷之後，遽責使言，旋由左史而踐掖垣，復從右戶以居翰苑，迨茲執法，曾未數年，言何補於聖明，志已殫於憂責。以一日遭逢之幸，擅諸臣積累之榮，方懷滿溢之虞，願求閑散之便，豈意思私之橫被，復叨丞轄之近班。自昔政事之臣，非處書生之地，既犯不韙，其何敢安伏望皇帝陛下，以德愛人，量才付位，深察斗筭之陋，難堪鍾鼎之藏，追還誤恩，選建明德，俾賢愚各安其所，則中外無復間言。其於微臣，受賜多矣！臣無任祈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卷四十六 雜謝恩命表狀二十一首

謝除中書舍人表二首

臣鞫言：伏奉誥命，除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執筆柱下，已愧空疎；起草禁中，尤爲清切。上慙主眷，下

愧人言。臣鞫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以西臺政教之原，紫微論思之地，緝熙庶政，事得稽參，進退具察，言成訓誥。昔趙孟治晉，叔向爲之謀主，則楚無以當國；僑爲鄭子羽掌其詞令，則國鮮敗事。今臣所領，頗近於斯，宜得博達詳練之人，疏通敏捷之士，考覈邦典，潤飾皇猷，如臣樸訥少文，迂拙自用，在仁祖時，始以直言見收，下第在神考時，復以封事獲對清光，不能自結於一時，旋復竄投於萬里。雖謀身之不暇，顧受任以何堪？秦壇之博，何取溝中之斷；清廟之瑟，誤收篋下之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出震乘龍，代天理物，默然思道，專意於用人，穆若守成，選衆而求舊，憐臣一介之賤，偶爲三世之陳。遺簪以故而見收，老馬以病而復養，不求其用，聊廣吾仁。臣雖力不迨人，而誠心未泯，學忘其舊，而一二猶存，敢不靖恭於朝，側聽高宗之言政，勉強以俟，幾見成王之措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除中書舍人第二表

臣鞫言：伏奉誥命，除臣試中書舍人，改賜章服者。越從左史，擢領西垣，口出命書，身參法從，深念山林之迹，本無富貴之心，聞命若驚，固辭不獲。臣鞫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生本西蜀，家世寒儒，學以父兄爲師，貧無公卿之助，私有求於祿養，輒自力於文詞，慨然東遊，無以上達，際會仁祖，訪求直言，策語猖狂，恃聖神之不諱，考官怪怒，惡悻直之非宜，孰知悟俗之言，特被愛君之詔，感激思遇，遂忘死生，莫酬國士之知，適有私門之禍，未填溝壑，重迫飢寒，時於道途，望見神考，一封朝奏，夕聞召對之音，衆口交攻，終致南遷之患，生雖不遇，嘗辱顧於二宗，時不見容，勢殆瀕於九死，厄窮自致，黽勉何言，敢云衰病之餘，尙被寵光之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慈均覆，坤德無私，欲以任奴之明，躬行堯舜之道，肆求多士，以遺成王，耆老畢會於朝廷，耕築不遺於草莽，遂令拔擢，猥及空疎。馮唐已衰，猶願雲中之往，真禹雖老，未忘封事之勤，譬如木之在山，生則荷恩，而死無所怨，水之在

地行則潤下，而止不敢辭；臣之事君，義亦如此。欲報之意，非言所殫。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除戶部侍郎表二首

臣鞫言：今月初四日，伏奉詔除臣依前朝奉郎試尚書戶部侍郎者。披垣清闕，奉鉛槧以煇安；民部劇煩，以金穀而爲職；事非素學，命不獲辭。臣鞫誠惶誠恐，頓首伏念：臣起於南裔，曾未再筭；擢在近班，訖無少補。開口論事，適宸心延納之初；引筆代言，非書命縱橫之際。竊祿而已，功何足云！計日以言，時亦未幾。方自憂於汰去，豈復意於超升。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仁聖無爲，靜深照物，坐閱工師之衆，灼知情僞之端，察臣朴愚，憐臣孤遠，才雖未能以應務，性則不喜於爲邪。試之劇曹，冀其來効。然臣觀當今右部之政，正值昔日新法之餘，召募憂於錢荒，差繇患於戶少，事旣難辦，法當通方。尙賴聖算之明，稍寬民力之鱗。臣之疎拙，徒自勉強，苟少緩於瘡痍，亦圖報之萬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鞫言：今月初四日，伏奉詔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尚書戶部侍郎者。田野之姿，入朝未幾，侍從之貴，冒寵已多；方懷汰去之憂，敢有起遷之望。臣鞫誠惶誠恐，頓首伏以：右曹之政，本專賦役之煩，近歲以來，復益金倉之舊，下關民力，上計邦儲，朝廷議論，積年於茲。吏民封章，繼日以上；置局未遑於成法，付部要責其奏功。將以適四方之宜，爲一代之典；自非精練吏事，通知民情，何以上副憂勤，下寬疲瘵。如臣淺陋，殆難克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貴乘時，孝先述志，明於因革之故，達於利病之原。上覽祖宗之成規，下采今昔之公議，昭然獨斷，惠此小民，謂臣出自賤寒，或知劭農之意，性本愚拙，庶無希合之情。度越衆賢，付以要務。臣敢不上體聖慮，勉盡鄙心。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對衣金帶表二首

臣輟言伏蒙聖恩賜臣對衣金帶者。感服在躬，衰容有耀；兼金收衽，綿力難勝；願視何功，叨廡重錫。臣輟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本寒族，誤點清班，豈曰無衣，敢自求於安煖。可使束帶，願未工於語言。曾是遭逢，坐蒙恩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澤無外，足以衣被四方；禮義有餘，意將藩飾羣下。發在筭之珍，以明重慎；易佩魚之飾，以示等威。結以會朝，垂厲識都人之舊服；而拜舞願影，有彼己之慙。豈徒褒博以爲容，願盡糜捐而報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輟言伏蒙聖恩賜臣對衣金帶者。中廷拜命，御府推恩，授安吉之禮衣，兼煖煌之寶帶。臣輟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西南賤士，儒素傳家，羊裘寬博以禦寒，牛膏連延而束體，久從游宦，幸此甄收。曾何施爲，坐沾賜予。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覆庶物，子養羣臣，機杼告功，遠取同裘之義；範鎔成質，式示斷金之誠。篋筥增輝，旣燻暖於私室；鞶紳同結，亦誇耀於周行。願慙彼己之譏，當普捐軀之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翰林學士宣召狀二首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感倚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成命莫回，驚使華之促召；一家竦聽，望雲闕以馳情。實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敢望。竊以翰墨之任，始自有唐；供奉至尊，講聞前輩。北廊奏事，有如李絳之忠；中禁論兵，復數畢誠之智。迨我祖宗之盛，最優文學之臣。時舉舊章，多蒙召對；頃自恭默之後，稍虛顧問之常。方今聖德日躋，羣臣屬目，蓋將虛前席以博問，繼夜燭而疇咨。宜得備良，密侍燕語。如臣

草野微陋。章句拙疎。十載江湖之間。自羣魚爲五遷臺省之要。承愧冠裳。敢謂乏人。遽令至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心廣大。海德并包。物無一介之遺。意求萬目之舉。臨朝訪道。有元老之在前。燕處潛心。援衆正而自助。從容盛德。循致承平。塵露之微。海嶽奚補。修列聖之故事。今將其時。因聞見以納忠。臣亦有志。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感倚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力辭不免。亟承詔旨之溫。就職有時。復紆使節之重。慙負之極。俯伏何言。竊以法從之華。禁林稱首。田漁自奮。信遭遇之已艱。兄弟迭居。况前後之無幾。二劉二吳。號有唐之盛事。二宋二韓。稱本朝之得人。或同處於一時。或相望於累歲。今臣與兄軾。皆塵西掖。繼入北扉。曾未三年。遍經兩制。才不逮於前輩。寵遂極於當年。聖主何私。偏許一門之幸。愚臣自料。敢齊伯氏之賢。莫爲先容。獨爾幸會。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德。含氣必生。日月之明。容光咸照。力判忠邪之黨。首清侍從之聯。察臣兄孤直之無他。適具員偶闕而當補。棄遺替而未忍。意同氣之可收。致此空疎。亦蒙獎擢。臣敢不始終一節。遮無隕於家聲。勉強百爲。或有補於國事。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狀二首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衣配重金。光照從官之右。廐分上駟。出忘徒步之勤。醴凝何功。便蕃若此。伏念臣生於寒遠。仕則塵勞。逢掖之衣。如牛背而自約。下澤之乘。望田舍以懷歸。曾是恩私。不遺固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軫綏多士。收攬成功。五色彰施。既盡齋飾之美。六轡調適。復均緩急之宜。不間衰殘。特加好賜。無衣自請。喜七節之吉。今爲子承懷。悲三賜之及。此糜捐之報。造次不

忘！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友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服章在笥，騏驥出閑，魏以會朝，乘而拜賜，周行悚觀，陋室增華。伏念臣家本寒儒，誤塵法從，既脫布韋之陋，稍從輿馬之安，同裘之私，本非所望。康侯之錫，顧亦何堪。寵數便蕃，循省愧歎。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博求備乂，圖廣治功，歷覽縉紳之間，深照奔走之病，會是迂拙，偏被恩私。賓客在前，或將使之束帶；大夫之後，知遂免於徒行。誓以糜捐，少圖報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

謝勅設狀二首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今月二十六日入院，特賜勅設者。初踐玉堂，亟頌燕俎，仰示慈之豐厚，增溢職之光華。飽食何爲？汗顏罔措。伏惟皇帝陛下，使臣以禮先祿，後威四益，既盈，豈復無餘之歎。初筵有秩，共成既醉之和。荷賜則多，論報何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今月二十六日入院，特賜勅設者。恩異禁林，禮加燕豆，頻年不講，故事僅存。偶追賢傳之遊，亟蒙鈇賜之舊。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惠慈無外，典禮畢修，鳴鹿呦呦，喜忠告之來告。嘉魚汕汕，豈衍樂之徒然。祇服異恩，敢忘仰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

笏記二首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者。眷命自天，懇辭無地，伏念臣歸朝未幾，受任過優，榮兼伯仲之間，寵先供奉之列。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施普博，恩及覃平，察狂狷之無他，憐孤直之寡助。生成之賜，草木何知？臣無任

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職叨非分，思出異常，伏念臣比自南遷，擢居法從，功未聞於一二，寵遂及於便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急於用人，不遺寸善，置之翰墨之地，忘其兄弟之嫌，欲報洪私，未知死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除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表

臣輟言伏奉誥命，除臣御史中丞，充龍圖閣學士者。視草禁中，既極儒臣之選；專席朝右，復膺忠告之求。兼延閣之寵名，增南司之榮觀。退循淺拙，徒積兢危。臣輟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仁聖在宥，五年於今，恭儉無爲，四方稱治，然而矯枉之過，苛吏適法，而寬弛相尋，革故之難，做事雖除，而條綱尙紊。民貧未可經遠，吏竄難於貴功。是謂守成之難，宜有厲精之實。幸臺綱之一舉，措國是於無疑；如臣才力之微，勉強何及。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惟主善，政貴日新，閭風俗之情，諭密詞說之忠，佞知逆耳之利行，察遜志之多非。是以度越備賢，收掇微賤。然臣迂愚之質，砥礪莫加，類沛之餘，衰罷日甚，言之無補，昔已效於諫垣。文不適時，比復陳於翰苑。恩深莫塞，才短奚爲。惟有事君之小心，每欲終身於直道，折而不屈，蓋蓬蒿之自然，晦而猶鳴，亦鷄鶩之常性。志效捐軀之報，未知授命之晨。拜伏在廷，俯仰增愧。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狀

右：臣伏蒙聖恩，賜臣對衣金帶鞍轡馬一疋者。衣以旌禮，錫之帶則有約束之嚴；馬以代勞，加之鞍則無隕越之懼。荷國恩之深重，知聖訓之密微。服以周旋，益增愧汗。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照臨多士，推廣德心，捐廩

庫之有餘，憐臣庶之微陋，拜命茲始，曾無毫髮之勞，受賜以歸，先有滿盈之懼。伏念臣起家寒遠，遭世熙明，才下位高，長維鷄濡翼之誦，任重道遠，懷老驥伏櫪之心。量力自知，覽物增愧。將何以光被顯服，並驅衆賢？惟當知無不言，實亦匪以爲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生日謝表二首

臣欽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忝忝中臺，席猶未暖，思頌細札，庖已分甘。爰因誕辰，寵賁私室。臣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才無他技，生實多艱，近從江海之羈，遠聞廊廟之政，謹觀從衆，曾何補於微塵？出入彌旬，已自驚於素食。惟是累朝之故事，本優當世之名卿，不遺臣子之私，特助室家之喜。豈茲菲薄，亦被寵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貴慎微，禮思從厚，既竭大烹之養，兼存推食之恩，庶無饑渴之憂，以盡腹心之報。雖草木不知於亭育，而犬馬尚識於仁私，被服恩光，永思報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欽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時當生育，情方切於懷親，職忝文昌，思忽驚於捧詔，庖庖致饋，門戶生光。臣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夙稟厄窮，年侵衰暮，偶緣乏使，叨據近班，未嘗稼而取禾則多，不能謀而食肉無取，醉乏令德之美，飽無用心之勤，常恐食浮，以爲身累，敢煩好賜之厚，曲記初生之期。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推天祿以養才，因舊章而惠下，旨酒肥羜，見和平蕃衍之祥，香稻夾秬，皆調節登豐之報。願惟辱陋，坐食甘腴。况臣少也早孤，祿不及養，老而多感，憂以終身。賜予在前，莫施爲鳥之微志，願瞻來事，惟有忠義之可爲。曩爾寸心，未知所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芻記

臣進擢未幾，勞效未聞，偶緣生育之辰，遽蒙慶賜之典，醉酒飽德，雖喜太平之風，先事後祿，愧非崇德之義。龜俛圖報，愧畏交中。

謝除尙書右丞表二首

臣職言：伏奉制命，除臣中大夫尙書右丞。累具辭免，蒙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待罪南臺，閱時空久，承恩右轉，量分寶運。雖循牆而固辭，媿回天之無力。臣職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衰邁晚節，遭遇聖時，還朝首擢於諫垣，求言終置於臺長。蓋古人事君之難事，惟忠言拂意之易危。迫切至於引裾，顛危有或折檻。大則死亡之不卹，小則投竄而莫留。雖仗節之心，沒而後已；而保身之義，明者非之。臣今不然，事出至幸，蓋上方有道，常導之使言，故下獲安心，知言之無罪。非徒無益而不謹，抑又與進而超遷。才不逮於中流，幸則過於前輩。出入數歲，參陪大猷，昔所罕聞，衆或驚嘆。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奉身有禮，體天無心，均覆中外，無疎戚之殊。惠養黔黎，有恭儉之實。德則可紀，過寧復聞。遂使諫諍之臣，不知激訐之懼。因緣竊遇，復享尊榮。不貲之恩，沒齒何報。方今兵革既息，年穀稍登，惟當上體仁心，治而弗擾；旁求哲士，守之愈堅。庶葦后比義，以致功，則孤臣因人而成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職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第二表

臣職言：伏奉制命，除臣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累具辭免，蒙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渙汗之恩，已行而不反。偃僕之志，雖勤而莫伸。上愧鴻私，下慙公議。臣職（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接堯舜之統，蹈成康之仁，體貌先正者老之人，揀拔後來翹秀之士。俛仰六載，前後幾人，坦然公明，故不私賢否之實。穆然淵靜，故坐照情偽之真。臨御

久則鑿愈明，得失分則下無隱。如臣者西南賤士，章句小儒，早歲猖狂，偶竊方聞之選；中年流落，既安縣尹之卑；遭時乏人，致位近侍，跌宕文墨之囿，嘖嘖議論之場，舉皆空言，安有實效。願惟省轄之重，竇參國論之餘，豈無遺賢，遽及微品。地寒資淺，何以望三事之餘光，才短力罷，安能裁六聯之滯論。雖復罷勉，就職愧歎，何言！此蓄伏遇皇帝陛下，天地之仁，曲成草木之陋，父母之愛，不錄子弟之非，將建大廈，以覆羣生，故收衆材，而無棄物。然臣負過其力，受非所容，惟有潔已無私，或不孤於託付，引類自助，幸得免於顛隕，不渝始終，少答恩造。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戰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卷四十七 代人上表二十三首

代陳州張公安道謝批答表二首

臣某言：伏以衰病日侵，曠官是懼，敢期恩貸，曲示撫存。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應侍從，晚遇聖明，犬馬之誠，本期於竭，盡爲爲之志，旋迫於艱難，憂患既深，志力俱耗。比緣終制，獲覲清光，自願衰殘之餘，力求閒散之地，荷聖恩之未棄，付使郡以偷安，勉強支持，庶幾補報。而自單車就道之日，舊疾絳隙而生，視事云初，猶冀有瘳於歲月，力疾爲治，未敢卽訴於朝廷。及此遷延，愈增昏眩，殆將驟撓於條教，無以表正於吏民，衆所共知，信非矯飾，抱孤誠而未達，服膏春以徒驚，感激之衷，固無以喻。進退之分，終所未安。雖明主優容舊臣，而尸素之譏，安可弗畏。雖愚臣貪冒寵祿，而筋力之去，難以強回。苟矜察其罷羸，實保全於終始。臣無任祈天螻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某言：老病既至，昏耄及之，恩澤未移，撫存若此，感幸雖切，啓處未寧。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覆育萬物，體乾坤之不遺，容養羣臣，猶父母之曲盡。始終愛惜，左右保全，雖或迂疎無用之才，加以羸老難

任之日；猶未忍棄，俾獲偷安。德厚恩隆，感深涕隕！然念臣結髮從宦，出身事君，遭遇聖明，有犬馬自効之志；耐叅爵祿，無山林獨往之心。矯世求名，既非所願；要君自鬻，尤不忍爲。誠以病勢侵凌，理難勉強，伏自去歲初涖宛邱，風熱交攻，面目幾廢，固陳誠請，未賜允從。貪冒寵光，朋友之所譏笑；墮弛條教，吏民之所厭憎。逮此干聞，出於窘迫，豈可復貪榮命，不畏多言？而况南都有先臣之敝廬，留臺固遺老之清職，在臣不爲遂廢，於國亦謂無嫌病而得閑，斯人情之至願。退之以禮，知主眷之愈隆。天高聽卑，得請乃已。臣某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齊州李肅之諫議謝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勅，就差臣知齊州，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者，衰疲無用，退避爲宜，尙分邦符，以便私計。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幼蒙基業，早與簪裳，遭遇先朝，薦更煩使。逮聖明之有作，登賢俊於無方；讓識鄙凡，首被擢擢，節制西夏，尹正上都，用捨皆獨斷之明，左右無一人之助。才微地薄，寵至心驚，誓堅愚忠，以報天造。然自出入要地，訖無絲髮之可稱，驅馳莫年，已覺筋骸之不迨。雖東秦之臭壤，實故里之近邦，顧惟綏撫之權，非復羸老之任。飛章自乞，倚宸眷之未移；明命俯從，知聖恩之愈厚。况復歷山舊治，父老猶存；濮水弊廬，封畛相望。首邱自得，戀主徒深；秋稼粗登，民情稍復。坐布德澤，豈勞施爲？惟是邱山之思，猥被桑榆之景，報效無所，寢興不違。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李諫議謝免罪表

臣某言：頃者昧於周防，自貽謗讟，聰明坐照，善惡俄分。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幼服官箴，惟知勤

瘁；老膺朝寄，但守朴忠；訖無他長，以報殊遇；力小任重，常自知其不任；勢薄地寒，果大招於浮議。煩言初起，卒莫自明；孤迹多危，自甘永棄。賴聖神之不惑，察誣罔之無根，不勞辯明，自獲昭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鑒在上，物無遁形，坤厚兼容，人獲安處，知拙直之多怨，憐衰朽之易摧，不見瑕疵，曲全終始，感幸之切，涕泗交流。重念臣昔事先朝，雖更煩使，衰門無振起之望，莫齒絕榮華之心，自蒙選掄，遂歷禁近，初無左右之助，惟恃日月之明，入領要權，出分重鎮，况復弟昆之菲薄，並叨侍從之清華。蒙國厚恩，如臣有幾，未能消於謗口，實有累於知人。每自省循，謂宜廢黜，尚竊方州之寄，益明眷獎之深，敢不勉勵疲驚，要粉身而後已。訓教子弟，期累世以無忘，過此以還，未知所措。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南京張公安道免陪祀表

臣某言：伏蒙詔恩，以南郊大禮，召臣陪祀者。躬饗圓邱，祇見祖廟，百辟在列，有懷舊臣，明詔及門，許觀盛禮。顧衰骸之羸瘠，奉成命以震驚。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頃守鄉國，理極便安，但以莫年，勢難勉強，飛章請老，有負薪不逮之深憂，竊祿偷安，豈日莫思歸之本意。恐再三之上瀆，遂龜勉以逾時。然而目疾侵陵，比加昏眩，足力耗竭，殆不支持。方陛下咸秩百神，駁奔萬國，思以自天之福祿，均畀在位之臣工，惻然眷懷，未忍遺棄。而臣適丁病廢之日，懼成跛倚之尤，多滯周南，信榮觀之有命，心游魏闕，念入侍之無期。惟當望柴燎之餘煙，伏茅簷而竊扑坐馳誠意，仰企清光，踰情之誅，逃避無所。臣無任祈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公謝免陪祀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某日詔書許臣免南郊陪位者。睿眷優隆，不遺舊物，老身衰病，辜奉明恩，未卽謹詞，重加撫諭。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奉若天地，祇事祖宗，罄萬國之歡心，洽百禮而爲奉。四海來格，尙何缺於匹夫？誠意旁周，獨未忘於一介；其爲幸會，豈合固辭？况臣仕歷三朝，班聯二府，自當勉強筋骸之力，奔走籩豆之間，聽工祝之告休，均在廷之率舞。而乃自陳衰瘠，苟便安閑，始貢私誠，謂嚴誅之莫逭，重迂細札，識聖度之兼容。雖蒲柳之質，旣衰而葶藶之心，未已。瞻望隕越，寢興不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公賀南郊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二十七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饗帝之功，允屬於元聖；好生之德，遂洽於斯民。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天地萬物之始，祖宗百世之元，在禮有合祭之文，於經有嚴配之義。曠三年而後舉，竭四海以薦誠。然後精意獲通，多儀克備；惠澤均於多辟，賜予迨於六師。自非聖神，莫或修舉。伏惟皇帝陛下，仁孝天錫，恭儉日躋；祇事神祇，勤卹鰥寡；故能享安寧於歷歲，效職貢於多方。釐事告成，舊章不墜。臣忝事累聖，親承盛儀，親致誠備物之爲難，知持滿守成之不易，其爲喜慰，實倍等倫。臣某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代南京留守賀南郊表

臣某言伏以今月某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親饗天地，陟配祖宗，咸秩百神，均福四海。舉此盛禮，併在一時。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纘嗣五聖，勤勞十年，地平天成，禮備樂舉，親執圭幣，三接神祇，藁枯

陶匏，致精微於德產；犧牲玉帛，來職貢於多方；祝嘏告休，福祿薦至。教宥多辟，思廣好生之心；賞賚六師，共享如芾之福。罔有內外，咸盡歡欣。臣某居守別都，阻陪列位，徒與吏民之衆，共被德澤之餘。臣某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代南京百官賀南郊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某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舉三年之盛典，罄萬國之歡心，釐事既終，鴻恩均被。臣某等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以天地之功，施而不報；祖宗之德，大而難名。惟有躬祀圓邱，配神作主，仰以答靈休之嘿運，俯以示聖孝之無窮。伏惟皇帝陛下，道被華夷，澤浹幽顯，百神受職，四海宅心。盛德元功，推而不有；報本反始，因以教人。遂緣祝嘏之餘，丕冒生靈之衆，幅員萬里，歡喜一詞。臣等分職留都，不獲奔走執事，無任瞻望踴躍，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等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代南京謝頒曆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熙寧十一年新曆一卷者。天方發春，朝既頒朔，歲功伊始，民事有時。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政先稽古，勤必法天。將以正萬事於歲先，大一統於守內。而臣官治留務，職在勸農，敢不奉順典常，助宣化育。勤率吏屬，共質要成。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公謝南郊加恩表

臣某言：伏以今月某日，南郊禮畢，特加臣恩命者。元祀告成，鴻恩溥及，雖在退藏之品，猶加異數之榮。祇奉絲綸，實增慚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竭誠致饗，受祿自天，樂與羣臣同霑大慶。上有股肱之列，下同莞庫之微，嘉其顯相之勤，錄其駁奔之助，需然大賚，夫豈無名。如臣草木餘生，桑榆莫景，願田廬而願逝，竊秩祿以常驚，多病支離，已無任於陪祀。寵光霑洽，尚不聞於推恩。荷德滋深，論報無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李誠之待制遺表

臣某言：衰病既侵，大期將至，顧視日景，瞻戀聖時，忍死一言，瞑目無恨。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少年感慨，有志功名，晚節遭逢，屢經驅策，總戎西北，方朝廷旰食之秋，爲國威懷，竊將帥分憂之日，誓將勉勵，少答恩私，而施設未遑，罪戾隨至。荷聖神之普照，曾竄逐之幾時，安居里閭，浪迹漁釣，誠心自信，冀天日之尙回，歲月潛移，謂倚伏之可待，而命之弗予，冥不自知，俛仰之間，彌留已甚。伏惟皇帝陛下，躬堯舜之明哲，履漢唐之緒餘，引領太平之功，側身同德之士，臣雖竊見其始，而莫究其終。興言及茲，銜痛沒地。然臣聞之，惟至誠可以格物，惟至仁可以安人，刑非爲治之先，兵實不祥之器。此皆陛下聰明之自得，老生平昔之常談。將死之言，庶幾於善，苟有取於萬一，則雖沒而猶生。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龔諫議謝知青州帥表（名龔臣）

臣某言：伏奉五月五日勅：「告授臣右諫議大夫知青州軍州事，兼京東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月某日，祇受訖者。守土無功，曠官是懼，成命既出，懇避無由。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儒術空疎，吏能淺薄，早蒙

遷擢，屢典方州；中被寵光，薦歷臺省，懷樸忠而不顧，勵勤拙以自將；然自違去中朝，流落外補，首尾經八年之久，左右無一人之容；自分衰朽之餘，無復甄升之望。頃緣乏使，再守別京，獲親日月之光，親聞金石之訓，粗陳本末，方慙尸素之多；俯念孤平，尚有驅策之意。自違天闕，曾未期年，亟升侍從之榮，仍分旌鉞之寄，鴻恩自至，莫知其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兼容，陶鈞獨運，識馮唐於郎省，但取一言；寔汲黯於淮陽，未忘舊物。恩深不報，期銘骨以終身；才拙自知，誓見危而一節。銜命東往，誠心內馳。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陳汝羲學士南京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南京留守，知應天府事。臣已於今月某日到任訖者。越從散地，擢領留都，仰戴恩光，惟知慙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蒙器使，屢使煩難，任事多憂，積衰成病，乞身閑冷，但求安養於餘生；絕意功名，不復干求於當世。豈謂聖恩未棄，見收桑榆，枯木再生，竟沾雨露。自聞此命，莫知其由。泊獲見於清光，復親承於聖訓，盡出陶鈞之化，曾徵左右之容。昔漢宣起張敞於亡徒，漢武用安國於梁獄，古或有是，今則無之。嚮非日月之照臨，不遺隙穴之微陋，則已廢之迹，誰肯復收。臣敢不勉勵疲驚，宣布政令，雖天地之恩不報，而犬馬之志長存。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南京留守謝減降德音表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進奏院遞到中書劄子一道，疎決見禁罪人，臣已即時施行訖者。德澤之厚，常首於京都；原宥之寬，一清於多辟。感天至速，協氣可期。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本京頃自秋末，逮茲歲終，愆陽爲

災時雪不至，麥田枯槁，民氣底煩，雖嘗祇奉詔音，並走羣望，而精神未格，應答不時，衆皆嗷然，仰而有待。伏惟皇帝陛下，心存萬國，知其艱難，德配上天，體厥覆露，推臨軒決獄之意，廣救過宥罪之仁，謂三都之人，均在輦轂，使千里之內，同起頌聲，民心既孚，天聽非遠。臣幸攝守留鑰，親被鴻休，樂與都人，共陶聖化。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芻諫議南京謝表

臣某言：伏以南陽重鎮，久愧於無功；留鑰乏人，復叨於寵寄。祇奉綸綍，初見吏民。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選用列辟，薄屏四方，獨化陶冶之間，不爲親疎之異。乃眷別都之地，實惟創業之邦。控引大河，遠通江海之利；置諸將，並擁貔虎之師。舟車四馳，賓旅萃至，歷觀近世，多用重臣。願省庸虛，豈宜忝冒？伏念臣遭逢早歲，流落中年，不意斑白之秋，置身待從之列。重持旄鉞，鎮撫方州，負乘有致寇之憂，老病非濟時之器。向非荷天地生成之德，被日月照臨之明，孰爲先容，保其弱植？臣敢不瞻望京邑，推廣風教之餘，勉強疲驚，少致涓埃之報。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公安道乞致仕表三首

臣某言：七十致仕，國有舊章；再三上聞，情非虛飾。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應顯仕，才本空疎；晚依至道，心存止足。年力未及，亟請閑官，老既當休，卽求謝事。陛下矜憐耆舊，特屈典常，許帶使名，坐臨仙館。臣眷戀德澤，難於固辭，勉強衰遲，領此深眷。空糜厚祿，已復二年，仰愧朝廷，俯慙朋友。敢緣禮律之舊，力丐筋骸之餘。蓋陛下欲優容老成，而臣之蒙賜已久；臣將畏避滿溢，而陛下之流澤愈多。誠恐一朝溝壑之虞，遂有終身負乘

之恥；逮此未耄，得以自陳。伏惟皇帝陛下，成物如天，愛人以德，君臣之際，非獨以爵祿養爲思；進退之間，固將以名節始終爲意。使臣得退伏閭里，歌詠聖時，荐葦無牛羊之憂，蒲柳免風霜之患，則私心自得，國體兼存，區區惓誠，實冀得請。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某言：老而求退，豈以爲名病而得閑，本其至願。飛章自乞，誠意未孚，特蒙賜書，勉以就職。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引年去位，事君之舊章；懷祿忘歸，人臣之深戒。自昔不得謝者，在禮雖或許之，然皆廟堂注意之臣，疆場折衝之任，邦家倚以爲重，神人賴以爲安。留之者既自有詞，居之者誠亦無愧。是以禮存權制，人絕間言。未聞退處閑官，坐糜厚祿，竊此異數，晏然偷安。伏念臣早事三朝，晚遭興運，首被揀拔，與聞幾微，愈戀聖明，豈有窮已？徒以寵祿盈滿，懼速顛隳，筋力衰罷，理難勉強。幸緣舊典，敢固自陳。伏惟皇帝陛下，量極乾坤，德隆父母，因至誠之勤請，杜無名之誤恩，念臣平生，粗守廉隅，取於僥倖，使臣今日得安分限，卽是思私區區寸誠，得請乃已。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某言：誠發於中，一言可信，思加葦外，再請未從。願惟衰朽之年，久竊尊榮之寄，雖蒙異眷，敢以自安。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事君之禮，少壯不敢不勉，行己之義，老病不可不歸。壯而不勉，則失忠；老而不歸，則忘恥。今臣心力衰退，手足支離，謝事之期，已逾三歲。祈天之請，蓋又累年。况復同列之間，比多得請而去，獨臣言辭淺陋，未足以回天勢，力孤單，中無與爲地，苟遂磐桓，願寵俯仰，懷慙志不克伸，沒有遺恨，伏惟皇帝陛下，至誠樂善多士，克生元首股肱，自足名世，奔走先後，未嘗乏人。豈臣去留，足爲輕重，徒以遺簪可念，遂忘朽弊之難堪。老馬尚存，不知驅馳之弗逮，致之顛覆之地，恐非愛惜之宜。故寵臣以尊名，不若使臣得全廉恥之爲貴。厚臣以重祿，不若使臣得守分限之爲安。凡厥保全之餘，斯皆聖明之賜。力陳危懇，尚冀必從。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公謝致仕表

臣某言：引年辭位，忘三請之頻煩；念舊推恩，兼異數之重複；不替使名之重，仍兼官職之崇，身喜歸休，心慙諛寵，國有成命，禮不敢辭。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奮自諸生，薦歷顯仕，出入中外，凡經四十餘年，事業空疎，未聞一二可紀。量才無用，早絕意於功名；聞道有年，久甘心於閑退。徒以夙事累聖，晚遇昌期，雖復已衰，未忍亟去。逮此筋骸之俱廢，自知驅策之難堪，歷懇上聞，輟黜蒙聽，皇明委照，私欲無違。復緣出震之初，與聞馮几之命，曲加恩禮，度越典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義不忘勞，仁先貴老，待疲馬以芻粟之厚，聊盡其年；均枯木以雨露之恩，豈責之報。使得優游卒歲，安樂延齡，惠澤至深，反側爲愧。雖老身已矣，將遂志於山林；而物性自然，終傾心於葵藿。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歙州賀登極表

臣某言：奉今月初六日敕書，伏承皇帝陛下，天錫成命，君臨萬邦，神人宅心，中外相慶。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人倫莫先者父子，神器不二者社稷，付與一定，衆庶自安。我國家接統漢唐，配德虞夏，世祚平泰，古無擬倫。先皇帝總御綱權，肇新法度，廣興百世之利，聿追三代之隆。大功甫成，明命有屬。皇帝陛下，仁孝天授，聖智日躋，承昭考作室之明，賴文母翼周之賜，臨馭茲始，沛澤汪洋，寵及庶寮，恩宥多辟。民田蠲租稅之重，邊吏禁侵攘之姦，兆民允懷，四夷永賴。昔周成致刑措之盛，漢昭知時務之宜，今古同符，治功可待。臣守土南服，親被鴻恩，踴躍歡呼，倍越倫等。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代滕達道龍圖蘇州謝上表二首

臣某言：近從鄰郡，移領鄉邦，舟楫之勞，曾無幾日；里閭之舊，足慰平生。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寒微，學術疎淺，介特無援，歷事三朝，繾綣愚忠，粗守一節。方先帝臨御之始，竇羣臣綜覈之秋，拙直之心，偶蒙委照，幾微之議，每輒與聞。知無不言，徒自竭於忠孝；直故多怨，遂寢結於憎嫌。恩遇一移，流落十載，雖欲自安於散地，然猶橫被以惡名，投畀遐方，要令沒齒，竊意網羅之莫脫，豈知天日之自明，吳興之除，聖意可見。幸疑謗之已釋，雖老死其何求，敢冀優恩，復遷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思天至，聖德日躋，憐孤述之多艱，傷舊物之久棄，特推鴻造，存養餘齡。臣老病相仍，羈危多感，動卹民物，敢忘委寄之深，迎勞往還，已覺筋骸之憊，葵藿之心，徒切桑榆之報。何時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某言：地本鄉閭，人情所樂，物多魚稻，衰病以安，祇見吏民，布宣德澤。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坤儀正大，母德仁慈，照知四海之艱難，洞鑒羣臣之情偽，不遺疎逸，均被優恩。臣早事三朝，誤知先帝，初暗變更之議，每陳安靜之謀，言拙計疎，怨多援寡，始求補外，本欲安身，不圖寵幸之心，未快憎嫌之素，遂因疑事，加以惡名，流落十年，必致死亡之地，竄投三郡，益加遠小之鄉，賴聖神之至明，察愚直之無過，獨排衆謗，移領吳興，危迹再安，孤根復植，逮茲新命，不覺涕零，惟天地之洪私，顧草木之何報。東南小事，深繫繫食之恩，江海坐馳，私有自憐之意。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卷四十八 啓事二十二首

賀歐陽副樞啓

右某啓：伏審近膺休命，遂總兵權，凡在下風，孰不自慶？以天下之辯士，而讓論兵革之要；以朝廷之元老，而臨御猛悍之臣。士民所以歡欣，夷狄所以震懼。昔者漢之賈誼，談論後進，止於諸侯相；而陳平之鳥，實爲三公。唐

之韓愈，詞氣磊落，終於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在相府。夫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常悲於不得；蓋人之於世，美惡必有所偏，而天之於人，賦子亦莫能備。伏惟樞密侍郎，天才奇特，高出古人，餘論溫純，和樂海內；士人之所望，以開慰學者，世俗之所待，以師保斯民。果承寵榮，入踐鈞軸，手執子奪，身爲安危，施之事實，則可以慘舒四方之人；見之筆墨，則可以照耀萬世之下。夫富貴之士，所少者文字，而終莫能得；貧賤之士，所急者爵祿，而亦不可求。有能力取其一端，皆以自足於當世；而况位在樞府，才爲文師，兼古人之所未全，盡天力之所難致；文人之美，夫復何加？謹奉啓陳賀，不宣，謹啓。

北京謝韓丞相啓二首

右某咨：頃違軒闥，尋至北門，自領簿書，復將期月。魏都雄盛，號稱河朔之上游，職官卑微，最爲府中之末吏。事旣甚夥，議皆得參，顧惟淺庸，何以堪處？而况早氣方退，流民未還，盜賊縱橫，犴獄填委，是健吏厲精竭力而不足之日，非庸人偷安自便而能辦之時。伏惟相公，偉量絕人，盛業蓋世，樂育賢俊，誤知鄙凡，竊觀佐幕之司，似若無責之地，勉強以處，則事皆可與，因循而去，則身實甚閑。敢無自強，少荅知遇。

右某近准中書劄子，就差管句大名府路安撫總管司機宜文字者。頃塵制科，已授商幕，尋輒乞告，以便養親。貧窶無資，還復求仕，旣來魏府，幸邇家庭，曾未逾時，就改此職。邊鄙無事，最爲閑官，俸給稍優，尤便私計。自非昭文相公，陶冷庶類，順養衆情，曲矜鄙庸，常見存念，則豈有進退之際，皆從私心，功效未聞，旋移新局。願思造之甚厚，思力報以末由，區區之誠，書不能旣。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伏審累章得謝，故邑榮歸，位冠東宮，寵兼舊職，高風所振，清議愈隆。伏惟致政觀文少師，道德在人，學術蓋世，早遊侍從，蔚爲議論之宗。晚入廟堂，隱然衆庶之望。屬三朝之終始，更萬變之勤勞。臨事而安，莫測弛張之用。釋位既久，始知鎮靜之功。仰成績之不刊，信後來之難繼。薦歷三鎮，始終一心。知無不言，曾中外而易意。老而彌壯，信賢達之過人。衆皆以力事君，公獨以道自任。仕以其力者，力衰而後去；進以其道者，道高則難留。故七十致仕，在禮則然，而六一自名，此志久矣。築室清潁，琴書足以忘憂。遺名四方，珪組蓋已外物。誰歎治國能就，問以賢疑，惟是門人，尙不拒其來學。職以官守，不獲躬詣門屏。謹奉啓陳賀。

迎陳述古舍人啓

右：轍啓。伏審厭直玉堂，分憂輔郡，父老相慶，吏屬竦觀。伏惟知府舍人，道德精醇，政術高妙，東南舊治，久振於士林。臺閣遺風，特高於朝右。魯侯爲國，始自泮水。何武按部，首訪諸生。不謂古人，復見今日。轍承乏譽舍，久聞德音，樂與斯人，共被餘澤。

賀致政曾太傅啓

伏審得謝明廷，進兼異數，首被袞衣之錫，仍因旌節之崇。終始思榮，中外慶慰。伏惟致政太傅侍中，舊德隆重，元勳著明。輔相三朝，純固一節。良士在位，不求旅力之功。尙父雖衰，猶荷鷹揚之託。西鄙無事，中辰思賢。繼陳止足之誠，自求清靜之樂。付青簡以遺事，追赤松而並遊。大節凜然，四方仰止。矧十載廟堂之舊，多一時几杖之賢。年德最先，命秩尤峻。出同憂患，措國步於安寧。歸共優游，播清風於長久。轍夙荷知獎，實倍歡欣。謹奉啓陳賀。

賀韓相州啓

伏審蔡留務，歸守鄉邦，斂藏爲國之方，勉就還家之樂。進退有裕，卷舒適宜。伏惟某官，才大難名，功成不處，方三朝之終始，更萬變之勤勞，抗大節於羣疑，擅元勳於不朽。楚國已定，謝公返其舊封，唐室多虞，裴度久而在外，遺功名於簡策，樂民社於方州，施無不宜，信處心之有道，衆猶願治，懷舊德以徒勞，鞞風荷獎知，實倍歡慰，限以官守，阻詣門庭。

謝韓許州啓

伏念鞞爲性迂疎，居官簡惰，日虞彈劾，歸事耕桑，敢謂兼容，尙形論薦。恭惟安撫相公，德度宏遠，謙猷老成，不居公相之隆，退就方州之寄，惟世俗之多務，豈棟梁之久閒，復用之期，曾無幾日，願知之士，豈惟一入，曾何已棄之身，未改見知之舊，嗟駑馬之獨後，期枯枿於再榮，爲力已艱，論恩則厚，鼂勉寸祿，心已切於歸歟，愧負鴻私，終何爲而報此？

賀河陽文侍中啓

伏審力辭樞務，得請名邦，恩禮便蕃，中外慶慰。伏惟判府司徒侍中，輔相三世，始終一心，器業崇深，不言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爲而庶務以成，此朝廷所以遲遲於均佚之書，而士民所以瞻瞻於保釐之命。願惟出虞之義，實繫功名之終，留侯志於赤松，晉公安於綠野，油然而得，夫豈不懷矧惟三城，密邇全洛，政獨止於民社，樂有助於林泉，道大難名，信後來之莫繼，民猶思治，恐久安之未遑。

謝文公啓

伏念轍迂疎已甚，廢棄爲宜，偶來宛邱，遂復三歲，留連寸祿，久已愧於古人，顯視當塗，義無求於今日，方將圖宦遊於南土，卽暇豫於鶴原，自屏遠方，少安愚分，比者伏遇某官，厭倦樞政，偃息藩州，忘陋質之無堪，恃舊知而增氣，尺書自達，方懷冒進之憂，奏牘上聞，遽尋見收之請，庠齋閉暇，旣深便於冗材，德宇崇深，固足安於一介，仰慚伯樂之願，自知駑馬之姿，雖取信之無疑，猶恐難於必售，其爲感激，難旣敷陳。

賀張宣徽知青州啓

伏審入覲帝廷，榮加使秩，遂解南轡，作鎮東藩，新命旣傳，衆情胥悅，伏惟某官，宇量冠古，德華在人，直道而行，神聽堵共之德，不改其度，人知賢達之風，師保斯民，聲之久，進登異數，禮亦爲宜，雖分職於遐方，實均榮於二府，老成猶用人，有望於安寧，旌旆來東，迹稍安於孤拙，轍官守有限，屢謁未遑，瞻望傾依，衷誠踴躍。

謝改著作佐郎啓

右某啓。今月某日，蒙恩改前件官者。迂拙之人，廢棄已久，偶歲成之及格，蒙教法之推恩，忝冒旣深，榮幸兼至，伏以方今聖人在上，多士盈廷，挾策讀書，皆道德宏深之士，蒞官從政，並才術縱橫之人，珪璧煒煌，顧瓦礫而安用，松筠挺拔，嗟蕭艾之徒生，固天地付子之特殊，宜朝廷進退之亦異，朝遊山林之下，羣鳥獸之喧卑，暮登霄漢之塗，接齊皇之翔厲，是以羣材並驚，百度咸熙，願視駑駘，伏鹽車而已，幸旁睨樸墩，竣樵爨以何詞，曾謂庸虛亦蒙遷補，伏念某才性鄙拙，學問空疎，早歲猖狂，誤塵科舉，蹉跎二紀，見者興嗟，奔走四方，泰然自得，老馬無求，於再駕，死灰豈意於復然，無負郭之桑麻，願歸耕而未果，効乘田之畜牧，苟竊祿以偷安，實無望於榮華，願常憂於罪戾，寵至逾分，誠不自知，此蓋伏遇某官二府，左右明時，陶鈞庶物，春陽旣至，草木皆生，有不次之舉，以待賢

才，有銓綜之常，以御羣吏；使賢者無久留之嘆，不肖者有寸進之緣，雖三代用人之明，何以過此？故一介受恩之賤，罔不知歸。感戴徒深，敷陳罔既。

謝張公安道啓

右某啓。伏以少年遊學，方成都樂職之秋；壯歲効官，復淮陽臥治之日。矧留都之清淨，眷幕府之優閒；再辱辟書，重收孤迹。哀憐廢棄之久，誰復肯然？綢繆罽俎之歡，亦非偶爾。伏惟留守宣徽太尉，才高一世，望重累朝，體河岳之兼容，納涓埃而不間。衣食有奉，已寬盡室之憂；道德照人，况復終身之幸。其爲慰喜，難盡敷陳。

賀孫樞密啓

右某啓。伏審王畿報政，兵府登賢，中外同歡，士夫相慶。伏惟樞密諫議，才業兼劭，忠厚有餘，早試煩難，識民間之情僞，晚依潛躍，相龍德之光亨，出當干城，入贊心膂，溫然不伐，德望逾隆。卓爾自將，風節彌壯，固上心之久，簡且人望之攸歸。方今武備載張，邊防未弛，導迎善意，猶有望於仁人，保養遺氓，終愈光於令聞。某早遊門下，實倍歡情，趨謁未由，瞻依徒切。

謝黃察院啓

右某啓。伏審不棄空疎，過形論薦，廢退已久，慙懼靡遑。誠以進無干世之才，出爲苟祿之仕，強顏未去，僕被以須。方河堤潰決之餘，當流民紛委之地，皇華在隔，務咨度以求賢；鴻鴈于飛，待劬勞而安宅。是宜舉勵精之能，吏効奔走於當時；老鈍之資，樸樸何取，豈謂採聽之誤，曲加獎飾之榮。此蓋伏遇某官，德在兼容，仁存久棄，有霜

臺嚴肅之威而不用，有繡衣擊斷之勢而不施；既示含容，復蒙甄錄；然以東州之廣，才士如林，輒先舉人，豈勝厚愧感佩之切，敷舉奚裨！

賀趙少保啓

右某啓。伏審得謝明廷榮歸故里，參東宮之羽翼，增南國之光華；縉紳竦觀，貪懦知愧。伏惟致政少保，德侔金玉，節貫冰霜，早入諫垣，凜乎蹇諤之足畏；晚陪國論，溫然忠厚之可依。逮此分憂，所至稱治；因俗爲政，無寬猛之常；與民息肩，有清淨之化。士夫倚以爲重，邦家仰以爲安；而止足之心，早已自許；再三之請，久而後從。退居水石之鄉，自放簪裳之外；優遊空寂，有以知萬物之輕；呼吸清華，有以期百年之壽。激揚頹俗，師表後生；卓然先覺之風，坐致不言之益。某因緣未契，誤辱見知；舊德不留，雖同海內之公怨；高節愈劭，私喜哲人之克終。欣慰之多，敷舉難盡！

賀文太師致仕啓

右某啓。伏審得謝中朝，歸老西洛，位極師保，望隆古今；止足之風，中外所嘆。伏惟致政太師，躬夔臯之偉業，兼方召之壯猷，翼亮三朝，始終一節；百辟共傳於遺事，四夷想聞於風聲。民恃以安，士思爲用；尙父雖老，而鷹揚未衰；猛虎在山，而藜藿不採。况復坐而論道，本無黃髮之嫌；出以濟時，何負赤松之約？而能去如脫屣，名重太山；近世以來，一人而已。方將翔嵩少之下，沂回伊洛之間；身寄白雲，堂開綠野；釋鼎鍾之重負，收竹帛之餘光。雖使圖之丹青，奉以尸祝，衆之所願，誰復間然？某蚤以空疎，誤辱知獎；嘗欲借潤於河海，庶幾自効於鐫錄；而蹇拙多艱，漂流歷歲，誓將歸掃墳墓，絕意功名；罪籍得除，或成過洛之幸；舊恩未棄，尙許登門之遊。一聽話言，永畢微

顧猶能作爲歌頌，傳示無窮，俯慰平生，仰答恩遇，瞻望台屏，不勝區區！謹奉啓陳賀。

謝兩發運啓

某啓：竊以廢棄餘生，黽俛祿仕，偶依按治之末，苟全疎拙之資。敢謂井容，過形論薦。輟少年喜事，誠有意於功名；中歲早衰，願投迹於林莽，徒以竄逐未久，不敢言歸。耕稼無資，未能捨祿。馬病伏櫪，實畏馳走之勞；木落歸根，久忘發生之念。伏承某官德業深厚，名冠士夫，委寄優隆，地連湖海，思與明主，廣育材能，遍求屬官，不棄憔悴，百里之政，曾比毫髮之輕，一言之容，遂致鼎鍾之重。然方今聖治初啓，羣賢彙征，敢以衰朽之餘，輒塵英乂之列，感激雖至，慙懼實深。

賀范端明啓

某啓：伏以仁厚之深，老有餘福；退閑雖久，坐致優恩，中外相傳，歡欣一意。伏惟致政端明文丈，鄉邦舊德，翰苑老成，蚤擅價於文章，晚收功於忠義，謀安社稷之重，言發卿士之先，事成取於自陳，功大難於久揜。旣及身而顯曜，亦延世以褒嘉，信天道之不誣，而陰德之必報。某早承眷與，喜倍等倫，不獲躬詣門屏，脩慶謹奉啓陳賀。

除中書舍人謝執政啓

某啓：近蒙聖恩，除前件官，仍改賜章服者。謫宦江湖，歲月已久，置身臺省，志氣未安。繼登翰墨之場，勉出絲綸之語，辭而不獲，虞之益驚。凡物之生，小大異稱，惟人所處，閑劇有宜。狙猿無事於冠裳，爰居不樂於鐘鼓，操之則慄，舍之則安。是以造物者聽其自然，而用人者貴於因任。然後才得其適，性無所傷。某少而讀書，中頗喜事，旣

挾策以干世，誠妄意於濟時；奏牘之多，既比狂於方朔；流涕之切，亦效直於賈生；比困幽憂，始聞大道。汎若虛舟之獨往，寂如死灰之不然；久於索居，遂以無用。以謂良治之砥石，不能發無刃之金；大匠之斧斤，不能器不才之木；自放而已，蓋將終焉。豈意大明之繼升，廣收諸賢以自助；驥驟之乘，而罷驚與焉；楸枰之林，而梓櫟在是；橫蒙見錄，漫不自知。此蓋伏遇某官，道大難名，才高不器，深念格天之業，本由得士之功；致二老於幽選，整九官之汲引，下迨微陋，或蒙甄收。曾是故棄之餘，輒參侍從之列；朝衣肉食，雖懷歸而未由；濡足纓冠，願所居之當爾。冀斯民之大定，幸四國之無虞，碌碌何功，猶或一書於竹帛；堂堂偉績，尚能悉載於聲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除尙書右丞諸公免書

某啓：伏蒙聖恩，除某中大夫守尙書右丞者。思出非常，心知逾分，雖懇辭之未獲，要得請以爲安。竊以政事之臣，國勢所係，得其人則四方斯訓，非所用則百辟何觀。願可私於一人，致坐失於大體。某家世寒陋，資稟冥頑，早歲讀書，徒以文翰自喜，莫年臨事，動由迂闊見議。既自知之不疑，矧衆言之何賴。方虞汰斥，遽爾超升。况今二聖天臨，羣公彙進，五臣翊舜，自格無爲之功；一德承湯，已膺克享之報。豈容不肖，或與其間。伏望某官，因進見之餘言，達外廷之公論，進賢退否，既鈞軸之當爲；置散投閑，抑空疎之常分。苟無滿溢之懼，盡出陶鎔之私。

謝啓

某啓：誤蒙詔恩，選備臺轄，小才知愧，空偃僕以循牆，成命莫回，嗟負乘而致寇。竊以先皇昔開於官制，兩丞特異於唐餘，上參萬荷之幾，不總六聯之劇。既用人之不次，宜得士之非常。如某家世甚寒，資稟尤薄，雖學存於古，而言輒謂迂，志切於時，而舉不知務。禁林清要，文譽缺然；憲府密嚴，忠言無幾。方乞閑而自便，遽驟等以叨榮。

此蓋伏遇某官，至德在人，謬議服世，推轂多士，雅聞成就之功；一意本朝，樂有俊良之助；積薪不嫌其居上，蠶木
亟爲之先容，坐致空疎，誤蒙甄拔，其爲感幸，難盡言宣。

代人啓事八首

代子瞻答周郎中啓

伏承不察空疎，辱示書教，稱道過實，慚懼交至。某自少讀書，喜作文字，志氣方銳，以多爲賢，流傳世俗，誤見
推許，近歲以來，遭罹患難，舊學衰落，加以當世文士，述作至多，每一開編，終日驚嘆。故自近日，深自斂退，未嘗有
所爲文，方欲收拾舊書，而已傳布四方，不可復掩，豈謂賢達，尙復以此見稱，每讀來書，祇增愧汗。所示古今詩二
卷，詞藻旣贍，格律又高，誦詠再三，浩不可測，辱賜之厚，未知所報。

代張公安道答呂陶屯田啓

伏審決策大廷，程文優等，聲華籍甚，慶慰良深。某官學問該通，業履淳固，恥浮言之希世，依直道以干時；進
不失榮，退無所負。惟是六科之建，始於兩漢之隆，衆所共趨，久而成俗，盛極則反，固唯物理之常。然忠告未衰，猶
有設科之本意，苟遺風之可挹，曾外物之何加，勿用猥并，本無求於執事，不忘蕪菱，終有獲於豐年。比者過示長
牋，曲形厚意，其爲感悅，難盡敷陳。

代陳述古舍人謝兩府啓

久塵近侍，愧於無能，出補外官，適其素願。始布條詔，親見吏民，秋夏豐登，人懷富足之樂；風俗淳厚，庭無爭

訟之誼；曾何施爲，遂底清淨。某老大無取，介特自將，平昔之學，嘗志於治民；仕宦之勞，每深於涉屺；願之久矣，乃今得之。此蓋伏遇某官，道德崇深，器業宏遠，銓綜羣吏，不知中外之殊；鎮撫多方，常先陪輔之重；舉此善地，寄之鄙人，私欲不違，知陶鈞之有自；官守無事，况迂拙之所宜；感激之誠，敷陳罔既！

又代謝兩制啓

寒拙之資，久塵於侍從；恩寵之誤，猶寄於藩維；祇服休光，已臨所部。某歷職無補，每以爲慚；揣己甚明，固嘗自乞。荷聖恩之未棄，付近郡以偷安；太昊之墟，風俗猶厚；長淮以北，魚稻稍豐；親養無違，私計自得。曾何鄙薄，此便安。此蓋伏遇某官，學術精深，才猷駿懋，養獎方厚，議論持平，頃與同朝，固服膺之有素；獲守善地，滋荷德之不忘；視事云初，馳誠罔既！

代張聖民修撰謝二府啓

待罪海壖，方虞於曠敗；分憂畿外，尤荷於陶鈞；祇見吏民，布宣條詔，累歲豐稔，略無罷人；積雨開明，粗有秋稼；方郡邑之無事，顧庸懦以何爲？某早從宦遊，舊悅圖史，旋承乏於劇職，勉從事者歷年；心迷簿領之煩，力殫錢穀之計，逮茲出守之地，復修舊學之餘，政事稍閒，初心自得。曾何幸會，獲此便安。此蓋伏遇某官，道德濟時，宏量包世，變和中外，取一物之未寧，容養賢愚，思羣材之各遂；顧鄙儒之無狀，竊近輔以偷安；雖荷德之深，無忘於瞻仰；而管職之外，何補於涓埃；慚懼之誠，敷述難既。

代齊州李諫議問候文侍中啓

伏審歐鎮別京，臨制北鄙，政務休簡，兵民乂安。恭惟某官，德邁古人，望隆當世，陶冶多士，盡布公卿之間；輔翼累朝，陟配皇王之化。卷懷事業，偃息方州，風俗未澄，非老成而莫定；邊鄙尙竦，須重德以謀安。衆口所期，天心將應。卽日冬候，凝冽鈞履康寧，某迫此莫年，尙玷鄉郡，道路不遠，德化所覃，瞻仰徒深，伏謁無路，敢祈保衛，以慰傾依！

代李諫議賀郭宣徽知并州啓

伏審謀帥廟堂，授鉞方面，風聲所被，邊鄙自安。伏惟某官，學本詩書，思含韜略，入參樞近，出總戎行，謀慮宏深，隱若長城之固，動用安靜，不求一日之功。勳名旣隆，聲故隨至，進退有裕，聲實兼隆。令尹三登，曾喜色之莫見；類陽復起，信前計之可從。方今卒乘久安，盟好猶在，用人旣得，知廟勝之有成。俾國咸休，願公策之安出。某老拙無用，退守鄉邦，側聆休嘉，以慰瞻望。

代李諫議謝二府啓

某爲性甚愚，篤於自信；與人無忌，拙於周旋。頃者得過監司，造爲浮謗，晚塵上聽，紛然罪戾之多；傳播四方，重爲衰老之愧。飛章自理，爲計已疎，雖循省之無瑕，顧吹求之已密。恃照臨於皎日，信俯仰於平衡；不竣辯明，坐獲昭洗。枯根再生於時雨，敗舟獲濟於驚瀾，各節旣全，死生爲幸。此蓋伏遇某官，持大鈞而播物，奮至鑿以臨人，定妍醜於須臾，無施巧僞，憐衰罷之易毀，曲爲保全。德厚恩隆，感深涕隕。某老病旣久，思求歸而未能，荷戴雖多，恐圖報之無日。激切之至，敷述奚殫？

蘇子由樂城集終

蘇子由欒城後集引

予少以文字爲樂，涵泳其間，至以忘老。元祐六年，年五十有三，始以空疎備位政府，自是無述作之暇；顧前後所作，至多不忍棄去，乃哀而集之，得五十卷，題曰欒城集。九年得罪，出守臨汝，自汝徙筠，自筠徙雷，自雷徙循，凡七年。元符三年，蒙恩北歸，寓居穎川，至崇寧五年，前後十五年，憂患侵尋，所作寡矣！然亦班班可見，復類而編之，以爲後集，凡二十四卷。眉山蘇氏子由書。

蘇子由樂城後集 引

蘇子由樂城後集目錄

卷一 詩

次韻子瞻感舊……………二

次韻題畫卷四首……………二

山陰陳迹……………二

雪溪乘興……………二

四明狂客……………二

西塞風雨……………二

送姪邁赴河間令……………二

次韻門下呂相公車駕眎學……………二

傅銀青挽詞二首……………二

大雪三絕句……………二

和王晉卿都尉茶糜二絕句……………二

次韻門下呂相公同訪馮宣猷……………三

滕達道龍圖挽詞二首……………三

魯元翰中大挽詞二首……………三

贈司空張公安道挽詞三首……………三

蔡州任氏閱世堂……………四

次韻子瞻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四

次韻子瞻道中見寄……………七

郊祀慶成……………七

次韻姚道人二首……………八

次韻子瞻上元扈從觀燈二首……………八

蔡州壺公觀劉道士（并引）……………九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九

次韻姚道人……………一〇

次韻石芝（并引）……………一〇

故樞密簽書贈正議大夫王彥霖挽詞二首……………一〇

讀史六首……………一一

和子瞻雪浪齋……………一一

次韻子瞻生日見寄……………一一

蘇子由樂城後集 目錄

寒師嵩山圖（并引）……………二

望嵩樓……………二

思賢堂……………二

阻風……………三

次韻子瞻遊羅浮山……………三

次韻子瞻江西……………三

雨中遊小雲居……………三

卷二 詩

次韻子瞻上元見寄……………四

次韻子瞻連雨江漲二首……………四

次韻姪過江漲……………四

亡嫂靖安君蒲氏挽詞二首……………四

寄題武陵柳氏所居二首……………五

天真堂……………五

康樂樓……………五

筠州州宅雙蓮……………五

奉同子瞻荔支歎……………五

次韻子瞻梳頭……………一六

勸子瞻修無生法……………一六

石盆種菖蒲甚茂忽開八九華或言此華壽祥也遠因生日作頌亦為賦此……………一六

子瞻和陶公讀山海經詩欲同作而未成夢中得數句覺而補之……………一六

成都僧法舟為其祖師寶月求塔銘於惠州還過高安送歸……………一六

東西京二絕……………一六

唐相二絕……………一七

寓居六詠……………一七

和子瞻新居欲成二首……………一七

次遶韻二首……………一八

次遶韻……………一八

次韻子瞻和陶公止酒……………一八

次韻子瞻過海……………一九

過姪寄椰冠……………一九

寓居二首……………一九

東亭	一九
東樓	一九
所寓堂後月季再生與遠同賦	一九
浴罷	二〇
次遠韻齒痛	二〇
子瞻聞瘦以詩見寄次韻	二〇
次韻子瞻獨覺	二〇
次韻子瞻夜坐	二一
次韻子瞻寄賀生日	二一
次韻子瞻寄黃子木杖	二一
次韻子瞻謫居三適	二一
旦起理髮	二一
午窗坐睡	二一
夜臥灌足	二二
同子瞻次過遠重字韻	二二
次韻子瞻和淵明擬古九首	二二
雨中招吳子野先生	二四
答吳和二絕	二四

閏九月重九與父老小飲四絕	二四
求黃家紫竹杖（并引）	二四
賦豐城劍	二五
范丞相堯夫挽詞二首	二五
卜居	二五
和子瞻過嶺	二五
子瞻贈嶺上老人次韻代老人答	二六
卷二 詩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	二六
追尊皇太后挽詞二首	二六
贈史文通奉議二首	二六
次前韻示楊明二首	二六
唐修撰義問挽詞二首	二七
寄題登封揖仙亭	二七
吳冲卿夫人秦國挽詞二首	二七
十一月十三日雪	二七
補子瞻贈姜唐佐秀才（并引）	二七

蘇子由樂城後集 目錄

遷居汝南	二八
索居三首	二八
聞諸子欲再質卞氏宅	二八
任氏閱世堂前大禴	二九
贈蔡駉居士	二九
癸未生日	二九
白鬚	二九
寒食二首	三〇
潁川城東野老	三〇
汝南示三子	三〇
謝任亮教授送千葉牡丹	三〇
思歸二首	三一
萬蝶花	三一
春盡	三一
夢中詠醉人	三一
立秋偶作	三一
汝南遷居	三二
寄內	三二

病愈二首	三二
九日三首	三三
立冬聞雷	三三
將歸二首	三三
示資福論老（并引）	三四
三不歸行	三四
罷提舉太平官欲還居潁川	三四
次遲韻寄廷遜	三五
次遲韻對雪	三五
還潁川	三五
題郾城彼岸寺二首	三五
文殊院古柏	三五
武宗元比部畫文殊玄奘	三六
上巳日久病不出示兒姪二首	三六
葺東齋	三六
次遲韻千葉牡丹二首	三六
盆池白蓮	三七
詠竹二首	三七

卷四 詩

見兒姪唱酬次韻五首……………三七
 初得南園……………三八
 移竹……………三八
 記夢……………三八
 葺居五首……………三八
 再賦葺居三絕……………三九
 歲莫口號二絕……………三九
 雪後小酌寄內……………三九
 喜雨……………三九
 收蜜蜂……………四〇
 養竹……………四〇
 和遲田舍雜詩九首（并引）……………四〇
 雨病……………四一
 施崇寧寺馬（并引）……………四一
 南堂新鑿花壇二首……………四二
 夢中謝和老惠茶……………四二

新霜……………四二
 戲作家釀二首……………四二
 冬至雪……………四三
 歲莫二首……………四三
 春後望雪……………四三
 除夜……………四四
 喜雨……………四四
 甲子日雨……………四四
 新火……………四四
 次韻和人詠除穰……………四四
 閑居五詠……………四四
 杜門……………四五
 坐忘……………四五
 讀書……………四五
 買宅……………四五
 移竹……………四五
 城中牡丹推高皇廟園遲迺聯騎往觀
 歸報未開戲作……………四五

蘇子由樂城後集 目錄

六

外孫文驥與可學士之孫也予親教之
學作詩俊發猶有家風喜其不墜作詩
贈之……………

四六

春深三首……………

四六

次遲韻示陳天倪秀才姪孫元老主簿……………

四六

再次前韻示元老……………

四六

築室示三子……………

四六

開窗……………

四七

遜往泉城穫麥……………

四七

送元老西歸……………

四七

蜀人舊食法明花耳穎川夏秋少菜崇
寧老僧教人并食其菜有鄉人西歸使
為父老言之戲作……………

四七

諸子將築室以畫圖相示三首……………

四七

題韓駒秀才詩句……………

四八

秋社分題……………

四八

釀重陽酒……………

四八

中秋無月同諸子二首……………

四八

子昔在京師畫工韓若拙為予寫真今
十三年矣容貌日衰展卷茫然葉縣楊
生畫不減韓復令作之以記其變偶作……………

四八

九日獨酌三首……………

四九

泉城田舍……………

四九

卷五 雜文

和子瞻沉香山子賦（并引）……………

四九

和子瞻歸去來詞（并引）……………

五〇

穎州擇勝亭詩（并引）……………

五一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停雲詩（并引）……………

五一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并引）……………

五二

沐老圖贊……………

五二

香城頌長老真贊（并引）……………

五三

自寫真贊……………

五三

六祖卓錫泉銘（并引）……………

五三

代李樵臥帳頌（并引）……………

五四

夢齋頌（并引）……………

五四

抱一頌(并引).....五四

卷六

孟子解二十四章.....五五

卷七 歷代論一

堯舜.....六三

傅說.....六三

周公.....六四

五伯.....六五

管仲.....六六

知盤趙武.....六七

漢高帝.....六七

漢文帝.....六八

漢景帝.....六九

卷八 歷代論二

漢武帝.....六九

漢昭帝.....七〇

漢哀帝.....七一

漢光武上.....七二

漢光武下.....七二

隗囂.....七三

鄧禹.....七四

李固.....七五

陳蕃.....七五

荀彧.....七六

賈詡上.....七六

卷九 歷代論三

賈詡下.....七七

劉玄德.....七八

孫仲謀.....七八

晉宣帝.....七九

晉武帝.....八〇

王衍.....八一

羊祜……………八二

卷十 歷代論四

王導……………八三

符堅……………八四

祖逖……………八五

宋武帝……………八六

宋文帝……………八七

梁武帝……………八九

唐高祖……………九〇

唐太宗……………九〇

狄仁傑……………九二

卷十一 歷代論五

唐玄宗憲宗……………九三

姚崇……………九四

宇文融……………九五

牛李……………九六

郭崇韜……………九七

馮道……………九八

陸贄……………九九

兵民……………一〇〇

燕薊……………一〇一

卷十二

穎濱遺老傳上……………一〇二

卷十三

穎濱遺老傳下……………一一一

卷十四 冊文

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進冊文劄子

附)……………一一一

詔

改園陵爲山陵手詔……………一二三

擬答西夏詔書……………一三三

策題

擬殿試策題二首……………一二四

卷十五 詔

擬合祭天地手詔……………一二五

劄子

論合祭天地劄子……………一二六

敘

元祐會計錄敘……………一二七

收支敘……………一二九

民賦敘……………一三〇

卷十六 劄子

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劄四首……………一三二

舉王鞏乞外任劄子五首……………一三四

乞賜張宣徽諡劄子……………一三六

立皇后制書劄子……………一三六

論黃河軟堰劄子（申三省狀附）……………一三七

論御試策題劄子二首……………一三九

待罪劄子……………一四一

卷十七 表記劄子狀

元祐七年生日謝表二首……………一

笏記……………一

元祐八年生日謝表二首……………二

笏記……………二

辭門下侍郎劄子……………二

免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三

謝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四

進郊祀慶成詩狀……………五

免南郊加恩表二首……………五

謝南郊加恩表二首……………六

卷十八 表狀疏

汝州謝上表……………十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八
 明堂賀表……………八
 雷州謝表……………九
 移岳州謝狀……………九
 南郊賀表……………九
 降授朝請大夫謝表……………一〇
 復官宮觀謝表……………一〇
 謝復官表二首……………一一
 謝復墳寺表……………一一
 皇太后上仙慰表……………一二
 欽聖憲肅皇后祔廟慰表……………一二
 欽慈皇后祔廟慰表……………一三
 大行太皇太后上仙功德疏……………一三
 皇太后上仙功德疏……………一三
 哲宗皇帝大祥功德疏……………一三

天寧聖節功德疏……………一四
 東塋老翁井齋僧疏……………一四

卷十九 青詞

京師……………一五
 高安四首……………一五
 龍川二首……………一六
 閩早……………一七
 許昌三首……………一七

祝文

嵩山祝文……………一八
 汝州謝雨文……………一八

卷二十 祭文

祭張宮保文……………一九
 祭文與可學士文……………一九
 祭亡婿文逸民文……………二〇

再祭張宮保文……………〇二

祭亡嫂王氏文……………二一

祭入新婦黃氏文……………二一

北歸祭東堂文……………二二

再祭亡嫂王氏文……………二二

再祭入新婦黃氏文……………二二

祭范子中朝散文……………二三

祭王子敏奉議文……………二三

祭亡兄端明文……………二四

再祭亡兄端明文……………二四

遣适歸祭東堂文……………二五

祭黃師是龍圖文……………二五

祭范彝叟右丞文……………二六

祭寶月大師宗兄文……………二六

祭道遙聰長老文……………二七

卷二十一 雜文

汝州龍興寺修吳畫殿記……………二七

汝州楊文公詩石記……………二八

李簡夫少卿詩集引……………二八

王子立秀才文集序……………二九

六孫名字說……………三〇

書孫朴學士手寫華嚴經後……………三一

書楞嚴經後……………三一

書金剛經後二首……………三一

書白樂天集後二首……………三二

書鮮于子駿父母贈告後……………三三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三四

卷二十一 墓銘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三五

卷二十三 碑文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答公子叔揭書）……………四三

卷二十四 雜文

蘇子由欒城後集 目錄

巢谷傳	五三
亡姊王夫人墓誌銘	五四
龍井辨才法師塔碑	五五
逍遙聰禪師塔碑	五七
天竺海月法師塔碑	五八

蘇子由樂城後集

卷一 詩七十首

次韻子瞻感舊

還朝正三伏，一再趨未央。久從江海游，苦此劍佩長。夢中驚和璞，起坐憐老房。子瞻夢中見人誦詩云：「度數形名本偶然，破琴今有十三弦。此生若遇邢和璞，始信秦箏是響泉。」因作破琴詩以記之。爲我忝丞轄，寘身願井涼。子瞻每欲爲國守邊，顧不敢請耳。此心一自許，何暇夢陟岡。早歲發歸念，老來未嘗忘。淵明不久仕，黔婁足爲康。家有二頃田，歲辦十日糧。教教諸子弟，編排舊文章。辛勤養松竹，遲莫多風霜。常恐先著鞭，獨引社酒嘗。火急報君恩，會合心則降。

次韻題畫卷四首

山陰陳迹

臥對鄒人氣已真，晚依邱壑更無倫。不須復預清言侶，自是江東第一人。逸少知清言之害，然蘭亭記亦不免慕清言耳。

雪後乘輿

亟往過歸真曠哉！聾人不信有驚雷。雖云不必見安道，已誤扁舟犯雪來。

四明狂客

失脚來遊九陌塵，故溪何日定抽身。便同賀老扁舟去，已笑西山鄭子真。

西塞風雨

蘇子由樂城後集 卷一

雨細風斜欲暝時，凌波一葉去安歸？遙知夜宿蛟人室，浪卷波分不著衣。

送姪邁赴河間令

老去那堪用思深，未敢歸誰能告民病，一一指吾非。爾赴河間治，無嫌野老譏，仍將尺書報，勿復問從違。

次韻門下呂相公車駕既學

未識吾君龍鳳章，諸儒望幸久南庠。鞏回原廟初移蹕，鷺集西廡已著行。執爵稍前疑問道，獻琛不日數來

王，從官始悟熙寧意，遺我親臨見肯堂。

傅銀青挽詞二首

名自烏臺發，恩從鳳沼深。鹽梅和衆口，金玉比誠心。澹泊平生事，彌留一病侵。遺言自無憾，朝野爲沾襟！

其一

丹旆國西門，茅廬濟水深。官清貧似舊，名重歿猶存。臺閣傳遺懿，交遊拭淚痕。思君不改故，延賞遍諸孫。

大雪二絕句

閩歲窮冬已是春，當寒卻暖未宜人。陰風半夜催飛霰，稍淨天街一尺塵。

元冥留雪付勾芒，桃李雖憂麥未傷。膏澤較遲三十日，問天此意亦茫茫。

連歲金明不見冰，上春風雪氣稜稜。臺中曾奏五行傳，到此施行愧未曾。

和王晉卿都尉茶蘼二絕句

春到都城曾未知，楸花時見萬年枝。多情賴有王公子，解翦金釵寄所思。（春來未曾見花，但於禁中時見

楸花耳）

後園茶蘼手自栽，清於芍藥曠於梅。舊來詩客今無幾，三嗅馨香懶舉杯。

才繼門下呂相公同訪致政周宣慰。

懶從朝謁事駢駢，此去高眠罷倒衣。詔許敲門訪耆舊，天教築室俟來歸。（石公熙載舊宅，張氏頃加修完，公得之以成歸計，類非偶然者。）肩輿尙肯追春色，（公來春將往洛中看花）鼓缶何妨傲夕暉。所至成家即安隱，武昌誰乞釣魚磯？

滕達道龍圖挽詞二首

才適邦家用學非，章句儒遭逢初莫測。流落一長吁！大節輕多難，深言究遠圖。收功太原守，談笑視羌胡。

其二

南竄逢公弄水亭，（公時守池）北歸留我闔閭城。壯年不見日千里，餘論猶驚敵萬兵。簡冊何人知造膝？邊防觸處竦先聲。傷心擊柝城東地，目斷安知有死生！

魯元翰中大挽詞一首

遺直誦家聲，持心本至誠。何勞求噉察，所至自安平。氣象餘前輩，才華屬後生。飛騰看諸子，相繼亦公卿。

其二

十年初見范公圍，知與錢塘結弟兄。樂易向人無不可，疎慵憐我正忘言。南遷卻返逢北渡，遠聘相過適近藩。無復放懷譁笑語，挽詩空寄淚潺湲。（子瞻兄始與元翰皆倅杭州，及自彭城還止都門，寓居范景仁東園，元翰時來相過，予始識之，其後南還，元翰出守洛州，及奉使契丹，元翰復守滑臺，皆接從容者久之。）

贈司空張公安道挽詞二首

道廣中無競，才高治不煩。安心本篤靜，憂世亦時言。壽考同儕盡，經綸故事存。猶應門下客，微論記根原。

其一

蘇子由樂城後集 卷一

四

孤高出世學，豪邁謫仙人。早歲猶和俗，中年自識真。定餘時發照，塵盡四無隣。聞道騎箕尾，還應事玉宸。

其二

西蜀識公初，南都從事餘。一言知我可，久好復誰如？學術留元歎，家聲付伯魚。霜天近生日，聞挽重欵歎！

蔡州任氏閱世堂

宋君長桐鄉，死食桐嶺社。吏民安君德，君亦愛其下。遺言於斯葬，存沒勿相捨。自知得民深，千歲誰似者？任君治新息，寬惠洽鰥寡。彊梁順教詔，桴鼓不鳴野。三年去復還，園木裁拱把。居人敬閭巷，禽鳥依屋瓦。蒼然百尺檜，直幹任大廈。相要勿翦伐，令尹昔所舍。

次韻子瞻和淵明飲酒二十首

我性本疎懶，父母強教之。逡巡就科選，逮此年少時。幽憂二十年，懶性祇如茲。偶然踐黃闥，俯仰空自疑。乞身未敢言，常愧外物持。

其一

人言性本靜，不必林與山。世雖有此理，知誰非妄言？自我作歸計，於今十餘年。低回軒冕中，此語愧虛傳。

其二

世人豈知我，兄弟得我情。少年喜文章，中年慕功名。自從落江湖，一意事養生。富貴非所求，寵辱未免驚。平生不解飲，欲醉何由成？

其四

秋鴻一何樂，空際乘風飛。秋蟲一何憂，壁間終夜悲。憂樂本何有，力盡兩無依。物生逐所遇，久行不知歸。少難回，老者百事衰。聊復沃以酒，永與狂心違。

其五

昔在建成市，鹽酒晝夜喧。夏潦恐天漏，冬雷知地偏。妻孥日告我，胡不反故山？一來朝廷上，七年不知還。有寓均建，成且志昔日言。

其六

夢中見百怪，一一皆謂是。醉中身已忘，萬事隨亦毀。此心不應然，外物妄使爾。安心十年後，此語知非綺。

其七

開卷觀古人，誰非一世英。骨肉委黃墟，泯滅俱無情。憧憧來無盡，擾擾相奪傾。驚雷震朱夏，鮮能及秋鳴。得酒且酣飲，問誰逃死生？

其八

明月出東牆，萬物含餘姿。孤蟬庇繁蔭，衆鳥棲高枝。解衣適少事，捫腹知亡奇。朝與羣動作，莫復何所爲？此時不自有，日出還受羈。

其九

尺書千里至，輟食手自開。將卜東南居，故鄉非所懷。勿言湖山美，永與平生乖。鴻鴈秋南來，及春思故樓。蛟龍乘風雲，既雨反其泥。兄弟通四海，叩門事雖諧。直道竟三黜，去國終恐迷。何如自衛反，闕里從參回。

其十

羌虜忘君恩，戰鼓驚四隅。邊候失晨夜，驛騎馳中塗。詔書止窮征，諸將守來驅。敵微勢可料，師競力無餘。防邊未云失，憂懷愧安居。

其十一

修己以安人，嗟古有此道；平生妄謂得，忽忽恨衰老。年來亦見用，何益世枯槁？逡巡事朝謁，出入自媚好。報君要得人，被褐信懷寶；斯人何時見，卽上歸耕表。

其十二

春旱麥半死，夏雨欣及時；出郊畛禾田，父老有好辭；秋陰結愁霖，似欲直敗茲；冥冥入天際，影響良不疑。精識發中禁，愍默非有欺；雞號日東出，乃令民信之。

其十三

天廚釀冰池，搖蕩畏出境；年衰雜羸病，一釀百不醒；覺臺異諸曹，有政非簿領；頽然雖無誦，因謝出囊穎；回首愧周行，羣英粲彪炳。

其十四

淮海老使君，受詔行當至；當官不避事，無事輒徑醉；平生自相許，兄先弟亦次；東南豈徒往？多難嫌暴貴；白首六卿中，嚼蠟那復味。

其十五

去年旅部城，三月不求宅；彼哉安知我，爭埽習禮述；三已竟無怨，心伏鸞鳥百；無私心如丹，經患髮先白；功名已不求，餘事復何惜？

其十六

家居簡餘事，猶讀內景經；浮塵掃欲盡，火棗行當成；清晨委羣動，永夜依寒更；低帷闔重屋，微月流中庭；依松白露上，歷坎幽泉鳴；功從猛士得，不取兒女情。

其十七

南方有貪士，狂怪如病風，垢面髮如葆，自汗屠酒中，導我引河水，上與崑崙通，長箭挽不盡，不中無尤弓。

其十八

清秋九日近，菊酒皆可得，永愧陶翁餓，雖餓心不惑。懷忠受正命，賦命本通塞，斯人今苟在，可與同事國；惜哉委荆秦，忍饑長默默！

其十九

我有二三子，兼有仕未仕，青松出林秀，豈獨私與己？斂然不求人，而我自疊取。臨風忽長鳴，誰信日千里？江行眎漁父，但自正綱紀，持綱起鳧目，魴鱖皆可止，老成日就衰，所餘殆難恃。

其二十一

諸妄不可賴，所賴惟一真；內欲求性命，油然反清淳；外將應物化，致一常日新；商於四父老，攜手初逃秦，翻然感漢德，投足復踐塵，出處蓋有道，豈爲諸呂勤？嗟我千歲後，澹然與之親。還將山林姿，俛首要路津，囊中舊時物，布衣白綸巾，功成不歸去，愧此同心人。

次韻子瞻道中見寄

兄詩有味劇高永，和者僅同如畫影，短篇泉冽不容挹，長韻風吹忽千頃。經年淮海定成集，走書道路未遑請；相思半夜發清唱，醉墨平明照東省。（詩到適在省中）南來應帶蜀岡泉，西信近得蒙山茗，出郊一飯歡有餘，去歲此時初到穎。

郊祀慶成

盛禮彌三祀，初元正七年，祭兼天地報，儀自祖宗傳，講義金華久，（近有旨講讀官訓，釋祖宗齋祠故事十五條，日陳於前。）齋心玉食鮮，秋成通四海，廩實到窮邊。（今秋諸道皆奏豐稔，而陝西河東極邊尤甚。）塵卷

蘇子由樂城後集 卷一

入

跳疆寇，（西羌入寇環州，邊吏邀擊敗去。）琛來渡海船，（高麗使前十日到關，預觀大禮。）人和神亦答，物備禮誠全。廟室開深謁，郊邱對廣園。翠帷新祕殿，寶仗溢通廡。周冕裘繒儉，（周禮太裘而冕以祀天，有司欲爲羔裘，度用百羔，上以其害物，以黑繒代之。）唐車保介使，（五輅有正，觀款志，進退安重，奔世所寶。）尊前多舊德，迎拜或華穎，薦潔求陰燧，馳誠寄燎煙。垂精擎星斗，望秩遍山川。降輅追前躅，回班戒弗虔。徹網深屈體，屏蓋切承天。（上至大廟門，降輅步入齋殿，至郊壇止，百官回班，仍去黃道褥三事，皆循祖宗故事，而去繖特出上意。）瓣谷灰初應，（緹室吹灰，久廢不講，近太史考求遺書，復修其法。）扶桑日欲躔，旌旗逐風轉，歌舞送天旋。簾啓瞻宸極，雞號識漏泉。矜愚開罪罟，釋欠靖民編。樂作波翻海，書行箭脫弦。東朝歸福胙，南極本高仙。有道知難犯，無私每得賢。劬勞就聖德，謙畏絕私權。治道初無象，神功竟莫宣。下臣叨進玉，隨見頌誠然。（臣於景靈郊邱，實進玉幣。）

次韻姚道人二首

西山學採薇，東坡學遺羹。昔在建成市，豈復衣冠情？朋友日已疎，止接盲趙生。嗇智狗所安，元氣賴以存。時於星寂中，稍護亂與昏。河流發九地，欲挽升天門。枉用十年力，僅餘一燈溫。老病竟未除，驚呼欲狂奔。何日新雨餘，得就季主論。

高人隱陋巷，至藥初無方。心知無生妙，運轉開陰陽。本如凌雲松，豈受尺寸量？氣如幽谷蘭，時送清風香。嗟我本病肺，寒暑隨翕張。丹砂苦落落，青春去堂堂。清詩墮雲霧，至音叩琳琅。山海信多士，世俗非所望。遠遊居臨安，間出從諸王。他年解冠佩，共遊無邊疆。儀鸞旣委照，永謝過隙光。

次韻子瞻上元尾從觀燈二首

虜去邊城少奏章，雪殘中禁罷焚香。都人知有新年喜，爭看凋與金鳳凰。

鐘聲。

春來有意乞歸耕，足痺三年久未平，（頃奉使契丹墜馬傷足，已三年矣。）忽記上元鑾輅出，起聽前殿曉

蔡州壺公觀劉道士

（并引）

元祐八年七月，彭城曹煥子文至自安陸，爲予言過淮西，入壺公觀，觀縣壺之木，木老死久矣，環生孫葉無數，聞有老道士劉淵，年八十七，非凡人也，謁之神氣甚清，能言語，服細布單衣，縫補殆遍，壁間題者，多以不易衣爲美煥，問其意，淵悵然曰：「此故淮西守歐陽永叔所贈也。世人稱永叔工文詞，善辯論，忠信篤學而已，君知是人竟何從來耶？公與我有夙契，且齊年也。昔將去吾州，留此以別，吾服之三十年，嘗破而補之矣，未嘗垢而澣也。比嘗得其訊，吾亦去此不久矣。」煥聞之愕然，莫測徐問其故，皆不答。子少與兄子瞻皆從公遊，究觀平生，固嘗疑公神仙中人，非世俗之士也。公亦嘗自言昔與謝希深尹師魯梅聖俞數人同遊嵩高，見薛書四大字於蒼崖絕澗之上，曰：「神清之洞。」問同遊者，惟師魯見之，以此亦頗自疑本世外人。今聞道淵言，與曩意合，因作詩以示公子棊叔弼。

思穎求歸今幾時？布衣猶在老劉師，龍章舊有世人識，蟬蛻惟應野老知，昔葦衣冠今在否，近傳音問不須疑，曾聞圮上逢黃石，久矣留侯不見欺。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內治隆三世，尊臨極九年，神孫克負荷，大業付安全，有道華夷靖，無心怨惡愆，和熹盛東漢，從此不稱賢。

其二

約己心全小，寬民德有餘，外家恩澤少，先后禮容虛，（有司每以章獻太后故事爲請，德音輒深自菲薄，不

敢當而止。原廟因前室，（有司將築神宗皇帝神御，有詔自處治隆，以成就宣光。）中朝避冊書，（頃歲將受冊寶，當御前殿，謙避不欲，遂退卽後殿而已。）功名不勝紀，四謚歎猶疎。（近以四謚進呈，上歎曰：「太皇太后盛德，豈四謚所能盡！」）

次韻姚道人

道人偶許俗人知，法喜非妻解養兒。夜久金莖添沆瀣，室虛寶月映琉璃。遠來醉俠忽忽返，近出詩仙句句奇；獨怪區區踐繩墨，相逢未省角巾欹。

次韻石芝

（并引）

子瞻昔在黃州，夢遊人家，井間石上生紫藤，枝葉如赤箭，主人言此石芝也，折而食之，味如雞蘇而甘；起賦入韻記之。元祐八年，子與子瞻皆在京師，客有至自登州者，言海上諸島石，向日者多生耳海人謂之石芝，食之味如茶，久而益耳。海上幽人，或取服之，言甚益人。客以一籃遺子瞻，遂次前韻。

雞鳴東海朝日新，光蒙洲島霧雨勻。一晷石上遇生耳，幽子自食無來賓。寄書乞取久未許，箬籠蕉囊海神戶；（戶止也，左傳：屈落戶之。）一掬誰令墮我前？無爲知我超諸數。此身不願清廟遊，但願歸去隨樵蘇。龜龍百歲豈知道？養氣千息存其胡。塵中學仙定難脫，夢裏食芝空酷烈。中山軍府得安閑，更試朝霞磨鏡鐵。

故樞密簽書贈正議大夫王彥霖挽詞二首

試吏有能名，升臺擅直聲。雄飛極九載，修路止三城。壯志方淩厲，遺書忽歎驚。老人殊可念，白首泣新塋。

其二

傾蓋晚相親，東西省戶鄰。聽君占諫草，繼我出詞綸。京尹聲初泐，樞庭迹尙新。邯鄲炊未熟，榮謝隔逡巡。

讀史六首

留侯決成敗，面折愧周昌；垂老召商叟，鴻鵠自高翔。

其二

諸呂更相王，陳平氣何索？千金壽絳侯，劉宗知有託。

其三

賈生料吳楚，竟怒大梁城；一身不自保，痛哭空傷生。

其四

桓文服荆楚，安敢破國都？孔明不料敵，一世空馳驅。

其五

安石善談笑，揮塵却符秦；妄起并吞意，終殘吳越人。

其六

江河浪如屋，要須滄海容；可憐狄人傑，猶復負婁公。

和子瞻雪浪齋

請居杜老嘗東屯，波濤遶屋知龍尊；門前石岸立精鐵，潮汐洗盡莓苔昏。野人相望夾水住，扁舟時過江西村；窗中縞練舒眼界，枕上雷霆驚耳門；不堪水怪妄欺客，欲借楚些時招魂。人生出處固難料，流萍著水初無根。旌旗旋逐金鼓發，簑笠尙帶風雨痕。高齋雲浪卷蒼石，北叟未見疑戲論。激泉飛水行亦凍，窮邊臘雪如翻盆。一杯徑醉萬事足，江城氣味猶應存。

次韻子瞻生日見寄

日月中人照與芬，心虛慮盡氣則薰，形霞點空來羣羣，精誠上徹天無雲。寸田幽闕煥不焚，眇眇中外絳錦紋，冥然物我無復分，不出入常氤氳。道師東西指示君，乘此飛仙勿留墳，茅山隱居有遺文，世人心動隨虹蛟。不信成功如所云，蚤夜賓餞同華助，爾來僅能破魔軍，我經生日當益勤。公稟正氣飲不醺，梨棗未實粟鉏耘，日云莫矣收桑粉，西還閉門止紛紛，憂愁真能散淒君，萬事過耳今不聞。登真隱訣云：「日中青帝曰：照龍輶，其夫人曰：芬，鬢髮。」

蹇師嵩山圖

(并引)

葆光法師蹇君，未嘗至嵩山，欲往遊焉。元祐九年春，磐桓都下，得古畫一幅，以示其客。客曰：「此嵩山圖也。予昔嘗遊焉，峰嶺徑遂，觀剝皆是。」君喜曰：「此將以導予也。吾昔熙寧中，自陳之洛，往來皆出嵩少之間，時方重九，與偕行者約曰：『與子於此登高乎？』今筋力尚強，可以一往，異日復至，或不能矣。今年三月，以罪出守汝州，聞此州在嵩少之陽，登城北望，可以盡得其勝，君何時爲此遊？吾將舉酒與子相望，雖不能同，亦庶幾焉。」系之以詩曰：

峻極登高二十年，汝州回望一依然。君行亦是高秋後，試覓神清古洞天。（神清洞事見上）

莖嵩樓

(在汝州)

連山鄣吾北，二室分西東。東山幾何高？不爲太室容。西山爲我低，少室見諸峰。臨軒一長歎，隱見由所逢。試問山中入，二室竟誰雄？雄雌久已定，分別徐亦空。可憐汝陽酒，味與上國同。遊心四山外，寄適杯酒中。

思賢堂

揚公守臨汝，俛仰入十載，推遷城市非，散落篇章在。外物固難必，清名竟安賴？孤亭右洲渚，斜日到冠佩。飛翔棟宇回，汎蕩波流對，稍存檣梧高，大翦菽蒲穢。遺編訪諸子，翠石補前廢，吏民亦潸然，未替甘棠愛。

阻風

（自汝遷筠八月過真州江漲倍常歲而風不順）

大水蔑洲浦，牽挽無復施，我舟恃長風，風止將安爲？塌然委積水，坐被弱纜維，市井隔峰嶺，食盡行將饑；長嘯呼風伯，厄窮豈不知？蓬蓬起東南，旗尾西北馳，所望乃大謬，開門訊舟師，舟師掉頭笑，沿泝要有時，泝者不少息，沿者長嗟咨，飄風不終日，急雨常相隨，雨止風亦止，條條弄清漪，我言未見信，君行自見之。

次韻子瞻遊羅浮山

客迷墮澗逢玉京，雲行天喬風號鳴，暗中過盡石髓滑，驚喜觀闕朝霞明。東坡南去類此客，擠者力盡非求生，偶然瀕海少氣氣，復有福地客躬耕。諸侯歷聘謝魯叟，茅簷燕坐師老彭，天樞旋結日珠重，人寰下視鴻毛輕。俗緣漸覺冰雪解，元氣乍復蛟虬瘳，遠遊脫屣入蓋竹，初怪長史留家庭。後來玉斧小兒子，亦入真諦參仙經。試令子弟學諸許，還家不用劍閣銘，洞天聞亦有圖籍，但恐未免如公卿。此心願與世無事，不願與世平不平。

次韻子瞻江西

許君馬老共一邦，西山斷處流蜀江，誰令十載重渡瀧，灘頭舊寺晨鐘撞。亂流赤脚記淙淙，道俗自謂丹霞龐，便令築室修畦疇，往還二老筇一雙。子與筠州聽長老，有十年之舊。

雨中遊小雲居

賣酒高安市，早歲逢五秋，常懷簡書畏，未暇雲居遊。十載還上都，再謫仍此州，廢斥免羈束，登臨散幽憂。鄉黨二三子，結束同一舟，雨餘江漲高，林薄煩撐鉤，積陰荐雷作，兩山亂雲浮。雨點落飛鏃，江光測輕漚，笑語曾未

畢，風雲遽誰收？舟人指松檜，古剎依林邱。老僧昔還住，晚飯迎淹留。食菜吾自飽，饋肉煩賢侯。嚴城迫吹角，歸棹隨輕鷗。聯翩開村塢，燈火明譙樓。肩輿踐積蟄，塗潦分潛溝。居處方自適，未知厭拘囚。

卷二 詩七十首

次韻子瞻上元見寄

誰憐東坡老，獨看南海燈。故人隱山麓，燕坐銷牀稜。人生天運中，往返成廢興。炎起爨下薪，凍合瓶中冰。賴有不變處，寂如方定僧。建成亦巖邑，燈火高下層。頭陲舊所識，天寒髮鬢鬢。問我何時來，嗟哉谷爲陵。幸此米方賤，日食聊一升。夜出隨衆樂，鋪糟共騰騰。

次韻子瞻連雨江漲二首

南過庾嶺更千山，烝潤由來共一天。雲塞虛空雨翻瓮，江侵城市屋浮船。東郊晚稻須重插，西舍原蠶未及眠；獨棹扁舟趁申卯，米鹽奔走笑當年。客到炎陲喜豐涼，江吹虛閣雨侵廊。回看野寺山溪隔，臥覺晨炊稻飯香。荔餉深紅陋櫻棗，桂醅渾白比琳琅；恩移嶠北應非晚，未省南遷日月長。

次韻姪過江漲

陰淫夏爲秋，雨暴溪作澗。缺防舊通市，流潦幾入屋。雖幸庫粟空，猶惜畦蔬綠。鹿駭不擇音，鴻鷗分遵陸。室誦曾子還，城謳華元嘯。中情久岑寂，外物競排感。設心等一慈，開懷受諸毒。道力雖未究，游波偶然伏。糧須三月聚，艾要七年蓄。君恩許北還，從此當退縮。

亡嫂靖安君蒲氏挽詞二首

家風足圖史，婦德儼蘋蘩。湯沐從夫寵，冠衣席弟恩。克家傳衆子，有後慶多孫。追養心何極？增封禮尙存。

其一

宦遊非不遂，流落自鶯疎。宗黨半天末，存亡驚素書。佳城東嶺外，茂木故阡餘。遙想千車送，臨江涕滿裾。

寄題武陵柳氏所居二首

天真堂

宦遊閱盡山川勝，歸老方知氣味真。歌哭不移身自穩，往還無間語尤親。永懷前輩無因見，猶喜諸郎有此人。千歲展禽風未改，不加瑤琢世稱珍。

康樂樓

邑居欲盡溪山好，不作層樓無奈何。巖谷滿前收蠟屐，漪連極目卷漁簑。安心已得安身法，樂土偏令樂事多。千里筠陽猶靜治，還家一笑定無他。

筠州州宅雙蓮

綠蓋紅房共一池，一雙遊女巧追隨。鏡中此並新粧後，風際攜扶欲舞時。露藥暗開香自倍，霜蓬漸老折猶疑。殷勤畫手傳真態，道院生綃數幅垂。

奉同子瞻荔支歎

蜀中荔支止嘉州，餘波及眉半有不。稻糠宿火却霜霞，結子僅與黃金侔。近聞閩尹傳種法，移種成都出巴峽。名園競擷絳紗苞，蜜清瓊膚甘且滑。北遊京洛墮紅塵，箬籠白曬稱最珍。思歸不復爲蓴菜，欲及炎風朝露勻。平居著鞭苦不早，東坡南竄嶺南道。海邊百物非平生，獨數山前荔支好。荔支色味巧留人，不啻年來白髮新。得歸便擬尋鄉路，棗栗園林不須顧。青枝丹實須十株，丁寧附書老農圃。

次韻子瞻梳頭

水上有車車自翻，懸露如線垂前軒。霜蓬已枯不再綠，有客勸我抽其根。枯根一去紫茸茁，珍重已試幽人言，紛紛華髮何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近有道士相教拔白後，以水火養之，當不復生，故以爲答。）

勸子瞻修無生法

除却靈明一一空，年來丹寵漫施功。掌中定有菴摩在，雲際懸知霧雨濛。已賴信心留掣電，要須淨戒拂昏銅。誰言逐客江南岸，身世雖窮心不窮。

石盆種菖蒲甚茂，忽開八九華。或言此華壽祥也。建因生日作頌，亦爲賦此。

石盆攢石養菖蒲，沮洳沙泉萑葉鋪。世說華開難值遇，天將壽考報勤劬。心中本有長生藥，根底暗添無限鬚。更爾屈蟠增瘦硬，他年老病要相扶。

子瞻和陶公讀山海經詩，欲同作而未成。夢中得數句，覺而補之。

此心淡無著，與物常欣然。虛閑偶有見，白雲在空間。愛之欲吐玩，恐爲時俗傳。逡巡自失去，雲散空長天。永愧陶彭澤，佳句如珠圓。

成都僧法舟爲其祖師寶月求塔銘於惠州，還過高安送歸。

少年能講大乘經，法施堂中不出扃。爲許先師傳後世，徑從西海集南溟。忘身直犯黃茅瘴，滿意初成白塔銘。寄我淚痕歸萬里，遙知露滴潤松青。

東京二絕

親祀甘泉歲一終，屬車徐動不驚風。宓妃何預詞臣事，指點譏訶豹尾中。
犀著金鑿不暇嘗，更須石上擣黃梁。數錢未免河東舊，不識前朝大練光。

唐相二絕

楊王滅後少英雄，猶自澄思卻月中，已得惠妃歡喜見，方頭笑殺曲江公。
朝中寂寂少名卿，晚歲雄猜氣益橫，心怕無鬚少年士，可憐未識玉奴兒。

寓居六詠

手植天隨菊，晨添首藉盤，叢長憐夏苦，花晚怯秋寒；素食舊所愧，長齋今未闌，殷勤拾落藥，眼暗讀書難。

其一

山丹炫南土，盈尺愧西京，所至曾無比，知非浪得名，未須求別種，尙欠剝繁英；行復春風度，天涯眼暫明。

其二

鄰家三畝竹，蕭散倚東牆，誰謂非吾有？時能惠我涼。雪深聞毀折，風作任披猖，事過還依舊，相看意愈長。

其四

弱榴生掩冉，插竹強支叉，旋壘封根石，能開著子花；扶持物遂性，綴緝我成家，故國田園少，何須恨海涯？

其五

大雞如人立，小雞三寸長，造物均付子，危冠兩昂藏；出欄風易倒，依草枯不彊；後庭花草盛，憐汝計興亡。（或言矮雞冠卽玉樹後庭花）

其六

西鄰分半井，十口無渴愛，歲旱百泉竭，日供入家求。艱難念生理，沾足愧寒流，比聞山田婦，出汲爭羣牛。（山中澗谷枯竭，汲者每苦牛奪其水，一人出汲，輒數人持仗護之）

和子瞻新居欲成一首

蘇子由樂城後集 卷二

老罷子卿還屬國，功成定遠恨陽關。漂流豈必風波際？
顛沛何妨枕席間。伏臘便應隨俚俗，室廬聞似勝家山。
因緣宿世非今日，賴有陰功許旋還。（此說見佛書）

山連上帝朱明府，心是南宗無盡燈。過此欲危空比夢，
年來瘴毒冷如冰。圖書一笑寧勞客，音信頻來尙有僧。
梨棗功夫三歲辦，不緣憂患亦何曾？

次遲韻二首

老謫江南岸，萬里修烝嘗。三子留二子，
萬少道路長。累以二孀女，辛勤具餼糧。
誰令南飛鴻，送汝至我旁。飢寒不能病，
氣紓色亦康。拊背問家事，嗟我久已忘。
力耕當及春，無爲久南方。還家語諸女，
素剛非王章。

其二

世事非吾愛，物理有必至。常嗚百川竭，
顧亦防雨耳。陰陽相糾纏，反覆更自治。
幽懷澹不起，默坐識其意。長子念衰老，
遠行重慙愧。疎慵身似僧，岑寂家近寺。
但聞事日新，未覺吾有異。器鎗本自出，
藩角徒不遂。得失衆共知，窮達佛所記。
要令北歸日，粗究一大事。

次遲韻

萬里謫南荒，三子從一幼。謬追春秋餘，
賴爾牛馬走。憂病多所忘，問學非復舊。
借書里諸生，疑事誰當叩？吾兒雖懶教，
擢穎旣冠後。求友卷中人，玩心竹間岫。
時令檢遺闕，相對忘昏晝。兄來試謳吟，
句法漸翹秀。暫時鴻雁飛，迭發填荒奏。
更念宛邱子，頽然何時覩？

次韻子瞻和陶公止酒

（雷州作）

少年無大過，臨老重復止。自言衰病根，
恐在酒盃裏。今年各南遷，百事付諸子。
誰言瘴霧中，乃有相逢喜。連

床間動息，一夜再三起，浙流倦仰得，此病竟何理？平生不尤人，未免亦求己；非酒猶止之，其餘真止矣！飄然從孔公，乘桴南海涘，路逢安期生，一笑千萬祀。

次韻子瞻過海

我遷海康郡，猶在實海中，送君渡海南，風帆若張弓。笑揖彼岸人，回首平生空。平生定何有？此去未可窮。惜無好勇夫，從此乘桴翁。幽子疑龍馘，牙須竟誰雄？閉門亦勿見，一艤同香風。晨朝飽粥飯，洗鉢隨留鐘。借問何時歸，茲焉若將終。居家出家人，豈復懷兒童？老聃真吾師，出入初猶龍。籛獎顧甚密，俯首始爾容。衆人指我笑，韞鎖無此工。一瞬千佛土，相期兜率宮。

過姪寄椰冠

衰髮秋來半是絲，幅巾縵撮強爲儀。垂空旋取海椰子，（蜀中海棕，卽嶺南椰木，但不結子耳。）東髮裝成老法師。變化密移人不悟，壞成相續我心知。茅簷竹屋南溟上，亦似當年廊廟時。

寓居二首

東亭

十口南遷粗有歸，一軒臨路閱奔馳。市人不憤類回首，坐客相諳便解頤。慙愧天涯善知識，增添城外小茅茨。華嚴未讀河沙偈，偃仰明窗手自披。

東樓

月從海上湧金盆，直入東樓照病身。久已無心問南北，時能閉目待儀麟。颺風不作三農喜，（是歲海無颺風）舶客初來百物新。歸去有時無定在，漫隨俚俗共欣欣。

所寓堂後月季再生與建同賦

客背有芳藂，開花不遺月。何人縱尋斧，害意肯留枿。偶乘秋雨滋，冒土見微茁。猗猗抽條穎，頗欲傲寒冽。勢窮雖云病，根大未容拔。我行天涯遠，幸此城南菱。小堂劣容臥，幽閣粗可躡。中無一尋空，外有四隣市。窺牆數袖實，隔屋看柳葉。薺藉獨茲苗，愍愍待其活。及春見開敷，三嗅何忍折。

浴罷

逐客例幽憂，多年不洗沐。于髮櫛無垢，身垢要須浴。顛躋本天運，憤恨當誰復。茅簷容病軀，稻飯飽枵腹。形骸但癩痺，氣血尙豐足。微陽閱九地，浮彩見雙目。枯槁如東薪，堅緻比溫玉。長齋雖云淨，閱月聊一沃。石泉澗巾脫，土釜煮桃竹。南窗日未移，困臥久彌熟。華嚴有餘秩，默坐心自讀。諸塵忽消盡，法界了無囑。恍如仰山翁，欲就瀉叟卜，猶恐墮聲聞，大願勤自督。

次達韻齒痛

元明散諸根，外與六塵合。流中積緣氣，虛妄無可託。敝陋少空明，婦姑相攘奪。日出曬焦牙，風來動危齒。喜汝因病悟，或免終身著。更須誦楞嚴，從此脫纏縛。

子瞻開瘦以詩見寄次韻

多生習氣未除肉，長安夜眠懶食粥。屈伸久已效熊虎，倒掛漸擬同蝙蝠。衆笑忍飢長杜門，自恐莫年還入俗。經旬輒瘦駭隣父，未信腦滿添黃玉。海夷旋覺似齊魯，山蕨仍堪嘗菽粟。孤船會復見洲渚，小車未用安羊鹿。海南老兄行尤苦，樵爨長須同一僕。此身所至卽所安，莫問歸期兩黃鶴。

次韻子瞻獨覺

咄咄書空中有怪，內熱投膏發癰疥。羹藜飯芋如固然，飽食安眠真一快。午雞鳴屋呼不起，欠伸吉貝重衾裏。此身南北付天工，竹枝芒鞋卽行李。夜長却對一燈明，上池溢流微有聲。幻中非幻人不見，本來日月無陰晴。

次韻子瞻夜坐

月入虛牕疑欲旦，香凝幽室久猶薰。清風巧爲吹餘瘴，疎雨時來報斷雲。南海炎涼身已慣，北方鼓響耳誰聞。遙知掛壁瓢無酒，歸舶還將一酌分。

次韻子瞻寄賀生日

弟兄本三人，懷抱喪其一。頽然仲與叔，耆老天所騰。師心每獨往，可否輒自必。折足非所恨，所恨覆鼎實。上賴吾君仁，議止海濱黜。淒酸念母氏，此恨何時畢。平生賢孟博，苟生不謂吉。歸心天若許，定卜老泉室。淒涼百年後，事付何人筆。于今兄獨知，言之泣生日。

次韻子瞻寄黃子木杖

老至亦有漸，五十惟杖始。行年日辰匝，幸免鄉閭恥。罪重瘡難平，餘痂未脫痕。登山足猶健，不用扶兒子。我兄念辛勤，贈此攜且倚。他年賜環日，田舍尤須此。早收藤節杯，旋綴烏皮几。茅簷數間足，不用伐桐杞。

次韻子瞻謫居三適

且一起理髮

道人雞鳴起，趺坐存九宮。靈液流下田，伏苓抱長松。顛毛得餘潤，冉冉欺霜風。俯就無數櫛，九九爲一通。洗沐廢已久，徐之勿忽忽。氣來自湧泉，至此知幾重。近聞西邊將，袒裼擁馬梁。歸來建赤油，不復儕伍同。笑我守尋尺，求與真淵遠。人生各有安，未肯易三公。

午窗坐睡

定中龍眠膝，定起柳生肘。心無出入異，三昧亦何有。晴窗午陰轉，坐睡一何久。頽然擁褐身，剝啄叩門手。蹇帷願我笑，疑我困宿酒。不知吾喪我，冰消不遺壽。空虛無一物，彼物自枯朽。夢中得靈藥，此藥從誰受。侵尋入四

支欲洗自無垢，從今百不欠，只欠歸田叟。

夜臥灌足

海民慢寒備，不畜衾與裯，雖苦地氣薄，亦無徒跣憂。口客久未安，集舍尚鶻鷗。念昔使胡中，車馳卒不留，貂裘遡北風，十襲猶颯颯。中途股冰河，馬倒身自投。宛足費馮翼，千里煩褰韞。十年事湯劑，風雨氣輒浮。南來足憂虞，此病何時廖？名身孰親疎，慎勿求封侯。

同子瞻次道重字韻

孟子自誇心不動，未試永嘉鐵輪重。弟凡六十老病餘，萬里同遭海隅送。長披羊裘類嚴子，罷食借肝同閔仲。大男留處事田畝，幼子隨行躬釜鬻。低眉語笑接隣父，擘指吁嗟到蠻洞。芋茨一口敢忘葦，桑在十年須勉種。來時邂逅得相攜，歸去遠巡應復從。莫驚憂患爾來同，久知出處平生共。雖令子孫治家學，休炫文章供世用。穎川築室久未成，夜來忽作西湖夢。

次韻子瞻和淵明擬古九首

客居遠林薄，依牆種楊柳。歸期未可必，成陰定非久。邑中有佳士，忠信可與友。相逢話彈寂，落日共杯酒。艱難本何求，緩急肯相負。故人在萬里，不復爲薄厚。米盡鬻衣衾，時勞問無有。

其二

閉門不復出，茲焉若將終。蕭然環堵間，乃復有爲戎。我師柱下史，久以雌守雄。金刀雖云利，未聞能斫風。世人欲困我，我已安長窮。窮甚當辟穀，徐觀百年中。

其二

蕭蕭髮垂素，晡日迫西隅。道人懲我老，元氣時卷舒。歲惡風雨交，何不完子廬。萬法滅無餘，方寸可久居。將

掃道上塵，先拔庭中蕪，一淨百亦淨，我物皆如如。

其四

夜夢被髮翁，騎驎下大荒，獨行無與遊，闐然款我堂；高論何崢嶸？微言何渺茫？我徐聽其說，未離翰墨場。平生氣如虹，宜不葬北邙，少年慕遺文，奇姿掛昂昂；衰罷百無用，漸以圜墾方，隱約就所安，老退還自傷。

其五

海康雜蠻蜒，禮俗久未完，我居近閩閩，願先化衣冠；衣冠一有矣，共下胡爲顏？東隣有一士，讀書寄賢關；歸來奉親友，跬步行必端，慨然顧流俗，歎息未敢殫，提提烏鶯中，見此孤翔鶯，漸能衣裘褐，袒裼知惡寒。

其六

佛法行中原，儒者恥論茲，功施冥冥中，亦何負當時？此方舊雜染，渾渾無名緇，治生守家室，坐使斯人疑。未知酒肉非，能與生死辭，熾哉吳閩間，佛事不可思，生子多穎悟，得報豈汝欺，時俾正法眼，一出照曜之，誰爲邑中豪，勤誦我此詩。

其七

憂來感人心，悒悒久未和，呼兒具濁酒，酒酣起長歌。歌罷還獨舞，黍麥力誠多，憂長酒易消，脫去如風花；不悟萬法空，子如此心何？

其八

杜門人笑我，不知有天遊，光明遍十方，咫尺陋九州；此觀一日成，袞袞通法流，竿木當自隨，何必返故邱？老聃白髮年，青牛去西周，不遇關尹喜，履迹誰能求？

其九

蘇子由樂城後集 卷二

二四

鋤田種紫芝，有根不堪採，逡巡歲月度，太息毛髮改；晨朝玉露下，滴瀝投滄海，須臾忽長茂，枝葉行可待；夜燒沉水香，持戒勿中悔。

雨中招吳子野先生

(循州作)

柴門不出蓬生徑，暑雨無時水及堂，辟穀賴君能作客，暫來煎蜜餉桃康。

答吳和二絕

三閨測水小茅屋，不比麻田新草堂，問我秋來氣如火，此間何事得安康？
憤從李叟遊都市，久伴藍翁醉畫堂，不似蘇門但長嘯，一生留恨與嵇康。
藍喬同客會魯公家甚久。
(子野昔與李士甯縱遊京師，與

閏九月重九與父老小飲四絕

九日龍山霜露凝，龍山九日氣如蒸，偶逢閏月還重九，酒熱風高喜不勝。
獲罪清時世共憎，龍川父老尚相尋，直須便作鄉關看，莫起天涯萬里心。
客主俱年六十餘，紫萸黃菊映霜鬚，山深瘴重多寒勢，老大須將酒自扶。
尉他城下雨重陽，白酒黃雞意自長，卯飲下牀虛已散，老年不似少年忙。

求黃家紫竹杖

(井引)

予於龍川買曾氏小宅，宅西南隅有紫竹百餘竿，為藤蔓所困，無復直幹，雖為伐藤而見竹，無窮無可為杖者，黃氏老家有紫竹甚茂，乞得一莖，勤捉可喜，聞黃氏竹舊自曾氏移植，偶為詩示之。

曾家紫竹君家種，曾園竹與荒藤共。藤驕竹弄如畏人，不似君家竹森聲。我來買宅非爲宅，愛此風梢時一弄。磨刀向藤久未忍，樹倒藤披真自送。繁陰一畝新筍地，狂鞭欲向青春動。我身病後少筋力，遍求拄杖扶腰痛。蕭蕭瘦幹未能任，一畝君家知足用。一枝遺我拄尋君，老酒仍煩爲開甕。

賦豐城劍

(北歸途中作)

劍氣夜干斗，精誠初莫隔。全身寄獄戶，隱約還自得。張雷彼知我，勉爲汝一出。腰間雜環佩，亦旣報之德。凜凜天地間，要非手中物。躍入延平水，三日飛霹靂。出當乘風雷，歸當臥泉石。千年故冗在，三嘆泉上客。

范丞相堯夫挽詞二首

(許州作)

持身守忠恕，臨事取浮沉。直道更三黜，平生惟一心。家風來自遠，國論老彌深。令德真如玉，泥沙枉見侵。

其一

南遷頭已白，北返病初加。君意知無罪，天心許到家。同朝曾忝舊，握手一長嗟。時事紛無已，還應付棟華。

卜居

我歸萬里初無宅，鳳去千年尙有臺。誰爲遠池先種竹，可憐當砌已栽梅。囊貲只數腰金在，歸計長遭鬢雪催。欲就草堂終歲事，落成隣舍許銜杯。

和子瞻過嶺

山林瘴霧老難堪，歸去中原茶亦甘。有命誰令終返北，無心自笑欲巢南。蠻音慣習疑僮語，脾病縈纏帶瘴嵐。手挹祖師清淨水，不嫌白髮照毵毵。

蘇子由樂城後集 卷三

二六

子瞻贈嶺上老人次韻代老人答

嶺頭廬老一爐灰，長短根莖各自栽。輕賤已消先世業，知君海上去仍回。

卷三 詩七十首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

累朝宗內洽，晚歲擅鴻勳。立子得元聖，收簾奉長君。一言消橫逆，多難弭紛紜。仙馭曾非遠，長瞻羣霧。家風承舊相，國體繼皇姑。定策從中禁，傳聲震海隅。春風開閉蟄，朝露溼焦枯。萬里生還客，冠纓淚雨濡。

追尊皇太后挽詞一首

月缺年何久，龍飛事一新。追崇名號正，同祔禮容均。鳳翼低迎日，龍韜細起塵。都人知舜孝，擁紼盡霜巾。德美鍾岐嶷，榮華倍感傷。一時朝野恨，百世本文長。出租悲無憾，因山險有光。他年過嵩洛，望拜裕陵旁。

贈史文通奉議二首

牆北史居士，掛冠心轉閑。頂開人共怪，神去夜深還。白雪微鬢鬢，丹砂久駐顏。從君欲問道，何日徑開關。

其二

有叟住東野，畏人希入城。君時共還往，我欲問修行。早歲識巖客，近時逢綉生。真能訪茅屋，屢屢試將迎。

次前韻示湯明二首

晚歲有餘樂，天教一向閑。嵩陽百口住，嶺外七年還。卜宅先隣晏，攜瓢欲飲顏。吳僧來不久，相約叩禪關。

其一

甘井元衣廟，平湖亦近城。幅巾朝食罷，芒屨雨中行。授授初何事，悠悠畢此生。欲邀東郭叟，煩子作郊迎。

劇修讓義閣挽詞二首

家風臺柏老，遺直故依然。節見南遷後，神凝未暝前。臨民舊有法，訓子適成篇。九轉今猶在，參同豈妄傳。

其二

我返南荒日，君臨舊許初。笑談寬老病，旌旆擁茅蘆。酒盞開雖數，溪堂到尙疎。誰言生死隔，近在浹旬餘。

寄題登封揖仙亭

靈王太子本讀書，縱談穀洛參諸儒。生來不見全盛初，老成遺訓誰措模。心知漸失文武餘，蕭然直入山中居。山間吹笙鳳凰呼，升天白日乘龍車。周人聚觀背路隅，明月爲佩雲爲裾。歸來千歲孰在無，赤松老彭自爲徒。上侍玉宸臨九區，烜赫不類山澤癯。依山作邑賢大夫，夜中焚香遶空虛。我欲從之駕肩輿，秋風八月來徐徐。

吳冲卿夫人秦國挽詞二首

國老相隨盡家風，慨獨存。見夫成相業，聽子得忠言。夫人長子起居，昔將論事，以南遷之憂，訪於夫人。夫人以當官許焉。氣節慚多士，聲華盛一門。平生高義重，未易俗人論。

雅頌成章早，春秋發論長。風規留叔向，文采似中郎。覽古明興廢，臨危喜激昂。南遷初不恨，幸杜得從傍。

十一月十二日雪

南方霜露多，雖寒雪不作。北歸亦何喜，三年雪三落。我田在城西，禾麥敢嫌薄。今年陳宋災，水旱更爲虐。閉糴斯不仁，逐熱自難卻。飢寒雖吾患，尙可省鹽酪。飛蝗昨過野，遺種遍陂澤。寒飈自日至，闢若蠶生箔。得雪流土中，及泉盡魚躍。美哉豐年祥，不待炎火灼。呼兒具樽酒，對婦同一酌。誤認屋瓦鳴，更願聞雪脚。

補子瞻贈姜唐佐秀才

(并序)

子兄子瞻，謫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佐往從之遊，氣和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風，子瞻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爲子成此篇。」君游廣州學，有各學中崇寧二年正月，隨計過汝南，以此句相示，時子瞻之喪再逾歲矣，覽之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莫與終此詩者，乃爲足之。

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

遷居汝南

我昔還自南，從此適舊許，再歲常杜門，壁觀無與語，何人自驚顧，未聽即安處，亟赴潁州籍，來貫汝南戶，妻孥不及將，童僕具樽俎，身如孤棲鶻，夜起三遶樹，故人樂安生，風節似其父，泮然鬢一笑，捨我西南去，去已還閉門，時作野田步，蕭條古僧舍，讀像得顏魯，精神凜如生，今昔吾與女，已同羈窮厄，但脫生死怖，幸世方和平，有土非寇虜，春寒燒黃茅，晝飯煮青茹，何必隰上田，幸此足梗稌，歸心念狂簡，裁製時已莫。

索居二首

索居非謫地，垂老更窮途，去住看人意，幽憂賴我無，小園花草穢，陋巷犬羊俱，近覺根塵離，忘言日益愚。

其一

平生亦何事，十載苦顛隳，夢驗會非驗，覺迷終不迷，客居兼壯子，別久愧良妻，稍訝音書闊，春陰道路泥。

其二

許蔡古隣國，風煙相雜和，蕭然客舍靜，不顧主人過，野蕪春將老，淮魚夏漸多，街南病居士，有酒對酣歌。

聞諸子欲再質卞氏宅

我生髮半白，四海無尺椽，卞氏昔冠冕，子孫今蕭然。願以棟宇餘，救此朝夕懸。願我亦何有，藪子差尙賢。傾囊不復惜，掃地幸見捐。南隣隔短牆，兩孫存故廛。松竹手自種，風霜踐逾堅。幽花亂蜂蝶，古木嘶蜩蟬。乖陰可數畝，成功幾百年。人心苦無厭，隱居恨未圓。得之苟有命，老矣聊息肩。畚土填隙冗，結茅直漏穿。粗爾容偃息，豈復求華鮮。西歸信已乎，永雜孫陳編。

任氏闕世堂前大檜

君家大檜長百尺，根如車輪身如柱。壯夫連臂不能抱，孤鶴高飛直上立。狂風動地舞枝幹，大雪翻空洗顏色。人言此檜三百年，未知昔是何人植。君家大夫老不遇，一生使氣未嘗屈。沒身不說歸故里，瓊愛自知懷舊色。此翁此檜兩相似，相與闕世何終極。汝南山淺無良材，櫟柱棟椽聊障日。便令殺身起大廈，亦恐衆材無匹敵。且留枝葉撓雲霓，猶得世人長太息。

贈蔡駟居士

結茅汝上只三間，種稻城西僅一廛。梅老外生詩律在，秀公弟子佛心傳。埋盆疊石常幽坐，留客開樽輒醉眠。聞道隣僧乞米送，時無韓子定誰憐。

癸未生日

我生本無生，安有六十五。生來逐世法，妄謂得此數。隨流登中朝，失脚墮南土。人言我當喜，亦言我當懼。我心終頽然，喜懼不入故。歸來二頃田，且復種禾黍。或疑穎川好，又使汝南去。汝南亦何爲，均是食粟處。兒言生日至，可就瞿曇語。平生不爲惡，今日安所訴。老聃西入胡，孔子東歸魯。我命不在天，世人汝何預。

白鬚

中歲謬學道，白鬚何由生。故人指我笑，聞道未能行。我笑謝故人，唯唯亦否否。老聃古道師，白髮生而有。佛

告波斯匿，汝有不自存，亭中掌亭人，何嘗隨客奔？客去不用留，主在亭不毀，燬牆支折棟，在我不在爾。道成款玉晨，跪乞五色丸，肝心化黃金，齒髮何足言？

寒食二首

寒食今年客汝南，餘樽傾瀉亦醺酣。道人久厭世間濁，僧舍猶存肉食慚。花折園夫時送客，錫留孫女尚分甘；（承叔詩有爲翁寒食留錫之句。）欲遊紫極誰爲伴？長揖孤松對不談。（紫極宮有巨松，可數人抱。）寄住汝南懷嶺南，五年一醉久猶酣。身逃爭地差云靜，名落塵寰終自慚。耳畔飛蠅看尚在，鼻中醇酢近能甘；今朝寒食唯當飲，買酒先防客欲談。

穎川城東野老

（姓劉氏名正）

我歸穎川無故人，城東野老鬚如銀。少年椎埋起黃塵，晚歲折節依仙真。走如麋鹿人莫親，呼來上堂飲清樽。踞牀閉目略頻伸，指我黃河出崑崙。崑崙東流入海還，天津沐浴周鑄鑄。遠巡嬰兒跡，跌乘日輪，脫身遊戲走四隣。逢人不告非自珍，許我已老知閉門。東朝太行款真君，告我不返遊峨岷。還家一舍臥不晨，闔棺空空但衣巾。平生自言師洞賓，嘆世賤目貴所聞。

汝南示三子

此生賴有三男子，到處來看老病翁。飲食粗便魚稻足，音塵不隔馬牛風。道場莫問何方是，舍宅元依畢竟空；且爾不歸歸亦得，汝曹免復走西東。

謝任亮教授送千葉牡丹

花從單葉成千葉，家住汝南疑洛南。亂剝浮苞任價籍，併偷春色恣醺酣。香穠得露久彌馥，頭重迎風似不

堪，居士誰知已離畏！金槃薦送病中痿。

思歸二首

汝南百日留，走遍三男子，思歸非吾計，聊亦爲爾耳。行裝理肩輿，客舍卷床第，兒言世情惡，平地風波起；舟行或易搖，舟靜姑且已。匏繫雖非願，蠖屈當有竅。老人思慮拙，小子言有理；晨炊糜粟紅，曉市淮魚美。索居庖無人，歸去迎伯姊，終歲得安閑，幽居無彼此。

其二

我老不待言，有女年四十，念我客汝南，無與具朝食。翩然乘肩輿，面有風土色；許蔡雖云近，傳舍三經夕。衰老累汝曹，愧歎心不懌，磨刀繪縷紅，洗盞酒花白。母老行役難，女來生理葺，外孫跨鞍馬，遇事亦閑習。居然數口家，解我百憂集，厄窮須父子，他人非所及。

萬蝶花

誰唱殘春蝶戀花，一團粉翅壓枝斜，美人欲向釵頭插，又恐驚飛鬢似礪。

春盡

（三月二十三日立夏）

春風過盡百花空，燕坐笙簫起滅中，樹影連天開翠幕，鳥聲入耳當歌童。楞嚴十卷幾回讀，法酒三升是客同；試問隣僧行乞在，何人閑暇似衰翁？

夢中詠醉人

（四月十日夢得篇首四句起而足之）

城中醉入舞蓮臂，城外醉人相枕睡，此入心中未必空，豈爾頽然似無事。我生從來不解飲，終日騰騰少憂

累昔年曾見樂全翁，自說少年飲都市，一時同飲石與劉，不論升斗俱不醉。樓中日夜狂歌呼，錢盡酒空姑且止。都人疑是神仙人，誰謂兩人皆醉死。此翁年老不復飲，面光如玉心如水。我今在家同出家，萬法過前心不起。此翁已死誰與言，欲言已似前生記。

立秋偶作

(六月二十三日)

十年憂患本誰知，慙愧仙翁有舊期。度嶺還家天許我，斲山種粟我尤誰。秋風欲踐故人約，春氣潛通病樹滋。心似死灰鬚似雪，眼看多事亦奚爲。

汝南遷居

病暑暑已退，思歸未成歸。人事不可期，當受不當違。客居汝南城，未覺吾廬非。忽聞鵲反巢，坐使鳩驚飛。三遷擇所安，一枝粗得依。我來衆草生，漸見百卉腓。天行若循環，物化如發機。閉目內自觀，此理良密微。

寄內

與君少年初相識，君年十五我十七。上事姑章旁兄弟，君雖少年少過失。昏晨定省歲月短，五十還朝定何益。愛深責重無幾，失足一墜南海北。身居窮中不見天，仰面虛空聞下石。丈夫學道等憂息，婦人亦爾何從得。歸來舊許生白髮，回顧慙君髮如漆。遷居汝南復何事，龜老支牀隨所擲。相望一月雨得書，聞君肺病久消釋。我經三伏常暴下，近喜秋風掃烝濕。病除寢食未復故，相見猶驚身似腊。劉根夫婦俱有道，去日饒君著鞭策。

病愈二一首

學道雖云久，沉疴竟未除。炎烝度三伏，晡曖覺中虛。嘉穀不自長，荒榛終費鉏。何辭用蘭石，黎藿得扶疎。

病退日身輕，身輕心轉清。山空流水上，海靜寸燈明。朝市誰留住？林泉自不行。鉤溪慙丐士，流蕩過平生。

九日二首

早歲寡歡意，衰年仍病纏。客居逢九日，斗酒破千錢。黃菊驚秋晚，兒孫慰目前。登高懶不出，多酌任頽然。

其一

狂夫老無賴，見逐便忘歸。小酌還成醉，僑居不覺非。妻孥念應我，風雨未縫衣。憂患十年足，何時賦式微？

其二

黃菊與秋競，白髮隨日添。時人知不意，野老未相嫌。但酌清樽盡，猶存薄俸霑。日西聞客至，更問酒家帘。

立冬聞雷

(九月二十九日)

陽淫不收斂，半歲苦常燠。禾黍飼蝗螟，粳稻委平陸。民飢強扶耒，秋晚麥當宿。閔然候一雨，霜落水泉縮。蒼蔚山朝隴，滂沱雨翻瀆。經旬勢益暴，方冬歲愈感。半夜發春雷，中天轉車轂。老夫睡不寐，稚子起驚哭。平明眎中庭，松菊半摧秃。潛發枯草前，亂起蟄蟲伏。薪漚不出市，晨炊午未熟。首種不入土，春餉難滿腹。書生信古語，洪範有遺牘。時無中壘君，此意誰當告？

將歸二首

(十月初三日作)

久客初何事？言歸似有名。騰騰且隨俗，落落竟無成。病苦醫猶厭，囊空身自輕。家人驚別後，無限白鬚生。

其一

爲客不滿歲，還家見兩孫。遙知臨竹戶，相對引瓢樽。老罷那嫌瘦，心寬尙喜存。風波隨處有，何幸免驚奔？

示資福論老

(井引)

予讀楞嚴至「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釋然而笑曰：「吾得入涅槃路矣。」然孤坐終日，猶苦念不能寂，復取楞嚴讀之，至其論意，根曰：「見聞逆流，流不及地，名覺知性。」乃歎曰：「雖知返流，未及如來法海，而爲意所留，隨識分別，不得名無知覺明，豈所謂返流全一也哉？」乃作頌以示論老。

幽居百無營，孤坐若假寐，根塵兩相接，逆流就一意，意念紛無端，中止不及地，寂然了無覺，乃造真實際，百川入滄溟，衆水皆一味，止爲潭淵深，動作濤瀾起，動止初何心，乃遇適然耳，吾心未嘗勞，萬物將自理。

三不歸行

客心搖搖若懸旌，三度欲歸歸不成，方春欲歸我自懶，秋冬欲歸事自變，問我欲歸定何時，天公默定人不知，孔公晚歲將入楚，罄桓陳蔡行且住，昭王已死不復南，意欲歸老父母邦，衛靈父子無足取，姑爾息肩峽東魯，三桓豈知用聖人，哀公亦自不能臣，冉求一戰卻齊虜，請君召師君亦許，歸來閉戶理詩書，弁冕時出從大夫，夢見周公已不復，老死故國心亦足，孔公愈老愈屯邈，願我未及門下賢，鄉邦萬里不能往，妻孥近寄潁川上，依舊架穎結茅茨，自問此志於何期，汝南一寓歲行復，來年歸去栽松竹。

罷提舉太平官欲還居潁川

避世山林中，衣草食芋粟，奈何處朝市，日耗太倉積，中心久自笑，公議肯相釋，終然幸寬政，尙許存寄秩，經年汝南居，久與茅茨隔，祠官一橋空，避就兩皆失，父子相攜扶，里巷行可卽，屋敝且圯牆，蝗餘尙遺粒，交遊忌點柴，還往但親戚，閉門便衰病，杜口謝彈詰，餘年迫懸車，奏章屢濡筆，籍中願未敢，爾後儻容乞，幽居足暇豫，肉食

多憂慄，禾饑城東老未盡長年術。

次遲韻寄廷選

飢民畏寒尤惡雪，旋理破裘絃敗纈。我雖久客未成歸，黍酒菘羹還澁節。汝南薪炭舊如土，爾來薄俸纔供燕；眼前煖熱無可道，心下清涼有餘潔。穎川歸去知何時？祠宮欲罷無同列。夜中髣髴夢兩兒，欲迓老人先聚說。

次遲韻對雪

（十一月二十七日）

雪寒近可憂，麥熟遠有喜。我生憂喜中，所遇一已委；平生聞汝南，米賤豚魚美。今年惡蝗旱，流民鬻妻子；一食方半菽，三日已于耜。號呼人誰聞，慙惻天自邇。繁陰忽連夕，飛霰墮千里。卷舒驚太速，原隰殊未被；貧家望一麥，生事如毛起；荐饑當逐熟，西去真納版。

還穎川

（甲申正月五日）

昔賢仕不遇，避世遊金馬。嗟我獨何爲！不容在田野。欽區寄汝南，落泊反長社。東西俱畏人，何適可安者？故廬已荆榛，遺壠但松檟。頽齡迫衰暮，舊物一已捨；安能爲妻孥，辛苦問田舍？平生事瞿曇，心外知皆假；歸休得冥渤，坐受百州瀉；何人實造物，未聽相陶冶。

題郟城彼岸寺二首

文殊院古柏

會看大柏孔，明祠行盡天涯未見之；此樹便當稱子行，他山只可作孫枝。棟梁知是誰家用？舟楫唯應海水宜；日莫飛鷗集無數，青田老鶴未曾知。

武宗元比部畫文殊支裝

遺墨消磨願陸餘開元一一數吳廬本朝唯有宗元近國本長留後世模出世真人氣雍穆入蕃老釋面清
癯；居人不惜遊人愛風雨侵陵色欲無。

上巳日久病不出示兒姪二首

春氣侵脾久在牀開門桃李著泥香牛鳴頗覺西湖近鳳去長憐北榭荒欲出老人無伴侶退歸諸子解農
桑南隣約賣千竿竹拄杖穿林看海長。

臥聞諸子到西湖鵲鵲翩翩衆客俱紈扇藤屨試輕快隻雞斗酒助歡娛行歌久已饒渠輩睡美猶應屬老
夫春服既成沂可浴孔門世不乏迂儒。

葺東齋

(三月十八日)

敝屋如燕巢歲歲添泥土泥多甑完屋老終難固況復非吾廬聊爾避風雨圖書易新幌凡杖移故處宵
眠不擇安鼻息若炊釜兒孫喜相告定省便蚤莫我生溪山間弱冠衝茅住生來乏華屋所至輒成趣苦恨無囊
金莫克償地主投老付天公著身豈無所。

次遲韻千葉牡丹二首

渠上名園似洛濱花頭種種鬪尖新共傳青帝開金屋欲遣姚黃比玉真秦嶺猶應篆詩句杜鵑直恐降天
神；老人髮少花頭重起舞欹斜酒力勻。

老人無力年年懶世事如花種種新百巧從來知是妄一機何處定非真園夫漫接曾無種物化相乘豈有
神畢竟春風不揀擇隨開隨落自勻勻。

金池白蓮

白蓮生於泥，清濁不相干。道人無室家，心迹兩蕭然。我住西湖濱，蒲蓮若雲屯。幽居常閉戶，時聽遊入言。色香世所共，眼鼻我亦存。隣父閱我獨，遺我數寸根。淇水不入園，庭有三尺盆。兒童汲甘井，日晏泥水溫。及秋尙百日，花葉隨風翻。舉目得秀色，引息收清芬。此心湛不起，六塵空過門。誰家白蓮花，不受風霜殘。

詠竹二首

湖濱宜草木，脩竹可三尋。塵居多野思，移種近牆陰。及爾迷未醒，方子熱正侵。無嫌不逮本，地薄肯成林。

其二

南隣竹甚茂，門巷不容窺。將印君當往，囊金我患貧。翠旂稍亂起，犀角筍初勻。不惜圖書費，端來作主人。

見兒姪唱酬次韻五首

芝蘭生吾廬，一雨一增藉。本亦何預人，懷抱終眷眷。老傳時已迫，塵垢日須浣。永慙舊文書，展讀不終卷。

其一

讀書雖不惡，不讀亦自好。根牙就區別，花實隨時老。耘鋤不可無，雨露勿憂少。我釣不在漁，一竿寄洲島。

其二

宇宙非不寬，閉門自爲阻。心知外塵惡，且忍閉居苦。跣跌默非睡，龕燈翳復吐。道士爲我言，嬰兒出歌舞。

其四

身病要須閑，閑極自成趣。空虛雖近道，懶拙初非悟。偶將今生脚，還着古人履。大小適相同，本來無別處。

其五

西湖雖不到，甘井竊餘涼。三伏罷飲酒，桂漿攜一觴。冠者五六人，起舞互低昂。人生有離合，此歡未易忘。

蘇子由樂城後集 卷四

三八

初得南園

倒囊僅得千竿竹，掃地初開一畝宮。千里故園魂夢裏，百年生事寂寥中。晏家不願諸侯賜，顏氏終成陋巷風。洗竹移花吾事了，子孫他日記衰翁。

移竹

牆陰竹蒙密，板築念相妨。欲補園東缺，欣乘雨後涼。三年生筍遍，一徑引風長。但恐翁彌老，筑枝懶復將。

記夢

(七月二十六日)

長魚三尺困橫盆，送入清流喜欲奔。報我金匙僅盈寸，擲還聊喜不貪存。

卷四 詩七十首

葺居五首

南堂初一家，隔絕歲月久。開牆北風入，爽氣通戶牖。棟梁未摧折，斤斧聊結構。非言事輪奐，粗反昔人舊。

其二

庭方止數尋，風月所從入。百年養毒樹，攢芒比刀戟。伐之念生久，不伐愁跣足。且復爲人謀，庖堪利朝食。(

皂角木宜食椹)

其三

竹林笑蕃養，蒼筤日瑣細。草蔓半紫纏，榜櫟互虧蔽。已令具刀鎌，稍埃秋霜厲。欲成林下飲，更種園東地。

其四

雜花生竹間，竹荒花亦瘁，移花適任鞭，春到兩皆遂；牆東破茅屋，排去收遺址；時來拾瓦礫，細細留花地。

其五

東南皆民居，屋敗如齧齒，一完誠未能，綴葺聊且爾；內修晝夜虞，外結比隣喜，無心本何營？生理未免此。

再賦葺居二絕

誰將脩竹寄隣家，秋斫長竿春食芽；旋築高牆護雞犬，稍容穉阮醉喧譁。
短垣疏戶略藏遮，翠竹長松夾徑斜；遊宦歸來四十載，粗成好事一田家。
南北高堂本富家，百年梁柱半欹斜；略教扶起猶堪住，西望吾廬已自奢。

歲莫口號一絕

六十年來又七年，眼昏頭白意茫然；逢人欲說平生舊，少有能知兩世前。
兩世相從今幾人？回頭強半已埃塵；此心點檢終如一，時事無端日日新。

雪後小酌寄內

(乙酉正月九日)

薄雪爲燈止，和風應節來；出遊吾已懶，小酌意難裁；竹徑泥方滑，菁畦凍欲開；細君憐老病，加料作新醅。

喜雨

(三月二十三日)

奪官分所甘，年來祿又絕；天公尙憐人，歲暮禾與麥；經冬雪屢下，根鬚連地脈；庖廚望麩餌，裹盡思麩葉。一
春百日旱，田作龜板折；老農淚欲墮，無麥真無食；朱明候纔兆，風雷起通夕；田中有人至，膏潤已逾尺；繼來不遠
願，飽食真可必；民生亦何幸，天意每相恤；我幸又已多，鑽耒坐不執；同爾樂豐穰，異爾苦稅役；時聞吏號呼，手把

縣符赤；歲賦行自辦，橫斂何時畢？

收蜜蜂

空中蜂隊如車輪，中有王子蜂中尊，分房減口未有處，野老解與蜂語言。前人傳蜜蜂延客住，後人秉艾催客奔；布囊包裹鬧如市，全入竹屋新且完。小窗出入旋知路，幽圃首夏花正繁；相逢處處命儔侶，共入新宅長子孫。今年活計知尚淺，蜜蜂未暇分主人，明年少割助和藥，慚愧野老知利源。

養竹

病竹養經年，生筍大如母，初番放出林，未番任供口。欲求五寸圍，更聽三年後，蕭疎盡椽桷，無復堪作帚。吾廬適營葺，便可開戶牖，秀色到衣冠，清風盪塵垢。物生恨失養，養至無不厚，斧斤日摧剝，陰陽自難救。閑居翫草木，農圃卽師友，養人如養竹，舉目皆孝秀。

和遲田舍雜詩九首

(并引)

吾家本眉山，田廬之多寡，與揚子雲等，仕宦流落，不復能歸，中竄嶺南，諸子不能盡從，留之潁川，買田築室，賒饑寒之患，旣蒙恩北還，因而居焉。然拙於生理，有無之計，一付諸子。夏五月，麥方登場，遲往從諸農夫，算甄銍艾，知以爲樂，作詩九章，澹然有詩人之思，歸而出之，爲和之云。

麥生置不視，麥熟爲一來，我懶客亦惰，田荒誰使開，勤事知有獲，直駕獨未回，交遊悉吾病，門巷多蒼苔。

其一

我生無定居，投老旋求宅，未暇棟宇完，先問松筠碧。床銳日益銷，車轄轉生澀，東家雖告貧，密否猶未必。

其二

偶自十年閑，非繼七人作。早歲漫云云，志大終落落。青髮已半空，頭顱不難度。顏曾本吾師，終身吳葉菴。

其四

至人竟安在，陶鑄皆糝糠。世俗那得知，楚楚事冠裳。方醉狂正作，吾語未可莊。天定能勝人，更看熟黃梁。

其五

平湖近西垣，杖屨可以遊。偶從大夫後，不往三經秋。盎中插蒲蓮，菱芡亦易求。閉門具樽俎，父子相獻酬。

其六

試問西寺僧，云何古佛意。別無安心法，但復麤師餽。外物來無從，往亦無所至。佛法見在前，我亦從此逝。

其七

老佛同一源，出山便異流。小小本好道，意在三神洲。子房見黃石，願封小國留。終老預人事，斷穀爲呂憂。

其八

蒼然澗下松，不願世雕刻。斧斤百夫手，牽挽千牛力。斷成華屋柱，加以綴衣飾。人心喜相賀，松心終自惜。

其九

汲汲陷有爲，昏昏墜無記。湛然古井水，心在獨無意。讀書非求解，食粟姑自遂。幸有三男子，力田奉租稅。

雨病

晴送麥入倉，雨催穀含穗。共怪天公仁，曲盡老農意。誰爲三百霖，下瀆一丈地。百谷爭奔流，通川不可厲。夜聞屋山落，晝說城闔閉。老羸知奈何，脾病尤可畏。中宵得暴下，亭午臥志起。良醫過我言，勿藥行自喜。損食存谷神，收心辟邪氣。兀然槁木居，油爾元和至。天唯不窮人，人則昧其理。學道三十年，愧爾良醫賜。

施崇寧寺馬

(并引)

予自龍川還穎川，安於閑放，不畜車馬，僧悟緣自成都來，爲予致一漢馬甚駿，日聞公歸自南方，家無良駟，此可以備登山之乘。予愧其意，不能卻也。然馬入吾廐，輒苦多病，意其非吾物也。西鄰僧道和，禪席之盛，鄉閭之所奔走，乃祝之曰：「俾爾爲和馬，歸依佛法，乘病或已乎？」因爲詩以示和。

南歸閉門萬事了，病臥常多起常少。未用田間下澤車，何須歷上追風驃。鄉人詎我少年日，漢馬爲致風前馬；三年伏櫪人共怪，馬不能言心可曉。坐馳千里氣蟠結，日食生芻空自笑。主人自是箕穎人，誰復爲送洗岷道。支公惠眼識神駿，山下泉甘足芳草。法流一洗百病消，翹足長鳴且忘老。

南堂新養花壇二首

亂竹侵紅藥，病花羞晚春。移根近談笑，得土長精神。榮悴非由爾，芬芳止爲人。庭西井泉好，汲灌每躬親。

其一

老木不忍伐，橫枝宜少除。根莖漸有託，雨露稍分餘。生意初無損，開花終自如。他年諸草木，成就此幽居。

夢中謝和老惠茶

西鄰禪師憐我老，北苑新茶惠初到。晨興已覺三嗅多，午枕初便一杯少。七椀煎嘗病未能，兩腋風生空自笑。笑定中直往蓬萊山，盧老未應知此妙。

新霜

敗簷疏戶秋寒早，老人脚冷先知曉。濃霜滿地作微雪，落葉投空似飛鳥。新春未覺塵埃空，宿遁暗奪衾綯少；早田首種未言入，取信來年真食麩。

戲作家釀二首

方暑儲麴蘗，及秋春秫稻，甘泉汲桐柏，火候問鄰超，唧唧鳴甕盎，噉噉化黎藿，一撥欣已熟，急擲嫌不早，病色變渥丹，羸軀驚醉倒，子雲多交遊，好事時相造，嗣宗尙出仕，兵廚可常到，嗟我老杜門，奈此平生好，未出禁口國，恥爲甕間盜，一醉汁滓空，入腹誰復告？（俗諺有入腹無賊之語）

我飲半合耳，晨興不可無，千錢買一斗，衆口分須臾，月俸本有助，法許吏未俞，愍愍坐相眎，饑涎落盤盂，穎溪舊乏水，粳糯貴如珠，今年利陂竭，碓聲喧里閭，典衣易鍾釜，入甕生醍醐，歡欣走童孺，左右陳肴蔬，細酌奉翁媪，餘潤霑庖廚，詰朝日南至，相戒留金壺，一家有喜色，經冬可無法，莫怪杜拾遺，斗水寬憂虞。

冬五首

早久魃不死，連陰未成雪，微陽九地來，顛風三日發，父老竊相語，號令風爲節，講武罷冬夫，畿甸休保甲，累囚出死地，冗官去煩雜，手詔可人心，吾君信明哲，風頻雪猶吝，來歲恐無麥，天公聽一言，惟幸早誅魃。

歲莫二首

嶺南萬里歸來客，穎上六年多病身，未死誰言猶有命，長閑豈復更尤人，眼看世事知難了，手注遺編近一新，點檢平生無幾恨，濁醪初熟正逢春。

文章習氣消未盡，般若初心老漸明，粗有春秋傳舊學，終憑止觀定無生，維摩晚亦諸生事，彌勒初猶重世名，鬢髮來年應更白，莫留塵滓涸澄清。

春後望雪

秋雨僅熟禾，冬雪不掄塊，溫風搜麥根，天意欲爲害，老農強推測，妄謂春當改，三陽已換節，六出尙茫昧，朝看扶桑曦，夜聽土囊噫，倉場久空竭，榆粟方伐賣，丁夫病風熱，孺子作瘡疥，無知此何辜，得罪彼有在，造物伊誰憎，亦復自無奈，慎勿翻雲海，凍餒無疆界。

除夜

一年更六十七旬，滿三百六，俛仰定何爲？萬事如轉轂。禪心澹不起，非人自歌哭。芸芸初莫禦，勢盡行將復；學道道可成，無心心每足。守歲聽兒曹，自笑未免俗。

喜雨

歷時書不雨，此法存春秋。我請誅旱魃，天公信聞不魃去。未出門，油雲裏嵩邱；濛濛三日雨，入土如膏流；二麥返生意，百草萌芽抽。農夫但相賀，漫不知其由。魃來有巢穴，遺卵遍九州。一掃不能盡，餘孽未遽休。安得風雨師，速遣雷霆搜。衆魃誠已去，秋成儻無憂。

甲子日雨

一冬無雷麥方病，細雨迎春歲有孚。然見積陰連甲子，復令父老念耕桑。瘦田未足終年計，濁酒誰供清旦嘗。賴有真人不飢渴，閉門却掃但焚香。

新火

百口共一窻，終年事烹煎。力耕銅鑊饑，窻徹火亦煩。昨日一百五，老穉俱食寒。呼童裏枯竹，粲然吐青煙。適從何方來，熒熒百家傳。性火出真空，度量曾無邊。老病何所求，石餅凌寒泉。斂爲一夫用，無心固當然。

次韻和人詠醪醴

蜀中醪醴生如積，開落春風山寂寂。已憐正發香醪暖，猶愛未開光的皜。半垂野水弱如壓，直上長松勇無敵。風中婀娜應數丈，月下煌煌真一色。故園聞道開愈繁，老人自恨歸無日。百花已過春欲黃，燕坐繩床空數息。朝來滿把得幽香，案頭亂插銅餅濕。一番佳釀轉頭空，誰能往問天台拾。

閑居五詠

杜甲

可憐杜門久不覺杜門非，
牀鏡日日銷，髀肉年年肥。
眼暗書罷讀，肺病酒亦稀。
經年客不至，不冠仍不依。
視聽了不昧，色聲久已微。
終然渾為一，莫言我無歸。

坐忘

少年常病肺，納息肺自斂。
靈液洗昏煩，百藥無此驗。
爾來觀坐忘，一語頓非漸。
道妙有至力，端能破諸暗。
跏趺百無營，純白乃受染。
至人不妄言，此說豈吾僭？

嗜讀書

習氣不易除，書魔閉即至。
圖史紛滿前，展卷輒忘睡。
古今浩無垠，得失同一軌。
前人已不悟，今人復如此。
嗟然嫠婦憂，嗟哉肉食鄙。
掩卷勿重陳，慟哭傷人氣。

買宅

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為言。
「東家欲遷去，餘積尙可捐。」
一費豈不病，百口儻獲安。
田家伐榆棗，賦役輸緡錢。
長大可雙棟，瑣細堪尺椽。
生理付兒曹，老幸食且眠。

移竹

前年買南園，本為一畝竹。
稍去千百竿，欲廣西南屋。
本心初不爾，百口居未足。
黽勉斤斧餘，慚愧瓊玕綠。
東園有餘地，補種何年復。
凜凜歲寒姿，餘木非此族。

城中牡丹推高皇廟園，遲迺聯騎往觀歸報未開戲作

漢廟名園甲，潁昌洛川珍品重。
姚黃雨餘往看初，疑晚春盡方開自不忙。
爭占一時人意速，養成千葉化功長。
老人終歲關門坐，花落花開已兩亡。

外孫文驥與可學士之孫也予親教之學作詩俊發猶有家風喜其不墜作詩贈之

已矣石室老，奄然三十年！遺孫生不識，妙理定誰傳？孔伋仍聞道，賈嘉終象賢。文章猶細事，風節記高堅。

春深二首

郊原紅綠變青陰，閉戶不知春已深。稍喜荒畦添野蕨，坐看新竹補疎林。簾中飛絮繁殘夢，窗外啼鶯伴獨吟；欲聽楞嚴終懶出，道人知我祖無心。（留維覺時講楞嚴）

小園松竹有清陰，懶病從茲日益深。醉客滿堂慙北海，野僧同社憶東林。逢人問道空長嘯，久客思歸尚越吟；三十年前誦圓覺，年來雖老解安心。

偶有茅簷濕水陰，（濕水自西湖聽水亭下派流，自城北而東，吾廬適在其南。）近依城市淺非深，幽居每自比陳寶，古學何人貴杜林。鄰父時來陪小飲，兒曹頗解續微吟；前年僅了春秋傳，後有仁人知我心。

次遲韻示陳天倪秀才姪孫元老主簿

茅簷有佳客，蕭肅清風興。吾孫成均來，左右皆良朋。爲憐衆兄弟，將冠未有稱。條枚失煥燦，中林化薪蒸。老夫苦貧，不辦酒如灑；夏田已失麥，種豆喜多蠅。（俗以多蠅爲豆熟之祥）何以待君子，尊瓢容一升。君來豈非誤，門庭冷如冰。

再次前韻示元老

豪傑多自悟，不待文王興。四方有餘師，十室豈無朋。我老不知時，早歲誰誤稱。歸來理茅屋，對客食藜蒸。遇渴卽飲水，何嘗問淄澠。冠裳強包裹，毀譽如飛蠅。植根久已爾，苔穎日自升。忘我亦忘法，無冰知消冰。

宅舍元依畢竟空，小乘慣住草庵中。一生滯念餘妻子，百口僑居怯雨風。松竹已栽猶稍稍，棟梁未具勿匆
怒；三間道院吾真足，餘問兒曹莫問翁。

開窗

綠竹琅玕色，紅葵旌節花。開窗風細細，窺戶月斜斜。活計無多子，文章自一家。一牀方病臥，隨意上三車。

遜住泉城穫麥

少年食稻不食粟，老居潁川稻不足；人言小麥勝西川，雪花落磨煮成玉。冷淘槐葉冰上齒，湯餅羊羹火入
腹。五年隨俗粗得飽，晨朝稻米纔供粥；兒曹知我老且饑，觸熱泉城正三伏。田家有信呼即來，亭午驅牛汗如浴，
吾兒生來讀書史，不慣田間爭斗斛。今年久旱麥粒細，及半罷休饒老宿；歸來爛熳熬蒼耳，來歲未知還爾熟。百
口且留終歲儲，貧交強半倉無穀。

送元老西歸

晝錦西歸及早秋，十年太學爲親留。讀詩俛就當年說，答策甘從下第收。莫嫌簿領妨爲學，從此文章始有
由；家有吏師遺蹟在，當令耆舊識風流。（伯父仕宦四十年，當時號爲吏師）

蜀人舊食決明花，耳穎川夏秋少菜崇寧。老僧教人并食其葉，有鄉人西歸使
爲父老言之戲作

秋蔬舊採決明花，三嗅馨香每歎嗟。西寺衲僧并食葉，因君說與故人家。

諸子將築室以畫圖相示二首

還家卜築初無地，隨分經營似有時。多斫脩篁終未忍，略存古柏更無疑。畫圖且作百間計，入室猶應三歲
期。得到安居真老矣，一生歌哭任於斯。

舊廬近已借諸子，新宅分甘臨老時。萬里松楸終獨往，四方兄弟亦何疑。竹間疏戶幽人到，林上長松野鶴期。已覺高軒慙衛賜，可憐黃犬哭秦斯。

積因得果通三世，臨老長閑自一時。久爾觀心終未悟，偶然見道了無疑。南遷北返吾何病，片瓦尺椽天與期。自斷此生今已矣，世間何物更如斯。

題韓駒秀才詩句

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得到希。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重見儲光羲。

秋社分題

天公閔貧病，雨止得豐穰。南畝場功作，東家社酒香。今均思孺子，歸遺笑東方。肯勸拾遺住，休嫌父老狂。

釀重陽酒

風前隔年麴，重陽酒，適從臺無餽，飲啜不濡口。秋嘗日已迫，收拾煩主婦，仰空露成霜，寧庭菊將秀。金微火猶壯，未可多覆節，唧唧候鳴聲，涓涓報初溜。輕巾漉糟脚，寒泉養罌缶，誰來共嘉節，但約隣人父。生理正艱難，一醉陶衰朽，他年或豐餘，此味恐無有。

中秋無月同諸子二一首

風雨來無定，泥塗日向深。直埋今夜月，真失衆人心。雲外天衢淨，人間濁霧侵。幽人久不寐，起坐夜愔愔。

其二

卷衣換斗酒，欲飲月明中。坐看浮雲合，遙憐四海同。舊說中秋陰，暗四海同之。清光知未泯，來歲尙無窮。且盡樽中綠，高眠聽雨風。

予昔在京師，畫工韓若拙爲予寫真。今十三年矣，容貌日衰，展卷莊然，葉縣。

楊生畫不減韓復令作之以記其變偶作

白髮蒼顏日日新，丹青猶是舊來身。百年迅速何曾住，方寸空虛老更真。一幅蕭條寄衰朽，異時髣髴見精神。近存八十一章法，從道老聃門下人。

九日獨酌二首

府縣嫌吾舊黨人，鄉村畏我昔黃門。終年閉戶已三歲，九日無人共一樽。白酒近令沽野店，黃花旋遣折籬根。老妻也說無生語，獨酌油然對子孫。

故國忘歸懶問人，新居斫竹旋開門。菊生牆下不知節，酒滴床頭初滿樽。漲水驟來真有浪，浮雲卷去自無根。凡心漫作穎濱傳，留與他年好事孫。

平昔交遊今幾人，後生誰復款吾門。茅簷適性輕華屋，黍酒忘形敵上尊。東園旋移花百本，西軒恨斫竹千根。舍南賴有凌雲柏，父老經過說二孫。（古柏孫何僅所種）

泉城田舍

泉城欲洽麥園困，五畝鄰家肯見分。豈問三吳朱處士，似勝吾鄉楊子雲。陰晴卒歲關憂喜，豐約終身看逸勤。家世本來耕且養，諸孫不用取鉅耘。

卷五 雜文一十二首

和子瞻沉香山子賦

（并引）

仲春中休，子由於是始生。東坡老人居於海南，以沉香山遺之，示之以賦，曰：「以爲子壽。」乃和而復

之其詞曰：

我生斯晨，閱歲六十，天鑿六竇，俾以出入，有神居之，漠然靜一，六爲之媒，聘以六物，紛然馳走，不守其宅，光寵所眩，憂患所迓，少壯一往，齒搖髮脫，失足隕墜，南海之北，苦極而悟，彈指太息，萬法盡空，何有得失，色聲橫騫，香味並集，我初不受，將爾誰賊，收視內觀，燕坐終日，維海彼岸，香木爰植，山高谷深，百圍千尺，風雨摧斃，塗潦齧蝕，膚革爛壞，存者骨骸，巉然孤峰，秀出巖穴，如石斯重，如蠟斯澤，焚之一鉢，香蓋通國，王公所售，不顧金帛，我方躬耕，日耦沮溺，鼻不求養，蘭陞棄擲，越人髡裸，章甫奚適，東坡調我，寧不我悉，久而自笑，吾得道迹，聲聞在定，雷鼓皆隔，豈不自保，而佛是斥，妄真雖二，本實同出，得真而喜，操妄而慄，叩門爾耳，未入其室，妄申有真，非二非一，無明所廬，則真如窟，古之至人，衣草飯麥，人天來供，金玉山積，我初無心，不求不索，虛心而已，何廢實腹，弱志而已，何廢強骨，毋令東坡，聞我而咄，奉持香山，稽首仙釋，永與東坡，俱證道術。

和子瞻歸去來詞

(并引)

昔子謫居海康，子瞻自海南以和淵明歸去來之篇，要子同作，時子方再遷龍川，未暇也。辛巳歲，子既還，穎川子瞻渡海浮江，至淮南而病，遂沒於晉陵。是歲十月，理家中舊書，復得此篇，乃泣而和之，蓋淵明之放，與子瞻之辯，子皆莫及也，示不逆其遺意焉耳。

歸去來！歸自南荒，又安歸？鴻乘時而往來，曾奚喜而奚悲！曩所惡之莫逃，今雖歡其足追，蹈天運之自然，意造物而夏非，蓋有口之必食，亦無形而莫衣，苟所賴之無幾，則雖喪其亦微。吾駕非良，吾行弗奔，心游無垠，足不及門，視之若窮，挹焉則存，俯仰衡茅，亦有一樽，既飯稻與食肉，撫簞瓢而愧顏，感烏鵲之夜飛，樹三遠而未安，有父兄之遺書，命卻掃而閉關，知物化之如幻，蓋捨物而內觀，氣有習而未忘，痛斯人之不還，將築室乎西廡，堂

已具而無桓。歸去來今！世無斯人，誰與遊？龜自閉於床下，息眇綿乎無求；閏歲月而不移，或有爲子深憂，解刀劍以買牛，援蕭艾以爲疇，蓬累而行，捐身捨舟，獨棲棲於圖史，或以佞而疑邱，散衆說之糾紛，忽冰潰而川流，曰：「吾與子二人取已多，其罷休」已矣乎！斯人不朽，惟知時，時不我知，誰爲留？歲云往矣，今何之？天地不吾欺，形影尙可期。相冬廩之億秭，知春壘之耘耔，視白首之章韞，信稚子之書詩，若妍醜之已然，豈復臨鏡而自疑？

潁州擇勝亭詩

(并引)

子瞻爲汝陰守，以幄爲亭，欲往卽設，不常其處，名之曰擇勝，爲作四言一章，勸愛其文，故繼之云。我嗟世人，誰實與謀？生伏其廬，死安於邱，旣成不化，窘若繫囚，我行四方，所見或不，江海之民，生託于舟，前炊釜鬻，後鑿僂溲，晝設豆簋，夕張衾稠，出入濤瀾，歸宿江洲，與風皆行，與水皆浮，坐食網罟，以魚去留，居無四鄰，行無朋儔，胡貊之民，駕車以遊，外纏毳韋，內鞞貂鼬，美水薦草，驅馬縱牛，逐射莛鹿，聚肥薪橛，食肉飲水，雨雪相咻，草盡水乾，風卷雲收，所至成羣，不懷一瞬，今我奈何，橫自綢繆，翼爲華堂，湧爲層樓，療以脩垣，貫以通溝，勢窮物變，何異一漚，棄之不忍，徙去莫由，矧茲士夫，汎焉周流，如燕巢春，知不期秋，脩椽高棟，徒與民仇，一日安居，百年怨尤，我兄和仲，塞剛立柔，視民如傷，有急斯周，視身如傳，苟完不求，山罄水嬉，習氣未廖，豈以吾好，而俾民憂，穎尾甚清，湖曲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民曰：「公來一庶幾無愁乎？」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停雲詩

(并引)

丁丑十月，海道風雨，愴雷郵傳不通，子瞻兄和陶淵明停雲四章，以致相思之意，勸亦次韻以報。雲跨南溟，南北一雨，瞻望匪遙，檻穿斯阻，夢往從之，引手相撫，笑言未半，捨我不停，晚稻欲登，白露霄濛，人

飲嘉乎，燗酒如江；（雷人以十月臘祭，凡三日，飲酒作樂。）我獨何爲？觀成于窗；此心了然，來無所從；欣然而笑，是無枯榮。手足相依，所鍾則情；情忘意消，神凝不征；可以安身，可以長生。跋扈飛揚，誰匪南柯；運歷相尋，憂喜雜和我游；其外，所至則多，削迹拔木，其如子何？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

（并引）

子瞻和淵明勸農詩六章，哀憺耳之不耕，予居海康，農亦甚惰，其耕者多閩人也，然其民甘於魚鰕蟹蝦，故蔬果不饒；冬溫不雪，衣被吉貝，故蓺麻而不績，生蠶而不織，羅紈布帛，仰於四方之負販，工習於鄙朴，故用器不作，醫奪於巫鬼，故方術不治；予居之半年，凡羈旅之所急，求皆不獲，故亦和此篇，以告其窮，庶幾有勸焉。

我遷海康，實編于民，少而躬耕，老復其真；乘流得坎，不問所因，願以所知，施及斯人。我行四方，稻麥黍稷，果蔬蒲荷，百種咸植；糞溉耘耔，乃後有墻，爾獨何爲？開口而食，掇拾于川，搜捕于陸，俯鞠婦子，仰見昭穆，閩乘其輸，載未逐逐，計無百年，謀止信宿。我歸無時，視汝長久，孰爲沮溺，風雨相耦，築室東臯，取足南畝，后稷爲烈，夫豈一手，斷木陶土，器則不匱，績麻纒屨，衣則可冀，藥餌具前，病安得至，坐而告窮，相視徒愧，莫爲之先，冥不謂鄙。一夫前行，百夫具履，以爲不信，出視同軌，期爾十年，風變而美。

沐老圖贊

老聃斯沐，晞髮于庭，其心泊然，若遺其形；夫子與回，見之而驚，入而問之，強使自名。曰：「豈有他哉？夫人皆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苟亡，其天則全，四支百骸，孰爲吾纏，死生終始，孰爲吾遷？彼赫赫者，將爲吾溫，肅肅者，將爲吾寒，一溫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皆賴之，而况吾身乎？盍爲吾和，寒爲吾整，忽乎不知，而更千萬年，葆光

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香城願長老真贊

(并引)

長老願公，昔居圓通，從先子遊數日耳。頃予謫高安，特以先契訪予再三。子嘗問道于公，以搐鼻爲答，子卽以偈謝之曰：「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公頷之。紹聖元年，子再謫高安，而公化去已逾年矣。其門人以遺像示子，焚香稽首而贊之曰：與訥皆行，與躡皆處，於南得法，爲南長子。成就緇白，可名爲老；慈愍黑闇，可名爲姥；我初不識，以先子故，訪我高安，示搐鼻語，再來不見，作禮縑素，向也無來，今亦奚去？

自寫真贊

心是道士身，是農夫，誤入廊廟，還居里閭。秋稼登場，社酒盈壺，頽然一醉，終日如愚。

六祖卓錫泉銘

(并引)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湧，清涼滑甘，贍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湧溢，衆嗟異之，聞之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聲。有來叩者，雲湧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衆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石，寒泉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竟烹濯澆食，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于祖師，其亦可哉？

蘇子由樂城後集 卷五

五四

代李樵臥帳頌

(并引)

子瞻在黃日，以臥帳遺李樵，以頌問曰：「問李巖老何心居此愛護鐵牛。障闌佛子。」樵不能答。紹聖二年九月，訪子高安，戲代答之。

鐵牛正臥，佛子正渴，奪我與爾，是天人業；爲我害爾，是地獄業；安臥此間，我爾休歇；茲大寶帳，爲降魔設。

夢齋頌

(并引)

曇秀上人遊行無定，予兄子瞻作夢齋二字，名其所至居室，爲作頌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邱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非；遨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抱一頌

(并引)

道士朱元經，舊居光州，彭城曹九章演甫，少年遇光，元經謁之。演甫曰：「聞君未嘗求人，今求我何故？」元經曰：「君後自當知之。」又若干年，演甫知光州，復見元經，元經知黃白術，演甫每問之，元經不答，曰：「有抱一法，君不問我，問此何用？」演甫在光，而元經亡去，演甫爲治後事，此元經昔見演甫之意也。崇寧甲申歲，予謫居潁川，演甫之子煥爲我道此，因采道書中語，作抱一頌，此不獨道家事，乃瞿曇正法也。

真人告我，晝夜念一行，一坐一眠一食一子若念一，一亦念子，子不念一，一則去子，子若得一，萬事皆畢。鐵而念一，一與子糧，渴而念一，一與子漿，寒而念一，一與子裳，病而念一，一與子方，關而念一，一與子兵，念一之至。

至於忘一忘一之至，與一爲一，與一爲一，入火不熱，入水不溺，是謂念一。

卷六

孟子解二十四章

(子少作此解後失其本近得之故錄於此)

梁惠王問利國於孟子，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先王之所以爲其國，未有非利也；孟子則有爲言之耳。曰：「是不然，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爲利也，惟不爲利，故利存。小人以爲不求則弗獲也，故求利，則民爭，民爭則反以失之。」孫卿子曰：「君子兩得之者也，小人兩失之謂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一國雖大國，未有以七十里爲囿，而不害於民者也。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是以芻蕘雉兔者，無不獲往，不然七十里之囿，文王之所不爲也。」

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小大之相形，貴賤之相臨，其命無不出於天者。畏天者知其不可違，不得已而從之；樂天者非有所畏，非不得已，中心誠樂而爲之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皆樂天者也。

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君有逸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以臣畜君，君之所尤也，然其心則無罪，非好其君不能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孟子學於子思，子思言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子思言至誠無敵於天下，而孟子言不動心與浩然之氣，凡孟子之說，皆所以貫通於子思而已。故不動心與浩然之氣，誠之異名也。誠之爲言，心之所謂誠然也，心以爲誠然，則其行之也安，是故心不動，而其氣浩然無屈於天下，此子

思孟子之所以爲師弟子也。子思舉其端而言之，故曰：「誠。」孟子從其終而言之，故謂之浩然之氣。一章而三說具焉。其一論養心以致浩然之氣，其次論心之所以不動，其三論君子之所以達於義，達於義所以不動心也。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氣也。三者相須而不可廢。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是何氣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氣，氣者，心之發而已。行道之人，一朝之忿而鬪焉，以忘其身，是亦氣也。方其鬪也，不知其身之爲小也，不知天地之大，禍福之可畏也，然而氣之不養者也。不養之氣，橫行於中，則無所不爲，而不自知，於是進而爲勇，退而爲怯，其進而爲勇也，非吾欲勇也；不養之氣，盛而莫禁也，其退而爲怯也，非吾欲怯也。不養之氣，衰而不敢也。孔子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一人之身，而氣三變之。故孟子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夫志意既修，志盛奪氣，則氣無能爲，而惟志之從；志意不修，氣盛奪志，則志無能爲，而惟氣之聽。故氣易致也，而難在於養心。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而告子先我不動心。」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何謂也？告子以爲有人於此，不得於心，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何謂也？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復求其有此心，不得之於其心，勿復求其有此氣，夫言之不然，而心則然者有矣；未有心不然，而氣則然者也。故曰：一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由是言之，氣者，心之使也；心所欲爲，則其氣勃然而應之；心所不欲，而強爲之，則其氣索然而不應；人必先有是心也，而後有是氣。故君子養其義心，以致其氣，使氣與心相狎而不相難，然後臨事而其氣不屈。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至，而氣從之之謂也。昔之君子，以其眇然之身，而臨天下，言未發而衆先喻，功未見而志先信，力不及而勢與之者，以有是氣而已。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養志以致氣，盛氣以充體，體充而物莫敢逆，然後其氣塞于天地。雖然，心之所以不動者，何也？博學而識之，強力而行之，卒然而遇之，有自失焉，故心必有所守，而後能不動。心之所守，不可多也，多學而兼守之。

事至而有不應也；是以落其枝葉，損之又損，以至於不可損也，而後能應。故孔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子一以貫之，北宮黝之養勇也，曰：「吾無懼於爾也。」無辱勇矣，而未見所以必勇也，無懼而後能必勇。故曰：「北宮黝之守氣，不如孟施舍之守約。」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之所以自守者，曰：「自反而不縮，雖見於博，吾不懼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縮入也，入受也，自反而心受之，以爲可爲者，無憾於吾心也，則吾心驚然爲之，而吾氣勃然應之矣。孟子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夫餒不充之謂也，有行於此而義不受，則心不慊，心不慊，則氣不能充，體氣不能充，體之謂餒矣。故心不能不動也，而有待於義。君子之所由達於義者，何也？勉強而行之，則勞苦而失其真，放而不之求，則終身而不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夫君子之於道，朝夕從事於其間，待其自直而勿強正也，中心勿忘，待其自生而勿助長也，而後獲其真強之，而求其正助之，而望其長，是非誠正而誠長也，迫於外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待其自至而不強，是學道之要也。

孟子曰：「我知言，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何謂也？曰：「是諸子之病也。」孟子之於諸子，非辯過之，知其病而已，病於寒者得火而喜，以爲萬物莫火若也；病於熱者得水而喜，以爲萬物莫水若也；一惑於水火，以爲不可失矣，誠得其病，未有不覺而自泣也。彼其爲是險諛之辭者，必有以蔽之，而不能自達也，爲是淫放之辭者，必有以陷之，而不能自出也，爲是邪辟之辭者，必有以附之，而不能自解也，苟能知之，發其蔽，乎其陷，解其離，未有不服者也，不服則遁，遁必有所窮而執之。此孟子之所以服諸子也。

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反求諸己。」夫射之中否在的，而所以中否在我，善射者治其在我，正立而審操之的，雖在左右上下，無不中者矣。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一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居於人上，而一爲非禮，則害之及於物者衆矣。誠必由禮，雖不爲仁，而仁不可勝用矣。此仁者如射之謂也。

龍子曰：「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夏后氏之法也，而其不善如此何也？曰：何特貢也？作法者必始於儉，終於精，篆之不若隸也，簡策之不若紙也，車之不若騎也，席之不若牀也，俎豆之不若盤盂也，諸侯之不若郡縣也，肉刑之不若徒流杖笞也，古之不爲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寢於泥塗者，寘之於陸而安矣，自陸而後有藁秸自藁秸而後有莞簟，捨其不安，而獲其所安足矣。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爲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貢之未善也。法非聖人之所爲，世之所安也，聖人者善因世而已。今世之所安，聖人何易焉？此夏之所以貢也。」

陳仲子處於陵，齊人以爲廉。孟子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歟？所食之粟，伯夷之所種歟？抑亦盜跖之所種歟？」人安能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若是，則孟子之責人也已難。曰：「否，居於於陵而食其食，非孟子之所謂不可，而仲子之所謂不可也。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天下無伯夷，仲子之義爲不居，且不食也；天下不可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然則非其居於於陵，食於辟廬之果，汚也，而不食於母，避兄之室之不可繼也。故曰：「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君子之行爲可充也，爲可繼也，然後行有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故曰：「禦人于國門之外，而餽以道，則不受，以不義取之於民，而餽以道，則受於孔子。以不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其受於孔子，何也？」曰：「以其非禦也。非禦而謂之禦，充類至義之盡也。君子充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子之兄，猶盜也，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無所答，則誰與立乎天下？」故君子不受於盜，而猶盜者有所不問，而後可以立於世。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也。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

與而誰與？」蓋謂是也。

學者皆學聖人，學聖人者，不如學道。聖人之所是而吾是之，其所非而吾非之，是以貌從聖人也；以貌從聖人，名近而實非，有不察焉。故不如學道之必信。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以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所謂天下之言性者，不知性者也；不知性而言性，是以言其故而已。故非性也，無所待之謂性，有所因之謂故。物起於外，而性作以應之，此豈所謂性哉？性之所有事也，性之所有事之謂故，故方其無事也，無可而無不可；及其有事，未有不就利而避害者也。知就利而避害，則性滅，而故盛矣。故曰：「故者以利爲本。」夫人之方無事也，物未有以入之，有性而無物，故可以謂之人之性；及其有事，則物入之矣，或利而誘之，或害而止之，而人失其性矣。譬如水，方其無事也，物未有以參之，有水而無物，故可以謂之水性；及其有事，則物之所參也，或傾而下之，或激而升之，而水失其性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水行於無事，則平，性行於無事，則靜，方其靜也，非天下之至明，無以窺之；及其既動，而見於外，則天下之人能知之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吾將何以推之？惟其有事於運行，是以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也。此性故深淺之辨也。

孟子嘗知性矣！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知故之非性，則孟子嘗知性矣；然猶以故爲性何也？孟子道性善，曰：「一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信有是四端矣，然而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恥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蔽惑之心矣；忍人之心，不仁之端也；無恥之心，不義之端也；爭奪之心，

不禮之端也；蔽惑之心，不智之端也。是入者，未知其孰爲主也，均出於性而已。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夫性之於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遇物而後形，應物而後動，方其無物也，性也；及其有物，則物之報也。惟其與物相遇，而物不能奪，則行其所安，而廢其所不安，則謂之善。與物相遇，而物奪之，則置其所可，而從其所不可，則謂之惡。皆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譬如水火能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熟物者，火也；能焚物者，亦火也。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惡其能上，利其能熟，而害其能焚也；而以能下能熟者，謂之水，火上能焚者，爲非水火也，可乎？夫是四者，非水火也，水火之所有事也。奈何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雖堯桀，而均有是性，是謂相近；及其與物相遇，而堯以爲善，桀以爲惡，是謂相遠。習者，性之所有事也，自是而後相遠，則善惡果非性也。孔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故有性善，有性不善，以堯爲父，而有丹朱，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安在其爲性相近也？」曰：「此非性也，故也。天下之水，未有不可飲者也，然而或以爲清冷之淵，或以爲塗泥，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雖是，亦有可飲之實信矣！』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吾將飲之，可乎？』此上智下愚之不可移也。非性也，故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以巧論智，以力論聖，何也？巧之所能有，或不能；力之所當至，無不至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人之一方也，而以終身焉，故有不可得而充，至於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仕而仕，可以處而處，然後終身行之而不匱。故曰：由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是可常也；其中非爾力也，是巧也，是不可常也。巧亦能爲一中矣，然而時亦不中，是不如力之必至也。

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曰：「孔子從而祭，膾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二者非相反也。孔子之去魯，爲女樂之故也；去於膾肉之不至，爲君也。於其君之有大惡也，孔子有不忍行焉；於其君之無罪也，孔子有不安行焉。曰：「上以求免吾君，下以免我，是以去於膾肉之不至。」曰：「是可以辭於天下也。」故曰：「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必信之謂亮。孔子曰：「君子真而不亮，要止於正，而不必信，而後無所執，否則執一而廢百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天者，莫之使而自然者也；命者，莫之致而自至者也。天畀我以是心而不能存，付我以是性而不能養，是天之所以受我者有所不事也。壽則爲之，天則廢之，夭壽非人所爲也，而實力焉，是命有所未立也。修身於此，知夭壽之無可爲也，而命立於彼矣。

孟子曰：「莫非命者，順受其正。」何謂也？天之所以受我者，盡於是矣。君子修其在我，以全其在天，人與天不相害焉，而得之，是故謂之正。忠信孝弟，所以爲順也；人道盡矣，而有不幸，以至於大故，而後得爲命。巖牆之下，是必壓之道也；桎梏之中，是必困之道也；必壓必困，而我蹈之以受其禍，是豈命哉？吾所處者然也。人之爲不善也，皆有愧恥不安之心，小人惟奮而行之，君子惟從而已之。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

孟子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叟殺人，臯陶則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於海濱。」吾以爲此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論也。舜之事親，烝烝乂不格姦，何至於殺人，而負之以逃哉？且天子之親，有罪議之，孰謂天子之父，殺人而不免於死乎？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踐形。」形色者，所強於外也，中雖無有，而猶知強之，孟子以是爲天性。

也。有人於此，其進之銳也，則天下以爲不速退矣，是不然，勉強而力行之，則其進也必銳；不勝而怠厭之，則其退也必速，曷不取而覆觀之，於其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其所厚者，薄無不薄也。故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烏可哉？」亡親戚君臣上下而可，是所謂不可已而已者也；能居於陵，食於辟，纏而不顧，而不能矣，不義不受齊國，是所謂進銳而退速者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之爲是言也，則未見司馬懿楊堅也。不仁而得天下也，何損於仁？仁而不得天下也，何益於不仁？得國之與得天下也，何以爲異？君子之所恃以勝不仁者，上不愧乎天下，不愧乎人，而得失非吾之所知也。

孟子曰：一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無欲害人之心，與無穿窬之心，人皆有之；然苟將充之，則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猶未免乎穿窬也。此所謂造端乎夫婦，而其至也，察乎天地也歟？」

卷七 歷代論一（并引）

予少而力學，先君子師也；亡兄子瞻，予師友也；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爲議論之要。以爲士生於世，治氣養心，無惡於身，推是以施之人，不爲苟生也；不幸不用，猶當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予旣壯而仕，仕宦之餘，未嘗廢書，爲詩春秋集傳，因古之遺文，而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其後復作古史，所論益廣，以爲略備矣。元符庚辰，蒙恩歸自嶺南，卜居潁川，身世相忘，俛仰六年，泯然無所用心，復自放圖史之間，偶有所感，時復論著，然已老矣。目眩於觀書，手戰於執筆，心

煩於慮事，其於平昔之文，益以疎矣；然心之所嗜不能自己，輒存之於紙，凡四十有五篇，分五卷。

堯舜

堯之世，洪水爲害，以意言之，堯之爲國，當日夜不忘水耳。今考之於書，觀其爲政，先後命羲和正四時，農事其所先也。未乃命鯀以始水，鯀九年無成功，乃命四岳舉賢以遜位，四岳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以爲然，而用之。君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舜既攝事，黜鯀而用禹，洪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緩急先後，於此可見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賊，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使五教既修，父子相安，兄弟相友，水雖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古之聖人，其憂深慮遠如此。世之君子，凡有志於治，皆曰：富國而強兵，患國之不富，而侵奪細民，患兵之不強，而陵虐隣國，富強之利，終不可得，而謂堯舜孔子爲不切事情，於乎殆哉！

傅說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居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二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

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己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聖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尤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敬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傳說其知此矣。

周公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

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爲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斤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爲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

之國爲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擬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爲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猶有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

王畿之內，公邑爲井，田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滄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滄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爲也。楚蔣掩爲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爲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杜預以町爲小頃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爲井田，而鄉遂必爲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

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違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五伯

五伯，桓文爲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桓公帥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桓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桓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舅犯曰：「我退而楚還我。」

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一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起亦與齊桓等無戰勝之功矣。故桓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虛知鄭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穀，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爲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爲，王亦爲之，而尙何以爲伯乎？於乎！此二君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桓文齒，而况其下者哉？

管仲

先君嘗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伯。孔子稱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亂，使桓公死不得葬。曰：「管仲蓋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歸，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爲非，此固適庶爭奪之禍所從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與桓公爲身後之計，知諸子之必爭，乃屬世子於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他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於乎！三歸六嬖之害，溺於淫欲而不能自克無已，則人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四方且猶顧之，而况於家人乎？傳曰：「管仲病且死，桓公問誰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夫世未嘗無小人也，有君子以閑之，則小人不能奮其智語。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豈

必人人而誅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無以禦之，何益於事！內既不能治身，外復不能用人，舉易世之憂，而爲之。宋襄公使禍旣已成，而後宋以干戈正之，於乎殆哉！昔先君之論云爾。

知罃趙武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桓公沒而齊亂，其後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爲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爲難耳。文公之後，前有知罃，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伯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羣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知罃爲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之戰，卒以敝楚而服鄭，此則知罃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政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以衷甲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爲盟主，常先諸侯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於弱，不忍近於強，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爲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漢高帝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強，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羣盜，不習兵勢，陵藉郡縣，徃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繁田儼，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略盡矣。然邯以爲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既北，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者。蓋天命，非人謀也。項梁之死也，楚懷王遣宋義、項羽救趙，羽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慄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河北，與章邯相持，邯雖欲還兵救秦，勢不得矣。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漢文帝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彊。」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彊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遣書，厚以繪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尙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晁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彊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因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銜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晁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

高其垣牆，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爲天下慮患，而使奸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亂錯者鮮矣。

漢景帝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刻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爲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濞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癰之怨，困迫至死。亂錯始與帝謀削諸侯，帝違衆而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說，諍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爲大將，折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爲相，守正不阿，惡其倖，倖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從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爲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爲不恭儉者戒也。

卷八 歷代論二

漢武帝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爲名所眩，下不爲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覩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

願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吟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尙何所？」帝詘吟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犇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擊之，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犇壹買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漢昭帝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爲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爲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天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爲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

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宥。」國之大臣，受其寵祿，而任其大節，有舊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異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爲

師召公爲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感蒯瞶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修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一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

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而後知愛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爲此霍光之過也。

漢哀帝

漢哀帝自諸侯爲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舅家，權奪於王氏，及卽位，收攬威柄，朝廷竦然，庶幾於治。旣而傅太后僭侮王后，僭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寵任倖臣董賢，位至三公，富擬帝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旣失德，朝無名臣，所以資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方帝之崩也？王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受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助君。」賢頓首，幸甚。莽旣至，使尙書奏免賢，賢卽日自殺。王

氏代漢之禍，實成於此。昔高帝寢疾，有呂氏之憂，呂后問以後事，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王陵少戇，可以助之；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大尉，及產祿之變，王陵爭之於前，平勃定之於後，皆如高帝所慮。」文帝末年，有七國之憂，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及吳越之變，亞夫爲大將，破之數月之間，亦如文帝所愛。今王氏之亂，與呂氏七國等耳，而哀帝無其人，漢遂以亡，非特天命，蓋人謀也。

漢光武上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已有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東伏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旣平，政事不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

東漢光武，才備文武，破尋邑，取趙魏，鞭笞羣盜，策無遺策，計其武功，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爲敵，必有不能辦者。及旣履大位，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尙書，以督文書，繩姦詐，爲賢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己者斥，非識者棄，專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帝，任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伸，雖號稱治安，皆其父子才志之所止，君子不尙者也。

漢光武下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寘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

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中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羅錯，而文景不以爲忤，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克，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釐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筭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

先武之興，雖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閹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

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隗囂

智者爲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爲害也。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慕，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

皆知之矣。而冀舉大衆，束手稱臣，違方卒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羣盜十去六七，而冀徃往之禍，方擁兵自固，爲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冀與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喜，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也。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怪也。

劉表專制荊州，土廣民衆，勢重於天下，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二人皆求助於表，表方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救，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表猶豫不能用，卒爲曹公所并。陳翼劉表，雍容風議，皆得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如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輒殆。夫惟知彼知己，而後知所去就哉！

鄧禹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應，是時赤眉方入長安，諸將聲桀，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績，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尋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枸邑。光武聞之，敕禹以時進討，禹固執前意，磐桓不進。明年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爲失計。吾以爲不然，赤眉方強，急之實難，緩之爲得，逮其自敗，西走扶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况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強，而禹兵力不足，若審知如此，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

其東，東西感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禹之敗而西歸也，與馮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遇，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尙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雖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李固

孔子謂顏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而不行，則何以利人？舍而不藏，則何以保身？聖人之于天下，理極于是而已。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宣淫于朝，洩冶強諫以死，春秋書之曰：「陳殺其大夫洩冶。」君雖無道，而洩冶亦名以爲無益于事，而害其身，君子不爲也。

李固立于順桓之間，內無愧于心，外無負于人，東漢名臣如固一二人耳。然事有可恨者，冲帝之亡也，固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不從而立質帝，質帝之亡也，固復以清河爲請，與胡廣趙戒同謀，廣戒懼而中變，固獨與杜喬爭之，冀積怒憤發，策免固而立桓帝，其後竊餘劉文、劉輔謀立清河冀，遂誣固與文、輔通謀殺之。吾竊怪固爲三公，再欲立蒜而不克，冀如豺狼，疾之如仇讎，獨一梁太后知其賢，欲宥之而不能，固雖貪立賢君，存漢社稷，勢必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去，得免于禍，斯已幸矣，再更中變，固守前議，遲遲不去，以陷于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吾何間然哉？

陳蕃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鸞鳥將擊，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爾；謀未發而使人知之，未有不殆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蕃自謂外從人望，內有德於竇后，事無不克。

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均此二者，臣寧得禍，不忍欺天。今道路誦訕，皆言侯覽、曹節、公乘、所王甫、鄭璉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若不急誅，必生變亂，傾覆社稷，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從，聞者莫不震恐。謀未及發，曹節等矯詔殺之。時蕃七十餘矣，聞難，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明門，攘臂大呼，適遇王甫，甫收殺之，嗚呼！天之將亡，漢邪？蕃一朝老臣，名重天下，而猖狂寡慮，乃與未嘗吏事者比，幾乎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斯豈孔子所謂賢哉？

荀彧

荀文若之于曹公，則漢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爲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爲文若欲終致節于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于東都，致其算略，以摧滅羣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于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爲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埃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苦心也。惜乎曹公志于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于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賈詡上

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江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鏡，以饗文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

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

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爲用，諸葛孔明以爲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璋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荊州，使辨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卽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

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旣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因可感矣。惜乎謀之不善，荊州旣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旣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人旣定，馮險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以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爲戒也哉？

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羣帥皆欲戰，智莊子苑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旣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爲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卷九 歷代論三

賈詡下

用兵之難，蓋有怵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可，君子不爲也；義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強也。魏文帝始受漢禪，欲用兵吳蜀，以問賈詡，詡曰：「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

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權備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一帝不能用，遂與江陵之役，士卒多死。是時帝始受禪，欲以武功夸示四方，貪得幸勝，未暇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敢言，詎能言之，可謂不怵於外矣。晉末符堅擁百萬之衆，取吳會之未服，欲一舉下之，而不知晉之無釁，謝安乘符堅之敗，知中原之蕩析，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勢必不能成大功。故符堅至於失國，而謝安至於喪師，二人者，皆取不若人，怵於外之患也。

劉玄德

事固有當作而不可作者，智者論其公私，權其輕重，而可否可決也。蜀先主之於關羽，名雖君臣，而義則父子也。先主入蜀，而羽攻曹仁，張於荊州，吳乘其敝，羽以敗死，先主欲爲羽報讎，義不可已也。然吳蜀之於魏國小而兵弱，本以季漢居臣之分，締交相親，與魏爲敵，則報讎之義，其公且重者在魏也。釋魏而事羽之怨，則爲失所先後矣。先主之在白帝也，吳之君臣懼而乞和，若以讎魏之重，俛而從之，義無不可也。先主念羽之厚，拒而不許，君臣之義，則至矣；至於奮不慮害，兵敗而繼之以死，忘兩國之大計，而徇一夫之遺忿，則未爲得矣。諸葛孔明有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君此行，雖行亦必不致於敗。」然則孔明亦自以伐吳爲失計矣哉！

孫仲謀

任人莫難於託國。漢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後，虛用其民，厚自奉養，征伐四夷，幾喪天下，逮其晚歲，託國於霍光，知用兵之害，罷均輸權酷，與民休息，而天下復安。凡武帝之所以得稱賢君者，惟用霍光故也。

蜀先主知嗣子之暗弱，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孔明又廢李嚴楊儀，援蔣琬費禕，而受之。雖後主之不明，而

守國三十餘年，君臣相安，蜀人免於塗炭之患，過於魏吳遠甚。

吳大帝方其屬任賢將，抗衡中原，曹公憚之；及其老也，賢臣死亡略盡，喜諸葛恪之勁悍，越衆而付以後事，恪乘其用兵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兵折於外，旣歸而不能自克，將復肆志於僚友，恪旣以喪其軀，而孫氏因之三世絕統，吳越之民，陷於炮烙之地，國隨以亡，彼以進取之資，用進取之臣，以徼一時之功，可耳，至於託六尺之孤，寄千里之命，而亦屬之斯人，其勢必至是哉？

晉宣帝

世之說者曰：一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一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略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畔，獻帝奔走困踣之不一，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畔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爲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

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畔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捐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尙幼，燕王蓋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築燕蓋，外誅桀，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爲得之邪？然光猶不足道，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

使孔明有異志，一搖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蠻夷，內廢李平廖立，旁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王，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

蓋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其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身必危，國必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晉武帝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巳，不得已而巳之二者，皆亂也。子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爲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皆賢，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橫，而援立文帝，漢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旦、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爲亂而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事。蓋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棄遠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肇，而倖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肇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天下之望，而爽又庸才，與仲達、曹爽爲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弑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羣臣舉知之，而牽制不忍，忌齊王之賢，而恃愍懷之小慧，以爲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舉社稷之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

帝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彼之於晉，有姬旦之朝，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

后妃外親，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虞。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爲害者也。惟當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一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籌之，如佑之親賢，奪嫡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據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禦吳、楚，尙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內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王衍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皆察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爲體，而入於羣，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達，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

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欲，惡禮法之繩其姦也。故蕪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佚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爲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以爲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有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婚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爲道之極。然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譏諛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爲。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羊祜

善爲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有爲。故功成而無後愛。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爲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爲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而凌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逼楚，猶欲避楚而歸，旣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卻，立晉童，欒書殺晉童，弒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

范蠡事越王句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采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

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彊，羣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衆，有亡國之覺。晉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爲未可取也。羊祜爲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爲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買充荀勗之流，以爲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爲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疎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奢侈，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爲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爲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旣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臥護諸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乎吳矣！憂在乎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卷十 歷代論四

王導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欲，風俗旣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爲相，達於爲國之體，性本寬厚，容衆衆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狷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橫，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爲詞，兵再犯關，幸而敦死，元明旣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

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租約，連兵內向，塗炭京邑。此二賢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爲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爲是耶？使人主終身舍垢，何以爲國？

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人子，家羈曰：「捨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以倉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瓜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嬰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爲患於其國，當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爲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鍼石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爲鄭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一國皆其國也，何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一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孤，先安大，以待所歸。」旣伯石懼，而歸邑，卒以子之，又使爲卿，以次己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夫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斃之，逐豐卷戮子皙，鄭乃大治。

如導所爲，知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子忠儉斃泰侈以成其終也。以爲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也。

符堅

符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伯功雖齊桓管仲不能過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

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讎，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於淝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

吾嘗論之，堅雖有伯者之略，而懷無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爲深取，雖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桓沖爲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患晉，而欲以力取之，稽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內無垂葦之憂，而堅之敗，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姚萇也，收二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無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子孫，其靡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皐。」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何如耳。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殷之遺孽，猶與管蔡間周之隙，曰：「子復口鄙我周邦。」故周公既克殷，改封微子于宋，而遷其頑民于洛邑。邑釐東郊，作多士而撫寧之，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師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周公茲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子一人以寧，然猶曰：「一邦之安危，惟茲殷士。」由此觀之，文王之用殷人，豈苟然而已哉？

今堅畜養豺虎，于其腹心，而貪功務勝，不顧其後，宜其斃於垂葦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葦百人，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觀，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祖述

敵國相圖，必審于彼己，將強敵弱，則利于進取；將弱敵強，則利于自守。違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東晉渡江，

以江淮爲境，中原雖屢有變，而南兵不出，出亦無功，皆夷狄自相屠滅而已。石勒之死也，庾亮爲北伐之計，石虎之老也，庾翼爲徙鎮之役，皆無成而死。及苻堅之敗，謝安父子乘戰勝之威，有席捲之意，終以兵將奔潰，無尺寸之得。其後宋文自謂富強，以兵挑元魏，梁武志于并吞，失信于高氏，陳宣乘高氏之衰，攘取淮南，皆繼之以敗亡。何者？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如此也。

方石虎之斃，中原大亂，晉人皆謂北方不足復平，而蔡謨獨以爲憂。或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今諸人皆不辦此，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才不副意，徒使財殫力竭，終將何所至哉？吾見韓廬東郭俱斃而已矣。」至哉！此言實當時好事者之病也。自江南建國，惟桓溫東討慕容，西征苻健，兵鋒所及，敵人震動；及宋武破廣固，陷長安，所至蕩定，有弔伐之風。此二人者，誠非常將也。然桓溫終以敗衄，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禪代，未能定秦，狼狽而返，而况其下者乎？惟晉元帝初定江南，未遑北伐，遂言于帝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釁，毒流中原耳。今遺黎旣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奮威命將，使若遂等爲之統主，郡國豪傑必有應者，沉溺之上，喜于來蘇，庶幾國恥可雪也。」帝以遂爲豫州刺史，使進屯淮陰。遂兵力甚弱，乃鑄造兵器，招合離散，稍誅鋤叛渙，復進據譙，然未嘗爲深入計也。石勒遣兵攻遂，遂輒就破其衆，每於兵間，勤身節用，禮下賢俊，懷撫初附，專以恩信接人，不尚詐力，故人爭爲之用。自黃河以南，盡爲晉土，雖石勒之強，不敢以兵窺其境。遂母葬成臯，勒使人脩其墓，復遣使通好，且求互市。遂不答其使，而許其市，通南北之貨，多獲其利。方將經略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擁節直據其上，遂怏怏不得志死。蓋敵強將弱，能知自守之爲利者，唯遂一人。夫惟知自守之爲進取，而後可以言進取也哉。

東漢之衰，曹公始踐五伯之迹，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盡掃羣雄，而後取漢耳。既滅二袁，呂布、劉表，欲遂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并舉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幡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爲周文，王下亦不失爲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爲恨也。

至司馬仲達父子，其勢蓋與公異矣。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不順，既殺王凌，害諸葛誕，非人臣矣。又降劉禪，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其人民也。志亦在九錫耳。雖欲復爲桓文，尙可得乎？

宋武既誅桓氏，收遺晉而封植之，又克譙、縱、執、慕容超，逐盧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錫，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昏姻，而不敢救，羌氏雖關中之唇齒，而不敢爭，此其智力有餘，足以有爲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秦隴之形勝，引吳越之饒富，以經略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勢，則王伯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業，發九錫之議，劉穆之死，南方無復可託，雖已入秦，而無留秦之意，舉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連勃勃乘之，兵將死者過半，狼狽而反，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將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它慮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棄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業，而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古之爲國，必具此四者，而後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可以言智矣。至其棄秦而歸，以求九錫之淫名，尙可以爲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業止於是也。

宋文帝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順；其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弑君書之矣。惠公既立而殺里克以弑君之罪罪之，春秋書曰：「晉弑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里克弑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齊、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已爲君而晉人不君也；既已爲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爲弑君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弑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悅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克而背內外之賂，國人惡之，敵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滅，至其謀臣呂甥、卻稱、冀芮皆以兵死，莒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予，而天亦不予也。

宋武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羨之、傅亮、謝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而其弟義真亦以輕動不任社稷，乃先廢義真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懼，羨之、亮內秉朝政，晦出據上流，爲自安之計。自謂廢狂亂以安社稷，不以賊遺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藩國舊人，王華、孔甯子、王曇首皆陵上好進之人也，惡羨之、亮據其逕路，每以弑逆之禍激怒文帝，帝遂決意誅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時甯子已死，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稱首。然元嘉三年始誅三人，是歲皇子劭生，劭壯而爲商臣之亂，華甯之子孫無聞於世，而曇首之子僧綽以才能任事，亦并死於劭。於乎！天之報人不遠如此，不然晉惠公、宋文帝禍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之荊州，自疑不免，以問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北面挾釁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耳。」善夫蔡廓之言，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言：「爲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彼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誠略通春秋，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徐

傅謝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誅。悲夫！

梁武帝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爲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言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

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行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縉素，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捨身爲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爲不足賴矣。後魏大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旣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狗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弑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爲不可滅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潔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以

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絕，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尙可非乎？雖然，蕙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誠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唐高祖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鉏羣盜，天下爲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副子，人心之所歸向。其在太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間，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爲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祚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乎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爲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太伯奔吳以避王，亦畏亂故爾，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乎？

唐太宗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爲戮，不絕如線，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夫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冥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祭。孔子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吾觀太宗所爲，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既平，征伐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殘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賢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爲之，原其意，亦欲夸當世，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既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兄弟相傾，承乾既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子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祕識，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既已成，在宮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自今以往，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絕李氏。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夫天命之不可易，惟脩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節俠之氣，嘗事李密，友單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戮，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是爲可用，疾革，謂高宗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卽授以僕射。高宗從之，及廢皇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他日勣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勣曰：「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勣匹夫之俠也，以死殉人，不以爲難，至於禮義之重，社

稷所由安危，勳不知也。而帝以爲可以屬幼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勳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矣。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於義旣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旣安且治，而幾至於絕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狄仁傑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至，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爲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爲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無所奈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彊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旣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爲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爲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爲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浹旬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爲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立朝無附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呂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

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叔之所以功成者，皆以緩得之也。然盛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卷十一 歷代論五

唐玄宗憲宗

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睿之亂，政紊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已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債於朝，而畿甸之外，皆爲畔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雖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桓公用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首，及管仲死，用豎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伯業之毀，蓋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中，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強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禍難既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悅者，諛佞也。故禍發皆不旋踵，若合符節。昔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掖侈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已過半矣。持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宜饒部中鑿山治銀，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常怒罵曰：「吾所乏，忠言嘉謨，有益於民者耳，汝爲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詠吾以利，豈謂我漢桓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効其忠力，以致貞觀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後用張說、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洎、裴度、李絳，後用韋貫、之崔羣，雖未足以方駕、房、杜，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亦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

以括田幸，遽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死，而言利者爭進，韋堅、楊慎矜、王鉞日以益甚，至揚國忠而聚斂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

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異、皇甫鏞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略平，欲崇臺池宮觀，以自娛樂，異鏞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逐去，而異鏞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玄宗在位歲久，聚斂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強，宦官之橫，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忍無幾耳，而福至於不可勝盡。玄憲之淫佚，所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覆車相尋，不絕於世，蓋未之思歟！

姚崇

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玄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復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爲者，雖然，以水濟水，後將有不可食者。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視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羣臣多不以爲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爲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爲事，已可疑矣。旣而崇所親吏趙諷以獄死，崇懼還政。時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壞宰相宋璟、蘇頌，皆言三年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壓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崇曰：「此符堅故殿也，山有朽壤而崩，水蠹而折，理無足怪；但壞與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關中

無年，餽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爲人，非爲己也。百司已戒，供擬已具，請車駕即東，而遷神主太極殿，更作新廟，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復相。開元末，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皆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宮耳，車駕往來，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崇建東幸之計，林甫獻西還之議，其意同耳。孰謂崇獨賢乎？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不卹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諱，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後崇璵既沒，玄宗愈老，愈輕羣臣，方任張九齡，而廢太子瑛，用牛仙客，則聽李林甫，方嬖楊國忠，而縱安祿山，則用輔璆琳，專以適己爲悅，類崇有以啓之也。故吾謂開元之治，雖出於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宇文融

開元之初，天下始脫中睿之亂，玄宗厲精政事，姚崇、宋璟，彌縫其闕，而損其過，庶幾貞觀之治矣。在易天下雷行，物與無妄。開元之初，無妄之世也，無妄之爲言，無一不正之謂也。君子之處此也，亦全其大正，而略其小不正而已。蓋詳其小，必廢其大。古語有之：「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無妄之二曰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其三曰「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其五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夫必耕而後穫，必菑而後畲，小人之所謂無妄也；而君子不然，於義可穫，不必其所耕也；於道可畲，不必其所菑也；然後無所不行。今有失牛於此，得之者行人也；而責得於邑人，其意亦以求無妄也。而邑人罹其橫，故無妄之疾，雖勿藥可也。藥之其損，或有甚於病者。

開元之初，雖號富庶，而戶口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得其隙而論之，請治籍外羨田逃戶，命攝御史，分行招實。玄宗喜之，朝臣莫敢言其非者。惟陽翟尉皇甫憬，戶部侍郎楊瑒，以爲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償失。而

二人皆坐左遷，諸道所括，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然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其名似是，而實失民心。淺言之，則失在求詳；深言之，則失在貪利。時帝方以耳目之奉，責得於人行，之無疑，於是羣臣爭爲聚斂，以迎侈心。天寶之亂，實始於此。吾觀近世士大夫，多有此病，賢者不忍天下有小不平，而欲平之；小人僥倖其利，以爲進取之計，故天下每每多弊。

宰相李沆，近世之賢相也，嘗言吾在朝廷十有餘年，無功可紀，惟四方之言利者，未嘗有一施行，持此聊以報國。古之善言醫者，患醫之難，以爲有病不服藥，常得中醫，蓋良醫不可必得，而愚醫舉目皆是，愚醫類能殺人，而不服藥者，未必死。李公之言，蓋類此也。

牛李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愠，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爲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爲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總納土，朝廷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升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捏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爲河朔命帥，失在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延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爲安，而德裕以利勝爲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強，今方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

信爲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贊普牧馬蔚茹川東，襲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爲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爲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爲私也。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墜菽，下不怨讎，雖未及全盛，亦足爲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耶？」既罷未久，李訓爲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爲諫官，德裕固爭言：「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知其皆偉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訴其乾沒府錢四十萬緡，質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僭逆意，悻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藜，後皆爲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耶？

郭崇韜

國無釁而後可以伐人，冒釁以伐人，敵無釁則已受其災。敵有釁則我與敵皆驚。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棄疾攻之，若升虛邑，靈王遂死於外。齊湣王貪而好勝，知桀宋之可攻，而忘齊國之旣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冒釁以攻人，其禍如此矣。

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沉湎聲色之虞，宦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罄於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偃起，未有識安危之幾者。惟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佞倖，視之灰目，崇韜深病之矣。時方欲伐蜀，崇韜欲立大功，爲自安之計，議以魏

王繼岌爲元帥，而已爲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功，可謂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與，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于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爲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帥不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河朔叛臣心有所畏，不敢妄動，則莊宗不亡，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嗟乎！崇韜冒蒙以伐人，蹈齊僭之禍，而以爲安，惜其有智而未始學也。

馮道

馮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讎，無士君子之操。大義旣虧，雖有善，不錄也。吾覽其行事，而竊悲之。求之古人，猶有可得言者。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從而相之。子貢以爲不仁，問之孔子。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管仲之相桓公，孔子旣許之矣。道之所以不得附於管子者，無其功耳。晏嬰與崔杼俱事齊莊公，杵臼弑公而立景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卒事景公，雖無管子之功，而從容風議，有補於齊，君子以名臣許之。使道自附於晏子，庶幾無甚愧也。

蓋道事唐明宗，始爲宰相，其後歷事八君，方其廢興之際，或在內，或在在外，雖爲宰相，而權不在己。禍變之發，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於夷狄，而性本寬厚，道每以恭儉勸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

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願夷狄不可曉以莊語，乃曰：「今時雖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中國之人留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帝已沒，太祖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辭。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乃立湘陰公爲漢嗣，而使道逆之於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語，公毋使我爲妄語人。」太祖爲誓甚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漢，篡奪之際，雖貴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黜之，曾不少借，甚矣！士生於三代，立於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兇爲伍，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澗，何異？不幸而仕於朝，如馮道，猶無以自免，議者誠少恕哉！

陸贄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爲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爲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一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

帝卽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元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爲之抽賈算，間假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贄曰：「今兩河淮西爲禍亂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註誤，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能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况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爲惡者？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

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叛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涵養藩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啟，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贊曰：「如士寧之惡，萬榮棄而遠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辭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搆亂之日，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肯捐軀與之同惡乎？今若選命將降詔軍中，獎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至矣。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嘗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怯，贊嘗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裕以爲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君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旣而回鶻爲介可汗授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爲帥，張絳旣爲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之謀，則贊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贊而贊之逐也，以程早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贊之資，非不知也。帝歸自興元，贊因事言曰：「齊桓公自首入齊，伯業旣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爲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逆於門者，領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陛下之著龜也。」贊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爲使贊反國而爲鴟夷子皮，俘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然後可以言智也哉。

兵民

事固有出於不得已而爲後世之利者，分兵民一也，割燕薊二也。何謂分兵民之利，人生而天畀之才，畀之

才則付之殘廢其精粗適其高下使食其技而資其身是未有知其所由然者也。故士大夫讀詩書，執射御，習書計，高可以治人，下可以爲役，而稼從之矣。農工商賈，服田疇，通貨賄，運機巧，上可以養親戚，而利從之矣。有人於此，才力過人，操行凡鄙，上不能爲吏，下不能爲民，天畀之才而無以資之，嬰之以勞苦，迫之以饑饉，不羣起爲盜，則無以求濟其欲，此勢之所必至。自秦漢以來，天下未嘗無是患也。唐衰而府衛之兵廢，朝廷有禁兵，藩鎮有衝兵，兵民之分蓋漸於此。及五代之際，而黥涅之兵，分布內外，於是兵民判矣。使民出其賦以養兵，兵盡其力以衛民，民有耕耨之勤，而兵有征戍之勞，更相爲用，而不以相德，此固分兵民之本意也。至於山林之材，武田里之凶悍，放蕩無著之人，一隸於伍符尺籍，食其粟，衣其帛，俛首受笞，而不敢肆，居則學弓劍，出則效首級，積歲月以取祿位，有其才必得其養，氣類相從，凡凶人勇夫，皆萃於軍中，然後人人各得其歸。故雖凶旱水溢，天下小小不寧，而盜賊不起，較之漢唐之間，十不三四。天下陰享其利，而不知其故也。然儒者方且攘臂而言，民兵之便，民力既盡於養兵，而又較版圖，數丁口，使之執干戈，習戰陣，奪其農時，而齊之以鞭朴，民有怨心，而責其效死以報國，求信其私說，而不卹後害，嗚呼！其亦未之思歟。

燕薊

何謂割燕薊之利？石晉始以燕薊之地賂契丹，高祖思援兵之惠，屈體以奉之，雖號爲創業，而日不遑給，出帝不勝其詬，未有以待之，而輕犯其怒，遂以亡國。是時割地之害深矣！至於本朝，乃見其利，真宗皇帝親御六師，勝虜於澶淵，知其有厭兵之心，稍以金帛啗之，虜欣然聽命，歲歲遣使介修鄰國之好，逮今百數十年，而北邊之民不識干戈。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古者戎狄迭盛迭衰，常有一族爲中國之敵，漢文帝待之以和親，而匈奴日驕；武帝御之以征伐，而中原日病。謂之天之驕子，非一日也。今朝廷之所以厚之者，不過於漢文帝而虜弭耳馴。

服，則石氏之割燕薊，利見於此。

夫熊虎之搏人，得牛而止；契丹據有全燕，擅桑麻棗栗之饒，兼玉帛子女之當，重斂其人，利盡北海；而又益之以朝廷給子之厚，賈生所謂三表五餌，兼用之矣。被旣飲乳之俗，而身服錦繡之華，日甘麴蘖之美，至於茗藥楸柚，無一不享，犬羊之心，醜然而足，俛首奉約，習爲禮義，吾無割地之恥，而獨享其利，此則天意，非人事也。昔唐天寶之亂，朔方河隴之兵起而東征，吐蕃乘虛襲據鄯州，唐內苦藩鎮皆叛，置而不問，百年之間，獸心猖狂，無復顧忌，理極而變，部族內潰，而唐土遺黎，解辦內嚮，中原未嘗血刃，而壤土自復，今吾不忍塗炭生民，而以皮幣犬馬，結異類之驩，推之天理，儻亦有唐李吐蕃之變乎？

卷十一 穎濱遺老傳上

穎濱遺老，姓蘇氏，名轍，字子由，父曰眉山先生，隱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謂老蘇者也。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獨步當世，見先生而嘆曰：「子閱文士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見君之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於世，有子軾，轍以所學授之，曰：「是庶幾能明吾學者。」母成國太夫人程氏，亦好讀書，明識過人，志節凜然，每語其家人，二子必不負吾志。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親策之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曰：「陛下卽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矣，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壽樂之節易矣。臣竊意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費經，至以十數，歌舞飲酒，覺笑無度，坐朝

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汗，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民，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救，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爲不遜，力請黜之。上不許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棄之，天下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官。知制誥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宰相韓魏公哂曰：「此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尙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誥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當制有愛君之言。諫官楊樂道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

是時先君被命修禮書，而兄子瞻出簽書鳳翔判官，傍無侍子，轍乃奏乞養親三年。子瞻解還，轍始求爲大名推官。逾年，先君捐館舍，及除喪，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卽日召對延和殿。時王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以轍爲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於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爲之謀，主鞫議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他日，鞫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糴，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煥也。」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論，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

蘇選判官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爲主錢，行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介甫意合，卽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

初陳陽叔以樞密副使與介甫共事，二人操術不同，介甫所唱，陽叔不深和也。旣召謝卿材、侯叔獻、陳知儉、王廣廉、王子韶、程顥、盧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外傳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者。轍求見陽叔，陽叔逆問：「君獨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公耳。」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諸路，不審公旣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往案實之耶？其亦未知其實，漫遣出外，網捕諸事也。」陽叔曰：「君意謂如何？」對曰：「昔嘉祐末，遣使寬卹諸路，事無所指，行者各務生事，旣還，奏例多難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陽叔曰：「吾昔奉敕看詳寬卹等事，如范堯夫輩所請，多中理。」對曰：「今所遣如堯夫者有幾？」陽叔曰：「所遣果賢，將不肯行，君無過憂。」對曰：「公誠知遣使之不便，而特遣者之不行，何如？」陽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後數日，陽叔召屬官於密院，言曰：「上卽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上，今當遣使，宜得此以議，可草一劄，子乞催之。」惠卿覺非其黨，中意不樂，屢具草無益也。轍知力不能救，以書抵介甫，陽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怒，將見加以罪，陽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

會張文定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復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從文定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詩得罪，轍從坐，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平生好讀詩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爲之傳。老子書與佛法大類，而世不知，亦欲爲之注。司馬遷作史記，記五帝三代，不務推本，詩書春秋，而以世俗雜說亂之，記戰國事，多斷缺不完，欲更爲古史，功未及究，移和歙，溪始至而奉神宗遺制，居半年，除秘書省校書郎，明年至京師，除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君實、呂晦叔等，欲革弊事，舊相蔡確、韓琦、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中外憂之。轍言曰：「先帝臨御僅二十年，厲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迨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多自小。」

臣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竊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爲社稷長久之計。豈徒左右大臣，媮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扶，竊取利祿以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來，民力凋弊，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舉，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祚，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詠、一呂嘉問、龔夬、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爲凡此誰之罪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之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恥。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已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變和陰陽，陶冶民物，臣竊惑矣！

竊惟朝廷之意，將以體貌大臣，待其愧取自去，以全國體。今確等自山陵以後，猶偃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謹案確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覲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爲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爲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蓋以爲是皆先帝所爲，而非吾過也。夫爲人臣，忘君徇己，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之簡策，大臣既有處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橫流也。陛下何不正其罪名，上以爲先帝分謗，下以慰臣子之意。今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等，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効，以洗前惡。伏乞出臣此章，宣示確等，使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恨也！三人竟皆逐去，然卒不以其一前後反覆歸咎先帝一罪之世以爲恨！

呂惠卿始諂事介甫，倡行虛政，以害天下，其後勢鉤力抗，則傾陷介甫，甚於仇讎。世尤惡之，時惠卿自知罪

大乞宮觀自便，不須貶竄。轍具疏其姦，請加深譴，乃以散官安置建州，天下遽之。

司馬君實既以清德雅望，專任朝政，然其爲人不遠吏事，知雇役之害，欲復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實相半，諱之未詳，而欲一旦復之，民始聞而喜，徐而疑懼，君實不信也。王介甫以其私說爲詩書新義，以考試天下士，學者病之，君實改爲新格，而勢亦難行，方議未定，轍言：「自罷差役至今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况役法關涉衆事，根牙磐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許，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若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又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不免惶惑。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欲乞先降指揮，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衆皆以爲便，而君實始不悅矣。是歲，上將親饗明堂，轍言曰：「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疏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圜邱，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邱，別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邱禮樂神位，其意以爲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爲得禮。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爲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遍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卽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俗

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備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哉精誠陟降，溥及上下。一時大臣多牽於舊學，不達時變，奏入不報。然轍以爲周禮一歲遍祭天地，皆入主親行，故郊邱有南北，禮樂有同異。自漢唐以來，禮文日盛，費用日廣，事與古異，故一歲遍祀，不可復行。唐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親郊，於致齋之日，先享太清宮，次享太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百神。所以然者，蓋謂三年一次大禮，若又不遍，則於人情有所不安。至於遍祭之禮，已自差官攝事，未嘗少廢。此近世變禮，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遺文參亂其間，失之遠矣！

至七年前，上將親郊，轍備位政府，乃與諸公共伸前議，合祭天地。識者以爲當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延安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至此夏國雖屢遣使而未修職貢。二年夏始來賀，登極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大臣議棄守未決。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使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爲恩，不予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今議者不深究利害，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計也。」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予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算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兵，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計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強

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爲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晁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棄之，黃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計與景帝類。臣乞宣喻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孰爲利害？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得其便。

於是朝廷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御，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畜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捨由己，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邱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算。故臣願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與外江網船之類，一經擘畫，例皆封樁。

夫闕額禁軍，尋當以例物招置，而出軍衣糧，罷此給彼，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脚，雖減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網船，雖不打造，而雇船運糧，其費特甚。重復剝削，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况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戶部亦有賴矣。一朝廷重違近制，卒不能改。

尋又言：「臣謹以祖宗故事，考今日本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猶爲他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大半，權任之重，

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卹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類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丞監，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爲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監爲戶部之害一也。

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曹案所掌，今內爲軍器監，而止隸工部外，爲都作院，而止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爲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之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爲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爲戶部之害二也。

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二部以辨職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爲常，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科制，遂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爲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爲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

監丞，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傷財害命，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於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朝廷以爲然，從之，惟都水監仍舊。

轍自爲中書舍人，與范子功、劉貢父同詳定六曹條例。子功領吏部，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羣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已再上再却矣。子功奉使，轍兼領其事，吏有白中卒者，進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深內銓，今侍郎左選者，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賂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賂賂比舊爲少，則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爲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根，無所逃矣。」轍以其言遍問屬官，皆莫應。獨李之儀對曰：「是誠可爲也。」卽與之儀議之，曰：「此羣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爲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訟，雖朝廷亦將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竣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諸公以爲然，遂申尚書省，取諸司兩月生事，諸司吏皆疑懼，莫肯供，再申乞榜諸司，使知所立額，竣他日見闕不補，非法行之日，卽有減損也。榜出文字，卽具，至是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微仲大喜，欲攘以爲己功，以問三省，吏皆莫曉，有諸司吏任永壽者，頗知其意，微仲悅之，於尚書省創吏額房，使永壽與三省吏數人典之。小人無遠慮，而卽於功利，卽背前約，以立額日裁省吏員，復以好惡改易諸吏局次。（凡近下吏人，惡爲上名所壓者，卽爲撥出，上名於此司問，慢司分欲入要地者，卽自寺監撥入省曹之類是也。）凡奏上行，下界微仲專之，不復經三司。法出，中外洵洵，微仲卽爲御史所攻，永壽亦以姿橫贓汙，以徒罪刺配，久之。

微仲知衆不伏，乃使左右司再加詳定，略依本議行下。時子瞻自翰林學士出知餘杭，朝廷卽命代爲學士尋又兼權吏部尚書，未幾奉使契丹，虜以其侍讀學士王師儒館伴，師儒稍讀書，能道先君及子瞻所爲，文曰：「恨未見公全集。」然亦既誦服伏等等，虜中頗相愛敬者。

卷十三 穎濱遺老傳下

還朝爲御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多不悅。所薦御史，率以近格不用，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微仲與中書侍郎劉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兩端，爲自全計，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鞫於延和面論其非，退復再以劄子論之。其一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兼處朝廷，竊觀聖意似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預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非一人之私言也。其於周易所論尤詳，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旣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奠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在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於反覆，故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

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一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坵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

先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踰躅，若無所措，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尙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

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晞覲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未聞其言，而概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

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尙不爲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

要地，雖未及吳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違矣。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名，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害也。」奏入，宣仁后命宰執於廉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公相從和之。」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

劾復奏曰：「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之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况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羣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二聖不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意，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繁，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消，昔田蚡爲相，所爲貪鄙，則寶嬰灌夫，睥睨宮禁，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官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尙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覲，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者也。」

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雇法有所

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雇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爲使，差法一行，卽時差足，雇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河北官吏，皆爲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竭民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爲損非細。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入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旣已有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折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臣請且借畿內爲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法旣行，諸縣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爲害而熙寧爲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寬剩役錢，只得通融鄰路鄰州，而不及鄰縣，人戶願出錢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爲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况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自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語，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旣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遠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豈不休哉！然大臣怙權取過，終莫肯改，比轍爲執政，三省又奏除李清臣爲吏部尚書，紀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左正言姚勗亦言不當。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謂「諸公且候邦直命下，然後議此，如何？」皆不應，及廉前微仲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上有詔從之之意。轍奏「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奈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

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尙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互進黨類，氣勢一合，非獨臣等耐何不得，亦恐朝廷難耐何矣。且朝廷只貴安靜，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闢矣。宣仁后曰：「信然，不如且靜。」諸公遂卷除目持下。轍又奏：「臣去年初作中丞，首論此事，聖意似以臣言爲然，今未及一年，備位於此，若遂不言，實恐陛下怪臣前後異同。」上曰：「然。」乃退。

六年春，詔除尙書右丞，轍上言：臣幼與兄軾同受業，先臣薄祐，早孤，凡臣之宦學，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與聞國政，而兄適亦召還，本除吏部尙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兄軾文學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遠慕古人，舉不避親，只乞寢臣新命，得與兄同備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不聽。時呂微仲與劉莘老爲左右相，微仲直而闇，莘老曲意事大，事皆決於微仲，惟進退士大夫，莘老陰竊其柄，微仲不悟也。轍居其間，迹危甚。莘老昔爲中司，臺中舊僚，多爲之用，前後非意見攻，宣仁后覺之，莘老旣以罪去，微仲知轍無他，有相安之意，然其爲人則如故，天下事卒不能大有所正，至今愧之。蓋是時所爭議大者有二：其一西邊事，其二黃河事。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之，本約地界已定，然後付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夏人多保忠，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而去。朝廷隱忍不問，卽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爲詞，不復入謝，且再犯涇源，四年乃復來賀，坤成。且議地界，朝廷急於招納，疆議未定，先以歲賜予之，尋覺不便，乃於疆事多方侵求，不守定約。而熙河將佐苑育種誼等，又皆約侵築質，孤勝如二堡，夏人隨卽平，益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又擅招蕃部十餘人，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斂力言其非，乞罷育誼，更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深以爲是，而大臣主之，轍面奏：「此輩皆大臣親舊，不忍壞其責任，雖其同列，亦不敢異議。陛下獨不見黃河事乎？當時德音宣諭，至深至切，然非大臣意，至今不了，入君與大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主於

事不知則已，知而不得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專聽其所爲，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只如韓維專恣太甚，范純仁阿私太甚，皆不免逐去，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之意，蓋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一宣仁后極以爲然，而不能用。六年六月，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上，挑掘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軍，未能復出，急移近裏堡寨於界上修築，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諸公會議都堂，鞏謂：「微仲今欲議此事，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兵耶？」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鞏曰：「凡欲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則兵決不當用。朝廷頃與夏人商量地界，欲用慶曆舊例，以漢蕃見今住坐處當中爲界，此理最爲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非所賜城寨指謂延州塞門義合石州吳堡蘭州諸城寨，通遠軍定西城。）要約纔定，朝廷又要於兩寨界首相望，侵係蕃地，一抹取直。夏人詭倂見從，要約未定，朝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者又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寨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今雖欲不顧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聖謂何？」莘老曰：「持不用兵之說，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鞏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全，敵人橫來相加，勢不得已，然後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後，兵連禍結，三五年不得休，將奈何？」諸公乃許不從。熙河之計，明日面奏之。鞏曰：「夏人引兵十萬，直壓熙河境上，不於他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非，皆朝廷不直之故。」微仲曰：「朝廷指揮，亦不至大段不直。」鞏曰：「熙河帥臣，輒敢生事，奏乞不守誠信，乘夏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臣以爲方今堡寨雖或可築，至秋深馬肥，夏人能復引大兵來爭此否？」諸人皆言：「今已不許之矣。」鞏曰：「臣欲詰責帥臣耳，若不加詰責，或再有陳乞。」諸人皆曰：「候其再乞，詰責未晚。」宣仁后曰：「邊防忌生事，早與約束。」諸人乃聽已。而蘭州又

以遠探爲名，深入西界，殺十餘人。轍曰：「邊臣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敗壞疆議，理須戒敕。」不聽。既又以防護打草爲名，殺六七人，生擒九人，微仲知不便，欲送還生口，因奏其事。轍曰：「邊臣貪冒小勝，不顧大計，極害事，今送還九人，甚善，可遂戒敕邊臣。」微仲不欲曰：「近日延安將副李儀等深入陷沒，已責降，一行人足以爲戒。」轍曰：「李儀深入，以敗事被責，蘭州深入得功，若不戒敕，將謂朝廷責其敗事，而喜其得功也。」宣仁后曰：「然。」乃加戒敕，然七年夏，人竟大入河東，朝廷乃議絕歲賜，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爲淺攻計，命熙河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環慶，復議使熙河進築汝遮，中書侍郎范子功獨不可，轍度其意，昔延安帥臣趙高、范氏姻家也，方議地界，以綏州二十里爲例，議出於高，熙河斥其不可，議久不決，而高死，故子功持之。轍謂之曰：「綏州舊例，施於延安可耳，熙河遠者，或至七八十里，其不從宜矣。方論國事，親舊得失，不宜置胸中也。」衆皆稱善，而子功悻然不服。學西人乞和，議遂不成。未幾，右相蘇子容以事去位，子功以同省得罪，因遂其請，實以汝遮故也。

轍自爲諫官，論黃河東流之害，及爲執法，最後論三事，其一存東岸清豐口，其二存西岸披灘水口，其三除去西岸激水鋸牙，朝廷以付河北監司，惟以鋸牙爲不可去。轍於殿廡中與微仲論之，微仲曰：「無鋸牙則水不東，水不東則北流必有患。」轍曰：「然，北京百萬生靈，歲有決溺之憂，何以救之？且分水東入故道，見今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復能久，若淤漲水已過，盡力修完北流隄防，使足勝漲水之暴，然後徹去鋸牙，免北京危急，此實利也。」莘老曰：「河北監司，不如此言，奈何？」轍曰：「公豈不知外官多所觀望耶？」微仲曰：「河事至大，難以臆斷。」轍曰：「彼此皆非目見，當以公議參之耳。」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爲便，轍具奏前語，且曰：「必欲重慎，候漲水過，故道增淤，卽併力修完北隄，然後轍去鋸牙，庶幾可也。」退至都堂，二相遽批聖語曰：「依都水監所定。」轍語堂吏：「適所奏不然。」莘老失措，微仲知不可，乃曰：「明日別議。」卒改批不得添展乃已。

入年正月，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定河流，以免淤填。時微仲在告，轍奏曰：「先帝因河決大吳，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隄防未完，每歲不免決溢，此本黃河常事耳。是時北京之南，黃河西岸有闕村樊村等三斗門，遇河水泛溢，卽開此三門，分水北行，於無人之地，至北京，北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自數年來，大臣創議同河水官王孝先、吳安持等，卽塞此三門，貼築西隄，又作鋸牙馬頭，約水向東，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然約水既久，東流遂多於往歲，蓋分流有利有害，秋水泛漲，分入兩流，暫時且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則生淤，既分爲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於都堂問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今年安知河水不自北？」宣仁后笑曰：「水官尙作此言，况他人乎？」轍又奏曰：「臣今但欲徐觀夏秋河勢所向，水若東流，則北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北流，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似此處置，安多危少，行之無疑。若行嶮微倖，萬一成功，如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乞元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軟堰既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后復笑曰：「若令結罪，必謂執政脅持之，且水官猶不保河之東北，况使者暫往乎？姑別議之可也。」二月，微仲乃朝，轍具以前語論之。微仲口雖不伏，而意甚屈，曰：「軟堰日令具功料，申上朝廷，更行相度。」轍曰：「如此終非究竟，必欲且爾亦可。」八日，轍方在式假，三省得旨批曰：「依水監所奏，下手日具功料取旨。」轍以非商量本意，以劄子論之。微仲卽日在告，十二日，轍入對，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後，來至今百日間耳，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搖撼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舊法馬頭不得增損，臣知安持意在添進馬頭，卽指揮除兩河門外，許一面措置，安持竊意既露，第二次乞於東流北添進五七掃纒，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進掃纒，約令北流入東，卽令轉運司同監視，不得過所乞纒數，安持竊意復露，第三次卽乞留河開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進馬頭之名，爲留河門，卽不許安持計窮，第四次卽乞作軟堰，凡安持四次孽畫，皆回河意耳。臣昨已令中書問工房水監兩

事其一，勘學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其二，勘會東流河門，見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隄岸？北京順水隄不沒者幾尺？將來北流若果淤斷，漲水東行，併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定？今兩問猶未答，便即施行，實太草草。后嗟歎久之，深以所言爲然。二十四日，與微仲同進，呈微仲曰：「蘇轍所議河事，今軟堰已不可作，無可施行。」轍曰：「軟堰本自不可作，然臣本論吳安持百日之間，四次妄造事端，動搖朝聽，若令依舊供職，病根不去，河朔被害無已。」微仲曰：「水官弄泥弄水，別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轍曰：「水官職事不輕，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未聞小人有可用之地也。」此後是非終不能決。

會宣仁晏駕，九年正月，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清豐口，以東雞爪河。」八日，轍以祈穀宿齋三省，卽令安持與北京留守司相度施行，時微仲爲山陵使，行有日矣，轍見之，待漏語及河事，微仲直視曰：「此事不可不慎。」轍曰：「誠然，公亦宜慎之。」時范堯夫爲右相，舊不直東流，轍告之曰：「當與微仲議定。」乃令西去，堯夫曰：「命已下奈何？」轍曰：「事有理，誰敢不從？議於皇儀門外，再降指揮，使都水與本路安撫提轉同議，可卽施行，有異議亟以聞。」堯夫自外來，始意轍與微仲比，及此大相信服，旣而安撫許冲元乞候過漲水，因河所向，閉所不行口，堯夫奏：「乞令許將與吳安持同議，一面施行。」轍曰：「河勢難定，恐須令諸司共議，乃得其實。」上以爲然，旣行，上特宣喻曰：「河事不小，可遣兩制以上二人，按行相度。」堯夫曰：「河役已起，方議遣官，恐稽留役事。」上曰：「但使議論得實，雖遲一年何損？」乃命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往視之，二人歸，極以北海爲便，方施行，樞密簽書劉仲馮援舊例，乞與河議，仲馮本文路公，吳冲卿門下士也，其言紛然，呂井之議遂格，而轍亦以罪見逐，於是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復通。

微仲之在陵下也，堯夫奏乞除執政，上卽用李邦直爲中書侍郎，鄧聖求爲尙書右丞，三人久在外，不得志。

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邦直尤力舊法，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門客，時皇太妃以兄朱伯材以門客奏徐州富人竇氏，堯夫無以裁之一日，日中請輅於都堂，與邦直議之，輅曰：「上始親政，皇太妃閣中事，當遍議之，車服儀制，已付禮部矣，皇太后月費，尙書省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太妃宜付戶部議定，至於奏薦，亦當議有所予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處，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後行，於體爲便。」明日奏之上曰：「月費，竇內中批出，奏薦皇太后家減二年，皇太妃十年，議已定，邦直獨曰：「此可爲後法，今姑予之可也。」上從之，邦直之附會類如此。會廷策進士，邦直撰策題卽爲邪說，以扇惑羣聽，輅論之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施設，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臣請爲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備墮之兵，置衙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卽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愷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及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建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爲之徇徇者數年，又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有不

可不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李鄧從而媒孽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人皆會於朝再謫知袁州未至降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居三年貴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未期年或言方南行兄弟相遇中途至雷賃富民屋以居復移循州今上卽位大臣猶不悅徙居永州皇子生復徙岳州已乃復舊官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有田在潁川乃卽居焉居二年朝廷易相復降授朝議大夫罷詞官凡居筠雷循七年居許六年杜門復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四書皆成嘗撫卷而歎自謂得聖賢之遺意繕書而藏之願謂諸子「今世已矣後有達者必有取焉耳。」

家本眉山貧不能歸遂築室於許先君之葬在眉山之東昔嘗約附於其庚雖遠不忍負也以是累諸子矣子居潁川六年歲在丙戌秋九月閱篋中舊書得平生所爲惜其久而忘之也乃作潁濱遺老傳凡萬餘言已而自笑曰「此世間得失耳何足以語達人哉」昔子年四十有二始居高安與一二衲僧游聽其言知萬法皆空惟有此心不生不滅以此居富貴處貧賤二十餘年而心未嘗動然猶未覩夫實相也及讀楞嚴以六求一以一除六至於一六兼忘雖踐諸相皆無所礙乃油然而笑曰「此豈實相也哉夫一猶可忘而况遺老傳乎雖取而焚之可也。」

卷十四 冊文一首

大行太皇太后諡冊文（進冊文劄子附）

維元祐某年歲次甲子某月甲子朔某日甲子孝孫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曰臣聞聖人之興默契天

運昔真祖仁祖之際，章獻臨御，歲周一紀，實能協和神人，以綏靖國家；逮我聖考，蚤厭萬國，惟末小子，未堪多難，則亦聖祖母躬受其艱，始終九年，臣民以甯，社稷以固，欲報之德，未獲其所。惟周人以諱事神，以諛易名，明詔聖德，以示後嗣，庶幾不忘，世以爲憲。恭惟大行太皇太后，實天生德，作合皇祖，無私如天，溥愛如地，內自宮省之秘，外薄華戎之廣，丕冒德澤，以生以成。昔在景德，北戎弗若，時則烈武，參定大計，師於澶淵，克遂有功，南北底定，垂九十年，民獲養生，送死，功書鼎彝，澤加於後。及我仁祖，將授宣孝，以奠天位，亦惟慈聖，實以從母，先識潛德，宜于室家，施及朝廷。元豐之末，天地震裂，疾方彌留，羣公卿士，拱手相視，罔知所措，而大策中定，與天爲謀，肆時冲人，實主神器，帷幄旣施，號令時敘，稽於衆庶，庸一二老，政無舊新，以便民爲先，人無戚疏，以守正爲用，故士恥奇袤，民知嚮方，耕田而食，遂底於今。雨暘小愆，責躬菲食，饑饉時告，振廩輟漕，憂世之心，常若不及，人賴其賜，神享其誠，熏然和平，無大災害。間修咸平之政，大弛通責，中外所釋，以千萬計，饑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安處，歌舞之音，流於四方，遠人恃和，時肆猾茲，一聞信義，斂然知畏，迄無一言之爭。夏人恃遠，更出侵擾，一被恩德，屢畔仍屈，卒爲乞盟之計。雖燕處於中，實大又於萬邦，究觀設施，莫見其狀，惟約心以公，自二王一主，洎於外家，均遇以法，無僥倖之求，處躬以儉，自飲食服器，至於宮室，取足於用，無華靡之飾。雖履大位，以天下養，而歲月之奉，子弟之薦，猶是長樂之故，是以貴思近習，相視而愧，元臣耄老，聞風而歎，不言而化成，不威而心服。自三代漢唐，一人而已。若夫先后，舊儀具在，有司每自抑畏，置而弗舉，受冊之禮，當在文德也，而退卽於崇政；明堂之賀，當在集英也，而儀止於東闈；將成宣光，則原廟之設，自處於洽隆；將損任子，則族人之恩，下比於列辟；凡輕於約身，而重於建禮，推之庶政，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臣夙遭閔凶，未習師保之訓，提攜閔閔，若農之望歲，誘之以詩書之樂，茲之以勸講之良，示之以聽納之寬，導之以決斷之明，久而弗忘，遂以成性。方將率德以自廣，致養以盡誠，而命之弗知，哀恫邦國，臨朝惘然，未知攸

濟易月之制，既弗敢違；因山之期，茲復以告。是用博訪於卿士，受命於祖宗，惟德之至，不可以名言；而功之隆，不可以數舉，敢因古人一惠之義，益以累朝四諡之法，庶以盡子孫之誠，而慰海內之望。謹遣攝太尉、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三百戶、食實封二千戶臣呂大防奉冊寶上尊諡曰：「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伏惟靈德在天，令名垂世，光配廟祏，貴于太史，沒而不亡，永永無極，於乎哀哉！謹言。

附進諡冊文劄子

臣奉敕：「差撰大行太皇太后諡冊文，并書諡冊諡寶者。」臣學以病衰，書無師法，受命震恐，久不成章。然念頃自元祐之初，召還諫省，漸更侍從，復預丞弼，前後八載，未嘗一日不在朝廷，耳聞號令，目覩風化，躬侍帷幄，親承德音，其於大行太皇太后聖德休功，實稍究萬一。况近者因稟呈諡法，復面承聖訓，稱道盛美，多昔所未聞，雖文詞鄙拙，不足以稱陛下追崇聖母孝思罔極之懷，而直紀事實，略無一詞稍涉虛美，施之四方，可以無愧。其冊文謹先繕寫進呈，謹進詔二首。

改園陵爲山陵手詔

大行太皇太后受遺稱制，保佑眇躬，勤勞九年，阜安四海，大德未報，奄棄東朝，布宣末命，中外悲怛！永惟平日謙恭之至意，每避先后臨御之常儀，逮茲遺言，止以園陵爲號，既非朕尊崇之本志，又失臣下愛戴之誠心，宜詔有司，易園陵爲山陵，餘恭依遺詔。

擬答西夏詔書

鴻惟祖宗兼覆中外，眷爾西夏，號爲父子之邦；依我至仁，世享爵秩之賜；雖叛服非一，而懷柔有常。頃朕繼服之初，深示含容之意，釋其往事，加以新恩，而冊命之使方還，寇壤之兵已發，將吏憤怒，卿士獻言，請興問罪之師，以詰稱亂之故。朕念爾在位未久，勢不自由，有臣弗率，衆則何咎？遂命戰兵以竣，尋亦款塞自歸。仍念兵禍以來，諸族咸弊，是用棄四塞山川之廣，畀每歲賚予之豐，開懷不疑，施德過厚，方畫疆而會議，忽掃境以乘虛，再犯誓言，專求小利，罔念自焚之禍，屢出無名之師，眷彼遺民，皆吾赤子，姑救邊吏，止爲保境之謀，亦許兵間，勿拒悔禍之請。今觀所奏，良副本心，接刃之殃，非從我始，來庭之順，豈不爾容？然尙託詞鄰邦，失誠請之意，多求邊壤，非款伏之宜。蓋中國舊疆，西蕃故地，已有前詔，不係可還，况復本國前後背誕之餘，難執向來委曲聽從之命，應今來所奏，乞除延州塞門，寨本非所賜，已指揮鄜延經略司依前後朝旨，分畫及通遠軍定西城東北界，見有漢蕃兵民，住坐去處，已指揮熙河經略司依前後朝旨，與夏國商量分畫，可差官前去熙州議定。其餘並依所乞，仍候畫界了日，依舊別進誓表，然後常貢歲賜，一切復初。朕本推誠心，坦無疑問，雖經反覆，猶示寬恩，尙恪守於信言，庶永綏於蕃服。

策題二首

擬殿試策題（元祐中準備）

皇帝若曰：朕奉承祖宗丕緒，上觀三王，下覽漢唐，考其爲治之實，商周之際，其政成於禮樂，而以法令輔之；至於漢唐，其術一出於政刑，禮樂雖設，而非其所以爲治矣。是以三代之盛，教化明於上，習俗成於下，後世有不能繼者，然其治亂盛衰，朕蓋有疑焉。自三代聖賢之君沒，而子孫陵替，亦與漢唐無異，豈禮樂刑政之効，遂無以大相過耶？今自祖宗創業，積之百餘年間，律令明具，公卿奉法，郡縣循理，兵民安業，大盜不作，四夷馴服，求之前

世未有治安若此其久也。其所以度越三代而超絕漢唐者，祖宗何術而臻此哉？雖然，朕夙夜東朝，祇服明訓，居安慮危，若蹈泉谷，永惟近歲之治，雖散利施惠，以彌窮困，而民日益貧，雖勤身節用，以阜財賦，而官日益匱，役民之力，將以厚其財也，而民或告病，馭吏以寬，將以責其恥也，而吏益不肅，河決而西，導之使東，費不貲矣，而功不就，并弱不振，招之使來，謀既久矣，而約不定，此六者，皆今日之所當慮也。予大夫明於古今，其講之詳矣，特祖宗磐石之固，而忽今日之患，則朕所不敢，因今日之安，而推求祖宗致治之術，則士之所當知也。其悉心以陳，勿畏勿疑，朕將親覽，庶幾有補焉。

朕惟天下之治，須才以濟，凡吾左右前後之臣，皆儒者也；每三歲一舉，所取必累數百，猶懼草野之中，耆舊好學之士，有或遺焉而不用者，是以親策於廷。予大夫幼而習之，長而欲行之，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凡平昔之所懷，而欲效之於上者，皆何事乎？朕既不敏，不明，惟取士之道，未得其要。今太學之士，動以千計，四選之士，員累數萬，而臨事須才，或患不足，引而進之，則官冗於上，抑而排之，則士壅於下，將制厥中，其道何由？予大夫身處其間，而有不知其說者乎？蓋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今設官之衆，數倍於古，蓋尚有可并省者矣。古語有之：「省事不如省官。」信如斯言，則士又何以處之？予大夫其推言本統，以開釋朕意。

卷十五 詔一首

擬合祭天地手詔（元祐中撰）

朕惟周禮王者親祀天地，歲無不徧，故郊邱有南北之辨，禮樂有同異之別。降及漢唐，事與古異，禮文寢盛，費用增廣，既難躬行，以徧饗，遂於三歲而親祀，事非周舊，禮適時變，故致齋之日，躬見祖考圓邱之饗，兼禮天地，蓋將因此盛典，咸秩百神，饗禮之得實始於此。故祖宗以來，常祀從周，而親祀用唐，神祇願饗，中外蒙福，百有餘

年矣。乃者元豐之中，禮官建議，將舉三代之故，而革近世之宜，見上帝於南郊，禮皇地於北壇，二祀特舉，議與周合；然而饗廟之制，尚從變禮，先帝法古從衆，始命親祀北郊，如南郊儀，仍具上公攝事之禮。朕踐祚臨祭於今八年，既已再見昊天，未嘗親奉神媪，惟父天母地，不可以獨疏，故以人揆神，凜焉而夕惕，博謀多士，參訂輔臣，或欲郊祀之歲，先行方澤，而大禮之舉，併在期年，仲夏之時，憂於暑雨，或欲以夏至之祀，施於孟冬，而考之前王，初無此制，併舉大事，勢終難行，或欲天地二祀互用，三歲而祀天廢地，情既未允，以卑略尊，禮尤非順國之大事，朕何敢專？是用存先帝之新儀，昭示稽古之訓，循祖宗之故事，一本公情之實，將來南郊合祭天地，並以百神從祀，皆如熙寧十年以前舊制，其元豐六年視祀北郊，及上公攝事儀注，並令太常寺檢尋元敕，如法收藏，仍備錄前後文案，送國史院及令三省條件合用舊典，令禮官詳定儀注聞奏。

劄子一首

論合祭天地劄子（時已有旨施行不復上）

臣伏見禮官等同議合祭天地之禮，其間有以合祭爲非者。輒考之禮義，參之古今，竊謂以合祭爲非者，皆按禮而未窮義，據古而未達今者也。何以言之？天子父事天，母事地，自生民以來，未有事父而遺母，事天而遺地者也。周人之法，王者一歲親祀天者四，親祀地者二，當其時，禮文簡而儀衛少，又未有肆赦推賞之煩，蓋一歲六祭，而不爲勞，故雖天地別祭，而不爲闕也。自漢以來，事與周異，故武宣之間，已三歲然後一郊，間歲然後一祠，后土矣。雖禮文殘缺，不可復詳，然三輔故事，有合祭天地之語。至平帝元始之初，合祭之議始見，光武因而行之，其後或疏或數，或合或別，皆無常制，不足取法。惟唐天寶初，始定以三年冬至，皇帝合祭天地於圓邱，祀前親饗太清宮及太廟，於是三年一郊，而始祖、祖廟、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變禮之得，實始於此。

本朝一祖五宗，監觀前世，議定郊祀，而以唐制爲是，因而行之，逮今百有餘年，鬼神饗德，四海蒙福，則其効概可見矣。嘗竊原祖宗之意，蓋以謂三代舊典，時異事異，不可復行，然而先王遺法，則不可廢，是以著之通禮，每歲使有司攝事，以示無忘古初。而天子親祀，則定從三年，凡今三年一郊，蓋已非三代之舊，則其合祭天地，不用三代之故，蓋不當復議矣。元豐三年，議禮之臣，不達此意，枉以三代每歲別祭之儀，而非本朝三年合祭之禮，其說初無他義，惟有殆非求神以類之意一句，遂於四年有旨，北郊親祠，並依南郊，仍修上公攝事之儀，六年南郊，遂罷合祭，而北郊之祀，迄今不舉，其議始於黃履，而成於張璪，先帝重違羣臣，俛而從之耳。伏惟皇帝陛下，踐祚臨祭，於今八年，旣已再見昊天，而未始一見皇地，事天而遺地，有事父而遺母之嫌，推之人情，神意不遠。故中外有識之士，咸願復舉祖宗故事，合祭天地，從以百神，以逆無疆之休，以解天下之惑。願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深惟祖宗因時施宜之意，毋徇諸儒執禮拘文之說，斷自聖意，舉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敍三首

元祐會計錄敍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彊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遂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叅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

可得而言也。

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畜金幣，爲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靡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出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祖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加以宗子蕃衍，充初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閱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彊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匱矣！

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

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

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分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收支敍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九年之蓄，可跂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除未鹽錢後得此數）；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并言未破應在及汎支給賜得此數）；紬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矣。故凡國之經費，折長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輒求之朝廷，待內藏未鹽而後足。臣身典大計，以爲是始歲月可也，數歲之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輒嘗推原其故，方今禁中奉養有度，金玉錦繡，不逾其舊，宮室不修，犬馬不玩，有司循守法制，謹視出入之節，未嘗有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久安，物盛而用廣，亦理之常也。願所以處之如何耳。臣請歷舉其數。

宗室之衆，皇祐節度使三人，今爲九人矣；兩使留後一人，今爲八人矣；觀察使一人，今爲十五人矣；防禦使

四人，今爲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爲諸曹郎中）今爲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爲員外郎）今爲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議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爲博士）今爲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爲三丞）今爲四百三十一人矣；諸司使二十七人，今爲二百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爲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爲一千三百二十二入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爲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今爲一百七十二人矣。其餘可以類推，臣不敢遍舉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員，今之大夫朝議，皆無限法，尙書侍郎，歷改三曹，而今之正議銀青，合而爲一官秩，併增，不知其義。

夫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竅闕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祖免之外，不復推恩；祖免之內，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爲之，將以爲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况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旣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竊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爲之節文，使其任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爲痼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民賦敘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

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爲保甲之令，民始嫁母養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拱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黜，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

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等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姦，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

古者治民，必周之，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能制其貧富，不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至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利於避役，則稅少而田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之記，景德田况之記，皇祐皆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少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挾私隱，崇告許，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

故臣愚，以謂爲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毅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

息而于本之債官不爲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敝，實召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爲先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如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取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鑒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卽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得有考焉。

卷十六 劄子十五首

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劄四首

臣伏見兄軾近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以臣備位執政，不敢復居要職，比雖受命，仍奏乞候過坤成上壽，再乞外任。伏念臣頃蒙誤恩，擢居丞轄，才微德薄，常有負乘致寇之憂，但以遭逢聖明，恩德深厚，未知所報，不敢求去。今者乃以忝冒之故，復致兄軾逡巡避不敢安職，於臣私情，莫遑寧處，况復兄軾才高行備，過臣遠甚，不唯衆所共知，抑亦聖鑒所亮。兼臣自蒙擢用，今將半年，雖日夜勉勵，終無所補。若使兄軾得安處侍從，論思諫諍，正其所長，未必無補於聖德也。故臣以謂陛下只可使弟避兄，不可使兄避弟，只可使不肖避賢，不可使賢避不肖。區區愚懇，竭盡於此，伏乞聖慈察臣深心，除臣一郡，上以全朝廷之公道，下以伸兄弟之私義，臣不勝至願。冒

味自陳取進止！

貼黃：臣有聞兄軾相次到闕，即欲上章避位，意謂恐涉援引兄軾之嫌；今者竊觀朝廷擢用兄軾，首冠禁林，經筵眷遇之意，可謂至重，榮名厚祿，亦云極矣！雖愚無知，豈復更有僥倖無厭之望？臣以此不敢復避小嫌，令兄軾不安其職，伏乞聖慈體察，早賜施行！

第二

臣竊以君臣之間，譬如父子，中有所懷，不當不盡。臣近以兄軾爲臣備位省轄，不敢安職，援引故事，力求補外；臣內緣長少之義，外量賢愚之分，冒瀆聖聰，欲求一郡，以厭公義。今月十二日，面被德音，以臣與軾既非同官，不須回避；臣退而思，念聖恩隆厚，不以兄弟並處要劇爲嫌，略去形迹，責之實効。臣等雖復捐軀，何以爲報？然而兄弟孤遠，最指筵援，前後進用，皆出聖造，臣既預聞國政，兄復首冠侍從，一家寵榮，朝臣未見其比。若不知退避，下則羣言可畏，上則陰譴可虞；既兄弟未可並退，而臣自知才氣學術，皆不如兄，是以自求引去，意欲使軾稍安於位，竭力圖報，庶幾有補於國，而無害於家耳。區區之誠，非復矯飾，伏乞指揮檢會，早賜施行，取進止！

第三

臣忝備執政，無補萬一，而兄軾自外召還，以臣故，不敢安處要近，力求補外。臣比以長少之宜，能否之分，再歷肝膽，乞守郡自効，以安私義，皆面蒙聖訓，不允所請。雖再三千冒，已不容誅，而區區寸誠，終不可已。特以坤成在近，臣子皆得上千萬歲壽，况臣遭逢，恩寵倍常，是以未敢復有所請，欲俟過聖節，即伸前懇，伏乞聖慈，特賜鑒察，取進止！

第四

臣伏以臣兄軾近自杭州召還爲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軾以臣備位政府避嫌請外臣亦再上章自陳以謂朝廷若以長幼論之則當使弟避兄若以才不論之則當使臣避軾事理至順意必見從而志淺言輕不蒙聽察兄軾近已蒙恩除知穎州雖聖恩深厚曲遂其請而緣臣忝冒致之外從不惟私意有所未順質之公議尤曰非宜况臣供職以來於今半年雖勉强自將而毫髮無補久妨賢路心自不違欲乞聖慈諒臣誠心非有矯飾特除臣一郡以安愚衷干冒宸嚴不勝戰汗隕越之至取進止

舉王鞏乞外任劄子五首

臣伏見御史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言臣前任中憲日舉王鞏不當臣伏自念臣昔薦鞏本緣方今人物衰少惜其才有可採謂宜洗濯瑕疵稍加錄用朝廷因此過聽除鞏大藩臣雖無欺吾之言終有輕舉之罪人言不已情實難安伏乞聖慈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取進止

第二

臣昨以鄭雍楊畏言臣薦王鞏不當奏乞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尋復見諫官盧芘與臺官安鼎亦論此事內盧策所言與鄭雍楊畏不甚相遠惟有安鼎謂臣欺罔詐謬機械深巧不遠譴責恐臣挾朋誣謾日皎日橫信如鼎言則臣死有餘貴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今臣旣以舉官不當乞行朝典不敢復與鼎辨別曲直然鼎頃與趙君錫賈易等同構飛語誣罔臣兄軾以惡逆之罪當與君錫等同上殿奏對上賴聖慈照察知其挾情虛妄君錫與

易，卽時降黜，惟鼎今在言路，是以盡力攻臣，無所不至。朝廷若不逐臣，鼎必不肯已，伏乞聖慈憫臣孤立無援，早賜責降，使鼎私意得伸，不復煩瀆聖聽，則臣死生幸甚！臣謹已家居待罪，伏乞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本欲候二十二日奏事面陳家居待罪之意，但以鼎攻臣甚急，若不早自引避，恐再以惡言見及，伏乞聖慈體察！

第三

臣適蒙恩押赴起居奏事，尋面奏以臺諫有言，理合同避，乞除外任，以安危迹。蒙德音宣諭「臺諫所言，止是舉官不當一事。」令臣且爲朝廷安心供職，臣仰服聖恩，察臣無他過惡，便合祇竊訓詞，不當再有陳請。然臣備位執政，而舉非其人，國有成法，在臣則當奉法以率衆，於朝廷則不宜曲法以私臣。况臣比年以來，再任言責，每有論奏，不敢觀望，以此仇怨滿前，孤立寡援，每一念此，不寒而慄，雖無人言，自當引去。今羣言未已，其鋒可畏，若不蒙聖恩，諒臣此心，許臣補外，實恐橫被攻擊，立見顛隲。臣已不敢復入東府，見在天壽院聽候指揮，伏乞聖慈愍臣窮迫，早賜施行，臣無任祈天殫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第四

臣今日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不允陳乞外任詔書一道，仍傳宣聖旨，令臣早赴省供職者。孤危之迹，以外爲安，保全之恩，留而不遣，仰荷眷獎，惟知感泣。然念臣兩任臺諫，因緣言事，仇怨甚多，今輕舉之罪，雖蒙寬貸，終恐難以自安。伏乞聖慈，察臣危懇，檢會前奏，早賜開許，再三干瀆天聽，無任惶懼戰慄之至，取進止！

第五

臣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詔書，仍傳聖旨，令臣赴省供職。臣以愚直寡助，朝多仇怨，尋具劄子，復申前請，臣之愚意，非止欲求安身，蓋將稍息煩言，免致上瀆天聽，俯伏俟命，今已三日，未聞報可，憂懼實深！尚冀聖慈，察其孤慄畏人之心，恕其再三冒聞之罪，檢會累奏，早賜施行，則臣死生幸甚，取進止！

乞賜張宣徽諡劄子

臣伏見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方平，始以博學高文，名冠多士，終以中立不倚，望重累朝，練達政體，言不虛發，遭遇聖明，眷禮隆異，每用其言，輒效見當世，其所不用，皆有驗於後，當熙寧變法之際，與大臣議論不合，引就外補，年方七十，懇請致仕，杜門不出，十有餘年，觀其始終，動合典禮，有古人大節。然性本渾朴，不近名譽，臨終戒其子孫，不許請諡立碑，士大夫聞之，莫不嘆息。臣昔少年識方平於成都，一見以忠義相勉，其後兩從奏辟，分兼師友，竊以謂約身殺禮，罪人臣孰識之美，而謀行易名，本人君追遠之義，况自方平之亡，臣親聞德音，許其忠直，竊見故事，臣察之家，有不乞諡者，皆因奏請特詔禮官定議，以示褒勸。伏乞聖慈，以臣此奏，降付太常寺於其家，取索行狀，依例施行，取進止！

貼黃：本朝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祕書監贈太子太師楊徽之，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宋祈，此二人身亡，皆不請諡，其後參知政事宋綬，爲徽之請諡曰「文莊」。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爲祈請諡曰「景文」。伏乞付有司檢會施行！

立皇后制書劄子

臣昨日聽制書，伏承太皇太后陛下、上皇帝云：「皇帝陛下，奉承慈訓，公選賢淑，下逮側微，明建中宮，以

助內治。」羣臣在位，無不忻歡！臣每因違見，備聞德音；如采擇之艱，前後經涉二歲，所訪何止百家。建茲成命，聖心勤止。臣今日偶以在告，不獲隨衆面致懇誠，不勝區區激切惶恐之至！

論黃河軟堰劄子（申三省狀附）

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三省同奉聖旨，北流軟堰，依都水監所奏候下手日，先將檢計到功料，奏取指揮。竊緣臣從來都堂聚議，常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闢，止百餘步，冬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爲；今北流既是大河正溜，比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爲名，實作硬堰，陰爲回河之計耳。朝廷既已覺其軟堰之請，不宜復從，昨已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大略，以謂昔先帝因河決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隄防未立，每歲不免決溢之患，小小決溢，是黃河常事，本不爲大害；而數年前，朝廷議欲回河，王孝先、吳安持等，因此橫生河事。

昔北京以南，黃河西岸，有關村等三河門，遇河水決溢，卽開此三門，放水西行空地，至北京之北，却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只自建議回河，先塞此三門，又於西隄作鋸牙馬頭，約水東流，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苦急。緣此水勢以東，故去年東流，遂多於昔，由此言之，分流之說，非徒無利，實亦有害也。何者？每年秋水泛漲，分入兩流，一時之間，稍流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屬，緩卽生淤，既分爲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已見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問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安知今年河水不自北？太皇太后宣諭曰：「水官尙如此言，餘人更安敢保？」臣又奏曰：「昨來安持等，因河流稍東，乞於東流添掃五七繡，稱此機會，不可少緩，臣等恐安持意欲因此指揮多添掃繡，壅遏北流，不爲穩便，卽乞指揮所增掃，不得過元乞數；然時方河冰掃繡皆不到地，所稱機會，悉是妄言。安持等既未得如意，卽又奏乞北流河門，

只留一百五十步；蓋北流河門，本闊三百餘步，今若塞其大半，河流既未可保其不北；若使所塞，堅壯不可動搖，則漲水咽怒，必爲上流之患。京師以來，皆未免憂也。若所塞浮虛，漲水一至，隨流蕩去，人工物料，無慮數百萬，頃刻而盡，民之膏血，深可痛惜！然臣愚意，亦非敢便謂河水必北而不東也。但欲候今年夏秋漲水之來，徐觀河勢所向，水若全東，則北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復北，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朝廷作事，務在萬全，若行險僥倖，萬一成功，此則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安持等既見前計不行，則又要橫截北流，以爲軟堰，見今北流稍緩，安持等已恐因此生淤，故立此堰，然却因此堰，欲盡留使臣人工物料，積漸增卑，撩淺，卽是用河上諸掃人力，般土填河數月之後，積土成山，不知與見今河淤，孰爲多少？名欲分水，實是回河，決不可許。臣欲乞先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土堰若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

太皇太后曰：「水官猶不能保河之東北，時暫遣使，又安能知？且可重別商量。」臣奏曰：「臣迫於異同之論，故乞遣官，若出自聖斷，只朝廷商量，亦無不可。」

太皇太后又曰：「縱令水官結罪，待其敗事，然後施行，於事何補？」臣奏曰：「誠如聖旨，昔修六塔河，先責李仲昌狀其功不成，隨即責降，此是富弼等當時謬政，不足復用。今來聖旨，極爲允當。臣退復思之，嘗聞頃歲北流河門闊十餘里，水面闊七八里，今來河門止闊三百餘步，蓋水官數年以來，堙塞大河，一至於此，使洪流不安，誰任其咎？又東流河門，止闊百餘步，每年漲水東行，已有滿溢之懼，今復欲併入北流，理難包畜，遂指揮中書工房，令作畫一，問都水監，至今未有回報。朝廷欲作軟堰，當候問得此二事，委無妨礙有實，及臣等看詳，實有利無害，乃可施行。若不待報，遽降依奏指揮，必恐有誤國事。雖云先具物料，奏取指揮，然已令依奏下手，則是邪說已行，必致驚動衆聽，且貽後患。伏乞聖慈特賜詳察，降臣此議副三省，所有八日指揮，乞未行下，俟臣參假商量取旨，河事至重，措置不當，一方生靈被害，非細，臣時暫在告，心有所見，不敢默已，干冒天威，甘俟誅讞。」取進止。

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水面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
一、勘會東流，河門見今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堤岸，北京順水堤不沒者幾尺？
今來北流，若果淤斷，將來漲水東行，係併合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盡？

貼黃：看詳軟堰之議，吳安持等本只是奏乞令外丞司相度北流水勢，如更有減落，即令用軟堰權閉，元未敢便乞下手。今朝廷指揮，更不相度，便令下手，即依奏之言，深爲未當。兼將來敗事，安持等得以歸過朝廷，尤爲不便。臣忝預執政，只合每事反覆商量，不當獨入文字，只爲此命一行，臣自度參假之後，必不敢不爭。若大臣爭已行之命，顯異同之迹，非所以示天下，故須至密入此疏，仍已一面密申三省，乞未施行。

附論軟堰申三省狀

右：轍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中書省錄黃北流軟堰事，三省同奉聖旨，依都水監北外都水丞司所奏，候下手日，先將檢計到功料，奏取指揮。竊緣轍從來於都堂商量，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兼曾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蒙聖旨，令別具商議聞奏。今來八日指揮，愚意實未以爲然。况轍時暫在告，心知不便，難以緘默，已別具論奏，謹具申三省，所有八日指揮，乞未行下工部，俟參假日，更別商量取旨，謹狀。

論御試策題劄子二首

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

蓋有百世而不可變者矣。臣請爲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折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之困，其微不至於設抵當賣熟藥，凡如此類，皆先帝之聖護，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

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竭，於是修鹽鐵，權榷，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卽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豈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徯其迹，及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建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爲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謂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事有不可不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臣不勝憂國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譴責，取進止！

第二

臣近以御試策題，有欲復興寧元豐故事之意，尋具劄子，論先帝所行善政，見今遵行者，自己非一，其間事有過差，元祐以來，隨宜修改，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孫孝敬之義，未審陛下以臣言爲然否？臣竊觀自陛下親政於

今已是半年，臣等刁侍清光，若聖意識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改更，自當宣諭臣等，令商議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策問進士，宣露密旨，中外聞者，莫不驚怪。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爲，子弟有不預知，而亟與行路謀之，可乎？臣聞兩喜必有溢美之言，兩怒必有溢惡之言，喜怒不忘於心，而以議天下之政，必有過甚而不平者。朝廷雖有今昔之異，其實一家，欲有所爲，當愛惜事體，豈可如仇讎之相反，惟患不遠也哉！頃者元祐之初，初議改更，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隨改隨復，數年而後稍定。臣於此時初爲諫官，後爲御史，每言差役不可盡行，而河流不可強遏，上下顧望，終不盡從。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私元祐之政也。蓋知事出忽遽，則民受其病耳。議者誠謂元豐之事，可有復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願陛下明詔臣等，公共商議，見其可而後行，審其失而後罷，深以生民社稷爲意，勿爲此忽忽，則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貼黃：臣竊見章惇昔任樞密使，與司馬光爭論役法，其言有曰：「免役之法，利害相難。」又曰：「見行役法，今日自合改更。」又曰：「自行免役所遣使者，不能體先帝愛民之意，差役舊害雖已盡去，而免役新害隨而復生，今日正是更張修完之時。」又曰：「凡改更政事，固有不可緩者，有可以緩者，如京東西保馬緩一日，則民間有一日之害，此不可緩者也；如役法歲月之間，改更了當，誠不爲緩。」陛下謂惇豈欲破壞元豐故事者哉？而言猶若此，則元祐改更，誠不爲過矣。

待罪劄子一首

臣以愚拙，特蒙聖恩擢用不次，備位政府，已及三年，報效不聞，負乘爲罪，前後累致煩言，浼瀆天聽，孤危之迹，寢食不遑。祇自去秋以來，紛紜少止，方欲祈天請命，力求補外，適以東朝變故，不敢自陳。今者偶因政事，懷有所見，輒欲傾盡，以報知遇，而天資闇冥，不達機務，論事失當，冒犯天威，不敢自安。謹已遷入觀音院待罪，伏乞聖

蘇子由樂城後集 卷十七

一四二

慈察臣久欲退避，以免素餐之譏，憐臣不識忌諱，出於至愚之性，少寬刑誅，特賜屏逐，以允公議。臣無任瞻天瀝懇，戰懼殞越之至，取進止！

卷十七 表記劄子狀共十四首

元祐七年生日謝表二首

臣職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與聞幾政，每懷尸祿之憂，時及初生，曲蒙
好賜之厚，使華臨賁，親族增榮，臣職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起自畎畝之微，貧無甌石之積，永念屬厭之戒，
曾無求飽之心，益玷近班，適緣乏使，不稱是懼，如醉其憂，豈意生育之期，復煩慶賜之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政
本於惠，禮從其隆，萬物咸多，如魚麇之時，羣臣和樂，有鹿鳴之喜，斥餘牽以爲饋，助燕私而不忘，自願何功，敢竊
大烹之養，誓將圖報，少逃素食之譏，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弧矢之祥，永記於生育，庖廩之賜，曲被於
渙恩，祇荷寵靈，豈勝愧懼，臣職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少方志學，曾藜藿之莫辭，長欲事親，愧旨甘之不贍，
雖居近列之寵，常懷罔極之悲，顯乏遠謀，猥叨亟饋，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約於奉己，侈在養賢，躬周公吐哺
之勞，服大禹惡酒之戒，特推觴豆之賜，以助室家之私，敢不下酌，助調國政，庶無覆餗之患，以圖報德之方，
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芻記

臣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獲貳文昌，再經生育，薦蒙慶賜之典，仰承慈惠

之風，食浮於人，念素餐之可愧；任過其量，無令德之足觀；欲報之心，未知所措；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元祐八年生日謝表二首

臣鞫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老逢誕日，泣養親之無從；賜出天廚，愧君恩之莫報。臣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生於窮陋，晚被寵榮，粗飯垢衣，未改生平之舊；嘉肴旨酒，每驚日食之豐；復緣載育之辰，曲霑馭幸之典，室家交慶，心口自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儉以約身，優於養士，敦龐人而繼粟，閔褐父之脫感，力行舊章，以惠列辟，德非易物，澤配漏泉，矧茲異數之隆，非復周行之比，食無避難，敢忘臣子之心，志在屬厭，更誦古人之戒。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鞫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惠以餽牽，示同安於飽滿；繼之藥，思共享於和平。臣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生自寒鄉，幼被慈訓，父篤教忠之義，母有擇隣之風，孤苦積年，衰罷無用，每逢生日，私竊疚懷。敢期老病之餘，獲霑好賜之末，既醉且飽，兼喜與悲。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知臣下之劬勞，散廩庖之充積，謂漿或不以而周，雅作刺食，每無餘而秦風變，霽爲大亨，度越前世。蓋視如手足，俾知體貌之隆；况門有桑蓬，本效馳驅之用，欲圖報德，誓以移忠。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笏記

臣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枉蒙寄任，空閱歲時，每遇初生，輒被好賜，醉酒飽德，雖喜太平之風，鳴野食苹，未展盡心之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門下侍郎劄子

臣竊觀今日內降聖旨：「臣轉官除門下侍郎。一伏以執政近臣，預聞國論，可用才舉，難以次遷，苟以先後歲月爲倫，必致忝冒沉淪之議。况臣頃由縣道擢真從官，首尾七年，歷盡華貫，逮居丞轄之地，訖無絲髮之功，黽勉逾年，慙負填臆，敢期聖眷未已，擢任愈隆，臣反覆思之，始者旣以不次度越衆賢，今者又因見任遷貳元宰，前後僥倖，豈可常然？苟復冒居出納之司，不知進退之分，公論不允，必致顛隳。况臣久以愚拙，誤蒙矜憫，幸今命出未下，勢尙可回，伏乞聖恩，念臣孤危，非有矯飾，特寢明命，以安微衷。臣無任祈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免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臣職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者，久塵右轄，無補於時；進貳東臺，有慙在列，言莫宣於誠意，聽未感於高明，臣職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頃以虛名，誤蒙收錄，旋塵近侍，非有勞能，咀嚙文詞，本腐儒之事業，彈治邪枉，犯衆口之憎嫌，及夫進貳文昌，日侍軒闈，隨衆出入，得失何補於萬幾？奉行文書，勉強自慙者期歲，此則聖主之所親見，孤臣之所自知，豈待人言，雖逃天聽，敢謂超升累級，復進崇階，雜用負乘，行自招於寇盜，未嘗狩獵，食何取於鶉貍？伏望太皇太后陛下，因功以舉賢，選衆以拔士，采其譽者，必考其實，聽其言者，皆原其心，如臣空疎，自難隱伏，特追成命，以慰公言，使聖朝無失於用人，則臣愚若蒙於厚賜，臣無任祈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臣職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者，喉吻之任，密侍於禁中，綸綍之行，風傳於海內，苟用人之失，當於累上以非輕，臣職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西南陋儒，墳史樸學，非有過人之大節，惟守事君之小心，無不實，不敢居其名，非其任，不敢竊其祿，任歷三世，年逾半生，奉以周旋，未始失墜，今者乃欲以尋尺之材，居棟梁之任，以斗升之量，受鐘鼎之藏，雖欲欺君，且非本志，矧復躡等超累級之上，遷秩非舊比之常，靖言以思，

未見其可。伏望皇帝陛下，因任庶物，照臨百官，短長各盡其宜，大小無失所養，必其力有餘而後用，則其任逾久而常新。抑將多士，皆賴以安，豈惟微臣獨被其賜。愚衷已竭，天聽尚回，臣無任祈天候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謝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制命，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再具詞免，蒙降批答不許，仍斷來章者。黃闕之崇，惟賢是用；四品之貴，匪功弗加。自慙迂拙之餘，併荷寵光之及。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政由家出，德與性成，盡心與民，雖萬鍾無愛於國，潔身由義，雖一毫未嘗取人，惟至清，故大臣小吏不察而盡知；惟至公，故貴戚近習不戒而自飭。臣每因雙日，獲覲清光，富恐病癘不中於規模，固陋難逃於冰鑑，方欲仰干聰聽，少避衆賢，敢謂未見瑕疵，尙加進擢，豈以其拙直無欺罔之過，而違鈍少狂躁之心，致此誤恩，濫於末品。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人非求備，志在養賢，將欲因鮑，以致管生，尊隗以招樂，于拔十觀五人之用，累百求一鶚之精，廣而不遺，多故致雜，臣敢不仰體聖意，旁求哲人，旣以寬寤寐之久勞，亦以救空疏之不逮，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轍言伏奉制命，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再具詞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掌轄逾年，何補六曹之劇，納言置貳，仍忝一階之崇。雖曰次遷，要爲非據。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臣之事君，理先審己，器小受大，有滿溢之禍，力薄負重，有顛覆之虞。臣世本寒微，技止文墨，向者翔翔翰苑，才殫於書詔之間，總執臺綱，力盡於議論之際。至於參陪大政，實匪其人。久爾冒居，日深愧畏，未能謀遠，常恐見譏於匹夫。有若發蒙，何以折衝於下國。方知難而欲退，偶進擢之非常，貪戀恩榮，已乖行意之義。願瞻中外，豈無辭德之人。徒以天聽甚高，異命已

發循牆雖切，反汗無緣。上累朝廷知人之明，下愧朋友責善之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游神混默，灼見羣臣之情；運智密微，陰扶聖母之斷。人惟求舊，德用日新。念臣嘉祐之直言，任亦既久；識臣建元之司諫，心則無邪。忘其鄙凡，日加親近。身非木石，猶有圖報之心。恩隆父兄，當驗服勤之效。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進郊祀慶成詩狀

右臣伏觀今月十四日，親饗郊廟，禮成肆赦者，恭以莫大之儀，成於一日；無窮之澤，施及四方。歡聲所同，和氣畢應。伏惟皇帝陛下，奉烈祖之成憲，蹈父母之訓言。臨御七年，懷守一德。人服孝慈之化物，知仁厚之心。神祇降休，麥禾薦熟。長日既至，舊章不忘。以爲再饗明堂，未暇圓邱之大祀。躬謁皇地，久稽先帝之遺言。惕然不寧，述而非作。是用修合祭之舊，補不諱之文。人情所安，神意昭答。况復肆膏之令，一寬於羣頑；已責之恩，大弛於疊繫。施仁於不報之地，收福於無求之中。臣每侍清光，略聞大旨，勉強吟咏，形容盛明。愧周頌二后之精深，乏唐賦三禮之廣麗。圖寫天日，自知難成。間雜風謠，猶或有取。謹賦皇帝郊祀慶成詩一首，謹繕寫隨狀上進。輕冒宸嚴，臣無任慙懼激切之至。謹進。

免南郊加恩表二首

臣職言伏奉詔命，以郊祀禮畢，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寶封二百戶者。幸以空疎，獲陪元祀，敢祈思霽，下逮無功。臣職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以三年而郊，百禮咸至。上則六聖德澤，洋溢於無盡；下則四方奔走，勞苦而不辭。鳩工聚財，盡禮修器。經涉累歲，克舉舊儀。斯皆恭儉足以感神，仁聖足以服衆。故得事舉如

素禮成不違。其於左右之臣，豈有纖芥之助？今當寧之美，以謙而弗居；相祀之勞，雖微而咸錄。苟不知避，將何以安？伏望太皇太后陛下，上屈至恩，俛從私欲，使無勞者不得受賜，而辭寵者獲遂本心。體天地無私之明，厲臣下有取之節，聰聽雖遠，懇誠必聞。臣無任祈天螾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臣轍言伏奉誥命，以郊祀禮畢，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者，叨陪祀事，已極忻榮。貪冒寵光，實增愧畏。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以皇帝陛下，紹統六聖，臨政七年，愛敬盡於事親，故道要而用博，終始念於典學，故德修而弗知。間者稽參古今，並享天地，人情既協，神理弗違。月朔以還，雨雪猶作，齋宿之際，風霾未除，及夫晝漏盡而天宇肅清，月幾望而雲物晏燦，執玉而進，如將弗勝，受福以歸，謙不自有，衆庶如堵，歡忻一詞。此則聖性得於自然，臣下望而莫及。曾何誤寵，橫及無勞？伏望皇帝陛下，狗固請之誠，收已行之命，福胙既均於在列，名器豈宜以假人？益值子衿之權，深厲廉恥之節，眇然微願，冀在必從。臣無任祈天螾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謝南郊加恩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誥命，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尋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許，仍辭來章者。元祀告成，靈貺昭答，推廣乾坤之施，普霑臣子之私，願惟何勞，竊冒斯寵？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母儀三世，坤載四方，享天下之養，而非以厚其身；攬天下之務，而非以私其族；培附帝業，保祐神孫，譬如農夫之養苗，耘鋤以綜其長，玉人之作器，琢磨而望其成，厲之以講學之勤，示之以聽斷之敏，尊之事天，而天錫之福，訓之祀地，而地應以和。凡下民所以知戴吾君，皆東朝有以啓迪其意，如臣等輩，絕全光塵，雖復因時以舉儀，祇合以從事，參借周衛，並氣蓬豆，豈有勞能坐被光寵？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因服膺之餘慶，錄左

右之微勤，以謂承天之休，不可以專享；及物之惠，不嫌於過優，致此誤恩，首領近列，辭避無所，寢興莫違，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輟言伏奉誥命，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尋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祇相元祀，粗免弗戾，敢緣均福之常，妄冀及私之寵，重紆訓語，祇益兢慚！臣輟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郊廟之崇，祖宗所敬，先之以寬刑，薄斂，使民罔艱，副之以潔素，碩牲，使神無恫怨，民神胥協，家國用寧。願臣何人，預聞庶政，裕民之意，詔令具存，事神之誠，威儀可效，乃者密侍旒冕，手薦璧琮，眸容穆然，而祇畏之心，明羣工肅然，而吳赦之意，息聽於輿人之誦，知有列聖之風。臣目覩威儀，無周南之嘆，位在近列，有批前之譏，首披恩私，實增戰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二儀之博施，襲累聖之成規，霽然百露之心，無覆野蕪之間，勅封之錫，深愧於勞臣田邑之加，幾至於成國，功無毫髮，思情邱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卷十八 表狀疏共十九首

汝州謝上表

臣輟言伏奉誥命，差知汝州軍州事，臣已於四月二十一日到任上訖者。論事非宜，本虞於大譴，承命出守，猶荷於寬恩，臣輟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性本迂愚，學非練達，頃值時乘之始，偶同彙選之餘，由一邑之棲遲，歷九年之僥倖，遍塵侍從，未聞毫髮之勞，久處廟堂，滋見斗筭之陋，疎拙日新，於君父，滿盈每誦於友朋，貪戀寵光，不知引避，愚而自用，言之不疑，寡慮直前，初獨任其狂斐，於時妄作，信自取於顛隲，尚賴深仁，黜臨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舜相受，常懷善繼之心，父母兼容，深照不逮之實，稍寬憲法，特許省循，收去幹之魂，雖知甚幸，若喪家之犬，私竊自憐，恐懼未忘，寢興何暇，有民與社，永知愧於明時，使過與愚，莫或收於異日，臣無任瞻天

荷寧惶懼戰越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

臣轍言：臣前得罪蒙恩落職，知汝州。六月十二日，再被告降三官，知袁州。卽治，陸行適陳留，具舟赴任。九月十日，行至江州彭澤縣界，復被告降授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尋拜受前行於九月二十五日至筠州居住。訖者愚守一心，漫無趨避。歲更三黜，始悟愆尤。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傳樸學，仕偶聖時，本無意於功名，徒自勤於翰墨。因時乏使，亟應言事之班，竊食無功，復預聞政之列。纒經九歲，逼歷要塗，人心忌其超遷，天意惡其盈滿，捫心自省，事猶可追。任意直前，罪所從出。惟聞故不明利害，惟拙故不達幾微，以至罪戾如山，命輕若髮，薦經彈擊，雖九死以猶輕。黜守幽遐，累千里而爲近。今茲貴分留務，棄置陋邦，不親吏民，許追思其過咎，稍霽祿秩，俾粗免於饑寒，人微固無可言。思深繼之以泣，自違天日，分委泥塗，朝無爲言，思出獨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廣覆，配地兼容，雖雷霆之震驚，與雪霜之灑列，未始絕物之命。要在厚民之生，故茲賤微，猶得陳述。如臣自處，本復何言。願惟兄弟二人，迭相須爲性命。江嶺異域，恐遂隔於存亡。况復墳墓闕疏，父子離散，若臣家之憂患，實今世之孤窮。靜言思之，誰可告者？惟有自投於君父，庶幾有冀於生全。泣血書詞，叩闕仰訴，生有捐軀之日，死存結草之誠。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明堂賀表

臣轍言：伏親今月十九日赦書，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者。繫帝尊親，古今之大典；推恩肆眚，天地之至仁。舉此威儀，併在今日。臣轍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以仁御世，以誠事天。乾坤坤寧，兵戢民阜，人悅故神罔

不者物備故禮得以成一享圓邱三謁路寢誠敬之心與日兼茂寬大之澤靡物不蒙能事既修全福自至方將享堯舜之上壽膺成康之令名民願所同天心是若臣頃侍帷幄稍歷歲時譴責之深坐甘沒齒江湖之遠猶冀首邱久墊泥塗聞震雷而惕若深囚籠檻得清風而自疑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雷州謝表

臣轍言臣先蒙恩責降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於今年閏二月內又蒙恩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已於今日五日，至貶所訖者。謫居江外，已閱三年，再斥海濱，通行萬里，罪名既重，威命猶寬。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性本朴愚，老益頑鄙，連年際進，不知盈滿之爲災，臨出妄言，未悟顛危之已至。命微如髮，積積成山，比者陸水奔馳，霧雨悉濕，血屬星散，皮骨僅存，身錮陋邦，地窮南服，夷言莫辨，海氣常昏，出有踐蛇茹蠱之憂，處有陽淫陰伏之病，艱虞所迫，性命豈常，念咎之餘，待盡而已，伏惟皇帝陛下，仁齊堯舜，政述祖宗，日月之明，無幽不燭，天地之施，有生共靈，憐臣草木之微，念臣犬馬之舊，未忍視其殞繁，猶復許以生全，臣雖棄捐，尚識恩造，知殺身之何補，但沒齒以無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移岳州謝狀

得罪南遷，於今七歲，投竄嶺表，又已四年，瘴癘所侵，僅存皮骨，親屬淪喪，生意幾盡，自分必死荒徼，不復歸見中原，豈意聖神御歷，思貸深廣，不遺舊物，尚許北還，元子赦書，重加開宥，事出特旨，恩實再生，臣見具舟前往，自爾稍近華風，遂脫瘴死，君恩至厚，力報無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南郊賀表

蘇子由欒城後集 卷十八

臣轍言伏觀今月二十三日，皇帝親饗圓邱，禮成肆赦者，臨御再期，初見上帝，神人交感，德澤旁周。臣轍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以本朝六代入聖，承平之久，曠古所未聞，三年一郊，極盛之儀，有唐之成法，因四海來祭之廣，成百神受職之文，推演神休，肆宥多辟，恭惟皇帝陛下，體天地之大德，性堯舜之深仁，受命之符，本緣斯致，御世之道，亦由是隆。復因行禮之終，益廣好生之澤，臣頃斥居荒服，豈意生還，今密邇邦畿，亟聞敷命，造庭稱慶，雖絕望於餘生，鼓腹載歌，竊有幸於今日。臣無任瞻天望聖，踴躍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降授朝請大夫謝表

臣轍言伏奉告降授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差遣勳封食實封如故者，罪大恩寬，言者未厭，官高德薄，法所不容，尚領真祠，實出寬憲。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歷近列，無補明時，下則拙於身謀，上則闇於國體，先朝矜其愚陋，宥以遐荒，前後七年，浮沉萬死，偶真人之御歷，敷大號以惟新，曾復舊官，亟叨厚祿，然臣年迫衰暮，知復何爲，身利退藏，願未敢請，因循於此，風俛自慙，雖復追削者五官，仍且獲安於閑局，極恩至厚，爲幸已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堯舜之仁，行成康之政，衷未忘於舊物，恩許畢其餘生，臣謹當杜門躬耕，沒齒蔬食，知成生之難報，姑靜默以待終。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復官宮觀謝表

臣轍言昨於虔州准告授臣濠州團練副使，岳州居住，臣尋乘船至鄂州，復准告授臣大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外州軍，任便居住。臣已望闕祇受訖者，謫徙南方，自分必死，恩移近地，已若再生，復茲舊職之還，仍領真祠之秘，居從私欲，感極涕零，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稟生甚微，處世多難，反身自省，本欲忠孝

於君親；報國何功！粗克愧畏於俯仰；徒以冰炭難於同器，仇怨因而滿前；被以惡名，指爲私黨；將杜其生還之路，遂立爲不赦之文；前後三遷，奔馳萬里，瘴癘纏擾，骨肉喪亡；聞者爲臣傷心，見者爲臣隕涕；雖百夫所聚，公議自明，而衆楚相咻，有口誰訴？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地之造，坦然無私，奮堯舜之明，斷然有作，自初踐阼，卽聞德音，內推聖母之慈仁，外照羣臣之情僞，薦垂恩宥，至於再三，春雷發聲，塾戶咸震，臣得以遲暮，復覩盛明。頃嘗卜居嵩穎之間，粗有伏臘之備，杜門可以卒歲，蔬食可以終身，生當擊壤以詠聖功，死當結草以效誠節；至於陰陽之施，草木何酬！臣無任！

謝復官表二首

屏居田里，忽捧絲綸，恩旨非常，驚喜交至！臣（中謝）伏念臣向者叨塵名位，自取顛隳，亟蒙召歸，卽還舊物之厚；中雖貶奪，不失便地之安；衰老之餘，與藏爲幸，閉門念咎，既久謝於交遊；沒齒無言，蓋僅同於木石；雖未卽死，豈復千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德日新，仁心天覆，躬受入宥，推恩萬方，朝陽一升，雖幽咸照；時雨既至，靡物不蒙；遂使死灰再然，朽骨重肉，願臣筋力已償，不任鞭策之施，耳目俱昏，絕望清明之化，論報無日，荷恩則深。臣無任！

誕膺入寶，承天地之休；連錫二階，均雷雨之施；恩深難報，感極何言！臣（中謝）伏念臣憂患餘生，老病兼至，廢黜雖久，尚霑品秩之餘；奉養雖微，更獲耕耘之助；一毫以上，皆出於君恩；屢歲偷安，有慚於公議；復明寵數，深屬無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造曲成，聖功獨運，深憐枯槁，重許發生，示人以無私之心，施德於不報之地，臣雖頑鄙，粗識恩私，筋力已衰，莫展馳驅之用，忠誠尚在，豈以死生而移？臣無任！

謝復墳寺表

蘇子由樂城後集 卷十八

臣轍言：准穎昌府牒：准御筆手詔節文，應係籍宰執墳寺，昨經改正，仍並給還者。名書罪籍，慙負明時；恩念私墜，特還舊剝。九泉受賜，荒隴生光。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以空疎，叨居近密，始終無補，愚不自量。恩禮誤加，驟及既往。一被黨人之自上，遺先臣之愛，舊恩已移，沒齒何觀。豈謂詔恩一出，故物復還，邱墟絕芻牧之虞，松楸變憔悴之色，骨肉感涕，閭里咨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仁無私，聖孝不匿，覽二帝初潛之地，動一物失所之懷，號令所加，存沒咸賴。臣衰病已久，報恩之日不長，子孫在前，竭忠之心未替。過此以往，無所裁之。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皇太后上仙慰表

臣轍言：伏觀今月十四日，大行皇太后遺詔，至穎昌府者。母儀淪喪，率土震驚。臣轍誠哀誠頌，頓首頓首。大行皇太后定策艱難之中，力辭政務之要，功存社稷，德及生靈。奉諱之初，痛心罔極。伏惟皇帝陛下，方以天下為養，遽有終身之憂。孝愛兼隆，哀慕日遠。臣久居謫籍，適此召還，感恩至深，奉慰無路。臣無任瞻望闕庭，哀慟殞越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

欽聖憲肅皇后祔廟慰表

臣轍言：伏聞今月二十六日，欽聖憲肅皇后神主祔廟禮畢者。復土告終，祔姑成禮，悲動宸極，痛徹寰瀛。臣轍誠哀誠頌，頓首頓首。欽聖憲肅皇后，內洽有光，坤元至順，方艱難之際，好謀而成，迨聽斷之辰，退藏於密，奄棄萬邦之愛，永嚴七世之祠。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自天，感慕踰等，捨曾閔匹夫之志，念文武創業之艱，深抑誠心，以幸天下。臣無任瞻望闕庭，臣無任瞻望推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慰以聞。

欽慈皇后祔廟慰表

臣職言伏聞今月二十六日欽慈皇后神主祔廟禮畢者。孝不及養，永深敬愛之情；禮極追崇，亟成陵廟之制。臣職誠哀誠頌，頓首頓首。欽慈皇后毓德仁里，作嬪皇家，蚤棄宮闈，未遑禱狄之盛禮；誕育仁聖，克復祖宗之舊章，神人共依，中外追感。伏惟皇帝陛下，孝恭成德，思慕終身，雖盡顯親之儀，未忘念母之志。中外瞻仰，啓處不遑。臣限以在外，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瞻慕摧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

大行太皇太后上仙功德疏

臣伏以道大難名，本無心於民上；功成卽去，空結想於人間。崇慈樂修，懋陳禕狄；敢薦竺文之秘，少資天福之餘。大行太皇太后，伏願乘佛妙因，稱民善禱，超升彼岸，既享福於今生，降澤斯民，終未忘於故國。臣無任瞻慕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皇太后上僊功德疏

右臣伏以仙馭賓天，聖功在物，哀纏率土，痛切瓊臣。伏惟大行皇太后，祖烈崇高，坤儀博厚，定立長之大議，宗社以安，避功成而不居，中外咸仰，奄棄東朝之養，倏起西方之遊，易月有期，因山非遠，願假佛乘之妙，少資土之因，超三界以無方，福羣生於國測。臣無任瞻慕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哲宗皇帝大祥功德疏

右臣伏以日月有期，祥禪成禮，甫終遏密，益極痛傷！伏惟哲宗皇帝陛下，臨御積年，威神在物，紹聖考之遺業，啓華鄂之遠圖，至矣成功，盡然永慕。爰假佛乘之妙，少資仙馭之遊，伏願追列聖於九霄，齊光斗極，福遺黎於四海，等固山河。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天寧聖節功德疏

臣伏以地厚天高，取數固多於萬物；堯仁舜孝，降年獨永於百王。理雖出乎自然，事必從乎衆欲。是用假佛乘之至妙，祝宸算之無疆。皇帝陛下，伏願追繼祖宗之隆，度越漢唐之盛，恭儉以求仁，而仁至；愷悌以祈福，而福生。兼獲華夷之心，大副臣民之望。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東塋老翁并齋僧疏

降授朝請大夫護軍賜紫金魚袋蘇轍。伏爲東塋老翁并近歲以來，泉源耗竭，人失烹飪。田失灌種，先隴攸託，中情惕然！今因姪孫新授廣都主簿，元老西歸，謹請戒律僧就墳側長設齋轉經，夜設水陸道場，以祈冥應，謹具疏如後。

齋僧七人，每僧各轉妙法蓮華經一部七卷，設水陸道場一夜。右伏以先君太子太師，兆自東山，躬卜靈宅，泉出右麓，流於西南，早暵不乾，霖潦不溢，實有常德，紀於耆舊。越自近歲，漸致枯竭，永惟良坎之德，行止相尋，山下出泉，在易爲蒙，蒙極必發，失其常性，厥咎在人。轍以愚暗，囊竊名位，積譴致罰，以累茲泉；今者歸依佛乘，救拔衆苦，伏願道場清淨，山神歡喜，泉流灑發，草木滋潤，居人蒙賜，塋域增固，伏乞三寶證知，稽首謹疏。

京師

臣久以空疏，預聞國政，上愧天地，下慙君父，常願護私以徇公，捐身以濟物。而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事不稱心，十常三四，俯仰愧負，朝夕不忘；而復愚幼之年，過咎未免，長而知悔，往不可追。頃自十載以來，心存至道，清心寡欲，僅乃少完，浩如涉川，未知攸濟，敢以初生之日，仰祈真聖之恩，察其誠心，被以妙力，令臣所志獲遂，所學有成，國以永寧，身以長久，臣不勝大願，頓首頓首，謹詞。

高安四首

伏以生於微陋，性極冥頑，叨冒國恩，預聞政事，才短德薄，福過禍生，任意直前，不知罪譴之增積，終年三黜，遂涉江湖之險巖，手足之親，播遷瘴海，父子之愛，留寓中原，寄迹高安，遽逢生日，術者薦告，厄運稍移，仰叩天關，冀回聖造，矜其愚而多恕，察其中之無他，赦宥往愆，刊除罪籍，俾我同氣，俱復近邦，苟獲閑地，以偷安，非復要途之敢望，棲心澹泊，粗成止欲之因，畢老勤行，竊冀長年之幸，傾倒激切，不知所裁，臣無任瞻天灑懇，惶恐戰越之至，謹詞。

伏以臣夫婦歸誠至道，託迹塵寰，自幼至今，隨世所行，豈免過咎，况復近歲，預聞國事，福祿盈滿，功行萬聞，致此顛隲，復將誰咎？重以兄軾平生，悻直，仇怨滿前，流竄海濱，日虞瘴癘，以至墳墓隔絕，父子分離，相望萬里，患不相救，今斥逐以來，薦歷寒暑，追惟既往，非有邪厲，患憂已深，理或當復，惟真聖慈閱，與物無私，庶幾北還，近獲成命，非復有心於榮遇，惟覲少獲於安全，憐其虛心養氣之勤，錫以問道逢師之幸，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以謫居高安，行將再歲，杜門自省，日懼禍災，乃者火焚閭閻，勢極熾猛，風從北來，正趨館舍，治任挈族，未

知所適；而風回火轉，幸免焚蕪，而非神祇明察，憐憫困窮，則雖免灰燼之虞，必有狼狽之患。敢陳菲供，少答靈貺，伏願稍垂慶祐，洗除宿殃，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念本鄉通義，以仕爲家，再讀高安，累年於此，以忠獲罪，夫婦漂流，攜家不前，男女離散，宿有疾疢，不甚康強，飽暖安閑，雖感恩於造物，拘糜窘通，常興嘆於異鄉，日屆初生，家陳薄供，望三清而稽首，仰衆聖以馳誠，稍回恩光，照此陷穽，願涉新歲，脫去宿殃，祿命增長，骨肉和合，捐捐誠意，莫敢盡宣，臣無任瞻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頓首頓首！謹詞。

龍川二首

伏念臣頃自甲戌之歲，大運在酉，命運相衝，是歲生日之後，自門下侍郎謫守汝州，爾後四經流竄，今在循州，嶮阻厄窮，何所不歷？疾疢喪禍，近復繼作，雖卯酉逆順，天理難逃，微生不幸，適丁其會，然術推陰命，先凶後吉，自始入運，今已七年，豈始迎其災，而終亡其吉？伏願俯念窮困，稍垂寬宥，覺悟朝廷，解釋羅網，骨肉安樂，相從北還，區區寸誠，願盡於此，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念臣始自甲戌得罪於朝，流竄南方，於今七載，再投嶺表，亦又三年，瘴毒所侵，骨肉凋喪，衣食所迫，藥囊空虛，脾肺冷洩，藥石不效，北歸無日，老而益窮，常懼寄死南荒，永隔鄉井，因上元之殺旦，依道士之靈科，稽首泥塗，歸命仙聖，一願養心煉氣，日見成功，積陰消散，真陽充滿，二願朝廷覺悟羅網，解脫振衣北還，躬耕爲樂，三願南北眷屬，各保安寧，北歸之時，一一相見，臣已身心自誓，屏去邪淫，等觀窳覩，會加慈恕，遇有方便，知無不爲，或在廟堂，或在田野，並推此心，無有變易，天地鬼神，實聞此言，雖生成之恩，茲未能報，而蟻蟻之志，死且不渝，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閣卓

伏念臣頃自丁丑之春，得罪朝廷，流放海上，是時舟過臨江，近瞻閣卓，遙望玉笋，謫心惕然！微福聖境，願得生還中原，當就茲山，恭陳薄供，以答靈造。今已蒙恩授前件官，岳州居住，乘舟北歸，復出山下，而私行無力，仰止勝地，不能自致，惟神格斯不可揆度，容光必照，何所不臨！臣適回瘴癘之鄉，得脫病苦，出入嶺海之際，獲返江湖，天地之恩，草木何報！重念臣志弱才短，學術空虛，頃歲忝冒實爲過分。然其忠國愛民，始終一心，粗若無愧，人不可罔。而况於天儻茲心不誣，願今日已往，隨福所有，隨力所堪，除其艱難，錫之安穩，至於壽考由命，富貴在天，不敢妄祈，有所非覲，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許昌二首

伏念臣頃以宿世舊殃，七年流竄，天鑒在上，矜其無他，還寓潁川，粗霑微祿，顧眎世事，自知難堪，姑願築室耕田，養生送死，優游里社，聊以卒歲。惟是學道之心，澹泊已久，雖勉求虛靜，而習氣未除，力行升降，而天路猶塞，疾病雖去，精氣未凝，方當厄運之終，復遇生日之至，仰祈真聖，愍我勤勞，洗濯往愆，助成道力。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伏念臣頃自嶺外，還居潁川，雖身沾薄俸，而心虞多難。汝南經歲，老病逼身，今茲甲申建歲，庚申乘運，卯人至此，法當少泰，偶於歲首，復返舊廬，敢以初生之辰，仰祈真聖之祐。然臣久慕至道，中無他求，唯是欲習初乾，日望增進，願心廣博，終冀成就。伏願隨力所堪，隨福所有，內以安身，外以及物，雖退轉之咎，自誓以必無，而保全之功，實冀於冥助。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伏念臣幼爲諸生，力學雖蚤，聞道則遲；中歲從仕，憂患常多，安樂則少；晚年學道，用力雖篤，成功未期；所經生日，六十有七，來日無幾，有志未從。一自謫居南服，首尾七歲，旋居潁川，又復五載；齒髮衰變，氣血消亡，回首功名，自分已矣！存心性命，猶幸得之。伏願真聖哀矜，成就微志，苟獲安身之福，敢忘及物之心。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祝文二首

嵩山祝文

轍昔緣吏役自陳如洛，道出嵩少，秋雨方淫，繁雲如絮，纏繞山上，完觀近鶩，莫矚諸嶺，據鞍默禱，庶幾一見，俛仰未幾，豁然雲移，如卷重帷，卻窺山後，連峰角立，草木可敷，驚顧竊歎，莫知其由。昔韓愈南征，有感於衡，豈以無似，克配前列？默然慙惕，不以語衆。至於今日，十有八年，永懷曠昔，有不能已。謹遣家兵，以茶酒香燭及佛經疏，伸導薄誠，神鑒不昧，景饗昭答，謹告。

汝州謝雨文

維紹聖元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寅朔，二十六日丁卯，太中大夫知汝州軍州事護軍蘇轍，謹以清酒特羊之奠，恭祭於北園社。后土神君，轍以罪戾，請守茲土，自春徂夏，旱饑爲苦，耕麥殄悴，禾未出畝，吾民憂傷，巫覡旁午，念子罪人，餘謹累汝，間行北園，亭曰致雨，前守趙王，有禱咸許，願愍昔賢，願躡前武，掃地而祭，屏去牖戶，清漪繞屋，喬木環堵，微風肅然，神物來處，吾僚祇敬，齋宿吾府，雲興山際，倏過天宇，風來不疾，雷發不怒，祈祈甘澤，如嗜如乳，灑不濡地，鴈不升俎，仁哉有神！未請而予，再宿告晴，高下咸溥，朝陽旣升，鉏耨畢舉，宿麥斯實，施及禾黍。

吏免訶譏，民病獲愈，念惟始至，神則何取？祇薦醪牲，以永斯祜。尙饗！

卷二十 祭文一十八首

祭張宮保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二十日甲戌，太中大夫守尙書右丞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太子太保致仕張公四丈之靈轍之方冠，公守西蜀時子先君幅巾田服，尺書見公，一見而知曰：「此鴻鵠困於棘茨。」君亦嘻嗟！一世莫知我，孰謂斯人獨明且果？一顧我與兄，復往從之，少未更事，見亦弗疑。後將有成，達於家邦，斯言是信，不折不降，涉世多艱，久而莫伸。從公陳宋，庇於有仁，既博以文，又約以禮，示我夷易，行不知止。南遷而還，迎我而笑：「世將用子，要志于道。」我曰：「不然，將復見公。」俛仰六年，斯志莫從。童章上聞，匪私爾傷，慶歷之遺，今也則亡。嗚呼！公之少年，坦然不羈，自放於酒，竹林是師；及其從宦，精深粹密，禮家法士，莫見其隙。公之問學，初亦弗勤，汎然游心，功倍於人；有疑而問，時罔弗達，禮則鄭，產則吳，札公之行已，色溫言厲，卒然相逢，忽若無意，其所與交，金石弗渝，可以托之六尺之孤，公之事君，道大言深，心所不欲，富貴莫淫，詭詞削草，人亦弗知，雖罔克用，亦罔克疑，公老於世，事見於外，人之知公，茲亦其槩。公性壽深，灼見安危，遇物斯應，動獲所宜，退而自養，湛然純一，與天爲徒，惟道非術，逮其將亡，言若平生，寂然委惋，不怛於行，道實在天，後必有傳，謂子可教，而亦弗聞。公入不出，我出不還，而使斯道，忽乎茫然。嗚呼！尙饗！

祭文與可學士文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湖州與可學士親家翁之

嗚呼！漢蜀太守，石室之孫，散居梓潼，耕稼隱淪，是生高人，文如西京，雅詩楚詞，雲溶泉清，心恬手柔，隸草從橫，毫墨之餘，過物賦形，怪石噴列，翠竹羅生，得於無心，見者自驚，嗟世知公，以是謂賢，公心浩然，實而弗炫，有觸不屈，始知其堅，世在熙寧，士銳而期，利誘於旁，奔走傾旋，公居其間，澹乎忘言，洋人病暈，徐爲一宣，抱志不侍，委化而遷，惟我與公，交友忘年，以靜喜我，申以婚姻，子喪婦存，諸孫在前，撫而教之，尚侈公門，窳窳有時，題車盈阡，千里寓詞，聞乎不聞，嗚呼尚饗！

祭亡壻文逸民文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文郎逸民秀才之靈。我與君翁，忘年之義，長女未笄，詩適君子，君少不羣，介然老成，誦詩屬文，亦繼家聲，我獨怪君，吐詞悲傷，是必多難，否則不長，別我於宋，送君於梓，扶喪舟行，萬里有餘，我過南方，君放成都，相望天涯，逾歲一書，我還京師，幸將見君，一病不復，發書酸辛，女有烈士，留鞠諸孤，賦詩相舟之死不渝，惓惓遺孫，教以詩書，庶幾有成，歸大君閭，嗚呼尚饗！

再祭張宮保文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眉山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公四丈之靈。公志大而才高，氣直而慮深，世俗之所不悅，而君子之所服膺，轍從公游，實見而知，眇視世間，若無足爲，及其觀會通，以行典禮，蓋未嘗失時，汎觀衆人，澹然無心，及其結意氣，而同憂患，蓋堅如斷金，故方其出也，仕歷三世，雖未嘗不用，而才莫能既，遠其慮也，與衆雜居，雖固有不伏，而中情實疏，究觀始終，疑其天人，或因物以有覺，或逢人而益信，由是蓄氣養神，以終其身，中忘我以發照，外忘物而遠塵，至於委化之日，泊然

反真。嗚呼！我之從公，始於父兄，師友之交，親戚之情，而拖棺不哭，送葬不行，無以寄哀，請易公名，惟文與定，庶幾平生公雖不求，朝有典刑，嗚呼尙饗！

祭亡嫂王氏文

元祐八年歲次癸酉，九月丙子朔，十八日癸巳，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於亡嫂同安郡君王氏之靈。轍幼學於兄，師友實兼，志氣雖同，以不逮慙；兄剛而塞，物或不容，既以名世，亦以不逢，轍驟而從，初未免憂，嫂以婦人處之，則優，兄坐語言，收畀藜藿，竄逐邾城，無以自食，賜環而來，歲未及期，飛集西垣，遂入北扉，貧富感忻，觀者盡驚，嫂居其間，不改色聲，冠服着蔬，率從其先，性固有之，非學而然，族人咨嗟，觀行責報，謂必多福，繼以壽考，中歲而殂，理有莫知，三子俱良，聊以慰之，兄牧中山，始殯而往，謂我在茲，屬以時享，距城半舍，旁撫仲婦，無感無懼，祭遣諸子，嗚呼哀哉，尙饗！

祭入新婦黃氏文

元符二年十一月四日辛未，舅姑躬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於故入新婦黃氏之靈。吾不善處世，得罪乎朝，播遷南荒，水陸萬里，家有三子，季子季婦，實從此行，自筠徙雷，自雷徙循，風波恐懼，蹊遂顛絕，所至言語不通，飲食異和，瘴霧昏翳，醫藥無有，歲行方閏，氣候殊惡，晝熱如湯，夜寒如冰，行道彊仆，居室困瘁，始自僕隸，浸淫不已，十病六七，而汝獨甚！天乎何辜，遂殞于瘴，追惟平昔，慈祥寬厚，孰云不淑，而止於是。南北異俗，伏臘幾廢，燔炙豚魚，漸漬果蔬，承祀寧寶，不異中夏，卒無一言，歎恨流落，逮及啓手，脫然而逝，惟我夙業，累爾幼稚，興言涕落，呼天何益，五里禪室，頃所嘗寓，土燥室完，密邇吾廬，權厝其間，毋或恐怖，二子雖幼，資可成就，姑自鞠養，無水火患，猶

冀災厄有盡，天造有復，全樞北返，歸安故土，魂而不昧，識此誠意。嗚呼哀哉！尙饗！

北歸祭東塋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三月壬戌朔，十五日丙子，男俱官轍，因姪子之等，西嚔，謹以家饌酒果之奠，昭告於先考編禮贈太子太師先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之靈。轍恭承先業，奉教不謹，紹聖之初，權臣擅命，普害忠良，先除異己，轍與兄軾同時遷南，適回江西，流落嶺外，奔走萬里，始終七年，尙賴世德有憑，微澤未泯，久處瘴霧，雖病不死，庚辰正月，帝出於震，推恩四海，澤及兄弟，同復舊秩，皆侍真祠，轍遂自龍川北還，許下，始與諸子澹沫相收，西望松楸，鬱鬱在自然，念灑掃弗躬，齋祭罔逸，歲月滋久，悔咎何贖？兄軾來自海南，道遠未至，皆以困蹶之餘，思歸未獲，如人病覺，心不忘起，瞻望涕泗，不知所言，謹告。

再祭亡嫂王氏文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乙酉朔，二十三日丁未，具官蘇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於亡嫂同安郡君王氏之靈。嗚呼！天禍我家，兄歸自南，沒於毘陵，諸孤護喪，行於淮汴，望之拊膺，自嫂之亡，旅殯西圻，九年於今，兄沒有命，葬我嵩山，土厚水深，邁往告遷，及迨初婦，靈輜是升，道出潁川，家寓於茲，迎哭傷心，遠日孟秋，水潦方降，畏行不能，登北東南，精舍在焉，有佛與僧，往寓其堂，以須兄至，歸於邱林，雖非故鄉，親族不遐，勿畏勿驚，嗚呼尙饗！

再祭八新婦黃氏文

維年月日，舅具官蘇轍，姑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致祭於亡第八新婦黃氏之靈。我昔南遷，自筠徂雷，自雷徂循，萬里之行，季子季婦，同此艱勤。婦生名家，有德有容，幼而逮門，繾綣相從。冒嶮涉瘴，初無咎言。念我厄窮，往反累汝，愧于心顏。瘴病彌月，藥石不効，卒殞當年。弱子稚女，躑躅吾側，念母悽然，汝往莫追。撫此二孫，冀其成人，命降自天。舉家北返，與柩俱還。嗟哉吾兄，沒於毘陵，返葬郊山，北域寬深，舉棺從之，土厚且堅，種柏成林，以付而子，百年以安。嗚呼尚饗！

祭范子中朝散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十二月丁亥朔初十日丙申，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護軍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朝散范君子中之靈。蘇氏范氏，同出坤維，蜀公告休，居穎之湄，我老去國，歸亦從之。公逝久矣，見其長子，婚姻之故，莫我遐棄，一叩我門，遂不再至。嗟夫不淑，病日以侵，一臥歷時，弗寤弗興，一子旣冠，一衣始勝，我見蜀公，帝城西偏，君與仲叔，笑言相驩，叔先仲亡，君獨蒼顏，內撫族黨，外接友朋，恭敬愷悌，此邦所稱。嗟我寓新，孰慰此心？升堂不見，哭不復聞，俛仰幾何，獨爲古人，鄉黨之好，盡此一罇。嗚呼尚饗！

祭王子敏奉議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知縣奉議王君子敏之靈。昔我在宋，吾兄在徐，君家伯仲，來學詩書，行義不回，詞章有餘，我曰可人，綴以婚姻，旣親且友，其行日新。伯氏不淑，殞於方春，君登丙科，又敏於政，惠於上官，民亦不病，矯然衆中，氣和而正，孝友之善，中發於誠，均其有無，以及孤惻，嫁女聚婦，期不負兄。我居穎川，君令陵臺，十日稅駕，爲我徘徊，受法道師，不近酒杯，我願君笑，自苦奚爲，隙駒逝矣，爲樂何時？去我三年，

遂病以衰，失官居汝，啓處未安，伏枕不興，將沒何言？有志弗從，使我永歎。嗚呼尚饗！

祭亡兄端明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九月己未朔，初五日癸亥，弟具官轍，謹遣男遠，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於亡兄端明子瞻之靈。嗚呼！手足之愛，平生一人，幼學無師，受業先君，兄敏我愚，賴以有聞；寒暑相從，逮壯而分，涉世多艱，竟奚所爲，如鴻風飛，流落四維，渡嶺涉海，前後七期，瘴氣所蒸，颶風所吹，有來中原，人鮮克還，義氣外強，道心內全，百折不摧，如有待然，真人龍翔，雷雨浹天，自儻而廉，自廉而永，道路數千，亦未出嶺，終止毘陵，有田數頃，逝將歸休，築室鑿井，嗚呼！天之難忱，命不可期，秋暑涉江，宿瘴乘之，上燥下寒，氣不能支，啓手無言，時惟我思，念我伯仲，我處其季，零落盡矣，形影無繼，嗟乎不淑，不見而逝，號呼不聞，泣血至地，兄之文章，今世第一，忠言嘉謨，古之遺直，名冠多士，義動蠻貊，流竄雖久，此聲不沒，遺文粲然，四海所傳，易書之秘，古所未聞，時無孔子，孰知其賢，以俟聖人，後則當然，喪來自東，病不能迎，卜葬嵩陽，既有治命，三子孝敬，罔留於行，陟岡望之，涕泗雨零，尚享！

再祭亡兄端明文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五月乙卯朔日，弟具官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於亡兄子瞻端明尚書之靈。嗚呼！惟我與兄，出處昔同，幼學無師，先君是從，遊戲圖書，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如是終。」後迫寒飢，出仕於時，鄉舉制策，並驅而馳，猖狂妄行，誤爲世羈，始以是得終，以失之。

兄遷於黃，我斥於筠，流落空山，友其野人，命不自知，還服簪紳，俛仰幾何，寵祿邈遵，欲去未遑，禍來盈門，大庾之東，漲海之南，黎鯁雜居，非人所堪，瘴起襲帷，颶來掀簷，臥不得寐，食何暇甘，如是七年，雷雨一覃，兄歸晉陵。

我還潁川，欲一見之，乃有不然，瘴暑相尋，醫不能痊。

嗟兄與我，再起再頽，未嘗不同，今乃獨先。嗚呼我兄！而止斯耶？昔始宦游，誦韋氏詩，夜雨對床，後勿有違；進不知退，踐此禍機，欲復斯言，而天奪之。

先壘在西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自昔有言，勢不克從，夫豈不懷？地雖郊鄒，山曰峨嵋，天實命之，豈人也哉！我寓此邦，有田一廬，子孫安之，殆不復遷，兄來自西，於是磐桓，卜告孟秋，歸於其阡，潁川有蘇肇，有兄先。嗚呼尚鑿！

遣适歸祭東塋文

維崇寧三年歲次甲申，八月壬寅朔，二十一日壬戌，男降授朝請大夫護軍賜紫金魚袋敬謹遣第二男承事郎監東嶽廟适西歸，致祭於先君贈太子太師先妣程氏五三君，追封成國太夫人之墓。轍自元符庚辰，蒙思北歸，西望松楸，卽懷歸志，孤拙多難，事與心違，俛仰四年，進退惟戾，日月不待，齒髮變衰，深懼蓋然，無復歸日，遣适代往，周行北域，有志不獲，涕泗垂臆，兄軾已沒，遣言葬汝，轍與婦史，夙約歸祔，常指庚穴，以救諸子，苟未卽死，猶幸一歸，躬行汎掃，以畢餘願，尊靈未泯，鑒此誠意，尚饗。

祭黃師是龍圖文

嗚呼！尊先使君，與我早歲，旅於天廷，自唐已然，同年友朋，異姓弟兄，南北東西，不約而親，義均同生。君家在陳，我官陳，庠時始合井，君方少年，出從鄉貢，擘然有聲，一飛絕羣，不入州縣，數載公卿，無惡於民，無怨於友，氣和且平，我遷南方，歸來老矣，故舊無幾，君家父子，見我京師，相顧而喜，往來綢繆，昏姻之好，實始於此，我廢於時，君仕日躋，一榮一瘁，親友之恩，始終不渝，允也君子，君於父兄，人無間言，閱子是似，其於吏民，不剛不柔，次公之比，

謂嘗百年，仰事慈親，以及愛弟，奈何不淑，有志不終，中道而棄，丹旆翩然，宛邱之隅，萬事已矣！我老杜門，素車不行，一慟永已，嗚呼尚饗！

祭范彝叟右丞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遣男具官選，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右丞范公彝叟之靈。維昔先正，文正稱首，嗟我晚生，不識耆舊，從事南都，見其叔子，議論琅然，前人是似，我選南方，六年而歸，平生交舊，多聚京師，晚遇仲氏，秉國之維，以義知我，傾蓋不疑，我復還南，仲亦繼往，瘴癘侵凌，氣血凋喪，同歸潁川，白首相向，問疾於牀，執手無言，慟哭其堂，識此忠賢，公方在朝，四方所瞻，居未逾歲，亦來守邦，願我皇朝，益酒相從，往還之歡，意若將終，我寓汝南，公旋彭城，尺書不通，期我以誠，我還有感，終歲杜門，公歸訪我，欣然笑言，三日一見，而以計聞，老病無狀，誰復念我，永懷仲叔，言出涕墮，嗚呼哀哉，尚饗！

祭寶月大師宗兄文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月癸亥朔，十一日癸酉，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護軍蘇轍，因僧法舟西歸，以香茶果蔬之奠，致祭於故寶月大師宗兄之塔。轍方志學，從先君子，東遊故都，覽觀藥市，解鞅精舍，時始見兄，頽然如鶴，介而善鳴，宗黨之故，情若舊識，屈信臂頃，閱歲四十，性直且剛，纖惡不容，與人盡言，口如病風，惟我兄弟，不見瑕玼，行有利病，勢有隆汙，始終一意，不為薄厚，交遊之間，蓋未始有昔我之東，師則有言：「遊宦如寄，非可久安，意適忘歸，憂患所由，亟還於鄉，泉石可求。」我志師言，未返而顛，師亦不待，與化俱遷，遣舟與榮，萬里來，訃聞紙失聲，悔恨無所，彈指西望，邪塔旣成，臨絕之言，求我以銘，自我寬，逐憂病相襲，緝綴情風，得一忘

十，追懷曩好，徒有此心；心則不忘，而病未能收，淚語舟歸，酌流水，一生一死，誠則無已。嗚呼尚饗！

祭道遙聰長老

紹聖三年九月二十九日，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護軍蘇轍，謹以香茶果蔬之奠，告於故道遙長老聰公。我生多故，再謫於筠，萬里故鄉，孰爲故人？師自吾蜀，爲筠導師，坦然無心，言直氣爽，願我如故，彌久而堅。逮茲再來，爲我出山，道遙無師，衆願師往，師念我獨，爲衆所強，入山幾何，自春徂秋，一病不治，蟬蛻莫留，此心超然，去住不疑，筠人懷思，涕泣嗟咨，山中來告，卯塔將成，一奠之哀，斯未忘情，尚饗！

卷二十一 雜文一十二首

汝州龍興寺修吳畫殿記

予先君宮師，平生好畫，家居甚貧，而購畫常若不及；予兄子瞻少而知畫，不學而得用筆之理，輒少聞其餘，雖不能深造之，亦庶幾焉。凡今世自隋晉以上畫之存者，無一二矣。自唐以來，乃時有見者，世之志於畫者，不以此爲師，則非畫也。

予昔遊成都，唐人遺迹，遍於老佛之居，先蜀之老，有能評之者曰：「畫格有四：曰能、妙、神、逸。一蓋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稱神者二人，曰范瓊、趙公祐，而稱逸者一人，孫遇而已。范、趙之工，方圍不以規矩，雄傑偉麗，見者皆知愛之；而孫氏縱橫放肆，出於法度之外，循法者不逮其精，有從心不逾矩之妙，於眉之福海精舍，爲行道天王，其記曰：集潤州高座寺張僧繇，子每觀之，輒歎曰：「古之畫者，必至於此，然後爲極歟！」其後東遊至岐下，始見吳道子畫，乃驚曰：「信矣，畫必以此爲極也。」蓋道子之迹，比范、趙爲奇，而比孫遇爲正，其筆畫聖，抑以

此耶？

紹聖元年四月，予以罪謫守汝陽，間與通守李君純、繹、遊龍興寺，觀華嚴小殿，其東西夾，皆道子所畫，東爲維摩文殊，西爲佛成道，比岐下所見筆迹尤放然。屋瓦弊漏，塗棧缺弛，幾侵於風雨。蓋事之精不可傳者，常存乎其人，人亡而迹存，達者猶有以知之，故道子得之隋、晉之餘，而范、趙得之道子之後，使其迹亡，雖有達者，尙誰發之？時有僧惠真，方葺寺大殿，乃喻使先治此，予與李君亦少助焉。不逾月，堅完如新，於殿危之中，得記曰：「治平丙午，蘇氏惟政所葺。」衆異之曰：「前後葺此皆蘇氏，豈偶然也哉！」惠真治石請記，五月二十五日。

汝州楊文公詩石記

祥符六年，楊公大年以翰林學士請急還陽翟省親疾，繼稱病求解官。章聖皇帝以其才高名重，排羣議，貸不加罪，逾年以祕書監知汝州。公至汝，常稱病，以事付僚史，以文墨自虞，得詩百餘篇。既還朝，汝人刻之於石。皇祐中，郡守王君爲建思賢亭於北園之東偏。

紹聖元年四月，予自門下侍郎得罪，出守茲土，時亭弊已甚，詩石散落，亡者過半，取公汝陽編詩而刻之，乃增廣思賢，龕石於左右壁。嗚呼！公以文學鑒裁，獨步咸平，祥符間，事業比唐燕許，無愧所與交，皆賢公相，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然方其時，則已有疏落之歎。既沒十有五年，聲名猶籍籍於士大夫，而思賢廢於隸舍馬廐之後，詩石散於高臺華屋之下矣。凡假外物以爲榮觀，蓋不足恃，而公之清風雅量，固自不隨世磨滅耶！然予獨拳拳未忍其委於荒榛野草，而復完之，抑非陋歟！抑非陋歟！

李簡夫少卿詩集引

熙寧初，予從張公安道，以弦誦教陳之士大夫，方是時，朝廷以繇役溝洫事，責成郡邑，陳雖號少事，而官吏奔走，以不及爲憂。予獨以詩書諷議，竊祿其間，雖幸得脫於簡書，而出無所與遊，蓋亦無以爲樂也。

時太常少卿李君簡夫歸老於家，出入於鄉黨者十有五年矣，間而往從之，其居處被服，約而不陋，豐而不餘，聽其言未嘗及世俗，徐誦其所爲詩，曠然閑放，往往脫略繩墨，有遺我忘物之思，問其所與遊，多慶歷名卿，而元獻晏公深知之，求其平生之志，則曰：「樂天吾師也，吾慕其爲人，而學其詩，患莫能及耳。」

予退而質其里人曰：「君少好學，詳於吏道，蓋嘗使諸部矣，未老而得疾，不至於廢，而棄其官，其家蕭然，餽粥之不給，而君居之泰然。其子君武，始棄官以謀養，浮沉里閭，不避勞辱，未幾而家以足聞。陳人喜種花，比於洛陽，每歲春夏，遊者相屬，彌月，君攜壺命侶，無一日不在其間，口未嘗問家事，晚歲其詩尤高，信乎，其似樂天也！」予時方以遊宦爲累，以爲士雖不遇如樂天，入爲從官，以諫爭顯，出爲牧守，以循良稱，歸老泉石，憂患不及其身，而文詞足以名後世，可以老死無憾矣。君仕雖不逮樂天，而始終類焉，夫又將何求？蓋予未去陳而君亡，其後十有七年，元祐辛未，予以幸遇，與聞國政，祿浮於昔人，而令名不聞，老將至矣，而國恩未報，未敢言去，蓋嘗恐茲心之不從也。

君之孫宣德郎公輔，以君詩集來告，願得予文以冠其首。予素高君之行，嘉其止足，而懼不能蹈也，故具道疇昔之意，以授之。凡君詩古律若干篇，分爲二十卷。

王子立秀才文集序

昔予既壯，有二壻，曰文務光，王適，務光俊而剛，適秀而和，予方從事南都，二子從予學爲文，皆長於詩駢。然務光之文，悲哀摧咽，有江文通孟東野感物傷己之思。予每非之，曰：「一子有父母昆弟之樂，何苦爲此？」務光終

不能改也。既而喪其親，終喪五年而終，子哭之慟，曰：「悲夫！彼其文固有以兆之乎！」

始子自南都謫居江南，凡六年而歸，適未嘗一日不從也。既與子同憂患，至於涵泳圖史，馳騫浮圖老子之說，亦未嘗不同之。故其間道益深，爲文益高，而子勗之亦益久。蓋其於兄弟妻子嚴而有恩，和而有禮，未嘗有過。故子嘗曰：「子非獨子親戚，亦朋友也。」元祐四年秋，子奉詔使契丹，九月，君以女弟將適人，將鬻濟南之田以遺之，告子爲一月之行。明年春，還自契丹，及境而君書不至，子固疑之，及家問之，曰：「噫嘻！君未至濟南，病沒於奉高。」子哭之失聲。

君大父諱驥，慶歷中樞密使，以厚重氣節稱。考諱正路，尚書比部郎中，樂易好施，得名於士大夫，而君以孝友文章居其後，謂當久遠，而中道夭，理有不當然者。况子老矣，而并失此二人，能無悲乎？君之沒，女初未能言，而子齋未生。君弟遜，昔與君客徐，始識子，兄子瞻，子瞻皆賢之意，王氏之遺懿，其卒在遜乎？遜哀君之文，得詩若干賦若干，雜文若干，分爲若干卷，以示子。子讀之流涕，爲此文冠之，庶幾初齋能立以昇之。

六孫名字說

予三子，伯曰遲，仲曰遜，叔曰遜，始各一子耳。予年六十有五，而三人各復一子，於是子始六孫。昔子兄子瞻，命其諸孫皆以竹名，故名遲之子長曰簡，幼曰策。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故簡之字曰業，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易之始未有黃也，文王演而重之，然後策可見。故策之字曰演，遜之子長曰稽，幼曰範。書起於篆，而究於隸，史籀始篆，篆隸皆成於滋也，故籀之字曰滋，範法也。王良與嬖奚乘，不雙一禽，曰「我爲之範，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我不實與小人乘，請辭。」故範之字曰御，遜之子長曰筠，幼曰策。

始予得罪於朝，而放於筠，猶從而筠生。傳曰：「禮之於人，如松栢之有心也，如竹箭之有筠也，皆其堅者也。」故筠之字曰堅。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爲山者必築，前無所見，則未成一簣而止，苟有見矣，則雖覆一簣而進，進而不止，雖山可成也。故築之字曰進。予蓋老矣，而三子方壯，將復有子，而予不及見乎，則已矣。如猶及見焉，則又將名之，歟！其長而示之，使知名之之意焉可也。

書孫朴學士手寫華嚴經後

開府孫公，歷仕四朝，與聞國政者再，經涉夷險，而不改其度世，皆知貴之矣；至其中心純白，表裏如一，平生無負於物，則世之人未必盡知之。公之守真定也，聞其覺山僧惠寶說法，惻然有契於心，遂以爲善知識，復受詔祈雨。此山能出其靈蛇，以救枯槁。此僧此蛇，豈其用意專精，獨有以識公誠心歟？公亦嘗爲請於朝，得間歲度僧，又爲寶立碑於塔，終身眷眷，若有遇於此。公子元忠，復手書此經，藏之山中，以成公遺意。如佛所說因緣，不爲妄語，則予兄弟瞻所記，可信不疑矣。元祐八年十二月八日。

書楞嚴經後

予自十年來，於佛法中漸有所悟，經歷憂患，皆世所希有，而真心不亂，每得安樂，崇寧癸未，自許遷蔡，杜門幽坐，取楞嚴經翻覆熟讀，乃知諸佛涅槃正路，從六根入，每跌坐燕安，覺外塵引起六根，根若隨去，卽墮生死道中，根若不隨，返流全一，中中流入，卽是涅槃真際，觀照既久，如淨琉璃，內含寶月，稽首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羅漢，憇慈悲愍，惠我無生法忍，無漏勝果，普願心心護持，勿令退失。三月二十五日志。

書金剛經後二首

子讀楞嚴，知六根源出於一，外緣六塵，流而爲六，隨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衆生，爲設方便，使知出門即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衆生能洗心行法，使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晝夜中，流入與如來法流水接，則自其肉身，便可成佛。如來猶恐衆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修爲圓通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見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遍歷三空，卽與諸佛無異矣。」既又讀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名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乃廢經而歎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任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予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言之。」

經言如來有五眼，近矚牆宇，遠覽山河，肉眼也。隨其福德，見有遠近，天眼也。知物皆妄，坐而轉物，慧眼也。入萬法，遍法界，遍眼也。以慧眼轉物，以法眼遍物，佛眼也。謂如來有慧眼、法眼、佛眼，可也。何肉眼、天眼之有？曰：「如來爲衆生故，入諸趣，在人則同其肉眼，在天則同其天眼，如聲聞人，住無爲法，而畏生死，則亦有慧眼而已耳。」

書白樂天集後二首

元符二年夏六月，子自海康再謫龍川，冒大暑，水陸行數千里，至羅浮，水益小，舟益庫，惕然有瘴暵之慮，乃留家於山下，獨與幼子遠，葛衫布被，乘葉舟，秋八月而至。旣至，廬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畜書者，獨西鄰黃氏，世爲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旣涉

世履憂患，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爲從官，小不合，卽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子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愧之。然樂天處世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所附麗者也。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天適已七十，遂求致仕，不一二年而沒。嗟夫！文饒尙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中耶？然樂天每閑冷衰病，發於咏歎，輒以公卿投荒，僂死不獲其終者自解。子亦鄙之。至其聞文饒謫，宋崖三絕句，刻覈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此決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耶？樂天之賢，當爲辨之。圓覺經云：「動念息念，皆歸迷悶。」世間諸修行人，不墮動念中，卽墮息念中矣。欲兩不墮，必先辨真妄，使真不滅，則妄不起，妄不起，而六根之源，湛如止水，則未嘗息念，而念自靜矣。如此乃爲真定。真定既立，則真惠自生，定惠圓滿，而衆善自至。此諸佛心要也。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既不住六塵，亦不住靜，六塵日夜遊於六根，而兩不相集。」此樂天所謂六根之源，湛如止水也。六祖嘗告大弟子：「假使坐而不動，除得妄起心，此法同無情，卽能障道。」道須流通，何以卻住心心不住，卽流通，住卽被縛。故五祖告牛頭亦云：「妄念既不起，真心任遍知。」皆所謂應無住而生其心者也。佛祖舊說符合如此，而樂天入漸揭亦似見此事。故書其後，寄子瞻兄。

書鮮于子駿父母贈告後

中山鮮于子駿世居闔中。昔伯父文甫郎中，通守是邦，子駿方弱冠，以進士見。伯父稱之曰：「君異日學爲名儒，仕爲循吏。」遂以鄉舉送之。其後子駿宦學，日以有聲。子侍親京師，始從之遊，已而子在應天幕府，子駿以部使者攝府事，朝夕相從也。元祐初，子爲中書舍人，子駿爲諫議大夫，出入東西省，無日不見。是時司馬君實呂晦叔范堯夫皆在朝廷，與子駿有平生之舊，方將大用之，而子駿已病矣。是歲明堂赦書，贈其先人金紫光祿大

夫安德郡太夫人子適當制實爲之詞未幾子駿以疾不起歸葬陽翟後十年士大夫遭南遷之禍凡七年子自龍川歸穎川子駿之子緯來見涕泗言曰「伯兄頴季弟燦不幸亡矣惟羣緯在公與先君有文字之好願錄舊詞將刻之石以慰諸孤思慕不已之意」予亦流落南荒不自意全得至於此撫念存沒流涕而從其請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十七日記。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東坡先生謫居僦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嚼茶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癯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并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特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貧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屢勉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夫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懷以陷於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旣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爲有餘

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常出其右。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卷二十二 墓誌銘一首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

予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卽位，推恩海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於毘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弔於家，朴闡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慧林佛舍，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卽死，葬我嵩山下，子爲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爲滂，吾願不能爲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

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

丁太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

草文義粲然，時以爲難。比答制策，復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服。

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柂，自渭入河，經底柱之險，衝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柂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柂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卽修衙規，使衙前自擇水工，柂行無虞，乃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

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祕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先君憂，服除時，熙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旣還朝，寘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卽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卽有旨罷。

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爲，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爲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自辯，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亢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戰。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爲得體。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處士，而不言姓。

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爲幸。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一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爲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漬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自密徙徐，是時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水潦，吾儕小人効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廢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

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擯其語以爲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旣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而媒孽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是以不得已從其請，旣付獄吏，必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

上終憐之，促具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略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至，上書自言有飢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入夕報，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果復用。至常以哲宗卽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爲禮部郎中，公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

不相入子厚每以諱悔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况君實乎？子厚以爲然。君實賴以少安。既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

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卽改賜銀緋。二年，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輩出爲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爲人，忠信有餘，以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願。」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

時臺諫官多君實之人，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已爭，求公瑕疵，旣不可得，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觀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首肯喜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捕內臣伺其坐起，過爲凌辱，公以其傷動士心，虧損國體，奏之，有旨送內侍省撻而逐之，士皆悅服。

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

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復成衰亂之漸，當輔者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蕪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大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降敕置獄逮治，而大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發，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

及至杭，吏民習公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飢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卽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私囊，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於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泛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飢，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糶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藉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闌闊，中三年一洶，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公閒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實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遑，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贖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

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子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尠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爲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

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於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爲便。奏聞，有惡公成功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復言：「吳之水，滯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嘗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嘗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繫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二十年間，再莅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

六年，召入爲翰林承旨，復侍還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爲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開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權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守穎。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

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願流淝州境，決不可爲，朝廷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朝廷不從。

其後，吏部以公嘗遷以符會公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七年，徙揚州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舟舛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復故，朝廷從之。

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是歲親祀南郊，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草從爭道，不避仗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救，有司嚴整仗衛，尋遷禮部，復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與，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之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不能佞仰隨俗，乞守郡，自劾，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定州軍政尤弛，武衛卒驕墮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皆不敢向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城隍，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懼，故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贓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雜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

故相廳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爲保甲所撓，漸不爲用。公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

時方例廢舊人，公坐爲中書舍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尋復降一官，未至，復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畀之藥，殞落者納之窆，又率衆爲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爲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甕以助之，爲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

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

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勳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後事，不答，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

公娶王氏，追封通義郡君。繼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長曰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曰迨，次曰過，皆承務郎。孫男六人：箴、符、箕、蕃、筮、籥。明年閏六月癸酉，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旣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旣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蹉然不能及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

先君晚歲讀易，玩其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秘，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既成三書，撫之歎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至其遇事所爲，詩、騷、銘、記、書、檄、論、議，率皆過人。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幼而好書，老而不勸，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勢鬻近之。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公既除喪，卽以禮葬姑，及官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爲，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爲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銘曰：

蘇自樂城，西宅于眉，世有潛德，而人莫知。倚歎先君，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出而從君，道直言忠，行險如夷，不謀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試之，亦既知矣，而未克施。晚侍哲皇，進以詩書，誰實問之一斥而疏。

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變生死，孰爲去來？古有微言，衆說所蒙，手發其樞，恃此以終。心之所涵，遇物則見，聲融金石，光溢雲漢，耳目同是，舉世畢知，欲造其淵，或眩以疑，絕學不繼，如已斷弦，百世之後，豈其無賢？

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皆遷于南，而不同歸，天實爲之，莫知我哀。

卷二十二 神道碑一首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答公子叔弼書附）

熙寧五年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文忠公薨於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於新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斐以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於家，且病不能執筆，辭不

僕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既而病已。

謹案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爲吉州刺史，後世因家于吉。曾祖諱柳，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衛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考諱觀，秦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修，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爲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召試，選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誑諛范公，以爲當黜，公爲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爲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事。

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公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於前，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勸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爲害，常爲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公之言。

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爲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

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讎，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逮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

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險，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爲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廢。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寨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爲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爲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他日且盡爲虜。」議有下太原帥臣以爲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

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上面諭：「無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爲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

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旣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旣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邊州賴之。又置磁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

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

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貲產，上使中官監勅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又徙潁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鬢髮盡白，上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公且大用，僞爲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是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引對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謂公無罪，上悟，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

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政治之愛，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願宗熙蕭知足蕭孝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公惠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嶮怪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行吾所長耳。」聞者稱善。

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瓏故道，回河使東，仲曰：「昔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瓏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

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棧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國，主橫壠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武襄公爲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說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以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卽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覲陷於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參知政事，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久以母憂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多以爲得。

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卽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崇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除官。」一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旣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旣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旣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矣，今不

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衆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詔敕付閣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爲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上以爲然，遂下詔。及宮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詠歌仁宗之聖，以及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不見矣。

英宗卽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宮，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嘗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會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神宗卽位，遷尙書左丞。

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卹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旣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汙公。公杜門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逐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尙書，知青州，兼充京東東路安撫使。

時諸縣散背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局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

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穎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聊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字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

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穎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諡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兗國公。

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諛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爲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

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旣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獎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

公前後歷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滌揚之人，至爲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韓國以誦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乎反，蓋鄭公意也。

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揜。孔子旣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爲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訾髻，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貞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倔強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闕其頽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爲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

公初娶胥氏，卽翰林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奕，故光祿寺丞柴，朝奉大夫辯，故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人：遜，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恕，奉議郎；翹，故宣義郎；原，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士族。

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鄉閭，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曰：「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士試稠人中，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爲異人，是歲轍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亡兄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諉子瞻，子瞻許焉。既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又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仁宗，有臣文忠，自嶮而夷，保其初終，惟古人臣終之寶難，匪不用賢，有擊其間。公奮自南，聲被四方，允文且忠，有燁其光，上實開之下，實泥之三，起三儂，誰實使之，儂而復全，惟天子明，克明克終，乃卒有成。逮歲嘉祐，君臣一德，左右天造，民用飲食，舜禹相授，不改舊臣，白髮蒼顏，翼然在廷，功成而歸，維公本心，彼其何知，言恐不深。潁水之濱，甲第朱門，新鄭之墟，茂木高墳，野人指之，文忠之遺忠，臣不危仁祖之思。

附答歐陽叔弼學士書

轍啓：令子承務見訪，蒙示手書，以先公神道碑未立，猥以見屬。轍與亡兄子瞻俱出先公門下，亡兄平昔已許撰述，不幸奄至大故，此志不申，則轍今日不當復以鄙陋不足以發明先公事業爲辭矣。但有一事，自患難以來，八九年間，驚怯畏避，未嘗秉筆爲文，衆所共悉，又自北歸，衰病日侵，鬚髮變白，志意消縮，非復曩日之比。斯文一時大手筆也，雖復勉強爲之，深恐矢前忘後，不能成文，重以獲罪，奈何奈何！若叔弼不以朝夕見迫，許遷延三數年間，如其病疾少差，幸未至死，則不復辭矣。然恐孝愛懇切，急於表見，當世難以歲月候耳，不能如

教，懷息憫！

卷二十四 雜文五首

巢谷傳

巢谷字元修，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爲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爲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爲金石交。

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願妻子不免寒餓，囊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使遣之者。」谷許諾，卽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子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

子之在朝，谷浮沅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循，子兄子瞻亦自惠州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子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秀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遣子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子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旣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修也。將復見子，瞻於海南，子憊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卽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囊中，無數十錢，子方乏困，亦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囊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子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

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沉者三版，縣釜而饗，易子而食，羣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羣臣，以恭爲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爲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子兄弟，子方難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斷焉，雖知其賢，尙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爲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殺，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亡姊王夫人墓志銘

伯父大中大夫生女子四人，仲姊適進士王君東美，器之，獨享上壽，年七十有五，從其子肆爲梓州銅山尉，官滿而歸，沒於鄉間，寶建中，建國元年十二月庚寅也。前一歲，歲與兄子瞻皆自嶺南蒙恩北還，將歸掃先墓，是時兄弟惟仲姊在耳。而子瞻舟行至昆陵，復以疾不起，轍旣哭之，則訃於鄉曰：「天倫之愛，惟仲姊一人矣！東西相望，將誰訴者？」訃未達，而仲姊又亡，蓋哭之慟曰：「已矣！手足盡矣！何以立於世！」

惟夫人幼敏而靜，四歲而知絲纊，十歲而知饋膳，父母以爲能，旣長，奉己以法，不妄言笑；二十而歸王氏，蚤莫不懈，舅姑亦賢之。舅秘書丞兼沒於耀州，貧不能歸，夫人勤其家，盡所有以歸葬，未幾而姑亡，器之亦卽世，生事不給人，不堪其憂，夫人處之哀而不傷，被服飲食，雖糞必修，與親族交，雖貧不傲，雖富不屈，訓導諸子，不失家法，遇其有過，未嘗見聲色，曰：「使爾自悟則善，勉強從我，無益也。」春秋祠事，必親視滌濯，執庖爨，夜以達旦，以此終其身。嘗夢一老人，旁有贊拜者，旣覺，猶拜未已，旦求其家繪像，則四代祖母也，自是并祭四代。

肆及元祐九年進士第，時鞅備位政府，以親祀園邱，思賜冠帔，使肆以歸奉夫人，肆空養銅山，夫人常稱內外祖父從政之方以教之，及其疾病，肆剔股以具饘，旣執喪，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哀毀殆不能勝，鄉人稱之。將以

崇寧元年十月六日，祔於器之墓，世次爵里既具，今不復載。

夫人三子長曰聿，幼曰晝，皆皆儒學自力。仲子則肆也。三女長適朝散郎劉襄，早亡；次適進士牟介；次適進士楊濤。孫五人：良弼、知武、知悌、良驥、慶長，銘曰：

生而知禮，傳弗煩，老而知義，窮益堅。天既知之，報以年。大其後昆子復賢。我欲見之，不得還。勒銘幽室，虞變遷，後要當歸空九原，仰視松柏涕潛然！

龍井辯才法師塔碑

浙江之西，有大法師號辯才，以佛法化人心，具定慧學，具禪律，人無賢不肖，見之者知尊其道，奉其教，居上天竺，說法齊衆者二十年，退居龍井，燕居行道者十年。元祐六年，歲在辛未，九月乙卯，無疾而滅。吳越之人，失其所歸，依奔走號慕，如佛滅度，相與計於淮南，請於揚州太守蘇公子瞻，以志其塔。公曰：「吾固知師矣，予弟子由雖未嘗識師，而其知師不在吾後，吾爲汝請。」轍以公命，不敢辭。

師姓徐氏，名元淨，字無象，杭人。於潛人家，世喜爲善客，有過其鄉者，指其居以語人曰：「是有佳氣，鬱鬱上騰，當生奇男子。」師生而左肩肉起如袈裟條，八十一日乃滅。其伯祖父歎曰：「是宿世沙門也，慎毋奪其願，長使事佛，八十一者，殆其算也。」及師之終，實八十有一。師生十年而出家，口不茹葷血，每見講堂坐，輒歎曰：「吾願登此說法度人。」年十六，落髮受具足戒，十八就學於天竺慈雲師，雲門人方盛厭衆，欲却之，雲曰：「疇昔吾夢甚異，此子殆法器也，勿卻！」師日夜勤力學，與行進，不數年而齒其高第，雲沒，復事明智韶師，韶嘗講摩訶止觀，至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以一食於一切供養諸佛及衆賢聖，然後可食，此一方便也。」師聞之，悟曰：「今乃知色聲香味，皆具第一義。」諦因淚下如雨，由此遇物中無疑矣。嘗夢與其同門友元素入一寺，曰：「妙樂有僧。」

出師問之曰：「此非荆溪尊者製法華文句記處耶？」曰：「然。」師訪以尊者遺像，相與至東閣，見一梵僧跏坐不動，容貌甚偉，謂師曰：「我汝過去師也，當爲我作禮。」師拜已而覺，忽若有得。

年二十五，恩賜紫衣及辯才號，蓋代詔爲衆講說者。凡十五年，知杭州呂公澹請師住大悲寶閣院，師嚴設紀律，犯者秋毫皆斥去，其徒畏敬之。居十年，沈公遵治杭，以謂上天竺本觀音大士道場，以聲音懺悔爲佛事，非禪那居也，乃請師以教易禪，師至，吳越人爭以檀施歸之，遂鑿山增室，幾至萬礎，重樓傑觀，冠於浙西，學者數倍，其故有禱於大士者，亦鮮弗答。詔名其院曰「靈感觀音」。

熙寧初，龍圖祖公無澤在杭，言者或不悅其政，遽起制獄，師以鑄鐘事預，逮居其間，泰然擬金剛覽撰圓事理說，居十七年，有僧文捷者，利其富，倚權貴人，以動轉運使奪而有之，遷師於下天竺，師恬不爲忤，視猶不厭，使者復爲逐師於潛，逾年而捷敗，事聞朝廷，復以上天竺昇師，捷之在天竺也，吳人不悅，施者不至，巖石草木爲之索然，及師之復，士女不督而集，山中百物皆有喜色。清獻趙公抃與師爲世外友，親見而贊之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然。」師復留三年，終欲捨去，謂其徒曰：「吾祖智者聖人也，猶以急於化人，害於行已，位本五品，而證止鐵輪，况吾凡夫也哉！」固謝去，老於南山龍开之上，以茅竹自覆。吳越聞之，爭爲之築室廬，具像，設寶瓦金碧，咄嗟而就。三年，復爲太守鄧公溫伯請居南屏，一年，鄧公去，乃歸龍井終焉。

師於講說，不釋晝夜，常曰：「鬼神威德不具，多畏人，晝說或不得，至比夜人靜，庶幾能聽。」嘗髮指以供佛，右三左二，僅能以執，其徒有欲效之者，輒禁之曰：「如我乃可。」平生修西方淨業，未嘗以須臾廢，行成力具，能以其餘見於外者，非一也。子兄子瞻，中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請師爲落髮磨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如他兒。布衣李生者，習禪觀甚辯，而無行，欲從師出家，子瞻憐之，爲請於師，未言其名，師拒不許，若知其爲人者，秀州嘉興令陶家有子，得魅疾，巫醫莫能治，師咒之而愈。越州諸暨陳氏女子，心疾，漫不知人，父母以見師，誓以微言醒然而悟。

嘗與宿照仲會食，仲視師眉間有光如螢，遽起攬之，得舍利。師曰：「慎毋以告人，不知者將以妄疑我。」自是常有於其臥起得之者。及其將化，入室燕坐，謝賓客，止言語飲食，召其常與往來僧道，潛告之曰：「吾西方業成，如是七日無魔，橫右脅吉祥而逝，吾願足矣。」至五月，出偈告衆，七日奄然而寂，皆如其言。師度弟子若干人，四方學者不可以數計，頗能以其道教化吳越。至十月庚午，塔成，頌曰：

如來昔在世，心禪語爲教。譬如四大海，惟是一濕性。於其濕性中，變化千萬億。風來爲濤瀾，風去爲湛然。魚龍所游戲，神鬼所出沒。船筏借其力，網罟取其利。其上爲洲渚，諸國所生育。其下爲淵谷，百怪所藏伏。東西日月，上下尉河漢。觀者不能了，聘聆何暇說。如來知迷罔，隨變爲解釋。因變所說者，是則名爲教。彼善聞教人，當知是幻爾。既已知是幻，則當識真實。我觀世教師，皆謂教是實。由謂教實，則爲禪所訶。禪雖訶教乎，終以教致禪。禪若不取教，是杜所入門。教而不知禪，是不識家也。辯才真法師，於教得禪。那口舌如瀾翻，而不失道根。心湛如止水，得風輒粲然。以是於東南，普服禪教師。士女常奔走，金帛常圍遶。師惟不取故，物來不得拒。道成數有盡，西方一瞬息。西方亦非實，要有真實處。

逍遙聰禪師塔碑

子元豐中以罪謫高安，既涉世多難，知佛法之可以爲歸也。是時洞山有文，黃蘗有全，聖壽有聰，是三老人，皆具正法眼，超然無累於物，予稍從之遊。既久而有見也。居五年，予自高安移宰績溪，未幾而全委化，文去洞山，聰去聖壽，凡十年，予再謫高安，而文往歸宗，聰退老黃蘗，不復出矣。聰聞予來，出見曰：「吾夢與君遊於山中，知君復來，去來宿緣也，無足怪者。」與予處一年，弊衣糲食，澹然若將終焉。高安之人曰：「有如聰禪而不坐道場者耶？」師曰：「吾未始不在道場，願以蘇公一來，餘無求也。」衆曰：「逍遙唐帝子遺築，賓旅不至，而費糧可以

老，居之無害。」師不聽，予告之曰：「師豈以我故廢傳法耶？」師笑而許之。

紹聖乙亥，十有二月，始杖策入山，山久弗不理，十方不至。師方治其缺圯，以延衆，子亦着般若涅槃寶積華嚴四大部舊經於聖壽，補其殘破而授之。明年夏，師得疾，山深無醫，愈而復劇。九月戊申而寂，春秋五十有五。

師本綿州鹽泉王氏，幼事劍門慈雲海亮師，年二十三，誦經得度，始遊成都，從講師捨之，南至吳越，見淨慈大本禪師，久而不悟。本曰：「吾嗜昔夢汝異甚，汝不勉則死。」師茫然不知所謂，常志南嶽，思大口吞三世諸佛語，一日爲僧伽作禮，醒然而喻，卽見本，具道所以。然本曰：「汝道之矣！吾夢汝吞一世界，一剃刀，知汝自今始真出家也。」卽爲擊鼓告衆。師遊江西，高安人敬愛之，延住真如，開善聖壽三道場。師性靜默，與物無牾，所居不問有無，安於戒律，不知持犯之別，平居未嘗談說，叩之輒覺不竭。子見之二十年，口不言人過。逍遙祖師曰：「偈，唐肅宗少子也，出家事忠國師，忠記之居逍遙，賜田甚廣，經五代亂，民盜耕之，幾盡。前長老文因訴於縣，十得一二，可以居衆矣，而衆未集，因相山之勝，環植松柏，將自爲窣堵波，旣沒，或言其不利，改葬他所，及師之寂，卽因之以葬。」愛皆曰：「有德之報。」十月庚午而葬。銘曰：

逍遙峻深，帝子道場，百年無人，龍天悲傷。師遊吳中，得法本翁，口吞大千，不帶于胸，精律不持，道備不言。遊戲諸方，物知其賢，翼然歸之，師卻避之，草菴布衣，逝與世辭，忽來自山，衆迎而喜，爲子而出，子豈堪此？衆曰：「逍遙。」法鼓不鳴，師雖老矣，強爲我行，師入居之，草木欣然，俯仰幾何，寂如蛻蟬，吁嗟前人，度是塔址，成而不居，若有所疑，新塔歸然，松柏離離，匪人所圖，緣則在茲。

天竺海月法師塔碑

隆統天竺有二大士，一日海月，一日辯才，皆事明智韶法師，以講說作佛事，而心悟最上乘，不爲講說所縛，

吳越多禪衆，聞其言者，皆曰：「說教如是，是亦禪也。」故吳越之人歸之，與佛菩薩無異。熙寧中，子兄子瞻通守餘杭，從二公遊，敬之如師友。海月之將寂也，使人邀子瞻入山，以事不時往。師遺言，頌其三，乃闔棺。既寂，四日而子瞻至，發棺視之，膚理如生，心頂溫然，驚歎出涕。

後十有六年，子瞻守餘杭，復從辯才遊，及其滅也，子瞻守淮南，其徒請爲塔銘。子瞻以屬子，又十三年，子與子瞻皆自嶺外得歸，而子瞻終於毘陵。餘杭參寥師弔子穎川，既而泣曰：「辯才既以子瞻故，得銘於公，海月獨未有銘，公以子瞻，其亦勿辭。」子亦泣許之。

公名惠辯，字訥翁，姓富氏，秀之華亭人也。幼不好弄，其父奇之，以施普照寺。年十有九，受具足戒，從韶於天台，受天台教，習西方觀。復事三衢浮石矩法師，皆盡其學。韶之將老也，命公代之，講者八年，學者宗之。及其老，遂領寺事，翰林沈文通治杭，以威猛御物，僧徒嚴憚之，見者惶駭失據。公獨從容如平日，文通異之，遂以蒞僧職。卒至都僧正，凡講授二十五年，往來千人，得法者甚衆。西方觀成，與同社人造塔及閣，公容止端靜，不畜長物，有盜夜入其室，脫衣與之，導之出門，使從支徑逃去。

熙寧六年十月有疾，十七日且起盥濯，與衆別，焚香跏趺而逝，年六十，臘四十一。

公初入天台，及潤，有老人冠帶僂僂，逾梁迎之，入門而失，始代師講，夢章安尊者以金篋擊其口，曰：「汝勤於誨人，當得辯惠。」嘗苦脾痛，久而不愈，夢天神以金盤盛水，使師瞑目而洗其腸，浣已復納，覺而痛止。公沒之歲，吳越大旱，禱於天台觀音像，不應，公以疾晝寤，夢老人白衣烏帽告曰：「明日日中必雨。」一問其人，曰：「山神也。」如期而雨，公學行高妙，報在西方，其以感通者，不可勝言，而聞於人者如此。今住天台德賢師，實公之高第，以茲授之，俾刻之石銘曰：

佛本說一乘，無二亦無三，空洞無一物，應物無不在；欲以是教人，人或不能信，以其不信故，故示以方便；方

蘇子由樂城後集 卷二十四

五八

便皆是幻，惟惠爲真實，有方便惠解，無方便惠縛；有惠方便解，無惠方便縛。惟惠方便，更相爲縛解。縛脫解亦除，然後至佛乘。智者古智人，具惠與方便，示入西方觀，其實則是幻。由幻而得佛，於以度衆生，會歸於一乘。何者非佛法？海月辯才師，智者之孫曾，由教而得禪，皆僧中第一。我不識其面，知其心中事，作銘書塔石，二公知其然。

蘇子由樂城三集引

崇寧四年，余年六十有八，編近所爲文，得二十四卷，目之樂城後集。又五年，當政和元年，復收拾遺稿，以類相從，謂之樂城第三集。方昔少年，沈酣文字之間，習氣所薰，老而不能已；既以自喜，亦以自笑；今益以老矣，餘日無幾，方其未死，將復有所爲，故隨類輒空其後，以竣異日附益之爾云。穎濱遺老書。



蘇子由欒城二集目錄

卷一 詩七十首

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一
 畫歎（并引）……………一
 夢中反古菖蒲（并引）……………一
 次遲韻復雪……………二
 次韻文氏外孫驥以其祖父與可學士
 書卷還謝悰學士……………二
 守歲……………二
 上元不出……………二
 將築南屋借功田家……………二
 丁亥生日……………三
 初葺遺老齋二首……………三
 謝人惠千葉牡丹……………三
 移陳州牡丹得千葉二本喜作一首……………三
 因舊（并敘）……………三

初成遺老齋二首……………四
 蠶麥二首……………四
 文氏外孫入村收麥……………四
 李方叔新宅……………四
 苦雨……………五
 殺麥二首……………五
 其二……………五
 立秋後……………五
 初築南齋……………五
 中秋月望十六終夜如晝……………六
 釀重陽酒……………六
 戲題菊花……………六
 九日三首……………六
 其二……………六
 其三……………六
 十日二首……………六

蘇子由樂城三集 目錄

初成遺老齋待月軒藏書室三首	七
久雨	七
方築西軒穿地得怪石	七
肺病	八
送遜監淮西酒并示諸任二首	八
風雲	八
讀傳燈錄示諸子	八
夢中詠西湖	八
買炭	九
欲雪	九
那吒	九
示諸子	九
戊子正旦	九
題舊鐘馗(并引)	九
七十吟	一〇
久旱府中取虎頭骨投邢山潭水得雨	一〇
戲作	一〇
生日	一〇

將拆舊屋權住西廊	一〇
種花二首	一一
其二	一一
同遲賦千葉牡丹	一一
同遲賦春晚	一一
春無雷	一一
聞卞氏舊有怪石藏宅中問其遺孫指	一一
一廢井云盡在是矣并在室中床下尙	一一
未能取先作一首	一一
仲夏始雷	一二
八壘	一二
讀舊詩	一二
五月園夫獻紅菊二絕句	一二
夏至後得雨	一二
遷往泉店殺麥	一二
夏夜對月	一三
千葉白蓮花	一三
追和張公安道贈別絕句(并引)	一三

卷二 詩七十一首

讀老齋絕句十二首……………一四

其二……………一四

其三……………一四

其四……………一四

其五……………一四

其六……………一四

其七……………一四

其八……………一五

其九……………一五

其十……………一五

其十一……………一五

其十二……………一五

移花……………一五

服粟……………一五

白菊……………一五

九日家釀未熟……………一六

南齋獨坐……………一六

西成……………一六

藏菜……………一六

示諸子……………一六

示諸孫……………一六

十一月一日作……………一六

冬至日……………一七

除日……………一七

臘中三雪……………一七

伐雙穀……………一七

上元夜適勸至西禪觀燈……………一七

程八信孺表弟剖符單父相遇潁川歸

鄉待闕作長句贈別……………一七

種松……………一八

二月望日雪二絕……………一八

遜自淮康酒官歸觀逾旬而歸送行二

絕句……………一八

去年秋扇二絕句……………一八

蘇子由樂城三集 目錄

讀舊詩……………一八

堂成不施丹牖唯紙窗水屏蕭然如野
人之居偶作一首……………一九

南齋竹三絕……………一九

中秋新堂看月戲作……………一九

午寢……………一九

九月陰雨不止病中把酒示諸子三首……………一九

其二……………二〇

其三……………二〇

落葉滿長安分題……………二〇

臘月九日雪三絕句……………二〇

己丑除日二首……………二〇

同外孫文九新春五絕句……………二〇

上元前雪三絕句……………二一

上元雪……………二一

春陰……………二一

庭中種花……………二一

曾郎元矩見過逾月聽其言久而不厭……………二一

追感平昔為賦詩……………二二

閉門……………二二

林筍復生……………二二

老柏……………二二

蠶麥……………二二

喜雨……………二三

題東坡遺墨卷後……………二三

洗竹……………二三

寄張芸叟（并序）……………二三

卷二 詩七十首

雨中秋絕句二首（并序）……………二三

贈德仲……………二四

閏八月二十五日菊有黃花園中燦然
奪目九日不憂無菊而憂無酒戲作……………二四

九日三首……………二四

其二……………二四

其三……………二五

戲題三絕	二五
木冰	二五
夜坐	二五
老史	二五
臘雪次遲韻	二五
小雪	二六
土牛	二六
除夜二首	二六
其二	二六
遺老齋南一柏雙榦昔歲坐堂上僅可見也今出屋已尺餘偶賦	二六
正月十六日	二六
七十三歲作	二六
春旱彌月郡人取水邢山二月五日水入城而雨	二七
龍川道士	二七
重贈	二七
食櫻笋二首	二七

西軒畫枯木怪石	二八
悟老住慧林	二八
蠶麥	二八
北堂	二八
秋稼	二九
七夕	二九
食雞頭	二九
秋雨	二九
補種牡丹二絕	二九
曹郎子文赴山陽令	二九
辛卯九日三首	三〇
其二	三〇
其三	三〇
早睡	三〇
廳前柏	三〇
十月二十九日雪四首	三〇
冬日卽事	三一
畫學董生畫山水屏風	三一

冬至日作	三二
冬至雪二首	三一
讀樂天集戲作五絕	三二
記病	三二
除日二首	三二
上元	三三
壬辰生日兒姪諸孫有詩所言皆過記	三三
胸中所懷亦自作	三三
白髮	三三
林筍	三三
西軒種山丹	三三
遊西湖	三四
泛潁水	三四
風痺三作	三四
新作南門	三四
春旱	三四
感秋扇	三五

喜姪邁還家二首	三五
次前韻	三五
喜雨	三五
雨過	三五
燠暑	三六
外孫文九伏中入村噉麥	三六
大雨後詠南軒竹二絕句	三六
秋後卽事	三六
送遲赴登封丞	三六
省事	三七
廣福僧智昕西歸	三七

卷五 詩賦銘贊共十首

種藥苗二首（井引）	三七
種粟粟	三七
種決明	三八
上巳	三八
上巳後	三八

堂成……………三八

雙柳……………三九

卜居賦（并引）……………三九

銅雀硯銘（并引）……………四〇

壬辰年寫真贊……………四〇

管幼安畫贊（并引）……………四〇

卷六 策問一十五首

策問……………四一

論一首

觀會通以行典禮論……………四四

卷七

論語拾遺（并引）……………四五

卷八 雜說九首

易說三首……………五一

蘇子由樂城三集 目錄

洪範五事說一首……………五三

詩病五事……………五五

卷九

書傳燈錄後……………五七

卷十 記四首

藏書室記……………六一

待月軒記……………六二

遺老齋記……………六三

墳院記……………六三

蘇子由樂城三集 目錄

蘇子由樂城三集

卷一 詩七十首

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

秋成粟滿倉，冬藏雪盈尺。天意愍無辜，歲事了不逆。誰言豐年中，遭此大泉厄。肉好雖甚精，十百非其實。田家有餘糧，斯斯未肯出。閭閻但坐視，愍愍不得食。朝饑願充腸，三五本自足。飽食就茗飲，竟亦安用十。萋蒙得巧便，輕重竊相易。鄰邦穀如土，胡越兩不及。困民本無賴，翩然去井邑。土著坐受窮，忍饑待捐瘠。彼哉陶鈞手，用此狂且愎。天且無奈何，我亦長太息。

畫數

(并引)

武宗元比部學吳道子畫佛菩薩鬼神；燕肅龍圖學王摩詰畫山川水石，皆得其彷彿。穎川僧舍往往見之，而里人不甚貴重，獨重趙董二生。二生雖工而俗，不識古名畫遺意，作畫數。武燕未遠，嗟誰識？趙董紛紛枉得名，已矣孫陳舊人物，至今但數漢公卿。

夢中反古菖蒲

(并引)

古詩云：「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令我好顏色。」十一月八日四鼓，夢中反之，作四韻，見一愚公在側，借觀示之，赧然有愧恨之色。

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再三不忍折；一人得飽滿，餘人皆不悅，已矣勿復言，人人好顏色。

次選韻復雪

老人怕寒愁早作，夜聞飛霰知相虐。粟車未到泥復深，場薪欲盡心驚愕。山川澗蕩勢如海，孤舟一葉知安泊。山中故人消息斷，欲問有無隔溪壑。人言王生好事人，回船不顧山陰約。故侯生來本貧窶，妻子至今美藜藿。曳履長歌解忍饑，裹飯往飼今誰託？家人來告酒可蒔，洗盃開瓶同一酌。

次韻文氏外孫驥以其祖父與可學士書卷還謝驥學士

西南自是賢俊府，衰若思歸謾留許。春禾磨麥非平生，子孫便推我作古賢哉。與可詩中傑，筆墨餘功散繪楮。南陽諸謝世有人，此邦亦自非其土。一時與我俱作客，白髮蒼顏愧非伍。儒術真傳漢太翁，風流未減晉諸庾。兩家尚有往還帖，舊集脫遺應可補。明窗展卷清淚滴，恍然似與故人語。欲鎖空廚付長康，恐君譏我不與取。

守歲

歲云莫矣誰能守？唯有此心初不移。宇宙隨流任爾去，虛空對面即吾師。三盃醉倒聊從俗，一點靈明欲語誰。來日日新無限事，歸根一笑彼安知？

上元不出

春寒未脫紫貂裘，燈火催人夜出遊。老厭歌鐘空命酒，病嫌風露怯登樓。擁袍坐睡曾無念，結客追歡久已休。試問西鄰傳法老，此時情味似儂不？

將築南屋借功田家

先人做廬寄西南，不歸三紀今何堪？卜營菟裘閱歲三，西成黍豆餘石甌。借功田家并鑿杖，農事未起來不嫌。併遣浮客從丁男，芒屨秃巾短後衫。杵聲登登駭閭閻，期我一月久不厭。我方窮困人所諳，有求不答心自甘。一言見許不妄談，飲汝信厚心懷慚。晨炊暮餉增醜醜，歸時不礙田與蠶。

丁亥生日

少年卽病肺，喘作鐮木聲；中年復病脾，暴下泉流傾；困苦始知道，處世百欲輕。收功在晚年，二疾忽已平。來年今日中，正行七十程。老聃本吾師，妙語初自明；至哉希夷微，不受外物嬰，非三亦非一，了了無形形，迎隨俱不見。瞿曇謂無生，湛然琉璃內，寶月長盈盈。

初葺遺老齋一首

鬢鬢渾白已經歲，腰痛春來日又多，一味安閑猶有礙，却令朝謁擬如何？築居定作子孫計，好事久遭僧佛呵；尤愧白家履道宅，十年成就飽經過。

爲留十步南牆竹，莫怪門前鳥雀多，陋巷何妨似顏子，勢家應未奪蕭何；詩書懶惰何曾讀，氣息調勻不用呵；多病從來少賓客，杜門今復幾人過？

謝人惠千葉牡丹

東風催趁百花新，不出門庭一老人，天女要知摩詰病，銀瓶滿送洛陽春；可憐最後開千葉，細數餘芳尙一旬；更待遊人歸去盡，試將童冠浴湖濱。

移陳州牡丹偶得千葉二本喜作一首

小圃初開清渙岸，名花近取宛邱城，爭言千葉根難認，忽發雙葩眼自明；謫墮神仙終不俗，飛來鸞鳳有餘清；細鉏瓦礫除荆棘，未可令齊衆草生。

因舊

(井敘)

子因卞氏故居改築新宅，其廳事陋甚，有柴氏廳三間，求售三百餘萬錢，力不能致。子遲日：「因卞之舊

蘇子由樂城三集 卷一

四

而易，其尤不可。子孫若賢，當師公儉。予愧其言，從之，作因舊詩。

君不見林上鵲，冬深始營巢。及春巢已成，又不見梁上燕。春深初作窠，及夏雛已生。我爲一區屋，三年費經營。紛紛伐椽液，日厭斤斧聲。老竟能幾何，何日安餘齡。一言愧吾兒，事忌與力爭。青楊易三棟，赤榆換雙楹。指顧行即具，構築役亦輕。鄭侯念子孫，不處高閨閔。吾今何人斯，此則座右銘。

初成遺老齋二首

花時懶出伴遊人，暑雨深藏養病身。新宅丁丁厭斤斧，舊書寂寂卷埃塵。久將生事累諸子，頓斂浮根付一真。遺老齋成謀宴坐，澹然無語接來賓。

舊說穎川宜老人，朱櫻斑筍養閑身。無心已絕衣冠念，有眼不遺車馬塵。青簡自書遺老傳，白鬚仍寫去年真。齋成謾作笑談主，已是蕭然一世賓。

蠶麥二首

疏慵自分人嫌我，貧病可憐天養人。蠶眠已報冬裘具，麥熟旋供湯餅新。擷桑曉出露濡足，拾穗暮歸塵滿身。家家辛苦大作社，我千錢追四鄰。

三界人家多鮮福，一時蠶麥得難兼。頌擾已愧非吾力，湯火尤驚取不廉。貴客爭誇火浣布，貧家粗有水精鹽。薄衫冷麵消長夏，捫腹當知百不堪。

文氏外孫入村收麥

欲收新麥繼陳穀，賴有諸孫替老人。三夜陰霪敗場圃，一竿晴日舞比鄰。急炊大餅償饑乏，多博村醪勞苦辛。閉廩歸來真了事，賦詩憐汝足精神。

李方叔新宅

我年七十無住宅，斤斧登登亂朝夕。兒孫期我八十年，宅成可作十年客。人壽八十知已難，從今未死且罄桓；不如君家得衆力，咄嗟便了三十間。李君雖貧足圖史，旋鑿明窗安淨几，閉門但辦作詩章，好事時來置樽俎。我恨年來不出門，不見君家棟宇新，心安卽是身安處，自揣頭顱莫問人。

苦雨

(七月朔)

蠶婦絲出盡，田夫麥入倉。斯人薄福德，二事未易當。忽作連日雨，坐使秋田荒。出門陷塗潦，入室崩垣牆。覆壓先老稚，漂淪及牛羊。餘糧詎能久，歲晚要精糠。天災共妄行，人事密有償。嗟哉竟未悟，自謂予不戕。造禍未有害，無辜輒先傷。簞瓢吾何愛，伴詩熱中腸。

殺麥二首

麥幸十分熟，雨過三日霏。初晴尙未伏，半夜卷重陰。細築塲無隙，輕推磨有音。驚聞諸縣水，一瞰直千金。

其一

雨後麥多病，庾中蛾欲飛。不辭終日暑，幸脫半年饑。潦水來何暴，秋田望已微。農夫愚可念，此報定誰非？

立秋後

伏中苦熱焦皮骨，秋後清風濯肺肝。天地不仁誰念爾？身心無著偶能安。詩書久爲消磨日，毛褐還須準擬寒；謾許百年知到否，相從一日且磐桓。

初築南齋

我老不自量，築室盈百間。舊屋收半料，新材伐他山。盎中粟將盡，囊中金亦殫。涼風八月高，扶架起南邊。首成遺老齋，願與客周旋。古檜長百尺，翠竹森千竿。隔城過清潁，有井皆甘泉。平生隱居念，眷眷在山川。誰言白髮

年有作竟不然。我本師瞿曇，所遇無不安。諸子知我懷，勉更求棖椽；堂成鋪莞簟，無夢但安眠。

中秋月望十六終夜如晝

秋氣久已到，月明如可期。雲生未望夜，天借極圓時；冷澈登臨倦，衰慵起舞遲；兔閑長擣藥，桂老尙生枝。運轉何年住，清明與物宜；油然任消長，斤斧定何施？

釀重陽酒

家人欲釀重陽酒，香麴甘泉家自有；黃花抱蘗有佳思，金火未調無好手；老奴但欲致村醪，小婢爭言試三斗。我年七十似童兒，逢節歡欣事從厚。廩粟已空豆方實，羔豚雖貴魚可取；病嫌秋雨難爲腹，老嘆饑涎空有口。折花誰是送酒人，來客但有鄰家父；閉門一醉莫問渠，巷爭不用纓冠救。

戲題菊花

春初種菊助槃蔬，秋晚開花插酒壺；微物不多分地力，終年乃爾任人須；天隨七箸幾時輟，彭澤樽壘未遽無。更擬食根花落後，一依本草太傷渠。

九日二首

昔忝衣冠舊，今從野老遊；籬根菊初綻，甕面酒新藟。不負重陽節，都無舉世憂。人生定誰是？萬事本悠悠！

其二

欲就九日飲，旋炊三斗醪；今朝不一醉，坐客有空同。白髮何須吝，黃花恨晚開；問知餅未罄，相勸盡餘盃。

其三

從古重此日，今人那得違？菊遲知歲閏，酒貴念人飢；身安且自慰，家遠不成歸；尙憶少年樂，驚呼人盡非。

十日二首

酒經重九尙殘卮，雨送初寒問篋衣，養氣安閑真得計，讀書勤苦已知非；謾存講說傳家學，深謝交遊絕世譏；築室未成中自笑，何如茅屋對柴扉？

憂患經懷沃滂卮，榮華過眼脫輕衣，定心稍覺無來往，時事誰能問是非？祿去身安常自喜，宅成囊竭可無譏。交遊散盡餘親戚，酒熟時來一叩扉。

初成遺老齋待月軒藏書室二首

老人身世兩相遺，綠竹青松自蔽虧，已喜形骸今我有，枉將名字與人知；往還但許鄰家父，問訊纔通說法師。燕坐蕭然便終日，客來不識我爲誰。（遺老齋）

軒前無物但長空，孤月忽來東海東，圓滿定從何處得，清明許與衆人同；伶渠生死未能免，願我盈虧略已通。夜久客寒要一飲，油然細酌意無窮。（待月軒）

讀書舊破十年功，老病茫然萬卷空，插架都將付諸子，閉關猶得養衰翁；案頭螢火從乾死，窗裏飛蠅久未通；自見老盧真面目，平生事業有無中。（藏書室）

久雨

雲低氣尙濁，雨細泥益深，經旬勢不止，晚稼日已侵。閒居賴田食，憂如老農心，堆場欲生耳，棲畝將陸沉；常賦雖半釋，雜科起相尋，凶年每多暴，此憂及山林！號呼天不聞，有言不如喑；願見雲解脫，秋陽破羣陰。

方築西軒穿地得怪石

卜氏平日本富家，庭中怪石蹲磨礮，子孫分散不復惜，排棄坑谷埋泥沙。一株躍出隨畚鍤，知我開軒方種花，頽然遠嶺垂澗壑，豁然穴通烟霞。十夫徙置幸不遠，軒前桐柏陰交加。我家舊隱久不到，小池尺水三流槎，少年旋遠看不足，時呼野老來煎茶。老人得此且自慰，更訪餘石探幽遐。（或言卜氏舊石尙多，但未知沉淪處）

爾。

肺病

肺病比不作屈信三十年，今年胡爲爾，呀然上衝咽？寒冰未易溫，死灰誰使然？醫言無庸怪，此理環無端；少年少戕敗，今日存精堅，假年復除害，非人豈非天。

送遜監淮西酒井示諸任二首

疇昔南遷海上雷，艱難唯與汝同來，再從龍尉茅叢底，旋卜雲橋荔子堆，相與閉門尋舊學，誰言復出理官陪？乘田委吏先師事，莫學陶翁到卽回。

淮西留滯昔經年，唯有諸任時往還，炊黍留賓不嫌陋，借書度日免長閑，歸來淇水無人問，夢遶伊家古檜間。二老舊遊唯我在，後生誰復識蒼顏？（遜聖師中二老人，雖鄉人，今無識之者矣。）

風雪

（閏十月十一日）

冬溫未宜人，風雪中夜止，疾雷略吾窗，輕冰入吾被，病去適三日，驚起存一氣，心安氣亦安，二物本非二，皎然一寸燈，下燭九泉底，物來無不應，物去未嘗味，恨我俗緣深，撓此古佛智，醫來視六脈，六脈非昔比。（醫適有此言。）

讀傳燈錄示諸子

大鼎知難一手扛，此心已自十年降，舊存古鏡磨無力，近喜三更月到窗，早歲文章真自累，一生憂慮信難雙；從今父子俱清淨，共說無生或似龐。

夢中詠西園

誰鑿西湖十里中，扁舟載酒颺輕風。草木蕃滋百事足，寒暄淡薄四時同。東鄰適與吾廬便，西岸遙將岳麓通；閑遊草草無人識，竹杖藤屨一老翁。（前四句夢中得，後四句起而足之。）

買炭

苦寒搜病骨，絲纊莫能禦。析薪燎枯竹，勃鬱烟充宇。西山古松櫟，材大招斤斧。根槎委溪谷，龍伏態虎踞；挑抉靡遺餘，陶穴付一炬。積火變深黧，牙角猶憤怒。老翁睡破氈，正晝出無屨。百錢不滿籃，一坐幸至莫。御爐歲增貢，圓直中常度。閭閻不敢售，根節姑付汝。升平百年後，地力已難富。知夸不知嗇，俛首欲誰訴。百物今盡然，豈爲一炭故？我老或不及，預爲子孫懼。

欲雪

今年麥中熟，麩餌不充口。老農畏冬旱，薄雪未覆畝。驕陽引狂風，三白知應否。久晴車牛通，薪炭家家有。惟有口腹憂，此病誰能救。達官例謀身，一醉日自富。尙應天愍人，雲旂朝來厚。飛花得盈尺，一麥可平取。

那吒

北方天王有狂子，只知拜佛不拜父。佛知其愚難教語，寶塔令父左手舉。兒來見佛頭輒俯，且與拜父略相似。佛如優曇難值遇，見者聞道出生死。嗟爾何爲獨如此，業果已定磨不去。佛滅到今千萬祀，只在江湖挽船處。

示諸子

老去惟堪一味閑，坐令諸子了生緣。搬柴運水皆行道，挾策讀書那廢田。兄弟躬耕真盡力，鄉鄰不慣枉稱賢。裕人約已吾家世，到此相承累百年。（范五德孺近語，聞君家兄弟善治田，蓋取其不盡利耳。）

戊子正月

百歲行來已七分，筋骸轉覺不如人。法傳心地初投種，雨過花開不待春。識路一時如有得，到家諸事本非

新舊陳芻狗今無用，付與時人藉兩輪。

題舊鍾馗

(並引)

癸丑歲子爲興德軍掌書記，是歲大旱，除日，府中饋畫鍾馗行雪中，狀甚怪；後三十六年，檢篋中舊畫，得之，戲作此篇。

濟南書記今白須，歲節鍾馗舊綠襦，舉手托天欣見雪，破鞭踏凍可憐渠！滔滔時輩今黃壤，六六年華屬老夫。兒女未容翁便去，銀瓶隔夜浸屠酥。

七十吟

年來霜雪上人頭，俄爾相將七十秋，欲去天公未遣去，久留敝宅恐難留；六窗漸暗猶幸物，一點微明更著油。近聽老盧親下種，滿田宿草費鉏耰。

久旱府中取虎頭骨投邢山潭水得雨戲作

邢山潭中黑色龍，經年懶臥泥沙中，嵩陽山中白額虎，何年一箭肉爲土？龍雖生，虎雖死，天然猛氣略相似，生不益人死何負？虎頭枯骨金石堅，投骨潭中潭水旋，龍知虎猛心已愧，虎知龍懶自增氣。山前一戰風雨交，父老曉起看麥苗，君不見岐山死諸葛，真能奔走生仲達。

生日

扶杖今年見國人，懸弧早歲憶茲晨，佛身三世歸依地，隣寺百僧清淨因；蓮子知非慙已晚，白公起定惜餘香；舞雩一濯平湖水，鄉黨驚呼白髮新。（是日南堂供三世佛西寺齋僧百人）

將折舊屋權住西廓

平生未有三間屋，今歲初成百步廊。欲趁閑年就新宅，不辭暑月臥斜陽。脩篁已謝前人種，甘井何妨衆口嘗。奔走從來成底事，安居到處漫爲鄉。

種花二首

築室力已盡，種花功尙疏。山丹得春雨，豔色照庭除。末品何曾數，羣芳自不如。今秋接千葉，試取洛人餘。

其一

築室少閑地，種花能幾畦。松筠舊滿眼，桃李漸成蹊。無計通湖水，長思種藕泥。幽懷終不愜，柱杖出城西。

同遲賦千葉牡丹

未換中庭三尺土，漫種數叢千葉花。園工言：「近家糞土多蟲，故不宜花，須換黃土三尺，花乃茂。」造物不違鑽老意，一枝頗似洛人家。名園不放尋芳客，陋巷希聞載酒車。未忍畫瓶修佛供，清樽酌盡試山茶。

同遲賦春晚

池擗春旱欲生塵，一雨能令草木新。脾病不嫌櫻筍薄，廩空偏喜麥禾勻。白須照水湖光淨，綠酒留人鳥啼頻。但恐少年嫌老醜，眼前無復一時人。

春無雷

經冬無雪麥不死，秋雨過多深入土。人言來歲定無麥，農父掉頭笑不許。清明雨足麥欣欣，旋救奴婢修破困。大麥過期當半熟，小麥未晚猶十分。東家西舍發陳積，十錢一甓猶難得。向來天公不爲人，市人半是溝中瘠。前望麥熟一月期，老稚相勸聊忍飢。誰令伏枕作寒熱，囊中無錢誰肯醫。天公愛人何所吝，一春雨作雷不震雷。聲一起百妖除，病人起舞不須扶。

聞卞氏舊有怪石藏宅中間其遺孫指一廢井云盡在是矣井在室中床下尙

蘇子由樂城三集 卷一

一一

未能取先作一首

昔人遊宦久江湖，怪石嵌空駭里閭。一井深藏綠底事，百年不出待潛夫。棄捐泥土性仍在，睥睨林亭氣漸蘇。微物廢興猶有定，此生窮達謾長吁。

仲夏始雷

陽氣溟濛九地來，經春涉夏始聞雷。麥禾此去或可望，桃李向來誰使開。號令迤邐人共怪，陰陽顛倒物應猜。一聲震蕩雖驚耳，遍地妖氛未易回。

八壘

秦人一壘十五城，百二十城當八壘。元日臨軒組綬新，君臣相顧無窮喜。九鼎崢嶸夏禹餘，八壘錯落古所無。古人鄙陋今人笑，父老不憤空驚呼。

讀舊詩

早歲吟哦已有詩，年來七十未全衰。開編一笑恍如夢，閉目徐思定是誰。敵手一時無復在，賞音他日更難期。老人不用多言語，一點空明萬法師。

五月園夫獻紅菊二絕句

黃花九月傲清霜，百草滿園無此香。紅紫無端盜名字，試尋本草細商量。
南陽白菊有奇功，潭上居人多老翁。葉似幡蒿莖似棘，未宜放入酒盃中。

夏至後得雨

天惟不窮人，旱甚雨輒至。麥乾春澤匝，禾稿夏雷望。一年失二雨，廩實真不繼。我窮本人窮，得飽天所畀。奪稼十五年，有田颺川埃。躬耕力不足，分種中自愧。餘功治室廬，棄積霑狗彘。久養無用身，未識彼天意。

遷往泉店殺麥

罷民不耕穫，豈利有攸往？古人爲我言，許此亦無妄。一冬免領單，二麥盈盤盞。火老金尙伏，雨過築場壞；隣家助伯亞，蒼耳割榛葦。朝暘得終日，經歲可無恙。老夫終病懣，長子幸可仗。勛勞慎勿厭，甃餌家共享。秋田雨初足，已作豐熟想。歸來報好音，相對開臘釀。

夏夜對月

大火直南方，萬物委爐炭。微雲吐涼月，中夜初一浣。老人氣如縷，枕簟亦流汗。披衣遶中庭，星斗睡相粲。鳴蜩思清露，抱葉一長歎。栖鵲亦未安，遶樹再三轉。我生仰田食，候雨占雲漢。枵然未可期，無食終誰怨。寒帷竟不寐，夜氣淨如練。愛之不忍觸，惟恐朝來散。

千葉白蓮花

蓮花生淤泥，淨色比天女。臨池見千葉，謫墮問何故？空明世無匹，銀瓶送佛所。清泉養芳潔，爲我三日住。蕭然落寶床，應返梵天去。

追和張公安道贈別絕句

(並引)

子年十八，與兄子瞻東遊京師，是時張公安道守咸都，一見以國士相許，自爾遂結忘年之契。公晚事涖陵，君臣之義，初不淺也；既而與用事者異議，拂衣而出。初守宛邱，次守南都，子亦以議論不合，連從公遊。元豐初，子瞻以詩獲罪，竄居黃州，子謫監筠州酒稅。公凄然不樂，酌酒相命，手寫一詩爲別，曰：「可憐萍梗飄浮客，自嘆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七年，蒙恩召還，復見公，南都自是又八年，而有升沉之歎。時公薨已數年矣。及自龍川還潁川，姪過，出子瞻遺墨，中有公所贈章，覽之泣下。

不能止，乃追和之。

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爲幕下賓，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

卷二 詩七十一首

遺老齋絕句十二首

杜門本畏人，門開自無客，孤坐忽三年，心空無一物。

其一

衆音入我耳，諸色過吾目，聞見長歷然，靈源不受觸。

其二

茲心淨無垢，尙愛南齋竹，當暑得清風，冷然若新沐。

其三

老檜真百尺，疎竹疑千畝，紛紛霰雪中，見此歲寒友。

其四

栽竹種松檜，十年禾成陰，昔人定知我，爲我養南林。

其五

久無叩門聲，剝啄問何故，田中有人至，昨夜盈尺雨。

其六

我居近西城，城枕湖一曲，不到平湖上，何物禁吾足？

其七

其八

北臨鳳凰臺，鳳去臺亦圯；萋萋脩竹林，噌噌何日至？

其九

昔我過嵩麓，雲移見諸峰，重遊未有日，想像隨霾中。

其十

避事已謝客，養性不看書，書中多感遇，掩卷輒長吁。

其十一

人言里中舊，獨有陳太邱，文若命世人，惜哉憂人憂。

其十二

巢由老箕山，遁世聊可耳，臨流愧堯舜，又甚陳仲子。

移花

（八月十六日）

種花南堂南，堂毀花亦瘁，理畦西軒西，花好未忍棄；慙慙拔陳草，秋雨流入地，移根傳生土，指日春風至，花來本陳洛，盈尺不爲異，力求千葉枝，更與一溉水。人功誠已盡，天巧行可致，我老百不爲，愛此養花智。

服粟

老去日添腰脚病，山翁服粟舊傳方，經霜斧刃全金氣，插手丹田借火光；入口鏘鳴初未熟，低頭咀嚙不容忙，客來爲說晨興晚，三噍徐收白玉漿。

白菊

白菊長先黃菊開，年年九日泛新醅，猶存古曆標花候，不奈時人信手裁；得勢從教盈九碗，倦眉聊復引三盃，愈風明目須真物，能使神農爲爾回。

九日家釀未熟

平生不喜飲，九日猶一酌，今年失家釀，節到真寂寞；床頭瀉餘樽，畦菊吐微萼，洗盞對妻孥，肴蔬隨厚薄；興來欲徑醉，量盡還自却，旁人嘆身健，省已知脾弱，尙有姑射人，自守常綽約，養生要慈儉，已老慚覺鑠，燕居漸忘我，杜門奚不樂？風麴日已乾，濁醪可徐作。

南齋獨坐

獨坐南齋久，忘家似出家，香烟糝作穗，茶面結成花；細竹纒通徑，長松初有槎，往還真斷絕，一一數歸鴉。

西成

野老端相慶，西成僅十分，寒來多釀酒，客過預留饋；近事姑求飽，遠憂要浪聞；一壺真有理，終日得醺醺。

藏菜

爨清葵芥充朝饌，歲晚風霜斷菜根，百日圍枯未易過，一家口衆復何言；多排饜盎先憂盡，旋設盤盂未覺煩；早晚春風到南圃，侵凌雪色有新豔。

示諸子

諸子才不惡，功名舊有言，窮愁念父母，心力盡田園；志在要須命，身閑且養源，遊魚脫淵水，何處有飛翻？

示諸孫

少年真力學，玄月閉書帷，老去渾無賴，心空自不知；交遊誰識面？文字略存詩；笑向諸孫說，疎慵非汝師。

十一月一日作

晝短圖書看不了，夜長鼓角睡難堪。老懷騷屑誰爲伴，心地空虛成妄談。酒少不妨隣叟共，病多賴有衲僧諳。（覺師識病善用藥）積陰深厚陽初復，一點靈光勤自參。

冬至日

陰陽升降自相催，齒髮誰教老不回。猶有髻珠常照物，坐看心火冷成灰。酥煎隴坂經年在，柑摘吳江半月來。官冷無因得官酒，老妻微笑礙新醅。

除日

年年最後飲屠酥，不覺年來七十餘。十二春秋新罷註，五千道德道親書。木經霜雪根無盡，船出風波載本虛。自怪多年客箕穎，每因吾黨賦歸歎。

臘中二雪

一臘不空度，三雪自相因。暗添池上凌，稍壓麥中塵。餘潤想猶在，苦寒將及春。慙慙欲盡酒，扶養病衰人。

代雙穀

（臘月二十七日作）

芳蘭非不嘉，當門自宜鋤。矧此惡木陰，久妨長者車。僕夫礪尋斧，告我日方除。久持不忍意，柯條益扶疎。植根雖云固，伐去會須臾。我塗雖不寬，出入自有餘。開門聽還往，并納賢與愚。荒穢一朝盡，來者皆虛徐。

上元夜筵勸至西禪觀燈

三年不踏門前路，今夜仍看屋裏燈。照佛有餘長自照，澄心無法便成澄。追歡狂客去忘返，入定孤僧喚不醒。更到西禪何所問，隔牆魚鼓正登登。

程入信孺表弟劄符單父相遇潁川歸鄉待闕作長句贈別

我生猶及見大門，弟兄中外十七人。兩家門戶甲鄉黨，正如潁川數孫陳。嗚呼鳴鴈略雲漢，風吹散落天一垠。歸來勉強整毛羽，飲水啄粒傷離羣。東西隔絕不敢恨，死生相失長悲辛。蕭蕭華髮對妻子，往往老淚流衣巾。仲叔已盡季亦老，雙星孤月耿獨存。老夫閉門不復出，喜君三度乘朱輪。今春剖符地尤勝，不齊自古留芳塵。回車訪我念衰老，挽衣把臂才逡巡。君行到官我未死，杖藜便是不速賓。一尊酌我當有問，此國豈有賢於君。（兄弟中惟僕與程八程九在耳）

種松

城郭人家歲寒木，檜柏森森映華屋。青松介僻不入城，野性特嫌塵土辱。中庭冉冉盈尺苗，條幹雖短風霜足。培根不用糞壤厚，插竹預防防鷄犬觸。他年期汝三丈高，獨立仙翁毛髮綠。老翁自分不及見，子孫見汝知攢直。

二月望日雪二絕

玄冥留雪惱中春，損麥傷花病老人。已典布裘捐衲襪，朝來酒盡乞比鄰。老翁衰病不憂花，百口唯須麥養家。聞道田中猶要雪，兼收凝白試山茶。

遜自淮康酒官歸觀逾旬而歸送行二絕句

官期未滿許寧親，平日宦遊無此恩。雨遍公田及私畝，學書兼得問筠孫。乘田委吏責無多，舊學年來竟若何。開卷新詩可人意，到官無復廢吟哦。

去年秋扇一絕句

篋中秋扇委塵埃，春晚炎風拂面來。舊物不辭爲世用，故人相見莫心猜。扇中秦女舊乘鸞，拂去浮塵色尙鮮。未盡炎風早歸去，不堪秋後乞哀憐。

讀舊詩

老人詩思如枯泉，
輓轡不下響盤乾。
舊詩展卷驚三五，
突然佳句疑昔賢。
老來百事不如前，
藜藿稻飯嘆獨便。
飽食餘暇盡日眠，
安用琢句愁心肝？

堂成不施丹雘唯紙窗水屏蕭然如野人之居偶作一首

高棟虛窗五月涼，
客來掃地旋焚香。
白雲低繞明月觀，
漲海東流清暑堂。
病久渴心思沉澁，
夢回餘念屬瀟湘。
老人夫婦修行久，
此處從今是道場。

南齋竹三絕

幽居一室少塵緣，
妻子相看意自閑。
行到南窗修竹下，
恍然如見舊溪山。
舊山修竹半塵埃，
誰種南林待我來？
新筍出牆秋雨足，
閉門長與護蒼苔。
里中佳客舊孫陳，
我自疎慵不見人。
目倦細書長掩卷，
心遊法界四無鄰。

中秋新堂看月戲作

年年看月茅簷下，
今歲堂成月正圓。
自笑吾人強分別，
不應此月倍嬋娟。
虛窗每怯高風度，
碧瓦頻驚急雨懸。
七十老翁渾未慣，
安居始覺貴公賢。
(聞都下諸家新建甲第壯麗頃所未有)

午寢

食飽年來幸有秋，
倒床清夢百無憂。
忍飢終愧首陽客，
睡足何須雲夢州。
冰酒黃封生不喜，
春芽紫筍向誰求？
平生尙有書魔在，
一卷還堪作枕頭。

九日陰雨不止病中把酒示諸子三首

早久翻成霧雨災，
老人腹疾強啣盃。
官醅菜豆適初熟，
雜菊黃花終未開。
兒女共憐佳節過，
雞豚恐有故人來。
衰年此會真餘幾，
薄酒無多不用推。

蘇子由樂城三集 卷二

二〇

其二

九日不能飲，吻吻覺胃寒，妻孥勸把盞，黃菊正堆檠。懶極久成病，年高終鮮歡，道人嫌服藥，心負自相安。

其二

庭菊美黃白，村醪雜聖賢，微吟還自喜，不飲信徒然。陶亮貧非病，孟嘉醒亦顛，相看莫相笑，與爾各當年。

落葉滿長安分題

有客倦長安，秋風正颯然，九衢飛亂葉，入水凝寒烟。搖落南山見，淒涼陋巷偏，名園失綠暗，清渭泛紅鮮；衣信催煩杵，狼烽報極邊；長江苦吟處，日暮想橫鞭。

臘月九日雪二絕句

天公留雪待嘉平，飛霰來時曉未明，病士擁衾催煖酒，閉門不聽掃瑤瓊。
去年家釀不須沽，秫米今年絕市無，雪沒前山蔽蕨盡，誰憐無語獨攜鉏？
臘中得雪春宜麥，饔糗無糟寒惱人，未暇樽鼻伴佳客，先將麩餌許比鄰。

己丑除日一首

閱遍時人身亦老，卷殘舊曆意茫然，髭鬚白盡無添處，甲子重來又十年。酒儉不容時一醉，堂成且喜夜安眠；春秋似是平生事，屋壁深藏付後賢。

橘紅安穩近誰傳？千舊有腹疾，或教服橘皮煎丸，經月良愈。鬢雪蕭騷久已然，梅柳任教修故事，蠶絲聊與祝新年。鄉人以錫蜜和麵，象梅枝柳葉，又以肉雜物爲羹，名之曰蠶絲。敲門賀客辭多病，守歲諸孫聽不眠；粗有官醅供夜飲，一瓶渾濁且稱賢。

同外孫文九新春五絕句

佳人旋貼釵頭勝，圍父初挑雪底芹，欲得春來怕春晚，春來曾似出山雲。
簾中臘脚長憂凍，戶外春風那得知？酒熟定應花未動，舉瓢先對柳千絲。
菊葉萱芽初出土，凍齧冷麵欲宜人，老人脾病難隨汝，洗釜磨刀待晚春。
築室恨除千本竹，及春先補百株花，隔年預與園夫約，春雨晴時問汝家。
雪覆西山三頃麥，一犁春雨祝天工，麥秋幸與人同飽，昔日黃門今老農。

上元前雪三絕句

臘中平地雪盈尺，嵩隗山田麥尙乾；不管上元燈火夜，飛花處處作春寒。
閉門不問門前事，燈火薰天自不知，聞道朝來雪又下，老人今歲未應飢。
天公似管人間事，近事傳聞半是非，但使麥田饒雨雪，飢人得飽未相違。

上元雪

上元燈火家家辦，遍地瓊瑤夜夜深，衲被蒙頭真老病，紗籠照佛本無心；
床頭酒響恰三斗，山下麥田真百金，乞我終年醉且飽，端能擁鼻作微吟。

春陰

春後誰令百日陰？雨淫風橫兩相侵，天公未有惜花意，野老空存念麥心。
怪共叢筠亦黃落，終憐老檜獨蒼森，過中不克陽安在？夏旱前知未易禁。（是春所在竹林皆黃落，頃所未見。）

庭中種花

空庭一無有，初種六株花，青桐綠楊柳，相映成田家，春雨散膏油，
朝曦發萌芽，造物知我心，初來盡枯槎，開花已可貴，結子成益佳，
百事盡如此，一生復何嗟？我生本窮陋，中年旅朝衙，失脚墮南海，
生還夢荒遐，築室雖不

多於我則已；松筠伴衰老，已矣無復加。

曾郎元矩見過逾月，聽其言久而不厭，追感平昔爲賦詩。

胄子相從得佳婿，（遜初於太學識元矩，因有姻議）掖垣同直嘉夏，（胡文情不意隔生死，世事休論有廢興）宿草芊綿淚入土，故琴牢落恨填膺，遠來似覺清談勝，試問傳家今幾燈。

閉門

閉門穎昌市，不識穎昌人，身閑未易過，閑久生暗塵。我念作閑計，欲與黃卷親，少年病書史，未老目先昏；掩卷默無言，閉目中自存。心光定中發，廓然四無鄰，不知心已空，不見外物紛。瞿曇昔嘗云，嗚哉不肯信，一見勿復失，愈久當愈真。

林筍復生

春寒侵竹竹憔悴，父老皆云未嘗記，偶然雷雨一尺深，知爲南園衆君子。從地湧出長如人，一一便有凌霄氣，吾家老圃倦栽接，但以歲寒相嫵媚。一朝紛紛看黃落，嵇阮相過無醉地，陰陽往復知有數，已病還瘳非卽死。呼童徑語隣舍翁，種竹未改當年意，姚黃魏紫終誤人，千葉重臺定何事。

老柏

柏根可合抱，柏身長百尺，我年類汝老，我心同汝直。我貧初無居，愛汝買此宅，索居懷舊友，開軒得三益。風中有餘勁，雪後不改色，我貧不栽花，遶屋多種竹，全家謬聞道，舉目無他物。晨興輒相對，知我有慙德。

蠶麥

春寒風雨淫，蠶麥止半熟，耕桑未嘗親，有獲敢求足？隣田老翁嫗，囊空更無粟，機張久乏緯，食晏惟薄粥；熟耕種未下，屢禱雲不族，私憂止寒餓，王事念鞭朴，爲農良未易，爲吏長簡牘，閉門差似可，忍飢有餘福。

喜雨

夏田已報七分熟，秋稼方憂十日乾。好雨徐來不倉卒，天公似欲救艱難。魃張鷹犬無遺力，社近雞豚趁早寒；老病隨人幸一飽，爐香無語只長歎！

題東坡遺墨卷後

少年喜爲文，兄弟俱有名。世人不妄言，知我不如兄。篇章散人間，墮地皆瓊英。凜然自一家，豈與餘人爭。多難晚流落，歸來分死生。晨光迫殘月，回顧失長庚。展卷得遺草，流涕濕冠纓。斯文久衰弊，涇流自爲清。科斗藏壁中，見者空嘆驚。廢興自有時，詩書付西京。

洗竹

寒甚南軒竹半黃，晚抽旱筍雜榛荒。不嫌毒手千竿盡，稍放清風八月涼。短篔只堪除糞壤，新萌會看伏牛羊。扶持造化須人力，早聽人言布麥糠。

寄張芸叟

(并序)

張芸叟侍郎編樂府詩相示，繼以書問手戰之故，懇懇有見憐衰病意，作小詩謝之。老矣張芸叟，親編樂府詞，才高君未覺，手戰我先衰。點黥舊無對，吟哦今與誰。十年酬唱絕，歡喜得新詩。

卷三 詩七十首

兩中秋絕句二首

(并序)

昔予謫居龍川，已卯歲閏九月重九，南方初有涼氣，予置酒招同巷黃氏老，與之對酌，作四絕句。其辛章曰：「尉他城下兩重陽，白酒黃雞意自長，卯飲下床虛已散，老年不似少年忙。」明年蒙恩北歸，寓居穎川。庚寅歲閏八月，遇兩中秋，賦兩絕句，以繼前作。俛仰十有二年，時正苦腹疾，秋思索然，老病日加，亦理勢然矣。

穎川城下兩中秋，金氣初凝火尚流，脾病家人不教飲，官廚好酒亦難求。
兩逢重九尉他城，蠶叟相從倒酒瓶，十二年來均寂寞，此心南北兩冥冥。

贈德仲

我昔見子京邑時，鬢髮如漆無一絲；今年相見穎昌市，霜雪滿面知爲誰。故人分散隔生死，孑然惟以影自隨。憐子肝心如鐵石，昔所謂可今不移。世間取舍竟誰是，惟有古佛終難欺。嗟哉我自不知子，意子清淨持律師，忽然微笑不言語，袖中錦繡開新詩。可憐相識二十載，終日對面初不知。蚌含明珠不肯吐，暗行沙底藏光輝。蚌爲身計良可耳，旁人不悟寧非媿。

閏八月二十五日菊有黃花園中粲然奪目九日不憂無菊而憂無酒戲作
年年九日憂無菊，今歲床空未有糟，世事何嘗似人意，天公端解憐吾曹。金龜解去瓶應滿，玉液傾殘氣尙豪，門外白衣還到否，今時好事恐難遭。

九日二首

瓢尊空挂壁，九日若爲歡，白髮逃無計，黃花開已闌。酒慳慙對客，風起任飄冠。賴有陶翁伴，貧居得自寬。

其二

解衣換村酒，酒薄不須嫌，節到勿空過，盃行且強拈。得閑身尙健，適意事難兼。醉臥南窗日，誰知酸與甜。

幼子淮西客，雙壺思老人。遠來經頽淡，細酌喜清醇。飲罷遙憐汝，歸來早及春。南齋昔未有，餘似舊時貧。

戲題二絕

懊惱嘉榮白髮年，逢人依舊唱陽關。眉城朝雨今誰聽？？砑鼓跳跟一破顏。
謝傅淒涼已老年，胡琴羌笛怨遺賢。使君於此雖不俗，挽斷髭鬚誰見憐？
遍地花鈿歎百年，蒼顏白髮意淒然。回頭笑指此郎子，破賊將來知有天。

木冰

老病不眠知夜寒，晨興薄冰滿庭前。枯榆老柳變精妍，細稍如苗麓如椽。風敲碎玉落紛然，冰裹榭葉誰雕鏤？鄰家父老呼東垣，欲沽官酒囊無錢。我亦強起試一觀，樹稼不見今十年。

夜坐

少年讀書目力耗，老怯燈光睡常早。一陽來復夜正長，城上鼓聲寒考考。老僧勸我習禪定，跏趺正坐推不倒；一心無著徐自靜，六塵消盡何曾掃。湛然已似須臾恒，久爾不負瞿曇老。回看塵勞但微笑，欲度羣迷先自了。平生誤與道士遊，妄意交梨求火棗。知有毗盧一逕通，信脚直前無別巧。

老史

口食陽翟粟，身衣陽穀絲。二物不相即，飽暖常不時。老史知我窮，一歲一奔馳。方暑勸脂車，苦寒伺來歸；嗟我垂老年，未免愛寒饑。老史甚忠信，但恨性重遲。事我三十年，閔閔不相離。我門了無求，辛苦終不辭。平生金石交，至此或已攜。老史未易得，試復養其兒。

臘雪次遲韻

冬儲久未辦，佳雪爲人留。穀豆入高廩，薪蒸轉千軸。紛紛了歲事，閔閔念農疇。家有二頃田，一頃種米粃。風聲夜中變，飛霰曉未休。粗畢今歲寒，復免來年憂。天公知人心，未禱得所求。傾瓢有遺酌，起和田中謳。

小雪

小雪僅能消臘熱，苦寒偏解惱衰翁。年豐誰使百物貴？心淨要令萬事空。老去禪功深自覺，生來滯運與人同。閑中未斷生靈念，清夜焚香處處通。

土牛

天地非不仁，萬物自芻狗。土牛適成象，逡巡見屠剖。田家挽雙角，歸理繅絲釜。生無負重力，死作初耕候。碎身本不辭，及物稍無負。君看劉表牛，豈脫曹公手？

除夜二首

年年賦除夜，一賦一衰殘。家有三斗釀，春餘半月寒。雞豚不改舊，鄰里自相歡。元日應無客，蕭然不著冠。

其一

七十三年客，相從尙幾年？西方他日事，東魯一經傳。漸解平生縛，初安半夜禪。紛紛爭奪際，何意此心全。

遺老齋南一柏雙榦昔歲坐堂上僅可見也今出屋已尺餘偶賦

翠柏擢雙榦，冉冉出屋危。柏長雖云喜，我老亦可知。苦寒不改色，烈風終自持。門閉斷來客，相對不相欺。

正月十六日

上元已過欲收燈，城郭遊人一倍增。陌上紅塵霏似霧，雲間明月冷如冰。誰言世上驅馳客？老作庵中寂定僧；漏水半消燈火冷，長空無滓色澄澄。

七十二歲作

一生有志恨無才，久爾蕭蕭白髮催，力學當年真自信，初心到此未應回；
開七十七年還住否？獲麟後事轉難裁。

春旱彌月，郡人取水，邢山二月五日水入城而雨。

春旱時聞孽火然，邢山龍老不安眠，麥生三寸未覆壟，雨過一犁初及泉；
賢；南齋遺老知尤幸，湯餅黃齏又一年。

龍川道士

（廖有象）

昔我遷龍川，不見平生人，傾囊買破屋，風雨庇病身；
頽然一道士，野鶴墮雞羣，飛鳴閭巷中，稍與季子親；
口問生事，寒裳觀運斤，俛仰忽三年，愈久意愈真；
送我出重嶺，長揖清江濱，方營玉皇宮，棟宇期一新；
後脫身走中原，見公心自足，徒步非我勤，我歸客其顛；
晝日長掩關，僕夫忽告我，門有萬里賓，問其所從來，
笑指南天雲，心知故人到，驚喜不食言，我老益不堪，
惟有二頃田，年年種麥禾，僅能免飢寒，君來亦何爲，
助我耕且耘，嗟古或有是，今世非所聞。

重贈

出家無復家，視身等雲浮，東西隨風行，忽然遍九州；
子五六人，門徒散林丘，本爲百年計，自可一世留；
胡爲不復願，脫去如敝裘，萬里一藤杖，來從故人遊；
翁，輕重恐未酬，疑君了心法，萬物皆浮漚，去彼非有嫌，
來此亦無求，是心摩尼珠，不受篋笥收，故人感君意，
一言還信不遠行，不爲此浪走非良謀。

食櫻筍二首

一旱經春草木焦，朱櫻結子獨盈條。盤中宛轉明珠滑，舌上逡巡絳雪消。仰囁佳人露猶濕，偷銜啼鳥語尤嬌。南方荔子爭先後，羞見炎風六月燒。

林竹抽萌不忍挑，誰家盈束伴晨樵。籊龍似欲號無罪，食客安知惜後凋。不願鹽梅調鼎味，姑從律呂應簫韶。林間老死雖無用，一試冬深雪到腰。

西軒畫枯木怪石

西軒素屏開白雲，婆婆老桂依霜輪。願說出走蟾蜍奔，河漢卷海機石蹲。牽牛自載倚柱根，清風颯然吹四鄰。東坡妙思傅子孫，作詩髣髴追前人。筆墨墮地稱奇珍，閉藏不聽落泥塵。老人讀書眼病昏，一看落筆生精神。

悟老住慧林

能公住嶺南，正觀呼不起。忠公客中禁，朝思不爲累。道人無淨穢，所遇忘嗔喜。悟公清淨人，心厭紛華地。慧林虛法席，去有遲遲意。投身淤泥中，佛法何處是。引身山林間，過患差無幾。力小難自欺，心安似無愧。悟世常失人，違心輒喪己。徐行勿與較，乘流得坎止。君看淨因措，志以直自遂。殺身竟何益，犯難豈爲智。去住本由天，毋求亦無避。相期明且哲，大雅亦如此。

蠶麥

春旱麥半熟，蠶收僅十分。不憂無餅餌，已幸有襦裙。造化真憐汝，耕桑不謾勤。經過話關陝，貧病不堪聞。

北堂

吾廬雖不華，粗有南北堂。通廊開十窗，爽氣來四方。風長日氣遠，六月有餘涼。兒女避不居，留此奉爺娘。爺娘髮如絲，不耐寒暑傷。單衣焦葛輕，歎歎蒸芥香。無客恣臥起，有客羅壺觴。今年得風痺，摩膏沃椒湯。念終捨此去，故山松柏蒼。此地亦何爲，歲時但蒸嘗。

秋稼

雨晴秋稼如雲屯，豆沒雞兔禾沒人。老農歡笑語行路，十年儉薄無今晨。無風無雨更一月，藜藿黍飯供四鄰。天公似許百姓足，人事未可一二論。窮邊逃卒到處滿，燒場入室才逡巡。縣符星火雜鞭箠，解衣乞與猶怒噴。我願人心似天意，愛惜老弱憐孤貧。古來堯舜知有否？詩書到此皆空文。

七夕

火流知節換，秋到喜身安。林鶻真安往？河橋晚未完。得閑心不厭，求巧老應難。送酒誰知我？瓢樽昨暮乾。

食雞頭

風開芡紫鐵爲鬚，斧斫沙磨旋付廚。細嚼兼收上池水，徐嚙還成滄海珠。佳客滿堂須一斗，閑居賴我近乎湖。多年不到會靈沼，氣味宛然初不殊。

秋雨

禾田已熟畏愁霖，積潦欲乾泥尚深。一雨一涼秋向晚，似安似病老相侵。人間有盡皆歸物，世外無生賴有心。要覓塵埃不到處，一燈相照夜愔愔。

補種牡丹一絕

野草凡花著地生，洛陽千葉種難成。姚黃性似天人潔，糞壤埋根氣不平。換土移根花性安，猶嫌入伏午陰煩。清泉翠幄非難辨，絕色濃香別眼看。

曹郎子文赴山陽令

囊空口衆不堪閑，却喜平生得細論。鶴髮進封償舊德，彩衣聽訟勉平反。楚風剽疾觀新政，浙水蕭條詠舊恩。記取老人臨別語，茶瓢霜後早相存。

辛卯九日二首

九日真佳節，年年長賦詩。深慙鶴髮老，每與菊花期。帽落無人拾，酒狂聊自持。豐年餘社學，天意念衰羸。

其一

我飲不爲酒，黃花競此時。茱萸謾辟惡，麴蘖助和脾。淺酌何勞訴，獨醒徒爾爲。來年我猶健，相對亦如斯。

其二

河朔今將到，山陽近欲行。老懷驚聚散，一酌慰平生。陋巷連牆久，長淮照眼明。到官紛訟牒，應憶此時情。（選歸自河朔，節前嘗至曹，即將赴山陽，節后當行也。）

早睡

老人如嬰兒，起晏睡常早。殮旣薄絮被，孤枕自媚好。倒床作飄息，逡巡輒復覺。隔門燈火明，粲粲聞語笑。杯捲相勸酬，往往見譏誚。披衣坐踟蹰，衰老當自了。室空窗亦虛，半夜明月到。老慮下種法，從古無此妙。根生花輒開，得者自不少。要須海底行，更問藥山老。

廳前柏

稗柏如嬰兒，冉冉三尺長。移根出澗石，植幹對華堂。重露恣膏沐，清風時抑揚。我老不耐寒，憐汝堪風霜。朝夕望爾長，尺寸常度量。知非老人伴，可入諸孫行。想見十年後，簷前蔚蒼蒼。人來顧汝笑，誦我此詩章。

十月二十九日雪四首

床頭唧唧槽鳴響，夜半蕭蕭雪打窗。擁褐旋驚花著樹，潑醅初喜酒盈缸。隣翁晨乞米三斗，釣戶暮留魚一雙。自笑有無今粗足，遙憐逐客過重江。（時逐客有過湖嶺者）

籠燈照室久妨睡，雪氣侵人不隔窗。枕上詩成那起草，槽頭酒滴暗鳴缸。遠來狂客應同去，高臥幽人未有

雙；猶憶新灘泊船處，堆蓬積玉撼長江。
幽居漫爾存三徑，燕坐何妨應六窗？老憶舊書時展卷，病封藥酒旋開缸；小園搖落黃花盡，古檜飛鳴白鶴雙；珍重老盧留種子，養生不復問王江。
鷓鴣子一飛超漲海，蜂兒終日透晴窗，心空莫著書千卷，客到長留酒半缸；性命早知元有分，文章誰信舊無雙？何年結東尋歸路，還看蠓頭下飲江。

冬日卽事

寒日初加一線長，臘醅添浸隔羅光，新年只願多新酒，舊疾微令變舊方；自昔杯椽元窄小，得閑筋力尙康強；買田種秫貧無計，自有人家爲插秧。（近來腹疾頗退，足疾尙餘一二，醫婁生言：「舊所用藥，須少增損。」）

畫學董生畫山水屏風

承平百事足，鴻都無不有，策牘試篆隸，丹青寫飛走，紛然四方集，狐兔萃林藪；何人知有益？長嘯呼鷹狗，奔逃走城邑，驚顧念餬口，素屏開白雲，稱我茅簷陋，濡毫願揮酒，峰巒映巖竇，巨石連地軸，飛布瀉天漏，紫山一徑通，過水微橋構，山家烟火然，遠寺晨鐘叩，僧從何方來，行速午齋後，有客呼渡船，隔水惟病叟，所然法一笑，此處定真否，人生初偶然，與此誰天壽？厄窮妄自憐，一醉輒日富，客至亦茫然，邀我沽斗酒。

冬至日作

義和飛轡留不住，小兒逢節喜欲舞，人言老翁似小兒，烝豚釀酒多爲具，穎川本自非吾鄉，鄰里十年成舊故，誰令閉戶謝往還，壽酒獨向兒孫舉，飲罷跣跣閉雙目，寂然自有安心處，心安自謂無老少，不知鬢髮已如素，似聞錢重薪炭輕，今年九九不難數。

冬至雪二首

蘇子由樂城三集 卷三

三二

功；¹ 一氣潛萌九地中，雪花微落四無風，初陽便有回天力，宿瘴徐看卷地空；家釀再投猶恨薄，官醕多取定無功；時人淺陋終無益，徑就天公借一豐。

功； 佳節蕭條陋巷中，雪穿窗戶有顏風，出迎過客知非病，歸對先師喜屢空；黍醞盈瓢終寡味，石薪烘竈信奇功；頗嫌半夜欺毛褐，却喜年來麥定豐。

讀樂天集 戲作五絕

樂天夢得老相從，洛下詩流得二雄；自笑索居朋友絕，偶然得句與誰同？

樂天得法老凝師，後院猶存楊柳枝；春盡絮飛餘一念，我今無累百無思。

樂天投老刺杭蘇，溪石胎禽載舳舻；我昔不爲二千石，四方異物固應無。

樂天引洛注池塘，畫舫飛橋映綠楊；溟水隔城來不得，不辭策杖看湖光。

樂天種竹自成園，我亦牆陰數百竿；不共伊家鬪多少，也能不畏雪霜寒。

記病

我病在脾胃，一病四十年，微傷輒暴下，傾注如流泉；去年醫告我，此病猶可痊，試取薑豆附，三物相和丸，服之不旬浹，病去如醫言。醫言藥有毒，病已當速捐，我意藥有功，服久功則全；侵尋作風痺，兩足幾蹣跚，徐悟藥過量，醫初固云然。舊病則已除，奈此新病纏，醫言無甚受，前藥姑捨旃；藥毒久自消，真氣從此完。鄙夫不信醫，私智每自賢，咄哉已往咎，終身此韋弦！

除日二首

微； 屠蘇末後不辭飲，七十四人今自希，筋力明年應更減，誠心憂世久知非；脾寒服藥近方驗，風痺經冬勢漸微；得罪明時歸已晚，此生此病任人譏。

七十四年明日是，三千里外未歸人。猶驚泉湧如迎節，詩句雲生喜見春。賀客不來知我病，鄰家竊語笑吾真。時人莫作樂天看，燕坐端能舉此身。樂天居洛陽日，正與子年相若，非齋居道場，輒攜酒尋花，遊賞泉石，略無暇日子性拙且懶，杜門養病，已僅十年，樂天未必能爾也。

上二元

上元車馬正喧喧，老病無聊長掩門。不著繁燈眩雙目，獨邀明月上前軒。踟躕跌坐聞三鼓，寂寞誰來共一樽？已覺城中塵土臭，急將清雨洗乾坤。

壬辰生日兒姪諸孫有詩所言皆過記胸中所懷亦自作

生日今朝是，匆匆又一年。讀書真已矣，閉目但茫然。下種言非妄，開花果定圓。驅羊舊有法，視後直須鞭。

白鬚

少年不辦求良藥，老病無疑生白鬚。下種已遲空悵望，無心猶幸省工夫。虛明對面誰知我？寵辱當前莫問渠。卽頃閉門今十載，此生畢竟得如愚。

林菊

竹林鸞凍會枯死，春筍連年再發生。天與歲寒終倔強，澤分淇澳轉敷榮。狂鞭已逐草侵徑，疎影長隨月到楹。嵇阮欲來從我飲，開門一笑亦逢迎。

西軒種山丹

淮陽千葉花，到此三百里。城中衆名園，栽接比桃李。吾廬適新成，西有數畦地。乘秋種山丹，得雨生可喜。山丹非佳花，老圃有深意。宿根已得土，絕品皆可寄。明年春陽升，盈尺爛如綺。居然盜天功，信矣斯人智。根苗相因依，非真亦非僞。客來但一笑，勿問所從致。

遊西湖

閉門不出十年久，湖重上遊一夢回。行過閭閻爭問訊，忽逢魚鳥亦驚猜。可憐舉目非吾黨，誰與開樽共一杯。歸去無言掩屏臥，古人時向夢中來。

泛溪水

早歲南遷恨舳舻，歸來平地憶江湖。半篙春水花千片，入尺輕船酒一壺。徐轉城陰平野闊，稍通竹徑小亭孤。前朝宰相終難得，父老咨嗟今亦無。自溪溝泛舟至曲水園，本文謫公舊物，潞公以遺賈魏公，今爲賈氏園矣。

風痺二作

年老百病生，風痺已三作。主家長息聾，說法仍害脚。十三學跌坐，從此罷雀躍。閉目時自觀，寸田飽耕鑿。下種本無種，服藥亦非藥。田熟根自生，病去如花落。吾生默已定，有數誰能却。數盡吾則行，未應墮冥漠。

新作南門

于公決獄多陰功，自知有子當三公。高作里門車馬通，定國精明有父風。飲酒一石耳目聰，漢家宰相仍漢封。左右中興始且終，我家讀書自我翁。恥言法律差兵戎，中年出入黃門中。智巧不足稱愚忠，雖云寡過亦無功。不伎不求心粗空，舉世知我惟天工。待此知不累兒童，作門不痺亦不隆。陋巷正與顏生同，勢家笑唾儘見容。

春旱

舊俸存無幾，生齒日益多。敝廬雖粗完，空廩無麥禾。首種二頃田，奈此春旱何。誰能持隻雞，一酌邢山阿。寒誰相念，幸龍未見訶。去年投虎頭，叩門用干戈。邂逅一尺雨，豈復陰陽和。幽明初不隔，誠意豈在多。惻然上通

天矧此一盤渦，雲興雨隨至，父老行且歌。

感秋扇

團扇經秋似敗荷，丹青髣髴舊松蘿，一時用舍非吾事，舉世炎涼奈爾何！漢代誰令收汲黯，趙人猶欲用廉頗；心知懷袖非安處，重見秋風愧恨多。

卷四 詩十二首

喜姪邁還家二首

一別匆匆歲五除，還家惟我白髭鬚；懷中初見孫三世，巷口新成宅一區；（姪房添一男孫，予亦葺成敝廬，皆別後事。）林下酒尊還漫設，床頭易傳近看無；老年遊宦真安往，南北相望結草廬。

次前韻

心空煩惱不須除，白盡年來罷鬚鬚；隨俗治生終落落，苦心憂世漫區區；居埵里巷知安否，食仰田園問有無；我已閉門還往絕，待乘明月過君廬。

喜雨

（五月十九日夏至）

一旱經春夏已半，好雨通宵曉未收；氣爽覽令多病喜，來遲未解老農憂；力耕僅足公家取，遺秉休違寡婦求；時向林間數新竹，捧龍騰上欲迎秋。

雨過

東南流注已鳴澗，西北霏微儻斂塵；人意共懷艱食病，天公那有不仁人；雲移已分貧無福，零應方知社有

神田里相望無一舍，終年苦樂會須勻。

海暑

東風吹鼎方然薪，遊魚出沒一世人。隨波上下猶欣欣，不識河漢清涼津。十年我已不出門，可憐尙寄生死濱。老知下種功力新，開花結子當有辰。寒暑一過聊嘖呻，至此有道非有神。

外孫文九伏中入村獵麥

春田不雨麥無麥，入困得半猶足食。伏中一獵不可緩，旱田蒼耳猶難得。人言春旱夏當潦，入伏未保天日好；老農經事言不虛，防風防雨如防盜。外孫讀書舊有功，五言七字傳祖風，旋投詩筆到田舍，知我老來饒且慵；秋田正急車難起，汗滴肩頰愧鄉里。磨聲細轉雪花飛，舉家百口磨牙齒。食前方丈我所無，烝麩十字或有諸。孫歸何用慰勤苦，烹雞亦有烝胡盧。（唐相盧懷慎既老家居，諸公嘗往問疾，公設食待客，勅庖夫淨去毛，勿拗折其項，客喜爲當食烝鷄鴨也。食至，乃烝胡盧耳。諸公皆不飽，公食之殊美。）

大雨後詠南軒竹一絕句

苦寒壞我千竿綠，好雨還催衆筍長。痛飲雖無穉阮客，瓢尊一試午陰涼。

葉開翡翠才通日，節竦琅玕不怕風。稍放西邊深二丈，端如幽谷茂林中。（竹西有二丈隙地，筍猶未到。）

秋後卽事

苦熱真疑不復涼，火流漸見迫西方。清風一夜吹茅屋，竹簟今朝避石床。露濕中庭菊含藥，水浮西浦稻生芒；秋成得飽家家事，莫笑農夫喜欲狂。

送遲赴登封丞

昔我過嵩陽，秋高日重九。晨邀同行客，共舉登高酒。廉糗生胼胝，一覽河山富。封壇土消盡，中夜捫星斗。下

山雙足廢，欲上知難；回首烟雲中，隱約見巖岫，未老約來遊，何意七十後，命兒性靜默，丞邑山路口，秋暑山尚煩，冬雪山方瘦，春山利遊觀，安與卽迎父。

省事

早歲讀書無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自許平生初不錯，人言畢竟兩皆空。空中有實何人見，實際心知與佛同；煩惱消除病亦去，閉門便了此生中。

廣福僧智昕西歸

先人寄東巖，蕭然四無鄰，入尺清冷泉，中有白髮人，婆娑弄明月，松間夜相賓，平生指庚壬，終老投此身。菜室穎川市，西望長悲辛，故山比丘僧，蠶足超峨岷，歸塗三千里，秋風入衣巾，北瞻百步外，我夢一室新，遠營三間堂，永奉兩足尊，我歸要有時，久遠與子親，悟老非凡僧，瓦礫化金銀，歸來味玄言，見日當自陳。

卷五 詩賦銘贊共十首

種藥苗二首

(并引)

子閑居穎川，家貧不能辦肉，每夏秋之交，菘芥未成，則槃中索然，或教子種粟，粟決明，以補其匱，寓穎川諸家，多未知此，故作種藥苗二詩以告之，皆四章，章八句。

種粟粟

築室城西，中有圖書，窗戶之餘，松竹扶疎，拔棘開畦，以毓嘉蔬，畦夫告予：「粟粟可儲。」粟小如粟，粟細如粟，與麥皆種，與稌皆熟，苗堪春菜，實比秋穀，研作牛乳，烹爲佛粥，老人氣衰，飲食無殘，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槌

石鉢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調養肺胃，三年杜門，莫適往還；幽人衲僧，相對忘言，飲之一杯，失笑欣然！我來潁川，如遊廬山。

種決明

閑居九年，稼不代耕，肉食不足，藜藿悉盡；多求異蔬，以佐晨烹，秋種粟，春種決明，決明明目，功見本草，食其花葉，亦去熱腦，有能益人，矧可以飽三嗅不食，笑杜陵老，老人平生，以書爲累，夜燈照帷，未曉而起，百骸未病，兩目告瘁，決明雖真，何補於是？自我知非，卷去圖書，閉目內觀，妙見自如，聞阿那律，無目而視，決明何爲適口乎爾。

上已

春服初成日，暖溼河漸滿，風涼欲復孔門故事，略有童冠相將，城西百步而近，杏花半落，草香欣然，願與數子，臨水一振衣裳，故人有酒未酌，爲我班荆舉觴，我雖少飲，不醉未怪遊人若狂，春風自爾一月，花絮極日飛揚，誦詩相勸行樂，賈士但取無荒。

上已後

上已已過旬日，西湖尚有遊人，老人復歸閉戶，戶外百事日新，呼兒試問築室，春晚何日堂成？我家舊廬江上，隱居三世相因，晏子不願改卜，我今已愧先君，始有苟合則止，已老姑欲安身，西望燕嘗有處，傳家圖史常陳，門中此外何事？世故有耳不聞，食訖跌坐日昃，此心皎皎常存，萬事沒勿告我，婚嫁自畢諸孫。

堂成

築室三年，堂成可居，我初不知，諸子勞劬，父母老矣！風雨未除，髮髮幾何？勿問有無，伐木於山，因此舊廬，不約不豐，燕處無餘，堂闢六楹，南北四筵，晝明廓然，夜冥黯然，四隣無聲，布被瓮瓊，身非蚌螺，一睡經年，夜如何其？

跌坐燕安；善惡不思，此心自圓。東廂靖深，以奉常蒸，老佛之慮，朝香夜燈；西廂千卷，圖書之祿，先人所遺，子孫是承。杖屨經行，直如引繩，顧視而笑，此如我心。諸子之室，左右吾背，將食擊板，一擊而會，瓜畦芋區，分布其外。鉏去瓦礫，壤而不塊，廢井重浚，泉眼仍在，輓轆雷鳴，甘雨時霑。園夫能勤，家足于菜，有客叩門，賀我堂成，揖客而笑，念我平生，三世讀書，粗免躬耕，明窗修竹，惟我與兄，蔭映茅茨，吐論崢嶸，猖狂妄行，以得此名，老而求安，匪以爲榮。

雙柳

我作新堂，中庭蕭然，雙柳對峙，春陽旣應，千條萬葉，風濯雨洗，如美婦人，正立橫髮，髮長至地，微風徐來，掩冉相繆，亂而復理，垂之爲纓，縮之爲結，屈伸如意，燕雀翔舞，蜩蜚嘶鳴，不召而至，清霜夜落，葉葉如前，顏色憔悴，永愧松柏，歲寒不改，見嘆夫子，聊同淵明，攀條嘯詠，得酒徑醉，一塵粗給，三黜不去，亦如展惠。

卜居賦

(并引)

昔子先君以布衣學四方，嘗過洛陽，愛其山川，慨然有卜居意，而貧不能遂。子年將五十，與兄子瞻，皆仕於朝，哀囊中之餘，將以成就先志，而獲罪於時，相繼出走。子初守臨汝，不數月而南遷，道出潁川，顧猶有後憂，乃留一子居焉。曰：「姑餬口於是。」旣而有筠遷雷，自雷遷循，凡七年而歸潁川之西三十里，有田二頃，而僦廬以居，西望故鄉，猶數千里，勞不能返，則又曰：「姑寓於此。」居五年，築室於城之西，稍益買田，幾倍其故，曰：「可以止矣。」蓋卜居於此，初非吾意也。昔先君相彭眉之間，爲歸全之宅，指其處，壬曰：「此而兄弟之居也。」今子瞻不幸已藏於鄉山矣。子年七十有三，異日當追蹈前約，然則潁川亦非子居也。昔貢少翁爲御史大夫，年八十一，家在鄉，鄉有一子，年十二，自憂不得歸葬，元帝哀之，許以王命，辦護其喪。譙允南年七十二，終洛陽，家在巴西，遺令其子輕棺以歸。今子廢棄久矣，少翁之寵，非所敢冀，而

允南舊事，庶幾可得。然乎昔好道，今三十餘年矣；老死所未能免，而道術之餘，此心了然，或未隨物淪散；然則卜居之地，惟所遇可也。作卜居賦，以示知者。

吾將卜居，居於何所？西望吾鄉，山谷垂阻，兄弟淪喪，顧有諸子；吾將歸居，歸與誰處？寄籍穎川，築室耕田，食粟飲水，若將終焉。念我先君，昔有遺言：「父子相從，歸安老泉。閱歲四十，松竹森然，諸子送我，歷井捫天，汝不忘我，我不忘先。」庶幾百年，歸掃故阡。我師孔公，師其致一，亦入瞿曇老聃之室，此心皎然，與物皆寂，身則有盡，惟心不沒，所遇而安，孰匪吾宅。西從吾父，東從吾子，四方上下，安有常處？老聃有言：「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銅雀硯銘

(井引)

客有遊河朔，登銅雀廢臺，得其遺瓦，以爲硯，甚堅而澤，歸以遺子，爲之銘曰：

土生萬物，而能長存，銅雀初成，萬瓦雲屯，得水而挺，得火而堅，水乾火冷，而土不遷。石質金聲，水火則然，臺毀棟摧，誰使獨全，技榛得之，如見古人，來爲吾硯，明窗細氈，老尙著書，撫之長嘆，用捨有時，一愚一賢。

壬辰年寫真贊

穎濱遺民，布裘葛巾，紫綬金章，乃過去人；誰與丹青畫我前身，遺我後身，一出處，皆非吾真。燕坐蕭然，莫之與親。

管幼安畫贊

(井引)

子自龍川歸居穎川，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取舊畫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人焉，曰管幼安。寧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沒功。

業不加於人。而子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己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潁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於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咸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逾城出降，雖卒以爲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己者，終害其身，而枉己者，終害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裙，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囿，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饌饋跪拜成禮。」子欲使畫工以意摹髯畫之，昔李公麟善畫，有顧陸遺思，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爲之贊曰：幼安之賢，無以過人，子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己，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東海，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卷六 策問一十五首

策問

問：大錢直十，行於世，僅十年矣；物重而錢輕，私鑄如雲，百物踴貴，民病之久矣。朝廷知之，凡官府之積，以數千萬計，而民間之畜，不可勝數，以民之不易也，棄而不惜，十損其七，聖人仁民之意，可謂深矣。然竊意舊錢耗於盜鑄，新泉在者十三，而公私百用，大率如故，求所以善其後者，不可不預講也。願著之於篇，有司將有採焉。

問：堯舜周孔之道，行於天下，無一物而不由，無一日而不用，而佛老之教，常與之抗衡於世，世主之欲舉而

廢之者屢矣，而終莫能，此豈無故而能然哉？諸生皆學道者也，請推言其所以然，辯其不可去之理，與雖不去而無害於世者，詳著之于篇。

問：河朔有橋，非古也。河流於澶，而橋始成，南北通行，契丹來和，百有餘年，夫豈偶然也哉？今河出於滑，古所謂白馬之津也。白馬之津，是謂官渡，渡則可，橋則否，橋屢成矣，而河漲輒敗，以虜使之歲至也，而不能已。朝廷睦鄰之意厚矣，而河朔之人，或以為病，方今之計，其便安在？

問：士大夫居閭閻，習知民病，其多不可盡言也。姑問其六：曰：何以使民習於孝弟，而無邪僻？何以使士安於實行，而無矯偽？何以使吏食其祿，而無妄取？何以使文符稀少，而賦斂時辦？何以使兵安其戍，而無逃叛？何以使囹圄空虛，而無數赦？

問：堯、舜、禹、湯，水之害，朝多賢者不用，而用，蘇、繇、九、年無成功，民被其患者多矣。武王克商，微子、帝乙之元子，其賢聞於天下，不立而立，武庚、武庚卒與三監叛，幾為周室大患。此二聖人者，知其不可用而用之耶？抑亦未之知耶？宜有以辨之。

問：孔子稱「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一時門弟子莫及之者」。而韓子以此為哲人之細事。子路稱「千乘之國，師旅饑饉之餘，可使有勇而不知方」。孔子目之以政事，不以仁許之；而孟子以為賢於管仲。孟子、韓子之言，果得孔子之意矣乎？

問：三代聖人，其所以治天下，大者諸侯，其次井田，其次肉刑，自三代之衰，強弱相吞，而諸侯自滅，貧富相并，而井田自壞，剗刑傷人，而肉刑自廢。漢唐之間，儒者咨嗟太息，欲復三代之故，而不能者多矣。請詳論之！此三者，誠非耶？三代聖人，以此治天下，凡千有餘年，而未嘗變，當時亦莫以為非者，誠是耶？自漢至今，亦數千歲，時用時舍，迨今掃蕩無餘，而天下未嘗不治。學者宜知其故，不可不論也。

問：學者皆宗孔孟，今考之於書，猶有異同之說。姑論其一：二孔子之於管仲，雖以爲小器，而許其九合之仁；其於子路，雖稱其有折獄之明，無繻袍之恥，而知其不得其死；至於孟子，則高子路，下管仲。孔子之於伯夷、叔齊，以爲古之賢人，稱柳下惠言中，儉行中，蘆而譏其降志，辱身；至於孟子，則皆以爲聖人。然則學者今將從孔子歟？從孟子歟？其明言之。

問：舜命九官，凡爲國之政，無一不舉，歷夏商至周，而六官之典備；至於今循之，然以今之官考舜之舊，而虞稷二官獨廢而不修，菑耕耨稼穡草木鳥獸皆民之所賴以生，而國用之所由以足者，而獨無以專治其事，豈后稷伯益之官，昔爲虛設，而舜之所命，亦有不切於事者歟？可詳論之。

問：魯自宣公失政，三桓竊撫其民，至昭公五世不競，將逐季氏，遂以失國。然孔子相定公，將墮三都，費人不順，兵及公側，僅而勝之，成人拒命，伐之不克，幾至於亂，孔子之爲是，何也？及其有衛反魯，雖爲大夫，不任其事矣；季氏將用田賦，使冉有訪焉，默而不答，然齊有田氏之禍，則沐浴而朝，請舉兵討之。夫哀公君臣，非能正鄰國之亂者，孔子之爲是，亦何也？

問：郊祀天地，見於詩書，固有國之常禮也。三代既衰，禮失其舊，秦漢之間，祀五時，封太山，禮汾陰，雜出於郊祀之外，儒者以爲此禮之大者，然五時廢於漢元，封禪止於晉武，當時自以爲賢於秦漢，今將考論其實。此三者，於唐虞三代，抑嘗行之乎？所謂封禪七十二君，亦可信乎？秦不足言，漢之諸儒，初不言封禪，封禪之端，發於相如，相如之言，抑可信乎？

問：祖宗承五代之餘，禮樂未完，學校未立，其所以爲天下者，皆漢唐之道事也。然自今觀之，其削平僭亂，撲却夷狄，戰必勝，攻必取，及天下已平，祥符景德之間，百姓家給人足，相賢將勇，中外無事，朝廷有諍臣，州郡有循吏，至於文章之盛，至與漢唐相若，敢問其所以致此者，何也？今自十有餘年，禮樂學校之政，幾亦新矣，其將追繼

祖宗而止耶？漢唐不足言，其於三代，其亦庶幾矣乎？

問：桓文五伯之盛也，方是時，楚以諸侯而僭稱王，召陵之會，桓公責包茅之不入，而不及其僭；柯之盟，曹沫兵劫桓公以求侵地，而桓公不以為罪；城濮之戰，文公以君避臣，而不以為恥；圍鄭之役，秦伯私與鄭盟，引兵先歸，而文公不討其貳，敢問伯者之盛，固若是而可乎？

問：人之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貴者，位也；所同欲者，財也。天下之大情，盡於是矣。然此三者，常相為用，生者人之本也，無財則無以生，無位則無以養，生而理財，作易者，蓋知此矣。既言三者，而參之以仁義，其旨安在？

問：賢不肖之不能相及，雖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免焉。堯舜之朱均，周公之管蔡，蓋無足疑者。至於孔子門弟子三千餘人，其所謂賢者，十人而已；此十人者，與孔子周旋於天下，久者數十年，其歷試而詳觀之者，審矣。然子路事衛出公，莊公自晉反衛，劫孔悝而盟之，子路為孔悝攻莊公於臺上，不知父子爭國之不可也。田常亂齊，宰我助田氏以陷於大戮，此二人者，亦何為立於孔氏之門乎？

問：善為國者，惟其稱耳。其取士也，因官而取人，故士無溢員，其用財也，量入以為出，故財無不足；其治邊也，量力而闢土，故邊無不守；今也取士日廣，則官不能容，用財無藝，則常賦不足；開邊日遠，則兇兵愈勞，將以救此，蓋有舉意而辦者，亦有改彼易向，雖久而不能辦者，試詳論之。

論一首

觀會通以行典禮論

論曰：「事物之變，紛紜雜出，若不可知，然而有至理存焉；禍福治亂之際，傾側多故，若不可處，然而有夷路存焉。」世之人，不知至理之所在也，迷而妄行，於是有風波作於平地，親戚化為仇怨者矣。聖人不然，虛心以待

物，物至而情偽畢陳於前。夫知所以御之，是以遇繁而若一，履險而若夷，未嘗有所難者。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會通者，理之所出也；典禮者，其所以接物也；易有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爻之多至於數百，皆聖人指會通以示人，陳典禮以教人者也。今將言之，其多不可勝舉，姑以乾坤明之。

乾之初，不潛則危其身；四不躍則喪其功；二不田則無以廣其德；五不天則無以利於人。至於坤之初，警之以履霜，其上戒之以龍戰，其三教之以無成，其四慎之以括囊。凡易之談會通而陳典禮者，可以類求矣。

舜之爲庶人也，父頑母嚚象傲，艱哉舜之處於其家也！周公之爲冢宰也，外則管蔡讒之，以爲將不利於孺子；內則成王疑之，殆哉周公之立於其朝也！然四岳之稱舜曰：「烝烝乂，不格姦，詩人之美。」周公曰：「狼跋其胡，載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蓋舜與周公臨天下之至變，履天下之大艱，而泰然如拱揖於廟堂之上，跪起於尊俎之間，可不謂善觀會通以行典禮也哉！

昔庖丁之論解牛，曰：「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硯。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蓋聖人之於事，如庖丁之於牛，知之明，故處之暇；處之暇，故事無不濟者。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謹論。

卷七 論語拾遺（并引）

子少年爲論語略解，子瞻謫居黃州，爲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書者，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閉居潁川，爲孫籀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爲籀等言，凡二十有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于瞻也。

巧言令色，世之所說也；剛毅木訥，世之所惡也。惡之，斯以爲不仁矣；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爲是者，將以濟其不仁爾。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亦可謂賢矣；然貧而樂，雖欲諂不可得也；富而好禮，雖欲驕亦不可得也。子貢聞之而悟曰：「士之至於此者，抑其切磋琢磨之功至也歟？」孔子善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舉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所從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也歟。

易曰：「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惟無思然後思無邪，有思則邪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皆其邪矣。如使寂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以爲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也哉？故曰：「思無邪。」思馬斯徂，苟思馬而馬應，則凡思之所及，無不應也。此所以爲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致力於思，徒思而無益，是以知思之不如學也；故十有五而志于學，則所由適道者順矣。由是而適道，知道而未能安，則不能行；不能行，則未可與立；惟能安，能行乃可與立；故三十而立，可與立矣。遇變而惑，則雖立而不固；故四十而不惑，則可與權矣。物莫能惑人，不能遷，則行止與天同；吾不違天，而天亦莫吾違也；故五十而知天命。人之至於此也，其所以施於物，而行於人者，至矣。然猶未也；心之所安耳，目接於物，而有不順焉，以心御之，而後順，則其慮必疑；故六十而耳順。耳目所遇，不思而順矣。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惟無心，然後從心而不踰矩；故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我與物爲二，君子之欲交於物也，非信而莫入矣。譬如車輪，輿既具，牛馬既設，而判然二物也。夫將何以行之？惟爲之輓軛以交之，而後輪輿得藉於牛馬也。輓軛，隸端持軛者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軛，其何以行之哉？「車與馬得輓軛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吾然後知信之爲輓軛也。」

不仁而久約，則怨而思亂；久樂，則驕而忘患。故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然則何所處之而可？曰：「仁人在上，則不仁者約而不怨，樂而不驕。」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與豎刁易牙俱事桓公，終仲之世，二子皆不敢動，而况管仲之上哉！

仁者無所不愛，人之至於無所不愛也，其蔽盡矣！有蔽者，必有所愛，有所不愛；無蔽者，無所不愛也。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以其無蔽也。夫然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其於不仁也，哀之而已。」

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水必有泥；方薪之未盡也，火必有烟；土去則水無不清，薪盡則火無不明矣。人而至於不仁，則無有以害之也。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非不違仁也。外物之害既盡，性一而不雜，未嘗不仁也。若顏子者，性亦治矣，然而土未盡去，薪未盡化，力有所未逮也，是以能三月不違仁矣，而未能遂以終身。其餘則土盛而薪強，水火不能勝，是以日月至焉而已矣。故顏子之心，仁人之心也；不幸而死，學未及究，其功不見於世，孔子以其心許之矣。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仁人之功也；孔子以其功許之矣，然而三歸反坫，其心猶累於物，此孔顏之所不爲也。使顏子而無死，切而磋之，琢而磨之，將造次顛沛於是，何三月不違而止哉？如管仲生不由禮，死而五公子之禍起，齊遂大亂。吾子之爲仁，將取其心乎？將取其功乎？二者不可得兼，使天相人以顏子之心，收管仲之功，庶幾無後患也夫。

孔氏之門人，其聞道者，亦寡耳！顏子曾子，孔門之知道者也。故孔子歎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苟未聞道，雖多學而識之，至於生死之際，未有不自失也。苟一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亂矣。死而不亂，而後可謂學矣。

孔子歷試而不用，慨然而歎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歟？」此非孔子之誠言，蓋其一時之歎云爾。子路聞之而喜，子路亦豈誠欲入海者耶？亦喜孔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蓋曰：無所取材，以爲是桴也，亦戲之云爾。雖聖人其與人言亦未免有戲也。

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孔子以忠許之，而不與其仁。崔子弑其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子以清許之，而不與其仁。此二人者，皆春秋之賢大夫也，而孔子不以仁與之。孔子之以仁與人也固難。殷之三仁，孤竹君之二子，至於近世，惟齊管仲，然後以仁許之。如令尹子文、陳文子，雖賢未可以列於仁人之目，故冉有子路之政事，公西華之應對，與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一也。臧文仲，魯之君子也，其言行載於魯，而孔子少之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智也；捨是六者，其餘皆仁且智也。」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子而不仁，則臧文仲之類歟？」

孔子居魯，陽貨欲見而不往，陽貨時其亡也，而饋之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與孔子三言，孔子答之無違。孔子豈願陽貨者哉？不與之較耳。孟子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夫先之而必答禮之而必報？孔子亦有不得已矣。」孔子之見南子，如見陽貨，必有不得已焉。子路疑之，而孔子不辯也。故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以爲世莫吾知，而自信於天云爾。

秦伯以圖授王季，洮之荆蠻，天下知王季文武之賢，而不知秦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秦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瞻曰：「秦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子以爲不然，人患不誠，誠

無爭心，苟非豺狼，孰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漢東海王彊，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讓玄宗，兄弟終身無間言焉，豈亦斷髮文身乎？貢曰：「秦伯端委以治吳，仲雍繼之，斷髮文身。」孰謂秦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者太史公以意言之耳。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善也。善之成而可用，如穀苗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不見其成功者，世無有也。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者，太姒也。然則武王蓋臣其母乎？古者婦人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春秋書魯僖公之母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太姒雖母，以九人故，謂之臣可也。

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鄭公孫夏無足言者，蓋非所問也。楚令尹子西相昭王，楚以復國，而孔子非之，何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耳。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一君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孔子爲魯大夫，鄰國有弑君之禍，而恬不以爲言，則是許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與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爲雖無益於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倣於後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偏，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伐魯，豈若從孔子而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強，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子以爲不然，古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必先擇其君，齊桓雖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保其功？然則孔子之憂，願在克齊之後，此則孔子之所不爲也。」

孔子以禮樂遊於諸侯，世知其篤學，而已不知其他。犂彌謂齊景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

劫魯侯，必得志焉。一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某所以知之者，倚鞶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所不知，蓋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道之大，充塞天地，瞻足萬物，誠得其人而用之，無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雖存，七尺之軀，有不能充矣。而況其餘乎？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此理巷之鄙夫，直情而恣行者也。而孔子何難焉？蓋知不義之可惡，而欲以小惠微譽於世，世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難也。

古之教人，必以學，學必教之，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上達，知其道也；小人下達，得其器也。上達者不私於我，不役於物，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之不可犯，禮之不可過，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如使人而不知道，雖至於君子，有不仁者矣；小人則無所不至也。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有道者，不知貧富之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一也；然而飢寒切於身，而心不動，非忘身者不能。故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孝弟忠信，汎愛而親仁，皆其質也；有其質矣，而無學以文之者，皆未免於有過也。故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此六者，皆美質也，而無學以文之，則其病至此。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質如孔子，而不知學，皆六蔽之所害，蓋無足怪也。人生於欲，不知道者，未有不爲欲所蔽也。故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始學者，未可以語道也。故古之教者，必始於周南，召南，周南，召南，知欲之不可已，而道之以禮，以禮濟欲。夫是以樂而不淫，始學者

安焉，由是以免於蔽。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者也歟？」言欲之蔽也。

古之傳道者必以言，達者得意而忘言，則言可尙也。小人以言害意，因言以失道，則言可畏也。故曰：「子欲無言。」聖人之教人，亦多術矣，行止語默，無非教者。子貢習於聽言，而未知其餘也。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豈無以感而通之乎？

衛靈公以南子自汙，孔子去魯從之，不疑。季桓子以女樂之故，三日不朝，孔子去之，如避寇讎。子瞻曰：「衛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予以爲不然，孔子之世，諸侯之過如衛靈公多矣，而可盡去乎？齊人以女樂間孔子，魯君大夫既食餌矣，使孔子安而不去，則坐待其禍，無可爲矣。非衛南子之比也。

君子無所不學，然而不可勝志也；志必有所一，而後可志無所一，雖博猶雜學也。故曰：「博學而篤志。」將有問也，必切其極，退而思之，必自近者始，不然，疑而不信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自夫婦之所能而思之，可以知聖人之所不能也。故曰：「切問而近思。」君子爲此二者，雖不爲仁，而仁可得也。故曰：「仁在其中矣。」

卷八 雜說九首

易說三首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何謂道？何謂性？請以子思之言明之。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者，性之異名也；性者，道之所寓也；道無所不在，其在人爲性；性之未接物也，寂然不得其朕，可以喜，可以怒，可以

哀，可以樂，特未有以發耳。及其與物接，而後喜怒哀樂更出而迭用，出而不失節者，皆善也。所謂一陰一陽者，猶曰一喜一怒云爾。言陰陽喜怒，皆自是出也。散而爲天地，斂而爲人，言其散而爲天地，則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其斂而爲人，則曰「成之者性。」其實一也。得之於心，近自四支百骸，遠至天地萬物，皆吾有也。一陰一陽，自其遠者言之耳。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何數也？曰：「一氣判而爲天地，分而爲五行。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十者，天地五行自然之數，雖聖人不能加損也。及文王重易，將以揲著，則取其數，以爲著數，曰：『大衍之數五十。』大衍云者，大衍五行之數，而取其五十云爾。用於揲著則可，而非天地五行之全數也。故繼之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明此天地五行之全數，古之聖人知之所以配天地，參陰陽，其用有不可得而知者，非著數之所及也。及子瞻論易，乃以著數之故，而損天地五行之全數，以合之，爲之說曰：『大衍之數五十者，五不特數，以爲在六七八九之中也；言十，則一二三四在其中；言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矣。一二三四在十中，然而特見者何也？水火木金，特見於四時，而土不特見，故土無定位，無專氣。夫五行迭用於四時，其不特見者，均也。謂土不特見，此野人之說也。今謂五行之數，止於五十，是天五爲虛語，天數不得二十有五，天地之數，不得五十有五，而可乎？且土之生數，既不得特見，而其成數，又以水火木金當之，是土卒無生成數也。使土無生成數，則天地之數，四十而已，尙何五十之有？且天地五行之數，人之所不與也。今也欲取則取，欲去則去，是以意命五行也。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行旣生矣，而未及成，地安於下，天運於上，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地，以五合一，而水成；天以五合二，而火成；地以五合三，而木成；天以五合四，而金成；地以五合五，而土成。天之所生，不得地五，則不成；地之所生，不得天五，亦不成。此陰陽之至情，而古今之定

論，非臆說也。且土之在天地，四行之所賴以成；而土之賴於四行者少，其實可視而知，不可誣也。今將求合著數而黜土，其爲說疏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乾之健，坤之順，皆其材之自然也。譬如鳥之能飛，魚之能游，非有使之者也。乾以其健，濟天下之險；坤以其順，濟天下之阻，皆有餘矣。然而或亦不濟，如鳥之能飛，而困於弋；魚之能游，而斃於網。健順之不可恃者，亦若是矣。且天下之險阻，果安在乎？物固有強弱，有遠近，有高下，有好惡，有向背，有取舍，此爭之端，而險阻之所出也。方其不爭，乘之以至健，和之以至順，無不濟也。遇其方爭，健能勝之，順能說之，尚可也。不能勝，不能說，而險阻作矣。然則何爲而可易？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健而無心者，其德易，其形確然；順而無心者，其德簡，其形隤然。易簡積於中，而確然隤然者，著於外，吾信之。物安之，雖險阻在前，而無不知知之至。則渙然冰釋，無能爲矣。此則易簡之功，而非健順之所及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物得其理，則吾何爲哉？亦位於其中而已矣。」

洪範五事說一首

昔禹觀洛書，而得九疇之次，初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二者天人之道，而九疇之源本也。漢劉向父子始采諸儒之說，而作五行傳，其論五事，失其實者過半。後世因之，子以爲不然，乃爲之說曰：「五行，天事也；五事，人事也；五行之先後，以天事言之；五事之先後，以人事言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此五行之所以爲先後也；人之生也，形色具，而聲氣繼之；形氣具，而視聽繼之；形氣視聽具，而喜怒哀樂之變至；喜怒哀樂既至，而思生焉。喜怒哀樂之未至，則無思也，無爲也；無思無爲，則性也；性非五事，而五事

之所依也。故形色爲貌，聲氣爲言，目爲視，耳爲聽，心爲思。此五事之所以爲先後也。畜爲五藏，發爲五事，以應五行。故脾之發爲貌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主金，肝之發爲視而主木，腎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而主火。自黃帝以來，知醫者言之詳盡，捨此則無以治病，無以生殺人。也。漢儒之說，以言爲金，以聽爲水，則亦既得之矣。至於以貌爲木，以視爲火，以思爲土，則不可。何以言之？土之爲物，形色先具，而水火木金附焉。故形色之著者，莫如土。土實爲脾，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土之屬，而脾之餘也。此佛之所謂地大者也。其於人爲貌，貌之德，恭，恭之至，肅，肅則土得其性，土得其性，則能勝水。故其休徵時雨，肅之反爲狂，狂則土失其性，土失其性，則不能勝水。故其咎徵常雨。肺之於人，氣之所從出入也，方其有氣而未聲，則無以接物，而物亦莫之喻也。氣至於有聲，聲成言，言出而物從之矣。故言之德，從之至，又語曰：「出辭氣，斯遠鄙悖矣。」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言之能，又如暘之能晞，出而物莫之違也。物之有聲者，莫如金。故言主金，又則金得其性，金得其性，故其休徵時暘。又之反爲僭，僭則金失其性，金失其性，故其咎徵常暘。物之能視者，有待於日。日入則視無以致其用，及其升於東方，然後視者皆明。木位於東，而日之所從見也。故視主於木，而木爲肝。視之德，明，明之至，哲，哲則木得其性，木得其性，故其休徵時煥，哲之反爲豫，豫則木失其性，木失其性，故其咎徵常煥。目施明於外者也，耳納聰於內者也，明施於外，則爲煥，聰納於內，則爲寒。寒水之性也，受天下之言，而無所不容，故其德聰，聰之至，則謀，謀則水得其性，水得其性，故其休徵時寒。謀之反爲急，急則水失其性，水失其性，故其咎徵常寒。心虛而應物者也，火無形而難於物者也，二者其德同，同故無所不照，心之用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及其至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由思而至於無思，則復於性矣。復於性，則出於五事之表。此聖人所以參天地通鬼神，而不可知者也。故思之德，睿，睿之至，聖，其功行於萬物，無所不入，而不知其所以入。惟風亦然，易曰：「風自火出。」家人聖，則火得其性，火得其性，故其休徵時風。聖之反爲蒙，蒙則火失其性，火失其性，故其咎徵常風。

此五者，洛書之本說，與黃帝之遺書合；醫者由之，至於今不變；而漢之諸儒反之，此智者之所太息也。

詩病五事

李白詩，類其爲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哉？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馮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漢高帝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其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大雅綿九章，初誦太王遷豳建都邑，營宮室而已。至其入章，乃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之怨，尙可也。至其九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脈理之爲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枘，此最爲文之高致耳。老杜陷賊時，有詩曰：「小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汗游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蔣潤，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崇墉

言言臨衝閑閑，執訊連連，攸誠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矣！韓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宛宛弱子，赤立僂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膺；次及其徒，體骸撐柱，末乃取闢，駭汗如瀉，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

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曰：「食菘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安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以死。而李翱稱之，以爲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猶下顧沈沈，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回雖窮困早卒，而非其處身之非，可以言命，與孟郊異矣。

聖人之御天下，非無大邦也，使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而已。非無巨室也，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矣。魯昭公未能得其民，而欲逐季氏，則至於失國。漢景帝患諸侯之強，制之不以道，削奪吳楚，以致七國之變，竭天下之力，僅能勝之。由此觀之，大邦巨室，非爲國之患，患無以安之耳。祖宗承五代之亂，法制明具，州郡無藩鎮之強，公卿無世官之弊，古者大邦巨室之害，不見於今矣。惟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州縣賴之以爲強，國家恃之以爲固，非所當愛，亦非所當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爲長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爲《養井》之詩，其詩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子皆自我，兼井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以踰，聖經久埋埃，法尙有存者，欲言時所咍，俗吏不知方，培克乃爲才，俗儒不知變，兼井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及其得志，專以此爲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

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緣爲姦，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呂惠卿懲之，作手實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藉於官。民知其有奪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覺其不可，中止不行，僅乃免於亂。然其徒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大病，源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卷九 書傳燈錄後

予久習佛乘，知是出世第一妙理，然終未了所從入路，頃居淮西，觀楞嚴經，見如來諸大弟子，多從六根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雖凡夫可以直造佛地，心知此事，數年於茲矣，而道久不進，去年冬，讀傳燈錄，究觀祖師悟入之理，心有所契，手必錄之，寘之坐隅，蓋自達磨以來，付法必有傳，傳中每有下種生花之語，至六祖得衣法，南遊有明上坐者，追至嶺上，知衣不可取，悔過求法，祖誨之曰：「汝諦觀察，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坐本來面目？」明卽時大悟，遍體流汗，曰：「頃在黃梅隨衆，實不省自己本來面目，今蒙指示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祖知明已悟，教之善自護持而已。及內侍薛簡問祖心要，祖亦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恆沙。」簡亦整然大悟，予釋卷歎曰：「祖師入處，儻在是耶？既見本來面目，心能不忘，護持不捨，則所謂下種也耶？譬諸草木種子，若置之虛空，不投地中，雖經百千歲，何緣得生？若種之地中，潤之以雨露，曠之以風日，則開花結子，數日可待。」六祖常謂大衆，汝等諸人，自心是佛，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因教之以一相一行三昧，曰：「若人於一切處，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沾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決證妙果，一相一行三昧，則治地法也。予至此復歎曰：「祖師

之言備矣！而人自不知，雖知未必能行。如子蓋知而未能行者也。昔李習之嘗問戒定慧於藥山，藥山曰：「公欲保任此事，須於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如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漉。」子欲書此言於紳，庶幾不忘也。凡諸方妙語，昔人有未喻者，子輒爲釋之，錄之於左，凡十二章。觀二年二月十三日書。

佛說法，有一女人，忽來問訊，便於佛前入定。文殊師利近前彈指出此女人定不得，又托升梵天，亦出不得。佛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有網明菩薩，能出此定，須臾網明便至，問訊佛了，去女人前彈指一聲，女人便從定而起。穎濱老曰：「有心要出此女人定，雖是文殊親托往梵天，也出不得，無心要出此女人定，一彈指便了。」

僧問老宿：「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甚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穎濱老曰：「師子捉兔時，亦全用一箇師子力；捉象時，亦全用一箇師子力；不爲兔小象大，而有差別。若有差別，則物有大於象者，師子捉不得矣。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置右掌中，如持針鋒，舉一叢葉，卽此理也。」

僧舉教云：「文殊忽起，佛見法見彼，佛攝向二鐵圍山。」五雲曰：「如今若有人起佛，見法見我，與點兩椀茶，且道賞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穎濱老曰：「攝向鐵圍山，令知起見之非，與他茶喫，令他識本來處，與教意異而不異。」

保福佛到地藏，地藏和尚問彼中佛法云何？曰：「保福有時，示衆道塞卻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卻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卻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地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什麼？不塞你耳，聞箇什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或人問：「此二尊宿意，爲同爲不同？」穎濱老曰：「六根爲物所塞，爲物所坐，則不見自性，不聞自性，不能分別自性；若不爲物所塞，不爲物所坐，則可以聞見自性，分別自性矣。」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是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則性也。」凡老子之言，與佛同者，類如此。

鄧隱峰在馬師會下，一日推土車，馬師展脚路上坐，峰曰：「請師收足。」馬曰：「已展不收。」峰曰：「已進不退。」一推車直進，碾損馬脚，馬歸法堂，執斧子曰：「碾損老師脚底出來。」峰出引頸於前，馬師乃置斧子。穎濱老曰：「馬師展脚不收，執斧而問，二者皆以試驗隱峰臨機見解耳。土車進退於事初無損益，而直推不顧，此隱峰狂直之病也。若執斧問之，而縮頸畏避，則十分凡夫，無足取矣。猶能引頸而竅，則猶可取也。故其終也不坐不立，倒立而逝，雖去來自在，而狂猶未痊也。」

南泉欲遊莊舍，土地神先報莊主，莊主乃預為備。泉至問曰：「安知者僧來，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神相報。」泉曰：「王老師脩行無力，被鬼神覷見。」有僧便問，既是善知識，因何被鬼神覷見？泉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穎濱老曰：「昔大耳三藏自謂得他心通，忠國師見而問之曰：『老師心在何處？』大耳曰：『在西川看競渡。』忠再問：『心在何處？』大耳曰：『在天津橋看弄胡孫。』及三問，大耳良久莫知去處。忠叱之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仰山聞而釋之曰：『前兩度是涉境心，故為大耳所見；後是自受用三昧，故大耳不能見。』今南泉欲遊莊舍，而土地知之，亦見其涉境心耳。本無足怪者。南泉自謂修行無力，亦姑云爾。僧因其言而詰之，非識理者也。答之以土地前更下一分飯，蓋言前後皆涉境心耳。」

仰山嘗謂第一坐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對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仰山曰：「何不問老僧？」曰：「恁麼時不見有和尙？」仰山曰：「扶吾教不起。」或曰：「不思善，不思惡，此六祖所謂本來面目，而仰山少之何也？」穎濱老曰：「在屠馬有之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無思無為者，其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其用也，得其體，未得其用，故仰山以為未足耳。長沙岑和尚嘗遣僧問同參會老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未見南泉時如何？」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以告，岑有偈曰：「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蓋亦貴其用耳。

香巖閑師嘗謂衆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御樹枝，脚無所踏，手無所攀，忽有人問西來意，若開口答，卽喪身失命，若不答，又違問者如何卽是？」衆無對。穎濱老曰：「我若當此時，便大開口答他西來意，不管喪身失命，管別有道理也。」

玄沙備頭陀謂衆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只如盲聾啞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拈槌豎拂，他且不見共他說話，他且不開口復啞，若接不得，佛法安在？一時雖有答者，備皆不肯。穎濱老曰：「三種病人，若只用諸方拈槌豎拂說話等伎倆接他，真是奈何他不得，如諸佛菩薩修行功到，虎狼蛇蝎崖石草木，無物透不得，而况三種病人乎？」玄沙之意，倘在是耳。非一時老宿境界，故未有能道者耳。德謙禪師嘗到雙巖，雙巖長老問：「金剛經云：『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且置，和尚喚什麼作此經？」雙巖無對。師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既以無爲法爲極，則又安有差別？且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盡有過，若不是過，決定喚什麼做差別？」雙巖亦無語。穎濱老曰：「佛本無經，此經者，此心也。佛惟無心，故萬法由之而出，若猶有心，一法且不能出，而况萬法乎？四果十地，皆賢聖也，其所得法，各有淺深，然皆非無心，則不能得。故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如扁之斲輪，偃之承蜩，皆非無心，無以致其功，其以無致功，則與賢聖同，而其功之大小，則與賢聖異。賢聖之有差別，盡無可疑者也。」（經所謂以無爲法者，謂以無而爲法耳，非謂有無爲之法也。然自六祖以來，皆讀作無爲之法，蓋僧家拙於文義耳。）

杭州報恩院惠明禪師庵居大梅山，有二禪客至，師曰：「上坐離什麼處來？」曰：「都城。」師曰：「上坐離都城至此山，則都城少上坐，此山剩上坐，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卽住，不會卽去。」二客不能對，又有明彥上坐訪師，師問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消隕，今天台巖然，如何得消隕去，朋彥亦無措。穎濱

老曰：「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此理也；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消隕，亦理也；二理無可疑者，人能達此理，則去來之想盡，山河之礙滅，真性朗然，物莫能隔，此所以充滿法界，稍隕虛空矣。達者聞而信之，昧者疑之，則天台巖然在前，未嘗滅矣。」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嘗訪淨慧禪師，會四衆士女入院，淨慧曰：「律中隔壁聞釵釧聲，卽爲破戒；見賭金銀合香，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淨慧稱善，頰頰老曰：「隔壁聞釵釧聲而欲心動，安得不謂破戒？金銀合香，朱紫駢闐而心不起，安得謂之破戒？」

卷十 記四首

藏書室記

予幼師事先君，聽其言，觀其行事，今老矣，猶志其一二。先君平居不治生業，有田一廬，無衣食之憂，有書數千卷，手緝而校之，以遺子孫。曰：「讀是內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遺法也。」先君之遺言，今猶在耳，其遺書在櫝，將復以遺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蓋孔氏之所以教人者，始以洒掃應對進退，及其安之，然後申之以弦歌，廣之以讀書。曰：「道在是矣，仁者見之，斯以爲仁，智者見之，斯以爲智矣。」顏閔由是，以得其德，子賜由是，以得其言，求由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農夫墾田，以植草木，小大長短，甘辛鹹苦，皆其性也，吾無加損焉，能養而不兼耳。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如孔子猶養之，以學而後成，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學，學者必由讀書。傅說之詔其君，亦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一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而况餘人乎？子路之於孔氏，有兼人之才，而不安於學，嘗謂「孔子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非之曰：「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

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凡學而不讀書者，皆子路也。信其所好而不知古人之成敗與所遇之可否，未有不爲病者。雖然，孔子嘗語子貢矣，曰：「賜也，汝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子一以貫之。」一以貫之，非多學之所能，則子路之不讀書，未可非邪？曰：「非此之謂也。」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以日益之學，求日損之道，而後一以貫之者，可得而見也。孟子論學道之要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心勿忘，則莫如學；必有事，則莫如讀書；朝夕從事於詩書，待其久而自得，則勿忘勿助之謂也。譬之稼穡，以爲無益而捨之，則不耘苗者也；助之長，則揠苗者也。以孔孟之說考之，乃得先君之遺意。」

待月軒記

昔子遊廬山，見隱者焉，爲予言性命之理，曰：「性，猶日也；身，猶月也。」予疑而詰之，則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所寓爲身，天始有日而已，日之所寓爲月，日出於東方，其出也，物咸賴焉，有目者以視，有手者以執，有足者以履，至於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黯然，無物不廢，然則日未始有變也。惟其所寓，則有盈闕，一盈一闕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嘗增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則有死生，一生一死者，身也。雖有生，死然而死，此生彼，未嘗息也。身與月皆然，古之治術者知之，故日出於卯，謂之命，月之所在，謂之身。日入地中，雖未嘗變，而不爲世用，復出於東，然後物無不覩，非命而何？月不自明，由日以爲明，以日之與近，爲月之盈闕，非身而何？此術也，而合於道，世之治術者，知其說，不知其所以說也。」予異其言，而志之久矣。築室於斯，闢其東南爲小軒，軒之前，廓然無障，幾與天際，每月之望，開戶以須月之至，月入吾軒，則吾坐於軒上，與之徘徊而不去。一夕，舉酒延客，道隱者之語，客漫不喻，曰：「吾嘗治術矣，初不聞是說也。」予爲之反復其理，客

徐悟曰：「唯唯」因志其言于壁。

遺老齋記

庚辰之冬，予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修竹古柏，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加明窗曲檻，爲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予曰：「子穎濱，遺老也，盍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子應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宮掖之秘，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爲不孫，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爲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子之遭遇者，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間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爲得志，而實不然。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而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墳院記

旌善廣福禪院者，先公文安府君贈司徒墳側精舍也。先公既壯而力學，晚而以德行文學名於世，夫人程氏，追封蜀國太夫人，生而志節不羣，好讀書，通古今，知其治亂得失之故，有二子，長曰軾，季則轍也。方其少時，先公先夫人皆曰：「吾當有志斯世，今老矣，二子其尙成吾志乎？」軾兄弟雖少，而仕亦流落不偶，年幾五十，乃始得還朝。兄氣剛寡合，已入復出，鞞碌碌無能輕重，五年而至尙書右丞，與聞國政，以故事得于墳側建剎度僧，以

薦先福。墳之東南四里許，有故伽藍，陵阜相拱揖，松竹深茂，相傳唐中和中任氏兄弟所捨也。轍以請於朝，改賜今勝。時元祐六年也。既三年，兄弟皆以罪廢，南遷海上。又六年，蒙恩北歸，兄至毘陵，以病沒。轍中止潁川，不能歸。又五年，前執政以黜去者，皆奪去墳上剝。又二年，上哀矜舊臣，手詔復還畀之。墳之西南十餘步，有泉焉，廣深不及尋，晝夜灑灑，清冽而甘，冬不涸，夏不溢，自轍南遷，而水日耗，至奪剝遂竭。父老來告，轍惕焉，疑獲譴于幽明，傍徨不知所爲，而手詔適至，泉亦滄然而復。山中人皆曰：「詔書乃與天通耶？」轍聞之，趨闕而拜，以齎上賜。久之，乃爲之記，使世世子孫，知茲剝廢興所自，以無忘朝廷之德。政和二年九月六日記。

蘇子由欒城應詔集目錄

卷一 進論五首

夏論	一
商論	二
周論	三
六國論	四
秦論	五

卷二 進論六首

漢論	六
三國論	七
晉論	八
七代論	九
隋論	一〇
唐論	一二

卷三 進論四首

五代論	一四
周公論	一五
老聃論上	一六
老聃論下	一七
禮論	一九
易論	二〇
書論	二一
詩論	二二
春秋論	二三
蜀論	二五
北狄論	二六
西戎論	二七

卷五 進論五首

卷四 進論五首

西南夷論.....二八

燕趙論.....二九

卷六 進策

君術策第五道.....三〇

君術策第一道.....三〇

君術策第二道.....三二

君術策第三道.....三三

君術策第四道.....三五

君術策第五道.....三六

卷七 進策

臣事策上五道.....三七

臣事策上第一道.....三七

臣事策上第二道.....三九

臣事策上第三道.....四〇

臣事策上第四道.....四二

臣事策上第五道.....四三

卷八 進策

臣事策下五道.....四五

臣事策下第一道.....四五

臣事策下第二道.....四六

臣事策下第三道.....四八

臣事策下第四道.....四九

臣事策下第五道.....五一

民政策上五道.....五二

民政策上第一道.....五二

民政策上第二道.....五四

卷九 進策

民政策上第三道.....五六

民政策上第四道.....五七

民政策上第五道.....五九

民政策下五道.....六一

民政策下第一道.....六一

卷十 進策

民政策下第二道……………六二
 民政策下第三道……………六四
 民政策下第四道……………六五
 民政策下第五道……………六七

卷十一 秘閣試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六九
 劉愷丁鴻執賢論……………七〇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七〇
 形勢不如德論……………七一
 禮以養人為本論……………七二
 既醉備五福論……………七三
 秘試論一首……………七四
 史官助賞罰論……………七四

省試論一首

刑賞忠厚之至論……………七五

卷十二 策

御試制策……………七六

蘇子由藥城應詔集 目錄

蘇子由欒城應詔集

卷一 進論五首

夏論

聖人之道，苟可以安於天下，不求夫爲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天下以爲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也。夫聖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爲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耶？

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湯不以子其臣，武王不以子其弟，誠以爲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思以子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爲不可易，故從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爲之，豈以爲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爲不足受也；使口口口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以爲天下故也。啓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

昔者嘗聞之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爲功，此君子之已以異於衆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

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夏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取琴而鼓之，其樂侃侃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作爲賢。由此觀之，聖人之行，豈水勝夫天下之人哉？亦有所守而已矣。

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天下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勇果之政，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之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

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竊常求之於詩書之間，見夫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駭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於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故夫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且此非聖人之罪也，物莫不有所短，方其盛也，長用而短伏；及其衰也，長伏而短見。夫聖人惟能就其所長而用之也，是故當其盛時，天下惟其長之知，而不知其短之所在；及其後世用之不當，其長日以消亡，而短日出，故夫能久者常不能強，能以自奮者常不能久，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

嗚呼！聖人之於天下，亦有所就而已。蓋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奮而不能以及遠；此

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也。故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奪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之政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周論

傳云：「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子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蓋嘗以爲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爲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

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有所不寧於其心，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而飯土墼，啜土釧，土階三尺，茅茨而不翦。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而其精布於天下，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以爲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爲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爲神之縮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禘，以爲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爲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優游而不忍去，以爲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

未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蓋以爲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人壞強凌弱，衆寡而後世乃以爲用文之弊。

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爲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一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爲法也。

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

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

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

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

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秦論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侵辱六國，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於海內；至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於匹夫，斬艾豪傑，蹶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絕。蓋秦漢之事，其所以取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率天下蜂起之兵，西嚮以攻秦，無一成之聚，一夫之衆，驅罷弊適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疾戰以趨利，是以冒萬死求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棄累世之業，雖閉關而守之，畜威養兵，拊循士民，而諸侯誰敢謀秦？觀天下之變，而後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誰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

夫劉項之勢，天下皆非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馳天下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戡定，以息肩於此，故以疾獸定天下，天下旣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疆服四海，不愛先王之遺黎，第爲子孫之謀，而竭其力以爭隣國之利，六國雖滅，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

昔者嘗聞之一周人之興，數百年而後至於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

紂之衆，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爲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可輕，而用之有時也。嗟夫！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竭於取天下，而尙欲求以爲國，亦已惑矣！

卷二 進論六首

漢論

古之聖人，制爲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之上，安受天下之奉已而不辭；天下之人，奇才壯士，爭出其力，自盡於天子之下，而無以逃遁；此二者，何爲如此也？天下之事，固其賢者爲之也。仁人君子，盡其心以制天下之事，而無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力以翦天下之暴亂，而無所不定；此其類非不智且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則其心常鯁鯁然，曠四海而不能以自安，功成事立，缺然反顧，而莫之能受，是以天下之賢才，其才雖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有賢君者，利其有以受之也。

蓋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爭歸之；而英雄之士，因其君之資，以用力於天下，功成求得，而不敢爲背叛之操，故上下相守，而可以至於無窮。惟其君臣相戾，而不能以相用，君以爲無事乎其臣，臣以爲無事乎其君，君無所用，以至於天下之不親，臣無以用之，以至於悼悼而無所底麗，而天下始大亂矣。且彼不知夫天下之意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而誰能以相從？惟其因天子之權而用之，是以雖其比肩之人，而莫敢撓；彼見天下之莫吾抗也，則以爲天下之畏我，而不知己之戴君之威而行也。故或狃天下之畏己，而反以求去其君；其君既去，而天下之人孰畏而不爲變哉？

昔者西漢之衰，王莽竊取其人君之權，而執之以求取其天下，方其執之而未取也，天下不知其將取之，是

以俛首而奉其所爲；何者？天下之心，猶以爲漢役之也。至於天下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數年而莽以大敗，何者？天下不服無漢之王莽也。

其後東漢之亂，獻帝奔走於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爲帝王；當是之時，天下已無漢矣，而唯曹氏之爲聽；然天下之英雄，猶以爲名，皆起而爭之，終曹公之身，而不能以自安，猶幸其當時之人，皆知漢之天下已去，而操收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爲之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天下之情，居下而干其上之政者，以爲己之享其利也，而不知天下之爭心，皆將鬪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愈狹，則其失之也愈速。何則？其不平者衆也。故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在大夫四世矣，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一嗚呼！公室旣微，則三桓之子孫，天下之所謂宜盛者也，而終以衰弱而不振，則夫君臣之分可知。

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蠶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

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

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推轂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三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乘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復狃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晉論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馭，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爲勉強，而去其情傲，厲精而日堅，勤勞而日彊，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爲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嘗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爲，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爲，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所難者，豈罪死傷爭鬪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鬪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

至於亂也。

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效若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冲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

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霜雪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

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爲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爲君子，至於後世，爲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爲秦之彊，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爲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爲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七代論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勢，而遂成之；天下之勢，未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於其間，堅忍而不變，是以天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

自晉以下，天下何其紛紛也！彊者不能以相吞，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其兵不足以相吞滅；天下大亂，離而爲南北，北又離而爲東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爲七代，至於隋而後合而爲一。蓋其間百

有餘年之中，其賢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爲少矣！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豈其百年之間，南無間之足乘，而北無隙之可入哉？蓋亦其勢之有所不可者也。

七代之際，天下嘗有變矣；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齊，陳取之梁，而周齊取之後魏，此五釐者，兵交而解，內亂而無救，其間非小也；而其四鄰拱手遠望而莫敢入，蓋其取之者，誠有以待之，而不可以乘其倉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并南，而南方之勢，又固不可以爭衡於中國，則七代之際，天下將不可合耶？嘗試論之：姚泓、宋武之際，天下將合之際也；姚興既死，而秦地大亂，武帝舉江南之兵，長驅以攻秦，兵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及夫劉穆之死，關中未安，席不及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亂，留孺子孱將以抗四方彊悍之虜，則天下之勢，已遂去矣；且此惟不能因天下之勢而遂成之也，則夫天下之勢，亦隨去之而已矣。

且夫孫權、曹操之事，足以見矣。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未足也；而孫權終莫肯求違於中國，蓋其志將以僥倖乎北方之大亂，然後奮而乘其弊，而非以爲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

嗟夫！使武帝既入關，因而居之，以鎮撫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資，西引巴漢之粟，而內因關中之賊，厲兵秣馬，以問四方之罪戾，當此之時，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蒂芥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則不可以不察也；其心將有所取乎晉，而恐夫人之反之於南，是以其心憂懼顛倒，而不見天下之勢。

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願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隋論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

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

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

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楚、晉、燕、趙、齊、魯，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其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爲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旣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情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略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

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爲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

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商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與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

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縣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

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

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

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

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公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

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口口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慎，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蹟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

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

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鯨，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

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卷三 進論四首

五代論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禹，而至於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開天下之釁，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者如蝟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稔，遠者不過數十年，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大半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戎狄，皆其以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夷門，而後天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於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滅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負其創業之勳，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動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唐奪晉高祖

之權而亡；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楊郊，史璧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興，而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

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爲苟仁而已矣。誠以爲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爲也；無所不爲而就天下，天下旣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羸，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

昔者晉獻公旣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繫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丕鄭，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旣入，而背內外之賂，殺里克丕鄭，而發兵以絕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內，而秦楚推之於外，旣反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內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

其後劉季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爲，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固陵，兵敗而諸侯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於一時之利；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周公論

伊尹旣立，太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不爲不義。武王旣沒，成王立，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召公不說，管叔蔡叔咸叛，周室幾至於不救，二者，此其故何也？太甲旣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周公伊尹猶有以辭

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其迹絜以異於伊尹；而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此無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雖則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彊權焉，以爲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兵事，則有所不得已而然爾。太甲雖廢，而伊尹未敢有所復立，以召天下之亂，故寧以己攝焉，而待夫太甲之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於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爲之佐，以成王之名號於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夫天下之謗，周公之所自取也。

然愚以爲不然，挾天子以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豈不足以知之？蓋夫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入臣而執天子之權，則必有忠於其心，而後可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爲天子之所忌，而下爲左右之大臣，從而媒孽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奸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子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於其志，雖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擇之，使成王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讒慝之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憂，而天下不搖，使其當時立於羣臣之間，方其危疑授攘而未決也，則愚恐周公之禍，非居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於天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遠哉。

老聃論上

善與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爲之言，則天下之爲辯者服矣；與其里人言，而曰：「吾父以爲不然。」則誰肯信？以爲爾父之是，是故不若與之論其曲直，雖楚人可以與秦人言之而無害。故夫天下之所爲多言，以排夫異端，而終以不明者，唯不務其是非利害，而以父屈人也。夫聖人之所爲尊於天下，爲其知夫理之所在也，而周公

仲尼之所爲信於天下，以其弟子而知之也，故非其弟子，則天下有不知周公之爲周公，而仲尼之爲仲尼者矣。是故老聃莊周，其爲說不可以周孔辯也。何者？彼且以爲周孔之不足信也。

夫聖人之於言，譬如規矩之於方圓爾。天下之人，信規矩之於方圓，而以規矩辯天下之不方不圓，則不若求其至方極圓，以陰合於規矩，使規而有不圓，矩而有不方，則亦無害於吾說。若此，則其勢易以折天下之異論。昔者天下之士，其論老聃莊周與夫佛之道者，皆未嘗得其要也。

老聃之說曰：「去仁義，絕禮樂，而後天下安。」而吾之說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待以治安者。」佛之說曰：「棄父絕子，不爲夫婦，放雞豚，食菜茹，而後萬物遂。」而吾之說曰：「父子夫婦，食雞豚，以遂萬物之性。」夫彼且以其說，而吾亦以吾說；彼之不吾信，如吾之不彼信也。蓋天下之不從，莫急於未信，而彊劫之，故夫仁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插之以樂，守之以君臣，而維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明於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論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則然。」嗟夫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唯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舍而他之，惟其無窮，是以知其爲道而無疑。蓋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觀焉，而不牽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與語此也。」

老聃論下

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榮或天下，楊氏爲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楊子，而道路之人，皆可以爲父兄子弟者，舉皆歸於墨子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相屬之親，而舍其無故之歡，此其勢然矣。故老聃莊周，知夫天下之不從也，而起而承之，以爲兼愛爲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爲爲我，不爲兼愛而處。

乎兼愛爲我之際，此其意以爲不兼愛，則天下譏其無親；不爲我，則天下譏其爲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游其間，而我亦無所與，以爲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

夫天下之人，惟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夫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已詳矣。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爲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爲我者爲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爲我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莊莊周，不得由其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

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以一說治也？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愛，斷之以爲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惟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官然，兼愛爲我亦莫棄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紛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思，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處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莊莊周之所以爲辯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爲不深矣！」

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於不可不之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矣。」

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物相遭，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則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爲？而區區焉，平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爲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一常有欲以觀其徼。」既曰無之以爲用，而又曰有之以爲利，而至於僞者，則亦曰：「一斷滅。」而又曰：「一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

恐無之反以爲窮；既曰斷滅矣；而又恐斷滅之適以爲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

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卷四 進論五首

禮論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蓬豆簋豆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而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心，盡然見於其面，而忿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共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尙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衣，而御古之器皿，僂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覆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常有巢居穴處，汗牂坏，飲燔黍，捭豚，簞糝土鼓，而以爲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爲不足，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蓬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爛之，以爲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蓬豆，餽養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選懦而不決也。

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韍，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爲；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爲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爲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從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惟其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遂以爲不可。蓋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固不可易也。

易論

易者，卜筮之書也。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存乎其父之辭，而不在其數；數非聖人之所盡心也。然易始於八卦，而至於六十四，此其爲書，未離乎用數也；而世之人，皆取言易之數，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紛紜迂闊，而不可解，此高論之士，所以取而不言歟？

夫易本於卜筮，而聖人闕言於其間，以盡天下之人情，使其爲數紛亂，百不可考，則聖人豈肯以其有用之言，而託之無用之數哉？今夫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九爲老陽，而七爲少陽；六爲老陰，而八爲少陰；此四數者，天下莫知其所爲，如此者也；或者以爲陽之數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故七爲少，而九爲老；至於老陰，

苟以爲以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今少陰入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爲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於陽，故抑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有加於陽也，而曷不曰：「老陰入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之所爲也，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于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

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於他書也，而見於易，易之所以或爲老或爲少者，爲夫揲著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揲著焉而求之。揲著之法曰：「掛一歸奇，三揲之餘，而以四數之，得九而以爲老陽，得八而以爲少陰，得七而以爲少陽，得六而以爲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爲識焉耳。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爲之父，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爲主，故乾之子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陰老陽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著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譬如一卦而三爻也。陰陽之老少，於卦見之於爻，而於爻見之於揲，使其果有取於七八九六，則夫此三揲者，區區焉分其少多而各爲之處，果何以爲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無以異於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無以異於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無以異於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無以異於巽離兌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爲識，而非其義之所在，不可彊以爲說也。

書論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定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黜太子之師，劓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終，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

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聲疊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爲如此而後從事，其言回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者，愚始讀而疑之，以爲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法。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詭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爲當盡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歎，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辯，以求曲直之當，亦無足怪者。

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其天下旣安，君民之勢，闊遠而不同，天子有所欲爲，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明曉其上之畫策，令之而莫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士誰敢不聽從，而其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爲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於今，今不承於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汝罪疾，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於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爲要使汝獲其利，而何卹乎吾之所爲，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於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爲三代之治，柔懦而不決，然此乃王霸之所以爲異者也。

夫三代之君，惟不忍諱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向，及其不可聽，則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爲不同也哉！

詩論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

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爲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彊牽合以爲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

夫聖人之爲經，惟其於禮春秋，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爲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禮春秋之嚴矣；而况乎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爲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其言上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於飲食牀第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尙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不通矣。

夫聖人之於詩，以爲其終要入於仁義，其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詩之傳曰：「隱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纒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惟鳩居之，嘒嘒草蟲，遷遷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爲興者，有所取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爲此事而作，而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彊爲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爲學，亦以勞矣！

且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爲興。夫興之爲言，猶曰：「其意云爾。」一有所觸乎當此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隱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爲興也。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擊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以與比同，而無彊爲之說，以求合其作時之事，則夫詩之義，庶幾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春秋論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豈可以爲怒之言邪？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於聖人，其言丁寧反覆，布於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哀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爲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求之太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爲深遠而不可曉。且夫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將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言，則天下且以爲病狂，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刪詩於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於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於陳靈；自詩人以來，至於仲尼之世，蓋已數百餘年矣。愚嘗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爲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蓋察於辭氣，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

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夫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矣。今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誠。此其大凡也。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言也。於齊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於河陽」。此所謂怒之言也。於伯牙之殺，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於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爲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爲喜，而何足以爲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於楚邱」，而以爲「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爲「吾仲孫怒而至於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嚮而已矣。」

卷五 進論五首

蜀論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爲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爲姦，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而帶劍，馳騁上下，咄嗟叱吒，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旣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讎，推埋發冢，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爲大變也；蜀人以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從亂，此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啓之耳。今夫秦晉之民，倜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譟，奔走告訴，以爭毫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之感，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爲羣盜，散而爲大亂，以發其憤憾，不洩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爲亂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爲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

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怒，則其爲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爲志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彊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爲是也。書曰：「無虛惇，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爲武，而徒使之怨，以爲亂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北狄論

北狄之人，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飢渴，所不能困，上下山坡，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然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氈裘之民，亦以此恐懼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

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復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中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鄰國之所深憂也；要在養兵結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懾而已。

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路，又以百萬爲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者也！

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粟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爲，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趙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爲不可。蓋夫天下之士所爲，奮不顧身，以抗彊虎狼之秦者，爲非其君也。

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尙誰能出身以拒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

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爲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畏夷狄橫暴之勢耳。今誠養威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爲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敵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西戎論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狄，狄強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強，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強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強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得解甲而息也。

昔者冒頓老口之盛，惟西戎之無強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若西狄有武力戰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強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強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

然天下之人，皆以爲北方有強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將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戎狄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強狠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爲戎狄之俗，不喜

自相攻鬪，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蓋亦以爲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爲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金玉錦繡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壯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熱中，將反而求以相詬，以爲起兵之名；彼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可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歡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強，而莫或收之，而使爲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西南夷論

古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紛籍籍，不相統制。惟北狄之種，常爲大國，以抗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千人爲部，百家爲黨，見利則聚，輕合易散，族類不一，其心終莫相愛，故其兵利於疾戰，而不利於遲久。北狄之人，懸地千里，控弦百萬，侯王君長，通爲一家，人畜富庶，蔓延山谷之間，其心常有所愛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於遲久，而不利於疾戰。此二者，其大小之勢，各有所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

今夫北狄之人，伏於陰山之下，養兵休士，久居而不戰，此其志豈嘗須臾忘中國也？然其心以爲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虛喝而不進，以謀弊中國，蓋其所愛者愈大，故其謀之愈深，而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蠻西南夷之民，悉其衆庶，尙不能當狄人之半，而其首豪每爲亂，不能自禁，此誠無愛於其心，而僥倖於一戰，以用其爲合之衆而已。故夫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以謀來也。

愚嘗觀於西南徼外，以臨蠻夷之衆，求其所以爲變之始，而遂當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之通，今邊鄙之上，別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

利，長吏又以爲擾民，而不之禁；窮患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離結盟，攻剽縣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夫！爲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

通關市戰，吏民待之如中國之人，彼尙誰所激怒而爲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平人之不能用。昔班超處西域數十年，西破龜茲，北伏匈奴；及將東歸，或以爲必有奇謀，乃就問其計，然其言止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屯戎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盡繩以法。」當是時，莫不皆笑，以爲不足用；然及西域之亂，終亦以此。故夫謀非必奇而後可用，而在乎當否而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騎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強者不能內侵，而弱者不爲中國之所侮，蓋爲是也。

燕趙論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學校，而教民行鄉射飲酒之禮；於歲之終，田事既畢，而會其鄉黨之耆老，設其籩豆酒食之薦，而天子之大夫，親爲之行禮，蓋以爲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勞苦其筋力，長幼雜作，以趨一時之利，習於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節，頑鄙無恥，不可告語，而易與爲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禮，使之有所不忘於其心。故三代之民，雖耕田荷任之賤，其所爲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朴，而亦不至於無知以犯非義，何者？其上之人，不以爲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於爲善也。

至於後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義，而天下之風俗，日已敗亂。今夫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俗也；勁勇而沉靜，椎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爲亂矣。

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靜者，可以義動；而椎魯少文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間，其民常至於自

負其勇，以爲盜賊，無以異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近於好利，而其椎魯近於無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良民，不復見於當世，而其暴戾之夫，每每亂天子之治。

仲尼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爲亂哉？

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入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下之兵，而以爲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惟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抗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卷六 進策

君術策五道

第一道

臣聞天下之事，非宰相不可盡行，非諫官不可盡言；天下之人，誰能必至於諫官宰相者？惟其少而學之，長而欲行之，終其身而不當其位，不可以侵官而求盡其意，是故士大夫之間，猶有不能自盡其才於天子者也。今臣幸而生於天下無事之時，每一間歲，天子常詔兩制之大臣，使舉天下之士，上自登朝之吏，而下至於山林之匹夫，咸得竭其所懷，以盡天下之利害；非天子出納耳目之官，而得以言萬民之情僞；非天子黜陟賞罰之臣，而得以論百官之長短；非天子武力將帥之士，而得以議兵革之強弱；非天子錢穀大農之吏，而得以權財用之多

少；蓋天下之人，必其爲宰相諫官，而後可以盡行而盡言者，使之一旦得以詳數而悉說之，此有以見天子之意，所以待之者甚重而不輕也。而臣何敢以無說而處於此？

臣常以爲天下之事，雖其甚大，而難辦者，天下必有能辦之人。蓋當今之以爲大患者，不過曰「四夷強盛，而兵革不振，百姓凋弊，而官吏不飾，重賦厚斂，而用度不足，嚴法峻令，而姦軌不止。」此數四者，所以使天子坐不安席，中夜太息而不寐者也。然臣皆以爲不足憂。何者？天下必有能爲天子出力而爲之者，而臣之所憂，在乎天下之所不能如之何者也。臣聞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謂之術。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萬物皆可得而役其生，皆可得而制其死，牛服於箱，馬服於轅，鷹隼服於罽，牛不可以有所觸，馬不可以有所蹶，鷹隼不可以背而高翔，此三者惟其喜怒好惡之情發於外，而見於人也，是以因其所忌，而授之以其術，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且治天下，何異於治馬也？馬之性，剛狠而難制，急之則弊，而不勝，緩之則惰，而不趨。王良造父，爲之先後，而制其遲速，驅之有方，而擊之有時，則終日騁馳而不知止，此術之至也。

古之聖人，驅天下之人而盡用之，仁者使効其仁，勇者使効其勇，智者使効其智，力者使効其力，天下之人，雖雜然皆列於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且雖有天下之善人，與之處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心，而不獲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爲吾用也，而况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

昔者秦漢之際，姦宄狂悖之人，所在而爲寇，高祖發於豐沛之間，行而收之，黥布彭越之倫，皆撫而納諸其中，所以制之者甚備也。玉帛子女，牛羊犬馬，以極其奢侈之心，輕財好施，敦厚長者，以服其趨起之懷，倨肆傲岸，輕侮凌辱，以折其強狠之氣，其視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至於元成之世，天下久於太平，士大夫生於其間，無復英雄難制之風，天下之士，皆書生好儒，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俛首下氣，求

爲之用而不暇。元成哀乎，亦欲得天下之賢才而用之；然而不知其情，不獲其術，賢人君子，避讒畏譏，遠引而去；而小人宦豎，縱橫放肆而制其事，此甚可憫也。

夫人之平居朋友之間，僕妾之際，莫不有術以制其變；蓋非有深遠難見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見其所害；欲其樂從，而見其所利；欲其喜而致其所悅，欲其懼而致其所忌，欲其開心見誠，而示之以無所恐；欲其守死不去，而示之以無所往；此天下之人，皆能知之，而至於治天下，則不能用耳。此過矣！天下以爲天子之尊，無所事術也；而不知天下之事，惟其英雄而後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苦豪橫太過而難制。由此觀之，治天下愈不可以無術也。

君術策第二道

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略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爲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爲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祿；力爲廉恥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泰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爲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夏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強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鬪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爲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強之也，強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英雄。

蓋臣聞之：天下之姦雄，其爲心也甚深，而其爲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

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翱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爲，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而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知。古之人有爲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爲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爲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爲善之實，天下之善固可以有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可以有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爲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爲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爲此釁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爲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爲。古之人有爲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

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君術策第二道

臣聞天子之道，可以理得，而不可以名推，其於天下，不取其形，而獨取其意；其道可以爲善，而亦可以爲不善。何者？其道無常，其道無常者，不善之所從生也。

夫天下之人，惟知不忍殺人之爲仁也，是故不忍殺人以自取不仁之名；惟知果於殺人之爲義也，是故不敢不殺以自取不義之名。是二者，其所以爲仁者有形，而其所以爲義者有狀，其進也有所執，其規而其退也有所蹈其矩，故其爲人也不失爲天下之慈人，而終不至於君子有所甚而不堪，有所蔽而不見，此其爲人是自全之人也。

今夫君子有所殺人，以爲仁，而有所不殺，以爲義，義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其進也無所據依，而其退也無所底屬，故其成也，天下將皆安之，而其不成也，將使天下至於大亂。是以天下惡其難明，而畏其難就；人臣以是戒其君，而人君者亦以自戒。曰：「姑爲無殺人以爲仁，而姑爲果於殺人以爲義。」是其仁可以全身，而其義可以無謗於天下，斯足以爲無過也已矣。孟子有言曰：「貴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有禮；而謂吾君不能者，謂之賊。」且夫爲人臣而詔其君，不曰必爲大人之仁義，而曰姑爲其易者，以苟避天下之謗，此非恐其君不能之故歟？蓋臣聞之聖人之道，惟其不可以名稱而迹求者，其爲道也甚深而難成，而其成也亦不若小道之淺而無功，所御甚廣，以所處甚約，握之甚微，而播之無極。故孔子曰：「吾非多學而識之，吾一以貫之。」夫一者何也？知天下萬物之理，而制其所常處，是謂一矣。而能得吾一者甚難，故夫天下之畏之者，亦不足怪也。

古之聖人已能知之，則行之而無疑，己不能知之，則不敢以己之私意，而破天下之公義，使己而不好殺人，則安可盡無殺以成仁之形？使己而好殺人，則安可盡殺以成義之狀？蓋必有大臣，故其已甚，而補其不足，使義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方今天下之治，所不足者，非仁也；吏聞有以入人之罪，抵重罰，而未聞有以失人之罪，抵深法者，民聞有以赦除其罪，而未聞有以不義得罪於法之外者，此亦足以見天子之用心矣！

古者君臣之間，和而不同，上有寬厚之君，則下有守法之臣；上有急切之君，則下有推恩之臣。凡以交濟其所不足，而彌縫其闕。今也，君臣之風，上下如一，而無以相濟，是以天下苦於寬緩怠惰，而不能自振，此豈左右之

大臣務以順從上意爲悅，而豈亦天子自欲以爲好仁之美，而不喜臣下之有所矯拂哉？方今之制，易於行賞，而重於用罰，天下之以獄上者，凡與死比，則皆感額而不悅，此其爲意，夫豈不善然天下之姦人，無以深懲而切戒之者，此無乃爲仁而至於不仁歟？

臣愚以爲輔君之善，而補其不足，此誠大臣之事；苟天子自信以爲善，欲以一人之私好，而破天下之公義，則夫大臣者，猶不可爲也。惟知天子之仁義，而無務其迹，以成匹夫之節，使大臣得參於其間，而救其所短，此亦近於仁義之道歟？

君術策第四道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遊悅懌，歡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爲，而上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博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己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齟齬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尙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爲其蔽在於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

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險；以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以爲畏威；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免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爲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至於如此。

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爲數安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之勢，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僞之術，則天下之衆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憚而不敢言，多爲之堤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堤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至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爲詐，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於其中，有所愧恥而不忍爲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顧徇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讎怨睚眦之人，而不卹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大吏縱橫放肆犯法，而無所忌，天下之所指目，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輒釋，使之一人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至易而有所至險。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爲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頽惰靡迤之風，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慮，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君術策第五道

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爲者，然及其爲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從之，拱手而視其所爲，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哮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壅湧而不可收，旣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觀

其激作相感，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為不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既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為敦厚，默默以為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攝者，皆樂從而羣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无忌。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聚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

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為，而天下從之，今不為決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倅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躍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為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

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為變；苟其蓄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為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卷七 進策

臣事策上五道

第一道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善，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子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

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

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剪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

其父子之際，尙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

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太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臣事策上第二道

仲尼之稱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又讀蜀志，其言諸葛孔明遷幸平，殛廖立，及孔明既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臣每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嗟嘆古人之不可及，而竊愍今世之不能也。夫爲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一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子奪之事，其出於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雖其甚公於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臣嘗竊悲唐季五代之亂，外有執兵強忿之臣，威蓋天下，而以其力內脅天子，天子不敢輒忤其意，意有所不悅，則其上下不能自保。當此之時，人主務爲安身之政，不敢以其剛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勢不得不然耳。方今海內治安，外無諸侯之虞，而內無執政之患，然臣切觀之於政令刑賞之際，常若有所畏而不敢自必者，此其故何也？夫朝廷之臣，無罪而留有

罪而黜，此爲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爲當黜，則官必削；以爲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爲不可也。今有罪而推之於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爲賞耶？爲刑耶？是不可得而知也。蓋曰姑以鎮撫其耿耿之意，彼其失，爲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慊然於其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懷，則爲天子，安可以有所刑戮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黜之者一人，則必有排而辨之者一人，以爲黜者之有所不悅乎？其辨之者也，而使與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在誰乎？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爲黜者報仇耳。是以天下雖無強臣之災，而臣下竊揣天子之心，皆有所持而邀之，此其弊始於執之不剛，而成於守之不公。

夫朝廷之事，臣安得知其有所不公者？然竊怪每有所除，更民間莫不切切口語，以爲此誰人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每有所措置，亦莫不以爲此誰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上之人，凡果如此，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亦不敢以加於人也。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夫人惟能不侮鰥寡也，而後能不畏強禦。臣故曰：「惟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然也。」

且夫古之爲君者，有所大樂，而今世不知也。人君之樂，非樂夫有天下，而樂得與天下去惡而獎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義之臣，誅之不獲，又從而尊之，尊之不足以爲悅，而又從而黜其所怨，以慰其盛怒。此三事者，夫豈爲君之樂哉？蓋事有所不可並從，而欲不可以皆得。今夫人之有所私愛而不公者，是亦人之所樂焉耳；然其爲樂，有所害於爲君之樂，是以不若棄彼而全此也。且事之利害，有知之而患不可爲者，有患不知之而知之則可行者，今欲潔然無私，而行吾法之所至，有罪而黜，黜而無所姑息，使天下皆知賞之爲賞，罰之爲罰，此非有所勤苦而難成者，而願患不肯爲，夫管仲、孔明，惟其爲之而已矣。

天下有無窮之才，不叩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古之聖人，迎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強之氣，洗濯磨淬，日夜不息，凡此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夫天下譬如大器焉，有器不用，而寘諸牖下，久則蟲生其中，故善用器者，提攜不去，時濯而溉之，使之日親於人，而獲盡其力，以無速敗。有小丈夫徒知愛其器，而不知所以爲愛也，知措諸地之安，而不知不釋吾手之爲不壞也。是以事不得成，而其器速朽。

且夫天下之物，人則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也；神者何也？物之精華果銳之氣也。精華果銳之氣，其在物也，燦然而有光，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物皆朽然無所用之。夫是氣也，時叩而存之，則日長而不衰；置而不知求，則脫去而不居，是氣也；物莫不有也，而人爲甚。孟子有言曰：「一人之日夜之所息，與平旦之氣，晝日之所爲，有以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夫夜氣者，所謂精華果銳之氣也。天下亂，則君子有以自養而全之；而天下治，則天子養之以求其用。今夫朝廷之精明，戰陣之勇力，獄訟之所以能盡其情，而錢穀之所以能治其要，處天下之紛紜，而物莫能亂者，皆是氣之所爲也。蓋古者英雄之君，惟能叩天下之才而存之，是以所求而必從，所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國富而兵強，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當其季年，元臣宿將，死者大半，而新進之士，亦有足以辦天下。由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之才，而獨患乎上之不叩不觸，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張也。

臣竊觀當今之人，治文章，習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爲治者，其類莫不備具；而天下之所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往者天下旣安，先世老將已死，而西寇作難，當此之時，天子茫然反顧，思得奇才良將，以屬之兵，而終莫可得；其後數年，邊鄙日感，兵勢日急，士大夫始漸習兵，而西夏臣服，以至於今，又將十有餘年，而曩之所謂西邊之良將者，亦已略盡矣。而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以爲將，此甚可慮也！

夫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而今世之所畏，莫甚於爲將，責之以難事，強之以其所甚畏，而不作其氣，是以將

帥之士，若此不可得也。蓋嘗聞之：「善用兵者，雖匹夫之賤，亦莫不養其氣，而後求其用，方其未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勇，故其後遇敵而不懼，見難而效死，何者？氣盛故也。」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方然，則摧沮退縮，而無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天子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否，而爲之賞罰。如唐貞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奇才，要以使之知上意之所悅，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士，可以漸見矣。

臣事策上第四道

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豈能救也。

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爲必起於諸侯之太強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爲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旣平天下，以爲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爲災，飲酒而能爲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爲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爲，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爲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爲用命也。然今

世之人，遂以其亂爲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入，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爲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爲禍，非有脅從駢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爲不然。天下之事，有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爲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爲將者去其兵權，而爲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爲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爲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爲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將，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况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爲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爲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爲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臣事策上第五道

天下之勇士，可使用兵，而不可使主兵；天下之智士，可使主兵，而不可使養兵。養兵者，君子之事也。故用兵之難，而養兵爲尤難。何者？士氣之難伏也。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號令，而其氣在戰息，兵而爲營，三軍之士，其心在壘壁，而其氣在禦陣，兵而遇敵，三軍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者，毒之所向也。故兵在

外，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不在其上，是故撫之而易悅，予之而易足，誅之而易定，動之而易使；其上之人，御之以勇，而驅之以智，則百萬之衆，可以無足憂者。及夫天下既安，三軍之士，各反其家，美衣甘食，優游無爲，投石超距，不足以洩其怒，而各求其上之所短。當此之時，軍中之士，環視四顧，而始不可忍矣。是故久於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不使，則其意不欲復役。夫惟不欲而強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而與之從役，則爲亂，此必然之勢也。

夫古者兵出於農，其欲動之尤難。然當周之季，諸侯之強，天下之民，日起而操兵，齊晉秦楚，以其兵車，徜徉天下，萬里而後及，而天下之民，不敢言病。至於後世，平居無事，常竭天下以養士卒，一旦有急，當得其力，乃反傲睨邀賞，不肯卽去。夫其平時衣食其上，有難而起，起而鬪死，有事而役，役而盡力，此其勢宜若愈於三代之農夫矣；而當今方病其不然，此豈非其養之之過歟？

臣觀天下之兵，其數莫如京師之多，而士卒之趨避難制，亦莫如京師之甚。何者？天子在位，以仁御兵，士不知戰，而狃於賞，令之稍急，則瞋目攘臂，而言不遜，此甚可惡也。且京師宗廟禁闈之所在，而使不義之徒，周環布列於其左右，而尙何以爲安？臣聞養兵而兵驕戾，其責在將；方今京師之將，所任者誰乎？匹夫小人，以次當遷，而爲之什百之長，此其爲名，尙未離乎卒伍也；而其上之所統，獨有三太尉，推而上之，則至於樞密使，如此四大臣者，非在什伍部曲之間，以日夕訓練之者也。且夫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今使大臣獨制其上，恩意不交，而德澤不洽，上下不相信，特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則是未可以法治也。使朝廷大臣，而曲躬偃僂，親問疾苦，如異時出兵行陣之間，此則其勢有所不給矣。古者南北軍有監軍御史，有護軍諸校，各有軍正正丞，是以任安胡建之徒，忠信守節之士，得以出入軍中，獲其歡心，而後訓之以禮，繩之以法，有所誅滅，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也。今奈何獨使狼戾之人，自相臨御，而天子獨以貪暴無知之匹夫，爲左右之衛哉？

臣愚以爲略如漢制，設爲諸校，使常處軍中，旣以撫之，且漸誅戮其豪橫，而訓之知禮。傳曰：「晉悼公知欒。」

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以爲戎御，使訓諸御知義，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以爲戎右，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故軍中之吏，非其近之，則不能得其歡心；不得其心，則雖有法而不能用。有法不能用，則士不可以勞苦，而兵不可以應卒；有兵不可以應卒，而有將不能以使衆，此最天下之大患也。

卷八 進策

臣事策下五道

第一道

臣聞聖人之治天下，常使人有孜孜不已之意，下自一介之民，與凡百執事之人，咸願竭其筋力，以自附於上；而上至公卿大夫，雖其甚尊，志得意滿，無所求望，而亦莫不勞苦其思慮，日夜求進而不息。至有一沐而三握一飯而三吐，食不暇飽，臥不暇煖，汲汲於事，常若有所未足者。是以天下之事，小大畢舉，無所廢敗，而上之人可以以不勞力，而萬事皆理。昔者世之隆替，臣常以略觀之矣。堯舜之時，降水橫流，民不粒食，事變繁多，災害並興，而堯舜之身，至於垂拱而無爲，何者？天下之人，各爲之用力而不辭也。至於末世，海內乂安，四方無虞，人生於其間，其勢皆有荒怠之心，各安其所，而不願有所興作，故天下漸以衰憊而不振。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夫國之所以至於亡者，惟其舊而無以新之歟？天下舊而不復新，則其事業有所斷而不復續，當此之時，而不知與之相期於長久不已之道，而時作其怠惰之氣，則天下之事，幾乎息矣！嗟夫！道路之人，使之趨十里，而與之百錢，則十里而止；使之趨百里，而與之千錢，則百里而止；何者？所與期者，止於十里與百里，而其利亦止於此而已。今世之士，何以異此？出於布衣者，其志不過一命之祿，既命，則忘其布衣之學，仕於州縣者，其志不過於改官之寵，官

既改，則喪其州縣之節；自是以上，因循遞遷，十有餘年之間，則其勢自至於郡守，此不待有所修飾而至者，其志極矣！幸而其間有欲持自奮厲之心，然後其意稍廣，而不肯自棄於貪汙之黨，外自漕刑內自臺諫館閣，而至於兩制，亦又極矣！又幸而有求爲宰相者，則其志又益廣；至於宰相而極矣！蓋天子之所以使天下慕悅，而樂爲吾用者，下自一命之臣，而上至於宰相，其節級相次者，有四而已；彼其一命者，或無望於改官，郡守者，或無望於兩制，兩制者，或無望於宰相，而爲宰相者，無所徯望，則各安於其所，而誰肯爲天子盡力者？

且夫世之士大夫，如此其衆也；仁人君子，如此其不少也；而臣何敢妄有以詆之哉？蓋臣聞之，方今之人，其已改官者，有廉隅節幹之效，常不若其在州縣之時；而爲兩制者，其慷慨勁挺之操，常不若其爲漕刑臺諫之日；雖其奇才偉人，卓然特異，不爲利變者，固不在此；而世之爲此者，亦已衆矣。夫以爵祿而勸天下，爵祿已極，則人之怠心生；以術使天下，則天下之人終身奔走而不知止。昔者漢之官吏，自縣令而爲刺史，有刺史而爲郡守，自郡守而爲九卿，自九卿而爲三公，自下而上，至於人臣之極者，亦有四而已。然當此之時，吏久於官，而不知厭。方今朝廷郡縣之職，列級分等，不可勝數；從其下而爲之，三歲而一遷，至於終身，可以無倦矣；而人亦各自知其分之所止，而清高顯榮者，雖至老死而不可輒入，是以在位者懈而不可自奮，何者？彼能通其君臣之歡，坦然其無高下峻絕，不可扳援之勢，而吾則不然。今天下之小臣，因其朝見而勞其勤苦，丁寧訪問，以開導其心志，且時擇其尤勤勞者，有以賜予之，使知朝廷之不甚遠，而容有冀於其間。上之大吏，時召而賜之閑燕，與之講論政事，而勉之於功名，相邀於後世，不朽之際，與夫子孫皆享其福之利，時亦有以督責其荒怠弛廢之愆，使之有所愧恥於天子之恩意，而不倦於事，此豈非臣所謂奔走天下之數歟？

聖人之於人，不恃其必然，而恃吾有以使之；不恃其皆賢，而恃吾有以驅之。夫使天下之人，皆有忠信正直之心，則爲天下安俟乎聖人？惟其不然，是以使之有方，驅之有術，不可一日而去也。今夫天下之官，莫不以爲可任，而後任之矣；上有兩府之大臣，而下至於九品之賤吏，近自朝廷之中，而遠至於千里之外，上下相伺，而左右相覺，不爲不密也；然又內爲之御史，而外爲之漕刑，使督察天下之姦人，而糾其不法，如此則天下何恃其皆賢而期之以必然哉？然尚有所未盡者，蓋天下之事，任人不若任勢，而變吏不如變法。法行而勢立，則天下之吏，雖其非賢，而皆欲勉強以求成功，故天子可以不勞而得忠良之臣。今世之弊，任弊法而用不便之勢，勞苦於求賢，而不知爲法之弊，是以天下幸而得賢，則可以僥倖於治安；不幸而無賢焉，則遂廢而無振。且御史漕刑，天子之所恃以知百官之能否者也；今不爲之立法，而葺其皆賢，故臣所謂有所未盡者，謂此事也。夫此二官，雖其內外之不同，而其於擊搏羣下，權勢輕重，本無以相遠也。而自近歲以來，爲御史者，莫不洗濯磨淬，以自見其圭角，慷慨論列，不顧天下之怨；是以朝廷之中，上無容姦，而下無宿詐，正直之人，莫不相慶，以爲庶幾可以大治。然臣愚以謂方今內肅而外不振，千里之外，貪吏晝日取人之金，而莫之或禁；遠人咨嗟，無所告訴，莫不飲泣太息，仰而呼天者，深惟國家所以設漕刑之意，正以天下有此等不平之故耳。今海內幸無變，而遠方之民，戚然皆苦貪吏之禍，則所謂漕刑者，尙何以爲？然人之性，不甚相遠，豈其爲御史，則皆有嫉惡之心，而至於漕刑，則皆得鹵莽苟容之人？蓋上之所以使之者，未至也。臣觀御史之職，雖其屬官之中，苟有能出身盡命，抨擊天下之姦邪，則數年之間，可以至於兩制而無難；而其不能者，退斥罷免，不免爲碌碌之吏。是以御史，皆務爲訐直之行，而漕刑之官，雖端坐默默，無所發摘，其終亦不失爲兩制；而其抗直不撓者，亦不過如此，而徒取天下之怨。是以皆好爲寬仁，以收敦厚之名。豈國家知用之御史，而不知用之漕刑哉？臣欲使兩府大臣，詳察天下漕刑之官，唯其有所舉按，不畏強禦者，而後使得至於兩制；而其不然者，不免爲常吏。變法而任勢，與之更新，使天下之官吏，各從其勢。

之所使而爲之，而其上之人，得賢而任人，則固已大善；如其不幸而無賢，則亦不至於紛亂而不可治；雖庸人亦可使之自力而爲政。如此，則天下將內嚴而外明，姦吏求以自伏而不得其處，天下庶乎可以爲治矣。

臣事策下第三道

天下惟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爲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爲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富貴賤者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斂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天下之人，自上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之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贏餘，以貸鄰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橫於鄉黨；刺客武士，爲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臣聞天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所爲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爲之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爲當然，是以寇至而不懼，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然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吏卒，縱橫赫奕者，常徧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此甚可怪也。往年廣南之亂，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竄，伏於草莽之間，以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橫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爲丘墟，而無一死戰之吏。國家每歲收天下之士，士之發於饑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爲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有超羣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貴之，期期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

而爲兩制；此其爲法，尙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爲之用，何也？

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今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欲以邀人哉？蒞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具而無所過失，然後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爲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却之耶？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爲輕取易得之物矣。

蓋臣聞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下無所執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其亦無自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者與之，而不才者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爲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將以爲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爲姦臣，聞人惟不爲姦也，而後任以爲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選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爲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此不可不深察也。

臣事策下第四道

聖人之爲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爲，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爲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

之初，生而有饑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而爲之節文，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爲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爲，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衆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其不叛而去也？

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爲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故。

今夫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強使爲之，則皆有怏怏不快之心，是故所爲而無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於南者，必置於北；生於東者，必投於西；嶺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揚越之地。雖其上之人，逼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之，怨嘆咨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殫竭，困弊於外，既至而好惡不相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僑居於他鄉，其心常屑屑而不舒，數日來去，而不肯慮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喜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生於其地者，莫不自以爲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爲吏者不得還處其鄉里，雖數百里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四方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爲此之故也。

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

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求，而無有求去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亂，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間，民之爲士者有之，爲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臣愚以謂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爲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優容，苟以爲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弊，而况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

臣事策下第五道

大人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而無疑，施之後世而無愧，堂堂乎立於四海，雖一介之士，而無所不安，此其所以爲大人之道歟！

今夫天下之人，天子誰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以爲非，此誠得其可役之名而役之；是以天子安坐於上，而士大夫爲之奔走於下，大者爲之運籌畫策，治百官以濟其大事，而小者爲之按米鹽，視鞭箠，以奉其小職；文吏爲之簿書會計，詳其出內取予之數，而使天下不敢欺；武吏爲之擐金被革，習其戰陣攻鬪之事，而使天下不敢犯，勞苦其筋力，而罄竭其思慮，甚者捐首領，暴骨肉於原野，而不知避，何者？食其祿也。至於田野之民，耕田而食，或生而不至市井，然及其有稅而可役，趨走於縣吏之前，恭謹有禮，不教而自習，而其尤難者，至使之斬捕盜賊，挽弓巡徼，疲弊而不敢求免，此豈非食其地之故歟？故夫天下之人，凡天子之所得而使令者，皆可得而名也。而臣切怪府史胥徒，古者皆有祿以食其家，而其不足者，皆得計口而受田，以補其不給；夫是以能使之盡力於公事，而不卹其私計。蓋周之所謂官田者，府史胥徒之田也，而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補以爲吏，無祿以養其身，

而無田以畜其妻子，又有鞭扑戮辱之患；而天下之人，皆喜爲之；其所以責之者，甚煩且難，而其所以使之者，無名而可言，而其甚者，又使之反入錢而後補，雖得復役，而其所免，不足以償其終身之勞，此獨何也？天子以無名使之，而天下之人亦肯以無名而爲之，此豈可不求其情哉？夫天子舉四海而寄之其臣，郡縣之官，又舉而寄之其郡縣之小吏，刑法之輕重，財用之多少，無所不在，是以堂倉庫者，得以爲盜，而治獄訟者，得以爲姦，爲姦之利，上足以養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其所以無故而安爲之者，爲此之故也。是以雖無爵祿之勸，而可得而使，雖有刑戮恥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而其上之人，驅其無祿之身，而遇之以有祿之法，恬不爲怪，此乃公使之爲姦，以當其所嘗得之祿，而遂以爲可得而使也。如此，則尙何以示天下？

臣愚以爲凡人之在官，不可以無故而用其力，或使以其稅，而或使以其祿，故夫府史胥吏，不可以無祿使也。然臣觀之，方今天下苦財用之不給，而用度有所不足，其勢必無以及此，而古者周官之法，民之爲訟者，入東矢爲獄者，入鈞金，視其不直者，而納其所入。蓋自秦漢以來，其法始廢而不用，今臣亦欲使天下之至於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沒其所入，以爲胥吏之俸祿，辨其等差，而別其多少，以時給之，以足其衣食之用，其所以取之於民者，不苛，而其所以爲利者，甚博。蓋上之於民，常患其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無所畏忌，刑之而又使之有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止以厚吏，此有以見乎非貪民之財也。而爲吏者，可以無俟爲姦，而有以自養，名正而言順，雖其爲姦，從而戮之，則亦無愧乎吾心。嗚呼！古之所謂正名者，猶此類也夫！

民政策上五道

第一道

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強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

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見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太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強很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跖趁起之心，而閭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畏憂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饒伊黍，其笠伊糾，其鏹斯趙，以蔣荼蓼。」當此時也，民旣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饋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桎桎，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掾其角，以似以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旣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閑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獲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其樂，亦如是也。

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

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

臣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民政策上第二道

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

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

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隣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尙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

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耶？將爲樵耶？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惟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惟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

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尙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取，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臣以爲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有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

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卷九 進策

民政策上第三道

臣聞聖人將有以奪之，必有以予之；將有以正之，必有以柔之；納之於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而無絕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拂天下，大變其俗，而天下不知其爲其變也，釋然而順，油然而化，無所齟齬，而天下遂至於大正矣。

蓋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紛亂而至於不可告語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後食其粟，蠶繅而後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獲其報，而厚其施，欲求其父子之親，則盡心於慈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力於長悌之節，欲求夫婦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務其所以致之之術。故民各治其生，無望於僥倖之福，而力行於可信之事，凡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至其不幸而死，其親戚子弟，又爲之死喪祭祀，歲時伏臘之制，所以報其先祖之恩，而安恤孝子之意者，甚具而有法。蓬豆簋簋，飲食酒醴之薦，大者於廟，而小者於寢，釐新時祭，春秋不闕，故民終三年之憂，而又有終身不絕之恩愛，慘然若其父祖之居於其前，而享其報也。至於後世，則不然，民怠於自修，而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皆歸於鬼神冥冥之間，不知先王喪紀祭祀之禮，而其所以追養其先祖之意，皆入於佛老虛誕之說。是以四夷之教，交於中國，縱橫放肆，其尊貴富盛，擬於王者，而其徒黨遍於天下，其宮室棟宇，衣服飲食，常侈於天下之民，而中國之人，明哲禮義之士，亦未嘗以爲怪幸，而其間有疑怪不信之心，則又安視而不能去，此其故何也？彼能執天下養生報死之權，而吾無以當之，是以若此不可制。

也。

蓋天下之君子，嘗欲去之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久而還復其故，其根之入於民者甚深，而其道之悅於民者甚；世之君子，未有以解其所以入而易其所以悅，是以終不能服天下之意。天下之民，以爲養生報死，皆出於此。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絕其教，欲納之於正，而傷其心，欲去其邪僻，而絕其不忍之意，故民之從之也甚難。聞之曰：「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實，作乎此者，必有以動乎彼也。」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悅乎佛老之道，而悅乎養生報死之術。今能使之得其所以悅之實，而去其所悅之名，則天下何病而不從？蓋先王之教民養生有方，而報死有禮，凡國之賞罰黜陟，各當其處，貧富貴賤，皆出於其所當然，力田而多收，畏法而無罪，行立而名聲發，德成而爵祿至，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獲福之因，故無惑於鬼神，而其祭祀之禮，所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非有鹵莽不詳之意也。故孝子慈孫，有所歸心，而無事於佛老。臣愚以爲嚴賞罰，勅官吏，明好惡，慎取予，不赦有罪，使佛老之福，不得苟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秩，建宗廟，嚴祭祀，立尸祝，有以塞人子之意，使佛老之報，不得乘隙而制其死，蓋漢唐之際，嘗有行此者矣，而佛老之說未去，嘗有去者矣，而賞罰不詳，祭祀不謹，是以其道牢固而不可去，既去而復反其舊。今者國家幸而欲減損其徒，日昃月削，將至於亡，然臣愚恐天下尙猶有不忍之心，天下有不忍之心，則其勢不可以久去。故臣欲奪之而有以予之，正之而有以柔之，使天下無憾於見奪，而日安其新，此聖人所以變天下之術歟？

民政策上第四道

臣聞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爲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爲兵，鄙野之民爲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

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鬪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霑體塗足，而士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荆零支，斬孤竹，西攘白狄，逾太行，渡辟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邱，徜徉四方，國無罷弊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內，商君爲之唱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爲農，陰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耕關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爲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至於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竭力以闢天下之地，矚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戰鬪之患，此人之情，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

古者霸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乏困，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徧，而蓬蒿藜莠，實盡其利，人不得以爲食，禽獸之所蕃息，當此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人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甚蕃，而舉無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之地，雖其甚寬，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內之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過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沿邊大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縣，千人爲輩，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爲少減，是謂狼天而違人。昔齊桓之世，人力可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地，所當厚兵之處，不過京師與西邊北邊之郡耳。昔太祖太宗，既平天下，四方遠國，或數千里，以爲遠人險敵，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關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心。及天下既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今世之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爲賊之備。

且天下治平，非緣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爲變故，亦非戎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無備之虞，乃當厚其土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爲兵之人，夫豈皆樂乎爲兵哉？或者饑饉困躓，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無賴，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常有思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雖使去者太半，臣以爲處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古者有餘則使之以寬，而不足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餘，而後能辦天下之事，則無爲貴智矣。

民政策上第五道

臣聞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而爲之立法，補苴缺漏，疏剔琴織，其爲法亦已盡矣！而後世之弊，常不爲之少息。其法既立而旋亡，其民暫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王之弊，而獨受其責，其病最爲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又莫不盡廢而不舉。是以爲國百有餘年，而不至於治平者，由此之故也。蓋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敗，而民事大壞，紛紛而不可止；其始也，兼井之民衆，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富者連阡陌以勢相役，收太半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食，以爲不便，故從而爲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養。」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兼井而有餘，則思以爲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者至於破其資畜，而貧者取於不若，以爭爲盜，而不知厭民，皆有爲盜之心，則爲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爲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慕也，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爲性，豐年食之而無餘，饑年則轉死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不足而貴賣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而賤取之，以待其弊；子奪之柄，歸於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不爲斂，藜藿不繼，而不爲法，故爲之法曰：「賤而官爲糴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爲發之，以無傷末，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此李悝之法。

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爲兵，入而爲農，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糧之憂；而兵罷役休，則無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爲害農，故特爲設兵，以辦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傷農者，而要其終衣食之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爲之法曰：「不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閑暇，則習爲擊刺，以待寇至。」此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不可施於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復以爲說，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固有可以無術而行者，有時異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衆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直行者也；平糴以救災，屯田以寬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捐其有餘，以備民之所不足，而不害於歲計；今者歲入不足，以爲出國之經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將嚴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爲農，而不敢亂；今者天下之兵，使之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而不可使，衣食豐溢，而筋力罷憊，且其平居，自處甚倨，而安肯爲農夫之事？故屯田平糴之利，舉世以爲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曷亦思其術矣！

臣嘗聞之，賈人之治產也，將欲有爲，而無以爲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夕之利者爲之也。蓋取諸其不急之處而蓄之，徐徐而爲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租衣稅，其餘之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鹽酒鐵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時，未嘗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爲國亦無所乏絕。臣愚以爲可於其中擇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爲平糴之資，且其旣已置之用度之餘，別不復有所顧惜，而發之也輕，發之也輕，而後民食其利，其與今之所謂常平者，亦已大異矣。

抑嘗聞之，人之牧馬者，不可使之畜豚彘，馬彘之相去未能幾也，而猶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兵募之，而欲強之以爲農，此其不從，固無足怪者。今欲以兵屯田，蓋亦告之以將屯田而募焉，人固有無田以爲農，而願耕者，從其願而使之，則雖勞而無怨，苟屯田之兵旣多而可用，則夫不耕而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自衰。

矣，嗟夫！古之人其制天下之……（以下原本脫簡）……

民政策下五道

第一道

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強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怠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鬪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爲大優，故調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游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太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廣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陳之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游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

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為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游閑無職之徒，常徧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為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游民之下，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惟重乎苟廉而無所求，惟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大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為義。今者，雖能使游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為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游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游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卷十 進策

民政策下第二道

臣聞古者，天下皆天子之人，田畝之利，衣食之用，凡所以養生之具，皆賴於天子，權出於一，而利不分於強族；民有奉上之憂，而無役屬附麗之困。是以民德其上，而舉天下皆可使奉天子之役使。至於末世，天子之地，轉而歸於豪民，而天下之游民，饑寒朝夕之柄，天子不卹，而以遺天下之富賈。夫天子者，豈與小民爭此尺寸之利

也哉？而其勢則有所不可。何者？民之有田者，非皆躬耕之也，而無田者爲之耕；無田者非有以屬於天子也，而有田者拘之；天子無田以予之，而欲役其力也，實難；而有田者授之以田，視之以奴僕，而可使無憾。故夫今之農者，舉非天子之農，而富人之農也。至於天下之游民，販夫販婦，工商技巧之族，此雖無事乎田，然日食其力，而無以爲朝夕之用，則此亦將待人而生者也。而天子不卹其闕，乃使富民持其贏餘，貸其所急，以爲之父母，故雖遊民，天子亦不可得而使，而富者獨擅其利，日役其力，而不償其力之所直。由是觀之，則夫天下之民，舉皆非天子之人，而天子徒以位使之，非皆得其歡心也。夫天下之人，獨其有田者，乃使有以附屬於天子，此其爲衆，豈足以當其下之仰給之民哉？此亦足以見天子之所屬者，已甚寡矣！

臣愚以爲當今之勢，宜收天下之田，而歸之於上，以業無田之農夫，卹小民之所急，而奪豪民假貸之利，以收遊手之用，故因其所便，而爲之計，以爲莫如收公田而貸民急。夫陳蔡荆楚之地，地廣而人少，土皆公田，而患無以耕之；而吳越巴蜀之間，拳肩側足，以爭尋常尺寸之地，安土重遷，戀戀而不能去，此非官者之畫策，因其凶荒饑饉之歲，乘其有願徙之心，而遂徙以於不耕之公田，則終不能以自去。今欲待其已去而收其田畝，藉其室廬，田爲公田，室爲公室，以授無田之民，使天下雖富庶之邦，亦常有天子之田，而又因其籍沒，積而勿復，鬻募天下之丁男，使分耕其中，而無使富民端坐而欲收公田之遺利，使天下之農夫，稍可以免僕隸之辱，而得上廩於天子，而其新徙之民，耕牛室屋，飲食器皿之類，有所不備，又皆得以貸於國，可以無失其所，夫所謂貸者，雖其爲名近於商賈市井之事，然其爲意不可以不察也。天下之民，無田以爲農，而還無財以爲工商，禁而勿貸，則其勢不免轉死於溝壑，而使富民爲貸，則有相君臣之心，用不仁之法，而收大半之息，其不然者，亦不免於脫衣避屋，以爲質。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徒使富民執子奪之權，以募役鄉里。故其勢莫如官貸以賙民之急。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爲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以防其逋逃竄伏之

姦；而一夫之貸，無過若干，春貸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薄收其息而優之，使之償之無難，而又時免其息之所當入，以收其心，使民得脫於奴隸之中，而獲自屬於天子。如此，則天下之遊民，可得而使，富民之貸，可以不禁而自息。然臣以爲收公田者，其利遠非可以歲月之間，而待其成也。要之數十年，則天下之農夫，可使大半皆天子之農。若夫所謂貸民急者，則可以朝行而夕獲其利，此最當今之所急務也。

民政策下第三道

臣聞古者建都立邑，相其邱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無，而導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盡，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戶，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國之役，使而無所乏困。蓋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十里之城，萬戶之郭，其陰陽向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爲創置，譬畫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之絕者也。

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自戎遷豳之際，登高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不詳悉而曲盡。其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覲于京。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銀。」夫古之君子，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所出，蓋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棗栗麥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藪澤之所生，與其民之所有，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國，最爲強大，外抗羣蠻，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堯堯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穎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

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爲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茹，往者因其死喪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

臣聞善爲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興利除害，教民稼穡，收斂倍稱，而獲樂地之福。今者舉千里之地，廢之爲場，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此與私割地以與人何異？嘗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喪亂，驅民爲兵，而唐鄧蔡汝之間，故陂舊堤，遂以堙廢而不治，至今百有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蓋修敗補缺，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爲吏者，莫以爲事。若夫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歲盛夏，衆水決溢，無以救禦，是以民常苦饑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歲輒被水，而五穀不熟，則其當時軍旅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何以供？此豈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乃特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知？

嘗以爲方今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牽俗。太怯則見利而不敢爲，牽俗則自顧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牽俗之風，壯其太怯之氣，意凡天下各寔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幹之人，而往爲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得稍久於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爲課。何者？此非難辦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唯其弛放怠惰，是以致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爲吏者知上之屬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爲此必爲富壤之區，而方今天下重征之處，亦爲漸減，而取諸此矣。

民政策下第四道

臣聞天下有二病：好戰則才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兼有也。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慮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亦未嘗有兼受其病者。昔者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伐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

三十而取一，可謂盛矣！然而匈奴傲慢侵侮，至甚不遜，輸金繒，納錦繡，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不以為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金，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闢地千里，斬誠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太半，洗除先帝之宿恥，而夸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內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十金之戶。此二者，皆有所說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顧，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算矣。今□□□□□□□□□□固多辱矣，而民又不免於貧，無所就其利，而徧被其害，重賦厚斂，以為二邊之賂，國辱而民困。蓋今世之病，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慮，以求安其民，而民常為夷狄之所擾，天子欲使其澤下布，而海內常為夷狄之所困，此其弊蓋有原矣。二邊之賂不絕，是以天下之賦斂雖知其甚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斂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於民政之終，而特備論其要云。

蓋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為二邊之賂，決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不必敗，而賂必至於乏困。」臣竊以為此古之漢武帝、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有所犯天下之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成功，轉禍而為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脅於曹沫，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桓公襲蔡，本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責苞茅之不入，而諸侯大服；臣竊建之方，今二虜之賂，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以謀相傾，而陰相潰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破二虜之國。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晉之取虞，越之取吳，冒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浚，此四者，皆其予之之力也。夫鄰國之患，惟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前慮詳密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其相視，以為無能為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然而無疑，夫惟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於其間，彼以吾為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親，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恥，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為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

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陰墮其志，使之深樂於吾之賄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內，蒐士揀馬，擇其精銳，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收至強之實，作內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強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以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爲不足與也，而有無厭之求，彼忘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此而與之戰，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之強者也。

嗟夫！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勞，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取，此二策者，皆足以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子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以洗天下之大慙，不能攻之，則驕之而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拱手以望其成功者。方今每歲委百萬之資，以予人，而不能使人無疑，其有不服之心，聲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特幸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可得而治哉？

民政策下第五道

臣聞御戎有二道：屯兵以待其來，出兵以乘其虛。方今二邊固常已屯重兵矣，而天下之議，以爲中國之兵，無由而出，而臣以爲不然，何者？斂天下之財以奉夷狄，彼求之無厭，則吾之應之將有所不稱其意，大抵不過數十年之間，用兵之費，不發於彼之不悅，則發於吾之不忍，此亦其勢之不可逃者也。方其無事之時，中國旣不得不畜兵於邊，而及其有間，又必將出兵而乘其弊，此二者不可不素爲之所也。今每歲發郡縣之兵以戍邊，此其未戰之謀也，而臣未知其所以爲戰之術。臣聞古有三代之制，未有戍邊之役，六國之際，燕趙最被邊患，而富其時，西備秦，東備齊，南備楚，內備韓魏，千里之國，而其四境莫不皆有所備，則其所以備胡者，安得戍卒而用之計？

亦不過沿邊之民，自爲卒伍，以制其侵略而已。戍邊之謀，始於秦漢，內無敵國之虞，而郡縣之兵，材官蹶張，皆出於民之爲役，其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以次相承，而迭相更代，邊鄙之民，不可使常爲兵，是以不得不驅中原之民，而納之塞下，以捍寇虜，故其邊戍之兵，歲初而來，終歲而去，寒暑不相安，險易不相習，勇怯不相，相志氣不相，企上無顧於墳墓，而下無愛於妻子，平居憂愁無聊，無樂上之心，而緩急苟免，無死戰之意，不可求得其用。古之謀臣，晁錯陸贄之徒，蓋常以爲言矣。今世之兵，皆天子之所廩食，以終其身，在秦則廩於秦，在趙則廩於趙，不可一日而闕，非如漢之戍卒，有休罷更代之期也。然猶守此區區，既往之陳迹，豈不惑哉？且舉中原之士，而屯之於邊，雖無死傷戰鬪之患，而其心常自以爲出征行役，苦寒冒露，爲國勞苦，凡國家之所以美衣豐食，以養我者，止爲此等事也。故士卒百萬，端坐而食，實不知行陣之勞，不見鋒刃之危，而皆已自負以爲有勞於國，其勢不可有所復使，此其弊在於使之不得其道耳。今夫陰伺二虜之怠，而出兵以逐利於塞外，此誠今世之至計也，而臣竊恐緩急之際，士卒皆已自負而不可用。且夫人之情，嘗已用其力，則其心自滿，而不復求報其上，士無求報之心，則不可以與之犯大難而涉大勞，惟其飽食而無所試，優遊無爲，以觀夫人之成功，而不得自効者，則其氣剛銳，而其心不倦，古之善用兵者，惟能及其心之未倦，而用其銳氣，是以其兵無敵於天下。臣愚以爲方今之計，內郡之兵，當常在內，而不以戍邊，戍邊之兵，當常戍邊，而不待內郡之戍卒。募內郡之兵，其樂徙邊者，而稍厚之，不足，則募民之樂爲邊兵者，以足之。使二邊有一定不遷之兵，而頗損內郡之衆，計其內外之數，相通如舊而止。平居無事，以此備邊，而一旦欲有所攻奪掩襲，則獨發內郡之卒，使二者各思致其勇力，以報其上，銳而用之，墮而置之。用兵歷年，而士無所怨其勞，出兵千里，而士無所憾其遠，兵入，則出者得以休息，而無乘塞之苦；兵出，則守者閑暇，而無行役之困，交相爲用，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竭，此真與今世之法，竭天下以養兵，守亦使此戰亦使此，未戰而士卒皆怠者，其亦少異矣。

卷十一 秘閣試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

儒者必慎其所習，習之不正，終身病之。公羊之書，好爲異說而無親，多作新意以變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於他經，爲最迂闊。至於何休，而其用意又甚於公羊，蓋其勢然也。經書「公及戎盟於潛」，公羊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爲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公之及戎盟於潛也，時有是事也，時有是事而孔子不書可乎？故春秋之書，其體有二，有書以見褒貶者，有書以記當時之事，備史記之體，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貶于奪者，公之及戎盟於潛，是無褒貶于奪者也，而休欲必爲之說，是以其說不得不妄也。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乎？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安於無事者之說也。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親之者，漢之文景之事是也；有閉拒而不納之者，光武之謝西域絕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皆所以與夷狄爲治之大要也。今日來者必不可拒，則是光武之謝西域，以息中國之民者，非乎？去者必不可追，則是高宗文王凡所以征其不服，而討其不庭者，皆非也。凡休之說，施之於中國，強盛夷狄暴橫之時，則將養寇以遺子孫之憂，施之於中國，新定，休息自養之際，則爲夷狄之所役使，以自勞弊而不得止。凡此二者，休之說無施而可也。蓋愚聞之，聖人之於戎狄也，吾欲來之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則去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要使得吾中國而不失於便，而置夷狄於不便之地，故其屈伸進退，莫不在我，而休欲其自來而自去也耶？此其尤不可者也。治休之學者曰：「春秋託始以治天下，當隱公之際，未暇遠略，故先書晉滅夏陽，不書楚滅穀，鄧。」夫穀，鄧之不書，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如使聖人未欲與夷狄交通，則雖有欲至，尙可得而至哉？愚故曰：「春秋之書，公及戎盟於潛，是記事之體，而無休之說也。」

劉愷丁鴻孰賢論

天下之讓三有不若之讓，有相援之讓，有無故之讓。讓者，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聖人深疾而排之，以爲此姦人之所以盜名於暗世者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讓韓起，范宣子之讓知伯，宣子穆子中心誠有以愧於彼二人也，是不若之讓也。舜之命禹也，讓於臯陶，其命益也，讓於朱虎熊羆。夫臯陶之不能當禹之任，朱虎熊羆之不能辦益之事，亦已明矣。然猶讓焉者，此所謂相援之讓也。夫使天下之人，皆能讓其所不及，則賢材在位，而賢不肖不爭，皆能讓以相援，則君子以類升，而小人不能間。此二者，天下之大美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天下之大不善也。東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者，皆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非是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自高於世俗。世之君子，從而譏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猶有優劣焉。劉鄧讓而不反，以遂其非；丁鴻讓而不終，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卒就國。此鴻之所以優於劉鄧也。

且夫聞天下之有讓，而欲竊取其名，以自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劉愷之心也。聞天下之讓，而竊慕之，而不知其不同，以陷於不義者，丁鴻之心也。推其心而定其罪，則愷在可戮，而鴻爲可恕。此真僞之辨也。賢愚可以見矣。故范曄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末世徇其名而昧其致，則詭激之行興矣。若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夫君子之立言，非以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以苟顯其身，將以教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乎？丁鴻之心，主乎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乎數子之徇名者也。嗟夫！世之邪僻之人，盜天下之大利，自以爲人莫吾察，而不知君子之論，有以見之，故爲國者，不可以不貴君子之論也。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周衰，凡所以教民之具既廢，而戰攻侵伐之役，交橫於天下，民去其本，而爭事於末。當時之君子，思救其弊，而求之太迫，導之無術，故樊遲請學爲稼，又欲爲圃，而孔子從而譏之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肅；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釋之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又安用稼哉？

嗟夫！仁人之言，其始常若迂闊而不可行，然要其終，其取利多而卒以無弊者，終莫能易其說。蓋孔子之於衛，常欲正名而子路笑之矣。冉子之於魯，常欲微而魯君非之矣。何則？衛之亂，若非正名之所能安，而魯之饑，若非微之所能救，然而欲天下無饑與亂，則非此二者莫之能濟。故夫欲取其利而取之於遠，則取利多而民不知欲圖其事，而圖之於深，則事有漸而後無弊。今夫樊遲欲爲農圃以富民，而孔子答之以禮義信也。天下疑之，而愚以爲不然。若觀於孟子而求其所以辨許行之說，則夫農圃之事，乃有可以禮義致，而可以信取之道。何者？許子欲使君臣並耕，饔飧而治，此豈非樊子所願學者哉？而孟子答之以堯舜無所用心於耕稼，堯以不得舜爲憂，舜以不得禹爲憂，堯得舜，舜得禹，而禮義流行，忠信洋溢，則天下之民，將不勤之耕，而自爲耕，不督之圃，而自爲圃，而何致於身服農圃之勞，而憂農圃之憂哉？

且夫欲勤天下之農，而至於親爲之者，亦足以見其無術矣！古之聖人，其御天下也，禮行而民恭，則役使如意；義行而民服，則勞苦而不怨；信行而民用情，則上下相知，而教化易行。三德旣成，則民可使蹈白刃而無怨，而况農圃之功哉？故夫欲致其功，而形之於遠，則功可成，欲力其事，而爲之於近，則百弊起。今欲君子小人而皆從事於農，則夫天下之民，尙誰使治之哉？

形勢不如德論

三代之時，法令寬簡，所以隄防禁固其民，而尊嚴其君者，舉皆無有；而其所都之地，又非有深山大河之固，然而歷歲數百，長久而安存者，何耶？秦之法令，可謂峻矣；而其所都，又關中天府之固，古之所謂百二者也。然而二世而亡者，何耶？太史公曰：「權勢法制所以爲治也，地形險阻所以爲固也。」然而二者猶未足恃也。故曰：「形勢雖強，猶不如德也。」天下之形勢，愚嘗論之矣。讀易至於坎，喟然而嘆曰：「嗟夫！聖人之所以教人者，蓋詳矣。夫坎之爲言，猶曰『險也』。天之所以爲險者，以其不可升而地之所以爲險者，以其有山川邱陵，天地之險，愚聞之矣；而人之險，愚未之聞也。」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人之險；而高城深池之謂也。」曰：「非也。高城深池，此無以異於地之險；而人之險，法制之謂也。天下之人，其初蓋均是人也，而君至於爲君之尊，而民至於爲民之卑，君上日享其樂，而臣下日安其勞，而不敢怨者，是法制之力也。然猶未也，可以禦小害，而未可以禦大害也。大盜起，則城池險阻，不可以固，而留衆叛親離，則法制不可以執而守，是必有非形之形，非勢之勢，而後可也。故至坎之六四，而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夫六四處剛柔相接之時，而乃用一樽二簋，土盡瓦缶，相與拳曲俯仰於戶牖之下，而終獲无咎，此豈非聖人知天下之不可以強服，而爲是優柔從容之德，以和其剛強難屈之心，而作其愧恥不忍之意故耶？嗟夫！秦人自負其強，欲以斬刈齊天下之民，而以山河爲社稷之保障，不知英雄之士，開而闢之，刑罰不能繩，險阻不能拒，故聖人必有以深結天下之心，使英雄之士，有所不可解者，則坎之六四是也。」

禮以養人爲本論

君子之爲政，權其輕重，而審其小大，不以輕害重，不以小妨大，爲天下之大善，而小有不合焉者，君子不顧也；立天下之大善，而以小有不合而止，則是天下無聖人，大善終不可得而建也。自周之亡，其父子君臣，冠昏喪

祭之禮，皆以淪廢；至於漢興，賢君各臣，比比而出，皆知禮之足以爲治也；然皆拱手相視，而莫敢措。非以禮爲不善也，以爲不可復也；是亦自輕而已。故元成之間，劉向上書，以爲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於死傷；然有司請定法令，筆則筆，削則削，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然而爲是者，則亦有故律令起於後世，而禮出於聖人，敢變後世之刑，而不敢變先王之禮，是亦畏聖人太過之弊也。記曰：「禮之所生，生於義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則亦何至於憚之而不敢邪？今夫冠禮所以養人之始，而歸之正也；昏禮所以養人之親，而尊其祖也；喪禮所以養人之孝，而爲之節也；祭禮所以養人之終，而接之於無窮也；賓客之禮，所以養人之交，而慎其瀆也；鄉禮所以養人之本，而教之以孝悌也。凡此數者，皆待禮而後可以生；今皆廢而不立，皆以天下之人，皇皇然無所折衷，求其所從而不得，則不能不出其私意，以自斷其禮；私意既行，故天下之弊，起奢者極其奢，以傷其生；儉者極其儉，以不得其所；欲財用匱而饑寒作，饑寒作而盜賊起，盜賊起而民之所恃以爲養者，皆失而不可得。雖日開倉廩，發府庫，以贍百姓，民猶未可得而養也。故古之聖人，不用財，不施惠，立禮於天下，而匹夫匹婦，莫不自得於閭閻之中，而無所匱乏，此所謂知本者也。

既醉備五福論

善夫！詩人之爲詩也。成王之時，天下已平，其君子優柔和易，而無所怨怒；天下之民，各樂其所，年穀時熟，父子兄弟相愛，而無暴戾不和之節，莫不相與作爲酒醴，剝烹牛羊，以享以祀，以相與宴樂而不厭。詩人欲歌其事，而以爲未足以見其盛也，故又推而上之，至於朝廷之間，見其君臣相安，而親戚相愛，至於祭祀宗廟，既事而又與其諸父昆弟，皆宴於寢旅，酬下至於無算爵，君臣釋然而皆醉，故爲作既醉之詩以歌之。而後之傳詩者，又深思而極觀之，以爲一篇之中，而五福備焉。

然愚觀於詩書，至抑與酒誥之篇，觀其所以悲傷前世之失，及其所以深懲切戒於後者，莫不以飲酒無度，沈湎荒亂，號咷倨肆，以敗亂其德爲首。故曰：「百禍之所由生，百福之所由消，耗而不享者，莫急於酒。」周公之戒康叔曰：「酒之失，婦人是用，二者合并，故五福不降，而六極盡至。」愚請以小民之家而明之。今夫養生之人，深自覆護，擁閉無戰鬪危亡之慮，然而常至於不壽者，何耶？是酒奪之也。力田之人，倉廩富矣，俄而至於饑寒者，何耶？是酒困之也。服食之人，乳藥餌石，無風雨暴露之苦，而常至於不寧者，何耶？是酒病之也。修身之人，帶鉤蹈矩，不敢妄行，而常至於失德者，何耶？是酒亂之也。四者既備，則雖欲考終天命，而其道無由也。然而曰：「五福備於既醉者，」何也？愚固言之矣！百姓相與歡樂於下，而後君臣乃相與偕醉於上，醉而愈恭，和而有禮，心和氣平，無悖逆暴戾之氣，干於其間，而壽不可勝計也。用財有節，御己有度，而富不可勝用也。壽命長永，而又加之以富，則非安甯而何？既壽而富，且身安矣，而無所用其心，則非好德而何？富壽而安，且有德以不朽於後也，則非考終命而何？故世之君子，苟能觀既醉之詩，以和其心，而又觀夫「抑與酒誥」之篇，以自戒也，則五福可以坐致，而六極可以遠却。而孔子之說，所以分而別之者，又何足爲君子陳於前哉？

秘試論一首

史官助賞罰論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夭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次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閭之下，布衣餼粥之，不給盜跖莊躄，橫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爲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君人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爲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

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興，其來尙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爲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邱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爲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爲經，而其實史之尤大章明者也。故齊桓晉文有功於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者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絕竇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天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爲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嘆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今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太史，而後以其副上千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省試論一首

刑賞忠厚之至論

古之君子，立於天下，非有求勝於斯民也；爲刑以待天下之罪戾，而唯恐民之入於其中，以不能自出也；爲賞以待天下之賢才，而唯恐天下之無賢，而其賞之無以加之也；蓋以君子先天下，而後有不得已焉。夫不得已者，非吾君子之所志也，民自爲而召之也。故罪疑者從輕，功疑者從重，皆順天下之所欲從。且夫以君臨民，其強弱之勢，上下之分，非待夫與之爭尋常之是非，而後能勝之矣。故寧委之於利，使之取其優，而吾無求勝焉。夫爲

天下之罪惡，暴著而不可掩，別白而不可解，不得已而用其刑；朝廷之無功，鄉黨之無義，不得已而受其賞；如此然後知吾之用刑，而非吾之好殺人也；知吾之不賞，而非吾之不欲富貴人也。使夫其罪可以推而納之於刑，其迹可以引而置之於無罪，其功與之而至於可賞，排之而至於不可賞；若是二者，而不以與民，則天下將有以議我矣。使天下而皆知其可刑與不可賞也，則吾猶可以自解；使天下而知其可以無刑，可以有賞之說，則將以我爲忍人，而愛夫爵祿也。

聖人不然，以爲天下之人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無刑；刑之而傷於仁，幸而有功，可以賞，可以無賞；無賞而害於信，與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膚，保其首領，而無憾於其上？與其名器之不僭，孰若使民樂得爲善之利，而無望不足之意？嗚呼！知其有可以與之道而不與，是亦志於殘民而已矣！且彼君子之與之也，豈徒曰與之而已也？與之而遂因以勸之焉耳。故捨有罪而從無罪者，是以取勸之也；去輕賞而就重賞者，是以義勸之也；蓋欲其思而得之也。故夫堯舜三代之盛，捨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於民矣。

卷十二 策

御試制策（問目具東坡集）

臣謹對曰：臣不佞，陛下過聽策臣於庭，使得竭愚衷以奉大對。臣性狂愚，不識忌諱，伏讀陛下制策，凡所以問臣之事數十條者，臣已詳聞之矣。然臣內省愚誠，欲先以聞，而後答陛下以所問。伏惟陛下承先帝之業，卽位以來，三十餘年，四方又安，陛下守此太平之成基，平日無事，端居靜處，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陛下策臣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又曰：「志勤道遠，治不加進，風興夜寐，於茲三紀。」此陛下憂懼之言也；然臣以謂陛下未有憂懼之誠耳！往者寶元慶歷之間，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

當此之時，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而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而不復思者，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陛下失所憂矣！故願陛下雖天下無事，而不忘憂懼之心。陛下誠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不言，可得而舉也。苟未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言之，無益也。

制策曰：「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尙多，和氣或盪。」陛下思慮至此，此則聖人之用心也；臣請爲陛下推其本原，而極言其故。臣聞之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昔者夏之衰也，有太康、商之微也，有祖甲、周之敗也，有穆王、漢之卑也，有成帝、唐之亂也，有穆宗、恭宗；此六帝王者，皆以天下之治安，朝夕不戒，沈湎於酒，荒耽於色，晚朝早罷，早寢晏起，大臣不得盡言，小臣不得極諫，左右前後，惟婦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於心，而惟婦言是聽，謁行於內，勢橫於外，心荒氣亂，邪僻而無所主，賞罰以次，萬事無紀，以至於天下大亂，而其心不知也。是以三代之季，詩人疾而悲傷之曰：「匪教匪戒，時惟婦寺，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又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傷其不可告教，而至於敗也。臣疏賤之臣，竊聞之道路，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夫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其所以召亂之由，陛下已知之矣；久而不正，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將爲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將爲請謁之所亂，以害政敗事；婦人之情，無有厭足，迭相誇尙，爭爲後塵，賜予不足以自給，則不憚於受賂；賂賄既至，則不憚於私謁；私謁既行，則內外將亂。陛下無謂好色於內，而不害外事也。且臣聞之：欲極必厭，樂極必反，方其極甚之時，一陷於其中，而不能以自出，然及其覺悟之後，未始不以自悔也。陛下何不試於清閑之時，上思宗廟社稷之可憂，內思病疢疾恙之可惡，下思人庶百姓之可畏，則夫嬪御滿前，適足以爲陛下憂，而未足以爲陛下樂也。伏惟聖心未之思焉，是以遲遲而不去。詩云：「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方今承祖宗之基，四方無虞，法令

修明百官繕完，而陛下奈何先自撥其本哉？臣恐如此，德教日以陵遲，國政將至於敗，戾氣將至於災，而不可救也。

制策曰：「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可徵；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臣以爲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徵其備；經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休。何者？自京以西，近有許、鄭，而遠至唐、鄧，凡數千里，列郡數十，土皆膠腴，古之賦輸大半多出於此。自兩漢以來，名臣賢守，所以爲民興利除害，溝洫故滄之迹，往往猶在，而荆棘成林，無尺寸之耕，狐狸豺狼之所嗥，而逃兵罷士之所竄伏；陛下所使守此地者，終無一人爲陛下深思極慮，招來流亡，以墾化其地；賢才良士，以爲此僻遠之處，而不肯往；陛下何不使大臣舉人而守之？親召而勸勵其志，屬以此事，而亦以此爲殿最之課，不及十年，此將皆爲天下之沃壤。臣故曰：「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也。」臣又聞古之制邊備者，外有亭障，內有屯兵，亭障欲繁，屯兵欲簡，繁則耳目明，簡則氣勢合。今者邊境之患，患在亭障之地，而皆屯兵以待寇；至屯兵之處，兵分力弱，而不足以備禦。夫屯兵於亭障之地者，兵必不能甚多也；兵不能甚多，則寇至必不能抗，而徒棄甲兵於無用，此拙守者之計也。然今之人，又患夫屯之不密，而益益增焉。小屯不滿百人，大屯不過數百，城壘之廣狹，弱弓乏矢，可以越而過者，往往是也。然而前守之所成，後守不知徵；非不知徵也，恐後之所敗事，而以是爲過也。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夫敵不知所攻，非連臂而守之也；雖連臂而守之，敵尙可得攻而絕也。古之善守者，置兵於要害之地，則敵人不敵過而爲盜，何者？畏吾之乘其背也。過人之城，而又過城焉，則腹背而受敵，此用兵之深忌也。今國家不料敵之不敢過吾城，以深入吾地，而懼敵之敢入深也。夫敵之過吾城，以深入吾地，是吾利也；而又何患乎？臣故欲收諸小屯，無益之兵，而聚之大屯，諸故小屯，昔廢以爲亭障，嚴斥堠，謹烽燧，以爲大屯之耳目，置大屯於要害之地，以形制戎狄，高城深池，精爲守備，使可以對敵逾月而不陷，制爲諸屯，使其相去之遠近，可以

輕兵十日而相救。臣讀古兵書戰國策，未嘗見有敵人敢越大城深入而爲寇者。臣故曰：「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徵其備也。」臣又聞人君之於天下，本非有情愛相屬如父子兄弟之親也；上以其勢臨下，則下以其勢奉上，二者相持而行，不相悅則解，不相合則叛，譬如草木之於地也，託之而生，斲然二物也，有根而綢繆之交橫，相入而至於不可拔，及其不相入也，木槁於上，而根不下，屬地確於下，而氣不上接，一夫之力可拔而取也；飄風暴雨可拔而離也。是以古之聖人，於其無事之時，必深結百姓之心，使之歡忻交通，分義積厚，而不忍相棄於緩急之際。昔漢之文景優裕天下，時使薄斂，寬田租，宥罪戾，當此之時，雖天下和平，猶未見其利及至末世，賊臣竊命，國統已絕，而天下之心，猶依依不忍離漢者，徒以文景之所以愛之者深，而不可忘也。國家自祖宗以來，至於陛下四世矣，陛下之所以深結於民者，何也？民之所好者，生也，所惜者，財也。陛下擇吏不精，百姓受害於下，無所告訴，則是陛下未得以生結民也。陛下黷斂煩重，百姓日以貧困，衣不蓋體，則是陛下未得以財結民也。吏之不仁，尚可以爲吏之過，賦斂之不仁，誰當任其咎？且陛下凡所以用財者，果何事乎？上有官吏之俸，下有士卒之廩，外有夷狄之路，此三者，陛下未得省之之術，臣亦未敢以爲言也。臣獨怪陛下內有宮中賜予玩好無極之費，此何爲者？凡今百姓所爲一物已上，莫不有稅，茶鹽酒鐵，關市之征，古之所無者，莫不並行，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宮中無益之用，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無有，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數，迅若兵火，陛下外有北狄西戎，歲邀金繒，而又內自爲一穿，以耗其所遺餘，臣恐陛下以此獲謗，而民心之不歸也。故臣願陛下日夜自損，以礪左右，痛爲節儉，以寬百姓，捐錦繡，棄金玉，以質素爲貴，賦稅之入，獨以供不得已之費，使天下知戴陛下之德，一旦有緩急，則民尚可以使之無叛。臣故曰：「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止者，此之謂也。」

制策曰：「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夫軍冗未練，則爲無兵；官冗未澄，則爲無吏。古者民多則兵衆，兵衆則國強，今兵衆而至於以爲冗者，則是不料而食之過也。然而屯田之利，是當今之至計也，然而屯田之不用，則

亦有說：有兵而不可使耕，一也；天下須兵之地無官田，而閑田之鄉不須兵，二也；此二患者，臣嘗慮之；蓋亦以爲無難也。有兵而不可使耕，臣亦不敢強使也；計今天下之兵，一歲死亡幾何？而以其數募民爲兵，且屯田，民自將有應。此選者，則今不耕之兵，十數歲之後，其存者將有幾？此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一也。天下郡縣未嘗無官田，郡縣之無官田者，嘗有之，而官鬻之也；籍沒之田，歲歲不絕，舉而積之，而田皆在官矣。閑田之鄉，不過京師之西，雖差遠於京畿，然而車馳卒奔，可以不過旬日而至，有欲用之，可以緩急而召。雖禁衛之兵，亦可以循漢之故，發郡縣之兵，克之，暮年而易，京師可獨置天子腹心之軍，數萬人，以制四方之客軍，使之獨得不耕而食，如周之環入，漢之羽林、飲飛之類，此又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二也；如此而兵冗之弊，可以去矣。

臣又聞方今用人之弊有二：吏多也，吏雜也。吏多之弊，輕吏雜之弊，重吏多而不雜，則賢不肖猶有辨也；多而不免於雜，既廢廩祿，又不得賢也。費廩祿，則國貧，不得賢，則事不舉。均之二弊，事不舉者，所當先治也。如臣之意，且可使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分別天下之官，其事之爲天下之要，而其地之爲一方之急者，別之以爲一等；而使諸道之職司，各第其吏之廉明喜事最異者，而上之於審官銓曹密院三班，而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卽任之以此；至於其餘不急之官，則又爲一等，使碌碌之吏，以今先後之法占之。此法旣行，要以世之庸吏，必將羣議而聚怨。然臣以爲聖人之爲天下，不憚人之有怨心，而問其怨之當否；今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下之人，持上太過，上以其法御下，而下反以法攻上之失，是以在上者，不敢有所興利除害，而惟法之聽。法者，上之所當用耳，而豈亦使天下之人，以繩上哉？此太甚也！臣讀後魏書，觀其始時，天下用兵，武夫悍卒，皆得爲吏，而當此之時，吏道不雜，何者？其所用者多賢，而不賢者未嘗用也。及其後世，患夫不用者之多怨也，是以崔亮從而更之，不問士之賢愚，而專以停解日月爲斷，冗滯者皆稱其能，而魏之失人，自是而始。故臣欲分而別之，以爲賢不肖之辨，如此而官冗之弊，可除矣。

陛下興庠序於久亡，悼禮樂之未備，思繼可封之俗，欲隆皆讓之節，而訟未息，深求其故，歸咎在位，以爲教化不足，而法律有餘，是以民不知避，吏不知懼，咨嗟怨讟，並興而不止，思所以治之，不得其道。臣聞善治天下者，不必有美名，而有臺壘之實功，不善治天下者，其名不必不美，而其實空虛，無益於事。陛下自卽位以來，登庸俊夏，力興美政，以教化天下者，於今凡幾矣。慶曆之中，勸農桑，興學校，當此之時，天下以爲三代之風，可以漸復，然而學校既興，農桑既勸，而天下之風俗，卒何以異於慶曆之始。今者陛下又發德音，分遣使者，巡行天下，或以寬恤，或以減省，或以均稅，名號紛紜而出，天下又皆翕然知陛下之欲速於爲治也。然臣以爲陛下惑於虛名，而未知爲政之綱也。且陛下以爲此數事者，足以致治耶？不足以致治耶？陛下設官置吏，其職亦有治此等事者耶？其未有耶？臣以爲凡陛下之所以分裂海內，以爲郡縣，其中上有守令，下有丞相，大有會府，次有職司者，凡所以治此數事耳。今陛下欲寬卹百姓，以至於特命使者，則是此等常爲暴也；陛下欲減省均稅，以至於特命使者，則是此等皆不可使也。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使史官書之以邀美名於後世耳。故臣以爲此陛下惑於虛名也。今夫諸道之職司，是天下之綱，雖然，尙非陛下之所當擇，陛下當擇宰相，而宰相當擇職司耳。天下諸道，凡十有七，一道之職司，少者三人，而多者不過四人，均之十七道者，其替換迭代，不過四五十人也。以士大夫之多，擇四五十人而用之，宜其甚足，今乃不擇賢否而任之，至於有事，則更命使者，故臣以爲陛下未知爲政之綱也。夫綱雖大，不知舉，而何教化之能興？故臣願陛下興教化，自擇職司始，而天下可以漸治矣。

陛下戒慎天災，震懼日食，淫雨，燥氣，江漢之失度，而思聞告戒，消伏之理，推劉向之傳，考呂氏之紀，夫劉向之說五行事，各以類感滯於一方，而不得相通，呂氏之書，隨其時月，而指其必然之災異，其言皆迂怪而難信，安足爲陛下道哉？臣聞災異之說有二，有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有不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可得而推者，人之所爲也，不可得而推者，天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不過盜賊竊發於山林，戰敗兵破而不得復，盜賊竊發，是衣

食不足，政暴吏苛之罪也；戰敗兵破，是任人不明，將不爲用之過也。至於天之所爲，凶旱水溢，蠱蝗霜雹，日食地震，星辰隕墜，是安知其所由來哉？譬如人之將病也，五臟失據於中，而變見動於四肢，發於百體，醫者切其脈而觀其色曰：「是心病也，肺病也。」是皆可也。至於鬼嘯於梁，捐瓦於堂，而動之曰：「是心也，是肺也。」一則可乎？要以人之神明精爽，消散而不克，是以邪物得而干之，而尚何擇乎心、肺之間哉？古之儒者，其論災異，則皆有此弊也。今夫使國家治強，人民乂安，和氣充實於天地之間，則天爲之明，地爲之靜，三辰爲之光，及其少衰，則天地三辰，皆將虧缺而不寧。頃者，水冒京城，日食季夏，江河淮汴，破溢爲害，地震生毛，水變赤色，此數事者，使董仲舒劉向之徒，出而論之，必將指國政之一二，以爲其驗，而臣以爲不然。蓋臣非以爲不爲災也，以爲天地之遠，而至於爲之變動，此非一事之所能致。蓋天下之政，皆失其中，是以其氣衰弱，挫沮而不振，以至於是。以爲陛下歷數天下之弊，而使陛下盡修之耳。非正陽之月，而伐鼓救變，說者以爲非經，然而要以脅陰助陽，則雖非正陽，而不爲失當。盛夏之月，而論囚報重，說者以爲非古，然而要以使犯法者無久繫之殃，而民親爲惡之速，及則雖當盛夏，而亦不爲非也。陛下愍四方之未治，而推其源於京師，知淫巧僭差之失度，而欲各爲之節，然而未獲所以禁之術，是以欲先治內，則惑於何以爲京師之言，欲先摘姦，則惑於不撓獄市之說。今陛下任人使爲京兆，如得趙廣漢耶？則安可以不撓獄市而拘其才，如得黃霸耶？則安可以撓姦而責其效，各隨其才而用之，則可以至於治矣。然臣以爲莫若先之以猛，而終之以寬。頃者陛下之所任，皆能猛矣，而不能寬，皆得其始矣，而不知其所以爲繼之術。是以京兆之政，大則斬戮，小則笞錘，歷歲百餘，而終無有一人能以仁恕爲治者，故其民狃於刑戮，而不知懼，然而不先之以猛，臣又恐仁恕之不能折夫強暴也。陛下深探儒老之是非，而至於漢文、漢武治亂之際，臣聞老子之所以爲得者，清淨寡欲，而其失也，棄仁義，絕禮樂。儒者之得也，尊君卑臣，而其失也，崇虛文而無實用。然而道之可以長行而無弊者，莫過於儒術。其所以有弊者，治之過也。漢文取老子之所長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

下豐；漢武取儒者之失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弊；此儒者得失之辨也。昔者周公遭變而作《幽詩》，雖言王業之本，而要以自明其身之無罪，是以謂之國風。宣王北伐，其事雖大，而其詩非大雅之體，是以謂之小雅。故夫寬柔敦厚者，大雅之風也；慷慨勁正者，小雅之文也。以此推之，則可以辨矣。三代之時，財賦之用，有司掌之，而冢宰特因其歲之凶豐，上下而制其用度多少之節，蓋亦如此而已。至於有唐，貞觀開元之際，猶委之郎官，其後四方用兵，而財用之間，亦遂有權時應變之事，郎官有所不能辦，故立使以主之，及其末世，使又不能辦，則又舉而歸之宰相。是以幸德裕之徒，皆治其事，以一有司之職，而累天下之宰，由此言之，則夫陳平韋質之論，有不妄矣。若夫泉貨之輕重，始於周景王，而後有二品之差，命秩之實，始於魏武帝，而後有六等之號，水旱蓄積之備，莫如幸愷之平糶，邊陲守禦之方，莫如張仁愿之築城圍法，九府之名，自天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歲、職幣，皆列職於周官，樂語五均之義，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其說見於河間獻王之禮。此數事者，皆非有益於當世之務，是以不足探論也。伏惟陛下，諮諳國事，丁寧反覆，而復始，不忍捨去，故於制策之終，則又曰：「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予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夫陛下丁寧激切，至於如此，而臣何敢不爲陛下申重其說。今陛下憂思天下，若此其至，而其功不就者，豈非無其人故耶？臣聞求賢不如變俗，俗所不悅，雖有賢者，將不能自立，俗苟好之，雖天下之人，將從風而靡。昔太祖好武略，則天下之猛士出而爲之兵；太宗好奇謀，則天下計畫之士而爲之慮；真宗好文而愛儒，則海內無有不學以待上之所使。今陛下公卿滿朝，進趨揖讓，文學言語，上可以不愧於古人，而下可以遠過於近世者，以陛下誠好之也。然陛下中夜不寐，起坐而思之，天下之事，所未能舉者，凡有幾何？府庫空虛，入不支出，而不能均；兵革怠惰，驕而不爲，用而不能制；閑田滿野，衣食不足，而不能闢；河水歲決，北人受害，而不能救；戎狄放肆，擄取金幣，而不能服；陛下治天下，而至使不察察有如此者，得非陛下所好非所常用耶？狄仁傑有言：「文士中不足快意，要得奇

才之士，與共天下。乃進張柬之以代李嶠，蘇味道。而臣亦以爲治天下，當得渾質剛直，不忌不克，不擇劇易之人而任之，如漢之絳侯、條侯、魏之賈逵、鄧艾、晉之溫嶠、周訪、唐之婁師德、郝處俊，得此數人，唯陛下所欲用之。孩之朝廷之上，則賢人益親，置之邊境之上，則惡言不至。如此人者，陛下豈不欲用之？故臣願陛下改易所好，以變天下之俗，則當今之文人，皆可使爲朴直之士。陛下何憚而久不爲也？臣本布衣書生，陛下授之以爵祿，而又親策之於廷，陛下整竭所疑，以問之於臣，而臣何敢不盡其中之所懷，以輸之陛下。凡制策之所以問臣者，臣謹已直率愚意，竊揣而妄論之矣。才智短淺，不足以上塞明詔，無補於聰明之萬一，謹俯伏待罪。然臣之微意所欲丁寧而致之陛下者，終欲爲陛下畢盡其說。

臣聞聖人欲有其富，則保之以儉；欲久其尊，則守之以謙；欲安其佚，則行之以勞；欲得其欲，則濟之以無欲。此四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之利，而人不以爲貪；極天下之樂，而不爲人所厭者也。老子曰：「聖人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由是觀之，則夫欲樂其富，而用之以奢者，其富必亡；欲大其尊，而用之以倨者，其尊必替；欲享其佚，而用之以惰者，其佚必窮；欲獲其欲，而用之以肆者，其欲必廢。是以聖人處衆人之所惡，而使天下無異辭；然後全享天下之利，而無所失。故夫斥棄金玉，不貴錦繡，非以爲愛財也；畏大臣禮小臣，非以爲尙賢也；雞鳴而起，日昃不食，非以爲集事也；屏聲色，放犬馬，非以爲美名也；凡所以深服天下而祛其爭心焉耳。伏惟陛下覽策之始，以無忘憂患之心，則又覽其終，以去其太甚，消天下不平之意，口口旣行，則大臣之所言者，舉可以漸用，而無弊矣。惟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無以臣言爲妄。蓋臣之所言，凡今天下之事，未有極於此者。陛下幸而留意，天下不勝幸甚！謹對。

蘇子由樂城應詔集終

蘇子由龍川略志引

予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二年之間，水陸幾萬里，老幼百數十指，衣食僅自致也。平生家無尤物，有書數百卷，盡付之他人；既之龍川，雖僧廬道室，法皆不許入，裒囊中之餘五十千，以易民居，大小十間，補苴弊漏，粗庇風雨，北垣有隙地，可以毓蔬，有井可以灌，乃與子遠荷鋤其間；既數月，韭蔥葵芥，得雨全出，可菹可芼，蕭然無所復事矣。然此郡人物衰少，無可晤語者，有黃氏，老官學家也；有書不能讀，時假其一二，將以寓目；然老衰昏眩，亦莫能久讀。乃杜門閉目，追思平昔，恍然如記所夢，雖十得一二，而或詳或略，蓋亦無足記也。遠執筆在傍，使書之於紙，凡四十事十卷。命之龍川略志。

蘇子由龍川略志引

蘇子由龍川略志目錄

卷一

夢中見老子言楊縮好殺高郢嚴震皆
不殺……………一
燒金方術不可授人……………一
養生金丹訣……………二
慎勿以刑加道人……………三

卷二

醫術論三焦……………四
王江善養生……………四
趙生挾術而又知道……………五

卷三

與王介甫論青苗鹽法鑄錢利害……………七
論權河朔鹽利害……………八
議遣大使搜訪遺利……………九

卷四

許遵議法雖妄而能活人以得福……………九
張次山因一婢知周高而刺配海島……………一〇
契丹來議和親……………一〇
議賣官麴與權酒事……………一一
江東諸縣括民馬……………一二

卷五

議定吏額……………一二
放買撲場務欠戶者……………一三
不聽秘法能以鐵爲銅者……………一四
王子淵爲轉運使以賤價收私販乳香……………一四
辨人告戶絕事……………一四
言水陸運米難易……………一五

卷六

蘇子由龍川略志 目錄

享祀明堂禮畢更不受賀……………一六

戚里僕隸不得改官……………一六

皇后外家皆當推恩……………一七

李昉復議罷蒔竹……………一七

西夏請和議定地界……………一八

卷七

議脩河決……………二〇

卷八

陝西糧草般運告竭可撥內藏繼之……………二四

議罷陝西鑄錢欲以內藏絲紬等折充

漕司……………二四

兩浙米貴欲以密院出軍闕額米先借……………二五

天子親祀天地當用合祭之禮……………二五

卷九

董敦逸黃慶基言事不實並出知軍州……………二六

議除張茂則換內侍舊人……………二七

議奏薦門客……………二九

議賑濟相滑等州流民……………二九

卷十

李旻言養生之術在忘物我之情……………三〇

鄭仙姑同父學道年八十不嫁……………三一

費長房以符制服百鬼其後鬼竊其符……………三一

徐三翁善言人災福……………三二

蘇子由龍川略志

卷一

夢中見老子言楊縮好殺高鄧嚴震皆不殺

子幼居鄉閭，從子瞻讀書天慶觀。治平初在京師，夢入三清殿，殿上老子像高三二尺，狀甚異，能與人言，問者非一也。子亦謁而問焉，謂子曰：「子知楊縮乎？」曰：「唐之賢相也。」「子知高鄧嚴震乎？」曰：「鄧文臣，震功臣也。」「三人孰賢？」曰：「鄧震雖賢，其不及縮遠矣。」曰：「此人皆終尚書僕射，然縮不至上壽，而鄧震皆耆艾乃死，子知其說乎？」曰：「不知也。」曰：「縮好殺生，而鄧震皆不殺，此其所以異也。子其志之。」子夢中國不詳三人之然否也，起閱唐書，三人官秩壽考皆信，獨不見好殺與否耳。

燒金方術不可授人

子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少好畫，往往匹馬入寺，循壁終日，有二老僧出揖之曰：「小院在近，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平生好藝術，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爲精金，老僧嘗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平生溺於黃白，嘗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畏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爲之卽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卽出一卷書，曰：「此中皆各方，其一則化金方也，公必不肯輕作，但勿

輕以授人，如陳卿慎勿傳也。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一分，試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甘鍋中煨之，鏐卽傾出，金砂俱不耗，但其色深淺班班相雜，當再烹之，色勻乃止。後偶見陳卿語及此，曾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曾不欲輕傳人之意，不以方示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曾耳，公慎爲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鄰郡公使酒以贓賂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公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竟嘗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旣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癱而沒。」乃知曾言誠不妄也。後十餘年，謫居筠州，有蜀僧儀介者，師事克文禪師，文之所至，輒爲修造，所費不貲，而莫知錢所從來。文祕其術，問之，不以告人。介與省聰禪師善，密爲聰道其方，大類扶風開元僧所傳，然介未嘗以一錢私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

養生金丹訣

于洛子末，沂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陰真君長生金丹訣石本相示，子問之曰：「子知金丹訣否？」道士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問之，庶有知之者。」子佳其意，試問以燒煉事，對曰：「養生有內外精氣內也，非金石所能堅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變化。欲事內必調養精氣極，而後內丹成；內丹成，則不能死矣。然隱居人間，久之，或託尸假，而去來變化，輕舉不可得也。蓋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氣所能易也。惟外丹成，然後可以點瓦礫，化皮骨，飛行無礙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交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積枯草，繫而真火其下，無不焚者。」子甚善其說，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死，旣而五臟皆化爲黃金者，又有服玉泉死於盛夏而尸不壞者，皆無內丹以主之也。子之說信然哉！」後十餘歲，官於南京，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陝人也，爲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百千，期年乃成。公喜告子曰：「吾藥成，可服矣。」子謂：「公何以知其藥

成也。」公曰：「抱朴子言：『藥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真成也。』今吾藥如是，以是知其成無疑矣。」予爲公道仙都所聞，謂公曰：「公有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耶？」

慎勿以刑加道人

予在王公君貺大名幕府，嘗有丐者以大扇傷一婦人，而盜其首飾，於法爲強盜當死，予訊之，盜曰：「我乃學道者，且善相手，魏人多知我，我非盜也。」問之衆人，信然，然盜狀明白，不可諱，予言之君貺，君貺曰：「道人勿加以刑，使來吾自訊之。」卽曰：「此風狂人也。」釋之，予退問丐者所從來，曰：「我利州山峽民家子也，少病癩，父母棄我山中，三日哭不絕聲，嶺上有一人循微逕而下，顧憐我，我告之，故曰：『吾家在谷中，汝苟能從我，爲我拾薪汲水足矣。』卽起從之，因教導引行氣數年，癩疾良愈，復謂我：『汝宿業厚，當終身勤苦，乃免於病，此非汝所居，出山行乞，勿與平人齒，若美衣甘食，則病復作矣，然汝無以免飢寒者，誨汝相手，可以自養，有餘卽以與人，勿畜也。』我遊四方久矣，未嘗敢違其言也。」予以告君貺，君貺善待之，因爲與言，吾昔登科，謁退傅張公，公曰：「君異日必貴，有道人犯法，慎勿刑也。」吾請其故，公曰：「吾少以爲射洪令，縣方捕劫盜，弓手於山中執一人，不知所從來，曰：『此劫者也。』吾視其人，非兇人也，命脫械釋之，官吏皆爭，吾告之曰：『果劫也，吾任其咎。』其人既得釋，乃前問曰：『公何以知我非劫也？』吾告之曰：『吾視汝非劫者耳。』曰：『公真不可得，我誠非劫，而迹似之，然我本學道，有師在山後，其徒僅十人，使我出市藥，不幸而執，今歸告師，三日復出見公矣。』如期卽至，曰：『我師奇公不凡，使我召公入山學道。』吾笑曰：『吾有官守妻子，未暇從汝師。』其人曰：『我師固知公未能也，有藥在此，可日服一丸，藥盡我復來見公。』藥可數合許，貯以小合，如其言服之，藥盡其人復至，問藥安在，曰：『服之盡矣。』其人驚曰：『此藥有毒，他人服之必病，今不能病，公真奇人也，今世必享上壽，貴極人臣，若求

白日上昇，則來世矣。』吾自此未嘗以刑加一道人。』君貺執視予曰：「君亦貴人也，勿忘張公之言。」子應之曰：「諾。」後二年，予爲戶部侍郎，稅居張公舊第之西偏，見公諸孫，道公將薨之歲，有道人叩門，公見之曰：「此射洪故人也。」與之飲，終日留藥，遣公退如逆旋，蟬蛻而去。服其藥，則射洪所服藥皆下，命埋之第中三清堂後，沐浴盛服，臥帳中，使妓奏琵琶，移時不止，發帳視之，公則蛻矣。

卷二

醫術論三焦

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單驥從之學，盡得其術，遂以醫名於世。治平中，子與驥遇廣都，論古今術同異，驥旣言其略，復歎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察，今欲以告人，人誰信者？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包，以理主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臟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尙何以藏繫哉？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寂，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府，輸寫而去，故號此府爲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太息也。」予甚異其說，後爲齊州從事，有一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壻也，少嘗學醫於衛州，聞高敏之遺說，療病有精思，予爲道驥之言，適喜曰：「齊嘗大飢，羣匄相鬻割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脈全者，適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卽導引家所謂夾脊鬻鬪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爲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古人之謬矣。」

王江善養生

丐者王江，居宛丘，喜飲酒，醉臥塗潦中，不以爲苦。嘗大雪，或以雪埋之，其氣勃然，雪輒融。遊於市中，常戴角戴花，小兒羣聚，捽罵之。江嬉笑自若，往往販鬻餅餌，晚不能售，輒呼與共食。入田舍，父老招之食飲，醉飽即睡。婦女在側，江不以自疑，人亦信其無他也。以此陳人敬愛之，至畫其像，事以香火。劉述古爲西京漕，至陳，欲見江，方入城，江當道大罵，劉亦不知其江也。俚州捷之，明日召江，愧謝。江笑曰：「罵運使受杖分也。」亦不謝。士大夫知其異，百計欲問其術，輒佯醉，極口罵，終莫能問者。熙寧中，子爲陳學教授，屢以酒邀之，飲不甚多，曰：「年老氣衰，不能劇飲如往日矣。」大肉硬餅，亦皆不食，每欲啗，輒中止而噦，若喉中時有流水者，然畏其罵，不敢問也。一日，言及養生事，江喟然欲罵，子曰：「子以畏罵，久無所問，今日語適然耳，非欲盜法也。且吾欲學道，開卷求之，雖不盡得，亦過半矣。願方窮世故，妻孥滿目，前雖使呂公來，其如我何？而况爾耶？」江笑曰：「君言是也。」子因曰：「吾決不問子術，姑告我昔本何人，緣何學道而已。」江曰：「我本考城人，少亦娶妻，家不事生業，妻父屢譴我，至加殿籬，一日，閉門不納我，傍待其門者累日，忽發憤棄之而遊。少嘗舉學究，能誦周易，一試之，不遺一字。久之，太守陳述古招劍州李旻使作符禁，旻爲人大言多誕，欲見江，江即逃去，遂不知所在。」

趙生挾術而又知道

高安丐者趙生，敝衣蓬髮，未嘗洗浴，好飲酒，醉輒毆罵其市人，雖有好事者，時常與語，生亦慢罵，斥其過惡，故高安之人皆謂之狂人，不敢近也。然其與人遇，雖未相識，皆能道其宿疾，與其平生善惡，以此，或曰：「此誠有道者耶？」元豐三年，子謫居高安，時見之於途，亦畏其狂，不敢問，是歲歲暮，生來見子，子詰之曰：「生未嘗求人，而請我何也？」生曰：「吾意欲見爾。」旣而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梳水以灌，旣子骸，經旬諸疾可去，經歲不忘，難度世可也。」子用其說，信然，惟忘不能久，故不能極其

妙。生嘗約子會宿，既而不至，子問其故，曰：「吾將與君出遊，度君不能無驚，驚或傷神，故不敢。」子曰：「生所遊何處？」曰：「吾嘗至太山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君若見此，歸當不願仕矣。」子曰：「何故？」生曰：「彼多僧與官吏，僧逾分，吏囊物故耳。」子曰：「生能至彼，彼亦知相敬乎？」生曰：「不然，吾則見彼，彼不見吾也，譬如鬼耳，鬼入人家，鬼能見人，而人不見鬼也。」自歎曰：「此亦邪術，非正法也，君能自養，使氣與性俱全，則出入之際，不學而能，然後爲正也。」子曰：「養氣從生說可矣，至於養性，奈何？」生不答。一日，遽問曰：「君亦嘗夢乎？」曰：「然。」「亦嘗夢先公乎？」曰：「然。」「方其夢也，亦有存沒憂樂之知乎？」曰：「是不可常也。」生笑曰：「嘗問我養性，今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子矍然異其言，自此知生非特挾術，亦知道者也。生兩目皆翳，視物不能明，然時能脫翳，見瞳子碧色，自臍以上，骨如龜殼，自心已下，骨如鋒刃，兩骨相值，其間不合如指，自言生於甲寅，今一百二十七年矣。家本代州，名吉，事五臺僧不終，棄之遊四方，少年無行，所爲多不法，與揚州蔣君俱學，蔣惡之，以藥毒其目，遂翳，然生亦非蔣，不循禮槁死無爲也。是時子兄子瞻謫居黃州，求書而往，一見，喜其樂易，留半歲不去，及子瞻北歸，從之與興國，知軍楊繪見而留之，生喜禽鳥六畜，嘗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居，興國畜駘爲驟所傷而死，繪具棺葬之。元祐元年，子與子瞻皆召還京師，蜀僧法震來見曰：「震沂江將謁公黃州，至雲安酒家，見一丐者，曰：『吾姓趙，頃在黃州識蘇公，爲我謝之。』」子驚問其狀，良是。時知興國軍朱彥博在坐，歸告其父，發其葦，空無所有，惟一杖及兩脛在。子聞有道者，惡人知之，多以惡言穢行自晦，然亦不能自揜，故德順時見於外，子觀趙鄙拙忿隘，非專自晦者也，然其言時有合於道，蓋於道無所見，則術不能神，術雖已至，而道未全盡，雖能久亦未可以語古之直人也。古書：「尸假之下者，留脚一骨。」生豈假者耶？

與王介甫論青苗鹽法鑄錢利害

熙寧三年，子自蜀至京師，上書言事。神宗皇帝，即日召見延和殿，授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時參政王介甫，副樞陳瑒叔，同管條例事。二公皆未嘗知子者久之。介甫召子，與呂惠卿、張端會，令私第，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君三人閱之，有疑以告，得詳議之，無爲他人所稱也。」子知此書，惠卿所爲，其言多害事者，卽疏其尤甚，以示惠卿。惠卿面頸皆赤，歸卽改之。子問謁介甫，介甫問子可否？子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援救民之困，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重法不可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之費；及其納錢，雖富家不免遠限；如此，則鞭箠必用，自此恐州縣事不勝繁矣。唐劉晏掌國用，未嘗有所假貸，有尤其靳者，晏曰：『民倖得錢，非國之福；吏以法責督，非民之利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不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故自掌利柄以來，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又何必貸也？』」晏之所言，則漢常平之法矣。今此法見在，而惠不修舉，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俟也。」介甫曰：「吾言甚長，當徐議而行之；此後有異論，幸相告，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法。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召議事，閱條例司所撰諸法，皆知其難行，而廣廉常上言乞出度牒數十道，鬻而依關中漕司，行青苗事。春利秋斂，以俸利與惠卿所造略相似，卽請之，以出施河北，而青苗法遂行於四方。予在條例司，王介甫問南鹽利害，對曰：「舊說有三而已；其一，立鹽綱賞格，使官鹽少拌和，則私鹽難行；其二，減官價，使私販少利；其三，增沿江巡檢，使私販知所畏。若三說並用，則鹽利宜稍增，然利之所在，欲絕私販，恐理難也。」介甫曰：「不然，但法不峻耳。」對曰：「今私鹽法至死，非不峻也；而終不可止，將何法以加之？」介甫曰：「不然，一村百家，俱販私鹽，而敗者止一二，其餘必曰：『此不善販，安有敗？』此所以販不止也；若五家敗，則其餘少懼矣；十家敗，則其餘必戰矣；若二十家至三十家敗，則不敢販矣；人知必敗，何故不止？此古人所謂

鑲金百鑑，盜跖不掇也。」對曰：「如此，誠不敗矣；但恐二三十家坐鹽而敗，則起爲他變矣。」一日，復問鑄錢，對曰：「唐開通錢最善，今難及矣。天禧天聖以前，錢猶好，非今日之比，故盜鑄難行。然是時官鑄大率無利，蓋錢法本以均通爲無，而不爲利也。舊一日鑄八九百耳，近歲務多以求利，今一日千三四百矣。熙寧初，止此，間後又增二千矣。錢日濫惡，故盜鑄日多，今但稍復舊法，漸正矣。」介甫曰：「何必鑄錢？古人以銅爲器皿，精而能久，善於資漆；今河東銅器，其價極高，若官勾鑄錢而鑄器，其利比錢甚厚。」對曰：「自古所以禁鑄銅爲器皿者，爲害錢法也；今若不禁銅器，則人爭壞錢爲器矣。」介甫曰：「鑄錢不如鑄器之利，又安以錢爲？」對曰：「人私鑄銅器，則官銅器亦將不售。」介甫曰：「是不難勸工名可也。」不對而退，其後銅器行而錢法壞。

論權河朔鹽利害

張端與予同在條例司，賜叔門下士也；深非介甫，論事時對子深言。予曰：「君如此意，將何事？」曰：「河朔財賦常患窘急，然鹽獨未權，今誠口之利不貲矣。」予曰：「予頃在河朔，聞鹽本末稍詳，河朔地曠，民刮鱗煎鹽，不買而足用。周世宗常權海鹽，共得三十萬緡，民多犯法，極苦之。藝祖征河東，還父老進狀，乞隨兩稅納錢三十萬緡，而罷權法。藝祖許焉。今兩稅外，食鹽錢是已。是時民於澶州河橋作感聖恩道場，父老至今能道之。仁宗朝，王君貺爲三司使，復議權法，未定，君貺去職。張安道繼之，具本末以奏，且曰：『河朔歲有河隄國信之勞，比之諸道爲苦，恐不宜復權鹽以困之。』仁宗驚曰：『朕不知也。奈何？』重困河朔生靈，卿爲朕撰數句語，朕將親批出，使河朔人知此意。」即批奏牘，後曰：「朕恐河朔軍民復食貴鹽，所請宜不行。」時賈魏公昌朝留守北京，聖語至，即刻石於府園騎山樓，廢木亭上，及賈公守魏，而提刑薛向密奏乞行權法，託以他事入議，朝廷許之。賈公具知其計及其還，置酒邀之，中食，引至騎山樓，廢木亭相對，酒五行，無他語，向願見石刻，知事已露，遂不復議權事。魏人

以此深德賈公，君奈何復言此論？曰：「我初微聞此，不意君知之詳也。」卽不敢措口，然元豐間竟聽議。

議遣入使搜訪遺利

陳陽叔雖與介甫共事，而意本異，所唱不深和之也；旣召謝卿材、侯叔獻、陳知儉、王廣廉、王子韶、程顥、盧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外傳笑，知所遣必生事以迎合朝廷，然莫敢言者。予見陽叔，陽叔逆問曰：「君獨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公耳。」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諸路，不審心旣知利害所在，事有各件而使往按實之耶？其亦未知利害所在，謾遣出外總捕諸事也？」陽叔曰：「君意謂如何？」對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諸路，事無所措，行者各務生事，旣還奏例多難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陽叔曰：「吾昔奉勅，看詳寬恤等事，如范堯夫輩所請皆中理。」對曰：「今所遣如堯夫者有幾？」陽叔又曰：「所遣果賢，將不肯行，君無深憂。」對曰：「公誠知遣使不便，而特遣者之不行何如？」陽叔召子及惠卿，端於密院曰：「上卽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上，今當遣使，宜得以議，可以一劄子乞催行之。」惠卿覺非其黨，中意不樂，謾具草無益也。然介甫竟不得陽叔胸中事，及朝廷將命相，以讓陽叔，陽叔旣得位，不復肯行條例事，三人遂相失，天下謂陽叔爲簽相。

卷四

許遵議法雖妄而能活人以得福

知潤州許遵，嘗爲法官，奏讞婦人阿雲謀殺夫不死，獄以按問，欲舉乞減死，舊說鬪殺劫殺，鬪與劫爲殺，因故按問欲舉可以減謀而殺，則謀非因故不可減，士大夫皆知遵之妄也。時介甫在翰苑，本不曉法，而好議法，乃

主遵議；自公卿以下爭之，皆不能得，自是謀殺遂有按問。然舊法一問不承，後雖犯者自言，皆不得爲按問。時欲廣其事，雖累問不承，亦爲按問。天下皆厭其說。子至齊，齊多劫盜，而不知法有按問，則未有盜而非按問者，二人同劫，先問其左，則按問在左，先問其右，則按問在右，故獄之死生，在問之先後，而非盜之情，又有甚者，捕人類多盜之鄰里，所欲活者，輒先問之，則死生又出於用情。子見而嘆曰：「惜哉！始議按問者之未究此弊也。」因以語齊守李誠之，誠之亦嘆曰：「吾儕異日在朝，當革此弊。」子曰：「雖然，遵議則非，而要能活人，吾議則是，而要能殺人，子意亦難改之。」誠之曰：「信然，奈何而可？」子曰：「昔劫盜賊三千而死，今五千而死矣，有常也，必欲改是增至七千而死，庶幾可耳。」後十餘年，謫居筠州，筠守許長卿，導之子也，言其兄弟及諸子，仕宦者十餘人，而郎官刺史至數人。子復歎曰：「遵之議妄甚矣，而子孫仕者，若是其多也，一能活人，天理固不遺之也哉！」

張次山因一婢知周高而刺配海島

曲隄周氏以財雄於齊，有秘書丞高者，尤驕縱不法；嘗自京師載妓妾數十人遊杭州，其一人以妬害自沉死，及還齊，其父母邀賄謝，不滿意，訴之長，請令張次山取證左治之，亦無他矣。會次山之婢，本周氏隸也，自牖窺之，歷指所從來一人，本高父妾，嘗生一子，次山卽以長吏舉行之，高坐刺配海島而死，齊人快之。李誠之嘗語及此，稱善。子曰：「使我爲長，請決不舉也。」誠之曰：「何故？」曰：「民間如此事，不爲少也，偶一婢子知之，因而發之以爲明，彼不知者，獨何幸？高獨不幸也？事發有端，長吏不得已，治之可也，其發無端，自非叛逆，不問可也。」誠之曰：「此長者之論，次山之流固不及！」

契丹來議和親

予從張安道判南都，聞契丹遣汎使求河東界上地，宰相王安石謂咫尺地不足惜，朝廷方置河北諸將，後取之不難。及北使至上，親臨軒諭之曰：「此小事。」卽指揮邊吏分畫使者出，告人曰：「上許我矣。」有司欲與之辨，卒莫能得。予聞之，以問安道，安道曰：「昔慶曆中，契丹遣劉六符等來議和親，未許。燕人有梁濟，世爲雄州，謀者嘗以詩書教契丹公卿子弟，先得其國書本以獻仁宗，性畏慎，時呂許公爲相，奏曰：『蕃國求和親，漢唐所不免，當徐議以答之者耳，无深憂也。』仁宗深以爲然。及六符至殿上，讀書如平日，無所問。六符失色，咨嗟出，至殿外，惓次曰：『專已漏矣。』由此有司與之評議，無甚難也。今兩朝地界，犬牙相入，本非朝廷所詳，若以實答之，以付邊議，定以聞邊臣以疆場爲職，誰敢不盡力而其可否尙在朝廷，事莫便於此，何乃面與之決。」

議賣官麴與榷酒事

真宗皇帝自毫還過宋，御樓宣赦，以宋爲南都，仍弛其酒禁，使民賣官麴，十餘家共之；更七八十年，官課不虧，有監麴院官。神宗初，監司建議罷賣麴而榷酒，時轉運司方苦財賦不足，其判官章案大喜，親至南都，集官吏議之。子曰：「南都賣麴與建都同一敕，今都邑如舊，而罷賣麴，一不便也；昔南都西都皆賣麴，近年西都已榷酒矣，此轉運司所據以爲例也，然西都麴戶敗折，列狀求罷官，不得已而聽，今南都麴戶未嘗欠官一錢，無故罷之，二不便也；使改法而官獲厚利，不顧而行，尙可也；今人家造酒，每家父子兄弟同幹酒事，欲分城內與河上爲兩務，每務不過監官二人，前四人，共十二人，此酒戶減半，若較其忠志，公私相遠，至於官本於所費，亦復不少，但恐榷酒之利，不如賣麴，三不便也。今不願三害而決爲之，奈何？」案不能難，但言本司窘迫，萬一有利耳。議未決，而予謫筠州，案遂決成榷法。後五年，予過南都，聞酒課不旋踵而敗，又七年，予適預議郊赦，乃罷酒榷，而復賣麴，南都人大喜。

江東諸縣括民馬

子爲續溪令，適有朝旨，江南諸都市廣西戰馬，江東素乏馬，每縣雖不過十餘匹，而諸縣括民馬，吏緣爲姦，有馬之家，爲之騷然！子謂縣尉惇，愿曰：「廣西取馬，使臣未至，事忌大遽，徐爲之備可也。吾邑孰爲有馬者？」惇愿曰：「邑有逸馬，衡歲月遠矣，然有無之實，尙得其半也。」卽取簿封之。又曰：「何從得馬牙人乎？」曰：「召猪牙詰之，則馬牙出矣。」果得曾爲人賣馬者，辭以不能，曰：「吾不責汝以馬，但爲我供文書耳。」曰：「諸州符日至，縣督責買馬，乃以夏稅過期爲名，召諸鄉保正副，問之曰：『汝保誰爲有及格馬者？』相顧辭不知，曰：『保正副不知，誰當知者？』第勿以有爲無，無爲有，則免罪矣。汝等所具，吾將使衆人訴其不實，而陳其脫落者，不可不實也。」人知不免，皆以實告，復喻之曰：「買馬事止此矣，廣西取馬者至郡，則馬出，若不至則已矣。」皆再拜曰：「邑人幸矣。」然取馬者卒不至。

卷五

議定吏額

子爲中書舍人，與范子功、劉真父同詳定六曹條例。子功領吏部，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羣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重加詳定，事已再上，再却矣。子偶坐局中，吏有白中孚者，進曰：「吏額不難定也。中孚昔常典其事，知弊所起。」子曰：「其弊安在？」中孚曰：「昔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最繁，莫過於此矣。昔銓吏止十數，今左選吏至數十，事加如舊，而用至數倍者，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賂，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入，故竭力勤勞而不辭；今行重法，給重祿，賂賂比舊爲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

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若干分爲一人，今誠抽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若比舊不加多，則吏額多少之限，無虞逃矣。」予曰：「汝言似得之矣。」卽以告屬官，皆不應，獨李誠之議曰：「是誠何爲？」卽與之議曰：「此羣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爲人數，必大有所逐，將大至紛翹，雖朝廷亦將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更不補填，及額而止，如此不過十年，自當消盡，雖稍似稽緩，而見在吏知非身患，則自安心，事乃爲便。」諸公皆以爲然，遂申尙書省，乞取諸司兩月生事，而又吏人不知朝廷意，皆莫肯供，再申乞勝諸司，使明知所立吏額，候他日見闕不補，非法行之日，徑有減損，如此數月之間，文字皆足，因裁損成書，以申三省，時左相呂微仲也，極喜此事，以問三省諸吏，皆不能曉，有任永壽者，本非三省吏也，嘗預元豐吏額事，以事至三省，能言其意，微仲悅之，卽於尙書省立吏額房，使永壽典吏數人，典之，小人無遠慮而急於功利，卽背前約，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復以私所好惡，變易諸吏局次，凡近下吏人，惡爲上名所壓，卽撥出上名於他司，凡閑慢司分，欲入要地者，卽自寺監撥入省曹，凡奏上行下，皆微仲專之，不復經由三省，法出中外，紛然，微仲旣爲臺官，所政稱疾在告，而永壽亦恣橫，賊汙狼籍，下開封府推治，府官觀望，久不肯決，至宣仁后以爲言，乃以徒罪刺配，久之，微仲知衆不伏，徐使都司再加詳定，大率如予前議，乃定。

放買撲場務欠戶者

予爲戶部侍郎，有言：「買撲場務者，人戶自熙寧初至元豐末，多者四界，少者三界，緣有實封投狀添價之法，小民爭得務勝，不復計較實利，自始至末，添錢多者至十倍，由此破蕩家產，傍及保戶，陪納不足，父子流離，深可愍卹，乞取累界內酌中一界爲額，除元額已足外，其元額雖未足，而於酌中額得足者，並與釋放，唯未足者依舊催理，候及酌中額而止。」予善其說，奏乞施行，天下欠戶蒙賜者不可勝數，或號以諫官呂陶所請。

不聽祕法能以鐵爲銅者

有商人自言於戶部，有祕法能以膽鑿點鐵爲銅者。予召而詰之曰：「法所禁而汝能之，誠祕法也；今若試之於官，則所爲必廣，汝一人而不能自了，必使他人助汝，則人人知之，非復祕也；昔之所禁，今將遍行天下，且吾掌朝廷大計，而首以行濫亂法，吾不爲也。」其人黽俛而出，即詣都省言之，諸公惑之，令試斬馬刀，所後竟不成。

玉子淵爲轉運以賤價收私販乳香

熙寧中，王子淵爲京東轉運判官，知密州，海舶多私販乳香，卽明召舶客入官中，以賤價收之，自以爲奇，言於朝廷，中書戶房檢正官向宗儒得之，喜曰：「此法所禁，于淵爲監司，知人犯法不能禁而出錢買之，此罪人也。」子淵旣得罪，香皆沒官，一時以爲奇策。元祐初，販香者訴之朝廷，令戶部支還七分錢，議者以爲過猶不及也。有傅永亮者，自言嘗入香於官，今二券具在，然皆非其本名，詰其故曰：「皆家人耳。」問其所在，及其親屬之在亡，皆曰：「亡之。」予笑曰：「安知此非姦人乎？」尙書李常郎中趙偁皆曰：「此大商家業數萬緡，安得爲姦乎？」予曰：「爲姦不問貧富，此事蓋有三說而已。永亮實曾入香，今無以自明，一也；得闌遺文書以欺官，二也；殺此二人而得其書，三也；三說皆不可知，而妄以錢與之，本部吏必大有所受不可。」李趙皆曰：「永亮泉人，可符下實其家財。」予曰：「永亮之可疑，非爲貧也。」二人固爭之，予不得已從之。及泉中部家財，止百餘千，予笑曰：「今當如何？」二人猶執欲予會韓師朴爲戶部，乃止。然永亮竟訴都省，都省與之時予已去戶部矣。

辨人告戶絕事

廣州商有投於戶部者曰：「蕃商辛押陀羅者，居廣州數十年矣，家貲數百萬緡，本獲一童奴，過海遂養爲子，陀羅近歲還蕃爲其國主所誅，所養子遂主其家，今有二人在京師，各持數千緡，皆養子所遺也。此於法爲戶絕，謹以告。」李公擇旣而爲留狀，而適在告郎官，謂子曰：「陀羅家貲如此，不可失也。」子呼而訊之曰：「陀羅死蕃國，爲有報來廣州耶？」曰：「否，傳聞耳。」陀羅養子所生父母，所養父母，有在者耶？」曰：「無有也。」陀羅法告戶絕，必於本州縣，汝何故告於戶部？」曰：「戶部於財賦無所不治。」曰：「此三項皆違法，汝姑伏此三不當，吾貸汝。」其人未服，告之曰：「汝不服，可出詣御史臺尙書省訴之。」其人乃服，并召養子所遣二人，謂之曰：「此本不預汝事，所以召汝者，恐人妄搖撼汝耳。」亦責狀遣之，然郎中終以爲疑，子曉之曰：「彼所告者，皆法所不許，其所以不訴於廣州，而訴於戶部者，自知難行，欲假戶部之重，以動州縣耳。」郎中乃已。

言水陸運米難易

元祐三年春，關中水旱，提刑司依法賑民，不以聞朝廷，呂微仲陝人，憂之過甚，有吳革者，自白波輦運罷還，欲求堂除，因議水陸運米，以濟關中之飢，朝廷下戶部，且使革領其事，革言：「陸運以車營務車，駝坊駝驪運至陝，水運以東南網船般至洛口，以白波網船自洛口般入黃河，一革見子於戶部，子謂之曰：「吾已謂君呼車營務駝坊職掌人矣，君姑坐待之。」旣至問之，車營務無車，駝坊無駝驪，子曰：「此可以賀君矣，若有車與駝驪，君將若之何？」革曰：「何故？」曰：「陸運至難，君不過欲多差小使，臣軍大將，謹其囊封耳，車營務駝坊兵級多過犯配刺，到旣行，必多作緣故，使前後斷絕，監者力不能及，所至盜食且賣，若不幸遇雨，則化爲泥土，君皆莫如之何也。」革無語，復謂之曰：「至如水運，亦且不易，汴河自京城西門至洛口水極淺，東南網船底深不可行，且方春，網先至者，皆趁酬獎，得力網輟令曲去，人情必大不樂，及至洛口，倉廩踈漏，專斗不具，雖卸納亦不如法，白波

綱運，昔但聞有竹木，不聞有糧食，此天下之至險，不可輕易，吾已付輦過司，令具可否矣；然君難自言，吾當見諸公議之。及見微仲，微仲業已爲之，不肯盡罷，予爲刷汴岸，錢底船量載米以往，未幾予罷戶部，聞所運米，中路留滯，雖有至洛口，散失敗壞不可計。

卷六

享祀明堂禮畢更不受賀

元祐四年，上再享明堂，三省以章獻皇后故事，將竣禮畢，百官班賀於會慶殿，其儀注取旨，太皇太后宣諭曰：「天聖中，誠有此儀，然以吾菲薄，何敢事依先后之舊？况祀事既成，皇帝賀於禁中，百官皆賀於東門足矣，復安用此爲？」羣臣稱歎，以爲不可及，請降手詔明示中外。轍時在翰林，請至都堂，宣聖旨撰詔曰：「皇帝臨御，海內晏然，五經季秋，再講宗祀，克有君德，以享天心，願吾何功，獲被斯福？今有司因天聖之故事，修會慶之盛禮，將俾文武稱賀於庭，吾自臨決萬機，日懷祗畏，豈以菲薄之德，自比章獻之明？矧復皇帝致賀於禁中，羣臣奉表於闕左，禮文既具，夫又何求？前朝舊儀，吾不敢受，將來明堂禮畢，更不受賀，百官並內東門拜表，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戚里僕隸不得改官

高氏之隸有安靜者，嘗得三班借職，舊法戚里僕隸，雖有官不得改，安靜授曹氏例，乞改官，三省進呈，欲許之，太后曰：「當如何？」對曰：「舊例可與。」太皇太后曰：「此非例也。」對曰：「此非例而何？」曰：「昔神宗臨御，以慈聖故，特爲彼人改官，則孝慈之意也，今吾在此，而爲家僕改官，其義安在？依法而已。」衆皆服稱善，轍退。

書之時政記。

皇后外家皆當推恩

上納后禮畢，三省具景祐元年十二月慈聖入宮故事，和劉從廣、楊景宗改官移鎮故事，今高氏向氏朱氏皆合以故事加恩。太皇太后曰：「吾輩人家，所慮官高不惠官小，罷之可也。」對曰：「本不謂官小當遷，朝廷舊典不可闕耳。」太皇太后曰：「昔章獻垂簾，皇后受策，初無此例。景宗等恩命，蓋章后受尊號未久，族人未有官高者，仁宗欲優其家故耳，非垂簾之比也。」對曰：「太皇太后雖以高氏故，欲深自抑畏，其如故事何？」太皇太后曰：「外家恩澤，方欲裁損，又可增長乎？」對曰：「此盛德之事，敢不奉詔，當備錄付史官耳。」先是內降聖旨：皇城使帶御器械朱伯材加遙郡刺史，三省奏：「皇帝納后，不遠舊例，兩官及太妃閣，皆當推恩親族，今若先推恩伯材，恐成重復，乞且留。」詔可。至是，宣諭：「納后既不加恩外家，今溫國長公主將下嫁，舊例母當進秩，而太妃名位已隆，無可復加，可推與朱伯材。」對曰：「如此雖獨加恩伯材有名矣，請俟溫國下嫁日施行。」三省又具：「內殿崇班孟固，三班奉職孟陞，右宣德郎孟昌齡，滎陽縣尉董桓，皆以皇后親，乞赴闕朝賀，今納后禮畢，恐當擇其親近，依景祐元年曹傳曹祐例轉官。」太皇太后曰：「見有親弟一人，係白身，須推恩。」對曰：「董桓亦係皇后姊夫。」太皇太后曰：「昔魯王亦慈聖光獻姊夫，未常推恩。」對曰：「甚善！皇后諸親，將來年例恩典，自可漸及也。」

李湜復議罷蒔竹

朝廷先使唐義問處置渠陽兵將敗亡，僅乃廢之；後使謝麟廢蒔竹，麟以謂楊氏蟠據湖南北溪洞，部族相

連接湖北先廢渠陽湖，南蠻知蔣竹必廢，謀之已久，今欲急行廢罷，恐難以成功，請稍遷延歲月，以俟其便。諸公疑其立異，即罷麟潭州，以李湜代之，湜至，議罷蔣竹，復如麟說。諸公明視而怒，時子初爲尙書右丞，謂諸公曰：「蔣竹之議，經帥臣二人矣，而所言如一，胡不姑用其言，若數月之間，其功不成，責之未晚也。」諸公色解，乃從其請，未幾，湜誘說麟帥楊光潛，使親帥部族，裹送蔣竹兵器械還漢，奏至，許之，仍以蔣竹見糧分賜蠻中飢人，凡蔣竹畜聚，皆安然而至，不遺一矢，不殺一人，蓋麟之議本不爲過也。

西夏請和議定地界

元祐初，西邊諸將守朝廷約束，不敢妄行侵掠，夏人雖時遣信使，然初不言疆場之事，朝廷深悉其意，蓋欲疆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故亦忍而不問。二年，夏人始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復遣使求和，請地，朝廷始降詔許之，然約先議定地界，然後付以歲賜，久之，議不能決。三年春，夏人多保忠，以兵數萬壓涇原，教掠弓箭手數千人而去，朝廷既隱不問，又遣劉仲馮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爲詞，不復遣使入謝，仍再以兵犯涇原，四年乃復遣使來賀，坤成，且議地界，朝廷急於懷柔，即指揮不候分畫地界，先以歲賜與之，尋覺其非，即於地界之議，多方艱難，不守已定之約，而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復違背前約，侵築堡寨，屢以數致寇，子自爲諫官，及任中憲，隨事獻言，或蒙施行，或不納用，今不復載。五年，備位政府，明年六月，熙州奏：「西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上，挑掘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仍乞因其退軍，未能復出之際，移近裏堡寨於界上修築，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諸公會議部堂，子問之呂微仲曰：「相公須先定議，方今是欲用兵，是不欲用兵，然後議此事。」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子曰：「凡欲用兵，先論道理曲直，我若小有不直，則兵決不當用，頃朝廷與西人商議地界，此理最爲簡直，欲用慶曆舊例，以漢蕃見住處當中爲界，西人不從，朝廷亦便不報，蓋朝廷從來失在先，易後

難，此則先易之也。後來既許用綏州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要約纔定，朝廷又要兩寨中間，侵係蕃地，一抹取直，西人罷倦，是從，要約未定，朝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西人亦又相許，凡此皆後難之實也。後來朝廷又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西人地百數十里，此則不直，致寇之六者也。且元約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立界，仍言非所賜城寨係延州、寨門、義合、石州、吳堡、蘭州諸城寨，通遠軍定西城，卽不言秦州隴諾堡係祖宗舊疆，豈得名爲非所賜城寨耶？以此之故，今執政太半知其不直，而况於西人乎？今雖欲不願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聖肯未從來大言斷送朝廷用兵，不過范育姚雄狂生一二人耳。今西人壓境，姚雄引兵於榆木空，藏避不出，王文郁引三萬於通遠軍，閉城三日，雖強弱衆寡不敵，然亦足見此輩非如古人能以少擊衆，可恃以制敵者也。而朝廷信其妄言，輕結邊釁，難矣！劉莘老曰：「持不用兵之說，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予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分全，敵人橫來相尋，勢不得已，然後可也。今吾不直如此，萬一兵起之後，兵連禍結，殺人費財，三五年不得休，奈何？」諸公乃許不行熙河之計。然予欲詰其妄作，終不肯明日面奏之。鞞曰：「西人引兵十萬壓熙河境上，並不他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其意可見，非西人之罪，皆朝廷指揮不直之故。」微仲曰：「朝廷指揮亦不至大段不直。」鞞曰：「熙河帥臣輒敢生事，奏乞不守誠信，乘西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臣以爲方今堡寨雖或可築，不知秋深馬肥，西人能復引大兵來爭，此否？如此兵連禍結，必從此始。」諸人皆曰：「今來朝廷已是不許。」鞞曰：「幸而朝廷知其非而不許，若不加詰責，帥臣必自以爲是生事不已，或復再有陳乞。」諸人曰：「候其再乞，詰責未晚。」太皇太后曰：「亦聞多緣引惹致寇，且與約東。」鞞曰：「領聖旨！」於今來文字，添入約束語行下，然諸人猶曲加保庇，但添「顯屬生事」一句而已。然蘭州六月，已遣人深入西界，以遠探爲名，數十餘人。予曰：「邊臣貪功生事，不足示威，但足以敗壞疆議，理須戒約。」不聽。七月，又以河灘打草，遣兵防護爲名，殺六七人，生擒九人。微仲覺其不便，欲送還生口，

子力贊之，乃具奏其事，轍曰：「邊臣貪冒小勝，不顧朝廷大計，極害事！今送還九人，甚善！然邊臣須當戒救。」微仲曰：「近日延安將李儀等深入陷沒，已責降一行人，足以爲戒。」轍曰：「李儀深入，以敗事被責，蘭州深入得功，若不戒救，將謂朝廷責其敗事，而喜其得功也。」太皇太后曰：「然便與戒救。」乃行下。然七年西人竟大入河東，朝廷乃議絕歲賜犖和市，使沿邊諸路爲錢攻之計，仍令熙河進築定遠城，西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環慶，朝廷復議令熙河進築汝遮，衆議皆允，獨中書侍郎范子功異議，詰之無說，子度其意，趙高昔在延安議疆事，欲以綏州二十里爲例，熙河指其不便，議久不決而高死，子功與趙高姻家，仲馮分廳行，且告之曰：「公才地界之議，欲依綏州於延安則可，他路遠者，或至七八十里，概以二十里可乎？雖然，此非特公才之失，朝廷亦自不審耳，方今共論國事，親舊得失，不宜置胸中也。」韓劉撫掌稱善，子功悍然不可會，西人乞和，議遂不成，旣而蘇子容以事罷相，子功以同省待罪，因遂其請，似以汝遮故也。

卷七

議脩河決

元豐中河決大吳，先帝知不可復還故道，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患也。元祐初，朝廷未能究悉河事，文潞公爲太師平章事，爲重臣，微仲安厚，卿從而和之，始謂河行西流入泊，泛久必淤淺，異日或從北界北入海，則河朔無以禦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計，諸公皆莫能奪。呂晦叔時爲中書相，子爲舍人，謂晦叔曰：「聞方欲回河，公自視勇智孰與先帝？勢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與先帝？」晦叔曰：「何敢擬也。」曰：「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勇智勢力過先帝也；且河決自元豐導之北流，亦自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預，諸公不因其舊，而條其未備，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爲責也重矣。」

海叔唯唯曰：「嘗與諸公籌之。」然自是回河之議，紛然而起。子自爲戶部而論之，至於中司章，凡十餘年。上出間，瞻叔爲司空，病愈，子間見之，不復言河事。海叔自言曰：「河事終當與諸公講之，尙可上也。」未幾，公病不起，竟莫之救。子爲中司日，最後言河上三事，其一乞存東岸清豐口，其二乞存西岸披灘水出去處，其三乞除去西岸激水鋸牙，朝廷以付河北監司，及爲尙書右丞，河北監司從二事，惟鋸牙不可去。子於殿廬中謂微仲：「鋸牙終當如何？」微仲曰：「若無鋸牙，水則不東，水若不東，北流必有患。」余曰：「分水雖善，其如北京百萬生靈，每歲夏秋，常有決溺之憂何？」且分水東入故道，見今故道雖中間通流，兩邊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復能久。」華老曰：「今歲歲開撩，正爲此矣。」子曰：「淤却一丈，開得三尺，何益於漲水過後，盡力脩完北流提防，令能勝任漲水，撤去鋸牙，免北京甚急之患，此實利也。」華老曰：「河北監司，皆不知此言爲之奈何！」子曰：「外官觀望故爾，何以言之？」張邃明雖懼鋸牙常存，而乞大脩北京，蓋橫隄，所費不貲，則準備鋸牙激水之患耳。」微仲曰：「河事至大，難以臆斷。」子曰：「彼此皆非目前見，則須以公議言之也。」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爲便，某且奏上伴語，太皇太后曰：「右丞只要更商量爾！」轍曰：「朝廷若欲慎重，乞候漲水過，見得故道轉更淤高，即併力修完北隄，然後撤去鋸牙，如此由且稍便。」既至都堂，二相令批聖旨，並依都水監所定，子謂堂吏適已奏知，乞候漲水過，則別行相度。華老大不悅，微仲知不直，意稍緩，明日改批不得添展而已。至八年正月，中進呈臺官言河事十章，李之純、董敦逸、黃慶基乞回河東流，揚畏乞差官相視，又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土堰，闌定河流，以免淤填。時微仲在告，子容以下，皆言商量未定。轍奏曰：「河事至大，議論久不決，須至具奏本末，昔先帝自河決導之北流，已得水性，隄防未立，每歲不免決溢，此本黃河常事，只爲數年朝廷要回河故，王孝先、吳安持等橫生河事，昔者北京已南，黃河西岸有闕村、樊村等三斗門，遇河水泛溢，即用開此三門，分水北行，於無人之地，至北京北，却入合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只自建議回河，先塞此三門，築西隄，又作鋸牙馬頭，約水向東，直

過北京之上，故連年告急；東流既久，故今之東流，遂多於往歲；見今大臣力主分流之說，然分流有利有害，何者？每秋水泛漲，分入兩流，一時之間，稍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則生淤，既分爲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向東向北，蓋未可知；臣等昨於都堂問吳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今年安知河水不自北？太皇太后笑曰：「水官尙如此言，他人又安敢保？」轍又奏：「臣今但欲徐觀夏秋河勢所向，水若東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北流，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似此占穩而行，方是朝廷處置；若要行險徼倖，萬一成功，此則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乞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土堰既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太皇太后笑曰：「若令結罪，須道執政，恐持他，他水官由不能保河之東北時，暫遣使又安能知？且可重別商量。」轍曰：「臣迫於異同之論，故乞遣官出自聖斷，只朝廷商量亦可。」太皇太后曰：「縱令結罪，事敗然後施行，何補於事？」臣曰：「誠如聖旨，昔條六塔河，賁李仲昌狀，其後敗事，隨加賈降，此昔富弼等之失，今不足復用。」時徵仲在告，二月方出，子具述上件所奏，徵仲口雖不服，而意甚屈，即日軟運，且令具功料申朝廷，更行相度。子曰：「如此終未得了，當然亦且可。」初八日，子在式假不預，進呈三省得旨批云：「依都水監所奏，候下手日具功料取指揮。」子謂非商量本意，卽入劄子，論其不可。至十二日入對，奏曰：「臣近論河事，今日呂大防不入，不敢進呈，然自去年十一月後來，至今百日間耳，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搖撼朝廷，容臣一一敷奏：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有狀乞一面措置河事；臣記得舊有朝旨，爲頭不得增損，知安持意在添進馬頭，卽商量行下除兩河門外，許一面措置，安持恣意既不行；第二次乞於東流北添進五七婦輝，臣又知安持意欲得此指揮，恩而多進婦輝，約今北流入東，卽商量指揮，今轉運司進婦輝不得過所乞數，安持恣意復露；第三次卽乞留河門百五十步，臣又知安持意在同河，改進兩馬頭之名爲留河門，以欺朝廷，卽又商量不行其言，安持知說，又用第四次卽乞作軟堰，大抵安持四次筆畫，只是一箇同河意，度朝廷必以其言爲是。」

前來三次，因何不行，至今不見慮。嘗夫役一次，顯是不消行遣。兼臣已令中書工房，問水官兩事，其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水面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其二勘會東流河門，見今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隄岸？北京順水隄，不沒者幾尺？今來北流若果淤斷，將來漲水東行，係合併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盡？今來理合候取到上件二事，方可予奪。若不候此文，即便施行，實大章草。」太皇太后皆以爲然。二十四日，同徽仲等進呈，徽仲曰：「蘇轍所議河事，今來軟堰已不可作，別無可施行。」蘇轍曰：「軟堰本自不可作，然臣本論水官百日之間，四次妄造事端，動搖朝聽，若今依舊供職，病根不去，今後準前妄作，萬一朝廷照管不到，行其所言，河朔生靈被害不小。」蘇轍所乞差官按實是非，明示賞罰，此言極當，乞依此施行，大抵安持小人，不可信用。」徽仲曰：「水官弄泥弄水，別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轍曰：「水稍落不能東行，却射西岸，打破張包口，口外地勢卑下，水勢猛惡，見與東流皆通行，河難遙度，恐須令逐司共議，乃得其實。」上曰：「此事不小，當使衆人議之方施行。」二十八日，奏事罷，上特宣諭曰：「黃河利害，非小事也，可遣兩制以上二人，按行相度。」堯夫等皆曰：「河上夫役將起，方議遣官，恐稽留役事。」轍曰：「臣去年嘗乞遣官按視，得太皇太后以謂水官久在河上，由不能保河之東西，今驟遣人，恐亦難決。」上曰：「此非細事，但使議論得實，雖遲一年亦何損？」堯夫等唯唯退，差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往，二人歸極以北流爲便，方施行。劉仲馮援舊例，乞密院預河議，仲馮本文潞公、吳冲、御門下士也，所言紛然。呂井之議遂格，而轍以罪出。其後六年間，河遂復故道，而元符元年秋，河又東決，浸陽穀，河勢要不改舊，而人事不可知耳。明年河遂北流。

卷八

陝西糧草般運告竭可撥內藏繼之

商賈入東南未鹽錢，舊法屬權貨，務以應副河北見錢鈔。熙寧以來，諸路苗役坊場寬剩錢，舊止在本路封椿，非上供數。元祐初，苗役既罷，寬剩錢所在山積，諸公學畫計綱，般入京師，特置元豐庫收管，以應副陝西糧草。元豐大抵以此錢爲根本，其他蓋微末矣。議者以爲左藏之外，特置此庫，與唐瓊林大盈何異？後世啓人主侈心，非良策也。此庫時隸尚書，予爲右丞，有三老吏稍諳事，呼問之曰：「未鹽錢其源無窮，然辨河北軍糧，所餘無幾矣，所以應副陝西者，賴苗役封椿錢耳。此錢今雖尚多，然十年後般運告竭，奈陝西何？」二吏曰：「未嘗議及此，請徐思之。」久之，乃告曰：「此錢用盡則無繼矣，然陝西糧草，舊三司亦不能供，蓋恃內藏庫時有撥賜耳。」予曰：「我所聞正如此。」乃與微仲議之。微仲愕然，蓋初不慮此也。予曰：「內藏不撥賜久矣，紬絹絲綿，至積久損爛，出賣每正二三百者，由此故也。若今不講，後難復矣。」微仲以元豐蓄聚爲己功，不樂予說，然以相拒，乃因陝西闕乏，乞撥一百萬貫，朝廷應副其半，及宣仁山陵事起，舊例內藏撥二百萬貫。微仲曰：「不必請之內藏，只元豐可了。」予曰：「雖然，不若循例而愛惜元豐。」不得已見從。

議罷陝西鑄錢欲以內藏絲紬等折充漕司

陝西歲鑄錢，折二錢二百萬貫，用本一百萬貫。鐵賤銅貴，而與銅錢並行，又重而難徙，由此陝西幣輕物重，商販沿邊者，無以爲貨，非換鹽鈔，則負銅錢以出，故銅錢日少，鐵錢日多。官吏辛伍，月得料錢，每一千當六百而已。而入中邊糧及販賣絲絹者，率要重價。戶部一造飛鈔，以給邊郡，邊郡以給商賈，持入元豐庫請錢，尤爲私便。是時四方商賈不行，惟陝西道路如織。微仲陝人，意尤主之。議者言：「陝西舊不鑄錢，而內藏庫歲以抽絲賜

陝西漕，西邊苦寒，得之易售，而今皆不行，故陝西尤困。元祐七年，劉忱、張景先以漕事同至京師，見子於東府。子問之曰：「聞鐵錢甚爲漕司之患，今欲罷鑄一百萬貫，漕司既收鑄本五十萬貫矣，其餘五十萬貫以內藏，絲綿止據元價折充漕司，自以人般運於邊郡，依時價出賣，以收軍糧，於君便否？」景先起謝曰：「本司之幸也。」忱觀望而不答，然竟議不合而止。

兩浙米貴欲以密院出軍闕額米先借

元祐六年，兩浙大旱，米價湧貴，上供米百萬斛，無所從得；官不罷糴，則米價益貴；糴錢不出，則民間錢荒；其病尤甚！憂之無以爲計。子偶止殿廡中，謂知樞密院韓師朴曰：「浙中米貴，欲於密院出軍闕額米中借百萬斛如何？」師朴曰：「安敢借？」曰：「米陳不免賤賣，今欲逐時先借，而令浙中以上供價四貫銀折還，豈不兩便？」師朴曰：「如是無不可。」遂奏行之。是歲浙中依常歲得錢，而米不出，故米雖貴不至甚。

天子親祀天地當用合祭之禮

三代舊禮，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所祀神祇迥祭，名異而一歲皆遍。自漢以來，每歲親祀天地，或合或別，已不可常矣。至唐開元中，始定每歲常祀，皆有司攝事，一如三代舊典；惟三歲天子親郊，則於南郊合祭天地，及從饗百神。國朝因之，凡冬至圓丘，孟春祈穀，孟夏雩祀，季秋明堂，大慶恭謝，凡皇帝親祀，皆用合祭之禮。蓋每歲常祀與三年親郊禮全異行，宜不可復合，其來舊矣。至元豐末，神宗親祀圓丘，罷皇地祇及從祀百神；議者疑焉。及元祐改元，上將親饗明堂，撤時爲右司諫，奏乞依皇祐明堂神位，諸公皆牽於古學，不達時變，奏入不省；及七年，上將親祀圓丘，子與諸公面講，前議多以合祭爲允，惟呂微仲本好古學，鑄喻久之，乃聽。范子功橫

議意謂「天子之事天地，如家人之養父母，雖不可廢一不養，要不可同養於聽事耳。」子應之曰：「父母不可同養於聽事，此禮之徵文也；三年祀而地不得預，此則廢一養禮之大闕也。一爭之終不能合，及議於上前，鞫奏曰：「合祭別祭，各有所據，若非朝廷酌量事體輕重大小，斷自聖意，臣恐無由了當。竊見熙寧十年，神宗皇帝親祀南郊，合祭天地，至今已十五年，皇帝卽位，又已八年，人主並未常親見地祇，臣謂此乃朝廷大闕典，不可不正也。」議由未決，他日復於上前議之，鞫奏曰：「周禮一歲遍祀天地，皆人主親行，故郊丘有南北，禮樂有同異，自漢以來，禮文日盛，費用日廣，事與古異，故一歲遍祀，不可復行。唐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親郊，於致齋之日，先享太清宮，次享太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百神，所以然者，蓋謂三年一次大禮，若又不遍，則又於人情有所不安故也。此近世變禮，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攬文，雜亂其間，亦失之矣。今別祭之議，有欲常郊之歲，皇帝先以夏至親祀北郊者，有欲稽夏至之祀，行於十月者，有欲三年祀天，二年祀地者，然夏至暑雨方作，以行大禮，勢必不可；夏至之禮，行於孟冬，其爲非周禮，與冬至無異，而數月之間，再舉大事，力何以堪？若天地之祀，互用三年，則天地均爲六年，乃獲一祭，而以地廢天，以卑略尊，尤爲不順，此皆朝廷之大體。今范百祿之言，皆合周禮，臣等亦知之，但事不可行耳。」太皇太后宣諭曰：「卿等非不知此，蓋事有礙也。」議尙未決，他日將決於上前，行至崇政殿門，微仲驟謂子曰：「今廢三代舊典，而行開元故事，可乎？」子曰：「今捨三代而從漢唐者，非止一事矣；天子七廟，今乃一廟九室，廟祀一帝一后，今諸后並配，事各適時，豈必三代？」微仲乃伏對太皇太后，以衆議爲允，於是始復合祭。

卷九

董敦逸黃慶基言事不實並出知軍州

監察御史董敦逸言臣鞫不公事，黃慶基言臣兄軾毀謗先朝事，三省進呈。微仲奏曰：「敦逸四狀言蘇轍多不應實，三省同簽文字，皆以爲其之罪，慶基三狀言禮部侍郎蘇軾任中書舍人日所撰李之純等六人告文，涉謾先帝，其間陸師告一道，係范百祿詞，非軾所撰，然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以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民，蓋理然耳。昔漢武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多行寢罷，明帝好察，多興慘獄，章帝承之以寬厚，當時天下悅服，並未有以爲謗毀先帝者。至如本朝，真宗卽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卽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爲毀謗先朝者。近自元祐以來，言事官凡有彈擊，多以毀謗先朝爲詞，非惟中傷士人，兼亦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若不禁止，久遠不便。」臣鞫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告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譏毀先帝者耶？然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初改正，乃是追述先帝美口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當時大臣數人，其間極有不善，不肯諫止。」微仲曰：「聞永洛敗後，先帝常曰：『兩府大臣，略無一人能相勸諫。』然則一時過舉，非先帝本意明矣。」太皇太后曰：「此事皇帝宜深知之。」微仲曰：「皇帝聖明，必能照察此事。」於是得旨敦逸、慶基並知軍事差遣。

議除張茂則換內侍舊人

元祐八年十月末，上遣張茂則傳宣非久替換內中舊人，却於轉出大使臣內抽取數人，令寄資充內中差遣。轍曰：「上左右須得是當人，乃可。况上初聽政，中外觀望，舉動不可不慎。又太皇太后在日，至公無私，人情未免憎愛，所用人尤宜慎擇，留伏事祖宗歲久，今此用人，宜上選擇。」茂則唯唯而去。十一月二日，崇政殿門幕次

密院出劉瑗以下十人姓名，並換入內供奉官，倉卒不審，但將有過犯馮景等二人先持服，劉瑗、李愨二人不行，外抽取六人，既退講議，乃知祖宗無抽取寄資例。至初四日，見上論之，鞞奏曰：「陛下方親政，中外賢士大夫未曾進用，而推恩先於近習，外議深以爲非。」臣等淺陋，前日失不開陳，今已無及。陛下今後慎之而已。」至十日，密院後出內批，以劉惟簡隨龍權入內押班，梁從政、吳靖方先帝隨龍，除從政內侍省都知，靖方帶御器械。十一日，垂拱殿幕次商量，本欲伸前議，以非初政所宜，方進呈，未及開陳。微仲卷起文字曰：「依已得聖旨。」衆愕然而退。十一日，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詞頭。十二日，中堂會議，微仲曰：「先取六人，祖宗無例，密院倉卒將上失不理會。」子曰：「吾輩亦自失之，不可推過密院。」堯夫曰：「侍郎言是也。」微仲曰：「宰執論事，當據條例，六人無例，可以追改，惟簡等三人，皆有近例，不可論也。」子曰：「追論六人，而僉三人，似畏強凌弱，不如并論而罷之。」堯夫助微仲曰：「惟六人可論。」韓師朴繼至，亦言此三人有例，無可言者。劉仲馮曰：「只論三人可也，諸公若能協力，何事不濟？」子曰：「相公欲并論六人，亦無不可，使六人雖去，而三人不罷，呂舍人何緣肯止。縱改差，姚舍人取不若人，亦須封還，則益張皇，愚謂不若并論，縱不盡從，徐更籌之，但吾儕一心上前，無一可一否之論，卽善矣。」微仲曰：「來日見上，若未從，卽奏，竣再見詳議可也。」子稱善。十四日，進呈希純狀上曰：「只爲禁中闕人，兼有近例。」微仲曰：「雖知此，衆議頗有未安。」師朴曰：「此與馮宗道、梁惟簡例正相似。」鞞曰：「此事非謂無例，蓋謂親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觀聖德，首先擢用內臣，故衆心驚疑耳。然臣等前者不能仰同聖意，致使宣布於外，以致有司封駁，此皆臣等罪也。」仲馮曰：「雖有近例，外人不可戶曉，但以率施行爲非耳。」微仲曰：「致令人言浼瀆聖聽，以實臣罪，今若不從，不言其餘，舍人亦未必肯奉行，轉益滋章，於體不便。况人君以納諫爲明，若屈己從衆，於聖聽愈光。臣聞太祖一日退朝，有不悅之色，左右覺而問之，太祖曰：「適對臣僚指揮，事有失當，至此悔之。」由此觀之，人君以無失爲明，以能悔改之爲善耳。」上釋然曰：「除命且留，候祔廟取旨也。」鞞又

奏曰：「臣竊聞仁宗聽政之初，卽下手詔，凡內批轉官，或與差違，並未得施行，仰中書樞密院審取處分史記之。」是時上方親閱庶政，中外聞之，人情大悅，正與今日事相類矣。陛下誠以仁宗爲法，天下之幸！」

議奏薦門客

舊例制：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門客。元祐九年，皇太后之兄朱伯材，以門客奏徐州富人竇氏。舊未有法，范堯夫無以裁之。一日日中，請于至都堂，與李邦直議之。子曰：「上始親政，皇太后閣下事，自當遍議之。車服儀制一也，月給二也，奏薦三也。今車服儀制已付禮部矣，皇太后月給，尙書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后妃宜付戶部議定；至於奏薦，亦當量有所予，亦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處，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後施行，於禮爲便。」明日奏之上曰：「月給留峻內中批出，奏薦皇太后家減二年，皇太妃十年，議已定。」邦直獨奏曰：「此可爲後法，今姑與之可也。」上從之。他日殿廬中，邦直言：「仁宗朝，殿前指揮使李璋違法，有所陳乞，仁宗重違之，張杲卿時在密院，固執久之，乃從；又以璋亂法，乞加罪責，仁宗暈僥許之，韓魏公同在殿上歸而嗟嘆，以爲不可及。」子曰：「此事他人不知，邦直魏公之壻，乃得知之；雖然，非知之難，蹈之實難。」坐中皆哂，而邦直安然無愧容。

議賑濟相滑等州流民

九年二月初，司農卿王孝先言賑濟之餘，軍糧匱竭，又送伴北使張元方等還言，相滑等州飢民衆多，倉廩虛空。予見范堯夫、鄭公肅議曰：「此事不可不令上知。」二人皆不欲曰：「侍郎何以爲計，却恐上聞及。」子曰：「雖未知所出，然當令上知之。昔真宗初卽位，李沆作相，每以四方水旱盜賊聞奏，參知政事王旦謂沆曰：『今天下幸無事，不宜以細事撓上聽。』沆曰：『上少當令常聞四方艱難，不爾，侈心一生，無如之何。吾老不及見此。」

參政異日憂也。」堯夫曰：「善。」劉仲馮曰：「誠宜先白，若上先言及，不便。」既而堯夫先奏：「近日張元方自河朔來，言流民甚衆。」轍曰：「元方言見相州見養流民四萬餘人，通利軍一萬餘人，滑州三千餘人，然軍中月糧止支一斗，其餘盡令坐倉，蓋廩已空矣，恐別生事。」上曰：「爲之奈何？」轍曰：「滑州已支山陵餘糧萬石與之，可以支持一兩月耳，兼京東賑濟司準備糧食太多，提刑司又太多，已令安撫轉運司再相度去訖，須竣見得去，更議應副。」又京城賑濟應副備至，然省倉單糧，只有二年五個月備，臣曾令王孝先具的實數劄子在此。」上曰：「何其寡備至此？」轍曰：「此非一日之故，蓋累年官賣米太多，去年臣曾與呂大防商量限市價九十以上乃賣，今爲飢饉，只賣六十，蓋不得已也。」熙寧初，臣在條例司，竊見是時有九年已下糧。」上曰：「須九年乃可。」轍曰：「九年未易遽置，但陛下常以爲意，慎事惜費，令三五年間，有三五年備，亦漸可也。」臣之愚意，以爲朝廷新經大喪，繼以荒饉匱乏，若災止如此，尙可萬一，更有水旱，將何以繼之！方今正是君臣恐懼脩省之日，不可不知耳。」

卷十

李昊言養生之術在忘物我之情

李昊來陳時，年八九十歲矣。顏色已衰，然善篆符，人有鬼者，得其符，鬼或去。陳述古官舍多鬼，迨不復安居，昊居其西堂，鬼卽爲止。予問：「昊何以能爾？」昊曰：「述古多欲，故爲鬼所侮，吾斷欲久矣，故鬼不敢見，非他術也。」問其所以養生者，昊曰：「人稟五行以生，與天地均，五行之運於天地無窮，而人壽不過百歲者，人自害之耳；人生而知物我之辨，內其在我而外其在物，物我之情不忘於心，我與物爲二，則其所受五行之氣，判然與五行之大分不通。因其所受之厚薄，各盡其所有而止，故或壽或夭，無足怪也。今誠忘物我之異，使此身與天地

相通，如五行之氣，中外流注不竭，人安有不長生者哉！」

鄭仙姑同父學道年八十不嫁

歙州鄭仙姑之父曰鄭八郎，學道者也。家於歙之東嶽廟前，家有一小閣，姑幼與父居閣上，客至，父見客閣下，姑自上捧茶湯下，率以爲常，然人未常見閣上有煙火。父死，殮棺中不葬，姑言父非死也。如是數十年，未嘗出城門，人或見之百里外，亦略言人災福，以此歙人大敬之。子爲績溪令，欲一見，會邂逅到縣，謁之，聞其舊宅歲久摧壞，是歲大風雨，夜中屋毀有聲，鄰居疑其壓死，且往視之，偶有一木斜倚床上，得不壓，而姑鼾睡未覺，人尤異之。子問其年，曰：「八十矣，然處女也。」子詰：「姑年八十而不嫁，何也？」曰：「吾讀人經，故爾。」余曰：「度人經，安能使人不嫁？」曰：「此經元始天尊所說，元始天尊生於天地先，立於天地外，安得不爾？」子曰：「姑誤矣！安有人能出於天地之上者？」曰：「此非他，蓋亦道耳。」子曰：「道則能爾，然何與姑事？」曰：「君謂道不在我，然我身何者非道？」子歎曰：「姑乃知此耶！明日略訪我，當具一齋。」姑曰：「我隨有而食，不擇葷素。」明日卽至，略能飲酒食肉，子問以養生，曰：「君今如器已破，難成道。」子徧以術問之，如導引、嚙納、燒鍊，皆非是。子曰：「竟以何者爲是？」徐曰：「人但長成嬰兒，何事不了？」子曰：「嘗有人於百里之外見姑，襁嬰兒往耶？」微笑不答。子偶復謂曰：「姑家在嶽廟前，廟中望水西山林極佳，姑亦常至廟上否？」曰：「我道家不信神佛，未嘗往也。」子曰：「道家不信神，可也，如佛與道何異？」佛說般若心經，與道家清淨經，文意皆同。」姑誦清淨經，子覺其不習佛法，因問之曰：「經所謂五蘊何物也？」曰：「五行是也。」子笑曰：「姑未常學佛，而遽忽之可乎？五蘊則所謂色受想行識是矣。」姑默默而已。

寶長房以符制服百鬼其後鬼竊其符

成都道士蹇拱辰，善持戒行，天心正法，符水多驗。居京城，爲人治病，所獲不貲。元祐末，自天壇來，子問之曰：「世傳費長房得符於壺公，以是制服百鬼，其後鬼竊其符，因以殺長房，子爲天心正法，亦知此何等符耶？」且符既能制百鬼，不免爲鬼所竊，何也？」拱辰不能答，反問子曰：「公豈知此符也？」子告之曰：「此非有符，以法救人，而無求於人，此則符也。道士之行法者，必始於廉，終於貪，此長房所以失符而死也。」拱辰稱善。今不見拱辰六年矣，聞其法不衰，豈能信用吾言耶？

徐三翁善言人災福

秦州天慶觀布衣徐三翁，不知所從來，日掃觀中地，非衆道士殘食不食。時言人災福必應。子兄子瞻自黃州起知登州，見而問之曰：「君無作官卽善。」子瞻信之而不能用。其後果有嶺南海南之行。時子亦自績溪被召爲校書郎，至南郵遇秦觀，觀適欲見翁，子因託問之。翁書靈寶連度人經二句授之曰：「運當滅度，身經太陰。」道家言道士尸假謂之身經太陰。後七年，子自門下侍郎謫知汝州，自汝復來袁州，未至徒筠，自筠徙雷，自雷徙循，自執政爲散官，居嶺南，豈非身經太陰耶？然方赴袁州，過淮南，復遣人往問翁，翁復書二句授之曰：「十遍轉經，福德立至。」謂所遣人曰：「十數也，過去十見在十。」觀中人言：「翁每有所書，未嘗自解釋，宜謹識之！」子見之驚曰：「術者言子已過戍運，十年多福，見行酉運，十年多厄，豈翁所謂也？」按經文身經太陰，與十遍轉經一章前後語也。今子流竄患難，已六年矣，豈十年之間，當有再生之理，卽異日北歸，當謁公謝之。

蘇子由龍川略志終

跋

右龍川略志十卷，別志二卷，宋蘇轍撰。宋藝文志題：「蘇轍龍川志六卷。」晁公武讀書志載：「略志六卷，別志四卷，稱轍元符二年夏居循州，杜門閉目，追維平昔，使其子遠書之於紙，凡四十事；其秋復紀四十七事。」今案百川學海略志十卷，凡三十九則，無別志；稗海別志二卷，凡五十一則，無略志；與公武所載不符。四庫提要以爲商刻離析，卷帙誤竄，略志中一事入別志中，並轍序所稱十卷之文，亦商氏所追改，其實二書百川稗海分刻，商氏何由合之而離析卷帙？且轍序在略志前，爲百川所刊，卽謂轍序十卷之文爲刊者追改，商氏亦不任其咎也。又別志稱八卷，檢閱庫書，實祇二卷，與稗海本同，當爲手民誤二爲八也。茲本略志爲叢書堂舊鈔，亦三十九事，首載左迪功郎授撫州宜黃縣主簿主管學事劉信校正，與錢塘丁氏所藏明覆宋本同。略志爲

四庫全書本，以宋槩朱子五朝三朝名臣言行錄校略志中，惟得推鹽利害一事，別志中得二十九事，其中有稗海列爲二事，而言行錄所引銜接爲一者二見，稗海列爲一事，而言行錄所引分列二處者一見，則稗海所刊分段有誤，固未能定爲若干事也。惟言行錄所引，無略志之名，均云龍川志，其云龍川別志者，祇二則，疑公武所見，不惟分卷與今本不同，編次亦異，言行錄所稱龍川志，卽公武所謂略志，與宋志六卷相符，宋志亦不稱略也。別志則宋志不著錄，其今本略志，或出宋人合兩書刪節爲之，故名略志。其曰十卷者，合兩書卷數言之；而今本別志，則又掇拾略志所遺，不出宋人之手歟？惜不得公武所見本一證之。己未仲春新建夏敬觀跋。

周高祖柴后，魏成安人。父曰柴三禮，本後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逐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冒雨走過其門，衣弊破裂，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鋪卒吏郭雀兒者也。」后召與語，異之，謂父母曰：「此貴人，我當嫁之。」父母悲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乞人？」后曰：「我久在宮中，頗識貴人，此人貴不可言，不可失也。囊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於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則周祖也。后每資以金帛，使事漢祖，卒爲漢佐命。后父柴三禮既老，夜寐輒不覺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答，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初，周祖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於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其愿也，釀酒食衣服，使相配爲夫婦。及周祖至，市人聚觀，女子於衆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周祖聞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攜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一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卽張永德也。及周祖入汴，漢末帝以兵圍其第，今皇建院是也。盡誅其家，惟永德與其妻在。河陽爲監押，末帝亦命河陽誅之。河陽守呼永德，以勅視之，永德曰：「丈人爲事不成，死未晚也。」河陽守以爲然，雖執之於獄，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然。」以柴三禮夢所見爲驗。未幾而捷報至，周祖親戚盡誅，惟永德夫婦遂極富貴。

張永德事周世宗爲殿前指揮使，性好道，道士多客其家。嘗有一舉子，見之卽病，幾年乃愈。永德所以待之既厚，客欲辭去，永德曰：「吾待子不薄，何去之遽也？」曰：「吾有小術，當一試之而去。」試之，其藥能乾水銀爲

黃金。永德大驚，欲學之，客曰：「君自有三十年富貴，此術不足學也。」永德留之，不可，曰：「後當見吾於淮上。」及周世宗用兵壽春，永德從之，素善射，閒出射於野，觀者如堵，見一僧，則昔之舉子也，與之歸，宿帳中，夜半屏人問：「所以保三十年富貴者？」曰：「若見二屬猪人，善事之，則富貴可保也。」且辭去。藝祖方以力戰有功，雖功名日盛，而出於側微，鞍馬服用，未有以自給，永德稍以家資奉之，藝祖既天姿英特，問其年，復亥生也，永德大喜，傾身事之，凡用物皆取給焉。復告太宗，又曰：「張太尉與吾善，弟往以告之。」太宗持書往，永德延之臥內，太宗姿表尤異，問其年，亦亥生也，永德驚喜，傾家助之。太祖既登極，以鄧州節鉞授永德，許之終身。嘗有人告永德謀反，藝祖曰：「張道人非反者，」卽械而送之。永德曰：「爾敢告吾反，膽其大。」破械杖而遣之。藝祖聞之喜，及太宗嗣位，寵之不替，遂終於鄧。

周顯德中以太祖在殿前點檢功業日隆，而謙下愈甚，老將大校多歸心者，雖宰相王溥亦陰效誠款，今淮南都圍，則溥所獻也。惟范質忠於周室，初無所附，及世宗晏駕，北邊奏契丹入寇，太祖以兵出拒之，行至陳橋，軍變，既入城，韓勅以親衛戰於闕下，敗死。太祖登正陽門望城中諸軍，未有歸者，乃脫甲詣政事堂，時早朝未退，而聞亂，質下殿執溥手曰：「倉猝遣將，吾儕之罪也。」爪入溥手，幾血出，溥無語。既入，見太祖，質曰：「先帝養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太祖性仁厚，流涕被面，然質知事不可遏，曰：「事已爾，無太倉卒，自古帝王有禪讓之禮，今可行也。」因具陳之。且曰：「太尉既以禮受禪，則事太后當如母，養少主當如子，慎勿負先帝舊恩。」太宗揮涕許諾，然後率百官成禮。由此太祖深敬重質，仍以爲相者累年，終質之世，太后少主皆無恙，故太祖太宗每言賢相，必以質爲首。

楚王元佐，太宗之長子，將立爲嗣，堅辭不肯，立太祖之子，由此遂廢，故當時以爲狂，而實非狂也。景德中，契丹南牧，真宗用寇萊公計，親御六軍渡河，兵始交而斃其貴將，契丹有求和意，朝廷知之，便供奉

官曹利用使於兵間，利用見虜母於軍中，與蕃將韓得讓偕在驢車上坐，利用下車饋之食，共議和事，利用許之。歲饋銀絹三十萬疋，兩利用之行也。面請所遺虜者，上曰：「一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及還，上在帷宮，方進食，未之見，使內侍問所遺，利用曰：「此機事當面奏。」上復使問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白：「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上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宮淺薄，利用具聞其語，既對，上亟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上曰：「幾何？」曰：「三十萬。」上不覺喜甚，由此利用被賞尤厚。然當時朝論皆以三十萬爲過厚，惟宰相畢士安曰：「不如此，虜所願不滿，和事恐不能久。」衆未以爲然也。然自景德至今將百年，自古漢蕃和好所未常有，畢公之言得之矣。

契丹既受盟而歸，寇公每有自矜之色，雖上亦以自得也。王欽若深慮之，一日從容言於上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且取之，而陛下以爲功，臣竊不取。」真宗愀然不樂，曰：「爲之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卽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刷恥。」上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之禍，吾安能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海內，誇示夷狄，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爲也。」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矣。」上久之乃可。然王旦方爲相，上心憚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喻旦，宜無不可。」乘間爲旦言之，旦屢勉而從。然上意猶未決，莫適與籌之者。它日晚幸秘閣，惟杜鎬方直宿，上驟問之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如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謾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意適與上意會，上由此意決，遂召王旦，飲酒於內中，歡甚，賜以樽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之，乃珠子也。由是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時王旦爲相，材有過人者，然至此不能力爭，議者少之。蓋旦爲人類馮道，皆儼然宰相器也，道不幸生於亂世，生死之際，不能自立，旦事真宗，言聽諫從，安於勢位，亦不能以正自終，與道何異？

祥符末，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旦爲天書使，常悒悒不樂。上之初卽位，李沆爲相，旦參知政事，沆取四方水旱盜賊表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若不留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諒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旣寢疾，欲削髮披緇以殮。素善大年，死，遂請子欲從之。大年以爲不可，乃止。雖以富貴終身，而實不得志也。

真宗初卽位，李沆爲相，帝雅敬沆，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詣、曾致堯等是矣。」帝深以爲然。故終帝之世，數人者皆不進用。是時梅詣、曾皆以才名自負，嘗遣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致堯於閤門疏論仲舒言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然沆在中書不喜也。因用它人副仲舒而罷致堯，故自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重厚之士，由沆力也。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羣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娛。王文正公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蓋公自是始衰，數歲而捐館。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者，花藍火筒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言於公。公頓感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旣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尙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張公安道守金陵，二直省官有一人自南方替還，具爲公道此。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公問：「君識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之，呂公時爲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異人，日與舍人對奕，鉤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余亦不識，但以其

妻請得之。沂公曰：「妻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一時沂公自待亦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置之待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爲執政，卒與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爲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其事於許公，故於許公神道碑略敘一二。

真宗晚年得風疾，自疑不起，嘗枕宦者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宦官也，出與寇準謀之，遂議立太子，廢劉氏。黜丁謂等，使楊億草具詔書，億私語其妻弟張演曰：「數日之後，事當一新。」稍洩，丁謂夜乘婦人車，與曹利用謀之，誅懷政，黜準，召億至中書，億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謂素重億，無意害之，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爲作一好麻耳。」億乃少安。準初爲此謀，欲遣使四方宣示，風指誅異已者，使楊億爲詔書，遣其壻王曙出使，曙知其不可，力止之，意其必有禍，藏其詔書草，使其妻縫置夾衣中。及劉后既沒，朝廷方欲理準舊勳，曙出其書，文字磨滅，殆不可復識，由此贈億禮部尚書，諡曰「文」。李淑爲之辭，其略曰：「自昔天傳之末，政漸宮闈，能協元臣，議尊儲極。」蓋準爲人忠亮自信，固無異心，然使之得志，必有恣橫失衆之事，未必不爲國之禍也。

楊文公晚年居陽翟，素厚楊璋，璋嘗辭赴舉，求賞糧而行，公命以千錢予之。璋本責辦於公，既得此，殊非本意，然亦不動，公熟視之，良久亦無它。璋辭去，公命乘驢於階，璋不肯，公拊其背曰：「子他日不可，今日可矣。」子異日必爲吾此官。」既而以錢百千貸之，璋遂及第，名位率與文公等。

真宗既疾，甚殆，不復知事。李迪丁謂同作相，內臣雷允恭者，嬖臣也，自劉后以下，皆畏事之，謂之進用，皆允恭之力，嘗傳宣中書，欲以林特爲樞密副使，迪不可，曰：「除兩府，須面奉聖旨。」翌日爭之上，前聲色俱厲，謂辭屈，俛首鞠躬而已。謂既退，迪獨留納劄子上，皆不能省記，而二相皆以郡罷。允恭傳宣謂家，以中書闕入，權留謂發遣，謂由此入直中書，見同列，召堂吏喻之，索文書閱之，來日與諸公同奏事上，亦無語。衆退，獨留及出道，過學

士院問院吏：「今日學士誰直？」曰：「劉學士筠。」謂呼筠出口傳聖旨：「令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爲也。」謂無如之何。它日再奏事，復少留，退過學士院，復問：「誰直？」曰：「錢學士惟演。」謂復以聖旨語之，惟演卽從，謂既復相，乃逐李公及其黨，正人爲之一空。將草李公責詞時，宋宣獻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詞既成，謂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上前爭議曰：「罹此震驚，遂至沉頓，謂所定也。」一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卽爲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

丁謂既逐李公於衡州，遣中使齎詔賜之，不道所以。李聞之，欲自殺，其子東之救之得免。謂因大行貶竄王欽若、丁度等，皆投之遠方。時王沂公參知政事，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熟視久之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也。」沂公蹶然而懼，因密謀去之。

內侍雷允恭既有力於謂，謂深德之，及山陵事起，宦官多緣伏出在外，允恭獨留不遣，自請於太后，太后終不許。允恭泣曰：「臣遭遇先帝，不在人後，而獨不得効力於陵上，敢請罪。」太后曰：「吾不於汝惜差遣，因汝不知條法，妄有舉動，適爲汝累矣。」允恭泣告不已，乃以爲都監。允恭馳至陵下，司天邢中和爲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此何故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先帝獨有上無它子，果如秦王墳，何故不用？」中和曰：「山陵事重，踏勘覆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安有不從？」允恭素貴，人莫敢違，卽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多子孫，何惜不可？」太后意不然之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謂，具道所以，謂亦知其非，而重違允恭，無所可否，唯唯而已。允恭不得謂決語，入奏太后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沂公具得其事，以爲擅易陵地，意有不善，欲奏之，而不得聞，謂同列

曰：「會無子，欲令弟子過房。」來日奏事畢，略留奏之，謂不以為疑。太后聞之大驚，即命差官按劾其事，而謂不知也。比知於簾前，詆之，移時有內侍接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知太后意不可回，以笏叩頭而退。謂既得罪山陵，竟就下穴，蓋謂所坐欲庇允恭，不忍破其妄作耳。然其邪謀深遠，得位歲久，心不可測。雖沂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為非。

章獻垂箔，有方仲弓者，上書：「乞依武氏故事，立劉氏廟。」章獻覽其疏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裂而擲之於地。仁宗在側曰：「此亦出於忠孝，宜有以旌之，乃以為開封司錄。」及章獻崩，黜為汀州司馬。程琳亦嘗有此請，而人莫知之也。仁宗一日在延英，謂講官曰：「程琳心行不忠，在章獻朝嘗請立劉氏廟，且獻七廟圖。」時王洙侍讀聞之，仁宗性寬厚，琳竟至宰相，蓋無宿怒也。

王沂公為相，兼玉箸昭應宮使，宮焚而罷。呂許公當國，是時太后臨朝，仁宗尚幼，公能以智輯睦二宮，無纖毫之隙。及許公薨，仁宗方親朝，慟哭久之，顧左右大臣曰：「呂夷簡死，誰復能辦大事者？」及舉哀，哭之甚慟，遂以祭奠器皿盡賜其家。張公安道時攝太常卿，親見其事，其後奉勅撰許公神道碑，其家欲言和協二宮事，安道於上前質其虛實，上不喜曰：「吾不能復記此事。」良久乃曰：「明肅章獻嘗自言：『夢周王祐來告，將脫生荆王宮中。』」時允初始生，所謂五相公者，太后欲取入宮養之，呂夷簡爭之乃止。上所言如此，則許公信有力矣。

章獻皇后崩，呂公以後覽令冊楊太妃為皇太后，且復垂簾，士大夫多不悅。御史大夫蔡齊將留百官班爭之，乃止。許公歎曰：「蔡中丞不知吾心，吾豈樂為此哉？」仁宗方年少，禁中事莫主張者，其後戚美人等恣橫爭寵，無如之何。許公之意，或在是矣。然人主既壯，而母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或能整齊禁中，而垂簾之後，外家用事，亦何所不至。古今母后臨朝，如宣仁后專奉帝室，不為私計，蓋未有也。

章獻既沒，或疑章懿之喪，仁皇遣李用和發其葬視之，容貌如生，使者馳入奏，仁皇於章獻神御前焚香泣

告曰：「自今大嬖嬖乎生分明矣。」仁宗謂劉氏大嬖嬖，謂楊氏小嬖嬖。

章懿之崩，李淑護葬，晏殊撰志文，只言「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宗恨之，及親政，內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誕育朕躬，殊爲侍從，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呂文靖曰：「殊固有罪，然宮省事秘，臣備位宰相，是時雖略知之，而不得其詳，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章獻臨御，若明言先后實生聖躬，事得安否？」上默然良久，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爲遠，改守南都。如許公保全大臣，真宰相也。其有後宜哉！及殊作相，入王疾革，上親往問，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圖讖，胡爲用之？」上歸朝，圖讖得成敗之語，并記志文事，欲重黜之，朱祁爲學士，當草白麻爭之，乃降二官知潁州。詞曰：「廣營產以殖貲，多役兵而規利。」以它罪罪之，殊免深譴，祁之力也。

李文定與呂文靖同作相，李公直而疎，呂公巧而密，李公嘗有所規畫，呂公覺其非所能及，問人曰：「宰相下誰爲謀者？」對曰：「李無它客，其子東之，慮事過其父也。」呂公因謂李公：「公子東之才可用也，當授以事任。」李公謙不敢當，呂公曰：「進用才能，此自夷簡事，公勿預知。」卽奏除東之，西浙提刑。李公父子不悟也，皆喜受命。二公內旣不協，李公於上前求去，上怪問其故，李奏曰：「老疾無堪夷簡慢欺。」具奏所以，上召呂而質之時，燕王貴盛，嘗爲門生某求官，二公共議許之，旣而呂公遂在告，李公書奏與之，久之忘其實，反謂呂獨私燕邸。呂公以案牘奏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其後王沂公久在外，意求復用，宋宣獻爲參知政事，甚善呂公，爲沂公言曰：「孝先求復相，公能相容否？」呂公許諾。宣獻曰：「孝先於公事契不淺，果許則宜善待之，不宜如復古也。」呂公笑然之。宣獻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於集賢，處之可也。」呂公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上許之。呂公復言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許以亞相，乃使宣獻問其可否。沂公無所擇，旣至，呂公專決事不少讓，二公又不協，王公復於上前求去。上問所以對如李公去意，固問之，乃曰：「夷簡政事多以

賄成，臣不能盡記。王博文自陳州入知開封，所入三千緡。一上驚，復召呂公而詰之。呂公請付有司治之，乃以御史中丞范諷推治，無之。王公乃請罪求去，蓋呂公族子昌齡以不獲用爲怨，時有言武臣王博古嘗納路呂公者，昌齡誤以博文告，王不審，遂奏之上，大怒，遂以王公知鄆州，呂公亦以節鉞知許州，參知政事，宋宣獻蔡文忠亦皆罷去。李公王公雖以疎短去位，然天下至今以正人許之。

章郇公雖閩人，然其爲人厚重，少時有相工知人貴賤，公父以兄弟見之，相者曰：「中有一人大貴。」公就位，舍去不復問。公弟從之不已，父曰：「所謂貴者誰也？」相者曰：「舍去者是也。」後以侍郎爲參知政事，呂許公鄙其爲人，宋宣獻時以尙書爲樞密副使，許公卽以爲參知政事，欲以逼公，公之親友皆勸公自引去，公不聽，久之，宣獻卒，乃求避位。許公深愧之，言於仁宗，留公不遣，及許公薨，遂秉政。晏元獻杜祁公范文正富鄭公更用事，公默默無所爲，然數公旣去，而公爲相如故，卒以老辭位而退，蓋亦有過人者。

張公安道嘗爲子言：「治道之要，罕有能知之者。老子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它矣。諺曰：『水到魚行。』旣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下。王文正公爲相南省，試當仁不讓於師賦，時賈邊李迪皆有名場屋，及奏名，而邊迪不與，試官取其文觀之，迪以落韻，邊以師爲衆，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王文正議：『落韻失於不詳審耳，若舍注疏而立異論，不可輒許，恐從今士子放蕩無所準的。』遂取迪而黜，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仁宗初年，王沂公許呂公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俊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旣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旣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感矣。許公雖復作相，然不能守其舊格，意雖不喜，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許公免相，晏元獻爲政，富鄭公自西都留守入參知政事，深疾許公，乞多置諫官，以廣主聽，上方

嚮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猶傾身下士以求舉相，帥成風，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誕爲高，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一然于以張公之論，得其一，不得其二，徒見今世朝廷甚故，思曩日之重，然不知其蔽也。大臣恣爲非橫，而下無由能動，其害亦不細也。使丁晉公之時，臺諫言事必聽，已如仁宗中年，其蔽已久矣。至於許公，非諸公並攻其短，其害亦必有甚者。蓋朝廷之輕重，則不在此，誠使正人在上，與物無私，而舉動適當，下無以議之，而朝廷重矣。安在使下不得議哉？下情不上通，此亦人主之深患也。可則從之，否則違之，豈害於重哉？西漢之初，專任功臣，侯者如絳灌之流，不可謂不賢，至使賈誼、董仲舒皆老死，不得用事，偏則害生。故曰：「張公得其一，不得其二。」由此言之也。

范文正公篤於忠亮，雖喜功名而不爲朋黨，早歲排呂許公，勇於立事，其徒因之矯厲過直，公亦不喜也。自越州還朝，出鎮西事，恐許公不爲之地，無以成功，乃爲書自咎，解籜而去。其後以參知政事安撫陝西，許公既老，居鄭，相遇於途，文正身歷中書，知事之難，惟有過悔之語。於是許公欣然相與語終日。許公問：「何爲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經制西事耳。」許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文正爲之愕然。故歐陽爲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歡然相得。」由此故也。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言之乃信。

卷下

變元初，元昊創立文法，故名吾祖。慢書始聞，朝廷爲之忿然。張鄧公爲相，卽議絕和問罪。時西邊弛備已久，人不知兵，識者以爲憂。吳春卿時爲諫官，上言：「夷狄不識禮義，宜且勿與較，許其所求，彼將無詞舉動。然後陰勅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爲深害矣。」奏入，鄧公笑曰：「人言吳舍人心風，果然！」旣而和事一絕，元昊入寇，所至如入無人之境。後數年，力盡求和，歲增賂遺，仍改名兀卒，朝廷竟不問。

世乃以春卿之言爲然。

元昊既叛，陝西四路置帥。夏英公竦爲總帥，居長安，不臨邊，精兵勇將，留真磨下，四路戰守出入，皆取決焉。既遠，不及事，而四路負敗，罰終不及總帥。知制誥張公安道爲諫官，言：「自古元帥無不身對敵，雖齊桓、晉文霸主，亦親履行陣，至於將佐有敗，元帥必任其責。諱葛亮爲大將軍，馬謖之敗，降右將軍，此古今通義也。今夏竦端坐長安，未嘗臨敵，諸路失律，一皆不問，有總帥之名，而無總帥之實，乞據四路敗事，加以責罰，而罷總帥，使四路帥臣自任戰守之計，有事于它路者，遞相關報，隨宜救應於事爲便。」朝廷從之。英公降知別州，而四路各任其事，蓋始於此。

元昊久叛，邊兵屢屈，秦人困弊，而諸將取於無功，莫敢言和戎者。雖夏人每入輒勝，而國小民貧，疾於點集，鹵獲之利，不補所耗，而歲賜和市之利皆絕，一絹之直，入九千錢，上下亦厭兵矣。而元昊恃慢已甚，亦難於款塞。張安道爲諫官，乞因郊霽，許諸帥納其自新之請，以安西界生靈。其言甚美。仁宗覽之大喜，退見許公，政府公亦喜曰：「舍人有此言，社稷之福也。」是歲勅書即行之。自是邊臣乃敢受元昊降款，戎夏皆獲息肩。仁宗以至仁御物，而許公審於安危之計，不徇虛名，不貪小利，故讜言正論，聞則能用，雖遭元昊之變，而不失太平之業，有以也夫！

賈昌朝始作國子監直講，孫奭判監，昌朝嘗候奭，奭不出，使人以唐路監韋處厚傳示之曰：「讀訖，乃相見。」既見，奭曰：「知此意否？足下異日以術作相，正如此二人。一世謂奭能知人，然其名位則類矣，而邪正則未也。若止論貴賤，此但相師所能耳。」

慶曆中，契丹使劉六符求和親，賈昌朝館伴，未有以拒之。先是真宗之弟號大弟者，用事橫於虜中，因信使嘗通書幣，仁宗使昌朝謂六符，欲因令使答之。六符辭曰：「此於太后甚善，然於本朝不便。」昌朝因曰：「卽如

此，欲以太子真宗之子求和親，皇帝豈安心乎？六符不能答，自是和親之議頗息。

元昊未順，契丹要求無厭，范文正公以爲憂，乞城京城以備，狄衆惑其說，惟呂許公以爲非，曰：「雖有契丹之虞，設備當在河北，奈何遽城京城以示弱乎？使虜深入，而獨固一城，天下授矣。」乃議建北都，因修其城池，增置守備，識者韙之。

劉從愿妻遂國夫人者，王蒙正女也。寶元中出入內庭，或云得幸於上，外人無不知者。以此獲罪，奪封罷朝謁，久之復得入。張公安道爲諫官，雖以數論列，皆留中焉。富鄭公時知制誥，制下復遂國封，鄭公繳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詞頭，蓋自鄭公始。安道見呂許公，猶以非舊典，不樂。二公之不相喜，凡皆此類也。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而使民贖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贖出財物，而免於殺掠，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旣而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它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迹不自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自乞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闕朝廷意，比夜傍徨，不能寐，寢床數曰：「范六丈聖人也！」

京城舉人張彥澤事溫成皇后，私作告身，事敗，陳升之鞠之，事連溫成母及公卿家，升之不敢窮治，獄具，朝臣杜樞請錄問，駭之，特旨不錄問，殺彥澤，公議枉之。未幾，張昇佐除樞密副使，御史中丞包拯言其不當，未決，留百官班爭之。樞在班中，出班問曰：「樞密欲聞中丞所言何事而後敢留？」以實告之。樞曰：「以此留樞可也。」人益壯之。宋公序頃亦預彥澤事，疾樞奏言：「小臣不合越職妄言，責監江寧酒稅。」未幾而死，識者哀之。

宋公序爲參知政事，仁宗眷之，許公當國，疾公序陰欲傾之，而不得其要，范希文在延安擅焚元昊國書，而以私書復之，事聞朝廷，諸公議之，許公謬謂大不可，公序信之，亟於上前乞斬范公，許公徐救之，公序倉卒失措，相次以事罷去，范氏至今恨之。

富鄭公韓魏公同在中書，鄭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鄭公居母憂，朝廷屢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日嘗與韓琦言之，決不當起。」魏公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爲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

英宗皇帝濮王十三子也，故本宮謂之十三使。母曰仙游縣君任氏，或言幼時父兄不以爲子弟數，仁宗晚年無子，遣內夫人至濮宮選擇諸子，欲養之禁中，英宗初不預選，選者無一可，既晚，內夫人將登車矣，英宗匍匐屏間，見之，驚曰：「獨此兒可耳。」衆皆笑，內夫人獨異之，抱之登車，遂養於慈聖殿中。時宣仁皇后以慈聖外甥，亦爲慈聖所養，稍長，將以進御，仁宗曰：「此后之近親，待之宜異。」十三長成，可以爲婦，慈聖從之，後卒成婚。英宗在藩邸，恭儉好學，禮下師友，甚得名譽，嘉祐末，仁宗不豫，大臣議立宗室子，仁宗勉從衆議，立爲皇子，然左右近習多不樂者，帝憂懼辭避者久之，及仁宗晏駕，帝卽位，以愛得心疾，大臣議請慈聖垂簾，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皇子者，陰進廢立之計，惟宰相韓琦確然不變，參知政事歐陽修深助其議，嘗奏事簾前，慈聖嗚咽流涕，具道不遜狀，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爾，子病，母可不容之乎？」慈聖意不懌，曰：「皇親輩

皆笑太后欲於舊榻尋菟兒。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立。獨琦不動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修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者。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修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承遺令，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舉足造事，非仁宗遺意，天下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後數日，獨見英宗，帝曰：『太后待我無恩。』公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唯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今但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熙寧中，歐公退居潁上，輒往見之，間言及此，公曰：『古所謂社稷臣，韓公近之。』昔上在潁邸，方人情疑貳，公招記室王陶使之密勸王傾身奉事慈聖，王用其言，執家人禮至親，奉几筵，進飲食，慈聖由是歸心而大計始定。

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皇嗣未建，宰相文富、韓三公方議所立，參知政事王公堯臣之弟正臣嘗爲宗室說書官，知十三使之賢，卽言之，諸公亦舊知之，乃定議，草奏書，卽欲上，而上疾有瘳，卽止。堯臣私收奏本，後二年，韓公當國，羣臣相繼乞選立宗室子，乃定立十三使爲皇子，及仁宗晏駕，皇子踐阼，賞定策之功，以韓公爲首，及元豐末，堯臣子同老上書繳進元奏，時諸公惟文公富公在，皆歸老於洛，會文公入助郊饗，神宗訪之，公具奏所以，神宗悅焉，故一時諸公例皆被賞，而韓氏諸子惡分其功，辨之不已，文公之罷，半章重事，由此故也。然英宗之譽布於諸公，則始於堯臣，而其爲皇子嗣寶位，則韓公之力，不可誣也。

韓魏公用郭達簽書樞密院事，衆多不服，公謂人曰：「非不知達望輕也，英宗欲置李端愿於西府，每曰：『西府當用一武人。』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達當之。」或曰：「不然，英宗欲用張安道，知不附已。」或曰：「西府久

不用武臣矣，宜補復舊，上督其人，無以應，乃用達耳。」

治平中，韓魏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凡三丁刺一人，每人支買弓箭錢二貫文，省共得二十餘萬人，深山窮谷，無得脫者，人情驚擾，而兵紀律疎略，終不可用，徒費官錢不貲，無人敢言其非者。司馬君實時爲諫官，極言不便，持劄子至中書堂，魏公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勢方桀驁，使聞陝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震懼？」君實曰：「兵之用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之間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不過十日，西人知其詳，不復懼矣。」魏公不能答，復曰：「君但見慶曆間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兵，憂今復爾耳。今已降勅，勝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君實曰：「朝廷屢失信民間，皆憂此事，未敢以勅勝爲信，雖光亦未免疑也。」魏公曰：「吾在此，君無憂此言之不信。」君實曰：「光終不敢奉信，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魏公怒曰：「君何相輕甚耶？」君實曰：「相公長在此坐可也，萬一均逸，偃藩，它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魏公默然，竟不爲止，其後不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爲常，一如君實之言。及君實作相，議改役法，事多不便，予兄子瞻與其事，持論甚勁，君實不能堪，子瞻徐曰：「昔親見相公言嘗與韓魏公言義勇，無一言假借之者，今日作相，而不容某一言，豈忘昔日事耶？」君實雖止，實不喜也。未幾，子瞻竟罷役局事。

臺官蔣之奇，以舛語彈奏歐陽公，英宗不聽之，奇因拜伏地不起。上顧左右問：「何故久不起？」之奇仰曰：「此所謂伏蒲矣。」上明日以語大臣，京師傳以爲笑。

元祐中，蔡確坐弟碩事，謫知安州，作甌山公等詩，意有所譏切，諫官言之未決，予兄子瞻方出守杭州，密奏言：「若置確不問，則於皇帝孝治爲未足，若不少加寬略，則於太皇太后寬政爲少損，竊謂皇帝宜降詔推治之，太皇太后特加寬貸，確若稍知義理，當齧舌自殺。」太皇太后深以爲然，兄已出城時，遣中使賜茶藥等，然文臣

持確義不置，確遂南遷新州，時議者皆以爲用法太深，然確頃自小臣擢用，每遷皆以鞠獄被賞，衆以爲善惡之報，不可誣也。孫和甫時在樞院，予偶見之，問及新州事，予以所聞答之，和甫曰：「固在西府親見。」

神宗晚年，以事無成功，當宁太息，欲召司馬君實用之時，王禹玉蔡持正並在相位，相顧失色，禹玉不知所出，持正密議，欲於西邊深入，掠虜巢穴，以爲此議若行，必不復召君實，雖召將不至。自是西師入討，夷夏被害死者無算，新州之命，則此報也。蓋自西邊用兵，神宗常持淺攻之議，雖一勝一負，猶不至大有殺傷，至於西邊將帥，習知兵事，亦無肯言深入者，非禹玉持正不歷外任，不習邊事，無敢開此議者。新州之禍，實出於此。

曹瑋之守秦州也，州之西立文盈關，關之所在，最爲要害，關之左右，皆蕃族也。瑋以恩信結之，咸爲之用，故秦州每歲出兵，以守文盈關而已。秦州所守既寡，則州兵雖少而用足，糧草可以自給，自後帥臣守其舊規，不改增。文盈之西九十里，號張小奇族，與邠族有怨，而本帳兵馬衰耗，常乞納土秦州，前後帥臣皆以難守，不許。及范翔作陝漕，權知秦州，遂許之，發兵城其地，建於古渭州城，既立，知州劉漁與秦州商賈及居人二十餘家皆在城中，翔亦親至其地，犒設其族，蕃人相約出兵，截殺漁翔等，翔等微知其語，犒設之日，晚還，文盈次日兵起，求翔不得，遂於中路築城，截殺商賈及修城兵民共五六十人，道路隔絕，賊兵居其間，糧道斷絕，城中無食，朝廷使張昇知秦州，劉渙郭恩領兵苦戰，攻破中路賊城，朝廷猶不能棄古渭，但罷不爲州，置寨主監酒二人，每季輸一將兵守之，張氏世襲，蕃巡檢，然自文盈至古渭九十里，其間但通一路，路旁卽是界濠，秦州每歲支移省稅，應付古渭而秦闕食，則以賞贖糴之，自是秦州始困矣。張氏既與蕃族不和，饑秦之兵，日向秦州，註劄富與同其患，難於張氏，則便而秦州實無所利也。近歲患古渭之孤危，乃命章運築治，等寨以通秦渭，招來蕃族，既盡而所招弓箭手，皆浮浪之人，無益於事，秦州親與李氏爲讎，屯兵益分，糧草益少，與曹瑋舊制絕異。有王安石郎中者，秦州白石人也，其言如此。予後見李師中待制問之言，與之同。師中在秦州，嘗乞將約蕃部地土，上所築堡寨，付與蕃族。

守把；却於曹瑋舊寨分屯重兵，以制蕃部。師中言：「今寨柵既多，屯兵分散，寨弱反爲蕃部所制；若但付與蕃部，却令邊寨柵兵力完強，則蕃部長威爲用，其利害甚明。」然未及行，而師中謫去。安石又言：秦州曹瑋舊城絕小，自韓魏公文潞公作帥，各增築一面，今城比舊加倍，而緩急難守也。

李允則守雄州，以知術顯世，多能道之者。子從事北都，父老謂子曰：「允則自雄入奏，過魏，魏守寇萊公也，謂允則曰：『聞君在雄，筵會特盛，能爲老夫作小會否？』允則曰：『方入奏，不敢留，還日當奉教。』及還，萊公宴之，幄帟器皿，飲食妓樂，百物華侈，竟將壓之。旣罷，謂允則曰：『君許我作會來，日可乎？』允則唯唯。公顧謂左右：『妓樂如今日，每設百戲，幄帟床榻，留以假之。』允則曰：『妓樂百戲，皆如今日，其他隨行略具也。』明日視其幄帟，皆蜀錦綉，床榻皆吳越漆作，百物稱是。公已愕然矣。及百戲入，允則曰：『恐外尚有雜伎。』使召之，則京師精伎，至者百數十人。公視之大驚，使人伺之，則床榻脫卸，氈裏馳載，雜伎變服爲商賈以入，明日薦之於朝，極稱其才。雄之僚史尤之，曰：『萊公尙氣，奈何以此勝之？』允則曰：『吾非誇之示之，以行軍出沒之巧耳。』于後從事齊州，允則之孫昭敘爲兵馬都監，試問其遺事，昭敘曰：「雄州謀者，常告虜中要官，間遣人至京師，造茶籠燎爐，允則亦使倍與直作之，纖巧無毫髮之異，且先期至，則攜至摧場，使茶酒卒多口誇說其巧，合蕃商遍觀之，如是者三四日，知蕃官所作已過，乃收之不復出。虜中相傳，謂允則賂之，恐有姦變，蕃官無以自明，乃被殺。」慶曆中，閣門使張亢知高陽關，契丹方遣信使僥求諸事，沿邊皆驚。亢每遣謀者厚以金帛，無所吝惜，閒處便坐，有弟子行首入曰：「願屏人白事。」亢慢罵久之，其入曰：「所白機事也。」不肯去。亢爲屏人，乃曰：「閣使錢如糞土，何故？」亢曰：「何與汝事？」曰：「閣使所與，非其人也，如我乃可與耳。」亢復罵久之，曰：「我非與閣使劇，我一外甥女，子自少教歌舞，甚妙麗，爲虜騎掠去，今幸於虜主日夜居帳中，將相皆專之，今遣人有所市，閣使善結之，虜中情僞如指掌也。」亢曰：「所市何物？」曰：「某大王納女壻，須紫竹鞭，閣使所執可與也，其餘所

市物非一。亢皆從之，自是虜中動靜必告，時邊城多警，每一掛塔，所費甚厚，惟高陽獨否。

富公知青州，歲饑，而河朔大饑，民東流，公以爲從來拯饑，多聚之州，縣人既饑，多倉廩不能供，散以粥飯，欺弊百端，由此人多饑死，死氣薰蒸，疫疾隨起，居人亦致病斃。是時方春野，有青菜，公出勝亭路，令饑民散入村落，使富民不得固陂澤之利，而等級出米以待之，民重公令，米穀大積，分遣寄居閑官，往主其事，問有健吏募民中，有曾爲吏胥走隸者，皆倍給其食，令供簿書給納守禦之役，借民倉以貯，擇地爲場，掘溝爲限，與流民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詳，一如官府，公推其法於境內，吏胥所在，手書酒炙之餽，日至，人人忻戴，爲之盡力。比麥熟，人給路糧，遣歸，餓死者無幾，作叢冢葬之，其間強壯堪爲禁卒者，募得數千人，刺指揮二字，奏乞撥充諸軍。時中有與公不相能者，待之不報，人爲公愛之，公連上章懇請，且待罪，乃得報。自是天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爲法。

儂智高自邕州敗奔南詔，西南夷聞之，聲言「智高將借兵南詔以入蜀」。時知成都程戡適罷去，轉運使高良夫權知成都，得報大恐，移檄屬郡，勸民遷入城郭，且令遂縣添弓手。蜀人久不見兵革，懼甚，洵洵待亂。文潞公爲長安帥，知兩蜀無武備，卽車載關中器甲入蜀，蜀人益懼。朝廷遣張安道出帥成都，於道中見所運關中器用，卽令所至納下，仍罷所添弓手。蜀人聞之，皆安歸田畝。公徐問智高入蜀之報，本雅州蕃牙郎號任判官者所爲，遂呼至成都，詰其敢虛聲動搖兩蜀情狀，將斬之以徇，任震恐伏罪，乞以舉家數十口繫雅州獄，身自入蕃窮問智高詣實。通月不至，請舉家爲戮，公久之乃許。任如期至，得小雲南書，言智高至南詔，復謀爲亂，爲南詔所殺。公乃釋任而奏其事。初邕州之捷，朝廷未知智高在亡，故未盡賞戰功，至是乃命加賞將吏。

參知政事錢若水少時讀書嵩山佛寺，有一童子日來撓之，禁之不可，其師曰：「此田家子，此寺其家所建也，昨爲衙校家破，死亡略盡，將死，以此子見屬，吾憐其幼，不忍禁也。」若水曰：「然則試以經授之。」不數日，誦寺中所有經殆遍，遂去不知所在。若水旣貴，護宗室葬事，舉者若干人，將宿常失其一行，則復在，怪而閱之，則昔

之童子。在焉。若水曰：「子乃在是耶？實何人也？」對曰：「世之如我者多矣。願公不識耳。姑置我。我將食而復見。」置之。則走入衆中。不復識。

慶曆中。西羌方熾。天下騷動。仁宗憂之。餘杭徐復者。高人也。博通數術。有旨召之。上親臨問焉。復曰：「今日氣運類唐德宗。居奉天時。」上驚曰：「何至爾？」復曰：「雖然。君德不同。陛下無深慮也。」上問所以。復曰：「德宗性忌刻。好功利。欲以兵伏天下。其德與凶運會。故奔走失國。僅乃能免。陛下恭儉仁恕。不難屈己容物。西羌之變。起於元昊。陛下不得已應之。雖兵連不解。而神人知非陛下本心。雖時與德宗同。而德與之異。運雖惡。無能爲也。不久定矣。」上稱善。欲官之。不願。賜處士號罷歸。復少時學六壬。聞州一僧善發課。州有一術校。偶問之。僧曰：「大凶。法當死於市。」校曰：「吾幸無他事。安至此？」僧曰：「君還家。夜漏將上。有一異姓親叩門。坐未定。外有馬相蹏不解。取火視之。其一牝馬也。有胎已墮。駒三足。若有此。君死無疑。不然。亦不死也。」其人歸。候之。皆如僧言。大驚。旦起。問僧所以脫禍。僧曰：「吾無禳除法。惟有遠行可以少解。」用其言。乞歸農。州將憐而許之。遂爲遠行計。既登舟。適有事。當略還家。將登岸。與一人相遇。排之墮水。州知其故。以可懲讞之。得減罪。復從僧學其術。僧曰：「吾術與君術無異。而所以推之者。則不可傳也。」復曰：「姑告彼課日時。我自推之。」僧曰：「盡子思慮所至。子所不及。吾無如之何也。」復推之累日。盡得僧所見。而不見駒所墮三足。僧曰：「子智止此。不可強也。」終不復告。

乖崖公張詠。家在澧州。少時尙氣節。喜飲酒。每遊京師。寄封邱之逆旅。有一道人與之鄰房。初不相識。而意相喜也。日會飲酒。及將去。復大飲至醉。張公曰：「與子傾蓋於此。不知何人。異日何以相識？」客曰：「吾隱者。何用姓名？」固問之曰：「我神和子也。異日見子成都矣。」至祥符中。成都亂。張公爲成都守。始異其言。西行常以物色訪之。然一時入蜀。終無所見。後修天慶觀。以家財建一閣。榜曰望仙閣。每暇日。輒出遊焉。屏騎從門外。步而

登閣，燕坐終日，冀有所遇。如此者二年，代者將至，復一登之，將絕意於此。日暮出東廡下，得一小徑，入得一小院，堂中四壁，多古人畫像，掃塵視之，中有一道人，髻鬢逆旅所見，題曰「神和子」。公悵然自失，所見正此也。按神和子，姓刷突，名無爲，字無不爲，五代時人，所著書亦以神和子爲名。

張安道知成都，日以醫官自隨，重九請出觀藥市，五更市方合，而雨作，入五局觀避之，至殿上，見一道人，階而坐，往就之，相問勞已，道人曰：「張端明入蜀，今已再矣。」醫曰：「始一至蜀耳。」曰：「子不知也。凡人元氣重十六兩，漸老而耗，張公所耗過半矣，吾與之夙相好，今見子，非偶然也。」解衣裾出藥兩圓，曰：「一圓可補一兩氣。」醫曰：「張公雖好道，然性重慎，恐未信也。」道人曰：「所以二圓，正爲爾也。取一圓并水銀一兩，納銚中，以盞蓋之，燒之良久，札札有聲，揭盞以松脂未投之，當有異。三投而藥成，當知此非凡藥也。」醫徑歸白公試之，如其言，每投松脂，餒起，先所坐小亭，至三投，餒如金色，傾出，則紫金也。乃服其一圓，而使醫遍遊成都，冀復遇焉。後見之孔明廟前，復得一圓藥，然服之亦無他異。

